第　一　卷

葡萄藤

永远是纯洁的

第　一　部

爱

第　一　章

一艘邮轮无论在狂风暴雨中，还是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都不断地劈浪前进。此刻它悄悄驶过群山拥塞的狭小峡湾，借助星星和山顶来判断方位，缓缓驶近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汽笛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长鸣。几个从南方来的衣着阔绰的旅行者，坐在头等舱里，好奇地望着小镇上黯淡的灯光。

他们当中有个人说：

"在冬天的夜晚，坐船从这些岸边驶过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世上还有什么比这群山中的孤零零的小镇更可怜和更没有意思呢？天知道这个小镇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是怎样死去的。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们彼此说些什么？每逢礼拜天，他们是怎样互相打量的？牧师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履行圣职时，想的又是什么呢？我指的不是他说些什么，而是他想些什么。比如，商人的女儿们躺下睡觉时，会有些什么想望？在煤油灯黯淡的灯光下，究竟会产生一些怎样的欢乐和悲伤？也许，住在这些地方的人相互都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自己忙碌空虚

的生活的影像。任何人都清楚，这种偏僻地方的生活是多么乏味，要不是那条由河泥淤积而成的小山谷，那儿就连一块象样的土地都没有了。繁荣和文明是在平原上形成的。在这既无处可去，又永远也不会遇到陌生人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可谈。比如，牧师的儿子对商人的女儿感到厌烦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呢？是的，是的，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问你们。”

这时，有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几个身体健壮、蓄着大胡子的男人划着桨。不一会儿，他们便顺利地划到轮船跟前。

“邮件和乘客上岸了！”他们大声嚷道，仿佛在通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即将开始。

一个来自首都的大商人把水獭皮帽子往下拉拉，让它遮住耳朵，接着又扣紧大衣的所有钮扣，小心翼翼地顺着粗绳舷梯，下到小船上。随后，小船上的小伙子们接住那只装着半袋邮件的口袋。

“还有什么吗？”

“等一会儿！”有人在甲板上大声喊道。“三等舱里有一个带着小姑娘的妇女。她们想下船。等一等，等一等，别解缆绳。她们马上就出来了。”

“我们倒是可以等一等，不过约翰·鲍格森没有给我们下过指示。为了什么女人，竟要我们在这里摇晃上一个通宵。”一个桨手埋怨道，他大概是小船上的头目。“事先就得作好准备嘛。”

甲板上的人回答道：

“她不能早些出来，她晕船啦，差一点没死掉。”

“她死活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约翰·鲍格森没吩咐过我们。”

尽管没有听到过吩咐，可他们还是等了。过了几分钟，一个妇女带着孩子出现在甲板上。小姑娘裹着头巾，暖乎乎的。母亲的衣服对冬季到这些北方高纬度地带来旅行，是不大合适的。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大衣，大衣窄小得勉强才能裹住她的身子。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粗布长袜，一双穿坏了的短统靴，一只脚上的靴带已经断了，靴统不住地拍打着小腿肚。她头上系着一块旧头巾。妇女一只手拉住小姑娘的手，另一只手提着一只小包袱，小包袱里放着她的全部行李。

这个妇女惊恐地瞧了一眼在海浪中颠簸起伏的小船。

"喂，老太婆，勇敢些，下来吧！"小船上有人大声喊道。

"亲爱的莎尔卡，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吧！看来，我们命中注定要待在这儿了。"

"喂，你怎么象钓鲨鱼的鱼饵，悬在那里不动啦？快点下来吧！"同一个声音大声嚷道。

一个水手把小姑娘抱过栏杆，水手长则扶着她踏着舷梯下到了小船上。

"妈妈，我已到这里啦，"小姑娘说。"嗨，多有趣啊！"

男人们用同样的方法把那个妇女送到小船上。要把她抱起来并非易事。宽大的胯股，丰满的腰身，一双很粗的腿——总之，这是一个身体结实、强壮有力的妇女。诚然，她的脸现在是灰白的，并且在患了一场航海病之后还有点浮肿。她的血色好象都从脸上转到手上去了——双手又红又肿，就如煮熟的腌肉。

他们让母女俩在桨手们对面的长凳上坐下来。妇女紧紧地把小包袱抱在膝盖上，尽量不让海水打湿。这是一只普通的粗麻布小口袋，看来，里面装着一只不大的盒子和一些柔软的物

品。海浪时起时伏。小船令人不快地颠簸着，那个妇女惶惶不安地望着面前的一片黑暗。小姑娘坐在她旁边，神态十分平静。正当小船被抛到浪峰顶上的那一瞬间，她转身问母亲：

“妈妈，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坐船到南方去？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下船呢？”

小船又一次陷入浪谷，那个妇女惊恐不安地紧紧抓住长凳，掉转脸去躲避浪花和雪花。末了，她答道：

“我们要尽量设法别在这里久停。一到春天，我们就坐船到南方去。”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到南方去？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打算的嘛。我真想到南方去！”

小姑娘身上最令人震惊的是她的嗓音——又低又深沉，几乎象男人的。不管是说话，还是沉默，她总是不时地眯缝起眼睛，皱起鼻子，微微翕动着嘴唇，摇头晃脑——总之，她连一分钟也坐不安宁。她身上的一切都表明，她的欢乐和力量已经多得无法遏止了。

“打从我们上路的那个时候起，我一直在盼望到达南方的那一时刻，到那时我就会看见漂亮的房子和那些墙上挂着画的又大又明亮的房间，就会看见你给我讲过的那一切。你知道，妈妈，我想住这样的房子。我想住在人们每天都能穿着礼拜天穿的衣服的那种地方。妈妈，也许，这一切都是假的吧？”

“是真的，莎尔卡，亲爱的。只是现在我们不能继续坐船了。我感到自己身体很不舒服。我们要在这里过冬，无论如何也要想法熬过去，到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动身到南方去，那儿的天气很好。”

“妈妈，那里总是好天气吗？我们现在就去吧。不是只要再

乘五天轮船就行了吗？……"

"我身体很不舒服！算啦，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就在这里住到明年春天吧。我们要象过去一样，紧紧地相互依靠，对吗？我的小莎尔卡不会因为妈妈不能带她到南方去而生妈妈的气。我和你始终是朋友，是不是？"

"是的，妈妈，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可惜……"

坐在她们对面的那个桨手，瞧了瞧小姑娘，郑重地说：

"至高无上的神怎么吩咐我们，我们就应当怎么做。"

挂在船尾的那盏灯一时把他的脸照亮了。小姑娘朝那个男人瞧了一眼，做了个鬼脸，但是什么也没有说。这句听起来象是上帝说的话，使这两个女人结束了那番关于继续旅行的谈话。那个桨手也许由于自己的看法没有得到回答，才拿定主意怎么也要解释一下，自己之所以干涉他人之事的原因。

"你们别认为，我想把你们强留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小镇上。劝你们这样做的并不是我，这句明哲的话是自动从我嘴里冲出来的。我们的归宿在什么地方是由上帝决定的。当然，我们的村镇非常小，而且平平常常。我在这个小镇上几乎生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还缺三年。山谷里也好，小镇上也好，我都住过——请你们想象一下吧，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连一件意外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我们，给我们派来了我们的耶稣所创造的极其美好的救世军①，使我们能够赞美我们的救世主。从前我们只有一个牧师，但是，现在他已经年老力衰了。无论这种小镇上的生活看起来是多么乏味和微不足道，但

---

① 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一八六五年创立于英国伦敦。一八七八年模仿军队编制，一八八〇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它着重在下层组织中举办慈善事业，吸收教徒。

是只要哪里的人们肯跪拜在耶稣的十字架跟前，神圣的真理也就会在哪里获胜。”

“也许，我也会给自己找到生路的，”当小船在波峰浪谷中颠簸，慢慢进入峡湾的时候，妇女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她回答交谈者道：

“我希望上帝会帮助我们，希望他会仁慈地给我一件活儿干干，希望我和我的小女儿好歹能熬过去。您知道在这里能不能找到一个女仆的活儿？”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那个男人问道。

“西古尔利娜。”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思考，对一个有这样名字的女人来说，又有哪些机会能找到一个女仆的活儿。

“夜里会有坏天气，”他说。

“哎呀，妈妈，假如我们不那么急急忙忙的话，我还可以吃一点腌肉煮豆呢。”

“活泼的小姑娘，”男人说。“请您原谅我的好奇，您是个寡妇吗？”

“不是。”

“对不起，请问，为什么你们不坐船到南方去呢？”

“我认为，这里同南方一样，也有上帝，”妇女用他说过的话回答他的问题。

“你们有亲戚住在我们这一带吗？”

“没有，但是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我可以付钱。”

“你们不妨试一试，到救世军那儿找个落脚的地方吧。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收不收女人。”

再划几下桨就能靠岸的时候，妇女问道：

"劳您的驾，能不能给我说说，我们该怎么去找救世军？"

"好吧，我们一卸完船，就送你们去。"

坐头等舱的那个乘客迅速地上了岸，漫不经心地说了几句话，就朝小镇走去。不一会儿，他就从视野中消失了。那个妇女伫立在码头边，一只手提着小口袋，另一只手挽着小姑娘，等待那个桨手腾出空来，把她送到救世军那里去。过去恐怕未必有比她更微不足道、更不起眼的女人登上这个普普通通的海岸。那个男人终于腾出空来，并示意母女俩跟他走。

到处都是一个个大雪堆。没有一条真正的路。行走困难。风和雪抽打着行人的脸。它们干吗要同这种人讲客气呢？行人从渔民们的简易木房旁边走过去，向左拐了弯，朝着岸边走去。在渔民们的陋屋的一扇扇小窗子里，闪现出微弱的灯火。伴送妇女的那个男人根本就没有想到去帮助她提包袱。末了，他们走到一幢搭有许多附属建筑物和厢房、低矮而又不合格局的房子跟前。那房子有些地方还露出了亮光。

"瞧，我们到了，"男人说。"假如你们能够留在这里，假如你们需要什么东西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找救世军准尉吉德蒙杜尔·约翁松。我本人不止一次地得到过约翰·鲍格森的恩惠。如果我处在你们的地位，我一定会去找他的妻子。她是一个很可敬的女人。请替我向安德森大尉问个好。晚安！假如你们去找鲍格森夫人，那就请你们也向她转达我的问候。她听了马上会明白，是谁向她问候的。她对我非常了解。"

母女俩登上台阶，来到前室，抖抖衣服上的雪。那个女人从头上摘下头巾，理一理没有光泽的头发。门里传出生硬的、杂乱的话声。女人鼓足勇气敲了敲门。里面应声答道：

"真见鬼，谁在那儿敲门?！进来！"

妇女犹豫不决地把门悄悄推开，往里面看了一眼。小姑娘也把头探进屋里。那里在团团烟雾和酒气环抱之中，有几个男人坐在一张没铺桌布的桌子旁边。桌上放着几只酒瓶，瓶上贴着一些无伤大雅的标签。虽然在场的人中谁也没有喝醉，但这里总的气氛却说明，那些人的口袋里还藏着几瓶酒，它们要比那些放在桌上大家看得见的酒更为浓烈。

有几个人向妇女投去不满的一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她效任何劳。

"我能同主管说几句话吗?"妇女问道。

"把门关上，真见鬼，这里并不那么热!"

母女俩跨进门槛，随手关上门。屋里的一面墙上，挂着布斯将军①的肖像和一幅画。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酒鬼的家庭：母亲正惊恐地把孩子们紧紧地抱在跟前，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受到醉得发狂的父亲的伤害，后者已把周围的一切都掀了个底朝天。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张明信片，上面都用丹麦文印着《圣经》中的格言。妇女又抬手理理头发，因此谁也无法怀疑她的女性的尊严。她并不是一个难看的女人，虽然海上的旅途生活把她折腾得疲惫不堪，虽然她的嘴唇还是惨白的，但是看来，即使是现在她也能引诱那些因坏天气而在陆上无事闲荡并喝得醉醺醺的渔民。但是她并没有这种意图。

"她需要什么?"一个男人问道。

"要求见主管，"另一个人回答。

"让我来弄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三个人自告奋勇地说。这是一个三十岁光景、身材魁梧的男人，长着一头黑发，古

① 布斯(1829—1912)，英国人，原为基督教循道公会牧师，后成为"救世军"的创始人。

铜色的脸上留着许多麻瘢。脸型倒挺端正，一双锐利的、深棕色的眼睛闪射着桀骜不驯的光芒，嗓音深沉而又有力，并且带着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的腔调，这种腔调同他那副满不在乎的、粗犷的外貌极不相符。他身上穿着一条蓝裤子和一件灰色的毛线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头巾。

"朋友，欢迎光临，"他拍了拍妇女的下巴说道，可是并没有注意小姑娘。"这么说，你是刚来的罗？请坐，我愿为你效劳。你希望什么，就尽管吩咐，你想要禁止什么，就尽管禁止，我听你的。"

"您不大象是这里的主人。我同您没有什么可谈的，我请求您别来打扰我。我需要见主管。"

"主管？"他反问了一句，快活地向他的同伙们眨眨眼睛，好象邀请他们也来温习一下，该怎样同太太们谈话。"太太，您要找主管吗？好吧，我就是这里的主管。如果这个渔民小镇没有我，那真难以想象。我曾坐商船周游过整个世界，到过纽约，在非洲捕过鲸鱼，但是说真的，我老是想回到这里来。故乡的小镇把我召了回来。它忍受不了同我的分离，少了我，它就活不下去，而我也少不了它。因此说，假如你们在这里有什么事要办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找你们的忠实的仆人吧。外来人，无论他是谁，来到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之后，都要直接来找我。我统治着奥谢伊里，奥谢伊里也占据了我的心。外国人会动刀子，我可从来也不会动刀动枪。外国人会偷偷地溜到一个人的身边，我可不会做这种事。美人儿，你别以为，我是怕他们动刀才逃回家来的。为了一双小皮鞋，对，对，一双高跟的、鞋面上装着一根小皮带的尖头便鞋，我不用刀子就赤手空拳跟七个外国人厮打了起来。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你要喝杯啤酒吗？"

西吉尔利娜慌了神。怎么啦，他是个醉鬼呢，还是个疯子？万一他真的是他所冒充的那个人，并且掌管着这里的全部事务，那又怎么办呢？他谈到自己的权力时所用的这种语气，使人很难把此事当作玩笑看待。同时，这一切跟他脖子上的红头巾又有点不大相称。西吉尔利娜犹豫不决了。

“大概，这是一双最最漂亮的小皮鞋，”有一个男人说。“鞋里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东西吗？”

“你这个丑东西，特别珍贵的是这双鞋的女主人！她不是个女人，而是个桃树精！”

“我要跟主管说几句话。也许，有人肯费心帮我一下吧？”

“等一等！这双鞋是一个女混血儿穿着。对你们讲真的，与其说她是白人，倒还不如说她是黑人。外国人就喜欢这样的女人。但是我对自己说：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正翘首盼望着我回去。于是，我就回到了我那可爱的小镇，我独自统治着它，就象它占据着我的心一样。”

“你是想说约翰·鲍格森统治着小镇吗？”

“约翰·鲍格森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捕鱼，他付钱买我的鱼，他知道我的情况吗？我的经验也罢，我的心灵也罢，我的力气也罢，他全都没有。我根本就不需要他的邸宅、他的孩子、他的女人、他的鱼！此地的这些山是我的，山谷是我的，大海也好，这个小镇也好，这里的老百姓和屋子也好——一切都是我的！这里的一切都装在我的心中，溶在我的血液中。而他是什么人呢？一个投机钻营的人！一个外乡人！他靠外国商行的倒闭发了一笔大财，并且接管了它们的事务。他拥有的一切仅仅是银行里的纸头帐单和收据而已。他的前途将会如何呢？如果南方银行中有一家倒闭的话，他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将会

变成一个流浪汉。而我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就象这个峡湾，就象这个山顶，就象这个海岸和这海岸上所发生的一切。你也许以为，我是那些因自己过不到象样的生活而对他羡慕不已的可怜的坏蛋中的一个？你是否以为，比如说，峡湾羡慕约翰·鲍格森，或者说，那座能在一个捕鱼季节里经受住五十次飓风袭击的阿克斯拉尔山在羡慕他吗？我是大海的主人，是这个小镇及其上方的那块天空的主人。我是一切暴风雨和坏天气的主宰。当约翰·鲍格森鼻梁上架着眼镜，坐在安乐椅里，计算我的工钱的时候，他也是属于我的。"

听了这段独白之后，妇女更加惊慌，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央求他的朋友们帮她找找主管。

"别胡扯了，"男人仍旧用那种威风凛凛的声音说道，不管多么令人奇怪，这声音却使交谈者入迷了。她们似乎真的觉得，自己完全到了另一个世界，而那里的一切——无论是天还是地，都是属于他的。男人的眼睛射出焦躁而又疯狂的光芒，这种目光是那些生性粗俗之辈所特有的，他们不会感到良心的谴责，只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不追悔往事，也不憧憬未来。

"嘿，你希望从这个笃信宗教的丑八怪身上榨取些什么呢？我的母亲一辈子都在说教布道，熟记七十篇祷文和'我们在天上的父'①。你以为，这对垂暮之年的她有过帮助吗？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不过请你相信我，正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指望各种谎言乃是一件极坏的事。福音书中说过，这样的人必定会失望的，你迟早会明白这一点，我的心肝！好吧，你就带着悲伤来找我，跪倒在我的面前吧，可别跪倒在丹麦人的十字架或丹麦人的偶像面前。如果你不告诉我，你想要什么，那

① 基督教《主祷文》的第一句。

你就会什么也得不到。我是连着这个海岸的大海；我是环绕着这些山顶盘旋的风；我是这个峡湾里的时起时落的潮汐。到我这里来吧，我的情人，把你的头靠在我这强壮的、不信宗教的胸口上吧。我将消除你的一切忧愁，并将实现你的愿望。”

说完这番话，他就一把搂住妇女，吻了吻她的嘴唇。这太过份了。小姑娘忍无可忍。她不能容忍这种事在她眼前发生，所以没等到她母亲从那个男人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她就用力痛打和劈头盖脑地咒骂这个看样子很和气的人。

“丑鬼，笨蛋，你放不放开我妈妈?！收起你那副肮脏的爪子！”

“啊，小鸟儿，”男人笑着说，露出了象马牙那样又大又结实的牙齿。他说着就把小姑娘从地板上稍微抱起来一点，在他的朋友们的齐声哄笑之下，吻了吻她的脸颊。“现在，在马拉尔布德，我的婶婶家里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该走了，”他说道，口气中带着明显的自信：他的离去会使大家极为扫兴。“记住，美人儿，要是你需要什么，我随时可以效劳。”

第 二 章

有个人对妇女产生了怜悯之心，并派人去请救世军的大尉。那个蛮横无礼的小伙子还没有在门后消失，门槛上就出现了屋子的主人——安德森大尉。这是那些为上帝办事的精明的神职人员中的一个，他们这种人既能卓有成效地操持家务，又能担当起主管人的职责——额上的深深的皱纹证明，他们的头脑中有一种实用的思维方式，环布在那双狡猾的眼睛四周的细小

皱纹同假殷勤的眼神和甜得腻人的媚笑刚好形成强烈的对照。

大尉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收留一个妇女。他补充说，这儿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供水手们用的机关，所以这里没有供女人用的房间。

"我可以付房钱，"西古尔利娜说。

大尉对此一点儿也不怀疑。他试图给她讲解屋子里的格局。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房间是供水手们休息的客厅，那扇门通向开会用的大厅，另一扇门则通向厨房和他的（即大尉的）住所。水手们的卧室在前室的另一边，那里总共只有十个房间，全都住满了人。不但如此，仆人也不得不腾出自己的床铺，因为渔汛开始了，渔民们从四面八方涌到了这里。

"救世军准尉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请我向您转达他的问候，"妇女低声说。"他希望您能想个办法……"

大尉照样也请她向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转达他的问候，不过还是应当承认，他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摆脱现有的困境。

妇女大概没有丧失那种拚命想达到目的的能力。她继续往下说。

"即使救世军不能收留我，但我相信，谁也不会在严寒的冬天，在我们这位极幸福的救世主的圣诞节仅过了三个星期，就冷酷无情地把象我的莎尔卡这样无辜的孩子关在门外，把她赶到黑暗和风雪中去。"

可是，除了寄希望于上帝之外，大尉仍然看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只有上帝一个人知道，她们母女俩该在哪儿度过这个夜晚。这时大尉说，笃信宗教的会议很快就要开始了，他衷心祝愿，上帝会在祈祷时让他们突然想出一个好主意来的。发现人们开始铺桌子准备吃晚饭的时候，他希望妇女留下来和上帝一

起进餐，然后就离开了。

母女俩被安顿在一个角落里。小姑娘吃得津津有味，胃口很大。无论在大海上，还是在陆地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她品尝食物的佳味。食物也在那个妇女身上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倦容满面的脸上恢复了生气，脸颊和嘴唇渐渐泛出了平时那种红晕；应当说，在她的整个外表上可以看到一种女性的自信。她解开大衣，露出彩色的短上衣，不错，它已经穿得很皱，但仍然给西吉尔利娜增添了些许姿色。吃晚饭时，她越来越频繁地打量着男人们。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笑着，互相谩骂着，每当说出一些不体面的字眼时，都要斜眼朝妇女那边瞟上一瞟。

莎尔卡摘下那条裹住她的头和肩膀的围巾。除了天生就会的一些用餐规则之外，她不知道还有一些什么别的规矩。她那双被肥鱼弄脏的手变得更肮脏了。小姑娘显得有点笨手笨脚，性格也不太随和，就象一匹小马驹。只有那些强有力的、充满信心的动作，才使她长长的、不灵活的上肢具有一种优雅的风度。她那浅灰色的头发编成了两条发辫，那双明亮的、水灵灵的眼睛毫不害羞地打量着每一个人。莎尔卡无论是说话还是沉默，她那丰润的嘴唇时时刻刻都在翕动。那种把有力的上下颌和结实的牙齿都露出来的笑，就象是在做鬼脸，而且一笑，眼睛就眯成两条窄缝。但是，这张还没有完全定型的女孩的面孔却放射着智慧和果断的光彩。假如小姑娘双手不搓什么东西，并且也不悠动两腿、好奇地细细打量着周围的一切，那么她就会注意倾听人家的谈话，或者就毫无明显目的地、单纯地做鬼脸，或者就点点头，算是在回答头脑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她浑身都散发着一股子干劲，生命力显得十分旺盛。

晚饭之后，通向会议厅的那扇门打开了。里面的陈设十分

简单：十排没有靠背的长凳，房间的一端搭着一张不大的木板台，台的上方挂着救世军的标志。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将军和他的妻子；另一面墙上挂的是蓄着短胡子的耶稣基督的单人画像。木板台上有几把椅子，上面安坐着几个救世军里的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他们体面地彼此交谈着，使气氛活跃和愉快得恰到好处。

西古尔利娜和她的女儿在后排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人们源源而来。大多数人是从街上走来的，但也有人是从这幢屋子里来的。上这儿来的男人既有可敬的和品行端庄的，也有满不在乎和不信教的。进来的女人都穿着便服，其中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她们偷偷地四下顾盼，低声交谈，扭扭捏捏地互靠着肩膀吃吃地笑着。女人们坐在长凳上，男人们则站在她们背后，得意地微笑着，不失时机地时而在这个女人，时而在那个女人的腰上拧一把。大厅的气氛中充满着这种从心里感到的恐怖，因而少女们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一定要到她们的声带调整到最高的调门上的那一瞬间，从她们的胸膛里才能迸发出她们企图以笑声来掩饰的、在这种场合中必定会有的那声尖叫。这叫声想必在表示女性天赋的羞耻心和被男人的无耻行径所激起的那种愤懑。

四周开始传阅由救世军总部印发的最近一期传单《战斗的号召》，这是从约翰·鲍格森的小铺里，以给顾客个人帐户上记帐的方式买来的。现在他们把这些传单撕成碎片，搓成小纸团，这些纸团在开会时就充当信徒之间的唯一的交际工具。男人们灵巧地把这些纸团抛向各自所喜欢的对象身上。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我们响应他的召唤。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胜利属于永恒的欢乐。
啊，为了圣子的圣绩，去找圣父吧，
把感激上帝恩惠的心意带给造物主。

多么美妙的歌曲！难道这不令人觉得惊奇吗？经历严寒、黑暗、狂暴的大海以及对前途毫无所知的境况之后，能来到这里并把自己全部忧伤和屈辱消溶在这柔和的歌声中，难道不令人觉得惊奇吗？是的，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这些手拿乐器、坐在高台上的笃信宗教的人们中间，这实在也是天意。在场的人中，除了大尉，西古尔利娜谁也不认识，但是，在细细端详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她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全都比她和她这样的人优越得多，他们大概受到上帝的恩宠，因为他们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和具有弹奏曼陀铃的才能，或者哪怕只有敲敲鼓的机会，那该是多么快乐和多么幸福啊。真了不起，那个站在大尉背后的女人长得又高又瘦，象海象那样有两只突出来的大犬牙，就连她也认识基督并有权站在高台上唱诗。

只有年轻人的行为看起来是令人奇怪的。小伙子们一刻也不让姑娘们安静。他们想出了越来越新的花招。尽管姑娘们装作在专心致志地唱诗，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但是不难发现，她们对小伙子们干的花招绝不是漠然置之的。她们的歌声缺乏真正的庄重感，嗓音不时地变成尖叫，赞美诗是以嘻嘻哈哈的笑声告终的。小姑娘怀着巨大的兴趣注视着大厅中的每一个动态。她勉强坐在位子上，心里只想揍那个长相难看的、黑头发的小伙子一下。他一直在推那条坐着四个姑娘的长凳，竭力想把它掀翻。小姑娘对他的不体面的行为感到愤怒，并且怎么也弄不懂，姑娘们为什么不斥责这个小伙子，为什么不向大

尉告发他。以后的情况更为糟糕。头一首歌唱完后，当大尉闭上眼睛，开始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朗读感人至深的祈祷文的时候，小伙子们已经闹到了发出下流无耻的叫声的地步。一部分姑娘在吃吃地笑，另一部分姑娘则嗤之以鼻，不赞同地朝他们发出嘘嘘声。

要是乌云密布，预兆着暴风雨的来临，
风就会刮得更猛，浪也会涌得更高，
要是世上我的知己越来越少，
耶稣，我就会急忙来求你。

要是我独自在荒僻的地方迷路，
我向往幸福的精神也在忧郁中消沉，
要是今后大家都从我身边走过，
耶稣，我就会急忙来求你。

要是心灵思念着光明的高空，
苦闷沉甸甸地压在心上折磨它，
要是痛苦的重担压在心头上，
耶稣，我就会急忙来求你。

这首赞美诗唱完之后，一个恶病体质的、带着饥饿的眼神、披着稀疏的乱发的妇女走上木板台。她的声音尖溜溜的，嘴巴周围那些很深的皱纹好象在说：“啊，我的上帝，你多么冷酷无情！”她学着自己上司的样子，在发言时闭上那双露出饥饿神情的眼睛，把自己的脸对着荣耀的君王，让他那极美好的笑容从高

处照亮她那刻着哀愁的前额。

"我感谢我的救世主，因为他把他的血注入了我的心，我赞美他，因为他奇妙地把我领到他的十字架跟前。我很荣幸地告诉大家，当我跪在耶稣像面前，口中念着祈祷文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会充满希望——他会宽恕我和我的一切罪过；我的心里就会充满信心——上帝对自己的子女是公平的。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把那个象孩子般心地纯正地向他奔去的人推开的。他会把赐给我的那种信心赐给大家。是的，他凭自己的仁慈赐予我们不配享受的安宁和真正的和平。去找他吧，能找到他的，目前为时还不晚！"

在这之后，大尉说他们所敬爱的一位姐妹士官生托尔季斯·西古尔卡尔斯多季尔想对大会说几句话。

"木头女人托达，木头女人托达，"大厅里响起了低语声。那个身材高大、两颊绯红、长着两只海象般的大犬牙的妇女，一边为自己开路，一边从大尉身边走过，半道上把两只曼陀铃和一面鼓都撞翻了。她的鼻子短小而又向上翘起，鼻孔很大，如果她把脸对着天上那位至高无上的神，就能够很顺利地把雨水收入鼻孔。她身穿冰岛式服装——黑色的短上衣，鲜红的领带。从外表看，她酷似个男人，而且她也千方百计地想强调这种相似之处。

"啊，多么幸福，"她拖长声调说，把双手交叉搁在腹部，转动着眼珠；大概，她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七重天上，俨然是个坐着国王陛下的巡航舰出海去的醉醺醺的大主教。

"啊，多么幸福，"她越来越热烈地说，"认识耶稣，匍伏在这神奇美妙的、这举世闻名的、用作牺牲的羊羔的脚边，是多么幸福。它的心为我流了血。当人们在秋天屠宰无辜的牲畜时，血

就是这样流的。啊，这颗从胸膛里取出来的心对你是有益的，它充满着公道和仁慈，而血和水却不时地从它里面流出来，意识到这点是多么幸福啊……”

这个妇女象一位老练的演说家，轻而易举地一口气说出了这篇形象生动、色调鲜明的话，然后就闭上眼睛把脸转向上帝，默默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木板台上站了一会儿。接着，她睁开眼睛，注视着聚在她脚边的那群心肠冷酷、举止轻佻、亵渎上帝的人，撇撇嘴，做了个鬼脸，威胁地握紧了拳头，神情完全同一个站在羊圈里坚决捍卫自己利益的男人一模一样。这个妇女又提高了嗓门，但是这一次，她的嗓音却因这神圣的愤怒而颤抖不已。

“可是，你们啊，你们！”她声如雷霆地说。“你们站在羊羔面前，心里却充满着污秽和魔鬼，你们是带些什么东西到这里来的呢？你们可以提供些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些还在滴血和淌水的神圣的内脏？血和水！你们站在放着羊羔的供桌面前，站在神圣的血流旁边，这道血流可以洗净你们的肮脏灵魂并使它们免患瘟疫。你们是否以为，他虽然统管我们的心脏、肺和肝，可是却不知道你们的心脏、肝和肺的全部底细？而你们这些小姑娘啊！你们装出一副样子，好象你们到这里来，到救世军里来，是为了把灯盏里的灯灰抛到海里去，再把灯盏里那些为敬仰救世军而点燃的灯芯拨拨正，实际上，你们所想的仅仅是如何消遣解闷。照你们的看法，莫非上帝瞎了眼，看不出你们到他的圣殿上来只是为了吃吃地笑，只是为了跟男人们调情吗？”

“闭嘴，托达！”听众中有人大喝了一声。他提醒她说，不久以前就在这个地方，她曾向每一个遇见的人追逐求爱，而且不管他是外国人，还是当地的居民。

“哎哟，你这个骗子，哎哟，你这个无懒！你整个一生中做过

什么有出息的事呢？也许，你还想做点什么事吧？无论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阴间，你都不会成功的！尘世的侮辱和责难刺伤不了我的心，因为我指望着救世主，它能使我避开尘世间的诱惑和恶魔的阴谋。”

她沉默了一会儿，当她重又说起话来的时候，她的声音听起来就比较温和，比较热忱了。

“当我此刻回顾自己的罪孽——它在上帝看来是弥天大罪，——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你们中间有尽可能多的人感受到只有当一个人心悦诚服地躬身站在十字架面前才领会得到的那种自由和快乐。赎罪的羊羔把我收留在自己的身边了，所以我现在对他从天而降并检查我的心脏、我的肝、我的肺和我的胃里发生什么变化的那个伟大日子的降临，一点儿也不害怕。唉，你们这些小伙子，我差点儿把你们给忘了。我应该对你们说，你们连妇女都不如。你们追逐女人，在上帝面前亵渎神，并满口污言秽语，玩二十一点牌戏，在最后审判的前夕胡闹。你们灌饱白酒以后，就在圣父、圣子和圣灵面前倒卧在呕吐物中。但是，你们听一听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吧。我们神圣的救世主是我们唯一可喝的葡萄酒，让渴得难受的人喝葡萄酒吧。你们瞧瞧种植葡萄的人，劳动者，伟大的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吧。他在压榨愤怒的神葡萄。汗从他的神圣的额角上直往下流。男人和女人们都到那里去吧，到他的葡萄园里去吧，目前为时还不晚。堕落的人们从后排的长凳上站起来吧！到前面来，马上跪在上帝面前吧，死后就为时晚矣。那时候，地狱之火将把你们包围，然后再渐渐地逼近你们的有罪的灵魂。阿门！哈利路亚[①]！”

---

① 赞美上帝之辞。

涉尔卡·瓦尔卡一眼不眨地听着这席声音洪亮的演说，它是如此俗气，同时又是如此神妙。她的母亲则象中了魔法似地坐着。她的眼睛茫然无神。生活留在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了；忧虑的神态也从脸上消失了。这个妇女看上去就象是个束手无策的人，她抛弃了一切，既不知道时间和空间，也不知道悲伤。这种与世隔绝的神情大约只有在一个人临死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妇女尚未清醒过来，尚未明白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之前，下一首赞美诗的歌声又响了起来。这是一首赞美神圣的葡萄藤的歌，之所以选唱这首歌，大概是因为木头女人托达把耶稣基督称作唯一的神圣饮料吧。

葡萄藤永远纯洁，永远生机蓬勃，
我只是一个同你生长在一起的幼芽。
在幸福和痛苦的日子里，你，
我心爱的耶稣，向我敞开着怀抱。

葡萄藤永远纯洁，永远生机蓬勃，
你赋予我力量和你的液汁，
耶稣，在你身上，我找到了和平，
在你的身上，我发现了爱的源泉。

葡萄藤永远纯洁，永远生机蓬勃，
它是我的希望，我的支柱，
如果灼热的暑气烧伤我的前额，
你就会用浓荫来使我清凉。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吧，”脸色通红、神情激动、容光焕发的大尉说。他那带有邀请意思的声音和目光中，有一种雄赳赳的、热情奔放的气概。他这句话的意思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成：“嘿，让我们干一杯这香甜的、醉人的葡萄酒，尽情地喝吧，明天就听其自然吧！”

大家唱起来了。附和着唱的甚至还有那些信念不坚的人和不合上帝心意的、不信教的人，他们也被歌词和那由独唱者与乐器一起合成的旋律迷住，因此他们的精神也大为振奋。

我赞美最纯洁的葡萄藤，
赞美你，神圣的耶稣，
我永生永世不离开你，
全心全意和你结合在一起。

一个不起眼的女人，象一块随波逐浪、不知要漂向何方的木片，来到了这个不起眼的海岸上。当然，同生活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的许多人一样，她势必也很艰难，因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肩上都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不消说，也有不少罪过使她问心有愧，回想这些罪过也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个女人无亲无故，孤苦伶仃，而这样的人总是有罪的——她到处都随身携带着那种结局悲惨的爱情的明证，这爱情是她在社会的旮旯中尝到的。那么，对她来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能比意识到过去的一切都已化为灰烬，光明就在前面更美好的呢？有什么东西能比那张用耶稣的圣血换来的供桌上的欢乐更甜蜜呢？越是强烈地感到自己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上微不足道（她也真

的是微不足道的），救世主也就越是合乎你的希望。既然许多人在按照上帝的意志寻找拯救的办法，那么她为什么不走他们的路呢？他是唯一的永恒的、纯洁的、正直的葡萄藤，今天晚上大家都建议她做这根藤上的一个幼芽，从它那里吸取液汁和生命力。经过了在这个默默无闻的海岸上寻找栖身之地的一番遭遇以后，她几乎要被疑虑所征服，但这时他出现了，敞开了自己的怀抱，驱散了汇集在她前额上的一切疑云。它们消失不见了，就象一群蚊子被一阵清新的东风吹散一样。结果是，莎尔卡·瓦尔卡的母亲在基督的甜蜜的怀抱里忘记了整个世界。她昏昏沉沉地向前走去，以便一生中头一次心悦诚服地躬身站到自己的救世主面前。小姑娘仍坐在位子上。她张着嘴，眯缝起眼睛，转动着脑袋。救世军中的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向祈祷的地方走过去，并排跪在西古尔利娜的身旁。他们也和她一道流泪和哭诉。合唱的人这时也使劲地唱起了胜利的赞歌。

欢乐啊，欢乐，我们高唱凯歌，
我们恭敬地赞美耶稣，
因为他以自己的血和爱拯救了我们，
他为我们开拓了一条通向天堂的路。

合唱：

让我们走近你，上帝，
让我们拥抱你的十字架，哪怕只拥抱一次，
让我们走近你，上帝，
走到你为我们而受的伤口跟前。

他们唱到这个地方，莎尔卡·瓦尔卡发现，大厅里的人明显地活动起来。那个企图掀翻长凳的、皮肤和头发都长得黑不溜秋的小伙子，突然出现在两个姑娘中间，搂住了她俩的腰。小姑娘觉得最惊异的是，她似乎觉得姑娘们很喜欢这样。在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吻着一个姑娘的脖子，可她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觉察的样子，继续在唱。在教堂里作出这样的行为，真叫人厌恶！这种情景，莎尔卡·瓦尔卡甚至无法想象。

当芸芸众生同救世主之间的神圣结合达到顶点的时候，黑暗势力就忍受不住了。通常把嫉妒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敌人，突然发泄出卑鄙下流的感情，而且是以各种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勃发出来的。烂草秸、垃圾、鱼尾、鱼鳞、雪和海藻雨点般地飞进屋来。所有这些脏东西都是从一扇半开着的窗和进口处的门外面扔进来的，这扇门刚被那个渴望参加祈祷和唱赞美诗的看门人稍微打开了一会儿。这种粗暴的侵犯把那些参加祈祷仪式的人吓坏了。歌声突然中断，乐器也一件接一件地停止了演奏。大尉和几个男人霍地站起来，朝门口奔去。他们绕着屋子跑了一圈，回来了，然而却没弄明白这种不寻常现象的真正原因。莎尔卡·瓦尔卡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深信，这是上帝因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的下流行径而给他们的惩罚。大尉的心里却一清二楚，撒旦本人跟这件事有关系，在基督没有彻底摧毁地狱大门之前，公正的审判是不会得到胜利的。

第三章

一个贫穷的、谁也不了解的姐妹突然地、料想不到地皈依了耶稣，此后，正如这些地方已经通行的那样，救世军不可能拒绝收留她和她的孩子，虽说只有一夜。这样，西古尔利娜同她的女儿一起被安顿在一个女仆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她在付房租时问道，这屋子里需要不需要一个勤快的女佣人。但哪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呢！所有职务都早已有人干了，丝毫没有录用一个多余人的可能。人们建议妇女去找商人、教师或医生。此外，人们还告诉她，要是她能找到一个住所的话，那末到约翰·鲍格森那里去找个洗鱼的活儿也就并不那么难了。要知道，渔汛刚刚开始。

今天，这个女人的心情很平静，她充满着希望。休息之后，海上旅行所引起的恶心已经消失，加之，她现在相信，耶稣是不会抛弃她的。她寄希望于自己的救世主，世界安排得不十分完美，与她有什么相干。耶稣会使她避免命运的种种波折。那首赞美纯洁的葡萄藤的美妙歌曲攫住了她的心，睡梦中和现实中它一直在她耳边回响着，她每走一步都感觉得到它的魅力。

天气十分寒冷。周围尽是一个个巨大的雪堆，整个小镇仿佛冻僵了似的。小茅屋大多是过去一直保留下来的破旧的渔民陋屋，它们的一堵或两堵墙是用泥炭垒成的。几乎每座小茅屋的屋檐底下都挂着干鱼。窗台上摆着一些锈铁罐，里面种着一些萎蔫了的花。只是偶尔在某个窗子里闪过一张老人的脸。

乱糟糟地挤在一起的房子还是组成了一条不象样的街道，

它对所有的行人和陌生人都十分冷漠。难得有一位好奇的女主人稍微打开门，把一双冻得有点浮肿的手藏在围裙下面，对无家可归的妇女投以满怀疑惑的一瞥。这里的人谁也不认识这个妇女，除了耶稣基督和那个私生子之外，她就一无所有了。

这个地方的平地是非常窄小的，它几乎一下子就通入山里，这些小屋子就散布在群山和峡湾之间。有些小屋子直接搭在山坡上。在峡湾的另一边，群山又陡峭地向上升起。群山之间有一片不大的谷地，山谷后面又是陡峭的、白雪皑皑的群山。约翰·鲍格森的商栈在码头的一旁。仓库的入口处正对着街道，它背后则是一长溜破旧的渔家茅屋。鲍格森的商栈是座二层楼的房子，充满着汽油、煤油、鱼、烟叶和食品杂货的味儿，在这里的楼上，住着总管及其家眷。在街道的另一边，在山丘上，矗立着主人约翰·鲍格森本人的那幢漂亮的石砌房子。它白得象山上的雪，屋顶平坦，两侧建造着多得不可计数的仿古堡式四角小方塔。屋子里的窗子都没有挂上冰霜；它们都挂着半垂的黄色丝绸窗帷。就象《圣经》中的插图一样，通向那扇厚实的橡木门的是一条宽阔的石砌台阶。西古尔利娜可不是那些会径直向这种住宅的正门入口拥去的人，她决定要找一个普通的入口，于是不一会儿，母女俩就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明亮的大厨房里，两个姑娘正在那里忙着。她们正在唱着什么歌，全身都被从闪闪发光的锅子和直柄小煎锅里腾起来的热气笼罩住。一个姑娘停止了唱歌，问客人，到这里来有什么事。西古尔利娜向她们打听能不能同女主人谈谈。

“同女主人谈谈吗？你们八成是远道来的。难道她哪天会在这个时候起床吗？你们怎么啦！没有的事！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你们是从约库尔达尔来的吧？”

“不，我是从北方来的。昨天晚上坐邮船来的。您看能不能在这里随便哪个人家找到活儿？”

“随便哪个人家？这里有些什么人家呢？这里总共只有一家人家，就是你们现在所在的这里。比如，我不愿把总管史蒂文森那一家叫做真正的人家，虽说他也雇用着一个女仆和一个小姑娘照看他的孩子们。我自己是从东方，从西利斯峡湾来的，我必须说，这里总的来看，没有一个体面的人家，要是没有这个受到大家嘲笑的、倒楣的救世军的话，在这里是不可能过日子的，甚至连个跳舞的地方也没有。当然，一切都要怪鲍格森，他简直不愿从人们在小铺里的帐户上支给他们一个铜板。这里每个人都在他那里开着一个帐户，你懂吗？只能在捕捞结束时跳一次舞，大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见到几个铜板。我们嘛，我和我的女伴，只要我们想要，随时都能拿到薪水，虽说这点钱算得上什么薪水啊！可是，不允许我们邀请男人来。至于您的事，鲍格森夫人未必会在家里再雇一个女仆。十二点以前她是不会起床的，她是丹麦人，懂吗？就说这些。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对不起，这是您的小女孩吗？长得多大呀！我的天哪，我想象得出昨天晚上，当这些傻瓜用烛台里的灰互相抛掷的时候，救世军里有多么热闹啊。我敢起誓，他们中间有阿翁甘季尔——我们这位商人的儿子，当然也有总管的儿子，还有这个，嗯，科弗的老约翁的孙子，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也好，我希望得救的信念会给你们带来幸福。我个人希望，耶稣会拯救我们大家，只要他存在的话……”

“斯季娜，你哪怕沉默一会儿也好啊，”另一个姑娘也停止了唱歌，打断她的话。“为什么不带她们到那间黄房间里去，那里现在除了图里以外，就没有别人了，他在做功课。也许，鲍格森

夫人会替她找点事做，你用不着马上打发她走。如果女主人一生中被人在十一点叫醒一次的话，她也不会出什么事的。”

就这样，母女俩被领到了厨房隔壁的那个房间里。这是一个并不很大的房间，墙上糊着浅褐色的墙纸，房内陈设着漂亮的家具。这里华丽得令人惊异，马上就使来客肃然起敬。说实话，很难判断这样的房间是派什么用处的；多半是让人们在午饭后到这里来休息，来坐一会儿，看看书报和抽抽烟的。靠墙放着一些塞满书的书柜，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厚实的桌子，上面摆满各种各样的烟具。四壁挂着一些古代的外国风景画，它们当然引起了客人们的赞叹和惊奇。另一些家具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四把蒙皮的大安乐椅和一只同样材料做的沙发。这里有一只红木做成的、关着门的大食品餐柜。一组中央供暖的暖气管在房间里散发着令人舒适的暖意。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枝形大吊灯，上面装有许多小电灯泡。可以认为，你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南方。窗旁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一些教科书，一把安乐椅里坐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他在对一只灰猫做鬼脸，并且已经完全沉醉在这件事上了。猫儿坐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带着毫不掩饰的鄙视神情瞧着小男孩。它显然想要睡觉，合上眼睛，打起盹来。但是每次睁开眼睛，它都看见自己面前有一张小孩的鬼脸。大概，猫儿不喜欢这样吧，因为它伸出爪子，大声地喵喵叫起来，表达着它的愤怒。男孩身穿一套新的蓝衣服，长着一头栗色头发，皮肤白皙，一双眼睛是浅蓝色的，健康的身体显示出他是一个生活优裕的孩子。男孩丝毫不理进来的人。他甚至连瞧也不瞧她们一眼，继续在做鬼脸。这件事使他顾不上回答她们的问好。陪送母女俩到这儿来的姑娘四面环顾了一下，看看房间里的一切是否都井井有条，对她们说了几句和蔼可亲的话，虽

然她远不如她的女伴那样健谈，然后就转身对男孩说：

“图里，瞧你真舒服。你父亲大把大把地把钱付给你的教师，你却不知痛痒。瞧，你想出了什么鬼点子。你不做功课，却在虐待一只老猫。”

“住嘴，从这里滚开，不然，我就狠狠揍你一顿，”男孩顶了她一句，然后继续干他的事。

姑娘嗤了一声，走出了房间。

母女俩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西古尔利娜把一双又红又肿的手放在膝盖上，目不斜视地望着前方，好象打算照相似的（穷人到了有钱人的家里，通常都是这样的举止），又好象起过誓，决不让一块肌肉颤动。在昂贵漂亮的家具的衬托下，这两个可怜的女人看上去就好象是被抛到岸上来的两块木片——她们的模样与环境多么不相称啊。小姑娘满不在乎地用仔细的、坦然的目光打量着房间，因为她对世态的炎凉知道得比母亲少，也想象不到她们落到了什么样的绝境。她很喜欢枝形吊灯，但最使她感兴趣的是，屋子的继承者对着一只老猫所做的那套令人惊奇的扮鬼脸的把戏。令人惊奇的是，这张配着一双机灵眼睛、皮肤细腻的漂亮面孔丑化到何种程度啊；它歪歪扭扭地拉长了，两眼翻得只剩下眼白，嘴巴张大得可以轻而易举地数清他的牙齿，甚至还可以看见小舌头。末了，男孩把手指放到两颊上，拉开了眼皮，撑开了鼻孔，把嘴巴拉大得几乎挨到了耳朵，并且还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小姑娘疑问地瞧了瞧母亲，看她是怎样看待这种不成体统的事的，但是那个女人却继续坐着，一动不动地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面前。她在向耶稣求助。最后，小姑娘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对男孩说：

“喂，小男孩，你干吗要逗猫儿？”

在这之前，男孩根本没有想到要注意这两个客人的存在，因此他大为惊讶，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把猫儿给忘了。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瞧着小姑娘。

“干吗？小男孩？你怎么敢问我？闭上你的嘴。”

“你自己闭嘴，”小姑娘委屈地回答，因为她没有考虑在上等社会里穷人可以做些什么和说些什么。

“嘘——嘘，莎尔卡！”母亲警告她。“难道在别人家里可以这样粗鲁地说话吗？与你无关的事，你别管。”

小姑娘感到很委屈，因为她根本没做错，人家却命令她别作声，因此她不打算罢休。

“是他先大喊‘住嘴’的，我并没有说过任何侮辱他的话。”

男孩还继续做了几分钟鬼脸，随后从安乐椅里站了起来，立在房间中央，死死地盯着小姑娘，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之情。

“瞧，我马上就来揍你一顿！”他平静地说。

“好，来试试吧，”小姑娘并不示弱。

“母狗！”

“你自己是母狗。”

一场对骂如此迅速地随之而起，竟然使西古尔利娜来不及出面调处。

男孩子吃惊得连话都卡在喉咙里了。他生平头一回碰见一个骂人的本领能同他平分秋色的人。他惊慌失措地嘟囔着说：

“你没权跟我这样说话！”

母亲用手捂住小姑娘的嘴，恳求她看在上帝面上别作声。猫儿跳到地板上，拱了拱腰，大张着嘴打了个呵欠。男孩向西古尔利娜掉转身来，问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要同女主人谈谈，”她胆怯地回答。

男孩走到她们紧跟前，向莎尔卡晃了晃拳头，继续盘问。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小姑娘不作声，母亲回答说，她们是从北方来的。

“可我是丹麦人，”男孩声明道。

“原来是这样！”那个女人深为尊敬地惊叹道。

“是啊，丹麦人，”男孩再次强调了一遍，一面不时地瞧瞧小姑娘，并以全副神态来表示，他就是向她发出挑战。

小姑娘继续保持着沉默。

“我妈妈是丹麦人，我也到丹麦去过三次。我会讲丹麦话。”

一片沉默。

“我有一匹马，”男孩说。

小姑娘终于瞧了他一眼，朝他那雪白的皮肤和那梳理得很好、很漂亮的波浪型头发注视了一会儿。

“好象真了不起似的！我才不稀罕呢。”

但是她绝不是不稀罕。心底里她是羡慕他的。

“我敢起誓，这是一匹真正的马，它才三岁。你可以去问古达。”

“好象真了不起似的！这不过是只小马驹。”

“小马驹？你自己才是只小马驹呢！傻瓜！”

“傻瓜才这么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西古尔利娜插进来说。

“我有一千克朗①，”男孩还不肯罢休。

---

① 冰岛及欧洲某些国家的货币。

"一千克朗？你的？"

"是真的，我用鲱鱼换来的。"

"你，用鲱鱼换来的吗？"

"我会捕鱼，真的，去问我爸爸好了。去年秋天，他把渔网借给我用一星期，我就挣了一千克朗。"

"你亲手捕过鱼吗？"

"我出过两次海，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差一点越过国境。我同帆缆员一起待在机舱里。"

"我问你，你自己用网捕过鱼吗？"

"真是个蠢货！"

"蠢货才这么说！"

"你大概以为，谁有渔网，谁就会自己去捕鱼吗？真是个笨蛋。当然是那些渔民为我干活。我是主管。我的爸爸自己从来不捕鱼，可峡湾中所有的小船和所有的鱼都是属于他的。帆缆员还请我抽香烟呢。"

"请你抽烟？请你这么小的人抽烟！你不感到害臊吗？"

"好象有什么了不起似的，我会抽烟。"

小姑娘惊慌地瞧了瞧小男孩。她一生中从来也没有碰见过这种吹牛大王。

"我经常抽烟。我昨天还抽过呢。"

"难道这样小的人可以抽烟吗？"

"小人？我比你大。你几岁啦？"

"已满十一岁。"

"可我快满十二岁了。"

"这样，我就会相信你了吗？"

"我也有你这么高了。"

“你个子不象十二岁。”

“好吧，要是你不害怕的话，就让我们来比量比量。”

小姑娘走到小男孩跟前，背靠背站好后，他们开始比量起来了。男孩踮起脚，结果比小姑娘高出几厘米。

“你踮着脚。”

“胡说，”男孩反驳道，“挺直身子还要高哩。”

这时小姑娘也踮起了脚，结果比男孩还高。

“傻瓜，我只有六岁。可见，我要比你大一倍。”

“六岁？”小姑娘大为惊讶。“你已当过小船上的主管，甚至还会抽烟吗？这样，我就会相信你的话了吗？”

“那就让我们来抽烟吧。瞧瞧到底谁抽得多。”

“你以为我会同意把这种脏东西放到嘴里去吗？只有最坏的孩子才抽烟。”

“不用说，只要抽一支烟，你就会恶心的。”

“丝毫也不会的。”

“你知道，我能抽多少烟啊！可你连闻都不敢闻。”

“我？那好吧，把香烟拿来！”

“你怎么啦，”西古尔利娜插嘴说。“他是个好孩子，他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吧。你不应该去干涉他。”

“你瞧，”小男孩高兴起来了，因为妇女站在他这边。“我是个好孩子，你是个坏姑娘。夏天我要到哥本哈根去，而你却是从北方来的。”

“你去吧！你不过是个吹牛大王。”

“你自己是个吹牛大王，虽说你没什么可吹的，贱姑娘。”

“我不愿同你说话。”

大家都不作声。

但是男孩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场已经开始的争辩继续下去，所以就发起了一次新的攻击。

“我敢打赌，你喝一杯葡萄酒就会醉的。”

“葡萄酒？你竟喝起白酒来了！”小姑娘感到惊异，因为她不知道葡萄酒和白酒之间的差别。

“只要我愿意，我也会喝白酒的，虽说只有象水手这样的坏家伙才喝白酒。白酒反正也是甘油或变性酒精一类的东西。而我是个绅士，所以我喝葡萄酒。我能一口气干掉整整一杯酒，不，是两杯，不，甚至是满满的一瓶。我敢打一千克朗的赌，假使我喝多少，你也喝多少的话，你就会醉得象只死老鼠。”

“你怎么不感到害臊！你以为女孩子可以喝醉酒吗？”

“呸，我的姐姐会喝酒，而她只有十五岁。我常看见她喝得醉醺醺的，象只老鼠。再说，她还跟一些男孩子交朋友。去年，我看见过男孩子们吻她。大概，现在她就在哥本哈根跟男孩子们闲逛。”

“你这样说你的姐姐，不感到害臊吗？”

“真是个傻瓜，她要开开心，那又怎么啦？我也有一个女朋友。我已在丹麦订过婚了。真的，真的。她的头发是漆黑的。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在这里我另有一个女朋友，但我没有同她订过婚，我只是在闹着玩。她叫比芭，是马具匠的女儿，长得并不漂亮。妈妈说，所有冰岛小姑娘都是不值钱的。爸爸也这么说。”

“我不愿同你说话，”小姑娘重复了一遍，朝着墙壁掉转身去。显然，他的淫荡生活使她大为震惊。

但是男孩还没有把自己的优点全都罗列出来，他还有一点东西储备着。这一回他问小姑娘，她会不会骂人。

小姑娘默不作声，甚至连身子也没有动弹一下。

“我会，”男孩宣称。

大家都没作声。

“鬼，魔鬼，”男孩骂了起来。

小姑娘只是往沙发背上靠得更紧一些。

“让雷把你给劈死，你真该死，”男孩继续谩骂道。

小姑娘用手指塞住了双耳。

“你将在地狱里活活烧死，”男孩大叫起来，雷鸣般的嗓门使西古尔利娜惊骇万状地从位子上一跃而起，拚命向耶稣基督祷告。

“走吧，亲爱的莎尔卡，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快点走吧。赶快逃出这幢房子。”

这时女仆正巧走进房间，通知她们说，女主人不可能这么早就起床。何况，女主人跟这个妇女没什么可谈的。她不可能帮她任何忙。

“滚，见鬼去吧！”男孩在她们身后大声喊叫起来。

就这样，母女俩又来到路上，凛冽的、透骨的寒风直往她们的破旧衣服里面钻，使她们的脸颊感到阵阵刺痛。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小姑娘终于说：

“嘿，真是个讨厌的小男孩！”

“亲爱的莎尔卡，我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虽然我不过是个穷苦的女人，但是你永远也不必为自己的母亲感到害臊。上帝赐给别人以非常漂亮的配备着电灯、暖气和漂亮家具的房子，可我对此却不屑一顾。上帝的儿子① 周游世界时，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漂亮的陈设对上帝是毫无用处的，他赠送我一根

① 指耶稣。

纯洁的葡萄藤，我从这根葡萄藤中汲取力量，汲取永生的液汁，我跟这个男孩子的母亲一起在上帝的面前受审的那一天迟早会降临的。”

第 四 章

这一次她们向人家打听去牧师家该怎么走，因为有个妇女告诉她们，他是上帝的仆人。母女俩走到一幢屋顶尖尖的、墙壁涂成绿色的、旧的木头楼房跟前。房子孤零零地座落在荒地中间的一个小山丘上。一个神情很冷淡的上了年纪的女仆打开了厨房的门，问她们到这里来有什么事。西古尔利娜胆怯地探问，她能不能同牧师或他的妻子谈谈。女仆很快就回来了，说主人叫她们进屋去。牧师坐在一把放在破旧的桌子旁边的圈椅里，椅子里堆放着许多形形色色的坐垫。牧师蓄着淡火红色的山羊胡子，它开始渐趋灰白了，赤红色的脸上露出了条条青筋。一双凸出来的眼睛下面垂着松弛的皮肉。他露出这样的神色，好象已登上了高高的讲台，打量着他的教徒们，但对所有的人都视而不见，他完全不必去思考自己要说些什么，因为他打算说的一切，都已经写在布道演说中了。他的眉毛不知怎么搞的，竟然稀奇古怪地、高高地翘到了布满皱纹的前额上。也许，这些深深的皱纹的来历是同他那嗅鼻烟的老习惯联系在一起的吧？瞧，他面前现在还放着一只银制的大鼻烟壶，每隔两分钟，他就凑上去嗅一嗅。总之，牧师的脸上充满了自尊和傲慢的神情，只是很难确定这张脸是不是表达过人类的某些思想和感情。他一开始说话，就响起那种单调的、冷冰冰的、嘶哑的嗓音，它仿佛出

自于他那空虚的脑袋。他的眼神和脸部表情都毫无变化。看起来，他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假如这些东西是存在的话）好象是同话一起在嘴唇上产生的，鼻子一点儿也不通气。

“噢，是从北方来的，对，对，”他在详细询问过妇女，她是从哪儿来的以及从前住在哪儿之后，说。“是的，在北方的一些山谷里有许多各式各样的村庄。我应当承认，惭愧的是我一次也没有到那儿去过。你们大概来自其中的一个村庄吧。不过，让我们言归正传吧。我可否请问一下，你们到我们这个地区来有什么事？”

“不瞒您说，我本来打算带女儿到南方去。我要坦率地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您，因为您是上帝的仆人。我的钱只够乘到这里，而现在，我在救世军里付了房金后，我身上总共只剩下四克朗了。”

“四克朗，”牧师深深地吸了一口鼻烟，说。“唉，唉，真难以设想，四克朗！这么说，您身边只剩下四克朗了，是的，这是实话！四克朗是不算多。”接着，他生硬地补充道：“可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兴许，西古尔利娜已经后悔到这里来了——一个完全不为人知晓的妇女竟然闯进了一位可敬的人家里。她怎么会突然想起，牧师会关心她的困境呢？然而，妇女认为不管怎么样，也必需对自己的造访作一番解释。

“是人家建议我来的……从昨天起我自己也真的相信，基督不会把我撇在苦难中不管，他本来就是那些备受压迫的不幸者的上帝，于是我也就拿定主意来找您了。既然您是这个教区的牧师，耶稣的一名优秀仆人，那么，您也许能指点我一下，在我找到一个固定工作，比如受雇去洗鱼，或者随便干点什么别的活儿

之前，我和我的莎尔卡能在哪儿找到个安身的地方。"

"指点您哪儿能找到安身的地方吗？我想起了《圣经》中我们的上帝所说的那句话：'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①您请求我给您指明一个地方，但是，除了您离开的那个北方，我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地方了。唉——唉，我和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不太信任外来人。我是本地教区的牧师，应当首先保护本地教区的教民，使他们免受外来人的影响。在阿克斯拉尔峡湾，我们深信，外来人带来的危害要比带来的益处多。说说基督的名字——这还不是有德行的证明。只要看看那伙自称为救世军的二流子，我们也就很容易确信这一点了。被他们吓得不敢进教堂并被引诱到他们那边去的人，已经不止一个了。他们在城里举行的那些与合乎宗教规范的、神圣的福音相对立的聚会，又是多么不道德啊！现在您要明白，一个接受忏悔的牧师，即灵魂的保护人，当他同那些囊空如洗的、到处游荡的追求幸福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担负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啊。您别以为，我这是在暗指您个人——我压根儿就不认识您。不过，还是让我们来谈谈别的什么事吧。为什么您不留在北方呢？"

"我有原因。"

"原因，是的……唉——唉，原因。在我们这儿的小镇上，我们逐渐确信世上的一切都有它的原因。我不想指名道姓，只想跟您讲明一件事，去年有一个姑娘来到这里，住在我们的马具匠家里，并且也没有说明她为何要从群岛或南方到这儿来……马具匠和他的妻子，这两个笃信宗教的、没有对任何人做过任何坏事的好人，怜悯这个不幸的姑娘，把她留在自己身边当一个女仆，因为她已走投无路了。您是怎么想的，她用什么来感激他们

① 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十三节。

呢？不多也不少，她就在某个地方生了个野小子，并把他奉献给他们。瞧，这个外来的姑娘就是这样来对待好人的。当我在说原因啊，原因的时候，也完全不是针对您的。《圣经》中说，唉，总得说些什么，免得沉默。当然，那些不住在我这个教区里的人的往事，与我无关，但是我看到，您也有一个不轻的负担，就是这个孩子。我只是说一个负担，此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了，而且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看见。我相信您会说：'一个无辜的孩子。'对，当然罗，谁也不会否认！不过，您也不会否认，我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人，受托要拯救的那些人所住的教区，也远远不是一个模范教区，在四十年的任职期内，所见所闻也不算少。在这一带——无论在山里，在山谷里，还是在荒凉地方，我跟什么人没打交道啊。我知道您会明白的，我并不是出自于无聊的好奇心而来打听原因的，要知道，那么多的罪过都是在思想、言谈和活动中犯下的，可是在谈到上帝的奴隶的行为举止时，《圣经》却对我们这些上帝的仆人提出一些很高的要求。国民和社会的福利靠的是上帝的仆人以基督的名义聚精会神地对人们的言行予以注意。我看不出您有些什么特殊原因需要抛弃自己在北方的家业。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的牧师，我要援引我们上帝的一句话：如果盐失去咸味的话，那么还能用什么使盐变成咸的呢？"

妇女在他那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的话面前是完全无法自卫的。要是只凭这个人那副威严的神态，就足以使她不寒而栗和噤若寒蝉，那么他那些有力的理由又会使她产生些什么印象呢？她心里觉得，他对她说了许多不公正的、简直是侮辱性的话，但是她怎么能够向这种要人表明自己的情感呢？这种人就象耸立在峡湾边的那些高山，对普通人在说些什么是漠不关心

的，对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更加漠不关心了。

“好吧，对不起，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妇女一边说，一边打算离去。

“就这样，就这样，”牧师嘟嘟囔囔地说，同时站起来挺直他那至少高达六英尺的魁梧身躯。“是的，正如圣徒所说的那样，我能向你建议的就是：为了万能的上帝，祝你成功和幸福。我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白银，但是我要把我拥有的一切都赠送给你……卡里塔斯！卡里塔斯！如果早餐还有一点东西剩下来的话，就请这个妇女喝杯咖啡吧。也许，你还会给她们找到一些东西吧？”

牧师书房的门还没有在她们身后关上，家里的女主人——牧师的妻子就亲自在门槛上出现了。这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妇女，约摸六十岁光景，长得又高又胖，显得十分健康，身上穿的是一套冰岛式样的衣服。

“我听到我的丈夫要请你们喝咖啡，”夫人对西古尔利娜说。“但是，很遗憾，我们用不着请你们喝咖啡，还在吃早餐时，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一扫而光了，只剩下几块又干又硬的烤饼，不过我相信，你们是不会吃它们的。我说，卡里塔斯，你往咖啡壶里倒一点水，用过早餐后那里还剩下一点咖啡。我自己在早餐和午餐之间是不喝浓咖啡的。请坐到这里的长凳上来，讲讲自己的情况吧。据说，你们是打老远来的。”

“谢谢，我觉得我们该告辞了。人家对我说，医生需要一个料理家务的帮手，我想赶在午餐前到他那儿去。”

“你们在哪儿住下了？”

“我们是在救世军那里过夜的。”

“在救世军那里？您，一个单身的女人！在渔汛刚开始的时

候，您可千万别到那伙人中间去。在这伙品行不端的……”

“随便您怎么想吧，”妇女竟敢放肆地宣称道。“可前不久，即昨天晚上，我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救世主。”

“哎呀，原来如此！看来，您很快就同这伙流浪汉达成了协议。”

“我同信仰耶稣的人交上了朋友。也许，您有理由把救世军称作一伙坏人，可我就没有这些理由。”

“妇女，让上帝来帮助您吧。但是，是什么风把您刮到我们这里来的呢？我听到，您是怎样向我的丈夫诉说自己的贫困的。您是否已经认为，自己到了一个牛奶如河、果羹为岸的国家，在那里可以整天价侧身躺着，并且等待着一盘烤鹅自己飞到您的嘴巴里去？”

“我根本没有说过这种话，”妇女反驳道。“但是无论小村子里的生活是多么艰辛，也不能否认，凡是人们跪倒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的那个地方实在也就是上帝所赐的福地。”

“这是否已经意味着每个嘴上挂着‘上帝，上帝’而来的人……您干吗随身拖带着这个小姑娘？”

“这是我的孩子，”西古尔利娜说。

“得啦，得啦，亲爱的，您干吗生气？请坐到这里的长凳上来，喝一点热咖啡吧。”

然而，无论西古尔利娜多么贫穷，她再也不打算忍受下去了。以往的那种浮躁脾气突然占了上风，于是妇女又犯了一次新的罪过。

“您自己去喝您的泔水吧！”她连珠炮似地说，一面抓起小姑娘的手，迅速地向门口走去。

但是这一次，当她们又来到严寒之中的时候，西古尔利娜却

什么也没有对女儿说。在这次极为重要的造访之后，她的心头压上了巨大的重负。

我们犯了多少罪过！《圣经》对普通人所提的要求也太多了。

第五章

医生的药房里充满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气味和神秘的气氛，它在向外行人证明，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天地。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摆着各种各样的贴有标签的药瓶、试管、大玻璃瓶、小瓶子和小罐子，标签上写着一些看不懂的字，在这些瓶瓶罐罐中间，隐隐约约地显现出身穿白大褂的医生，看上去活象一个巫师。他用一把很小的戥子在称某种药粉，并把它们倒在一张张小纸上。这是一个身材高高的、干瘦的人，他翘起火红色的小胡子微笑着，向四面八方鞠躬，从眼镜下面瞧了瞧母女俩，他瞧人的那副模样显出他似乎清楚地知道她们的一切隐秘，并想让她们相信，他是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

"好，很好，"他说道，一边快活地、从容地、殷勤地、神秘地冲着她们微笑。

他的神态，他的举止以及他的整个人好象都在说明，世上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都是空的。只有见惯死亡和各种最可怕的疾病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思想。他十分清楚，尽管有各种有效的和神秘的医学方法，但只有一种药能给人带来轻松……因此应当说，他对自己的小天地也时常抱有几分讥笑的态度，在那里物质的永恒实体为了药理学的胜利，正在使蒸气从瓦罐里撒布出

来。它们能不能减轻人类的痛苦，这一点倒是很可疑的。

“一把椅子，”他说，“两把椅子！好吧，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现在确实一切都很顺利：给母女俩坐的两把椅子都找到了。

有几分钟的时间在默默无言中过去了。医生继续称着药粉，他面带笑容，俯着身子，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又睁开眼睛，在纸包上写字。

干完这个活儿，他走到客人跟前，向她们鞠了个躬，微微一笑，握了握她们的手。他的眼睛象酒鬼的眼睛一样，带着某种令人奇怪的无聊和呆滞的神情。然而，那双眼睛里有时也会掠过思想的闪光，凭这种闪光可以断定，一切都是一种假象，而他却透过那种漫不经心的假面具看得到他想看到的一切，兴许更多一些。

“我很高兴，十分高兴，”他说。“我抱着希望，你们也抱着希望，我们都抱着希望。胃、肺、心脏和肝脏。我愿意全力以赴地为你们效劳。”

“非常感谢，”西古尔利娜说。“谢天谢地，我们没有病。我们是为别的事来的。事情是这样，我带着女儿刚刚来到这里的小镇上。”

“刚刚来到这里。对，完全正确。我能理解。这么说，你们是刚刚来到我们这里的。嘿——嘿——嘿。好。我本来想说，几乎……非常好。处在高山峻岭中间的这个小镇，是个极佳的地方，说得不错吧？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愿意全力以赴地为你们效劳。嘿——嘿——嘿。”

他谦恭而又亲切地笑了一下，合上眼睛，搓起手来，仿佛他的手冻僵了，要不然，就是他想给来访者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两个不幸的无亲无故的人在这种天气突然到了一个她们过去从未到过的地方，而且还要去寻找活计，这是很不容易的，更不必提我们还不知道下一个夜晚将在哪儿过夜。"医生满脸堆着笑容，随后垂下了脑袋，鞠了一躬，在她们面前站定。"不用说，还会有什么事比这种情况更令人不快呢？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真是不可思议。要明白，这就是生活！小镇，坏天气，无亲无故，很难找到活计，没有固定的住所，不知道该在哪儿过夜。嘿——嘿——嘿。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好，这我明白，你们也明白，我们都明白。我知道，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今天早晨，我到商人和牧师那里去过。我原以为能在他们那里找到活儿。但是那里什么活儿也没有。谁也不愿意把一个不是自己教区的陌生人收留在家中。有人告诉我，说您也许需要人帮助料理家务。"

"完全正确。这话仿佛发自我的内心。几乎跟我本人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商人、牧师以及任何人，任何人都不再需要帮手了。小镇上挤满了人。全都挤满了。有个人提起了医生。嘿——嘿——嘿。医生，药房，请便吧。"他把一只手按在胸口，鞠了一躬，而用另一只手朝一堵墙指了一下，连珠炮似地说道："乙醚洋地黄酊剂，胡桃素催吐剂，毒毛旋花子酊剂，水扬酸毒扁豆碱，硇砂，乌洛托品，乙酰水扬酸，硫黄酸，水扬酸钠……您完全明白我的话。我知道，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点误会，永远也不会有。啊，我的小朋友，"他用手指尖温柔地拍了拍莎尔卡·瓦尔卡的下巴。"允许我这样做吗？象花园里一朵刚开放的小鲜花。大概，有十二岁了吧？"

"不，她刚满十一岁，"妇女回答道。

"十一岁！"医生吃惊得不由得扬声喊道，把双手交叉地放在

胸前。“太好啦！非常可爱！我真想说，好得不可思议。多漂亮的脸蛋！显得这么强壮，这么富有朝气！这是什么样的眉毛、眼睫、嘴唇啊——全都在动！我真想说，这是‘青春期震颤症’。正如一位诗人说过的那样：在花园里一朵美丽的玫瑰花蕾快要绽开了。你在看，你在听。你看得出，你听得见。海岸。海边的一个小镇。我们走进小镇，大声贼叫——这便是生活。我们大声贼叫，离开小镇——这便是死亡。夫人她说的是医生。医生他说的是医学。然而，这只不过是海岸。我在盘算。我在等待。我在表示感激。您在希望。您在领悟。您在告辞。”

今天早上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没有象这番交谈那样，使西吉尔利娜大为震惊。她简直惊呆了，象根木头似的立着。这个人的谈话方式和他的思想对她来说，就象从他的那些瓶子里散发出来的、神秘莫测的气味一样，也是不可捉摸的。她怀着恐惧的心情思考着那道把这个人同她隔离开来的黑幕，虽说他要她相信，他们之间没有丝毫误会。她心想：也许她应该把那些关于神圣的福地、关于耶稣的十字架的美妙的话再说一遍。但是，不知为什么，她却似乎觉得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她又作了一次尝试，企图摆脱这些不可理解的深奥道理，一旦陷入这些道理中，人们就难以互相了解。于是她抓住中断了的谈话线索，继续往下说。

“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我的话。问题在于我是从北方来到这里的，我要到南方去，但是我的钱全都花光了，我是被迫在这里上岸的，目的是想找一份活儿干干。也许，由于某种幸运的机会，您知道需要女仆的人家。现在我正露宿街头，这种情况本来也无所谓，但是我那可怜的小姑娘……”

“对，对，对，”医生打断了她的话。“这恰恰是我要说的话。

我看得出，我们相互都很理解。一个如此无辜的小孩子！我要找的也正是这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嘿——嘿——嘿，冰只不过就是冰，仅此而已。一种难以理解的相互关系是：起初是冰，仅此而已，以后是解冻天气，仅此而已。冰与解冻天气，冬与夏，春与秋。这种事没有一个人能弄懂。我们是相互理解的。如此说来，您说是从北方来的，对吗？您说要到南方去，到首都去，对吗？这一切似乎就象出自我内心的肺腑之言。我们大家都在去南方的途中。真难以设想：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得了肾癌，您懂吗？我们给她施行了手术，这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们不得不从她身上切除了一点东西。这仅仅是一个月前的事。手术之后，她已经不再是个女人了。整整三天，她一味地说要嫁人。她打算到南方去。医生帮助了她，嘿——嘿——嘿，他理解她，对她尽了一切努力。后来，她死了。现在她就安息在雪地底下。她总算到了南方。"

"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妇女说。"您怎么啦，在劝我剥夺自己的生命吗？"

"哎，您怎么啦，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我们头一次互相不理解。但愿这种事永远、永远、永远也不再重复吧！我只不过是个医生。我会做的事只是治病。我能够做的事也只是治病。对不起，我要向您提一个问题，一共只提一个问题。在死亡事件中没有男人的罪过，这样的例子您能给我举出一个吗？我正在端详您的面庞，看到上面还潜藏着一种旧爱。也许，它尚未消沉。也许，它又被唤醒了。热恋中的女人知道，她的情人是怎样同她的整个身心融合在一起的，也知道她的情人身上存在着的力量和情绪是怎样灌注到她身上去的。您听说过性欲吗？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如果直言不讳的话。我对您很了解。我对您的

为人看得很透彻。我们之间没有丝毫误会。我知道，您有过一个情人。根据您的脸，我就可以断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他现在也是您的情人，我相信，您总归会赶到他的身边，会抵达南方的。祝您成功。祝您一路平安。我们是互相理解的。我很感谢您，承蒙您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岸上，使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您还能使我得到这种荣幸……"

他大大地张开两手，好象打算拥抱她们俩似的，然后微笑了一下，并向她们行了个点头礼。继这番客套之后，他向搁板上的一只玻璃罐探过身去，从里面抓了一把薄荷药片，朝一只小纸袋里装了几片，随后微笑着把它递给了小姑娘，又在小姑娘的脸腮上轻轻地拍了几下。

"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是互相理解的，就象朋友，就象真正的朋友一样。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希望您还能使我得到荣幸，您明白，这就是再次见到您的荣幸。正如老人们所说的那样，我很高兴地意识到你是我的朋友。嘿——嘿——嘿。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愿上帝保佑你们。非常感谢。"

他敞开了药房的门，把客人送到暴风雪中去。

第 六 章

一个麻脸的水手摊手摊脚、懒洋洋地坐在救世军食堂里的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眼睛里满含着隐秘的欲火。他不时地朝地板上吐唾沫，并拿那个醉得迷迷糊糊的、躲到角落里想朗读诗的小伙子开心。西古尔利娜带着小姑娘走进屋子的时候，水手没有改变姿势，也没有跟她们打招呼，而是装出一副不去注意

她们的样子，继续跟醉醺醺的小伙子交谈着，好象人们在跟鹦鹉谈话一样，每次得到的都是一些用散文或诗歌拼凑而成的、最荒谬的回答。尽管清嫩鱼已经凉了，而且还带有点臭味，但母女俩在经历了今天上午的一番波折之后，仍贪婪地吞吃着。大尉亲自驾临食堂，希望大家为了耶稣而多吃一点，并想探听一下消息。可怕的麻脸水手甚至不想对主人的祝词作答。他鄙夷地瞧了瞧这个饶舌的丹麦福音会会员。醉醺醺的小伙子试图用两条站不稳的腿站起身来，以便对这可敬的人表示敬意。他前倾着身子，带着醉鬼的奴颜卑膝的神情，连珠炮似地念出了下面几行诗句：

爱你的激情在我的心里
炽热地、忠贞不渝地、忘我地、
非常微弱地、丝毫也不露形迹地燃烧着。

随后他就颓然跌坐到椅子上，又陷入怡然自得的昏睡状态。

不消说，得知母女俩在一些当地名人显贵家里受到什么样的接待后，大尉也认为她们的处境是不妙的。照大尉的看法，在捕鱼尚未开始之前，小镇上是找不到活儿的。因此他能给她们出的唯一主意，就是叫她们等待上帝的帮助，并出于他那真诚的善意，答应在自己祈祷时把她们的事提一下。不过，他说她们不妨去打听一下马具匠是否需要一个女仆。这个马具匠同时还是个理发师、钟表匠和本地的诗人，此外，还兼卖咖啡、啤酒和其它商品。他住在一幢漂亮的住宅里，一直雇着一名女仆。接着，大尉笑容可掬地插入几句丹麦话，祝她们一切顺利，然后就出去

了。

“我们一致抗议，”酒鬼神色阴郁地脱口说道，显然，他还以为自己正在出席一八五一年的市民大会哩。

不早也不迟，大尉刚出去，麻脸的水手就装出一副突然发现有妇女在场的样子。他仔细地瞧着她和女儿吃鱼，同时清了清嗓子。妇女抬起头，又看到自己正好面对着一双不寻常的眼睛，它们好象能把具有不可遏止的力量的火山融化。她觉得自己有一次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双眼睛，同这双眼睛有关的还有某一个早就忘却了的秘密。对，一点儿也不错，这双眼睛使她想起了那个在童年时代使她如此入迷的篝火，那时候她还在看基督受难和被钉死的书。也许，打从那时起，这堆被遗忘的火便隐存在她的心灵之中。多么令人惊异的巧合呀：就在碰见这双眼睛的那个晚上，她又得到了自己的救世主。

“这么说，昨天夜里出现了奇迹罗？”男人仿佛看到了她的思想。

显然，同昨天夜晚一样，他还没有完全清醒。

“我一直相信，救世主是不会撇下我的，”西古尔利娜说。

男人厌恶地朝地板上啐了一口。

“我不知道你的救世主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有点什么本事，”男人说。“其实，这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可我确实知道，谁是我的救世主，他有什么力量。他的名字叫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他从来也没有陷入过窘境。约翰·鲍格森对他低首下心，而他对约翰·鲍格森从来也不卑躬屈膝。”

“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他有什么功绩？”妇女问道。“他干了哪些为上帝增光的事？”

“它们全都在这里，”男人指着自己的心口，答道。“我的救

世主是在这些群山中间，在这个大海边，在这个海岸上诞生和长大的。在这里我为我那年迈的母亲操过心，直到她因穿堂风和破屋顶漏风而患上感冒并死去为止，这事正好发生在理发师、我们当地的诗人、村社委员会主席、马具匠斯维因·帕乌尔松用人们在世间的另一端从我身上榨去的那种钱替自己盖了一个猪圈的那个时候。你问，在上帝面前我有哪些功绩吗？我在三个大陆上赤手空拳地同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人搏斗过，并且取得了胜利。救世军里的那些坏蛋能干这种事吗？去年，在艰难的失业之年，当千百万人纷纷饿死的时候，我驾船漂到了非洲。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光靠生的鲸鱼内脏活命，这你明白吗？当食品吃光的时候，当最后一锹煤也烧光的时候，当我的伙伴们因患天花而死去的时候，只有我和三个伙伴还活着；我们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同善与恶相隔着十万八千里。瞧瞧我的脑袋，再问问谁是我的救世主吧。如果我相信各种各样有关耶稣的有趣故事的话，难道我还会回到海岸上来吗？难道我还会回到这里来吗？我的身心都是属于海岸的，山里和大海上空的隆隆雷声宣布了我的诞生并将宣布我的死亡。难道那些一辈子住在这里从不外出的人对国语了解得比我还要透彻吗？在白天和黑夜的任何时候，我都会给你作诗，而且作得不比任何一个死气沉沉的蛀书虫或当地任何一个旱老鼠差。我知道该怎样去应付自己的事情，也能把别人的事情安排得比救世军、约翰·鲍格森、医生、牧师或他们所有的人还要好得多。"

酒鬼大声朗诵起来：

安德里笑起来，连大厅也颤抖，

于是他对自己的邻居们说：

“瞧一瞧吧，真是个疯子！”

虽然麻脸水手的话给西古尔利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自己公开忏悔之后，她认为暴露出这种看法是不体面的。因此，她脸上装出嘲笑的神气，问道：

“也许，觉得自己是这种万能的人也是很愉快的吧？”

“那么，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现在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了吧。早在昨天晚上我就对你说了。”

“昨天你喝醉了酒。不过，今天好象也差不多。”

“不对。”

“那么你说，你能替我和我的女儿找个住所吗？”

“我当然能办到。”

“你说‘当然’，可谁会相信你呢？”

“你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耶稣基督，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那你到底为什么相信他呢？”

“即使除了你之外，我再也没见到过任何人，再也没听到过任何人的声音，反正我一生一世永远也不会求你来拯救我的灵魂。”

男人满不在乎地啐了一口，但是什么也没有回答。

“不过，”妇女说，“我要正经地问你。你能安排我们过夜吗？让我看看，你能做些什么事吧。”

“当然，我能安排你们过夜。”

“那么，你说在哪儿？”

“好吧，快点转过身来，难道你看不出我早就在等着你吗。”

母女俩站起来，在醉鬼那有表情的朗诵声中，跟着那个男人走了。

“杀死我吧，”少女说，“吃吧，
煮吧，痛饮吧，
把我捣成齑粉，切成碎块吧，”
我毫不畏惧地叫道。

就这样，西古尔利娜踏上了那条她注定要长久地记住的道路。她搀着小孩的一只手，跟着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走，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他的步态是多么笨拙，常常在滑溜溜的、坎坷不平的道上磕磕绊绊，好象马上就要直着身子栽倒，他多少次失足陷入雪堆！然而，担心他跌倒是多余的。显然，对这个男人来说，踩到哪儿反正都一样。他东倒西歪盲目地走着，看不见面前的任何东西。雪下得小一点了，天空布满了乌云，可以看到解冻天气就要来临。大海变得更暗了，显得冷冰冰的，很不好客；一道向远处蜿蜒伸展的崇山峻岭耸立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之上，极其冷漠地瞧着大地上所有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东西。岸边传来斧头的砍击声——人们正在修理损坏的摩托艇。雪堆中露出一个个屋顶，渔民们的陋屋孤零零地散布在山岩中间。它们的轮廓那么模糊不清，那么古怪，让人很难确定，是山变成了人的住所，还是人的住所变成了山岩。宣告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诞生的隆隆雷声就是在这里轰鸣起来的。当妇女注意到在他的步态和动作中有一种奔放的、不可遏止的力量时，她突然想到：这个人的整个外表同这个地方多么相似啊！周围大自然的脉搏的搏动同这个人的脉搏的跳动吻合得多么令人惊奇啊！这个地方的习俗同这个人的性格又是多么一致啊！她终于区分不开了，周围的一切——天空、大地、大海和这个男人史坦因托

尔·史坦因松——仿佛变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威严的整体，这种统一是任何别的世界都达不到的。

史坦因托尔把她们带到一幢矮小的、被称为马拉尔布德的屋子跟前。它座落在略为偏僻的海边，离山谷较近。两堵破破烂烂的墙——一堵朝着山谷，另一堵朝着山——都是用石头和泥灰砌就的。另外两堵木头墙的外面蒙着一层油毛毡，油毛毡上有许多破洞，垂挂着一块块破布。入口的门前有一个不大的门廊。屋子周围是一块相当好的园地，院子深处露出一个用旧木板和圆木钉成的棚子，是用来养母牛和储存干草的。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矮小的羊圈，还堆着一垛不太高的干草。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把门敞得大大的。

"史坦因农！你瞧，我给你带来什么人了。你多么盼望着她啊！"他扯开嗓门说道，一边把母女俩推进了厨房，他的婶婶正在里面揉一团黑麦面粉。她那双因患风湿症而变得十分难看的手一直到胳膊肘上都沾满了面粉，她沉重地喘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妇女，脸上布满皱纹，牙齿全都脱落，心里却充满善良和温柔，这样的妇女深谙一切世事，会宽恕一切，相信一切，而且从来也不会丧失希望。

"你是靠得住的，亲爱的史坦因尼①，我的孩子。"老人们早就想雇个"人"，家里需要有个帮手，所以当史坦因托尔说他把"人"带到家里来了的时候，妇人说。"史坦因尼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你们这些周游整个世界的小伙子，都是些说到做到的人。这就是他与我和我的埃约利富尔不同的地方。欢迎到我家来，我亲爱的。跟在自己家里一样，请你们别客气，就坐在这里，坐在箱子上吧，只是要当心一点：箱盖已经坏了。我能请你们喝

① 史坦因托尔的昵称。

一杯咖啡和吃一块夹人造奶油的面包吗？我们还没有达到吃黄油的程度——我们哪儿吃得起啊，这是有钱人吃的食品。对我们来说，人造奶油也挺不错了。”

“你干吗请她喝咖啡？你怎么啦，不打算雇她吗？从去年冬天我刚来到这里起，你别的什么也没说．只说要雇个做家务的帮手。好吧，现在就把你想要的收下来吧！”

“史坦因尼，我的孩子，你总是太性急，”老太太反驳道。“我应当先跟埃约利富尔商量一下，我们暂时还没有决定要不要雇人。不错，三年来，我们几乎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现在衰老了，一点力气也没有，要干田间活儿，我已经不行了，再说冬天照料牲畜也很吃力，特别是在不得不张罗干草秸的时候，就象今年这样。灰尘把我的整个胸口都堵塞了，真叫人喘不过气来。你知道，我的埃约利富尔那双眼睛已经瞎了十三年啦。老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再三考虑和掂量。只有年轻人才会迅速地作出决定。但是我已经说过，我和老头儿不止一次地想要给自己家里雇一个人。亲爱的，请您原谅我这个老太婆的好奇心，您是从哪儿来的？”

西古尔利娜开始述说自己的经历。不一会儿，家中的主人来了。这是个秃顶的老人，留着一把花白的连鬓胡子，脸色枯黄得象张干羊皮，一双骨节粗大的手因干重活而变得十分粗糙。他身穿一件灰上衣，脚穿一双大毡鞋。他手里拿着织针和网，脸上带着一副圣徒的神态。母女俩走上前去向他问好。他的声音是冷冰冰的，甚至还带点不满的意味；不过，这样的声音是那些有一个好心肠的、性格温柔的妻子的男人所常有的。也许，这是因为他通常对有视力的人都不抱有真正的信任吧？起初，老头儿把脸转向母亲，接着转向她的女儿，随后请她们再走近一点，开始触摸她们。人们在屠宰前就是这样检查绵羊的。她们原来

长得很结实。

老头儿得知她们尚无安身之处，就说：

“眼下还想什么呢？请留在我们家里过一夜吧，就象在救世军里过夜一样，要不就住两夜，到那时再看着办吧。也许，你们还能找到更好的去处，只要史坦因农的胸口痛一消除，那么没有旁人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对付一年左右。我家的厨房后面有一个小房间，你们就在那里过夜吧。说真的，自从史坦因托尔回到家里以后，他一直是在那里过夜的，不过，一个在南非患过天花的人，如果身体健康的话，是可以在任何地方过夜的。把行李拿进来吧，我们可以留你们住几天。”

“噢，我们的东西不多，总共只有一只小包袱，我们把它搁在救世军那里。让涉尔卡跑一趟，把它取来就行了。”

“好吧，没关系，我亲爱的，”老史坦因农说，“勤俭和节约是美德。在我们结婚和受雇于奥谢伊里的比耶尔牧师的时候——但愿他已进入了天堂，他是在四十五年前去世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两条薄被子，嗯，当然还有几只绵羊，但是上帝是仁慈的，我们从来也不必向别人乞求任何东西。可是我们现在至少有这个小茅屋，我们完全有权利称它为自己的，还有一座菜园、德拉菲娜和七只未产过羔的母羊。假如上帝给我们送来春天的话，那就又会添羊羔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没有夭折的孩子。谢天谢地，他们都已长大成人了，虽然他们生活在其他地区，可我们还是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他们身体健康，有结实的身体和坚强的精神，也没有碰到过任何大难。一个年轻力壮的人不应该诉苦，即使他的担子太沉重，同样也不应该诉苦，要是担子开始向一边沉得太厉害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祈求上帝，请他支持我们。不用说，勤俭和节约是最好的美德。”

“啞，”老头儿一边向门走去，一边说。“我们紧紧地攥住每一个来到我们手边的奥拉①，并且为每一个从我们手里花掉的奥拉而叹息，我不知道这功绩是否伟大。但我很清楚，我们的勤俭和节约是出自于我们的贫穷和我们的卑微。没有钱花的时候，勤俭有什么用处呢？要是说谁的勤俭是美德的话，那就得数约翰·鲍格森了。在我们这里的小镇上，只有他能够以自己的美德和勤俭而自傲。现在他又压低了我给他织的那些渔网的价钱，虽说他从来也没能够从大海里捞到过象今年秋天所捞到的这么多的金子，因为今秋，整个峡湾直到大海全都是鲱鱼，就象一只盛满很稠的大麦粥的沙锅。”

妇女们到畜棚里去了。德拉菲娜对客人们的到来毫无准备。午饭后，它正在平静地睡觉。现在它惊恐地跳了起来，焦躁地走来走去，发出了哞哞的叫声。只是过了一会儿，它才下决心瞧了人们一眼。它的目光里交织着惊奇和蔑视、恐惧和好奇、愚蠢和骄傲的神色，众所周知，这些神色都是母牛所固有的。德拉菲娜一般来说，是不能容忍陌生人在非规定的时间里来访的，而小姑娘则使它感到特别恼火，因为在它看来，她是一头具有人的面容的小牛犊。老史坦因农请莎尔卡别走得太近，因为这头母牛有牴撞小孩的坏习惯。只有老史坦因农在场的时候，它才会原谅陌生人的闯入。它好象跟老太婆结成了一对姊妹，不用语言就能互相理解。老太婆走进单牛栏，走到母牛的跟前，拍拍它的脖子，同时说：“库斯-库斯。”库斯-库斯用粗糙的大舌头舔了一下老妇的手，还想把它那张流着口涎的嘴脸伸到她的裙子上去擦擦干净。

“安静，安静，这是西吉尔利娜，她是从北方来的，要在我们

① 当时冰岛使用的辅币。

这儿住上几天。库斯-库斯，你要好好地对待她，库斯-库斯，她来给你挤奶的时候，你可别尥蹶子。我的库斯-库斯是不会尥蹶子，也不会踢翻挤奶桶的，我的库斯-库斯是不会欺侮从北方来的西古尔利娜的，她这个可怜的人连房子也没有。”

不能说母牛对她的劝告作出了应有的反应，它压根儿什么也不想答应，又开始舔老太婆的手，同时一直瞪着眼睛，盯着莎尔卡·瓦尔卡。它好象在想："要是春天在田野中追上这个小姑娘，把她扔到几丈高的空中，那该有多好啊。"想入非非的母牛已经再也无法沉默了，于是大声地哞哞直叫，它大概想说："没关系，小姑娘，只要等到春天，那时我就要给你个厉害瞧瞧！"

第七章

"这个后脑勺烫伤过的麻脸叔叔真是十分讨厌，"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小姑娘从那条薄被子底下说道，母亲还以为她早已睡着了。西古尔利娜本人则一直坐在床沿上，身上穿着毛线织的裙子，这是她唯一还能保证她在这个寒冷的世界上生存下去的衣服。她想把一只从脚尖一直破到后跟的长袜子缝补好。虽然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女人今夜才得以上有片瓦遮身，但她的神情看来却并不特别沮丧。要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独身的妇女每到晚上就一定会发愁。不，西古尔利娜一点也不犯愁，她不时微笑着，把没织补完的长袜子搁在一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在那儿沉思地凝视着那虚无缥缈的夜空。

"莎尔卡，你念过《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且把自己交给了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议论一个人。救世主听见这些话，会对你有

些什么想法呢？”

“我知道，我们的救世主也是这么想的，”小姑娘答道。“这个史坦因托尔是这么可恶，这么不要脸，真想当场打死他。”

“我的孩子，你干吗这么说呢？你的话连听一听都会叫人害怕的。”

“害怕？要是你知道他是个怎样的白痴，你就不会说这话了。昨天晚上，你到岸边赶绵羊，而老太太已躺下睡觉的时候，他就在这儿的厨房里坐下来，趁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他一把抓住了我，混账。”

“抓住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以为，我能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吗？他抓住我，就象小伙子们抓住成年的姑娘那样。瞧，他就抓住我的这个地方，嘴巴贴在我的耳朵上瞎说了一通。”

“他说些什么？”

“啊，他只是说……我还小……”

小姑娘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便号啕大哭了起来，把脸埋入枕头。

“可你说些什么？”

“我说些什么？”小姑娘生气地瞧了瞧母亲，反问道。“当然，我说要打死他。这种事我也是做得到的。”

“可怜他竟敢做出这种不知检点的事来。大概，他只是同你开开玩笑吧。这些周游过半个世界的水手都是很爱开玩笑的人。永远也不能把他们说的话当真的。假如他再这样对待你，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以为你自己还小，但实际并不完全是这样。”

母女俩长时间沉默着。虽然妇女装出一副没有发生过什么

特别事情的样子，但她在做针线活时已经远远不象起先那么坦然了。她皱眉蹙额，紧紧地咬住嘴唇，最后终于忍不住朝女儿瞧了一眼，看她是否入睡了。然而，莎尔卡还没有睡着。她睁着眼睛躺在那儿，看见母亲向她转过脸来，便又咒骂起来……

"他这头畜生!"

母亲把长袜搁到一边，抓起莎尔卡·瓦尔卡的一只手，把它贴在自己的脸颊上，然后说：

"亲爱的莎尔卡，让我们互相保证：为了基督，无论我们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永远做好朋友，要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如果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喜欢这样的事，那就让我们尽力设法相互谅解，我们女人身上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过去小姑娘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发生什么能破坏她与母亲之间的情谊的事，因此她对这类暗示根本就毫无思想准备。对她来说，更难弄懂的是，这种出乎意料的、对情谊所作的保证与她刚讲给母亲听的那件跟史坦因托尔有关的、可怕的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然而，最糟糕的还是，母亲把自己和她莎尔卡都称作"女人"。一个多么奇怪、多么陌生、多么含糊的词儿啊。莎尔卡·瓦尔卡始终认为母亲总归是自己的母亲，而自己就是莎尔卡，就是妈妈的女儿，此外决无别的想法。

"让我们向我们的耶稣祈祷吧，祈求他净化我们的心灵。他是纯洁的葡萄藤。他给人以力量和生命。无论我们在人生旅途中遇到什么人，我们都得把这个人看作是耶稣的使者。他的出现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便是为了考验我们。一定要想法得到一张救世主的像，并把它挂在床头旁。听着，亲爱的莎尔卡，为了能怀着洁白无瑕的良心在我们的上帝面前入睡，我们是不是

再念一遍《我们在天上的父》?"

小姑娘凭经验知道，一做祈祷喉咙就会发干，人也就会想睡觉。果真，她们刚念到祝福的那几句，她便睡着了。母亲恰恰相反，她愉快地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同时还不时地朝女儿绯红的脸颊和半启的小嘴看上一眼。上帝对人多么仁慈！司梦的天使们使小孩的脸上充满了魅力，驱散了脸上的怒容，使宽恕之美德升到了令人惊奇的高度，我们欢乐地待在这宽恕的拱门底下，天上的星宿正在那里美妙地吹奏长笛。当妇女坐在那儿，俯身向着酣睡的孩子，倾听孩子的呼吸声的时候，有谁知道，她那些最珍秘的宿愿是否在她的心灵中苏醒过来呢？她是否又回忆起早已遗忘的希望——想过另一种生活的希望？它们就象海市蜃楼一样，存在于一个人的心里，直到他死去为止。上帝给我们希望，但是他实现起这些希望来却与他的许诺大相径庭……这张睡熟的脸乃是这种许诺中的一个，它同答应给她的那个礼物完全不一样，同她所抱的幻想也完全不一样，然而，孩子乃是她的人生目的，孩子没有辜负她的生存。当时她抛弃了投海的念头。现在她正高兴地、感激地俯身向着小姑娘——自己的人生目的。她是否有权索要更多的东西呢？无权。然而……还是想要一点的，还是想要一点的！——心里却这样反复地在说。做人多难啊！

灯火大概早就熄灭了，夜色黑得连窗子上的灰影也显不出来。寒气凝成的冰花把窗户上的玻璃都遮住了。小姑娘突然醒来，心跳得很剧烈。有人打了她一记耳光，难道她这么清晰地梦见了挨耳光吗？或者这是母亲在睡梦中无意地用胳膊肘推了她一下吧？她想翻个身，对着墙壁重新入睡的时候，突然黑暗中听到了低语声——人的声音。起先她似乎觉得，这些声音是

从远处传来的——也许，有人坐在厨房里谈话。接着，她便明白，这谈话声就在这里，在房间里，她终于清楚了，他们就在她的身旁，就在床上交谈。此外，她还发现他们的动作好象是在搏斗。显然，就是在这场搏斗中她的耳朵被胳膊肘擂了一记。

在一段时间内，小姑娘一动不动地躺着，倾听着低语声。

“你在表示要给我找个地方时，你就有这种打算了吗？”

“可以认为，你是今天才出世的！不需细看，便可以猜到你是个什么人。我可以确切地断定，你们这些人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最关心的是什么。”

“喂，喂，把手挪开，别打扰我。你会惊醒小姑娘的。”

“听着，这种诡辩有什么用呢？你也明白……别理会小姑娘，她睡着了，她什么也不懂。”

“不，不，离开我吧，为了耶稣，我求求你离开我吧。我不会喊人来的！孩子就在我身旁。得啦，亲爱的，求求你别这样啦。你嘴里发出一股烧酒味。仁慈的上帝，你会使我失去理智的。”

小姑娘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感情，就突然哭了起来。她出其不意地放声大哭，宛如一只正在报警的警报器。她浑身都在颤抖，她在号啕大哭，一点儿也不想把从喉咙里冲出来的声音压下去。

“妈妈，”她边哭边叫道，“妈妈，妈妈！”她想扑到母亲的怀里去保护她和自己，但是母亲却转身把背对着她，于是小姑娘明白了，有个人就躺在母亲的身边，躺在床沿上。从那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别这么喊，小鬼。你干吗嚷嚷？我在地板上冻僵了，这才到你的母亲身边来暖和一下。再说，这是我的床。我看，这儿的地方够我们三个人睡的。”

“讨厌的家伙，从我的妈妈、从我的身边滚开吧！妈妈，妈妈，告诉他，叫他滚蛋！告诉他，要是他不马上离开的话，你就会打死他的。”

“小猴子，别说话，”男人气冲冲地威胁道。

然而，他还得承认自己的失败，只好从床上起来。

“跟蠢货有什么好纠缠的！好吧，我这就走。”

但是小姑娘看见，他向母亲俯下身子，对着她的耳朵悄声地说了几句话。

“什么？”母亲反问道。

他又低声说了几句。

“不，”母亲大声地说。“主啊，耶稣，不。你也明白，最好别说这种事。”

敌人就这样被击退了，母女俩取得了胜利。

小姑娘突然停止哭泣，好象危险过去后解除警报一样。但是她还在抽抽噎噎，身子还在颤抖，好似一只受过惩罚的小狗。她扑到母亲的怀里，冲动地吻了吻她的脖子，说道：

“妈妈，明天我们要弄把钥匙，夜里把门锁上，那时，他就不能进来找我们了。妈妈，让我们弄把大斧头，或者弄把象卖肉人那样的刀。”

“得啦，你睡吧，睡吧，”母亲说。可是她的声音里既没有对小姑娘的痛苦有丝毫的同情，也没有丝毫的母爱，而这种爱抚对孩子来说，又是多么的珍贵。恰恰相反，她的声音听起来是疏远的，几乎是怀有敌意的，仿佛她想说：“得啦，坏丫头，立即住口！”她也没有把自己的女儿紧紧地抱在胸前，以便安慰她。小姑娘刚刚睡着，她就小心翼翼地把她从身边推开了。

不一会儿，小姑娘又醒来了，她发现母亲不在身旁。大概，

就连睡梦中小姑娘也一直感到恐惧。一想到别人要使她同母亲离别，就使她觉得绝望。她哪里懂得她们母女俩都是女性呢？迄今为止，她甚至一点儿都没想到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昨晚之前，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妈妈和她的小莎尔卡是个统一的整体，永远应当互相保护，不受各种邪恶侵害，就象右手保护左手一样。她醒来了，开始寻找母亲，想把头枕到她的胸脯上去，可是母亲不见了。小姑娘用胳膊肘稍稍支起身体，摸了摸床。床上空空如也。母亲走开了。小姑娘惊奇地朝一片黑暗中看了一会儿，她的嘴唇已经准备发出那声喊惯的“妈妈，妈妈”，但是这个陌生的词儿并没有从她的口中冲出来。也许，这样反倒好一点。假如因恐惧而向黑暗中发出这种召唤，那又有谁会对它作出回答呢？谁也不会来回答。这种话只有在自己身上才找得到回声。莎尔卡明白，她决不可能把母亲从漆黑的夜幕中叫回来，夜暗撕下了母亲脸上的假面具，脱掉那种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贞节外衣，使笃信上帝的誓言变成了空话。小姑娘一直被一种幸福的谬见所左右，好象这个有着自己的外貌、动作、说话方式和行为的女人就是她的母亲，并且只是她的母亲。可是现在小姑娘开始想起来了，在北方那儿，也经常发生这种母亲整夜没在床上的事。小姑娘经常在蒙胧中发现母亲不在身边，但是她缺少足够的想象力来理解这种溜走的目的。现在小姑娘搞清楚了，她母亲不仅仅是小莎尔卡的母亲，每天夜里，当莎尔卡·瓦尔卡躺下睡着的时候，母亲都在过自己的私生活，小姑娘对这种生活是毫无概念的。是的，她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名字叫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的女人。她认识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母亲，而她的母亲一点儿也不象那个名字叫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的女人。“妈妈”仅仅是一张假面具而已，当西古尔利

娜·约翁斯多季尔知道莎尔卡·瓦尔卡没有睡着的时候，就把它戴在自己的脸上；当她认为莎尔卡·瓦尔卡睡着了，或者当莎尔卡·瓦尔卡不在她身边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摘下来。对别人来说，而且就其原有的概念而言，她绝不仅仅是莎尔卡·瓦尔卡的母亲。女人为了孩子才戴上这样的假面具，她们本身却很少需要假面具。她怎么能设想自己认识这个成年妇女呢？正是这个女人在傍晚时还与她一起躺在床上并向上帝祈祷，可是半夜又溜到黑暗中去过自己的私生活了。成了大人就意味着发现自己没有母亲，就意味着半夜里只能一个人孤单单地在床上醒过来。也许，谁也没有母亲？也许，一个人除了自己本身，本来就再也没有任何人？

小姑娘无声地翕动着嘴唇，不敢发出这个珍贵而又阴险的名词，这个名词是婴孩在吮奶时无意识地从嘴里发出来的。今夜，她失去了母亲。那个名叫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的女人此刻正在某个漆黑的地方，不过，她已不再是小姑娘的母亲了。

第八章

似乎没听说过这些地区有过好天气。造物主在天上总会想出花样来。在严寒和下雪之后，他又送来了风，这风把所有的雪席卷而起，垛成一个个雪堆，接着，解冻天气突然降临，把风儿花了许多力气才垛成的雪堆一点点地化掉。显然，下雨天仍然是造物主所喜欢的天气。下雨天，空气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有海藻的气味，有扔在岸上的鱼的腥味，有鳕鱼的头和内脏的气

味，有鱼肝油、焦油和各种污物垃圾的气味。至少有五十来条溪流从附近的山上向渔民家的菜园迅猛地冲下来，淹没菜园，并在各个角落里形成一汪汪水塘，有时则象真正的瀑布那样，汹涌地越过土围墙。大水冲进家里，淹没地窖，甚至淹没厨房，这些情形也是屡见不鲜的。孩子们就会感冒、染上肺炎并死亡。街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开始融化的雪、冰和垃圾。白天，路上很少看得到人，只有个把穿着破鞋、鼻子冻得发青的小孩跑过。偶尔有个妇女到小铺去。间或有一匹肚子上溅满污泥、跑得累极了的驽马慢吞吞地跑过，在这一切东西的上空飘浮着一大块乌云，要不就是那些撕成碎片的乌云怒冲冲地盘旋在山顶之间。当所有的雪终于变成水，地上除了恶臭和泥泞之外什么也不剩的时候，又降起了灰蒙蒙的冷雾。冰冻无雪的天气便接踵而来。永远也无法猜到，明天上帝会给我们送来什么天气。有时夜晚天气突然转晴，寒气也就越加强烈，星星在蓝天上闪烁，如果按历法该有月亮的话，它也会升起来。在这样的夜晚，造物主肯定陷入自我反省之中了。然而，第二天又刮起了暴风雪，大雪纷飞，不停地下个一整天，第三天同样如此，接着寒潮袭来，朔风呼啸，堆起一座座雪山。一切又从头开始。造物主能把这一切没完没了地重复下去。真令人难以想象！难道这样做能使他感到快乐吗？

小镇上的生活与这种怪诞的天气完全相符。这儿的居民们从早到晚都在劳动和忧虑中忙得团团转，作着毫无意义的原地踏步。他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当天气允许的时候，出海去捕捉那些笨头笨脑的鱼，并在天气条件许可的时候，掏出它们的内脏，把它们腌起来，储存到夏天吃。他们在跟奇怪多变的天气作一场没完没了的搏斗，然而，斗争的结果始终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进了那个无底洞。不管渔民是合股经营，还是挣固定工资，

一切都被约翰·鲍格森的帐单吞噬了。在这儿，小镇上的人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现钱。“约翰·鲍格森的帐单”对当地居民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抽象概念，就如基督现身或赎罪一样。诚然，约翰·鲍格森的帐单的效验要比授圣餐或做祷告来得较为现实，较为显著。帐单意味着在捕鱼量不高的年月里可以得到贷款，意味着可以深信：即使在买卖不景气的时期，仍能得到焦油、油毛毡、葡萄干、辛香佐料和糖果，同样也能得到一只送给孩子们作圣诞节礼物的彩绘小白铁桶。最后就是，这种帐单使人深信，当他死去时，可以不必用教区的钱财来埋葬——这在小镇上被认为最大的耻辱和不幸。相反，有能力支付自己的丧葬费，这就是死者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具有无可指摘的美德的证据。

一天，当这种冷漠无情的早晨刚刚降临这个居民们不用花一文钱便能度日的小镇的时候，莎尔卡·瓦尔卡就被打发去送牛奶了。她脚穿一双破牛皮鞋，袜子里胡乱地塞了些干草，带着五只盛牛奶的小铁桶——三只挂在胸前，两只背在肩上，动身把牛奶送到五个贫农的小茅屋里去。在鲍格森的小铺里，牛奶便记在卖主的借出款项和买客的贷入款项上——这里的买卖就是这样进行的。任何一桩买卖，即使是一根针那么小的买卖，都要经过鲍格森的小铺。例如，从佩捷尔的帐单上销掉一笔数额为五奥拉的款项，并把它记在波尔的帐单上。由于这种出色的会计学，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的全体居民都成了商务买卖的参加者。所有的手续都是用不可捉摸的数字来办的，只有约翰·鲍格森才了解各种东西的实际价值。

起初，在渔民的茅屋里，西古尔利娜的女儿受到的是一种不信任的接待。这儿小镇上的人通常对那些没有栖身之处的人都

抱有敌意。在女主人把牛奶倒到牛奶桶里去的时候，小姑娘便在门口等候。只是在一户人家，有一个贫穷的老太婆经常会朝她的嘴里塞入一小块熬熟的糖——这是一种很阔气的款待，特别是当你的嘴里经常有一股鳕鱼肝的余味时，这种感觉也就更强烈了。但是，妇女们渐渐对涉尔卡·瓦尔卡及其母亲表现出一种更大的好奇。她们把小姑娘硬邀到屋里，请她喝咖啡，她高兴地把她们送给她的东西都吃掉，特别是干饼，然后她就把一切都讲给她们听，主要是讲母亲的情况和这个后脑勺烫伤过的可恶的叔叔的情况，甚至讲到，她再也不跟母亲一起睡觉，而且已经搬到楼上，搬到两位老人那里去了，还讲到她的母亲跟史坦因托尔已经订婚的事也是毫无疑问的。她还告诉她们，说她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到救世军那里去，她大概很快就要成为那儿的要人了，还说她很容易记住新的赞美诗。但是，小姑娘很快发现，无论她如何赞赏母亲的美德，赞扬她那股笃信宗教的勤勉劲头及其唱歌的才能，人们却不大相信她母亲已同史坦因托尔订婚的消息。男孩子们越来越频繁地在角落里暗中窥伺着涉尔卡·瓦尔卡，当她走近的时候，他们便向她扔雪球，要不就扔一团团泥巴，还大声地用侮辱性的粗话来骂她的母亲。小姑娘开始觉得，小镇到处都是这些凶狠而又令人讨厌的小孩。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出现。他们那些手掷的炮弹会从每一个角落，从任何一个陋巷里，从土堤或岸上飞出来。小姑娘背着牛奶桶站停在路中央，倾听那些叫骂声是从哪儿传来的，然后便发出挑战：

"喂，你们这些胆小鬼，出来，不管你们有多少人，我要把你们都打败。"

当她站在那儿等着的时候，没有一个男孩敢冒险露脸。可

是只要她一转身继续赶路，一切便又从头开始。他们竭力装出一副比原先更厉害的样子。

“你们瞧瞧，多丑的人呀！”他们在她身后大声叫骂道，“瘦得象劈柴。”

“你母亲是个妓女！”

小姑娘停下脚步，好象被钉在地上似的，她无力击退这种攻击，感到又羞又恨，真想放声大哭。

无力自卫的送奶小女孩每天都要遭到一番新的侮辱。最终她象一只被一群狗追赶得走投无路的绵羊，脸上露出一种困兽犹斗的神情。“上帝啊，帮我逮住他们！”她反复说道。她似乎觉得，她能够把他们撕成碎块，至少能把六个讨厌的家伙的每一根骨头都打断，然后朝他们的脸啐上几口。但是，男孩们象躲避发怒的公牛那样躲着她，害怕一对一地碰见她。人多的时候，他们便肩并肩地沿路排好队，怀着蔑视和好奇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细细地打量着她。她刚从他们身边走过，身后便又响起漫骂声。她只能大声地用一些不相连贯的诅咒和可怜巴巴的威胁话来回敬他们。回到家里，小姑娘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强忍着的泪水憋得她透不过气来，委屈使她的喉咙哽住了。她跑进羊圈，躲在角落里，在一群无辜的羊羔中尽情地哭。绵羊挤在她对面的墙跟前，瞧着她坐在食槽上哭泣，眼泪滴落到她的手上。有时候，羊群中最聪明的一只绵羊会突然想到：小姑娘给它们带来了吃的东西。它走到莎尔卡·瓦尔卡的跟前，站停下来，竖起耳朵，瞧她一会儿，随后用一只小蹄子敲击地面：喂，听我说，把你带来的东西交出来吧！但是，它走到紧跟前时才知道，莎尔卡·瓦尔卡的一双手是咸的。小姑娘把绵羊赶走了。

使小姑娘最感痛苦的乃是人们那种毫无理性的不公道行

为：他们毫无理由地竭力要刺伤他人最感疼痛的地方，以便把自已的快乐建筑在无力自卫者的痛苦之上。“也许，他们说的都是真话，”莎尔卡·瓦尔卡想，“也许，我的确既不漂亮又很愚蠢，我母亲也真的是个妓女。”说实话，她并没有完全明白这个词的意义。根据他们说这个词时的神态，她猜到这个词比小偷或杀人犯更坏。但是，使莎尔卡·瓦尔卡感到苦恼的与其说是她本人的自惭形秽和母亲的坏名声，倒不如说是因为她在凶恶的世界面前感到无力自卫，并意识到这个小镇上的男孩是无所不能的，而她却没有武器去对付他们的恶作剧。流泪是她在忧愁中的唯一安慰。不，她简直是令人厌恶的，就象一条无家可归的看门狗在喂养得很好的、有主人的狗的眼里看来是令人厌恶的那样；只要往挂在母亲那里的墙上的镜子里瞧一眼，就会相信她是个多么丑的人。上帝怎么会想到要把她造得这样可怜和难看？上帝是如此慷慨和万能，难道他也难以使所有降临到世上来的人都能分享到美吗？她身穿一件老史坦因农赠送的又旧、又破、又长的裙子，脚上穿的袜子是用棕褐色的粗毛线织成的，这双袜子补了又补，穿在脚上会不时地滑到鞋里去。男式的短上衣显得十分宽大，袖子也很长，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双手缩到袖子管里去，因此没有手套也行。她头上从来也不披戴任何东西。她那浅色的头发编成两条颇为动人的小辫子。

这个小镇被认为是周围一带最富裕的一个小镇。这里谁也不会挨饿，连住在马拉尔布德的莎尔卡也吃得很好。她吃的东西主要是鱼制品：鲜鱼、鱼子、鱼肝、鱼内脏、鱼肝油。嗯，还有浓咖啡和烤得红红的饼，史坦因农老太太还很大方地给这些饼抹上人造奶油。两个月下来，莎尔卡·瓦尔卡简直养得又健康又好看。她长大了，脸颊变得红润了，眼睛里也有了光辉。她那微微张

开的厚嘴唇几乎总是湿润的，皮肤变得很柔软，仿佛抹了一层油脂。每个星期六晚上她都要洗澡。她经常凝视着远方沉思。她开始思考人生，开始比较和考虑各种不同的现象，试图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上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此时此刻，她的眼睛宛如山谷中清澈的泉水。但是，当莎尔卡开始思考我们生活的另一面，即被许多人称作真正的现实的时候，在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一些令人担忧的疑问，浓烈的兴趣，强烈的、几乎是折磨人的好奇心。有两个特点使莎尔卡·瓦尔卡显得与其他孩子不同：几乎象男人般的低嗓音和当她想要猜出生活之谜时的那种无意识的脸色变化。小镇上的人们看到小姑娘发育很正常，便得出结论，说她该受坚信礼了，可是小镇上很快又传开一条消息，说她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于是大家一致断定：她是个小傻瓜。

这时一名教师出场了。

这是个干瘦的男人，五十岁左右，留着渐趋斑白的小胡子，两撇小胡子尖一直垂到嘴角，喉结很大，是个可敬而又傲慢的人。他从来也不把那副镜框生锈的眼镜摘下来。他把莎尔卡·瓦尔卡叫到身边，她就穿着那件男式的短上衣和那条破旧的裙子站在他面前；她的鞋子里有湿沙子散落出来——她是径直从岸边来的，她从那里把羊赶回家，因为开始涨潮了。他象法院侦查员似的一本正经地、严厉地朝她看了一会儿，因为他是在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他需要断定，这个突然来到他们镇上的小姑娘是否真的很蠢。莎尔卡·瓦尔卡的母亲也被召到这儿，让她回答几个同小姑娘有关的问题。教师问，小姑娘几岁了，当他得知她总共只有十一岁时，顿时感到大为吃惊。

“您来这里以后，为什么不按规定送她上学呢？”

“我不知怎么搞的没想到这件事，”母亲回答。

“她会些什么？”

“会的不那么多。”

“您可以走了，”教师说。然后，他转向小姑娘，问道：“你会读书吗？”

“不会，”莎尔卡用她那低沉的声音答道。

“你认识字母吗？”

“不认识。只认得《圣经》硬封面上印着的那几个字母。”

“那是些什么字母，它们怎么读？”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些是字母。”

“你知道冰岛的某些诗吗？”

小姑娘开始回忆，但是除了在北方时孩子们教她唱的那首儿歌《埃依尼格……》之外，什么也想不出来了。她本来已经要把它大声念出来了，可是突然想到，教师想必不会把这种东西叫作冰岛诗歌的，于是答道：

“不，什么诗也不知道。”

“现在你好好想想，我的孩子，你也许知道某篇祷文或赞美诗吧？”

小姑娘想起了救世军的一首新歌，母亲每天早晨在厨房里做家务时，都要哼这首歌。它好象是这样开始的：“耶稣，把所有的罪孽都从我身上驱走吧。”也许，是这样的：“耶稣，把我的全部罪孽都取走吧。”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确切的歌词了。多么奇怪啊，她竟把歌词给忘了！

“唉，好吧，”教师说。“连一首冰岛诗、一首赞美诗、一篇祷文都不知道。那么，你给我说说，你过去是否听到过哈尔格里穆尔·比耶图尔松①？”

“听到过的。”

“关于他的事迹，你能讲些什么吗？”

“不久前，胖女人托达在救世军里讲过一点他的情况。”

“托达？”

“对……”

“那么，关于约翁·西古尔德松② 你又能讲些什么情况呢？”

“他在‘列奥号’船上干活。”

“嗯……那么，谁是冰岛的第一个移民？”

“他的情况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也许，就是那个在北方拥有一家罐头厂的挪威人吧？”

“我国的议长是谁？”

“议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统管整个冰岛的人。”

“谁也不敢管我，”小姑娘把两根小辫子一甩，两眼一闪，断然地声称。

教师惊奇地朝她看了看，摇了摇头。

“好吧，请你告诉我，谁是冰岛最著名的人？”

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思索之后，小姑娘答道：

“商人。还有救世主。”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教师沮丧地说，

在证实小姑娘已经熟悉了当地的生活之后，他决定探问她，谁是小镇上享有最大声誉的诗人。原来教师本人是一名卓越的

---

① 哈尔格里穆尔·比耶图尔松(1614—1674)，十七世纪冰岛诗人、作家，著有《耶酥受难赞美图》。

② 约翁·西古尔德松(1811—1879)，冰岛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一八三〇年任冰岛主教秘书，一八四一年编辑《新社会》杂志，为反对丹麦统治，争取冰岛自治进行了斗争。一八五一年为冰岛文艺协会主席。

诗人。他的诗歌偶尔也在首都报纸上发表。假如在五年的期间内，能用薪水积攒起一笔足够的款子，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出一本大部头的诗集。

"我想再向你提一个问题，"他说。"我国最著名的诗人中，谁是镇上的人们最熟悉的？"

"理发师，"莎尔卡·瓦尔卡毫不犹豫地答道。

"你可以走了，"教师冷冰冰地说。"咱们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他站起来，用鼻子吸了口气，咳了几声，好让老埃约利富尔明白：他打算走了，他感到不满意。老头儿待在厨房里，透过打开着的门，听到了全部谈话。

"同小姑娘的谈话只是证实了我的担心。她的智能是非常有限的。我认为只好把这一切情况告诉牧师，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教师说。

"告诉牧师？呸，你呀，简直是在胡说八道，"老埃约利富尔顿时大动肝火。"要是能教她读书，那就聪明得多啦。"

"那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

"我觉得你们这些亮眼人很可怜。"

"对今年冬天去上学的事，不必抱很大的希望……假如你们能在家里随便教点什么就好了……离学期结束只剩下三星期，不会超过三个星期的。复活节前，我们就停课。只要春季捕鱼一开始，所有孩子都应当去干活，至少是那些年龄较大的孩子应该去干活。我国的人手还不那么多。此外，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放屁，"老埃约利富尔说。

"我坚持我说过的那种看法。我的好条件是不会扩大到白痴

身上去的。让牧师去决定，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吧。”

“放屁，她一点儿也不比牧师笨。我是个瞎子，这是真的，但我并不是聋子。”

“你大约也听到，她说耶稣基督是冰岛人。”

“嘿，那又怎么样呢？”老头儿反驳道。“凭什么说他比这个魔鬼般的商人更坏呢？”

老头儿用手摸摸大渔网上的结头，不慌不忙地织起来，动作显得又自信又灵活，看上去他似乎在暗自思索。

“我当然不会否定，”教师说，“笨人有时也会说一些滑稽可笑的事。你应当承认这一点，埃约利富尔，你是个聪明人。但是对斯维因·帕乌尔松作出类似的断言，这就太过分了！让他去当教区理事会的主席，让他到丹麦去买猪吧，这丝毫也打动不了我的心，虽说他打算巧妙地欺骗全镇居民的想法对大家来说已不再是个秘密了。你别以为我会因他是我的竞争对手而在他的背后造谣。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只不过是个理发师。我亲耳听到，在商人家的圣诞晚餐上，他缠住了商人的妻子，求她允许他从他那些所谓的诗歌中选几首出来念念，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说理发师是冰岛最著名的诗人——这也太过分了。埃约利富尔，我觉得惊奇的是，我竟然会在你的家里听到这种话。”

“假如你真想要在这个屋子里找到一个白痴的话，那么这个白痴就是我。我过去一直是个白痴，将来还是个白痴。”

“我压根儿没这么说，”教师反驳道，“埃约利富尔，顺便让我再向你提一个问题。你果真看出斯维因·帕乌尔松是个诗人吗？”

“我无论如何也看不见斯维因·帕乌尔松，我是个瞎子。”

教师还企图弄清楚老埃约利富尔对理发师写的诗的看法，

但是一无所获。于是，他抓起帽子，打算走了。

"对斯维因·帕乌尔松写的诗，我无法发表任何意见，我没有读过他的诗，但是我不止一次有缘听人讲起过，说他很会教孩子。"

"教书？他？胡扯！再见吧！"

在最后一分钟，他在门槛上停住了。

"斯维因·帕乌尔松……"他开口说，但是没把这句话说完。"今天晚上，我就要对这个孩子采取一些措施。"

第 九 章

他果真采取了措施。

在这个晚上，当马拉尔布德的居民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敲了敲门，要见莎尔卡·瓦尔卡。大家都感到很惊奇。

门稍微打开了一点，在煤油灯的灯光下，他们看到门缝里探进一个小男孩的脑袋，一头黑发，一张长圆脸，两条浓眉毛，一双表情十分丰富的聪明的眼睛。他有一只鹰钩鼻子。男孩的全身都是非同寻常的，仿佛是从图画上走下来的。

"是教师打发我到你们这儿来的，"男孩说。

"小孩，你不就是科弗的阿尔纳利杜尔吗？"老史坦因农问道。

"是的。是教师打发我到你们这儿来的，他说要让我教这个小姑娘读书写字，"男孩停在门口，用手指指着莎尔卡·瓦尔卡回答道。

"真是个好人，"老史坦因农说。"这才象是我们的教师。"

小姑娘穿着男式短上衣，腰间束着一根细绳子，一动不动地端坐着，她面前放着一只已经开裂的搪瓷钵子，里面还有剩菜——鱼骨和鱼鳍。小姑娘细细地端详着客人。她发现他留了个小分头，头发是朝一个方向梳的。奥谢伊里镇上很少有人梳这种发式。此外，她想不起来有哪一个象他这样年龄的男孩会表现得如此胆怯。他的衣服虽说也打着补丁，但是却干净和整洁得使小姑娘顿时对这个男孩产生了一种不友好的看法。他脚上穿的是一双买来的系带子的便鞋。小姑娘竭力回想，他过去是否从角落里向她扔过泥巴。她想：假如他们俩不得不打一架的话，那么谁能得胜呢？在奥谢伊里，她第一次面对着自己的同龄人，而且距离又是近得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甚至可以揍他一下。她的思想活动很急剧，这也是丝毫不足为奇的。要是能把他的肋骨和所有骨头都打断就好了！不，这个男孩，他的头发梳得太光滑了。这个男孩不是个淘气鬼，他跟所有别的孩子都不一样，这一点甚至使小姑娘感到有点懊恼。望着他的时候，她犹豫起来了：应该忘记和原谅她在这个小镇上所遭受的一切侮辱呢，还是把仇恨永远牢记在心里？后一种做法比较正确。

大家先向男孩打听小镇上的新闻，应当说，他在这种时候显得有点太少见寡闻了，此后，大家开始准备上第一堂课。大家决定，就在埃约利富尔的织网间里上课。晚饭后，他一般总是马上去睡觉的，不过也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男孩和女孩在桌子边相对而坐，桌子中间摆了一盏小台灯。想当初，这盏小灯还是当地的海外商站的老主妇的通宵照明灯；这盏小灯是三十年前在拍卖市场上买来的，打那时起，它就被当作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保存在这个贫穷的屋子里，只有在最隆重的场合下才点燃这盏灯。男孩从干干净净的麻布书包里掏出两本薄薄的破书，把它们放

在桌上。小姑娘发现，同自己这双手相比，他那双手真是非常干净。显然，他也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问她：

“你为什么弄得这么脏？”

“不是故意的，”莎尔卡·瓦尔卡毫无窘意地答道。

在这两句开场白之后，开始上课了。课是这样上的：

男孩　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　莎尔沃尔·瓦尔格尔杜尔①。

男孩　姓什么？

小姑娘　约翁斯多季尔。

男孩　为什么你的上衣这么脏？

小姑娘　“跟你有什么关系？”她想了一会儿，补充道：“只要我愿意，马上就会拿条裤子穿上，变成男孩子。”

男孩用那双富有表情的灰眼睛好奇地望着小姑娘；他看不出她的话里有任何可笑的或奇怪的东西。看来，他缺少幽默感，因为她那种难以置信的想法一点儿也没使他感到不安，他只是想起了一些细节：

“到那时，你只好改名，再也不能叫莎尔沃尔·瓦尔格尔杜尔了。”

小姑娘承认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老实说，她开始喜欢阿尔纳利杜尔了。看来，他并不象她一开始所觉得的那么坏。

“你可以把自己叫做萨尔加尔德·瓦尔加尔德·约翁松，”他说。“你几岁？”

“十一岁。”

“看上去，还要大些。在我们小镇上，象你这种年龄的孩子都显得比你小多了。我快十三岁了，可我同样也显得比你小。”

① 系莎尔卡·瓦尔卡的昵称。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

小姑娘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男孩　比耶尔。他住在南方。

小姑娘　妈妈叫什么名字？

男孩一言不发，久久地望着她，好象有一片乌云遮住了他的视线；他似乎想要回想起某件早已遗忘了的事——不知是梦，还是现实，或是一桩秘密。他变得更加严肃，最后终于回答道：

“我出生在南方，不是当地人。”

“你的妈妈在南方吗？”

男孩又沉默了很久，他就象在做梦似地瞧着小姑娘，随后用一种低沉的、好象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声音回答。

“她离开了。”

“上哪儿去了？”

一瞬间，他的视线又模糊了，显然，他的头脑中正在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

“她活着，我说的是真话，她只不过是到某个地方去了。”

“上哪儿去了？”小姑娘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话。

男孩谨慎地环顾了一下，仿佛打算述说一桩骇人听闻的秘密，然后就用耳语般的声音极其迅速地说了起来，好象急于赶在别人打断他之前把话说完。他的眼睛在左右顾盼，间或也停留在小姑娘的身上；有时她似乎觉得，他并不是在跟她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也许，他身上还有另一个生人，现在这个生人苏醒过来了，他旁若无人地在说话，忘掉了周围的一切，甚至连自己的存在也给忘了。

“在南方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栽着许多许多花。那儿的天气

晴朗而又暖和，我经常和母亲一起沿峡湾散步，峡湾的另一边是郁郁葱葱的群山。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商店里同妈妈走散了，哭了起来。我非常害怕，一生中我从来也没有这么害怕过。后来妈妈找到了我，说现在永远永远也不让我离开她，并将永远和我待在一起。我深信，一定是某些恶人逼她离开我的，也许，她是被劫走的，就象萨迦①和神话故事中常说的那样。他们对我说，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到大海的对面，到郁郁葱葱的群山背后去了。"

"你应该跟她一起去，"小姑娘说。

"我怎么能去呢？那时我只有四岁，但是他们答应我，等我长大成人，就能去见妈妈了。后来有一个妇女带着我乘船来到了这里，来到了奥谢伊里，投靠外祖父和姨母。他们说，他俩是我的亲外祖父和亲姨母……这里是不是谁也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对。"

"我认为，他们是在骗我。我经常觉得，他们好象一直在欺骗我。我坐船来到这里以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一直思念着妈妈，为妈妈而哭泣。当时，赫尔鲍尔格，你是认识她的，她自称是我的姨母，她说，我的妈妈早就不在人世了。当我说他们是恶人和骗子的时候，外祖父便大为光火，用皮带抽我。他老是要打我。我只要说她还活着，他就打我并要我住嘴。但是我早就不怕他了。我知道他们在欺骗我。我相信我的妈妈还活着，她只是到某个地方去了，也许，根本就没离开过，只不过是藏起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① 萨迦是古挪威语，原意为"话语"，在冰岛文学中专指古代的散文叙事作品。

这个问题似乎使男孩清醒过来了。他直接朝小姑娘的眼睛看了一下。

"这我不告诉你，就这样，我也已经说得太多了。"

但是小姑娘的好奇心已经燃旺了，于是她开始恳求他把一切都讲给她听。

"不，最好别请求，我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他拿起一本书，把它打开，可是不难发现，他的思绪早已飞到远方去了。不一会儿，他又开口说起来。

"我经常看一些神话故事，读一些惊险小说和描写骑士的书，还读《奥德赛》、《一千零一夜》。其中讲的是那些陷入女魔术师的魔法或中了妖精的邪气的人的经历，或者讲他们在船遇难时被抛到一座神秘的岛上，岛上住着一些多头龙和独眼巨人；有时他们到了一些被施过魔法的地方，因而无法从那里逃脱；他们被灌了迷魂汤，于是就把一切都忘了，甚至忘了自己到底是些什么人。当我读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认为我是书中所描写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你知道吧，从前我根本就不是现在这副模样，当我想起我过去是怎样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被外祖父和赫尔鲍尔格抢来的，他们把我留在这里，好象把我关在牢里似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藏起来，不让我见到妈妈。正如一个神话故事中所写的那样，凶恶的魔术师们劫走小王子，把他关在笼子里，送到某个国家去了。你知道有时我在夜里做些什么吗？我从床上下来，去瞧瞧外祖父和姨母有没有在睡着之后变成特罗利①，他们是不是现出了自己的原形，这种原形白天他们是藏起来不让我看见的。他们把我的情况讲给别人听，这一切我都知道，但

① 特罗利是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信仰中超自然的生物，巨人或侏儒，通常是与人为敌的。

是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大概，我是一个王子，他们把我引诱到这里，引诱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这里的天气一直很糟，这里的人又是这样令人厌恶。也许，他们打算在一个好日子里把我吃掉。有时我似乎觉得，我就是那个急于回家去见自己的珀涅罗珀[①]的奥德赛[②]，赫尔鲍尔格便是卡吕普索女神，她希望他每天晚上和她一起睡觉，赫尔鲍尔格也逼迫我和她一起睡觉；我的外祖父则是那个关于航海家辛巴德的神话故事中的凶恶的巨人。要不然，我就似乎觉得，我是一个被赶出天国的爱尔菲[③]，我来到了人间，我的视力被毁掉了，因而现在我永远也看不见世界的真面目了。随便你怎么去设想，再也没有什么比做个爱尔菲、比永远不能看见和感觉得到爱尔菲的神话世界更骇人的事情，在这个神话世界里音乐奏鸣，太阳普照，漂亮的太空人张开轻盈的翅膀在一些城堡周围飞来飞去。对一个爱尔菲来说，生活在人间要比做恶梦更加痛苦。你瞧，想当初我也在爱尔菲的仙境里生活过！”

“这你怎么知道？”小姑娘问。

“我再也不把任何事情讲给你听了，你会随便说出去的，这样我的外祖父也会知道这件事的。”

“不，要是我说出去，哪怕只说一句，那就让我下地狱，挨火烤吧，”莎尔卡·瓦尔卡赌咒道，不过并没有流露出她还很想多知道一点情况的神色。

“就这样，我也已经讲了许多啦。对不认识你的人讲自己的事是很奇怪的，但总是比较容易的，他们比那些认识你的人更相

---

① 奥德赛的妻子。

② 古希腊著名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

③ 古日耳曼神话中待人很好的自然之神。

信你的话。我根本就不打算把任何事讲给你听，但是你一开始探问，我就无意间把一切都讲出来了。不过，哪怕你只向小镇上的一个人泄露出去，我就会被打得半死的，我不能再讲了。”

可是他马上又讲了起来。

“整个冬天，我几乎每天夜里都梦见她。你知道吗，梦要比我们在没睡着时所看见的一切东西更为真实。她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那里所有的屋子都装饰得五彩缤纷，就象配有图画的书中所描绘的那样。那里到处鲜花盛开，还长着令人惊异的树木。在睡梦中，我似乎觉得我也曾在这个城市里住过；有时甚至在白天，当我坐在学校里什么也不想的时候，我眼前也会突然浮现出我和我的妈妈一起居住过的这座城市。她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显得那样漂亮，就象商人妻子那些外国杂志里画着的太太一样。不，她要比她们漂亮一百万倍。”

“埃约利富尔说，所有的梦都是胡扯，都是不可信的，”小姑娘说。

“可我说，除了梦，什么也不能相信。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过，梦见的东西要比没睡时所想的东西重要得多。有时候在夏天，当我徘徊在海边和山脚下的时候，当我在岸边的山冈上坐下来倾听野鸭的嘎嘎叫声的时候，她就会突然出现，身上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就象偶尔坐船到这里来的那些陌生女人。她走到我的紧跟前，吻我的脸颊，可是只要我稍一动弹，她就如一阵轻风似的，顿时消失了，而我看见的也只是那些在帚石南丛里闪烁着的淡蓝色斑点。”

小姑娘好象中了魔似的望着坐在她对面的那个有先见之明的人的双眼。当世界的其余地方都已陷入漆黑的夜幕之中的时候，忽明忽暗的微弱的灯光使男孩脸上的表情变化莫测，使他的

脸庞不寻常地变幻着。人的脸就是这样从永恒的黑暗中闪现出来的，如果有一盏煤油灯，那么每一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出，在平常那张面容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它正从预感王国里望着你们，这些预感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的。这神秘之光的余辉落到小姑娘那平凡的脸上，它的影响越来越厉害，直到小姑娘终于被它所征服，从而就象行侠骑士的持械侍从那样，相信他的每一句话为止。

黑夜已经来临，可男孩仍然在讲呀讲的，小姑娘则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末了，从顶间传来一个睡意蒙眬的声音：

“今天够了，孩子们，结束吧。”

他们的第一堂课就这样上完了。

第 十 章

从这时候起，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的形象就一辈子铭刻在莎尔卡·瓦尔卡的心坎里了：一张从夜暗中显现出来的脸孔，脸上流露出对另一个美好世界抱有信心的神情。第二天早上，当她从由这个形象所引起的幸福的梦境中醒过来的时候，她似乎觉得被秋日的阴霾所笼罩的奥谢伊里比过去还要令人忧愁，还要阴沉，这是因为现在她把它同另一个世界，同那个存在于阿尔纳利杜尔心中的世界相比较的缘故。他的眼睛里映现出来的是一个个美丽的大城市，在这些城市里鲜花盛开，草木葱茏，还有美妙的音乐。他是来教她读书识字的，但是他们忘掉了世上的一切。然而，他们的初次相遇对莎尔卡来说是一堂真正的

课，因为这天早上穿袜子时，小姑娘发现了她过去从未加以注意的事：她的一双脚脏得真不象样。当然，她没有打破日常生活规则，没有马上在一周的当中一天无缘无故地洗脚，但是她在穿好破旧小裙子，勉强套上旧短上衣，腰间束上皮带以后，却明显地流露出仇视周围环境的态度，并对另一个美好世界的存在深信不疑。当人家在厨房里问她是否喜欢学习的时候，小姑娘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拿起脸盆，倒了点水，仔细地洗净双手，虽说现在只是一周的中期。随后，她背起牛奶桶，朝镇上走去。送完牛奶，她沿着堤岸从约翰·鲍格森的渔棚旁边走过，一些围着漆布围裙、登着胶靴的妇女和少年正在那儿干活。他们聚在一些圆桶旁边，说说笑笑地把鱼从一只桶扔到另一只桶里。从那里总是传来响亮的说话声，有时也传来歌声。声音，特别是我们的语言，在这种又伤心又忙碌的生活中是上帝所赐予的真正礼物。

莎尔卡·瓦尔卡问，这里是否能给她找一份工作。人们打发她去找包工头。这是一个黑眼睛的男人，蓄着漆黑的小胡子。他的脸刮得光光的，就象一个置身于女人堆中的真正的男子汉应当做到的那样。他仔细地打量了这个古怪的私生子，猛地拉住她束在腰间的那根细带。包工头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不时地向左右两面说些俏皮话和笑话，显然是想讨好他周围的姑娘。小姑娘又请求了一次。

“你是谁的孩子？”他终于问道，并故意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

“不是任何人的，我就是我。”

“你几岁？”

“十一岁。”

"据我所知，约翰·鲍格森是不给孩子们开账户的，因此，受雇干活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力气很大，"小姑娘说。"我哪方面也不会比她们差。"她指了指那些站在圆桶边的妇女。

"原来你是个吹牛大王！"包工头冷笑了一下说。"好吧，既然你哪方面也不会比别的妇女差，那就试一试，去生十五个孩子吧，就象阿库尔胡斯的托尔季斯那样，瞧，就是那个脸上有一只肉疣的女人。"

"你光会说蠢话，"小姑娘脸红耳赤地驳斥道。周围的姑娘们一个劲儿地放声大笑；她们认为包工头是个很俏皮的小伙子。

"那么你为什么要向我讨活儿干呢？况且，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的孩子。"

"我妈妈是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

"她在约翰·鲍格森那里开有账户吗？"

莎尔卡不知道。也许，她的母亲尚未得到这种荣誉。包工头说，干这种活儿，小姑娘还太小，虽说大概可以看出她是会干活的。

"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干活？"

"现在，"莎尔卡说。

包工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便条簿，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些什么，接着吩咐莎尔卡·瓦尔卡跟他走。人家给了她一条漆布围裙、一副套袖、一把刮刀，并给她在圆桶旁边指定了一个位置，包工头还请妇女对莎尔卡·瓦尔卡讲一讲她该做些什么。就这样，眼睛一眨，莎尔卡·瓦尔卡便成了一名短工。

在家里，即在马拉尔布德，莎尔卡·瓦尔卡的新工作只不过

巩固了她是个机灵而又勤劳的小姑娘的名声。她也的确是一个极其伶俐的人，她象其余的人一样，很快就学会了刮鱼鳞的活儿，因而谁也不打算赶她走，况且这一年的捕鱼量很大，大家勉强才能对付得了这些鱼。干活的时候，莎尔卡·瓦尔卡不与人交谈，也不插嘴，她听不懂她们的谈话，说得确切些，不知道她们说的是谁，也不知道她们讲的是什么。她比较喜欢听她们唱那些在救世军里学会的歌曲。年轻的姑娘们并不急于同她建立友谊，她们象看陌生人那样瞧着她，但是她们有足够的理智，不会象小男孩们那样无缘无故去折磨她。谁也没有触犯她，总的说来，大家待她很好，她自己也从来不挑起争吵，假如某人想要嘲笑她，她只是朝欺侮她的人伸伸舌头而已。使小姑娘感到伤心的是，她没有掌握足够的骂人话。最使她感到不安的是，自己在污言秽语面前无力自卫……

莎尔卡·瓦尔卡受雇去干活，目的是希望积攒些钱买件连衣裙，或者最好买条裤子，因为她一心要做个男孩子，就如她对阿尔纳利杜尔说的那样。当她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的时候，她还在工地上逗留了一会儿，等着包工头带一满袋钱来分发给她们。但是其他妇女却脱掉身上的脏衣服，各自匆匆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莎尔卡问老埃约利富尔，什么时候她能得到工钱。他答道：

“呸！什么时候你会得到工钱？瞧瞧我吧。我只知道织网。我从记事的那个时候起，就在织网了，你以为我因此而得到许多工钱了吗？我活到这一把年纪也只有七只绵羊和一头母牛。好好向阿尔纳利杜尔学习念书吧，在我国书本会使许多穷人得到欢乐，并且谁也剥夺不了你的这种欢乐——至少在你变成瞎子之前是夺不走的。”

“他们夺走了你的视力，埃约利富尔！”莎尔卡·瓦尔卡扬声说道，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使她感到极为愤慨。

老头儿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小姑娘则惊恐地望着他，什么也不明白。难道无论她怎样兢兢业业干活，也只能在阿尔纳利杜尔和世人面前一辈子穿这些破衣服吗？

“我想得到工钱，到那时我就会变成富人了，”小姑娘终于说。

埃约利富尔结好最后一个网眼，把网搁在一边，用那双盲眼瞧了瞧窗口。

“你还小，我的孩子，你还不满十二岁。你可以相信我这个老头儿的话，我在失去视力之前见识得多了。必须干活，干活能使人心情舒畅，并能使人心满意足，此外，它还能使人勉强度日。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节日都不断地劳动，那他大概也只积得起一笔可以支付自己下葬费的钱款。不过，你要相信，我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能单凭自己的劳动发财致富。我有幸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有钱人从来也不做任何事情。唯独穷人在劳动。我想，不仅我们这儿的情况是这样，而且世界上到处都是这样。可是，知识和一本好书所带来的欢乐要比世上任何财富都珍贵，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就首先学会读书和写字。你知道吗，他们最恼火的是，看到一个人会识字并受过教育。”

小姑娘怎么也无法理解，老埃约利富尔在自己的哲学推理中所说的“他们”指的是谁。直到老头儿去世为止，小姑娘始终把他的见解当作一些很玄乎的预言，虽说她对他要比对别的任何人更为尊敬。

当小姑娘向自己的伙伴们问起工钱的事时，同样也是一无所得。她们甚至不想回答这种愚蠢的问题。

"干活，干活，小傻瓜，我们没工夫谈话，假如你的手怕沾盐，那就回家去歇着吧。"

两个礼拜就这样过去了。再过一个礼拜，复活节就要开始了。

在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日，莎尔卡·瓦尔卡使劲把那件节日穿的连衣裙套在自己的身上。她长大了，连衣裙也就嫌小了，只要稍有一点不小心，它的每一条线缝都会发出啪啪的开裂声。她下楼以后，就看到母亲正站在厨房中央，身上穿着一件刚买来的、印有大朵玫瑰花的新连衣裙。女邻居们惊叹不已地察看这件华丽的新衣服，而母亲则微笑着转动身子，让大家仔细看看质料，同时也没有忘掉说，她希望上帝宽恕她的虚荣心。小姑娘站在一边，并没有露出特别感兴趣的样子。新的连衣裙对母亲的外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突出了母亲的全部缺点。只是现在莎尔卡才发现，母亲的牙齿多么难看，而且与她那件连衣裙上的玫瑰花也不大相称，她的一双手多么难看，颜色就象腌肉一样。瞧，这两肋肥大得同马肋一样！我的天哪！她就是穿自己那件破烂的旧连衣裙，也要比现在好看一千倍。

第二天下班以后，莎尔卡·瓦尔卡鼓起勇气，朝包工头那儿走去。

"您打算付工钱给我吗？"她用低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问道。

"什么？"包工头惊讶地反问道。

"什么时候我能得到我所挣的钱？"

"据我所知，你的工资是记在你母亲的账户上的。"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请您把我的工钱给我，"小姑娘要求道。

"我不是约翰·鲍格森的会计，也不是他的主管，我的任务是记上工作日，再报到账房里去。"

翌日，莎尔卡·瓦尔卡弄清楚了，虽说这儿从来也不支付现钱，但是可以凭挣得的一笔款子在小铺里得到各种商品。得知妇女们打算礼拜六到小铺去买复活节用的东西，她也抱着一丝希望，加入她们的行列。科弗的老约翁，即阿尔纳利杜尔的外祖父站在柜台后面。这是个凶恶的、待人冷淡的老头儿，他总是在唠叨，总是在抱怨，说这些人不让他安宁，说捕鱼季节刚近尾声，这些不幸的人就光想着一件事：如何尽快地把钱花掉。他们压根儿也不想把钱存起来作丧葬费。老头儿总是穿一件旧的常礼服，它是用黑色精梳毛料缝制的，已经磨得象镜子般闪闪发亮了。上衣里面露出灰色的胸衣。严寒在他的手上留下了烙印：他的手关节是红通通的，微微有点浮肿。老头儿很不乐意把商品拿给顾客看，只是在长时间的劝说和恳求之后，他才从柜台里拿出某样东西来。他唠唠叨叨地埋怨，说他的顾客不值得他去为他们忙碌，所以总是尽力设法快点把商品塞回柜台里去。每卖出一样小玩意儿，他的心头似乎都在滴血。然而，他不得不把盒子从货架上拿下来，从里面取出连衣裙、围裙、花边、绦带、羊毛裙子和少女的衬衫，把它们摆到柜台上。妇女们挤成一堆，细细地察看这些商品，把它们贴在自己身上，发出一片惊叹声，随后她们就消失在间壁后面，避开男人的目光，试穿起连衣裙来。年纪大些的妇女们则满足于"按每样一磅的数目"买上一些食品。购买者的第一阵狂热平息下来了，小铺空闲，这时莎尔卡·瓦尔卡才问老约翁，小铺里有没有小姑娘穿的漂亮连衣裙。

"小姑娘穿的漂亮连衣裙吗？我的孩子，祷告上帝，让他来

保佑你吧，我跟你说。你是谁呀？”

莎尔卡·瓦尔卡说了她是谁。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老头儿说。

小姑娘很容易想象到，每天夜里老头儿都要变成特罗利。

“你的母亲一点钱也没挣，我怀疑她在我们的小铺里到底有没有账户。”

小姑娘坚持自己的要求，但是，老头儿既不想听她的情况，也不想听她母亲的情况。他一无所知。让她去向会计打听明白，有没有以她的名义或母亲的名义在小铺里开立过账户。现在她最好还是少说这些蠢话，回家去，别妨碍别人干活。

就这样，小姑娘突然来到神秘的总账王国，在这个小镇上人们的命运连同他们的收入和支出都登记在这些总账上。莎尔卡·瓦尔卡不是那种会在障碍面前却步的人。既然希律①说不，那么她就去找彼拉多②。

彼拉多从眼镜后面用一种不友好的目光迎接莎尔卡，他是个瘦削的老会计，嗓门尖利；他几乎连头带身体都埋入了账册，这些账册从远处看去就象是《新旧约全书》。

“你需要什么？”

小姑娘说明自己到这里来的原因。会计从眼镜后面瞧了她一眼。他垂下嘴角，仿佛打算放声痛哭似的。

“在我们的账户上，西古尔利娜·约翰斯多季尔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用脆得有点颤动的声音冷冷地回答。随后重新埋头于他那些厚厚的账册。“瞧，全都登记在这里了：贷方——她的女

① 希律系《新约》中的残酷的犹太王。

② 彼拉多系《新约》中的罗马驻犹太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儿莎尔沃尔·瓦尔格尔杜尔刮鱼鳞……干了这么几天……接下来就登记着：借方——小姑娘用的漆布围裙，她自己要的价钱很贵的连衣裙、夜间穿的汗衫、长统袜、皮鞋、花边等等，等等。西吉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还应当欠我们五十克朗左右。喂，走吧，随手关上门。"

小铺入口的门刚在小姑娘身后砰的一声关上，她马上就在门廊里大哭起来。请想象一下吧，在这被渐趋浓重的黄昏暮色所笼罩的临海小镇上，有一个身穿破上衣、腰束细带子的小姑娘正坐在门廊的台阶上伤心地哭泣。她哭得已经不那么响了，她的哭声中也听不出绝望的感觉。但是，这个丑陋的世界对她的愿望和她这个小人如此冷漠，她的哭声中该有多少苦楚啊！难道上帝看到她穿着这身褴褛的衣衫会感到高兴吗？耶稣本人在《圣经》的插图里也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他怎么会喜欢这种情况呢？委屈就象虾螯那样，在她的心里钳出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小姑娘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把这个可恶的小铺的窗户打个粉碎呢，还是回家去把母亲那件连衣裙撕成碎片。也许，最好还是朝教堂的所有窗户里扔石头，好让上帝看看，她反正永远也不会投降的？她不择路地在广场上徐行，完全听凭那些在心中翻腾的感情来支配自己。她的背后响起了脚步声，一个男人赶过了她。假如他没听到自己背后有一种压低了的痛哭声，那么，大概也不会去注意她的。男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小孩，你干吗哭呀？"他问道。

小姑娘不打算回答。她再也不相信上帝或人们会来帮助一个落难的人。但是那个男人走到她跟前，在她脸颊上抚摩了一下，同情地问：

"可怜的孩子，出什么事啦？"

“他们不愿付给我工钱，”小姑娘噙着眼泪，连眼睛也不抬，含含糊糊地低声说道。

“什么？”男人感到十分惊奇，“工钱？谁不想付给你工钱？”

“就是小铺里的人……我刮了三个礼拜的鱼鳞……我连一件过复活节穿的连衣裙都没有。”

“小姑娘，你是谁家的孩子？”男人探问道。

莎尔卡·瓦尔卡说出了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的名字。

“但是，她再也不是我的母亲了。就是因为她，我才没有连衣裙穿的。为了讨那个麻脸丑鬼的喜欢，她用我的工钱买了一件印有玫瑰花的价钱很贵的连衣裙。所有的孩子都在嘲笑我，戏弄我，对我大叫大嚷，说我的母亲是个妓女，而且还要向我扔垃圾。我不会读书，什么也不会！”

“可怜的孩子，”男人对她表示了同情。

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拿着一件胶布雨衣，想必是个有钱的人，上唇上蓄着一大把小胡子，头上戴着一顶圆礼帽。小姑娘断定他不是当地人，而是一个南方人，是到这里的奥谢伊里镇上来歇脚的。

“现在让我们设法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帖吧，”他说。“喂，跟我走吧，孩子。我们会想出一点办法来的。”

原来这个男人就住在这里，住在渔民小镇上，而且恰好就住在约翰·鲍格森的那幢房子里。他把莎尔卡·瓦尔卡留在厨房里，吩咐她等一会儿，然后就消失在门后面了。可是，这时有一个女仆认出了小姑娘，马上开始询问：据说，她母亲好象已经订婚了，此话是否当真？她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人们便订婚，这当然是很正常的。她自己嘛，根本没想过这件事。大家知道，她的未婚夫多得很，她当然可以同其中任何一个订

婚。

"不过，我的天哪，不幸的耶利米①，瞧你的模样！"她高声叫道。"主人怎么突然想到把你拖进屋来呢？"

这时，女主人突然亲临厨房。她穿着一件华丽的绿色连衣裙，长得既匀称又漂亮，就象纸牌上印着的皇后。她容光焕发，显得很幸福，向四下打量了一下。莎尔卡·瓦尔卡过去从未见过如此有福的人。女主人的一只手上搭着几件五颜六色的小衣服。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小姑娘甚至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小姑娘觉得好象是欢乐之神亲自在同她说话，瞧着年轻妇女的这张生动的脸，使人感到多么愉快，她的目光，她的话仿佛散发出花朵的馨香。女主人抱怨说，小姑娘的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并且吩咐女仆立即把她的裙子和上衣扔到火里去。当莎尔卡被脱去外衣，身上只剩下脏得不象样的内衣的时候，太太忍不住大声地哀求起来：

"上帝啊，别谴责我吧，我可不忍看见我女儿的衣服披在这么一堆垃圾和虱子上！"

太太请斯季娜上楼去瞧瞧五斗橱里是否有旧衬衣。她吩咐另一个女仆把破衣服从小姑娘身上脱下来，扔到火里去。这时莎尔卡用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她害怕会被人看见她的裸体。

"那么，带她去洗澡吧，"女主人吩咐道。

她们对待莎尔卡·瓦尔卡，就象对待一只一岁的长疥的羊一样：她们拖着这个哭哭啼啼的、只穿一件衬衣的小姑娘穿过整个屋子，随后登上楼梯。这么漂亮，这么洁白，宛如用巨大的白砂糖雕琢出来的楼梯，久久地留在小姑娘的记忆之中。突然出

① 耶利米系《旧约》中的四大先知之一。

现了商人的儿子，他的脸色显得快乐而又容光焕发，就如一把擦得锃亮的咖啡壶。他一看见她们，就开始谩骂，甚至想要动拳头，但是女仆及时把小姑娘领进了浴室，锁上了门。莎尔卡·瓦尔卡回到家里时，天已经晚了，她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头也梳好了，肚子也吃得饱饱的，神色显得很幸福。她身穿一件前前后后有许多道密缝的针脚和皱边的淡蓝色的连衣裙，脚登一双直接从小铺里拿来的新鞋，另外，还揣着两克朗现钱。这钱是约翰·鲍格森本人给她的奖金，用以奖励她还活在世上。

西古尔利娜瞧也不敢瞧自己的女儿一眼。她甚至不跟女儿告别，就去参加笃信宗教的会议了。史坦因托尔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但是小姑娘的模样立即就使他清醒了过来。

“是的，这一切全都是约翰·鲍格森给的，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愿上帝保佑他身体健康！”老史坦因衣热泪盈眶地说道。

第十一章

一条发源于山里的小溪穿过小镇。这条小溪冬天不会结冰，夏天又不会干涸。小溪上架着一座小桥。小溪的另一边，靠近峡湾的地方，有一块牧场，它是属于医生的，外面围着石砌的矮墙。四月里，当暖和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孩子们便聚到这里来嬉戏玩耍——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毋需去刮鱼鳞，因而很自在。每逢礼拜天，莎尔卡·瓦尔卡常到这里的小桥上看孩子们做游戏。谁也没来邀请她参加，受排斥者的那种自尊心也不容许她离开小桥，翻过矮墙，不请自来地去找他们。有时候，某个小孩会大声说出一些污言秽语来：一面嘿嘿笑，一面用手指着莎尔卡，

但是她很快就不再搭理那些侮辱者。她只是皱起眉头望着他们，好象一头倔强的牲口望着栅栏另一边的一群狗似的。但是，她经常想象自己置身于他们中间时的情景，当然，是想当他们的头儿。当她问阿尔纳利杜尔为什么不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他答道：

“我不是本地人，不愿意同他们交往，他们很可恶，会对我吐唾沫，而我只要愿意，就可以到教师和约翰·鲍格森那儿去借书看。”

男孩所持有的优越地位和他的独立性，使他在莎尔卡的眼里成了伟大和力量的典范。同阿尔纳利杜尔的相识是对她不得不忍受种种屈辱的一种犒劳。然而，他们的友谊并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他是她所崇拜的一尊偶像，他的好恶也是她的好恶，他所讲的一切她都接受，并且还心甘情愿地相信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全都相信，虽然她还不满十二岁，她总是怀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就象青草盼望夜间的露珠一样。她的热血因欢乐而沸腾，然而，这种欢乐尚未定形，尚无明确的意义。阿尔纳利杜尔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倾心于莎尔卡·瓦尔卡的。睡梦中也好，清醒时也好，使他感到激动不安的总是那些对神秘的未知事物的想望，假如有个人不是竭力要把他拉回到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去，相反，却是把他看作一个已经掌握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人，那么这个人便成了他最亲近的朋友，他也会对这个人亮出自己的思想。对一个痛苦到极点的穷人来说，有机会把自己那些不受时空制约的隐秘的宿愿和盘托出，该是一种多大的安慰啊！即使你所信任的人是个可怜的和孤立无援的人，那也是无关紧要的，你会原谅他的一切罪过。我的天哪，一只无家可归、呜呜哀叫的小狗也能轻而易举地使你信任，只要

它象瞧一个最崇高的人那样瞧着你就行了。阿尔纳利杜尔从未再提莎尔卡·瓦尔卡肮里肮脏，诚然，也许从那时起，她也不再是肮里肮脏的了。从复活节开始，每天晚上，她都要洗脸和梳头。有一次，他们谈到了两个可恶的兄弟，这两个男孩子决不放过任何可以侮辱莎尔卡或向她扔石头的机会，阿尔纳利杜尔只是说：

“呸，他们也是生虱子的人。”

从那时候起，每天早上小姑娘都要仔细地检查自己的床铺，看看那里有没有虱子。现在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腰侧还打着一只黑色的花结，女孩子的心里洋溢着生活的欢乐。

小莎尔沃尔·瓦尔格尔杜尔绝不是个笨蛋；在较短的时间内，她就学会了按音节拼读和写字。一天晚上，她坐在石板旁边，等待着阿尔纳利杜尔。这一天他们要上第一堂算术课。她并没有去多想任何事情，只是机械地在黑板上划出一道道白线。即便你的能力不足以使这些线条具有一定的形式和意义，然而会歪歪斜斜地涂写一通总还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而且高兴的劲头丝毫也不会因可以马上擦掉这一切而有所减少。小姑娘划了一个小圆圈，在圈里点了两点，在两点之间画了一竖，再在下面画上一条横的短线——结果画成一张脸。她惊异地朝这个图像瞧了一会儿。接着她添上了两只脚，它们是直接从头上画下来的，两只手则是从脸颊上伸出来的，画到此，她也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我的天哪！但是她还来不及发现这个小人缺少身体，就听到了阿尔纳利杜尔的声音。他在厨房里向她问好。莎尔卡没想到图画是很容易擦掉的，所以她便窘得团团转，想找一个地方把石板藏起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堆内衣，她就把石板塞到里面去。这时阿尔纳利杜尔已经手捧便帽出现在门槛

上。只要没有任何逼得他非说话不可的情况，男孩是不太爱说话的。他掏出一本书，请小姑娘朗读。随后取出粉笔，叫她写字。

“你的石板在哪儿？”他问。

莎尔卡·瓦尔卡瞧了瞧他，眨巴着眼睛，脸涨得通红。她根本就不想让他看到她的画。她亲手画的小人不知为什么竟会使她感到窘困，并产生一种奇怪的胆怯心情。这时阿尔纳利杜尔突然发现从一堆内衣底下露出来的石板的一端，就探过身去取石板。

“别动，别动！”小姑娘喊叫道。她跳过来，从他手中夺过石板，把它藏在背后。

“不能看！”

“你怎么啦！这是一块平平常常的石板。”

“石板上画了一点东西，你不能看。”

“可我已经看见了……那里画着……”

“说谎！”小姑娘反驳道。

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搏斗。桌子飞到了一边。两名对手跳到了放在墙跟前的大箱子上。一眨眼工夫，他俩已在地板上打起滚来了。幸好，石板没有打碎。战场不时从房间的一个角落转到另一个角落，直到石板不知不觉地落到了老头儿的安乐椅上为止。看来，利用这个机会去抢石板似乎是最简单的事。可是男孩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继续跟小姑娘搏斗。很难说，这场搏斗顶真到何种程度。他没有把她弄痛，只是呵她的痒痒，捏住她的手，做出一副想咬她的样子。对不起，究竟为什么要打架呢？打架使小姑娘感到快活吗？不，不，一千个不是，她不喜欢这样，但愿他别以为她喜欢

这样！她开始咬人、大叫大嚷和抓搔对方。

“阿里，要是你不放开我，那我就揍你一顿，你听见了吗？”

老头儿的安乐椅翻倒了。坐垫飞到了地板上。两名对手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笑声越来越频繁，他们互相呵痒，互相抓对方的下巴和胸口，使劲地向对方的腋下和两腿之间钻去，直到他把她压在身下，附着耳朵轻轻地对她说：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里画着一个婴儿。”

这时小姑娘心中涌起了愤怒的浪潮。她迅速地用力挣脱出来，一跃而起，生气地喊叫：

“你怎么不害臊！”

从他们开始打闹时起，这声喊叫首次表达了某种有意识的感情。她怀着愤怒、痛苦和羞惭三者兼而有之的表情望着他，她的头发在打闹中散开了，连衣裙撩到了膝盖上面。莎尔卡整了整自己身上的衣服，自傲地抬起头，朝窗口掉转身去。

显然，打闹声和喊叫声传到了厨房里，因为老埃约利富尔用不满意的声音问，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阿尔纳利杜尔急忙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把坐垫放回到安乐椅里。石板就在地板上，可是他已经不去看它了，虽说石板是画面朝上放在那儿的。小姑娘站在窗前，两眼满含着泪水，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四月的暮色。

“你在生我的气吗？”男孩窘困地问道。

但是小姑娘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只是摇了摇头。末了，她向他掉转身来。她勉强克制住战抖，愤怒而又激烈地一口气说道：

“我不愿做个女孩子，我永远也不要做象妈妈那样的女人！”

阿尔纳利杜尔不敢瞧她一眼，然而却陷入了沉思。同他头一回听到这种话时一样，她说出来的古怪的想法并未使他震

惊。

“我可以给你一条漂亮的裤子，”他说，“这条裤子是几年前一个渔民遗忘在我们家里的。”

夜里，当她躺在自己那张安放在老人卧室里的床上时，她做了一个梦，她似乎正站在那座横跨小溪的小桥上，这条小溪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从来也不会干涸，哟——真怪！小桥突然变成了一大块白砂糖，宛如商人家里的那座楼梯。在医生家里的牧场上，站着一个手拿小网球拍和网球的男孩，他把球扔给她——她终于被吸引到游戏中去了，她伸出双手，想接住球。正当她觉得自己似乎马上就要接住球的那一瞬间，她突然看见这个男孩并非她起先所想的那个，根本不是阿尔纳利杜尔，而是史坦因托尔。

她在恐惧和厌恶中醒了过来。

第十二章

每天傍晚，从海上回来以后，史坦因托尔头一桩事就是喝个酩酊大醉。他通常都要在小镇上久久地闲逛一通，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他就破口大骂，满嘴污言秽语，把未婚妻从床上拖下来，向她要吃的。这时他一定会重弹老调：整个小镇都是属于他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的，他把它放在自己的心里、肺里、血里。是他史坦因托尔主宰着群山和大海。海风、雾，当然还有商人约翰·鲍格森以及他的一切捕鱼工具都得听命于他。他周游了整个世界，尝到了世界向一个游子所提供的一切滋味，蹈过火，赴过水，钻过铜管子，经历过所有的考验、困难和危险。他在同那

些袭击他的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人的搏斗中，不止一次地大出风头。他独自一个能抵抗得住许多人。谁敢断言约翰·鲍格森也经历过这一切呢？

在他那派醉后的胡言中，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狂妄自大。在海外，他以自己是外濑民族而自夸，回到故乡之后，又以通晓世事而自吹。其实这种通晓只不过是看到过一些最令人厌恶的码头上的贫民窟而已，男人们在那里喝得醉醺醺地度过几个夜晚，直到重新出海为止。史坦因托尔从来也不读书看报，一生中也从未跟受过教育的人打过交道。他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件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通过他那歪曲的幻想的三棱镜折射出来，汇成了一团五光十色的东西。他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为对阿克斯拉尔群山脚下那一小块地方和对这个沿海小镇的眷恋。他有一个弱点——这就是热爱本族的语言。水手们在海上待的时间越少，他们身上的这种爱表现得就越强烈。他在海外各个不同地区的一些陌生民族中间生活和游荡过很长时间，他与他们的风俗和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孤独的生活在他的天性上留下了烙印，他获得了说话尖刻、在争吵时能随机应变的名声。他诗作得很好，在他的言谈中时常可以听到诗歌的韵味，虽说它是以最拙劣的、最简单的方式来表现的。他是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但是神话形象却使这种语言变得生动丰富。

在莎尔卡·瓦尔卡的意识中，关于这个人的概念不知不觉地同母亲的形象、同母亲那张被泪水泡肿的脸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了。她默默地憎恨史坦因托尔。她心里一清二楚：母亲的一切痛苦都是由他引起的。还是在冬天的时候，莎尔卡·瓦尔卡经常被歌声所惊醒。那是她母亲一边在做家务，一边在哼

那根纯洁的葡萄藤。现在每天早晨她也不唱了。在过复活节时，莎尔卡·瓦尔卡很生母亲的气，因为母亲用她——莎尔卡挣来的钱买了连衣裙。小姑娘好几次想冲口对母亲说，她这种行为是不体面的。但每次一见到母亲那张憔悴的脸，她就没有勇气了。在复活节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当莎尔卡在厨房里吃晚饭的时候，西吉尔利娜突然打破了沉默，不敢望着女儿，说：

"今天晚上我打算去作一次忏悔。"

"什么？"小姑娘惊奇地反问道。

"我想对上帝和人们作忏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莎尔沃尔，你陪我到救世军里去一次好吗？我要忏悔自己的罪过，说说自己的希望！也许，救世主会帮助我的。"

小姑娘看见，泪水沿着母亲的脸颊滚落下来——仿佛这是上帝的意志。但是母亲没有抬起眼睛，她同女儿说话就象是同旁人说话一样。莎尔卡·瓦尔卡想到，母亲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叫过她的小名了。最后一次好象就是在她们搬到这里——马拉尔布德的那个傍晚，当时母亲说她和莎尔卡是两个女人……小姑娘清晰地意识到，对自己的母亲来说，她早已不是莎尔卡·瓦尔卡了，她只不过是一个名叫莎尔沃尔的小姑娘罢了。上帝有时候会在人与人之间筑起多么高大的障碍啊！

莎尔卡·瓦尔卡喜欢到救世军里去，喜欢听优美的歌声和音乐。因此，现在她也很乐意同母亲一起去。人们很亲热地迎接了她们，把母亲领到前面，让她坐在木板台上，坐在最可敬的客人们中间，莎尔卡·瓦尔卡被安顿在最后一排，她伸长脖子，入迷地凝视着乐器。合唱队开始唱了。

欢乐啊，欢乐，我们唱着凯歌，

谦恭地赞美耶稣，

歌手们那富有表情的颤音使小姑娘想起了阿尔纳利杜尔的异常美丽的故乡，于是她也飘入了云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人就会忘掉早春的刺骨寒风和暴风雪。

然而，小姑娘那对贪婪的耳朵还没有听够歌声，祈祷就开始了。她似乎觉得，大尉在用另一种陌生的语言说话。要懂得他那种夹杂着许多丹麦词汇的话，对她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小姑娘只好满足于细细地观看他那件制服上的闪闪发亮的钮扣。继大尉之后发言的是一个准尉和两名普通军士。在每一个人发言之后，都要演唱一首短歌。最后轮到了木头女人托达。白天她刮鱼鳞，讲话特别随便，一到晚上她就变成一位性格开朗的天使，说起话来也就慷慨激昂、过尚词藻。托达是个十分雄辩的演说家，听众中很少有人不被她的演说所感动。要是说有什么东西会使莎尔卡·瓦尔卡对上帝产生真正的惧怕的话，那么就得数木头女人托达的演说了。它们使小姑娘对善良的耶稣充满了恐惧和怜悯之心。要知道，耶稣是因善良和仁慈而被处死的，人们毫不怜悯地把他钉上十字架，接着又把皮从他身上剥下来。小姑娘不由得想到屠宰场，人们在那儿屠宰牲口并把它们放在大锅里烫煮。

“今天还束缚着你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你那些站在鱼桶旁边干活的伙伴，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或是你的床以及放在床上和床底下的所有东西，或是你的父母亲，或是你的丈夫，或是你的情人，或是别的羁绊，魔鬼就是用这些东西来紧紧地束缚你，让你一直处在罪孽之中。”

在这番滔滔不绝的演讲之后，轮到了莎尔卡的母亲——一个身穿印花连衣裙的可怜的人发言。大家都知道，狡猾的魔鬼织就了圈套，并已紧紧地套住了她的脖子，坐守在圈套旁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史坦因托尔。但是，当莎尔卡·瓦尔卡看见自己贫穷的、可怜的、有罪的母亲正在奋力朝木板台边挤去的那一瞬间，她的心中掀起了一阵同情和热爱母亲的激情，因此她马上就庄严地起誓，她不仅要毫无怨言地去刮鱼鳞，而且还要永远也不说错一句话，决不让人看出她会因母亲擅自花费她的工资而抱怨母亲。在这一瞬间，从小姑娘的胸中迸发出一声叹息，这声叹息直接飞向上帝的宝座，恳求上帝爱这个女人和宽恕她的一切罪过。这时，母亲说话了……她抬头望着苍天，望着我们的造物主，创造了我们尘世间一切财富的造物主。也许，一种模模糊糊的、无意识的、连这个女人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感觉，妨碍了她，使她不能象这里所习惯的那样欢欢喜喜地说话。她的话说得很轻，由于害怕和虚弱，她的嗓音不时地中断，有时她完全喘不过气来。她说得结结巴巴，含糊不清地不知嘟囔了些什么。男人们用淫荡的目光望着她的身体，说着粗俗的俏皮话。

"我知道，我是个罪孽深重的女人，罪孽十分深重，我尽力设法把一切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多么不配得到基督的无上恩惠。我一直渴望成为另一种人，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但这对一个生活艰难、从来也没机会读书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的。我曾无知地认为，假如我能多挣一些钱，我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因为我不了解耶稣，不了解我的救世主，虽说我知道他是存在的。我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动身到南方去。我不了解耶稣，虽然也知道一点他的情况，因为还在我靠教区的赞助而受教育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婆婆教导过我，要我在

生活艰难的时候，在累得瘫倒在地或挨了例行的鞭打之后，去寻求他的帮助。我经常累得疲惫不堪，经常挨揍，因为我是在一些很严厉的人中间长大的，他们自己也在拼命地劳动。那个老婆婆对我说，有一些人劳动得满头大汗，可是却没有足够的食物，而且在夏天也经常患感冒，因为他们没有鞋子，只好光着脚板在有露珠的田野里奔波，耶稣就是那些人的朋友。她常说耶稣喜欢那些无故挨打受罚的无辜者。但是我渐渐长大了，有了力气，对我来说，日日夜夜地干活和忍饥挨冻去睡觉也比较容易对付了。很快他们就不再打我，有时甚至还能得到一小块比较好吃的东西，于是我就把我的基督给忘了。

“时间在流逝，过了几年，我把我的耶稣的那种能洗刷罪孽的圣血全都给忘了，现在我要不无遗憾和后悔地承认这一点。我为自己的罪过，为它带给我的那些烦恼而感到痛苦万分，我看不到有别的出路……真的，弱小的人们照样过自己的生活，虽说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但是对自己来说，我看不到有什么别的出路能使我摆脱完全绝望的心情，摆脱我的罪过及其后果，因此今年冬天我一直很害怕，当时一个可敬的人突然对我说：‘我在你的脸上看得到你的旧情人。’我曾经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怀着寻死的念头。有一次，我甚至选好了地点，并且打定了主意，只要一涨潮，就投海自尽。但这时，上帝给我派来了他的守护神，那位神祇凑着我的耳朵悄声说：这是真的，利娜，你是个坏女人，你长久地过着一种有罪的生活，令人惊奇的是，至今你仍然未受到惩罚；但是现在你正怀着孩子，虽然他是在你与一个有妻室的人犯通奸罪时受的孕，但这仍然是一个上帝所赋予的、纯洁的新生命，假如你要毁灭它，那末，在上帝的眼里你就应当受到更大的惩罚。既然你身上怀着一个无辜的新生命，那你就没有

权利剥夺自己的生命。当我亲爱的莎尔卡出世的时候，我觉得好象是我自己获得了新生。我把我打算去犯的那个可怕的罪过忘掉了，我立下了誓言，我愿作出一切牺牲，我将悉心照顾她，比以往人家在我小时候待我的态度更好。我仍然是个贫穷的、孤独的女人。为了寻找工作，我不时地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但所到之处付给我的报酬都很低，大家象瞧着一只丧家的小狗似地瞧着我的孩子。至于保护我的小姑娘，我只能做到一件事——使她免遭我在童年时所挨的那种毒打。

“但是，当你是个抱着婴孩的贫穷的独身女人时，大家都会象瞧着一个堕落女人似地瞧着你，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你。每一步都有考验在等着你，因此不得不无止境地同本性所加在你身上的罪过搏斗——虽说你也尝尽了惩罚之苦。我要感谢上帝，因为多年来我坚韧不拔地挡住了种种新的诱惑，也没有陷入新的罪过。为此，我还应该感谢我的莎尔卡。我尽量把自己所知道的诗词都教给她，可是应当承认，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总是怀着那种无愧于我那完美的救世主的虔诚信念，他以其完美的血肉之躯降临尘世，为我而生，为我而死。

“我就象《圣经》中所说的那个可怜的、有罪过的女人，因此现在我跪在圣父的脚旁，什么也不隐瞒，我要诚恳地忏悔我的一切罪过，并将祈求耶稣的宽恕。我是个不幸的女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见到和忍受过许多灾难，多年来，我力求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可是有一天撒旦突然把我迷惑住了。他化作我主人的模样，悄悄地从背后走到我身边，借助于用草泡成的药液，在深夜把我引诱到顶楼上，当时他就睡在那儿。他的妻子——我那善良的女主人正在患产后病。只有命中注定猜得透我

们的心事的那个人才知道，在这个女人尚未恢复健康的时候，我在她面前经受过多大的精神折磨和良心谴责啊。我对她已经不再是清白无罪了。我坦率而又真诚地承认这一切，让听我讲话的人都朝我扔石头吧，因为我该受这样的惩罚，我没遵守道德。死的念头作为罪过的无以幸免的后果，又在我的心里出现了，没有上帝的仁慈是不可能避开这种后果的。去年冬天，圣诞节前夕，我又打算自杀，可是仁慈而又贤明的上帝使这个女人变得心明眼亮了，于是她发现了我的罪过，马上把我解雇了。因此，我登上了一艘开往南方的轮船，动身到首都去，据说，那里的人们都过着好日子。可是，难道凭我这几个铜板能作远行吗？就这样，上帝把我打发到这里——打发到隆冬季节的一片黑暗和暴风雪中来了。许多人认为，我们的在天之父对我们太严厉了。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我得知他的儿子就在这里热切地等待着我，准备替我赎罪并把我从必然的灭亡之中救出来为止。我不想多说，耶稣温柔地触摸我的心灵，这给我带来了什么，但是我应该说，他并不满足于只把我的灵魂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就在那一天，他给我送来了一个情人，按照上帝的意志，他不久就要成为我的丈夫。因为仁慈的恩赐，上帝决定要考验我，于是就给了我一个情人，让他来考验我的耐心和基督徒的感情。从我与史坦因托尔订婚那时起，每个白天，每个晚上，我都要全心全意地向上苍祈祷。我祈求上帝使他摆脱两条罪过——不信教和酗酒，它们是他一生的累赘。我经常祈求上帝拯救我的爱人，我也恳求聚集在这里的你们，请大家和我一起祈祷，祈求至高无上的神把史坦因托尔拉回到正道上来，使他变成一个笃信上帝的不喝酒的人，不准他去贪淫女色和打架滋事，防止他每天夜晚去闲逛和同少女们调情，那些少女常撺掇陌生的男人替她们买货

重的衣服……既然我已经讲了那么多的话，扯得又那么远，竟然讲起了衣服的事，那就请允许我把不久前在我身上所发生的那件事讲给你们听吧……”

大为震惊的莎尔卡·瓦尔卡一边在听母亲说，一边对她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觉得奇怪。母亲好象被悄悄地换了一个人似的；站在她面前说话的完全是一个新人。小姑娘心地纯朴地认为，自已对这个女人已经了解无遗了，可是现在她不仅撕去了脸上的面罩，而且还象其本人的原告和辩护人似的在发言，她说得平稳而又流畅，并采用了宗教的词语和说法。

“亲爱的耶稣，尽管我有罪过，但我请求你要象母亲搂抱吃奶的婴孩那样，张开你的双手来拥抱我。我请求今晚聚集在这里的人全都和我这个可怜的女罪人一起祈祷，并请求葡萄园的主人用他那天上的玉液琼浆灌醉我的史坦因托尔，使其他的一切饮料一入他口即变成令人厌恶的苦酒。我呼吁你们大家同我一起紧靠在葡萄园主人的神圣的胸口上，他不顾我的罪孽和贫穷，向我伸出了那宽恕一切的手。当最后一个冬夜的黄昏合上我这双恭顺和无知的、经常露出犯罪神色的眼睛时，我只希望一点——让神圣的天使们，穿着那些闪闪发光的鲜艳的衣服，用洪亮的喇叭吹奏这首激动人心的、歌颂纯洁的葡萄藤的曲子，以纪念我第一次在这大厅里相信自已的罪过是可以纠正和赎回的那个晚上。

> 葡萄藤永远纯洁，永远生机蓬勃，
> 我只是一个同你生长在一起的幼芽。

“这是一种上达我那在天之父的住处的旋律，比它更优美的

东西我从没听到过。他端坐在自己神圣的宝座上，俯视着这个冷酷的、风波险恶的世界，我坐在汹涌澎湃的海岸边，在这世界上何止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为自己的不幸和罪过而流泪，大概，在我之前有成千上百卑微的穷人也曾这样掉过眼泪。谁也数不清流入大海的眼泪有多少，唯独上帝才能辨明眼泪和海水。”

第十三章

一个春天的傍晚，莎尔卡·瓦尔卡从小镇上回家。她穿着深棕色裤子和灰色绒衣。路上她遇见了史坦因托尔。

“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这样打扮呢？”他问道，一边盯着她的裤子。“如果你需要连衣裙，那为什么不来找我？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也不管你心里想要多少件漂亮的连衣裙，你都会如愿以偿的。”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你最好还是慷慨一点给我的妈妈买件连衣裙。你这头蠢驴，竟然也把自己装扮成她的未婚夫。”

说完，小姑娘想从他身边走过去。

“听我说，又高又瘦的小姑娘，你怎么啦，不能跟我在一起待一会儿吗？我只不过想同你谈几句话，可你却想逃走，好象有人得罪了你似的。既然我跟你的母亲已经订过婚，那你现在就是我的继女啦。”

“不，谢谢，我决不是你的什么继女。你应该为自己这样对待我的母亲而害臊。她日日夜夜地在向上帝祈祷，希望你不要去做坏蛋和下流坯。就是由于你的过错，她现在才这样不幸。她穿的是什么？她没有一件体面的连衣裙，除了那件她用我的

工钱买的印花连衣裙以外。可你却拼命喝酒，追求别的女人，而且送给她们华贵的衣服。你太可恶了，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才称我的心呢。”

“瞧，这个小姑娘的舌头多厉害，你们只要听听她的话就行了！”

“你不配得到别的回答。”

“象你这样的脸，在国外，在动物园里，都可以看得到。”

“闭嘴。”

“你的脸是咸的，它有一股海藻味。我喜欢这张脸。”

“闭嘴。”

“要是约翰·鲍格森可以给你两克朗，那我就可以给四克朗。”

小姑娘默然地在他面前站了一两分钟。她的目光只是从他手里捏着的两枚两克朗的铜板上迅速地移向他的眼睛。也许，这双发狂似的眼睛表达着某种哀求，某种对她这个孤独的弃儿来说是亲切易懂的寻求吧？面对阴森可怖的大海，小孩心里本能地产生的恐惧，对一切使她失去信心和安宁的东西的憎恨，现在好象完全消失了。小姑娘动作迅速地从他手里抓过了两个铜板，她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紧紧地把钱捏在拳头里，并把手藏到背后去。

“要是我有机会去异国他乡，并在那些讲异乡话的人中间住上许多年，他们丝毫也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在这个峡湾边耸立着一些什么样的山，或者假定说，我在刮飓风时漂到了大洋上的某个地方，漂到了世界的另一端，或者被刮到了一座城市里，那里的人连脚也生得与我们不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皮肤黑得象鬼似的，反正我还是愿意极其愉快地献出世上的一切，只要让

我知道，去年冬天，当你坐在马拉尔布德的厨房里，在我瞧着你的时候，你在想些什么，或者感觉到了什么。你有一张表情非常丰富的脸。在你的记忆中，我将始终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和一个勾引你母亲的人，这使我感到非常痛苦和烦恼。”

“你把你打算离开的事对妈妈讲过吗？”莎尔卡·瓦尔卡问道。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打算离开。据我记得，我对你也没讲过这件事。再说，我也不想离开。我只是说，要是我走了，到了世界的另一端，要是我在狂风暴雨的坏天气里到海上去航行，要是我不得不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同整整一队武装人员作战的话，那末你要明白，在我面前永远只会有一个形象——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张脸。有时候，一个人的心里就只有唯一的一个形象，它会统治他一辈子，直到死为止。”

可悲的是，他是在对一个惊呆了的小孩讲话，而这个孩子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是成熟的女人。小姑娘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她甚至忘记了仇恨。她的心跳开始加剧，以致她好象听到心跳声在山里发出了回声。她脸色苍白，膝盖颤抖，两条腿似乎马上就要不听她的使唤了。她浑身哆嗦，两眼充满着恐惧的神色，在他面前只站了一会儿工夫。不一会儿，她就飞快地朝屋子里跑去。

也许，她象一个吓得要命的孩子那样，急于朝母亲的身边奔去，想伏在她的胸口上，用哭来消除自己的恐惧？

不，她没有跑到屋里去。她绕过屋子，飞也似地跑进畜棚里，砰的一声随手关上门，并且还把门上的小绳子绕到钉子上去。母牛和小姑娘还没有成为知心朋友，她们还没有习惯在发生不幸时相互支持。因此，莎尔卡小心翼翼地绕过母牛，悄悄走

到干草堆跟前，扑倒在干草上。她大概在这里躺了很久。她身上的力气渐渐恢复，心也不再乱跳了。小姑娘张开那只汗湿的手，惊奇地凝视着铜板。也许，有那么一瞬间，她甚至认为这是在做梦，因为迄今为止，她还没有真正拿到过这样的钱。有人在敲畜棚的门。这是母亲，她请求让她进去。

“莎尔沃尔，你在这里干什么？”

“没干什么，”小姑娘回答。

“史坦因托尔想要对你干什么？我从窗口里看见你们了，他给了你一样东西。”

“他只给了我两枚铜板，”小姑娘迟疑地回答，脸涨得通红，感到很难为情，仿佛作案时被人家当场逮住似的。她觉得收下这些钱以后，她就成了母亲的情敌。

“你怎么不害羞呢，小混蛋，竟然接受男人的钱！又是从谁手里得到的呢？你母亲的未婚夫！你真该感到害臊。喂，马上把钱交出来！”

这当儿莎尔卡·瓦尔卡对史坦因托尔已经不再抱恨了，不，她憎恨这个长着满口坏牙的胖女人，这个女人把她这个半大的孩子看作自己的情敌，并动用她做母亲的权威来贬低和侮辱她。

“这是我的钱。”

“胡说，你没有权利用这些钱。如果一个男人唆使小姑娘们收受他的钱，那末他就很容易进感化院。马上把钱交出来吧，要不然，我可要教训你一顿了。”

“无论如何也不交！”小姑娘叫了起来。“只要你敢走到我跟前来试试看。”

霎时间，妇女愤怒地瞧着自己的女儿。她脸上的每一块肌

肉都因激愤而颤抖，但是后来脸色变得温和了，两颗大泪珠簌簌地从脸颊上滚下。妇女突然发出了一阵痉挛性的号哭声。她对着耶稣热烈地做起祈祷来。小姑娘跑开了。

第二天晚上，当全家围坐在桌子边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咳嗽声、喘气声和叹息声，仿佛有整整一船的船员在登岸似的。原来，这不过是牧师一个人。他穿着长大衣，脖子上围着羊毛围巾，走进厨房，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问了好。他的声音好象是从他脑袋上某个空洞里发出来的。谁也不会象他那样表示出自己肩上负有何种责任——四十年来，在这个可怜的教区里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操心，外加还要穿越群山和荒凉的峡谷去照管巴尔卡尔峡湾的北部地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哎——哎——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老史坦因农急忙把上帝的忠仆请进织网的屋里，以便让尊敬的客人坐在家里唯一的那把体面的圈椅里，这椅子平时是埃约利富尔老人坐的。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亲爱的史坦因农。不过，我们这些上帝的仆人没有工夫闲坐。啊，亲爱的埃约利富尔，晚上好。在我们的上帝赐予你的这个美好的夜晚时刻，我能请你嗅一撮鼻烟吗？是的……我想说些什么呢？啊，史坦因托尔老朋友也在这里。从你上学那时起，已经整整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多么幸福的时期啊！我不想说你总是很勤奋的。你本来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因为你们这一族里的人都是很有能力的，并且是忠于自己故土的。你的曾祖父斯图拉达尔的埃约利富尔，在他六十岁的时候，还能一下子举起二百公升的大圆桶，并能编诗体萨迦。就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大地上生活着一些忠实可靠的男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是无可指摘的。正如使徒所说的，哎

——哎——哎……好吧，让我们转入另一个话题。是的，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正象我已经对您说过的那样，我对北方居民的谱系不甚了了。昨天，您来看我的时候，您倒是说了些什么来着？说的是救世军吗？是的，这是那些教派中的一个，关于这些教派使徒曾说过：瞧一瞧吧，他们在用普通人的思想和无中生有的东西满足傻瓜们的耳朵的需要。正如我对您说过的那样，国民的教会乃是最神圣的，荣·维达林主教把它称作自己所钟爱的未婚妻，而哈尔格里穆尔·比耶图尔松在某个地方关于它说了如下的话：我愿为自己祖国的、渊源丰富灿烂纯净的语言而作出牺牲。哎——哎——哎，正如使徒所说的：他们会象一群嗥叫的狼那样向你扑来。我们路德派新福音的教会是我们活着和死后都必须坚信的教会，因此当我们向上帝祈祷的时候，那就用不着奏曼陀铃和击鼓。是的。我知道我的话将会铭刻在您的心坎里，当您独自一人时，您就会思考这些话。我的朋友史坦因托尔，我打算说些什么来着？对，我记起来了。我能不能同你单独谈谈？”

史坦因托尔往嘴里放进一块他用来佐晚餐的压紧的烟叶，鄙夷地看了看上帝的仆人。

“说实话，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他答道。“你给我行了洗礼和坚信礼，但这暂时还没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现在，我还没有伸腿死去，你休想支配我。”

西古尔利娜默默地站起来。显而易见，这番交谈并没有使她感到惊异。她打开那扇通往卧室的门。史坦因托尔神色阴郁地站起来，跟在牧师后面朝那里走去。西古尔利娜在他们身后关上门。

不一会儿，这两个男人走出来了。牧师马上告辞走了。史

坦因托尔愁云满面。他默默地呆立着，等待着，直到门在牧师身后关上为止。西古尔利娜仿佛想找一个隐蔽处似的，在纺车旁边坐下来，开始捻纺灰色的粗羊毛。她的脸颊上泛起一片红斑。她不敢抬起眼睛来。最后，史坦因托尔就象一个同狮子关在一只笼子里的人那样，小心翼翼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恶狠狠地瞧了瞧西古尔利娜。

"那末是你唆使这个丑八怪来反对我的罗？真是个女流之辈。"

西古尔利娜一声也没吭。毛线在她那肿胀的、嗦嗦发抖的手指间颤动。史坦因托尔走到她跟前，火气越来越大地说：

"难道这不是我的海岸吗？"

女人没有作声。

"当我想要周游全世界的时候，难道我没有这么做过吗？"

一片沉默。

"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我是不是周游过全世界？"

"是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回答：是还是不是？我是一个只属于自己、不依赖任何人的人。我是周游过从南大洋到西海岸的整个世界呢，还是一直待在这儿的阿克斯拉尔峡湾边的奥谢伊里？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这一次，女人只是叹了一口气。

"既然我是这样的人，那么对我来说，也就不存在任何法律。我自己给自己制订法律。我是自己的救世主，我自己拯救自己。企图用《福音书》中的废话来捆住我——这就如同迫使你那位丑八怪用链条拴住海浪一样，这一点你懂吗？"

史坦因托尔在妇女的脸前挥动着双拳，大声地吼叫，使整个

屋子里都响起了回声。女人手中的纺锤掉了下来，毛线也扯断了，她恐惧万分地把两手紧贴在胸前。史坦因托尔朝门口冲去。老史坦因农一把抓住他的一只手，想要让他平静下来。不过，西吉尔利娜已经镇静了下来，她从桌子边站起来，朝史坦因托尔掉转身去。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在牧场上逼我的孩子收下你的钱。”

不管多么奇怪，但是这种情况却使她感到最为焦心。她继续往下说：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的莎尔沃尔是我唯一的孩子，我的生命全有赖于她，你引诱她，也就是在欺骗我。你是否愿意在我们俩的面前对你所做的一切负责呢？”

“愿意！”史坦因托尔狂怒地大声叫道。“愿意！”他向前迈了一步，跺了一下脚。

“原来是这么回事？嗯，真是太好了。我问过牧师，如果一个人用礼物引诱象莎尔卡这样年龄的少女，那他通常会有什么下场。等待着你的正是监狱。现在我才弄清了你的为人。整个冬天你都在追求这个小姑娘，用各种方法竭力引诱她。你别以为我象你觉得的那么蠢。但是，我不是因此而去找牧师的，真正的原因你是知道的。我最好还是现在就把这件事说出来，让大家——老人们和莎尔沃尔都知道吧。再说，这事也瞒不了多久啦，小镇上所有的人不久就会议论这件事的。你们听着：我将有一个他生的孩子，我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了。”

“我生的孩子？你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你不久前曾当着所有正直的人面说，刚好就在来这里之前，你还在北方那儿同某个人乱搞过关系。”

“时间和上帝将证明谁是孩子的父亲。”

“你们都是我的傻瓜，怎么会不是这样呢？”老史坦因农插话道。“去年冬天，当你们一定要同睡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难道我没有警告过你们吗？我是对你们说过的，傻瓜。现在你们终于好结束捉迷藏的游戏啦，你们要照基督教的习俗结合在一起。你们是多么好的一对啊！”

老史坦因农的劝说是白费劲。史坦因托尔威胁说要喝得醉死为止，接着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屋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呸，你呀，难道穷人什么时候也会有象常人那样的举止吗？”老埃约利富尔埋怨了一句，然后就从厨房的桌子边站起身来，蹒跚地向自己的房间里走去。

暮色更深了，等挤完牛奶，等老人们躺下睡觉之后，西古尔利娜显出一副从未有过的颓丧和苦恼的神情，叫来女儿，连眼睛也没抬，对她说：

“沙尔沃尔，今天你能不能跟我一起睡觉？”

“为什么？”沙尔卡·瓦尔卡问道。

“他会恶狠狠地回来的，我怕一个人在这儿。我祈祷上帝，希望别出什么事，但我仍然不想单独睡。”

“在你威胁要打我的时候，你大概没有请求我跟你一起睡觉吧，”小姑娘说。

女人朝女儿看了一会儿。她什么也没有回答，泪水从她的眼里簌簌滚下来，她多么痛苦啊！

她们彼此既不对视，也不交谈，脱去衣服，就躺下睡觉了。结果是母亲并没有象过去那样，请女儿跟她一起祈祷，虽说过去她的信仰要比现在更差。也许，她在盼小姑娘自己跪下来吧。然而，沙尔卡对上帝已经失去了恐惧——大概是因为吃了太多的刚从海里捕捞上来的鲜鱼。现在，她只是在不得不听到木头女

人托达那刺耳的哭诉声的时候，才会感到害怕。她躺在床上，瞧着母亲脱下衣服和衬裙。接着，这个穿着满是补丁的内衣的受尽折磨的女人，跪了下来，她深信自己面对着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她开始念新、旧赞美诗，唱宗教歌，说漂亮的祷文，最后以自己的名义向上帝提出了一长篇请求。在她的祈求中耶稣基督、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和圣灵竟以一种最不合情理的形式混成了一体。随后，母亲躺到床上，把绒毛被子拉到身上，虽然冷得瑟瑟发抖，但是心里却很踏实和平静，因为在做祈祷时，上帝使她的灵魂得到了安慰，并给她增添了力量。她以基督的名义祝莎尔卡·瓦尔卡晚安，捻小了灯火，只留下了很小的一点火光，少女在等待自己的情人时所留的灯光就是这么点大。不一会儿，小姑娘就睡着了。夜神垂下了它那只温柔的手，并把它搁在这个小镇上的所有的上帝奴隶的心口上。

但是，那豆粒大小的灯光继续在具有浪漫色彩的寂静的夜色中闪烁着。它仿佛是为睡梦中的呼吸声和脉搏的跳动所作的一种伴奏，它使房间里充满了烟气，并在玻璃上留下一条烟痕。这小镇上的这种无足轻重的小灯火会想些什么呢？也许，耶稣应该把灯芯稍微捻大一点，因为灯火太小或太大都会冒烟。一切都沉寂下来了，除了夜里那种安乐的鼾声之外。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突然响起了阵阵洪亮的呼叫声，打破了夜间的宁静。它们的回声在各个峡湾上空迅速地传播开去，彼此呼应着，好象一群被惊扰的牲畜在叫唤。然而，这只不过是一艘不知从什么地方驶来的驳船，它满载着约翰·鲍格森的货物。女人在冬天的雪堆之间看见了黎明的曙光。她在入睡之前，熄灭了灯火。

灰蒙蒙的曙光驱散了那令人欢悦的梦境，拂晓中传来了厨房门的吱嘎声，接着卧室的门就大大地敞开了。这是史坦因托

尔回来了。他叫唤了一声西古尔利娜，要她替他弄点东西吃。

“亲爱的史坦因托尔，”女人睡得暖呼呼的，一面起床，一面款声应道。

但是他却不想听她的温柔的话，毫不客气地把她这个半裸着身子的女人从床上拉下来，把她推到厨房里。

“懂了吗？”

小姑娘被吵醒了。

“你打我的妈妈！下流坯！”

史坦因托尔一意识到小姑娘也在场，他脸上的那种醉后狂态顿时就变成了一种惊奇的神色，接着又变成了淫欲；他一句话也没说，穿着肮脏的靴子便直接扑到被子上面。小姑娘试图挣脱身子逃跑，但是史坦因托尔却紧紧地抓住了她。

西古尔利娜穿上裙子，疾步跑到厨房里去找食物。小姑娘不断地辱骂史坦因托尔，使他明白自己遭到了失败。不一会儿，西古尔利娜从厨房里回来了。她端来了一大钵粥和牛奶。史坦因托尔吩咐她把他嘴里的一块烟叶掏出来，喂他吃。她俯首帖耳地听从了，并且就在不久前向耶稣基督做祈祷的床边跪了下来。史坦因托尔又是埋怨，又是漫骂，匙子总是放不到他的嘴里，因为他不能转过头来。

“你怎么啦，眼瞎了吗？”他大叫了起来。“为什么不把匙子放到我的嘴里？”

随后他根本就拒绝吃东西了。

“唉，见鬼，你竟如此厉害，”他说。

西古尔利娜站起来，仿佛脸上挨了一拳似的，她强忍住号啕，咬紧了双唇，嘴唇咬得惨白。

“我毕竟还怀着你的孩子呢，”她说道。但是她刚说完这句

话，就失去了自制，大声地号哭起来。

“你身上的小杂种跟我有什么相干？象你这样的淫妇要不是同我，那末也会同别的什么人搞出个孩子来的。”

“史坦因托尔，你想要怎么骂我，就可以怎么骂我，但是你要知道，你在侮辱我的同时，也在侮辱你的孩子，因为他是我身上的一部分血肉。”

但是，这会儿莎尔卡·瓦尔卡忍无可忍了。她跳起来，用双拳狠揍史坦因托尔的脸，并发出最厉害的咒骂。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史坦因托尔本来已经忘掉了小姑娘，可这时他身上的情欲突然又以新的力量爆发了出来。母亲大发醋性，疯狂地向他们扑过去，企图把小姑娘从史坦因托尔手中夺过来。妇女的狂怒同她的温柔一样，使史坦因托尔大为恼火。他放开了莎尔卡·瓦尔卡，跳起身来，扑向西古尔利娜，用一只手把她的两手反剪在背后，另一只手从后面抓住她的头发，再用膝盖朝她身上狠狠地一顶，竟使她飞窜过厨房的门，在空中翻了个身，扑通一声跌倒在厨房里的地板上。此后，史坦因托尔关上了卧室的门，扣上了门钩。

现在只剩他和小姑娘两个人了，这个小姑娘骂过他许多侮辱性的话。史坦因托尔站在门口，他那双野蛮的眼睛直盯着小姑娘，从他那两片带着淫荡笑意的嘴唇里，仿佛在说呓语似的，喷出了一连串含糊不清的嘟囔声：

“啊，小海象，整个冬天，你的血腥味一直使我不得安宁……这好象是一股春潮……只是由于你，生命的火焰才在我这把老骨头里熊熊燃烧，我鄙视这把老骨头，让它们变成海底的污泥和沉积吧……极其甜蜜的爱的一天来临了。”

接着，他慢吞吞地向小姑娘走了过去。

几分钟之后，当西吉尔利娜喊来的人们破门而入的时候，莎尔卡·瓦尔卡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男人溜出了门，在渐渐降临的白昼的灰蒙蒙的晨光中消失了。一直到这时候，小姑娘才苏醒过来，她想找史坦因托尔，可是为时已晚了。

这就是莎尔卡·瓦尔卡在爱情方面的首次亲身经历。

第 二 部

死

第 十 四 章

从外表上看，小镇上的生活似乎是单调而又一成不变的，就如同永恒是不变的一样——这里的一切仿佛都原地凝固了。但是你可知晓人们的内心生活？你可听到脉搏的跳动声？

> 耶稣啊，请你卸下我身上的罪孽的重负，
> 我再也不要见到它们，我再也不要见到它们。
> 我已远离它们，如同西方远离东方，
> 我再也不要见到它们。

自从史坦因托尔失踪后，已经过去两年了。

这个小镇在各方面都称得上是块乐土：它是方圆一带最富裕的地方，在这里大家都能得温饱——当然，少不了要靠约翰·鲍格森的帮助。由于他在管理经济时采用了一套出色的制度，所以无论在艰难的年代，还是在较为轻松的岁月，这个高尚而又杰出的人都能给小镇上的全体居民以支持。不过，小镇上的生

活也并不是唯财神爷之命是从的。这里的人们对刻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也是顶礼膜拜的，当他们的罪孽变得十分深重的时候，他们就会跪到基督的脚跟前。上帝啊，宽恕我们吧！

反正你不能否认这里的日常生活是单调乏味的。人们在奔波忙碌，连周末也在干活，他们使出全部力量，以便能稍微减少一点去年的债款和那些陈年的欠债。而且还要积一笔丧葬费。这件事迟早总是要考虑的。

人们有时象谈论母羊产羔那样，交换着对爱情的看法。爱情——这就是他们在进餐时唯一可以轻松地谈论的话题。然而，在爱情方面，小镇上也难得发生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充其量也不过是某个人家生下个私生子罢了。关于这种事，大家也只是在干活时谈谈而已，或是在晒鱼场上的鱼桶旁边摆弄鱼——生鱼或熟鱼的时候，或是在厨房里站在沸腾的瓦罐旁煮鱼(要知道，奥谢伊里的生活就是在鱼中度过的，它的意义也就在鱼中)的时候，随便议论议论，大约可以谈上半个月，不过，说罢也就忘了。人毕竟也是小动物的一种特殊的变种。上帝用煮熟的鱼造出了人，也许，还添上一把烂马铃薯和一点点燕麦粥——婚生的孩子不外是煮熟的鱼的一个变种，而非婚生的孩子同样也是煮熟的鱼的一个变种。去年的话题就是马拉尔布德的婴儿——西古尔利娜的儿子。但是，这件事人们闲扯了几天，也就忘了。现在人们已经不认为这个婴孩有什么特别之处了，虽说他每天夜里啼哭不已，使西古尔利娜睡不安稳。一度流传过一种谣言，说什么史坦因托尔失踪后，西古尔利娜打算自杀，但是救世军的军士们日日夜夜地守护着她，给她读《圣经》和唱赞美诗，最后总算借耶稣的光把一切都对付过去了。然而，假如她自杀成了，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凡是能在贫瘠的土壤上生长的东西，都会慢

慢长高，尽管长得不好，但是都有其纤弱的根。比如，就拿莎尔卡·瓦尔卡来说吧。她也曾一度站在那座架在小溪上的小桥上，望着那些在做游戏的小孩，想成为一个象他们那样的人，并想同他们一起玩。这曾是她最强烈的愿望。可是她不过是一个落魄女人的女儿，因而他们就向她扔垃圾。小姑娘对他们恨之入骨，这种仇恨似乎用任何东西都是压不下去的——弱者在强者面前体验得到的就是这种仇恨。这是过去的事情。现在莎尔卡上学已经是第二个冬天了，被人认为是个不笨的小姑娘，尽管不能说她学习十分努力，但却能获得优异的成绩。一杯施过魔法的饮料已经喝光了，这种饮料把她的头脑搞迷糊，使她相信自己跟其他的孩子是平等的。然而，最奇怪的是，她对她的同龄人的仇恨心理竟自行消失了，这种仇恨一度在她的胸中猛烈地翻腾，以致她随时准备扑上去把他们撕成碎片，朝他们的眼睛啐上一口。现在他们只能引起她的烦闷——唉，多么讨厌的一群啊！莎尔卡是个身材高大而又强壮的小姑娘，她身体发育得比别人早；据说，她已在约翰·鲍格森那里立了帐户，又说她希望成为摩托艇的入股者，并想跟男人们一起出海。假如某个少年企图纠缠她，她就会对他拳打脚踢，使他倒栽出去。

学校里的功课一结束，莎尔卡就穿上裤子。她感到自己穿这条裤子很好看。傍晚，她经常到码头上去，如果她有机会挣到一笔马上就能记到她帐上去的二十五奥拉，那末她就会感到很幸运。莎尔卡再也不理睬与自己同龄的小姑娘们了；她瞧不起她们的洋娃娃和用泥沙做的小鹅，要是她们邀请她去做“母女”游戏，那她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这种生活中最能打动她心的是，那些长着浅蓝色的小鼻子、小腿站立不稳的小羊羔。在把它们赶到山里的牧场上去之前，她经常让它们可爱的

嘴脸贴在自己的脸颊上。她已经不敢象过去那样斩钉截铁地说她不是小姑娘了，因为小伙子们提上一两个下流问题立即就能使她无法反驳。除此之外，她懂得了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并得出了一个结论：否认自己属于女性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她已经知道了性的区别，但是她对世界的概念仍是模模糊糊、乱七八糟的，世界似乎已陷入一片茫茫的迷雾之中。在这片迷雾中，她有时也会感到恐惧，特别是从发育成熟的最初标志开始出现的那个时候起。今年冬天，小姑娘第一次在自己的衬裤上看到了血，她顿时惊慌起来，并断定自己一定会死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天，她从学校回到家里，感到身体很不舒服——脑袋沉甸甸的，地板仿佛在她脚下飘浮。"我的天哪！"莎尔卡觉得害怕。她以为自己体内的某根血管破裂了，就如不久前小镇上的一个老头儿那样：他是因一根脑血管破裂而死去的。小姑娘不敢把自己内心的恐惧告诉别人，因为这件不大好的事并不是出在她的脑袋里。她躺下睡觉，深信只要血一流光，她就会死去。她睡着了，睡得那么死，以致第二天早晨，母亲不得不来唤醒她，以免她上学迟到。

她的身体老是在发生某种可怕的变化。莎尔卡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她原先一直是个瘦削、单薄的人，怎么会突然开始发胖呢？她身上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开始长出一块块的脂肪。这时还有一件使她焦急的事：她发现自己身上隆起了一对乳房，完全象成年妇女一样。更糟的是，它们还在日益增大，并且十分敏感，宛如两朵鲜花！万能的上帝啊，这种在我身上生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要是有人知道了，比如说，让阿里知道了，那可真不得了啊！大家又要嘲笑和挖苦她了——她毕竟只有十三岁啊！突然小姑娘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朝



镜子里多瞧上一眼。有时在早晨，她感到自己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都在跳动，一双眼睛也渐渐变得炯炯有神、晶莹明亮了。莎尔卡觉得它们似乎长得很美，于是她连上学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如果她在路上遇见一个男人，她也会感到难为情，于是就垂下眼睛，设法尽快从他身旁走过去。她甚至开始用香皂洗头发，而且要换好几次水。现在她的头发很浓密，长得很快，发梢卷起来，显得油光锃亮。假如小姑娘在翻捡鱼的时候，偶尔听到某种含义双关的玩笑，就算不是针对她的，她的脸也会涨得通红！要让人发觉的话，可真不得了啊！问题倒不在学校里的男孩们身上。他们很生动地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大奶子小女人。"一群黄嘴小鸟！最好能当场把他们都压倒。她偶尔还是能向他们证实，他们是一伙没出息的人，远远不如她。

自从阿尔纳利杜尔读完小学、受过坚信礼的那时候起，已经过去一年了。他马上就成了一个要人，有点象约翰·鲍格森的管家，帮助外祖父干活，因为外祖父不知怎么搞的突然变得很苍老了。由于没有任何事由，家里从来也不派莎尔卡·瓦尔卡到科弗去，而阿尔纳利杜尔也不再到马拉尔布德来了。他现在象鲍格森的儿子那样穿一套蓝衣服，每逢礼拜天再戴上一条白领子。小姑娘有时也能在小铺里匆匆地见上他一面，他脸色苍白，身子消瘦，黑眉毛底下的一双眼睛看起人来一本正经的。他的两颊上已出现了茸毛。据说，他十分孤僻，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莎尔卡·瓦尔卡似乎觉得，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那些心怀某种隐痛的、孤僻而又沉默寡言的男孩们更美好的了。男孩中谁也没有这种轮廓分明的小巧的下巴。莎尔卡为自己那张大嘴和四方脸而感到害羞。阿尔纳利杜尔从来也不微笑，但是莎尔卡·瓦尔卡有时也看见他与人交谈，并发现他的牙齿长得又大、又

白、又漂亮。所有高尚文雅的男孩都应该是这样的。人们还说他从不跟自己的同龄人交往，但同小镇上那些最有学问的人越来越接近，甚至同医生挺要好。这使莎尔卡感到很惊奇，因为这小镇上人们不大喜欢医生，尽管承认他可能是个医术非凡的医师，但却认为他是个疯子，因为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象个变戏法的人，并且老是眯缝着一只眼睛。当莎尔卡偶尔在晚上到商店里来的时候，总看到阿尔纳利杜尔不是在往架子上放货，便是在量布料。她就会停下脚步，忘记自己到这里来的目的，等着他把注意力转向她，朝她这边瞧上一眼。但是阿尔纳利杜尔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过去曾经告诉她关于那个古怪的女人消失在青山里的故事；那是讲给她听的，只讲给她一个人听的。小姑娘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忐忑不安回家去了，她对所有人和所有的东西都感到忿忿不平：谁也不理解她，没有人理解她！

在隆冬季节约翰·鲍格森从国外回来了，他穿着一件以黑色毛皮作衬里的大衣，头戴一顶獭皮帽。鲍格森是偕同妻子一起出国去的，他的夫人却暂时留在丹麦，现在商人把女儿古斯塔带回家来了；为了上学，女儿已在哥本哈根度过了三年时光。谁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父亲突然想到要在学期当中把她从哥本哈根接回来。古斯塔回来的消息，象火在隔年的干草上燃烧一样，很快就在整个小镇上传开，半小时以后便人人皆知了。大家都知道古斯塔回来了，她已经不是过去的古斯塔了。消息不胫而走。说真的，人们连想也没想到，商人会有一个待嫁的女儿，因为三年前出国时她完全是个小孩呢。瞧，现在在阴沉、寒冷、大雾弥漫的海岸边，在阿克斯拉尔的山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上等人，仿佛专门是为了活跃这寂寞的景象而出现的。大家一致得出结论，她将会嫁给总管史蒂文森的长子，他同他父亲一

样，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大家不止一次听到过，他吹嘘说要巧妙地欺骗约翰·鲍格森本人。他甚至大声辱骂过上帝。

莎尔卡·瓦尔卡贪婪地谛听着一切跟新来的姑娘有关的谈话。据说，当她跨上码头的时候，她脚上穿的那双鞋子竟使她不敢冒险把脚踏到泥地上，所以总管不得不背她。她呼求上帝帮助。姑娘在丹麦学到了只有在上流社会才能够学到的一切美好的和出色的东西。我们这位善良的商人怎么竟会以为，她在奥谢伊里将会幸福呢？但是也有人听说，一切远不是象想象中那么圆满。据他们讲，可尊敬的约翰·鲍格森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他寄给女儿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些钱象扔进无底洞似的不见了。这些出国去学习的高贵的少女并不总是有理智的。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她长得惊人的美丽，然而，假如你非常有钱的话，那末漂亮是否一定绝对聪慧呢？接着来了一个妇女，她亲眼看到商人的女儿是怎样上岸的。你们听着，她讲了些什么：

"我在自己的身前背后都划了十字。'难道这是商人的女儿小古斯塔吗？'我对自己说。是那个三年前离开这里的古斯塔，那时她还是个美丽幸福的小孩。这座哥本哈根真是该死，让它归于有钱人吧。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外表看来会这样可怕。但愿别看见这种情况！我自言自语道：难道这个不幸的人，这个脸颊凹陷、害萎黄病的女人，这个走起路来象个醉婆娘似的连脚都抬不起来的、瘦得象只装着骨头的面粉袋似的可怜虫难道是商人的女儿古斯塔吗？"

第二天午饭后，莎尔卡·瓦尔卡被打发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在广场上她看到两个姑娘。她们也是到小铺里去的。她马上认出其中一个就是比芭，即斯维因·帕乌尔松的女儿，也是小镇上最上层者中的一个。她穿着一件从国外定制的、镶着毛皮领

子的漂亮冬大衣，看上去真是容光焕发。跟比茵手挽手走着的那个陌生女人身材长得又瘦又高，两条腿很有弹性，小腿肌肉十分有力。鼻子上翘，脸色苍白，嘴唇丰厚，牙齿洁白而又漂亮；一双见多识广的眼睛看起人来明亮而又自信。然而，一看见她，首先会产生的想法与其是一种热情的召唤，不如说是一种即将消失的回声。她的步态跟她这双见多识广的眼睛是完全相匹配的——这种步态是漫不经心的、蹒跚的、疲惫不堪的；看起来，就象姑娘输掉一笔大赌注，而且意识到再作尝试也是毫无意义的一样。但是，其魅力也在于此，好象长诗的魅力就在一段不押韵的诗里一样。那个陌生的姑娘一边谈笑风生地给女伴讲着某件事，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宛如一棵随风摇曳的薹草。瞧，她把头向后一仰，把身子往后一偏，可是紧接着又把膝盖一弯，整个身子便向前倾去了。马具匠的女儿比茵惊叹而又兴奋、好奇而又窘困地望着她。大概，类似的事她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要是能听到她说些什么，莎尔卡·瓦尔卡情愿拿出许多东西。这个陌生姑娘的整个容貌确实很特别，就象外国地名一样陌生。这里的人们仅仅是这个海岸和濛濛细雨的一部分。如果能得到陌生女人的那件大衣——用丝绸般闪闪发亮的、淡褐色的毛皮做成的大衣——莎尔卡愿意牺牲一切。姑娘头戴一顶无檐帽，它紧紧地裹着她的头，遮住了耳朵。她穿着一双鲑鱼肉色的长袜子和一双棕色的高跟鞋。莎尔卡·瓦尔卡脚穿一双旧鞋，这双鞋是女邻居送给她的，因为她的儿子穿着嫌小了。一只鞋上有个大洞，小姑娘用草秸塞住了。

莎尔卡·瓦尔卡几乎与两个姑娘同时走进小铺。阿里端坐在柜台后面的帐台上。他一只手支撑在柜台上，另一只手插在浓密的黑发里，正在看书。看到这两位阔绰的女顾客，他就张皇

失措，忙乱起来，脸也涨得通红。

“阿尔纳利德，这是你吗？”那个陌生姑娘扬声叫道。“我简直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真难以想象，小孩长得这么大了！嗯，你好！”

说完，她从大衣口袋里抽出一只白得令人目眩的纤手，微笑着把手伸过柜台。

她的寒暄使少年陷入了更深的窘境，他完全手足无措了。

“你好，奥古斯塔，”他吃力地把话说出了口。“欢迎你回家来。”

“听说，你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啦，这是真的吗？”

“书读得并不比过去多，”他沉重地喘了一口气说道。

“你应该到国外去，”姑娘说，“到哥本哈根去上商业学校。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应该到国外去。我认识许多在哥本哈根的商业学校里学习的青年。年轻人永远也不要留恋舒适的家庭生活，即便上南方去也一样。应该让我父亲承担你的学费。我想他靠自己那些鱼桶在这里赚了不少钱。将来你会成为我们家的总管并和图里待在一起的，”她一面补充说，一面露出一口洁白耀眼的牙齿，并用久经沙场的风流女人的眼睛含情脉脉地直视着他的脸。她平静而又自信地说着话，仿佛对他的未来早已经作好仔细的考虑。她的笑声和她那愉快的神情中隐藏着一种难以言表的诱惑力，外国小说里经常写到这种诱惑力。

少年用他那双深邃而又严肃的眼睛望着她。脸上的红晕渐渐在消失，脸又变得象纸一样白了。

“我一直想离开这里，哪怕去南方也好，”他嘟嘟囔囔地说。

“到国外去，你应该到国外去，”她用气势凌人的声调宣称道。“谁没去过国外，谁就什么也不懂……比如说，我连柏林也

去过了。你瞧，比芭，你没有发现他长着一头美发吗？阿里，你的头发长得非常漂亮，要是你把它们稍微剪短一些，那就更漂亮了。真难以想象，这孩子变化有多大呀！我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完全还是小孩。我的上帝啊，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老了，变得满脸都是皱纹了，到那时我们将会大为遗憾，因为我们没有向生活索取一切。这有多么可怕啊，对吗？你们小铺里备了些什么香烟？”

男孩象中了魔似地瞧着姑娘，他的一双眼睛象冻鱼的眼睛一样，凝然不动。看起来，他似乎马上就要晕倒了。末了，他清醒过来，窘困地答道：

“河马牌香烟。”

“万能的上帝啊，难道还是过去我们偷来悄悄地抽的那种蹩脚烟吗？难道从我出国以来，文明没有向前发展吗？什么时候我的老头子能教会自己的百姓抽体面的香烟呢？”

“这些香烟人们也会买光，何必要备好烟呢？”男孩模仿外祖父的口气反驳道，他的外祖父坚信：“要是一个人没有积下一笔丧葬费的话，那就用不着抽好烟。”

“是的，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的买卖总是超出我的理解，”姑娘说。“你们有些什么甜食？”

“夹心糖果，”少年回答。

姑娘听了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然而，她要求把商品拿给她看看。小青年心慌意乱地把那些最不合适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直到终于弄清楚别人要他拿什么为止。那时他把三只大洋铁罐头摆在柜台上，并且打开盖子。

“请吧，比芭，想要多少就拿多少吧，”年轻的女主人说，她本人并不喜欢享用这种粗俗的东西。

只是此刻她才发现，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大而又匀称的、穿着一条男式裤子的小姑娘。小姑娘怀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望着她，望着甜食和阿里，简直想用眼睛把这一切都吃下去。

“我们认识吗？”商人的女儿友好地问。

“不，”莎尔卡用深沉而又生硬的声音回答。

“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看得出，你是个非常时髦的人。在德国和美国的一些高级疗养区里，穿男式裤子被认为是很漂亮的。那里所有的女士都穿男式裤子。你要糖果吗？随便拿吧！”

莎尔卡·瓦尔卡是不必邀请两次的。她把一只手伸到罐头里掏出了一把色彩鲜红的糖果，马上就放到嘴里咯吱咯吱地咬了起来。商人的女儿朝自己的女伴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你瞧这个可笑的人呀。她们俩望着小姑娘大笑了起来。阿尔纳利杜尔继续象中了魔似地望着商人的女儿，不仅没有同莎尔卡·瓦尔卡打招呼，甚至没有流露出认识她的神情。

“听我说，阿里，”年轻的女主人把臂肘支撑在柜台上说。“就象我的父亲有时所说的那样，一个人既然到这里来了，那就得买点什么。因此，你给我六包香烟，嗯，就是这种牌子吧，你明白，我们家里有更好一点的香烟，但是老头儿不应该知道我抽多少烟，让他以为，我只是稍微抽几支玩玩罢了。他这个可怜的人希望把我造就成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我不想剥夺他的这种乐趣。但是你明白，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多少钱就给我记上吧。有机会我会偿付的，懂吗？就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偏僻的老地方，这里唯一的消遣就是整夜整夜地抽河马牌香烟！”

少年一想到她使他成了她那个令人惊奇的秘密的参与者，

脸又涨得通红通红的了。他一声不吭地把香烟递给她，于是她把香烟一包包地分塞到口袋里。姑娘们打算离去。

“再见，阿里！别忘了，在我下次来以前，请把头发剪剪短。听我说，为什么你不弯到我们家来看看呢？我有一大堆惊险小说。我可以借给你看看。你会读丹麦文吗？假如不会，那我就教你。我必须单独跟你谈谈。我要做你的监护人。让我们约定什么时候见面吧。不过，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你想学的一切，我都要教会你。只要别泄露河马牌香烟的事。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好吗？”

说罢，这个自信的、阅历丰富的女人挥了挥手，挽起自己女伴的手，朝出口处走去了。

她们走了。阿尔纳利杜尔好象被雷击中似的，一直还站着，瞧着在姑娘们身后关上的那扇门。

“五磅燕麦米和半磅砂糖，”莎尔卡·瓦尔卡生硬地说道。

小伙子仿佛此刻刚意识到莎尔卡·瓦尔卡也在场。他朝她看了一会儿说：

“你好！”

小姑娘没有回答他的问候，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要求。男孩拿起一只大纸袋，默默地动手称燕麦米，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活象个夜游病患者。

“啊呀，”当纸袋装满以后，他突然想起来。“我搞错了，称了五磅多。”他又把纸袋放到秤上，把多余的燕麦米倒出来。小姑娘几乎怀着敌意地看着他，同时继续使劲地用牙齿咬着夹心糖果。她脸上的表情一个接一个地迅速变换着。她拿起两袋东西，晃了一下脑袋，就往门口走去，但是她在门坎上停住脚步，掉转身来，大声喊道：

"你变得太傲慢了，竟装出一副好象是第一次遇见我的样子！"

"你要的东西不是全给你了吗？"男孩问。

"你别以为，我非要同你说话不可。"

"好吧，这就是说，一切都正常罗，"他干巴巴地回答。

"大家都说，你跟有钱人纠缠不休，象条狗尾巴似的，在他们屁股后面转来转去。可你本人却丝毫也不比我们大家好。再见！"

"再见！"

这座哥本哈根，真该死。让它继续属于有钱人吧。一个瘦得象只装骨头的口袋的女人！一个骇人的怪物！是的，她酷似一个醉醺醺的婆娘！小姑娘如堕入五里雾中，什么也看不见，踏着泥泞，勉强拖着步子往家走；在她的眼前时而闪现着一些红圈圈，时而闪现着一些黑圈圈。"阿里，阿里，"她想道，这时她已经到家了，双手紧贴在胸前。

要是他知道，只要他知道就好了！……

第十五章

谁也不会理解人类的心灵——它更不为阴森森的群山所理解，这些山就象多神教的那些神明，耸立在这条位于寒冷的、绿得象大洋般的峡湾边的海岸上；它们既不怕迷雾，也不怕经年不断的坏天气。每逢夜间，大洋上吹来的湿风便肆无忌惮地往渔民的陋屋里钻，即使屋子里睡着一个受尽折磨的病人，它也不会有所顾忌。冬天的雨夜里，一滴冰凉的水透过破烂的屋顶落到

一个人的胸口上，这个人醒过来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奇怪的感觉你们是否知道？水就这样一滴一滴往下落，使人无法入睡。

在漆黑的夜幕中，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在这儿，在这个海岸上，在黑暗中，睡着商人的女儿，谁也看不到她，谁也不赞赏她，她那件漂亮的毛皮大衣挂在衣柜里，而她的身体则同穷人家的姑娘的身体是一样的，大限一到，她也会象她们一样死去。她那没用衣服遮住的身体在漆黑的夜里丝毫也不比莎尔卡·瓦尔卡的身体漂亮，在死神面前她们也是平等的。握成拳头的手指全都是一般长的。莎尔卡·瓦尔卡用颤抖的双手抚摩着自己那神秘莫测的身体，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上帝给了这个身体以

丰富的骨头，
丰富的腱和皮。

为什么上帝不给每一个姑娘都送一件毛皮大衣，好让她们白天穿呢？为什么不是每个人同样都有能得到夹心糖果的权利呢？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哥本哈根呢？为什么不让每个人都懂丹麦语呢？

小姑娘开始思索：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公正的事情？为什么大自然要如此残酷无情？为什么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反对一切生灵呢？就在这时候，她听到有人正在黑暗中啼哭。这个刺耳的哭声充满了难以理解的痛苦和绝望，它同隆隆的海涛声、哗哗的雨声以及意识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那种想法在她的心里汇成了一片。这是她的小弟弟西古尔林尼在啼哭。按照规定的风俗，前天就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给他行了洗礼，现在他在向这个可怕的世界提要求，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把过于沉重的负担搁

在每个人的肩上。这哭声充满了一种自发力量，深深地刺痛了小姑娘的心，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

啊，含情脉脉的泪水，

请别在我的眼睛里干涸！

——这首歌是水手们经常唱的，而当他们接连几天不断地狂饮滥喝时，这首歌也就一直挂在他们的嘴上。小姑娘回想起，有一天早晨，史坦因托尔不知怎么也唱过这首歌。在歌段之间休止时，他就嘟嘟囔囔说些下流无耻的话来侮辱母亲。今夜，小姑娘沉浸在回忆之中，听着婴孩那刺耳的啼哭声，感到一种无法表达的忧愁。还有什么重担上帝没有压在不幸的熟鱼身上呢，上帝决定把这种熟鱼叫做人，并让他居住在这道被冷酷无情的群山包围着的海岸上。人的内心萌发的爱情和忧愁所得到的回答只是痛苦。莎尔卡・瓦尔卡的热泪沾湿了枕头，而她的心则因爱和嫉妒——吃海鱼长大的人身上的一种最恶毒的感情而在搏动和颤抖。

替代充满绝望的黑夜的是那些无聊而又单调的白天——学校里令人讨厌地叫人死记硬背，要做那些玩腻了的游戏，诸如"我们围着胡桃树丛，围着胡桃树丛走来走去"，"来自巴比伦的约基姆"，或者做教师在丹麦学来的另一些令人生厌的游戏。小姑娘整晚整晚地在岸边漫步，打听小镇上的新闻，这些新闻有时也是十分有趣的。它们往往是约翰・鲍格森的一个女仆带来的。人们顺便也会讲到，商人那个极漂亮的女儿学业期满从哥本哈根回来以后，竟成了一个有知识的人，这种人并不象所有的人那样只满足于进午餐和晚餐。她会在半夜里按铃，要一块煎得半生

半熟的牛排。显然，在国外，高度文明的一种表现就是要在自己身边留几个男孩子当跑腿，以便在夜间打发他们去买白兰地。她装出一副仿佛在教小镇上的一个小傻瓜学丹麦语的样子，其实她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只是为了差遣他去买葡萄酒。近几天，女仆说小伙子整夜在他们家里，对此她是绝对有把握的。她决定暗中守候他们，所以就在鲍格森小姐的房间门口坐下来。当门突然打开，穿一件绣花睡衣的小姐走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她左右摇摆着，象一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那样，慢慢走进了洗澡间。这时女仆才有机会从半开着的门里向年轻的女主人的房间里瞥上一眼，她看见地板中间有一双男人的皮鞋。为什么她不进去瞧瞧小伙子是否在那里呢？是因为他一定在那里。既然她没看见他离去，那末他还会在哪里呢？再说，小姐随时都会回来的。就这样，女仆也不得不躲在过道的壁橱里，以免被她看见。

"掉进这种不幸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救世军里的一个女人问道。

"对，是科弗的那个男孩。不过，从一只昏了头的小狗身上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盼望的呢？真难以想象，要知道，不久前刚给他举行了坚信礼。对，我一直说，富人的淫荡是无底的大海；假如一个人知道隐藏在它深处的是些什么东西，那他就连一只手指头也不会浸到那里去的。"

当天夜里，莎尔卡·瓦尔卡梦见了她在萨迦中读到过的王宫。它们被火焰包围了。不，她的胸中的爱再也不会象照亮穷人家的那种廉价的硬蜡烛那样，发出黯淡而又微弱的火光来。不，她的心变成了神话中的宫殿，一种从未见过的火焰正在这座宫殿里熊熊燃烧。雕在圆柱上的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正在微笑，活象一群海象。它们突然活了，说起话来了，在火光中动

起来。但是，火焰突然烧到了圆柱的基部，并迅速地往上窜，瞧，它已经窜到屋顶，顿时大火吞噬了整座楼房。小姑娘吓出一身冷汗，醒了过来。

有时在傍晚，在干完活之后，莎尔卡·瓦尔卡看见科弗的赫尔鲍尔格 她经常抱着大包小包从小铺里出来。这个妇女精明得能从一切事情中捞到好处。比如，现在她干的是烤制面包和饼干的活儿，她把它们交到商店里去，于是这笔钱便记在她帐册上。赫尔鲍尔格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长得既结实又高大，体格很匀称，有几颗牙齿向外突出，还有一只鹰钩鼻子，她被公认为一个机灵的、精力充沛的女主人。她在这些地方没有见到过一位配得上她的求婚者，因此，凡是有人来求婚，她都一概拒绝，她忠诚地履行着自己对父亲和外甥应尽的职责。赫尔鲍尔格自愿为他们而牺牲自己，她没有别的亲人，而且她本人也很穷，此外，又没有机会常到那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去，在那里也许倒可以很快地选到合适的对象。虽说她能否在别的地方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也是一件令人生疑的事。由于自己的高傲，她只好单身过一辈子，并以其美德而自夸，此外，就别无他法了。赫尔鲍尔格始终持独来独往的处世态度，从来也不授人以造谣生事的把柄，相反，她的洁癖、灵活和理智成了其他妇女的榜样。小镇上一切最考究的手工活儿——绣花、锁针缝合、编织都是在她的监督下进行的。她是创立地方妇女协会的倡议者之一，也是它的当然的主席，因为她常到鲍格森家里去作客。这是赫尔鲍尔格在小镇上唯一与之保持来往的人家。据说，她同商人的妻子相交颇深。当然，没有商人家的支持，根本就淡不上奥谢伊里的妇女协会。否则又从哪儿能得到捐助呢？

有一天晚上，赫尔鲍尔格正回家去。瞧她多好看呀，她身材

匀称，外表堂堂，穿着一套出门总穿的民族服装，肩上披一条披巾，摆出一种君王的威严。当她穿过广场时，不知从哪儿突然钻出了一个莎尔卡·瓦尔卡。小姑娘向可尊敬的太太问了个好，同时也没有忘记扮一个鬼脸。

"晚安，亲爱的沙尔沃尔！你好久没来看我们了。大概，从给阿尔纳利杜尔行坚信礼那个时候起，就一直没来看过我们吧。嗯，你们这些可怜的人，生活得怎么样？"

"我们压根儿就不是可怜的人，"小姑娘回答道。

"你是如此无所畏惧，亲爱的莎尔沃尔。也罢，是的，我的孩子，应当这样。除了你自己以外，谁也不会来关心你的。那些把头昂得高高的人会成为真正的人的。归根结蒂，主要是要高高地昂着头，至于你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之所以说'可怜的人'，只是因为我听说你母亲的小儿子身体不大好。有人对我说，你们甚至派人去请牧师了。"

"最近给他行过洗礼，但是我觉得，这并没有使他的情况有所好转。自从去年秋天得了感冒以后，他一直在生病，通宵达旦地叫喊。"

"亲爱的，你仍旧穿着男式裤子到处逛来逛去吗？你几乎是个大姑娘了，人家会说些什么呢？"

"我不在乎人家会说些什么。"

"你真不应该这么做，亲爱的。不能忘记羞耻和荣誉。年轻的姑娘应该端庄、正派，否则她的好名声也就完了。"

"我根本不是一个姑娘，也不打算做个姑娘。人家会说些什么，与我不相干。"

"我头一回听到这种话！莎尔卡，从你这方面来说，这是不聪明的。你已经完全是个大姑娘了。不过，我没有工夫同你闲

扯。再见，我的朋友，我希望你一切都顺利。你太不象其他人了。"

"再见！"小姑娘说道，一边目送着身材匀称、神态俨然、快速离去的赫尔鲍尔格。小姑娘犹豫了一会儿，又跑去追她了。

"我决定送你回家，去看望你们，"小姑娘说。

"那也好，我的朋友，咱们走吧。我会很快煮开一壶咖啡。"

她们默默地沿着陡峭的小径向上走去。老约翁的住宅叫做科弗，意思就是"雪堆"。它之所以会有这个奇怪的名称，也许是因为它在斜坡上耸立得比规定的高一些。房子并不大，泥炭砌的墙，铁皮屋顶，屋脊上有一只红色的马头形饰物，马头就朝着山坡，看上去，好象屋子在同群山交谈似的。正面的墙上开着四扇镶有白色花框的窗户。屋子后面靠小镇一边有一个不大的菜园，也是这个镇上最好的菜园。院子的四面都围着篱笆，入院要经过一扇装在铰链上的篱笆门。一进篱笆门就有一条石板铺成的小径穿过整个菜园。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到处都打扫和擦洗得干干净净。菜园的外面有一条小溪，淙淙的流水声日夜不息，它从山上流下来，一直流入峡湾。屋子内部的陈设与小镇上其他人家的陈设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这里的一切都比较干净。一扇门通往公用房间，另一扇门通往装有火炉的小房间，那位可敬的太太喜欢把它叫做厨房，就如商人家的一样。不久前，公用房间里还放着两张床，自从给阿尔纳利杜尔行过坚信礼之后，就出现了第三张床。窗前放着一张桌子。每次收掉碗碟，桌上就要铺一块绣花桌布。桌子中央放着一只小瓷狗，屋角放着一只五斗橱，橱上装饰着一些放有照片的镜框。墙上挂着哈尔格雨穆尔·比耶图尔松、约翁·西古尔德松、瑞典国王奥斯卡尔二

世[①]和衣着华丽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②]的肖像画。可以看到书架上摆着冰岛的《萨迦》，一些法官的传记，一本《捍卫者》杂志，一本宗教赞美诗，几部长篇小说，以及配有插图的、彩色版的传教书籍。他们是出于同情才从一个饿得发慌的、浑身透湿的耶稣再生论教派信徒那儿把它们买下来的，后者是偶尔来到这些地方的，他从头到脚溅满了污泥，身穿一件被有刺的篱笆勾破的衣服。

赫尔鲍尔格一走进屋里，马上摘下披巾，把它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到五斗橱里去。接着脱下那套冰岛的民族服装，把它挂到帷幔后面，然后穿上一件干净的长袍，请莎尔卡·瓦尔卡到厨房里去，并叫她坐在那里的一只小凳子上。

"现在我很快就会煮好咖啡的，"她面带愉快的笑容说道，当人们在请别人喝咖啡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就会出现这种笑容。

小姑娘象个呆子似的坐着，脑袋里空空如也，她已经懊悔跟赫尔鲍尔格来了，她苦思冥想地要找出一个理由为自己的拜访作解释，可是想不出任何适当的理由。

"是的，是的，"为了打破沉默，赫尔鲍尔格说。"应当对你说，我的朋友，你的看法太古怪了。你是个身体完全健康、精神很正常的小姑娘，可你竟突然声称不愿做个小姑娘！"

"那末，照你的看法，做个女人是件快事吗？"莎尔卡问。

这个问题使得聪明的老处女纵声大笑，但是只笑了一会儿。她立即又恢复严肃的神态，在炉子边忙碌起来。

"我的孩子，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她答

① 奥斯卡尔二世（1829—1907），瑞典一八七二至一九〇七年的国王，同时又是挪威一八七二至一九〇五年的国王。

② 亚历山德莉娜·维多利亚（1819—1901），英国一八三七至一九〇一年的女王，同时又是印度一八三七至一九〇一年的女皇。

道。"我们应当一切服从上帝和命运的安排。"

"妈妈也认为，我们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正如《圣经》中所说的。也许，在古代，在某些其他国家里曾经是这样的，而不是在我们这里。关于我，你别这么说。我只不过是个私生子，并且是生在北方的。"

"上帝把大家都造得一模一样，我的朋友！我想，这一点学校里早已教会你了吧。"

"就说我的小弟弟西古尔林尼吧。我清楚地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我们在学校里读的那些书中一点儿也没有写到过这种事。学校里教我们的是，上帝造了亚当；好吧，对此，我什么也不能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既然书里是这样印的，大概，这是真的，如果印出来的一切都是真的话。也许，在古代发生过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情，尤其是在其他一些国家里。但是我的确知道，小西古尔林尼是怎样生下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史坦因托尔这个卑鄙的草包是不会让一个女人安宁的，他爬到床上来找我的母亲。我把他撵走后，妈妈自己却偷偷地跑到他身边去。照你的看法，这也是命运吗？"

"你不应该根据你母亲的行为来判断世上的一切。她是个不幸的女人，没有办法，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上帝是见证人，我并不打算谴责她，而是祝愿她百事顺心。我们应该怀着爱，宽宏大量地对待那些偏离正道的人。至于我嘛，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让妇女协会能够在去年秋天把一些小孩用品送给她作礼物。我不愿自夸，不过，那些东西倒都是崭新的，刚做好的，是直接从商店里买来的。假如在象你们同老人们住在一起的马拉尔布德那种偏僻的地方，这些东西带来的好处不大，那又怎么办呢？我们大家——穷人、富人和那些偏离正道的人全都是听上

帝安排的。上帝使他们的孩子也象别人一样，获得了生命的气息。"

但是，小姑娘对这些议论却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她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意思：

"不，他不仅在那只放在厨房地板上的睡袋里整天啼哭，妈妈把他安顿在那里，是因为只有那里还有点暖和——不，有时候他从晚上开始哭，一直要叫嚷到天亮。这简直不象是啼哭。说得准确些，他象三月里的猫那样地大叫。妈妈整夜坐在他身边，又是摇，又是哄，但是毫无用处。你也以为，他这个可怜的人之所以大叫大嚷，是因为他是个任性的坏孩子吗？没有的事，这是生病引起的。据说，他患有瘰疬。我们家入冬以来已有整整三个月没牛奶喝了。母牛是在圣诞节前刚生小牛的，我们又没有能力买牛奶，我们哪能买得起呢！我在小铺的帐单上还有点钱，但是他们什么东西也不给我。妈妈帐单上就什么也没有了。她连一块手绢都不能买，即使她是为了救命而需要这块手绢。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都生活在其他城市里，老人们对每一奥拉都很珍惜。家家户户都是患病的孩子。我听说，瘰疬夺走了他们的许多孩子。也许，上帝真的是在帮助亚当、亚伯拉罕和挪亚，还帮助其他国家里的人，但却没有帮助我们。"

"我不想说你妈妈什么坏话，"妇女声明说（虽然她想的恰恰是这个）。"生活可不是容易的，它服从于那位对谁都是按功行赏的万能的主。你的母亲只是因那些旧的罪过而受报应罢了。人们不会白白得到那种被称之为快乐的东西。我的朋友，当你自己不得不严肃地步入生活的时候，你就好好地记住这一点吧。上帝决不允许别人欺侮他……"

小姑娘说："也许，我还小。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既然你说起了我，那我只知道一点：尽管上帝也对我不满意，但他没有理由这样做。我从来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欢乐，因此他也不能教训我。我不能在小铺里得到自己的工钱，在我未受坚信礼之前，我不能用那些工钱买任何东西。可是他们有什么权利禁止我呢？我想用我自己挣来的工钱买一件连衣裙。我压根儿不愿穿那些从商人家里拿来的破烂衣服，大家一眼就看出是谁穿过的，并会朝我点点戳戳。我所敬爱的，也许，也是我所喜爱的那个人就会连看也不愿朝我看的……不过，幸好我谁也不敬爱，谁也不喜爱。只不过我象那些穿华贵衣服的人一样，也有权穿一件体面的连衣裙。我恨所有自以为比别人强的人。我象恨狗那样恨他们。但愿所有自以为比我强的人都见鬼去吧。"

"是的，上帝会帮助你的，我的孩子，"赫尔鲍尔格说，面对这种强烈的感情发泄，她惊慌失措了。"我没有想到哪个孩子会有这样可怕的想法。莎尔卡，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明白道理的小姑娘。阿里教你读书的时候，你曾是个很用功的人。就在前天，我还听到教师亲口在夸奖你。他说，就你这种年龄而言，你是个智力很发达的人。可你却突然开始胡说八道，而且在这些胡言乱语中连一点点健全的思想都没有。此外，这一切又是如此下流！"

"对我来说，反正无所谓，"小姑娘固执地说。"也许，我真的是一个傻瓜，就象我刚到这里时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我只知道那些喇喇不休地炫耀自己才能的人丝毫也不比别人强。有钱人利用自己的才能来干各种害人的勾当，任意地支配着自己的才能。"

"我的孩子，你想用这一点来说明什么呢？看在神的面上，你在说些什么啊？"

"什么也没说。我在自言自语。我知道，谁也不理解我，谁也不理解。嘿，让他去吧。我是什么人？就象我很小的时候男孩们在我身后所叫骂的那样，我只不过是个妓女的女儿。也好，让那些以此为乐的人去嘲笑吧。嗯，我要走了，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她显然并不急于离开。咖啡已经快要煮好，小姑娘也就听从主人的劝说，乐意地留下来了。为了使小姑娘摆脱那些令人不快的想法，赫尔鲍尔格拿来一本照相簿，放在她的膝盖上。莎尔卡开始翻阅照相簿。赫尔鲍尔格看到小姑娘的情绪很不好，就对她介绍照片上的那些人的情况。小姑娘边看边听，可是什么也不明白。只是在赫尔鲍尔格指着一张几乎占去整页画面的妇女相片，并说这是阿里已故的母亲苏尔维伊的时候，她才清醒过来。

相片上是一个身穿丹麦服装的漂亮的年轻妇女。她的眼睛显得深邃而又善良，但是眼睛的深处却隐藏着一种严肃的神情，甚至还有一种难言的隐痛。莎尔卡·瓦尔卡似乎觉得自己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她了。她的脸部线条要比她妹妹的脸部线条柔和一些，虽说她们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真难以想象，阿尔纳利杜尔的母亲，那个永远消失在蓝色的群山背后的妇女，正在用一双忧郁和温柔的眼睛望着莎尔卡。小姑娘猛地抬起头来问道：

"她真的死了吗？"

赫尔鲍尔格用冷冷的目光审视地朝她看了一会儿：

"你怎么会想起问这事的？"

“不知道，”小姑娘扭过脸去，回答说。“我心里想，她也许到某个地方去了吧？”

“这些蠢话是谁讲给你听的？”这一次赫尔鲍尔格问得已经很生硬了。

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一会儿，随后走到莎尔卡跟前，双手叉腰，审讯似地凝视着小姑娘。

“谁也没有，”莎尔卡的脸色涨得通红。“这是我未加思索，说走了嘴。也许，是因为照片上的她象活的一样吧。”

“我确信这是阿尔纳利杜尔对你说的，虽说我吩咐过他别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讲这种无稽之谈。他总是有些怪念头，说真的，现在这些怪念头少一点了。他很小的时候，她就死了。她的死讯对他隐瞒了很久。最近一次他是在什么时候对你说这件事的？”

“我再也没有跟他交谈过。他不愿意认识我。我也不愿同他交朋友，”小姑娘说。

赫尔鲍尔格从小姑娘口中再也探问不出什么来。莎尔卡继续翻阅着照相簿。她看见一个男人的相片，用手指头点了一下。

“这是谁呢？”

赫尔鲍尔格走到她跟前，朝照相簿俯下身去。

“这是阿尔纳利杜尔的爸爸比耶尔，”她把目光在相片上停留了一会儿，答道。“他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好吧，咖啡已经煮好了……”

赫尔鲍尔格走到炉灶跟前，开始倒咖啡。房间里顿时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气，使鼻孔直痒痒。小姑娘贪婪地察看着这个文质彬彬的有知识分子风度的男子的脸，他有一双聪慧的、富有

表情的眼睛。他的儿子那有点长形的下巴和线条美丽的嘴巴就是从他身上继承过来的。他的领子翻着，钮扣眼上插了一朵花。

"他是个什么人？"小姑娘问。

赫尔鲍尔格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走到小姑娘跟前，用白皙的大拇指指着相片说：

"你没发现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吗？还有嘴巴呢？哎呀，多好看的嘴巴啊！不过，他身上最令人惊奇的还是他的嗓音。当然，这在相片上是看不出来的。一种异常优美的嗓音。你问他是个什么人吗？他什么人都当过！你瞧瞧他下巴上的小酒窝。我应当告诉你，谁也抵挡不住它的魅力。"

"下巴上的小酒窝吗？"小姑娘迟钝地反问道。

"我这是在胡扯些什么呀，"赫尔鲍尔格突然醒悟了过来，迅速转身向炉灶前走去。"我这么说是不太聪明的。简直叫人难为情。"

"我决不对任何人讲，"小姑娘诚恳地说。

"你决不讲什么？"赫尔鲍尔格勃然大怒。"你又想出了什么花招呀！"

此后，她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仿佛因为小姑娘犯了什么严重过失似的，她从莎尔卡·瓦尔卡手中夺过照相簿，拿到另一个房间，并锁进了五斗橱。

天色已经黑下来了。那盏挂在墙边的灯在厨房里发出微弱的亮光。房间里仍然是一片黑暗。突然她们看见阿尔纳利杜尔正坐在屋角里。他是悄悄回到家里的，因此她们都没有听到他回来。也许，他亲耳听到了赫尔鲍尔格和莎尔卡·瓦尔卡之间的大部分谈话。

"你干吗躲在黑暗里，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让人家知道你来了，却要象幽灵一般在屋子里游荡？"

"喂，我走啦，"莎尔卡·瓦尔卡从厨房里大声喊道，"再见！"

"唉，真是胡闹！我看你们俩都发疯了。莎尔沃尔，我为你煮咖啡，忙碌了一阵，可你竟要走了。阿尔纳利杜尔，你为什么不到厨房里来呢？到这里来跟莎尔卡谈谈。要不然，你的举止就象个怪人了。人家已经开始埋怨你目中无人，说你不肯跟人家打招呼！我倒是一直以为，你们俩彼此相处得很和睦。你们坐下来吧，一起喝杯咖啡！"

阿尔纳利杜尔走进厨房，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小姑娘不敢正眼瞧他一下。他衬着活络领子，系着领带，头发剪短了。小姑娘没有答理他的问候，却转过身去，拿背对着他。他的姨母继续说：

"我的天哪，你那副模样多么可怕呀？脸色惨白，活象是从棺材里爬起来的死人。昨天夜里你回来得这么晚，去哪里啦？记住，今天晚上你就待在我身边，一步也不能离开家门口！"

"请别说了，"阿尔纳利杜尔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他的声音发颤，好象马上要断掉似的。"别来干涉我！"

"我看你太以大人自居了，竟然跟长辈顶起嘴来。好吧，坐下来跟莎尔卡谈谈。她感到自己是个不幸的人。大家对她都不大亲热，她也没有朋友。你不再跟她交往，这就是你做得不对。"

"据我所知，你已经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她所需要知道的有关我和其他人的一切情况都讲给她听了。此外，我是否与她交谈，对她来说也无所谓。莎尔卡，我清楚地听你不久前在小铺里说过，你不打算同我交谈，虽说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得罪过

你。我记得我对你没有任何粗暴和失礼之处。”

“我不愿同你说话，”小姑娘两手捧着一杯咖啡，转身面对着墙壁，毫不客气地说。

“怎么回事？”赫尔鲍尔格惊奇地大笑了起来，“孩子们，你们该不是相爱了吧？”

“没有的事啊，凡是看到和了解一切的人都知道，没有这种事。你别这么说我们啦！根本不是这码事！”

“我很高兴听到这话，”男孩委屈地回答。“说真的，我连想也没想过我会爱上你的，至少在你还穿着男式裤子之前是不可能的，笨蛋，等到你穿上裙子的时候，再看吧。”

“对，当然罗。最好是让我穿上毛皮大衣，每天夜里差遣你去买白酒，然后喝得醉醺醺的，象头小牛似的，”小姑娘脸涨得通红，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道。她控制不住自己的面部表情，那张脸简直变得不象样。

“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今天到我们这里来，”阿尔纳利杜尔被激怒了。“你是想到我的亲人们面前来诬蔑我的。好啊，有其母必有其女嘛。你同你的母亲毫无区别。大家都知道，还在你是个坏透了的小姑娘的时候，你与你母亲的未婚夫之间发生的事……”

“阿尔纳利杜尔，你该对你所说的话感到害臊！”姨母打断他的话。“看来，只好狠狠地打你一顿啦！”

莎尔卡·瓦尔卡好象要躲开鞭子的抽打似的，急忙闪开身去，她手中的杯子掉在地上，咖啡洒在裤子上。她浑身都在发抖，哭得连气也喘不过来。小姑娘霍地跃起身来，站在房间中央，两眼噙满泪水，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因愤怒和羞惭而颤栗。此刻，莎尔卡·瓦尔卡似乎觉得，她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比阿尔纳利

杜尔·比耶尔松更狰狞可怕的人面兽心的怪物了。根本就无法形容出是个什么样的怪物。迄今为止，她对他的看法是多么荒谬呀！

“我知道我妈妈是很不幸的，她没有钱去买一块好布来为自己遮身……”

大概，小姑娘打算把自己感到痛苦的一切都讲给他们听，但是眼泪使她喘不过气来，所以她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赫尔鲍尔格还没来得及走到她跟前去安慰她，她就已经消失在门外了。

“莎尔卡！”赫尔鲍尔格在她身后喊道。

但是小姑娘已经冲到院子里了。

“莎尔卡·瓦尔卡！”赫尔鲍尔格跟在她后面大声喊叫。

但是小姑娘飞快地跑出篱笆门，迅速地走下山坡，消失在黑暗中了。

第十六章

镇上来了一个陌生人！在隆冬时节，当渔民小镇上的居民们对彼此瞧来瞧去已感到厌烦得要死的时候，当对自己邻居的鼻子上的雀斑和肉疣所作的恶意攻击甚至也已经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的时候，还有什么新闻能比来了一个陌生人的消息产生更大的影响呢。人们突然又变得彬彬有礼——这种好品质一般说来，在一些小城镇里已看不大到了。他们在路上碰见陌生人，就会脱下帽子，点头行礼，详细地询问各种情况：他叫什么名字，到此有何贵干，是否结过婚，去年他家乡的捕鱼量如何，等等。

陌生人一露面，沿马路的人家就都撩起窗帷，老老少少的女人全都凑到窗前，她们穿着破旧的短上衣，许多人的手里还抱着婴孩。男孩子们踮着脚尖踩在生锈的洋铁罐或搪瓷罐上张望，这些洋铁罐和搪瓷罐是用来代替花盆的，里面竖着萎蔫不振、毫无生气的细枝茎，它们也许是穷人家里唯一的装饰。一个妇女远远看见陌生人，就走到台阶上，久久地站着，把双手抄在围裙底下，目送着他渐渐离去，眼睛里有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忧愁，这种极为恭敬的忧郁眼神在大城市里会被人视作普通妇女缺少道德基础的一个标志。小孩们把手指头塞在嘴里，屏住呼吸，站在路边齐踝深的泥泞地里，象着了魔似的望着外来人，直到穿着破皮鞋的脚冻僵为止。

有一天早晨，在去上学的路上，莎尔卡·瓦尔卡碰见了陌生人。他大概是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的，就象约翰·鲍格森以及象他那样的先生们所养成的习惯一样。陌生人身穿灰色的雨衣，头戴宽檐的帽子，手里拿着手杖。他不时停下来细细地察看映入他眼帘的那些东西。然而，不知为什么，小姑娘觉得自己认识他，而且他也认识她。他的目光里含有一种令人信任的东西。她甚至认为，他似乎亲切地对她微笑了一下，就象知道她所有的秘密似的。她惶恐得全身血液都涌到脸上。小姑娘撒腿就跑，连头也不敢回一下，一直跑到离他远远的。当她终于回过头来的时候，她发现陌生人已经把她给忘了，并且正在饶有兴趣地端详着另一样东西。我的天哪，天气多热呀！这会是谁呢？

很快她便打听到了这人是谁。学校里和码头上的人一切都了如指掌。原来这是科弗的阿尔纳利杜尔的父亲比耶尔·比耶尔松。现在莎尔卡·瓦尔卡明白了，为什么她觉得他这样面熟；他

的下巴上有一个小酒窝。他是从南方来的，他是那里的大人物，掌管着社会上的一切，掌管着陆上和海上的一切，跟这儿的奥谢伊里镇上的约翰·鲍格森完全一样，假如鲍格森到国外去的话，在那里同样也是个重要人物。这种人根本就不付什么儿子的抚养费，虽说老头儿约翁也不大提起这件事。暂时还没人知道是什么事情驱使阿尔纳利杜尔的父亲到这里来。只知道他住在他的岳父那里，只知道赫尔鲍尔格在小铺里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柠檬皮、果脯、干丁子香花芽①、果冻、桂皮和砂仁。在科弗，从早到晚都在煎呀，蒸呀，焖呀，煮呀，烤呀。老约翁这个不可救药的唠叨者和吝啬鬼也被贵客的降临惊呆了，因此他肯把顾客们所要的一切都拿出来——肯从任何一只架子上和任何一只箱子里拿出来，而且连一句不满的话都不说，也不对任何人提什么丧葬费。有人推测说，比耶尔·比耶尔松要买下科弗，并将在这个地方建造一幢独门独户的房子，它将不比约翰·鲍格森家的房子来得差。直到弄清楚他是首都拖网渔船股份公司的股东的时候，大家才明白，他要在阿克斯拉尔峡湾边的奥谢伊里镇上为拖网渔船建造一个基地，要同约翰·鲍格森竞争。有人则猜疑他是来勘察金矿脉的，这个金矿脉是几年前一个德国人在山里碰到的。谁能知道这些人在想些什么？

冬末，一个凄凉的礼拜天的晚上。这种时候每一阵风都会带来雨或冰雹，峡湾则会蒙上一层难以形容的、令人郁闷的灰颜色，这种灰色是不利于诗歌的构思的。小镇上的大街小巷看上去，就象是一片由垃圾和稀泥组成的汪洋大海。小镇上那些穿着破鞋的居民的一双脚总是湿漉漉的，这种情况无法使人提高情绪。群山的峡谷里积着一层被雨水淋得有点下陷的脏雪。渔

① 一种调味用的香料。

民们的茅屋从来也没有象这个阴沉的冬日黄昏时分那样凄凉：远远看去，这些被无止无休的风吹坏的茅屋，就好象是一个个撒在偏僻的海岸边上的引人犯愁的惊叹号。窗户里隐约地露出孩子们因老是哭泣和喝稀粥而发青的肮脏的面孔，闪现着大人打哈欠的脸庞。极端的贫困使这些大人无法对当天的消息作出正确的判断。今天的傍晚正是这样。

在马拉尔布德的厨房门口，突然出现了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他穿着一套蓝衣服，衬着一条活络衣领。他没有脱帽，同谁也没打招呼。他的神色非常严肃。

“莎尔沃尔，”他说，“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除了她以外，他似乎没有看到厨房里的任何人。不过，问题是莎尔卡·瓦尔卡作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定——一辈子再也不跟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说话。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象阿尔纳利杜尔那样彻底地和无可挽回地被莎尔沃尔·瓦尔格尔杜尔·约翁斯多季尔从心灵里驱逐出去过。促使她作出这种决定的，不光是不久前的那次争吵。看见阿尔纳利杜尔的父亲之后，莎尔卡便明白在这个男孩与她之间隔着一道什么样的鸿沟，因为她是一个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小姑娘，要是仔细地弄弄清楚，那么她还是一个没有母亲、又穷又脏、衣衫褴褛的小姑娘。从前她指责阿尔纳利杜尔，说他追随并崇拜有钱人，现在她才明白问题根本不是崇拜。有这种父亲的男小孩本身就属于显贵阶层。现在对她来说，他就如商人鲍格森这一家人那样，似乎是远不可及的陌生人。是的，她一辈子再也不会跟他说话。然而，他刚一叫她，她就迅速地站起身来，同他一起走出了房间。

“你跟我一起到岸边去走走好吗？”男孩问道。

小姑娘开始搜索枯肠地寻找一些能一辈子刺痛他心的话。

她想找出一些置人于死地的辛辣的话来，这些话将迫使他懂得，就连永恒也不能熄灭他们之间的强烈的仇恨烈火，也不能填平把他们永远分隔开　无边无际的大海。可是她还没有找到那些话，他就说出了他想要说的话。

"莎尔卡，我是来同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她在那个仍然冰封着的牧场中央停住了脚步，并朝他瞧了一会儿。

"你要走了？去哪儿？"

他说过许多喜气洋溢的漂亮话，它们曾久久地激发过她幼稚的幻想，他曾担保一切希望都会实现——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时间老人还未用痛苦的经历使她的阅历得以丰富之前；当时她和母亲还不是"两个女人"，而且还在一起幻想继续旅行，和到达自己所期望的目的地。

"去南方！"

他说出这句话以后，她觉得她所有的旧时的幻想都象海市蜃楼似的出现在她眼前，接着又落入海中；红海有一次就是这样把埃及人吞噬掉的。峡湾上空飘过一小块雨云。风托着雨云，使它旋转起来，莎尔卡的脸上感觉到了第一阵雨点。

"你以为这件事会使我感兴趣吗？"小姑娘假装漠不关心地问道。生活很早就教会我们的心要装假，以便使它免遭命运的打击。

"我知道，我曾待你不好，很不好，"男孩开腔了，可是话却说得很吃力。"不过，人是被许多恶魔所包围的……"

小姑娘没有作答。她突然感到难为情，觉得难堪、讨厌，因为她只不过十三岁啊。她曾使自己相信自己非常恨他，但是现在，她发现自己只是怕他，并且怕得如此厉害，因此她真想逃到什么

地方去躲起来。他们走到海岸边。雨云直接悬在他们头上。冰雹象一大把白色的针，把大气层划得一道一道的，然后就一头扎进水里。男孩竖起了短上衣的领子。他还没有富到穿得起雨衣的程度。

"我知道这儿的岸边有一座峭壁，"末了，小姑娘说，"那里可以躲一躲。走吧，我有时就坐在那里。"

他们开始奔跑，她跑在前头。钻进峭壁下面的藏身之处以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默默地望着冰雹叩击海岸边上的鹅卵石；冰雹渐渐地变得越来越软了，先变成一片片的雪花，后来终于变成了纯净的雨水。

"莎尔卡，"男孩开口说道。"恶魔想要我服从它们的意志，有时候它们在夜里来找我，站在床头，对我做鬼脸并冲着我大笑。它们使我产生各种念头。它们想逼我做一些可怕的事情，这种事情我连讲也无法对你讲。有时候这些恶魔扮作一些可怕的女人形象……它们的外貌是怎样的？或者它们在干些什么？这些我都不敢对世上的任何人讲。"

"胡说八道，"小姑娘看都不朝他看就说道。"这一切就象你对我讲过的一个女人消失在蓝色群山背后的故事，全是编出来的。你凭空想出了这个有关你母亲的故事。你编造说她到一个美丽的国家去了。她永远离开人间了。她象其他人一样，已经死去。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我小时候相信过你对我所说的各种胡言乱语。"

小姑娘自己也感到很惊奇：她竟会同他单独坐在一起，并把想到的一切都说出来。但是，除了上帝之外，谁也不会知道，现在她的心跳得有多么厉害。

象信仰遭到非难的宗教狂热病者那样，男孩的眼睛里出现

了一种可疑的光辉，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了。

“莎尔沃尔，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你的存在是一种谎话。也许，你的存在也是编造出来的，但是我一直坐在这里，在同你说话，这是否也是编造出来的呢？赫尔鲍尔格是否会使你和其他人相信我在说谎，这一点对我来讲完全是无所谓的。我比别人更加清楚地知道，夜里睡梦中也好，白天也好，我是在同谁谈话。我认识那些想要把我毁掉的人。我知道谁能把我从他们的魔爪中拯救出来。”

“难道你以为，你那想当然的一切会使我感兴趣吗？”小姑娘说。“好吧，我该走了，我已经冻僵了。一路平安！再见！”

她站起来，走出藏身的地方，打算奔回家去。

男孩一跃而起，拦住她的去路。

“莎尔卡，这样对待我可不好，我是作为一个朋友来找你的。我想说的那些话连一半都没说到。请你稍等片刻。我知道，我给奥古斯塔端过白兰地，这是我做得不对，但是请你相信，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事了。她嘲笑和挖苦我，甚至管我叫黄口小儿。我曾以为她是个好姑娘，但你也看到，她原来是个怎样的女人啊。一个女神警告我，要我提防奥古斯塔。这个神还对我说，要我来找你，以便求得你的宽恕。”

“一个女神？你说的是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她预报了所有我必然会遇到的事。她预言我的父亲会来把我带到南方去，还预言过许多、许多别的事情。她一直在保护我。”

“这样一来，我就会全相信你那些关于神灵和鬼魂的废话啦！决不会的！你自己对我说过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

"莎尔卡，人家好好地来找你，你怎么可以生气呢？你只不过十三岁，而我也只有十五岁。咱们还是孩子呢。你别走。别这样瞧着我。莎尔卡，你也知道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面了。你瞧，我要到南方去了，爸爸想让我到那里去念书。我要当个大学生，并将周游世界，大概，永远也不会回到冰岛来了。我想送你一件小玩意儿，因为你是这样的非同寻常，同其他人一点也不象。莎尔卡，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眼中只看到你一个人，我不注意其他孩子，你的性格是这样的独立刚强。你可记得，有时候我们多么快活，每天晚上我们又是如何戏闹和说笑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挂在小链条上的银质小颈饰，递给莎尔卡。

"为什么要送给我？"小姑娘问道。

"这是妈妈的颈饰。里面嵌有我的相片……那是我很小的时候照的。"

小姑娘惊奇地望着这件珍品，随后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仿佛怕雨淋着似的。她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这种宝贝。她迅速地朝男孩子那双有别于世上其他孩子的、充满幻想的蓝眼睛看了一眼，把一只手伸给他，低声地说道：

"谢谢！"

内心的矛盾使她感到非常痛苦。她跑了，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

在后来的一生中，任何一次告别似乎都不象这一次那么令人痛苦。就好象初恋是唯一的真正的爱情，而以后的所有的爱情只不过是它的回声和反光那样，后来的分离也只不过是第一次分离的富有诗意的回声而已。这样的告别是唯一的至死不忘

的告别。

"莎尔卡，你怎么啦，不打算睡觉吗？"老太婆问道。

时间不早了，小姑娘却坐在厨房里的炉火边，装作读书的样子。轮船还没有驶到。听不见它的汽笛声。大概，它因雾而耽搁了。但是，当大家都躺下睡觉以后，小姑娘却穿上一件深棕色的厚绒衣，朝小镇方向走去。这时候已将近午夜了。

有几个人在码头上等船，他们坐在自己的行李当中，所谓行李就是一些用绳子捆扎好的背囊和箱子——要知道，穷人很少用坚固的锁把自己的财物锁起来。他们中间有几个来自附近乡村的农民。他们要到南方去，一些人是去找工作的，另一些则是去治病的。有一部分乘客还没有到。轮船随时都会到的。它在这里的停留通常不超过半小时。刺骨的寒风夹着雨点呼呼地刮着。小镇早已进入了梦乡，所有茅舍里都没有灯火。属于商人家的一只船，这回已经是一艘大摩托艇了，正等候在码头边，开动着马达，随时准备把乘客送到轮船上，把邮件从那里接回来。船上的一盏光线微弱的灯照着甲板。马达排放出来的那股暖烘烘的废气直接喷到小姑娘的脸上，在又黑又冷的夜里，就连这股气味似乎也是挺好闻的。阴沉沉的寒夜丝毫也不关心那颗在人胸膛里怦怦直跳的、焦急不安的心。雨下大了，可是小姑娘毫不理会，并且也不打算去寻找躲雨的地方。她仍旧站着，就站在雨中。冰冷的雨点纷纷落到她的头上，雨水从头发上流到脖子上，并沿着背脊往下淌。手指完全冻僵了，但是她没有发觉这一点。有两个裹着披巾的妇女并排站在她的旁边，一动也不动，仿佛死人似的。那些人在深更半夜，冒着倾盆大雨，等候着起身远行的时刻，他们的命运可并不令人羡慕。男人们早已忘记了烟叶的味道，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满怀着希望：但愿别的地方要比这

里好一点。

一个身材高大、脚登一双胶靴、脸上弄得很脏的男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想看看天气变了没有。然而一点儿也没有好转的趋势，看起来，雨要不停地下很久。

"喂，穿男式裤子的，你干吗站在严寒中受冻？"他问莎尔卡。"当心，会冻僵的！"

"我要跟一个女人告别，"莎尔卡回答说，接着就抹掉鼻子上的雨水。

"你告诉那两个不幸的稻草人，让她们到驾驶室来，要不然，会冻死在码头上的。"

驾驶室里生着火。全体船员等待着大茶壶里的水开起来。他们打算煮咖啡。两个男人躺在两条长凳上，心平气和地谈论着捕鱼的事。一个双手被风吹得很粗糙的年轻小伙子在准备杯子和砂糖，一副睡意蒙眬和愁眉苦脸的样子，显然已有一个多月没刮胡子了。他们请妇女们坐在长凳上。水手们试图用谈话来替她们解闷，但是她们脸色阴沉、忧心忡忡地坐着，仿佛参加葬礼似的。年纪较轻的那个女人好象刚哭过一场。也许，她的鼻子是因伤风而红肿的吧？她的眼睛稍微有点斜视。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患牙痛病。莎尔卡·瓦尔卡溜到靠近入口处的一个角落里，藏在那儿，尽量避免引起人家的注意。她面前站着一个穿皮裤子的、身材魁梧的农民。等待已久的咖啡终于煮好了，真是又热又香。他们把咖啡分斟在几个大杯子里，并在杯子里放进一大块干炒过的褐色砂糖。这是多么好的咖啡呀！一个水手讲起故事来，说的是南方某个县的法院院长有一个习惯，喜欢驾船到法国拖网渔船旁边去讨鳕鱼鱼头，可是他说的话，法国人却连一句也听不懂。嘿，真好笑！那个牙疼的女人忍俊不禁地笑

了起来，并指出这不大象是真的，那个有点斜眼的妇女则掉转头去，以便掩饰笑容。接着，帆缆员也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有艘帆船的船长一连两天咒骂他的全体船员，因为他们打碎了舷窗。后来，他们又倒了咖啡，请大家再放砂糖——别不好意思，拿吧。然而，这时响起了定期班轮的汽笛声。大家急急忙忙喝干了杯子里的咖啡，一个有趣的故事因失去了它的文学价值而突然中断了——大家都急匆匆地向出口处走去。大海的上空亮着一种奇怪的蓝莹莹的光，看见这种亮光，便会使人产生一丝微弱的希望：明天峡湾上空将会有朝霞升起，完全象每天早晨一样。

"全都准备好了吗？"帆缆员喊叫起来，并把莎尔卡·瓦尔卡赶上岸去。她在船上是没有事可干的。

小姑娘踏上码头的时候，她看见两个奔来的男人，他们眼看赶不上轮船了。

"等一会儿！"比耶尔·比耶尔松对小船上的男人们大声喊道，因为他们已经打算开船了。

"快点呀！"传来了回答。两个男人刚踏上甲板，轮船就起锚了。谁也没有发现莎尔卡·瓦尔卡。

阿尔纳利杜尔站在桅杆旁的一盏灯下面。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新大衣。小姑娘无法看清他的脸部，但她似乎觉得他正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岸边。没有一扇窗里亮着灯光。上帝啊，千万别让人知道她深更半夜还在这里徘徊，否则可真不得了啊！他没有看见她，多么幸运啊！要不然，他会产生什么想法呢？要知道，她只有十三岁呀！小姑娘踏上了归途。

"好吧，就算他发现了，那又有什么不好呢？"她想道。"他教会了我读书和写字，现在他为了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而出去见

大世面，我大概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她已经想回转身，再次跑到岸边去，以便在轮船驶远之前，对他喊最后一次“再见”。但就在这一瞬间，她发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这个女人穿着一条宽大的裙子，头上还裹着披巾。大概，她想对某个人说最后一声“再见”。一看见莎尔卡·瓦尔卡，这个女人就断然掉转身去，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之中。为什么莎尔卡·瓦尔卡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科弗的赫尔鲍尔格？在夜间奔跑和躲避人们，这跟她的所作所为丝毫也不象。这种女人只有在大白天才会出来，神态庄严而又得意，仿佛想用自己骄傲的气焰来照亮全世界。也许，这仅仅是莎尔卡·瓦尔卡的错觉吧？

可是不管怎么样，轮船已经看不见了。它带走了阿尔纳利杜尔。阿尔纳利杜尔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啊。

第十七章

春天的太阳光好象鬼火一样，老是迷惑和欺骗人们。在第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只要春天的太阳一露面，那些连绵不断的阴雨天和令人难熬的不眠之夜就全都会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坏天气突然又出人意料地杀了个回马枪，阴雨连绵的日子比去年更糟，天色又暗又阴沉，这样的天气甚至连老人们都不曾看到过。于是极悲凉的不眠之夜重又降临，而且比从前的不眠之夜更加悲凉。

春天对老人和小孩来说，都是一个很愉快的季节。当太阳慷慨地、不遗余力地在放热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能象春天那样令人精神振奋。

马拉尔布德的西吉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把自己的小男孩抱出来晒太阳，和他一起坐在屋子的南墙跟前，让小孩的脸朝着太阳。这张脸又黄又瘦，布满皱纹，活象小老头的脸，眼睛倒是长得大大的，眼皮稍微有点浮肿。这双眼睛里铭刻着多少苦难啊！可是你瞧，太阳象对别人一样，也把自己那有益的光线投在他的脸上，母亲抱着他在太阳光下只坐了几天，男婴就嘟嘟囔囔地说起话来，起初声音很弱，但是渐渐地就变得有力了，平静的牙牙学语声使一颗慈母之心感到愉快。"啊——啊——啊，"他一面慢慢地说，一面用那双充满非人的悲哀之情的眼睛望着太阳。

老埃约利富尔也出来晒太阳。他摸索着走到他们的身边，打过招呼以后，他说小孩现在会发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声音了。

"是啊，"母亲说，"他也受够了苦；也许，上帝现在要让他健康起来了。"

"也许是的，"老埃约利富尔仰面看着太阳，表示同意。

"奇怪的是，上帝竟迫使无辜的人们去为别人的罪过受苦受难。小孩并不是因自己有什么罪过而受苦受难，他是无罪的，"妇女说。

"呸，你呀，"埃约利富尔嘟哝了一句。

"因此我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上帝让我们受苦受难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仰，是为了使我们的心灵高尚起来的话，那他有时是会陷于绝望的。比如，我们那位极美好的哈尔格里穆尔·

比耶图尔松就是这样的。”

老埃约利富尔用拐杖探路，打算离去。

“一切考验都出自魔鬼的安排，”他说。“瞧，我失明已经十六年了。”

又过了几个出太阳的日子，那个受苦受难的小孩已开始向母亲微笑了。人的天性就是如此嘛。在被整个世上的诗人们所称颂过的极美好的太阳的照射下，他的眼睛里微微露出了一丝喜悦的光芒——顺便说说，这美妙的阳光是穷人们唯一能无偿享用的奢侈品。小孩的母亲高兴了，快活了，她给他唱她所知道的、最美妙的歌曲——“啊，纯洁的葡萄藤”以及其他的歌。上帝，即那个创造太阳的上帝，想起了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来保佑她——一个如此渺小，如此孤立无援，穷得在约翰·鲍格森那里连帐户都开不出的女人，想到这一点真叫人感到高兴。

光阴如箭，转眼间夏天已临近了。一个住在山谷里的人越来越频繁地，特别是晚上回家去的时候，都要从马拉尔布德庄园旁边经过。这是克维乌姆的尤基，说实在的，人们时而叫他约基姆，时而用取自《圣经》中的与这个名字很相象的其他名字来叫他。尤基是个敬神的人。到小镇上来的时候，他总要参加救世军的集会。他赡养着年迈的双亲，他俩在自己那座山谷里的小庄子中过了一辈子。他的母亲已经九年卧床不起了。他的父亲虽然已有九十高龄，但仍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可是我们的主人公却被人叫作“克维乌姆的尤基老人”，因为在我们的故事渐趋高潮的时候，他已经有五十岁光景了。傍晚，他有时就在马拉尔布德的院子旁歇歇脚，跟西古尔利娜谈谈天气、牲畜、厩肥，展望一下收获的前景。在割草的日子里，他就谈谈天气的干旱和

雨水的多少。把那些关于上星期的变幻莫测的天气及其中出现的几个不可靠的晴天的话都讲完后，下次他又谈起这方面的事，只是话说得比上一次更多。因此，他的话题永远不会枯竭。尤基是个身子墩实的男人，颧骨凸起，走路时背驼得很厉害，两只耳朵上布满了疮痂，嘴唇上方蓄着一撮微红的小胡子。他每月刮一次胡子，只有在难得的情况下才刮两次。他嗅鼻烟，大声地打喷嚏，经常东抓西搔，不断地咳嗽，大声地吐唾沫。在同西古尔利娜交谈的时候，他总是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他的眼睛凸得就象干鳕鱼的眼睛，牙齿则又短又黄，而且几乎跟牙床一般平。西古尔利娜通常都请他等她一会儿：她得去瞧瞧婴孩。确信小孩已经睡着时，她才走到台阶上，然后他们就久久地聊起天来。有时候，大家都躺下睡觉了，她便请他到屋里去，用甜咖啡和夹人造奶油的黑面包款待他，尤基很爱吃这种面包。

“为什么我不能帮一下忙呢？”他问，“这对我来说是毫不费力的。如果这几天天气干燥的话，等院子里的草秸晒干以后，我乐意随便哪一天晚上来把它们收拾好，捆扎起来，藏到干草棚里去。有什么好说的啊！女人总是女人，何必非要她干呢，她自己的活儿也够多了。”

尤基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一天早晨，当莎尔卡·瓦尔卡迅速地穿好衣服，急匆匆地要赶到码头上去晒鱼的时候，她看见了尤基：他坐在厨房里，浑身汗湿，脸上沾满烟叶的碎屑，下巴黑乎乎的——没刮过胡子，正在狼吞虎咽地就着咖啡吃黑面包。母亲在摆弄他的一双粗硬的皮鞋，把它浸到旧木桶里去沤软。这个女人千方百计地想讨好尤基，因为他帮了她的大忙：一夜间，他把所有的干草都翻了一遍，并把它们收起来，放到干草棚子里去。经过一夜的劳动之后，西古尔利娜显得精神勃勃，心情也很

愉快。她在满意地微笑，露出一口残牙。她的嘴唇还很丰满，很鲜艳，也很有魅力，尽管她在彻夜不眠（照看生病的婴孩，做祈祷和哄他睡觉）之中度过一个冬天，可她的身体却没有失去弹性。尤基用狗一般的目光注视着她。莎尔卡·瓦尔卡从厨房里一穿而过，晃了晃脑袋，同谁也没打招呼，砰地一声关上门走出去了。晚上，她以年轻人那种毫不留情和毫不妥协的态度勒令母亲回答她的问题。

"再过一年，你将会有第三个小孩，"她说。"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你急于要人家相信，你与尤基的关系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是无罪的。但是我想知道，你想用什么来喂养他，给他穿些什么？上帝和世人对这种事会说些什么？谁敢担保说，在这幢既有穿堂风又要漏雨的屋子里，他不会染上某种可怕的疾病？"

"我看你，亲爱的莎尔卡，在成长，谢天谢地，长得也很健康。"

"可是，假使我不干活和挣钱养活自己的话，那我们又会被遣送回北方去的，也会落到靠教区来救济的地步。"

西古尔利娜不善于斗嘴。她认输了。她朝女儿看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眼泪簌簌地从眼睛里滚落下来。

"我再也认不出你了，我的孩子，"最后她说。"我甚至连你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你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不怀好意的恶狠狠的神色。瞧，你这样谴责我，仿佛是我把世界造得象现在这种样子的。"

"随便哪一个男人朝你看一眼，你就会去向他追逐求爱，难道这也是上帝的过错吗？"

"上帝主宰着我的生活和我的心，"西古尔利娜恭顺地答道。"他把我造成一个女人，因此我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天性。假

使我要生孩子的话，那末他就会不顾我的意愿而出世的。我听命于上帝的意志和理性，毫无怨言地生下自己的孩子。上帝的手法是不可知的，谁知道，他让穷人的孩子降临到世上来就没有重大的意义？仅仅是不让我们这些普通的罪人知道这个意义而已。虽然做父亲的有时会逃避抚养孩子的责任，但上帝至少及时地把这种坏家伙赶走了，比如说，就象他把史坦因托尔从我的人生道路上赶走了一样。谢天谢地，莎尔沃尔。要是他还留在这里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接连不断的罪过。亲爱的，你的罪过也不会比我的罪过来得小。现在上帝给我送来了另一个敬神的、遵守教规的、正派的人，他以一种纯洁而又高尚的爱情来爱我。你可以相信，这个人既不会败坏你的名誉，也不会败坏我的名誉。他在山谷里有一小块地，假使上帝有那种意思的话，那我就同他手挽手一起去度过整个一生。”

“我祝贺你，”小姑娘说。“他的耳朵上结满了痂，浑身上下长满疥疮，牙齿黑得好象他一生光吃垃圾似的。”

“莎尔沃尔，我亲爱的，将会轮到你的。迟早会轮到你的，”母亲说。

母女俩的谈话到此结束了。

夏天照常来了。随同而来的还有绿荫、蓝天及凉爽的和风。不多久夏天即匆匆而逝。秋天降临了，峡湾又被那种司空见惯的绵绵秋雨所笼罩，这时小镇上传开了一则流言：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与克维乌姆的尤基订婚了。这一次人们并不认为这爱情中有任何罪过和任何可指责的地方。虽然订婚并不说明一切甜蜜和美好的幻想都完美地实现了，但是那些对这次结合感到遗憾的人也未必会比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幸福。

每一个自认为站得很稳当的人都应该小心谨慎，免得失

足。有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救世军里为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而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集会。马拉尔布德的利娜端坐在最受人尊敬的位子上，她不善于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对生活所赐予她的一切快乐，她都要慷慨地加以偿还。她同一个纯洁和光明正大地爱着她、并拥有一小块土地的人并排坐在一起，唱着美妙的宗教歌曲。从这一刻起，她进入了那种洋洋得意地、高傲地观望着整个世界的妇女的行列。

就在这傍晚的时刻里，小镇上有两个人最后一次关上自己家的门，走下山坡，朝着岸边走去。他们是什么人？一个是身体佝偻的老头儿，穿一套用精梳呢料缝制的黑色西服，内衬灰色的胸衣。他踏着碎步走着，背弯得比平时更厉害。老头儿背着一只不大的背囊。他已经不再唠叨，也不再埋怨别人，因为他身边的丧葬钱已分文不剩了。

走在他后面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神态庄严的女人，她身穿冰岛式样的衣服，肩上披着披巾。她没有左右顾盼，对谁也不理会，也不同任何人打招呼。看上去，这个气度高贵而又骄傲的女人的心好象变成一块石头。他们去赶轮船。一些人即将来到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另一些人即将离开这里。雨还在不停地下……

几天后，好天气才稳定下来。空气十分寒冷，院子里和菜园里都蒙上一层霜。

莎尔卡·瓦尔卡登上山坡，停在那扇直通科弗庄园的、漂亮的木头小门前。她想把门打开，可是它已被钉子钉住了。小姑娘爬过了篱笆。有人已把所有的蔬菜挖走了。教区的法官下令用木板把窗户钉死。在门锁上方赫然盖着一个神秘的大印，它使人想起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人。也许，这是国王的大印。几天

后，这幢房子将被拍卖掉。据小镇上传闻，教区的法官收到了南方银行发来的一份命令，说是要没收老约翁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因此，一切东西——房屋、土地、家具和小铺里那笔信贷款都被查封了。去年冬天，老头儿替自己的女婿在一张什么纸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他付出了全部的财产。这种纸被称为期票。当然，老头儿可以留在小铺里保住自己的职位，约翰·鲍格森也不可能用任何其他办法来帮助这个可怜的人。最近几年，他自己也因捕鱼量减少而受到巨大的亏损。可是，赫尔鲍尔格对此事连听都不屑一听。据说，她好象将有小孩了。

新订婚的人在筹备婚礼时多半是不切实际的。在尤基身上看不出有特别忙碌的情况，他只请求南奥斯的农民斯维因通过与约翰·鲍格森的帐房结算的方式，稍许卖给他一点作被子用的绒毛。未来的丈夫还建议自己的未婚妻去买一点料子来做件冰岛式样的衣服，帐记在他的帐户上。马具匠的妻子同意缝制这件衣服。但是，当衣服和其余的一切东西都赶在结婚前准备好以后，一阵可怕的飓风在峡湾上空席卷而过，接踵而来的是一种连老人们都没见到过的坏天气。倾盆大雨没完没了地下着，大海在翻腾，峡湾里几乎每天都要发生不幸的事件。暴风雨造成了大量的损失。约翰·鲍格森的一只小船连同船上的五个人一起杳无音信地失踪了。几乎每个遇难的渔民都留下一个大家庭。大风不时地卷走茅屋的屋顶，把它们揉成一团，使它们四下乱飞。茅屋顶的碎片在小镇上飞来飞去，敲打着左邻右舍的窗户，被飓风卷起的碎屋顶在峡湾上空飞舞，直至落入海水为止。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给自己的住所做好过冬的准备。其余人家的屋子里，不管哪一条缝隙都在漏雨，地板上积起一滩滩水洼，床铺全都湿透了。雨转成了冰雹，接着又转成了大雪，雪花

大量地涌进屋里，床上积起了雪堆。最后，天气终于平静下来，有点回暖，甚至出现了晴天。雪开始融化和消失了。

许多人大概以为，坏天气只不过是坏天气，它是会过去的——过去后就没事了。但是，在这个座落在海岸边的小镇上，坏天气对一个人的生活的侵扰要比通常所想象的来得严重。它会损害人的健康，推翻掉结婚计划，改变一个人今后的整个命运，更何况经常有不止一个渔民因为它而回不了家，这些人通常都要养活一个家庭，妻子和一大群孩子在家里等候着他，而且妻子正用自己的眼泪稀释牛奶。阴雨天给有些家庭带来严重的伤风症或肺炎，后者在当地通常会转化成气管炎或胸膜炎，最后以生结核病而告终。

去年秋天，在这种坏天气里，马拉尔布德的小男孩生了第一次病。他的肺部出了一点毛病。接着，又患上了瘰疬：他喉咙痛，眼皮稍微有点浮肿，耳朵和眼睛里不断地有黏液渗漏出来。夏天，他靠晒太阳暖和了身体，有了一定的好转，瞧起来，几乎象个健康的人，他的鼻子和耳朵上的伤口也有所愈合。但是遇到今年的坏天气，他又象去年冬天那样害了病。疾病又悄悄地潜入了肺部，小孩失去了食欲，开始发烧。小伤口又裂开来了，耳朵和鼻子里又开始渗液，屋子里又充满了他的啼哭声，这哭声就象一头受到残酷折磨的牲畜所发出来的叫声那么难听和揪人心肺。小孩的病成了那条通向拟定中的婚姻的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事情很清楚：在小孩的身体没有好转之前，他就不会成为克维乌姆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很有用的人。

小孩是那个女人的唯一财产，耶稣基督当然不算在内。西古尔利娜白天黑夜一步也不离开小孩，除非有人来替换她，两个订过婚的人决定把婚礼推迟到春天。未婚妻不得不把冰岛式

样的衣服藏到老史坦因农的箱子里去。如果男孩在夜间平静一会儿，她就走到箱子跟前，从里面拿出衣服，一边向耶稣祈祷，一边用又红又肿的手抚摩平整而又闪闪发亮的衣料。当西古尔利娜细瞧着自己的嫁衣的时候，或者当她忧愁地凝视着婴孩的小脸蛋，看到他那凹陷的两颊，那张总是张开的、因生鹅口疮而显得苍白的小嘴巴，以及粘着一层硬眼屎的浮肿的脸皮的时候，她向自己的救世主送去了多少次热情而又虔诚的祈祷啊。

"万能的上帝啊，"她祈祷道。"你是穷人和受苦受难者的唯一的朋友，请把你仁慈的手伸到我心爱的孩子的头上来吧……"

约翰·鲍格森认为，这些地方没有特殊理由可以寻欢作乐。因此，只是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比如，举行慈善募捐晚会时，他才把自己的地方供给人家作娱乐场所，通情达理的人们也并不因此而指摘他。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鲍格森允许妇女协会举行晚会。凡是想要的人都能够从自己的帐户上领取五十奥拉至两克朗的现钱。而那些较为殷实的人甚至能领到整整五克朗。这个晚会是为那些在今年秋天飓风期间遇难的渔民所遗留下来的孤儿、寡妇们举办的。约翰·鲍格森事先腾出自己的一个储鱼仓库。会上打算让医生宣读一篇有关所谓的爱克司光射线的讲稿，随后由约翰·鲍格森本人作一次不太长的演说。妇女协会（现在是以马具匠的妻子为首）打算义卖咖啡。该协会希望能为孤儿寡妇们募集到一百五十克朗。这些地方很久没有举办这种节庆活动了，要知道，奥谢伊里镇上也不是每天都一下子死去这么多渔民的。

现在莎尔卡·瓦尔卡一门心思地想着即将举行的庆祝会，虽然大家都说，小孩是不许去跳舞的，而她也刚满十四岁。莎尔

卡·瓦尔卡过去对这种活动从来都不感兴趣，也不想去参加那些于捕鱼结束后在某间茅屋里举行的小舞会。可是，现在她甚至每天夜里都梦见，她如何在大厅里打旋。她梦见男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来邀请她跳舞，她好象在空中飞翔似的，显得轻盈而又有力。她跟自己的同龄人商量过一阵子，大家都同意说这活动非常健康，谁也没有权利禁止小姑娘们去快活一会儿。她们中间的许多人面前都产生了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穿什么衣服去参加这种庆祝活动？

"真了不起，"莎尔卡·瓦尔卡说。"我们将要一起跳舞。我压根儿就不打算跟男孩子们跳舞。你们知道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要化装，脸上要抹烟炱。"

但是，吸引人的化装计划却毫无结果。在预定为喜庆日的那一天，西古尔利娜的心肝宝贝却悄悄地平静地走向天国。一切同化装和娱乐有关的念头现在都成了亵渎行为。最后一昼夜，小孩的身体十分虚弱，他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既不睁开眼睛，也不哭，在这个受尽折磨的不幸的小躯体上看不见一点点生命的火花，只见他头上长着黑色的茸毛，身上包着一层满是皱纹的黄皮。当莎尔卡·瓦尔卡下班回来时，他已经死了。小姑娘在厨房里遇到母亲。她坐在桌子边，双手支着脑袋，用视而不见的眼睛凝望着前方，看不见也听不见周围的任何动静。为了哄自己的孩子睡觉，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跟他一起受了多少苦难，她是多么热爱他啊！当她每天夜里瞧着受尽折磨的无罪的小躯体颤栗的时候，她的内心便充满了极度的忧愁。这小躯体是上帝从她的罪孽深处召来的，上帝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所遭受过的那些苦难都给他送来了。甚至在他将死之际，西古尔利娜还在做祈祷，还抱着希望。她大概至今尚未彻底明白过来：他

已经死了。

人生就是如此……

当莎尔卡·瓦尔卡走进房间的时候，西古尔利娜没有抬头看她一眼。在她看来，活着的人同死去的人相比似乎是那么微不足道。老史坦因农站在炉灶旁边，两手交叉放在腹部，给西古尔利娜讲她的几个孩子是怎样相继死于瘰疬的。就在这个屋子里她失去了四个孩子，这一点她以前可从来没有讲过。他们全都是死在这个房间里的。

"我知道，我整个冬天都打破了自己做祈祷的习惯，"西古尔利娜终于说，显然，她没有听见老史坦因农的话。"假使撒旦没有迷惑住我，假使我向天上的父做过祈祷的话，也许，他就不会死了。但在秋天，在这场强烈的飓风之后，他如此突然地害了病，以致我不知怎的没想到做祈祷。您知道这个祷文——'愿你的旨意行……'"西古尔利娜沉重地叹了口气，仿佛想要推开压在她胸口上的大石头。"现在我来念这个祷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许，这样将会好一点。"

晚上，莎尔卡·瓦尔卡帮助母亲把卧室冲刷干净。西古尔利娜抱起小尸体，小心翼翼地把它洗干净，用一条干净的床单把它盖起来。随后，她把在救世军里得到的那本祈祷书打开到印着她所喜欢的那首赞美诗的地方，把它放在死婴的胸口上。

这一切几乎把那些跟即将为活着的人们所举行的隆重的庆祝会有关的念头全都逐出了莎尔卡·瓦尔卡的头脑。她甚至不想到那儿去了，虽说她那笔包在纸包里的五十奥拉就放在枕头底下。不过，将近半夜时，当打扫工作结束，而自己又还不想睡觉的时候，小姑娘便决定上那儿去一次。她就这样穿着男式裤子和绒衣，不慌不忙地朝码头走去。然后，她就预付了

入场的钱，顺便到仓库里去看了看。门口挂着一盏灯。板棚里的墙脚边，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些光着脑袋的男人。他们就着瓶口在喝白酒，不时地吐着唾沫。大厅里的气味就好象秋天在厨房里煮血灌肠时所散发出来的那股气味。地板上到处都是积水和鱼的下脚，穿一双好鞋子到这儿来是要冒风险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鲜鱼。不远处坐着几个妇女，她们正在喝咖啡；咸鱼味儿同烟叶味儿，同白酒、咖啡、煤油和人汗的气味混杂在一起。人们从学校和教堂里搬来课桌和长凳，以便让与会者能够十分舒适地听取演讲者的发言。约翰·鲍格森站在仓库最深处的一只大木箱上。他正在演讲。莎尔卡进去时，他恰好讲到一半。

在医生讲话时——他讲的是所谓的爱克司射线——会场里一片喧闹声，谁也没有兴趣听他讲。听众们都已经弄清楚了：在这里，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每个人都会因各自的疾病而平静地死去，这些奇怪的射线在不远的将来还不会威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男人们在演讲时不断地走出去喝一两小杯酒。然而，“老头儿”刚开口说话，大家就都回到位子上去了。鲍格森挺直身子，高高地抬起头站在那儿。他穿着平时穿的那件常礼服，身材很高，稍微有点发胖，前额宽阔，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向后梳着，两条眉毛浓得出奇。他那威严的、银灰色的眼睛瞧起人来带有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气，然而，也不无幽默和狡诈感。他的鼻子生得又短又宽，上嘴唇上蓄着浓密的栗色小胡子，他不时地用小木梳梳它们——这种时候，他大概是在思索着某个问题。他的一双手长得又短又粗，手上布满汗毛。说话时，他总是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上。虽然他的话说得简单而又明了，但他的声音听起来却是冰冷而又生硬。

"三十六年前我首次到奥谢伊里镇上来的时候，"他开口说，"这个小镇还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这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一些还是在上世纪中期用泥土和石头砌成的渔民陋屋里，仅仅生活着一百五十来人，假如可以把他们的存在叫作生活的话。他们只是在冬天驾着破船去捕鱼，捕到的鱼也少得可怜，谁也不敢在春天冒险驶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去。如果沿岸附近没出现鱼群的话，那就认为它们完全游走了。经商更谈不上，除非是一些丹麦的投机商人，他们在春秋两季到我们这个地区来，以各种借口，用极低廉的价格来骗取穷人们的鱼。应当讲，在丹麦的'独家'公司没有安排好正常的买卖，在它还没有开始用小网和大网去捕鱼之前，这里的居民当中，一般说来还谈不上有文化。这里只有唯一的一座陈旧的、半坍的小教堂，后来它终于在一次狂风暴雨中完全倒塌了。我差一点说出'谢天谢地'的话来，要不然，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去参观它。谁也不会想到要在这些地方办学。当然，谁也不关心人们的健康状况，在这些地区根本就没有医生。这里不存在同首都的通讯联系，没有邮局，当时的人们也并不通信。关于电话和电报，我就不谈了，这些东西大家连想都没有想到过。除了前任商站管理员、已故的延森为自己建造的那幢房子之外，这里甚至连一幢象样的木房子都没有。很少有人在自己家的畜栏里养一头奶牛；说真的，羊并不比现在少，差别只有一个，即当时所有的肉都被丹麦人用某些商品换去了。只有在圣诞节和复活节，餐桌上才会出现肉，而且只是最殷实的人家才有，黑面包被视作一种上乘的食品，只有碰到一些重大节日，人们才见得到砂糖。我了解这里的一户渔民家庭，家里有九个孩子——每年要生一个孩子。就是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分给他们喝咖啡用的那种炒熟的砂糖也只有一小块。你们可明白，这块

糖如果全家都吃到，每个孩子口中能吃到多少？有趣的是，凡是现在正在没完没了地哭泣和抱怨贫穷和不幸的那些人，对此会说些什么呢？整个小镇上唯有斯维因·帕乌尔松的父亲帕乌尔家有一个小菜园，当时他被认为是个有钱人。在这里，通常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会读书的人，更不用说找一个会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名字的人。我想现在你们该明白，从前奥谢伊里镇上的经济生活水平是什么样的，文化水准又是什么样的了吧？”

说到这里，演讲者停顿了一会儿，仔细地抿平小胡子，舒展一下肩膀，然后又把双手交叉在胸前，放得舒服一点。全体与会者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演讲，不放过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话，要知道，在言词和行为方面，谁也不比约翰·鲍格森更接近至高无上的神。他继续往下说：

“无论命运把我们抛到哪里，我们都应当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微薄的能力来为民造福。我对生活的看法就是这样。‘独家’公司做了自己的份内事，当时它也带来了好处。起初我在那里当个管家，在那个时代这是个受人尊敬的职务。老延森死了，我就当上了总管。我将不多费口舌，我只要说，所有这些公司吵吵嚷嚷地在哥本哈根成立，可是在冰岛这里纷纷倒闭，象肥皂泡似的破裂。我本人不得不担惊受怕和冒险地把这事揽在自己身上。事情是棘手的，但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它进展得不错。我双手一刻不停地干活，但总是负债累累，活象个罪孽深重的撒旦。然而，我抱着希望，但愿我不在人世的时候，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会看到我在这里干出的那番事业所留下来的淡淡的痕迹。我不打算把所有的成绩都记在我自己的帐上。这个荣誉是属于你们的，是你们创建了小镇，你们以自己的劳动和敢作敢为的精神把它变成了我们这个地区最美好的

地方之一。我只不过是你们的工具。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的小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都铺上了木头地板，建造的房子都有一两堵木头墙，许多人家都开辟了很好的菜园。人们整年都有活干，有充足的食物和燃料。这种吃得肥肥胖胖的、性情乐观愉快的人们，在一个大雪覆盖的小镇上是不会经常看得到的，更不必去谈那些国外的大城市了；人们在那里生活得象一大群狗一样，无家可归，露宿街头。我在一份丹麦的报纸上看到，在美国的纽约，去年冬天一夜就冻死了八十个人。我们这儿大多数居民餐桌上经常有肉摆着，无论如何也不少于一礼拜一次，面包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能尽情地吃。我从国外采购了大量的黑面包和干饼，也买了饼干；有些人把它称为石头饼干，但是我应当向你们保证说，这种饼干在法国被认为是一种美食。我们烤得出漂亮的大蛋糕：核桃仁的，葡萄干的；在旧时代，谁也吃不到那样的蛋糕。应当告诉你们，奥谢伊里的每一个居民分得的砂糖要比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每人分得的总和还多。这是我们的会计运用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在其他的成就当中，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同其他世界的联系有了改善。现在，轮船一个月一次定期上我们这儿来，夏天甚至一个月来两次，因此我们可以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要是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到国外去。我们已经为自己置备了电话和电报，说真的，为此我们花费了昂贵的代价。然而，现在可以同自己的朋友、亲属通讯联系了，即使他们住在世界的另一头也无妨。只要我们愿意，在任何一天，任何时刻，都可以打电报到东方去，哪怕打到中国也行，还可以打到南方——埃及和西方——美国去。为了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我们这里建造了一座非常美丽的教堂，要是上帝赐予我们一个顺利的捕鱼季节，那我们就能给教堂加上防寒设备，装上炉子。到那时我

们就可以同救世军较量一下——他们的屋子中央摆着一只炉子。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有幸得到了一位富有经验的医生，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家。今天我们听了他那吸引人的学术报告后，就不难相信这一点了。假如他在这里不能治好我们的疾病，那末到南方去另找医生就是无谓的空忙和白白地浪费钱财。到那时已经毫无办法了，请相信我的话吧。我们有了学校，我们的孩子正在那里学习。他们所受到的一切教育并不比丹麦的学校差。就连小镇上最穷的小孩也能学到有关其他国家、有关地球运转、有关天体和植物生命方面的知识，并且知道什么是名词，什么是形容词，以及其他许多在我的时代只有非常有钱的人的孩子才能学得到的东西。我们应当为这一切而感谢我们的教师，我们大家都为他而感到十分自豪，因为他是一位大诗人，他的诗歌经常刊登在首都的报纸上。我听说，他的一本叙事诗集不久就要问世了。这在三十六年前乃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

说到这里，约翰·鲍格森不得不非常细心地把小胡子抿抿平。真的，对这个极美好的小镇的优点作了如此详细的描绘后，还能补充些什么呢？只是在重新更舒服地放好自己的双手以后，他才试着继续自己的演说：

“虽然有如此惊人的进步，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种种不受人支配的力量。比如，就拿去年秋天所发生的那场可怕的暴风雨来说吧。它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损失和种种不幸。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在至高无上的神的手下，是无能为力的。

“我在小镇上的地位把我同小镇上的居民联系得一年比一年紧密，因此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我的幸福和你们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如果一个象我这样的老人，由

了几十年来一直在核算你们的收入和支出，从而最终把你们看作自己心爱的孩子，并且理解你们大家，首先是理解那些遭到命运的沉重打击的人，那末这也没有丝毫可奇怪的。我们知道，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是为了悼念那些去世的兄弟，是为了尽可能地支援他们的亲人和家属。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在我们的小镇上经营着一项不大的买卖，掌管着所谓的捕鱼行业。然而，这完全是徒有虚名！我的财产也不过是空有名声。掌握一切的是你们。而我充其量只不过是你们的仆人。不管你们是计件工作，还是合股分红，搂进财富的也是你们。我份上所得到的只是亏损，在南方的银行中的亏空，同外国做鱼生意的亏损。你们认为你们欠了我的债，但是我能使你们相信，你们不必焦虑不安，所有的风险，所有的责任都是落在我身上的。是我在南方的所有银行里欠了债，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那末不得不出来负责的是我，而不是你们。你们当中的个别人有时抱怨没有现钱，可我除了责任和操心之外，又有什么呢？你们称之为我的财产的那种东西都是用银行贷款换取的。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这数目在前前后后地转移，就象你们记在小铺里的那笔小小的数目从一笔帐目转到另一笔帐目上去一样。银行欠谁的债——我不知道，也许是欠英国的债，而英国又依赖于谁——我就更不知情了，也许，是依赖于美国。生活就是一条连接不断的相互入帐和出帐的锁链，最终我们还是不知道，谁掌握着资本。我们只能调拨数目字，只好怀着在某地存有资本的信念而生活。也许，它根本是不存在的。现在，当我对你们说我同情小镇上所有的孩子，我为他们而感到高兴，为他们而感到痛苦，仿佛他们是我自己的亲生孩子的时候，我想向你们证实，这不是空话。因此，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你们的忠实仆人，一个有幸掌管你们钱财的

人，已经作出了吩咐，要让每个蒙难的家庭都能从商店里得到总数为一百克朗的商品。我们将不再多谈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一点是，我希望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都要明白，当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的小铺还属于约翰·鲍格森的时候，它的门对孤儿寡妇是敞开的。”

演讲者不作声了。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议论纷纷，最后一致认为，这样慷慨的行为在奥谢伊里镇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甚至连那些老土地们都记不起有任何类似的事情。

从另一方面来说，凭经验知道，“老头儿”从来也没有象他在诉苦和装穷时离宽宏大量和慷慨这么远过。

跳舞开始了。手风琴的琴声和奇异别致的节奏以一种异国的魅力充实了散发着腌鱼味的木棚，引起了一种只有音乐才能产生的愉快而又有点激动的情绪。平时为求生存、为挣黑面包和熟鱼而紧张斗争的回声淹没在波尔卡、华尔兹和玛祖卡舞的旋风中了。瞧着那些身穿节日盛装的人们是件多么愉快的事啊！姑娘的脸庞因跳舞而涨得通红，真美啊！瞧一瞧小伙子吧！他们原先显得那么闷闷不乐，那么寂寞无聊，而现在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悦耳动听了，愉快而又令人陶醉的舞蹈使他们的目光流露出种种大胆的幻想。莎尔卡·瓦尔卡多么羡慕他们大家啊！她站在门口，置身于那些羞怯的、瘦削的小姑娘当中，穿着一条紧裹着大腿的旧裤子，因此她的整个身躯就显得可笑和怪诞。商人的女儿穿着一套丹麦服装，由总管的儿子拥抱着，从旁边一掠而过。大家都惊奇地瞧着他们。他们碰撞着人们，同大家互相推挤，自己也几乎站不稳。我的天哪，商人的女儿发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笑声啊——粗俗而又刺耳，就象喝醉酒的水手发出的狂笑声。然而，她的牙齿如此洁白，她本人又是如此漂

亮，如此快活。大概，莎尔卡还没看到过有谁比她长得更漂亮。置身于当地的姑娘们中间，她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要是没有这种粗俗而又愚蠢的笑声就好了！商人的女儿边笑边把头垂靠在对方的肩上，好象她永远也不能抬起头来。她的眼睛半张半闭，全身软绵绵的，对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不加理会，一直在笑，笑得没完没了。大概，她喝醉了。她的舞伴也是如此。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离咸鱼堆不远的地方煮咖啡，向他们投去不赞同的目光。一看到这一对，莎尔卡·瓦尔卡的内心便产生一种有罪的惊慌感。稍晚一点，即夜里，总管的儿子同一个年轻的水手为争夺商人的女儿而打起架来。水手冲着他的对手大叫大嚷，骂他是个坏蛋和好出风头的人，说他根本不爱商人的女儿。他这个水手从小就爱上了她，而且一辈子都在爱她，她曾把自己的初吻献给他。小伙子们感情冲动地在拚死相搏。打架是在室内开始的。妇女们恐慌地纷纷躲到角落里，有个人竟然爬到凳子上去。男人们试图把两个打架的人推到门外去。不过，扭在一起的两个对手却自己滚到了外面。搏斗继续进行着。他们残忍地相互猛揍着，朝着对方的脸部和头部痛打。他们俩在盐水里浸了个透湿，在垃圾里滚得肮里肮脏的。末了，年轻的小姐把总管的儿子拉开，并把他领到家里去洗刷一番。舞会停止了，参加庆祝活动的人都聚在院子里。妇女们怕得嗦嗦发抖，在向上帝祈祷。可是这场骚动渐渐平息下来了，总管的儿子和他那位小姐没再出来，谁也想不出究竟是为什么打架的。有人说，商人的女儿是条母狗。妇女协会中的一些成员关心的是水手的情况。他脏得活象一头跌落到粪水中的猪，衣衫破破烂烂，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流着血。水手愤怒和懊恼得几乎要号哭起来；人们给他洗了脸，把他那件过节穿的衣服刷刷干

净，免费请他喝咖啡。有一个妇女把莎尔卡·瓦尔卡叫来，也免费请她喝咖啡，因为她的弟弟死了。这里坐着一个醉醺醺的小伙子，正在朗诵诗。有个人在叹气，抱怨着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可是小姑娘却默不作声。醉汉企图把目光停在她的脸上，但是醉后的狂态使他的视线变得摇曳不定。他在朗诵：

上帝笑了。死神
只是在名誉场上
刈割柔弱的
嫩芽和小草。

谁也没有去注意小姑娘，甚至谁也没有问她会不会跳舞。她注视着那些在急骤旋转的跳舞者，认为跳舞也没有什么意思；手风琴的声音使她激动，令她吃惊的是大人们竟能在这种音乐的伴奏下快活而又喧闹地跳舞。她谢过了那些请她喝咖啡的女人，说她要回家了。

"这就对啦，你从这里滚吧，谁乐意看这种丑八怪，何况还是个穿男式裤子的！"站在门口的男孩中有个人用一种只有半大孩子才会有的挑衅性语调大叫道。莎尔卡·瓦尔卡掉转身来，看见商人儿子那张少女般漂亮的脸上挂着厚颜无耻的笑容。

"闭嘴，你这只小猪猡！"莎尔卡毫不客气地回敬说。

"怎么啦，你忘了我家的女佣人是怎样给你捉虱子的吗？喂，伙伴们，抓住她，我们来找找她身上的虱子。"

响起了一阵快活的哄笑声，他们大伙儿都不反对寻一下开心。其中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男孩大叫道：不妨弄弄清楚，她是个小姑娘，还是个男孩子。笑话和俏皮话劈头盖脑地袭来，而

且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尖刻。

小姑娘本想用一连串最下流的谩骂来回敬他们，可是立即就想起自己弟弟的死。再说，现在她的内心绽开一朵几年前并不存在的小花，她已经不愿进行对骂和反击了。此时此刻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离开，并且不想见到任何人。

母亲的房间里亮着微弱的灯光，那里摆着小孩的尸体。涉尔卡·瓦尔卡蹑手蹑脚悄悄地走了进去。今天在他们家里所发生的死亡事件，使她产生了一种虔敬的心情。已经四点多钟了。她在床沿上坐下来，双手捂住脸，开始回想她是怎样盼望这次舞会的，又是怎样为它作准备的。心跳一点一点地平静下来了。突然她觉得好象听到了某种声音。她开始侧耳倾听起来。起先似乎觉得，不知什么地方有人正在交谈，谈话非常沉闷，语调十分冷淡，而且没完没了，后来小姑娘认为，这是某人在大声地读书。但是，仔细谛听之后她明白，这声音更象平淡、单调、乏味的歌声，仿佛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风的啸声。她甚至觉得，这好象是她的小弟弟在渐渐离开人世时的一种特别的哭声。这可能是什么呢？

小姑娘无论如何摆脱不掉这种单调而又凄凉的呼啸声，它一股劲儿地直往她的耳朵里钻，同夜间的黑暗交融在一起，并且渐渐变成黑暗的一部分。最后，她脱掉鞋子，小心翼翼地下了楼。哎，哭诉声是从母亲房间里传出来的。现在小姑娘听清了，这是人的嗓音，这个人正在低声哼着一支没完没了的曲子。说真的，很难把它称作曲子——它既没头，又没尾，也没有意义。她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起来。接着，鼓起勇气，把门稍许推开一点，朝房间里张了一眼。灯光非常昏暗，那情景几乎就象三年前那个永志不忘的夜晚……在这种幽灵般的灯光下，小姑娘见到了一种

骇人的景象：床沿上坐着一个露出胸脯、蓬头散发的女人，她膝盖上放着一包白色的东西。想必，这个女人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她摇摇晃晃地在低声哼唱。这歌声里既听不出歌词，也听不出旋律。

小姑娘血管里的血凝住了。她过去从未见到过这个女人，后来她也没有看到过这个女人。莎尔卡·瓦尔卡急忙关上门，跑开了，一边祈求上帝，别让这个女人看到她。关于这个怪女人的回忆，一辈子萦绕在小姑娘的心头。

第十八章

在这一切还没有过去时，西古尔利娜是没有心思去结婚的，虽说家有几头牲口的尤基不止一次地暗示过，现在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婚姻拖延到春天。至于说被子嘛，他们随时都可以置备。安葬之后，他常常到马拉尔布德来，经常在厨房里坐很久。他通常都是坐在长凳上，两手紧握着鼻烟壶，把鼻烟往鼻子里塞。他平静、认真、稳重地谈着，垂头丧气地望着前面。他谈的通常都是天气情况，其中也谈到天气预测，谈及后者时，就选择一些较为费解的词儿和一些深奥的用语，大概，只有首都发来的气象通报里才看得到这些词儿和用语。他喜欢人家称他为博学的专家，尤其是称他为善于识别天气的行家。他根据一些古老的民间谚语来预报天气，指出哪一天人们做弥撒，计算出什么时候月圆，说出云如何飘浮；河水的流动、太阳的升落，对预报天气来说，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比如，假使昨天傍晚马匹奔跳不止，母绵羊在瀑布边用角互抵，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天气

要变了。他母亲的风湿病就更不必说了——这种病从来也不会让人上当的。假使说恶魔钻进老太婆的右侧锁骨的话，那就是一个可靠的征兆：你就等着刮海风吧。腰痛恰恰相反，它预告的是严寒和风平浪静的天气，尤其当它在夜间发作，并扩大到左肩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某人在山谷里梦见纱线，那末这一定是快要下雪了，而在梦中看见干草，那末突然而来的初寒就在数难逃了。他自己不久前梦见一个女妖。它的身体一直裸露到大腿，胸脯上血迹斑斑。它从阿克斯拉尔山里出来，径直朝着他走来。现在除非出现奇迹，他才能从灾难中脱身。每当捕鱼量不佳，事先总会梦见赤身裸体的女人，而鲜血则一定预示着某种不幸的事情。虽然秋天的捕捞工作开始得很顺手，但暂时还不知道，到汛期结束前捕鱼量将会怎么样。尤基非常注意牲畜的发情期，特别是他自己养的牲畜。对于确定是否所有的牲畜都能在预定的期间下崽来说，这一点具有巨大的意义。例如，不幸的斯卡尔达，即乌斯兰德的埃里克的那头母牛，于上一个礼拜开始发情了，谁也不怀疑它从秋天一开始就怀孕了，使大家感到惊奇的只是，母牛大大地消瘦了。当它要生小牛犊的时候，埃里克就把它宰了，他做得很聪明：他家的两头母牛在秋天已经生过小牛，在干草不够吃的时候，何必添第三头小牛呢？

主显节过后不久，一天，莎尔卡·瓦尔卡从学校回家去。天气寒冷，凛冽的寒风夹着雪在呼啸。天色将近傍晚了。刚到家门口，她就闻到令人心醉的咖啡味，灯光从虚掩着的门里射了出来。厨房的炉灶旁边坐着一个人，他正在同老史坦因农谈话，一面悠闲地抽着烟斗。他身上穿着一套新的蓝哔叽西服，衬着一条浆硬的领子，斜系着一条丝领带。小姑娘伫立了一会儿，透

过咖啡的热气，细细地打量着这位外来人，望着他那张粗犷的古铜色的脸、巨大的领骨、粗线条的脸型、肥厚而又棱角分明的嘴唇、朝四面八方竖起来的头发以及一双象烧红的木炭那样的灼灼发光的眼睛。她的全身血液都涌到了心里，脸色顿时泛白，气也喘不上来，眼前的一切都象在雾中一样，在不停地飘浮。小姑娘纹丝不动地呆立在房间中央，连一只手指也不能动弹。那个男人起初象狗一样奴颜卑膝地望着莎尔卡，随后微微一笑，没有从嘴里拿出烟斗就笨拙地向她伸出长满汗毛的手。真是个伟人！

“晚上好，亲爱的莎尔沃尔，”他用低沉暗哑的嗓音说，但说话的态度却是那么彬彬有礼，带着明显的好意，因此小姑娘竟然不敢相信——这个人是他吗？

莎尔卡一动也没动，她也不想回答他的问候。

“你怎么啦，认不出我们亲爱的史坦因尼吗？”老太婆问道。“谢天谢地，他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他这个不幸的人，这些年来在世上到处流浪，也吃了很多苦头。过去的事情也就过去了，现在让我们来好好地迎接他吧。”

“假如他留在这里的话，那我就离开家！”小姑娘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厉声说道。“该死的坏蛋！他毁了我母亲的一生——毁了我们俩！”

“得啦，得啦，莎尔卡，安静下来吧。我们千万别说这种话了。假如有人因醉酒或因一时糊涂而欺侮过我们，那又何必记仇呢，何况，已经过了几年，现在他回来了，痛改前非了，既戒了酒，又认了错。亲爱的莎尔卡，这样来接待他是不符合基督的精神的。我相信，学校里可不是这么教你们的。”

“我住在救世军里，莎尔卡，”史坦因托尔有意和解地说道，

神情甚至有点胆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姑娘的脸。“史坦因农说得对：我戒酒了。”

小姑娘稍许有点放心了，她的激昂情绪也平定了下来，但是一股正常而又自然的怒火仍然隐隐地在她的心中燃烧。

“你住在哪儿，我无所谓，”小姑娘用她所特有的低沉的嗓音说，并且还跺了一下脚。“你在这里没什么可干的，从这里滚开吧，滚出奥谢伊里镇，滚出峡湾，滚出国去吧。你等着瞧，我稍微长大一点，到那时你就会知道，你是在跟谁打交道。你大概以为我把你给忘了吧？不，我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你把我心里的一切纯洁而又美好的东西都给毁了。你曾象头野兽似的，朝我和妈妈睡觉的床上扑来，那时候我们是无家可归的人，谁也不需要我们。对我来说，妈妈是世上的一切，但是你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并且把她给毁了。你把她变成了一个象你自己那样的人。你还打算在我身上干出同样事来，而我当时只有十一岁。我还没有从这件事中恢复过来，大概，活着的时候，我永远也恢复不过来了。这种吓人的事情甚至在睡梦中都使我不得安宁。假使我夜里梦见魔鬼的话，那么这个魔鬼一定是你，是你，是你！你是个真正的魔鬼，只要你活着，我的生活就不会有一天快乐。”

突然，厨房的门稍微打开了一点，从里面传来了如下的一番话：

“莎尔沃尔·瓦尔格尔杜尔，假如你认为我是你的亲生母亲，那末我要你立即停止说话，或者象女基督教徒该做的那样，挑选较为体面一点的话。你很清楚，我跟史坦因托尔再也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了。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了。我不明白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怒不可遏。我只知道一件事：我

为他的婴孩操心，直到这个苦命儿断气为止。我把小孩送进了坟墓，在上帝面前我的良心是纯洁的，因为我赎清了自己的罪过。涉尔沃尔，我不明白，你说你希望史坦因托尔死掉，你指的是什么？对我来说，他早已死了。这是实话，就象上帝住在天上一样。除了耶稣，谁也不知道我经受了多少苦难……”

这番话是以抱怨、眼泪和哭诉结束的。

“唉，什么时候这一切能结束呀？”站在炉灶边的老史坦因农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呻吟着说。“自然罗，她这个苦命人是很艰难的，上帝啊，宽恕她吧。唯独上帝知道，我自己是怎样为死去的四个孩子痛哭的。我不想说我那些活着的孩子们在世上生活得很好，不过，谢天谢地，至少他们都没有遭到大灾大难。她是对的，亲爱的史坦因尼，那时你一走了之，却让我们听天由命，这是你做得不对。假如你想知道我的看法，那末我就要告诉你——象我们的利娜这样的妻子，只有在梦中才能得到。你应该立即跟她结婚，只要我们那位心肠极好的老牧师一同意，今年就结婚，这样任何人也没法讲你们的坏话。打从我们的男孩夭折的那个时候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你还要考虑到，尤基从夏天起就时常到我们这儿来。我不想讲这个苦命人的任何坏话。他是个挺好的小伙子，他所有的亲族在各方面都是一些不错的人，但是，利娜挑选谁，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她是个明理的女人，配得上象史坦因托尔这种有才气的人，虽然她本人在这个世上学到的才能并不多。亲爱的史坦因尼，我对你有朝一日会戒酒这一点从来也没有失去过希望。我总是说——喝酒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一个人的真正的生活是在他戒酒的时候开始的。人归人，酒归酒。不能根据一个人在醉酒状态中所犯的罪行来评判他。亲爱的涉尔卡，你不妨也想一下这个问题。一

切恶行都是由酒引起的，而人类的心却是善良的。”

客人默然地坐着，他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指责他人，而是平静地喝着咖啡，每当杯子喝空时，他就把它放下来。随后，他谢过主人们，就打算离去了。他把一只手递给莎尔卡，但是她没有握。

男孩死后，母女俩又睡在一起了。身边听不到人的呼吸声时，母亲就会忧愁的。现在她们已习惯睡在一起了。她们默默地脱下衣服，掉转身去，背对背躺下睡觉。莎尔卡面壁躺下，母亲则睡在床沿。半夜里天气渐渐变凉的时候，她们各自都在睡梦中把那条旧被子往自己身上拉。今夜也是如此。她们脱去衣服，互相不瞧一眼。灯熄了。小姑娘躺在床上，听见母亲用被子蒙住头，竭力想压住号哭声。小姑娘也无法入睡。她太焦虑不安了。漫漫长夜就这样在冬天无限广阔的天空下，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地拖延着。她们各自竭力不露出没有睡着的样子，假装都睡着了，可是心里很清楚，她们是在相互欺骗。只是在拂晓前，小姑娘才沉沉睡着了。她梦见了一些鸟，其中有美丽的，也有很难看的。它们彼此在争吵，空中充满了啾啾的叫声。她醒得很迟。她猜测，时间约有九点多了，因为母亲正在厨房里洗牛奶桶，并把订户的牛奶倒入桶里。她是在挤好牛奶后才开始干这活儿的。同时她还在煮咖啡。窗外仍然是一片黑暗。通过虚掩着的卧室的门，清晰地听得到厨房里所发生的一切。小姑娘听到了一种喧闹声、门闩发出的咔嚓声、脚踩在门槛上的沙沙声。有个人在打招呼。西古尔利娜一声不吭。

“难道除了你，谁也没有起床吗?”传来了史坦因托尔的男低音。他用这种口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仿佛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他只是外出了一阵子，时间也没超过一夜，现在

又回家来了。

西古尔利娜不肯赏脸回答他。她继续干自己的活儿。

“我问,除了你,屋里谁也没有起床吗?”他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你吵什么?安静点吧。”

“我是来打听,咖啡是否很快就要煮好,”他用平常的声调说。“我在这里的大箱子上坐一会儿,如果它承受得住的话。”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又不是这里的主人。”

“我也没说这是你该管的事。总之,任何人跟任何东西都无关。”

“至少我与你不相干。没有你的帮助,我也把你的婴孩葬掉了。但是我不能明白,你干吗要呆在这里。”

史坦因托尔好象在说给自己听,又好象是在重复听厌了的曲调似的,轻声地回答:

“每个人都向往着故乡。我心里有种东西把我同这个小镇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我有时想,如果我淹死在伊卢格岩岛群附近的话,东风也会把我吹回这个海岸边来的。”

“现在你唱起了另一种调子,而往年你老是自吹,说你在这里是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主人,是这些群山和大海的主人,想使大家相信,你是一个多么万能的人。”

“西古尔利娜,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在世上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想要不顾我的意愿强把锁链套在我的身上。我想要什么时候离开,就什么时候离开,想要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也许,我一次又一次的离家出走仅仅是摆脱旧的锁链而陷入新的桎梏罢了。当我第一次离家去闯荡世界的时候,我是想发财致富,想成为象约翰·鲍格森那样的人,想把整个镇置于我

的管辖之下。这里的生活就象恶梦一样，使我感到压抑，我想摆脱它，以便成为一个凌驾于生活之上的强者。可是，当我受了重伤，语言不通，躺在陌生的城市里的时候，我明白做个贫苦的异国人意味着什么。我感受到，同那些流浪者和无家可归的人一起把煤装入底舱，以及仅仅因斗胆在船上养的那条狗的鼻子上用手指弹了一下而被船长撵走意味着什么。经受过这一切以后，当我回到家里，回到故乡，我觉得这里的一切——土地、大海和天空似乎都是我自己的，这也值得惊奇吗？"

"史坦因托尔，你从来就没有良心。你来到这里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明。从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刻起，一直到我把一小撮土扔在你婴孩的棺材上的那一天为止，你让我吃了多少苦，在这一切之后，你怎么还敢来到我的面前呢？"

"利娜，在昨天之前，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我就是为了看看他而来的。"

"假如你在他临死前几天见他一面，你就会明白我不得不为你吃了多少苦。"

"我给他带来了礼物。礼物在这儿的纸包里，我马上拿给你看。我一知道他降临到世上，他还活着，我就经常想念他。"

"对我来说，你再也不存在了。我恨你。上帝到底为什么要让我认识你呢？"

"商人的女佣人斯季娜问我到过哪儿，生活得怎样。"

他刚说完这句话，西古尔利娜就勃然大怒，不顾一切地大叫了起来：

"斯季娜，商人的女佣人！你没有赏给她一个孩子，这多么可惜！但为时还不晚！假使小镇上有谁可以被叫作妓女的话，那就是你的斯季娜了。"

男人纵声大笑起来。他感到很开心。

"你真是一头肮脏的畜生！一个蟊贼！让上帝在他显神怒的时候惩罚你吧！为了我独自替他下葬的那个婴孩，我要向上帝祈求这件事。"

然而，她那连珠炮似的怒骂并没有使男人失去自制。只听到他在解纸包，把纸弄得沙沙直响。随后他说：

"你瞧瞧，这是一双漂亮的小鞋子，对吗？"

"有什么可瞧的？你们男人全是一路货色。这双小皮鞋至少要给七岁的孩子穿才合脚。"

"七岁的孩子？"史坦因托尔既感到惊奇，又感到委屈。"难道你以为我会给自己的孩子买一双他马上就会嫌小的皮鞋吗？你瞧瞧，这是一双非常好的小皮鞋。在国外只有显贵们的孩子才穿得起这样的皮鞋。就连约翰·鲍格森家的孩子也从来没穿过这样的鞋子。"

从厨房里传来了哭泣声。

"亲爱的利娜，干吗哭呀？眼泪是解除不了痛苦的。也许你以为，在那里，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里，我生活一直很快活吗？也许你以为，一个穷苦的异乡人不是在那里生活，而是在逍遥享受吧？不，亲爱的，这里困难，然而那里更困难。瞧瞧这里吧，看见吗？我的胸部被人打伤了，刀子刺在肋骨上，滑了出来，划破了胸口，一直划到腋下。你想要我给你看看肩胛骨上的伤疤吗？这事发生在英国，当时一棵树的树干压在我身上。你可以相信，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这些还算不了什么……"

"仁慈的上帝啊，史坦因托尔！你怎么能离弃我呀！"妇女含着眼泪呻吟道。

"忠实的人并不是那种留在原地的人。重新回来的人才是

最忠实的。”

“大概，你已经知道我跟约基姆订过婚了。他给我买了一只戒指。你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事。你从来也没有送过我东西，而只是搜刮掉我身边所剩下的那一点点东西。现在我变得这样胖，难看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在我出了那桩不幸的事故后，我从头到脚、里里外外都是伤痕，躺在英国的一家医院里，我向那个指导我们的尘世生活的人许下了两个诺言：如果我能活过来，并且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人，那末第一桩事就是要永远戒酒，然后要竭力赎取我对被我遗弃在家的那些人所犯下的罪过。尽管我很痛苦，但我试图在诗歌中表白自己的思想感情。好吧，别再哭了，听着。”

他开始用喑哑、单调的声音念一首长诗。它清晰地传到了莎尔卡·瓦尔卡的耳朵里：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片灰蒙蒙的咸海，
那儿浅滩绵亘，悬着深红色的霞光，
人们和海鸥在向上帝诉苦，
陡峭的斜坡上有一幢低矮的小屋，
在这幢并不富裕的屋子的深处，
萎靡的女人在寂寞的床上辗转反侧。
想当初我与她相识，
我们这对年轻人相亲相爱，一起唱歌。
可怜的女人在拂晓时就悄然起床，
凛冽的北风在窗外呼啸，
它喜欢缝隙和窟窿，也喜欢穷人的补钉，
他们干活得不到奖赏。

她给绵羊和忧郁的母牛上饲料，
在身上划十字，给畜栏插上沉重的门闩，
为了上帝而点燃一盏小油灯——
冒黑烟的火苗今天还在昏暗地闪烁。
她一边挑拣篮子里的咸鱼，
一边老是在回忆小儿子——
但愿他会突然醒过来！——
　　　她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道
这时候我也在回忆他。

但是，这时老史坦因农走进了房间，向他们问了好，然后就倒咖啡。

第十九章

就在这一天，牧人尤基来到马拉尔布德。他在厨房里坐下来，喝着茶碟里的咖啡，富有感情地咬着干炒过的砂糖；原来他听到了轮船的汽笛声，就决定来打听，是否来了某个爱管闲事的人。他头脑中想的事情要比他嘴上说出来的事情多得多。老史坦因农开始向尤基探问天气和山谷里的牲畜的情况。他频频向自己的情人投去含有深意的目光，不时地把鼻涕擤在一只手里，再在那双紧裹在裤子外面的长袜子上把手擦干净，而后又抓起一撮鼻烟。

“好吧，我没工夫在这里久坐，”他终于强调说。“我应当赶紧回家去照看牲畜。”

可是他并没有离去，却继续坐着，沉重地发出带一点哮喘音的呼吸声。

"西古尔利娜，毛线搓得真好，"他沉思良久后说道。

"我不会说这种粗毛线很漂亮，"未婚妻回答他。

"这种毛线仅仅在打渔民戴的手闷子时才是管用的，"尤基带着学者的那种一本正经的神情说。

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当然罗，我们山谷里的羊毛是较好的，谁也不会否定这一点，"尤基说。"在这儿的海岸边放牧的绵羊的羊毛永远也不会这么柔软。"

"是这样，"西古尔利娜干巴巴地回答道。

"我不打算贬责你们的绵羊，"尤基用抱歉的声调说。"它们的肉常常要比山谷里的绵羊的肉来得好，来得多。它们两者的饲料不能相比。这也是很好理解的，要知道，海岸边的水草是一种多么好的辅助饲料，顺便说说，还可以用这种水草来塞床垫子。总之，水草很有用，在经济上也有价值。"

西古尔利娜没有搭理他。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说海岸边的绵羊的肉比较鲜美。不用说，海岸边的绵羊终究是海岸边的绵羊。"

"其实是你害怕大海，"西古尔利娜说。

这种不是很赞赏的看法不知怎的竟不由自主地从西古尔利娜嘴里冲口而出，这种情况在女人身上是经常发生的，如果一个男人不太合她们的脾胃的话。

"我可以让你相信，我划桨划得不比任何一个水手差，"未婚夫说。"也许，划得比某些人稍微好一点，这些人太自命不凡，常常来回闯荡世界，虽说这样做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毫无好处。结

果往往正是他们连桨都不会握。你凭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一点大概应该是很清楚的。”

“你在暗指什么？”西古尔利娜问道。

“就这么说说而已，并不暗指任何事情。我只是想说，帐目全都结得有条不紊的。”

“什么帐？”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不值得一提。不过是那笔买连衣裙料子的帐。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还要给你买一条绸带。如果你想要，甚至可以买两条。”

未婚妻什么也没有回答。

“好吧，我可没工夫游手好闲，”客人说。“不用白白浪费时间啦。我不能扔下自己的母牛，它们光靠我在奥谢伊里镇这儿闲扯是填不饱肚子的。花母牛的奶也不会因此而增加的。”

说完这番话，他就告辞并走出去。大家以为他真的离开了。但是，你们想，晚上是谁又把那张象鳕鱼那样毫无表情的脸探进厨房的门里面来向大家问好呢？当然是尤基。他首先朝正在梳理羊毛的西古尔利娜瞧了一会儿，随后向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世界历史》的莎尔卡·瓦尔卡瞥了一眼，再朝坐在角落里做编织活儿的老史坦因农扫了一眼，最后又对那位穿着一套深色西服的客人看了一会儿。史坦因托尔把腿叉开得大大的，姿势很随便，摇摇晃晃地坐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抽烟。

“可怜的人，你又来了吗？”史坦因农和气地问。

“白天我在这里忘了件事，”尤基回答道。

他带着一副天生的彬彬有礼和恭敬的神情，绕着所有在场的人兜了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问好。他从来也不忽视这种礼节，即使在一天之内几次进同一幢房子。然后，他便站在房间中

央，好象汪洋大海上的一艘被上帝遗忘了的船。

“请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尤基，我这就坐到利娜的身边去。”老史坦因农说。

尤基顺从地坐下来。谁也没有打破沉默。莎尔卡·瓦尔卡在一页页地翻着《世界历史》，老妪手中的织针继续发出单调的嚓嚓声，西古尔利娜手中的梳子吱吱嘎嘎地响着，声音很难听，她连头也不想抬起来，动作猛烈地梳理着粗羊毛。她的头发梳得很光滑。肩上披着一条新披巾。史坦因托尔两次向尤基投去鄙视的目光。总而言之，他不大注意尤基，仿佛他面前是一块空地似的。

看上去，这种情况好象将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末了，尤基站起身来说道：

“西古尔利娜，我要跟你谈谈。咱们出去一会儿吧。”

“谈谈？”女人用相当不友好的态度瞧了瞧他，反问道。她的两颊泛起了点点斑斑的红晕——这是她开始生气的最初迹象。“我不明白，我做了什么事，竟会使你象个暗探似的在这里乱窜。除了自己，我从来也没有让任何人上过当，也不打算让任何人上当。要是我想哄弄人的话，那只是哄弄自己。我没有必要同你一起出去，也没有什么可谈的。”

“小事倒是真的有一桩。说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想就帐目说几句话吧……得啦，没关系，这件事可以搁一搁。”

尤基绕着大家兜了一圈，同大家握了握手，就走了。

时光在流逝，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日复一日，相似得令人吃惊。

大家都在盼望渔季的开始。人们希望能有好天气，无知地

祈祷上帝保佑约翰·鲍格森免遭损失，请求万能的主使他免受去年渔季所遭到的损失——可怜的人啊，他遭受了不小的亏损。史坦因托尔继续住在救世军里，但是却久久地坐在马拉尔布德的厨房里喝咖啡。有时他也读读在小铺里偶尔得到的首都的旧报纸，主要还是对广告感兴趣。新闻对他的吸引力并不大，至于政治，他根本就不屑一顾。他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所有从事政治的居高位者都是骗子和坏蛋。无论首相或别的国务活动家发出什么号召，丝毫都触动不了他。史坦因托尔声称，他一生从来也没有参加过投票，以后也不打算去做这种事。有时他认真地默读那部写斯图尔伦格事迹的萨迦，但是对读过的东西从来也不发表什么看法。偶尔他向某个人借一本廉价小说来读读，但是读小说显然并没有使他得到乐趣。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自从史坦因托尔戒酒以后，他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架子十足了。戒酒后，一个人在小镇上就仿佛失去了自身，整个世界也不可思议地变得狭小了，他本人也适应了这个狭小的世界。以为自己是一个具有无限力量的人，并把自己的一切最荒诞的、最不可思议的幻想当作现实，这是多么容易，又是多么简单啊！不需要为这件事花丝毫力气。喝一小杯美酒——你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但是一个人只要一不喝这种有魔力的饮料，他就开始渐渐地失去自己的个性，并且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平平常常、微不足道的人。

克维乌姆的尤基仍然象过去一样，是这个屋子里的常客，只不过现在他不再久坐了。他似乎有点怕史坦因托尔。他装出一副因事到这里来的样子。经常是这样的：他顺路弯过来，在院子里走一会儿，往鼻子里塞一撮鼻烟，然后就离开。可是马上又返回来了。史坦因托尔从来也不跟他说话。西古尔利娜象从前一

样，不跟他多说，至于要她出去跟他单独谈谈——这就更谈不上啦。看来，婚礼好象是要无限期地延迟下去了。不知怎么搞的，马拉尔布德的一家人相互交谈越来越少了。每当傍晚，当事情都做完了，大家打算躺下睡觉的时候，尤基那冻得发青的脸孔有时会突然探进门来；结果他在院子里徘徊，朝牛栏里看了又看，随后就朝海岸边走下去；有时半夜里都能听到，他还在门槛旁边跺脚。如果他的脸长得不好看，那么他就不应该有别人所固有的心灵和激情吗？每天早晨，西古尔利娜起床后，经常在门口碰见他，可是并不向他道早安，而是夹头夹脑辱骂他一通。一个可怜的人把帽子伸出去，指望得到金币，却发现帽子里装的是牲口粪，与这种可怜的人一样，他也遭到了那种厄运。

“你干吗老缠住我呀？”他的未婚妻厉声地问道。

哎呀，他只不过是偶然来到这里的！尤基解释说，他是到小镇上来买鱼内脏的，或者是来帮人修板棚的。

有时尤基给未婚妻带来一小包干炒过的砂糖或葡萄干。她表示感谢，但却不肯收下。

有一天，莎尔卡·瓦尔卡放学回家，她匆匆穿过广场。在离小铺不远的地方，突然有个人喊了她一声。这是尤基。他向站在他身边的一个男人讨了一撮鼻烟，朝莎尔卡走了过来。

“你好，”他打着官腔说，并向她伸出一只手。

“是你叫我吗？”小姑娘问道。

“我认为你是想到小铺里去瞧瞧并买一点水果糖。如果你想的话，那么就进去买吧。让他们记在我的帐单上。我会付钱的。别不好意思，你可以买一包或两包。”

“不必，谢谢！”莎尔卡·瓦尔卡粗鲁地答道。

“小姑娘，不瞒你说，我已经同你的母亲订过婚了。”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等一等,你想要五个奥拉吗?”

“走开吧,”小姑娘生气地说,然后就自顾自地走了。

男人断定,无论是用旁敲侧击的暗示,还是用迂回曲折的方法,都不会从这个教养很差、毫无礼貌的小姑娘口中掏出任何话来的。因此,他急忙追了上去,赶上后就直截了当地说起了正事。

“我想向你打听一点有关史坦因托尔这个土匪的情况。如果能相信人家的话,那末你大概也是非常讨厌他的吧。假使你愿意的话,最好能告诉我,他是不是真的在深夜到你们那里去,是不是真的留在你母亲身边过夜。关于这一点,大家都这样说。你无疑应当知道,你和她是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要是你告诉我,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就给你十个奥拉。”

“我可以对你说实话,并且不要任何代价,”小姑娘迅速地回答,然后就用脚后跟猛地掉转身来,同尤基面面相对。“听着,假如史坦因托尔是令人极厌恶的话,那末,你要比他坏上一千倍。”

说完,她倏地掉转身来走开了。这样一来,尤基从她口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莎尔卡的未来的继父仍然困惑莫解地站在路中央,不时地搔搔肮脏的、没刮过胡子的下巴。他站了一会儿,又走到那群男人身边去讨一撮鼻烟。

就在这一天晚上,约基姆对马拉尔布德作了一次新的拜访。这次拜访是在一种紧张而又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这种紧张的平静是生活中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时刻所特有的,——举在空中的斧头眼看就要把树齐根砍倒了,以后将如何,星星会告诉我们的。众所周知,渔民小镇上的居民的命运是老天注定

的。据说，在类似的时刻人们就会显露出真面目。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一天晚上，尤基首次表现出自己真正的天性。他象萨迦中的骑士一样，闯进了心上人的住所，直截了当地转入正事，甚至没有跟任何人握一握手。

“西古尔利娜，你一生中已经失足两次了。这就是你的第一次过错，”他指着莎尔卡·瓦尔卡说。“而这是你的第二次过错，”他瞧了瞧史坦因托尔。“打从他在这个地区出现的那个时候起，他就日日夜夜没完没了地死缠住你不放。我再也忍受不了我们之间的不明不白的关系。既然你是我的未婚妻，我就来把你接到自己家去。你收拾收拾吧。院子里有一匹刚钉上马掌、备好女鞍的马在等着你呢。”

“尤基，看来，你的头脑有点不正常。”妇女答道。

“刚刚钉上马掌的马在院子里等着你呢，”尤基重复道。

“大概你以为，我是你的奴隶，所以你可以抓住我，把我放在马上，带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没有这样的事，在上帝和人们面前，我是个自由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戒指拿回去。”

“别吵，利娜，别吵，亲爱的。你们别发火，尽量要理智，”老史坦因农企图使他们平静下来。

但是克维乌姆的尤基已经听不进那些理智的劝说了。他决心彻底地浪漫一下。他就象一首著名的萨迦中的主人公那样，一把抱住情人的肩膀，带着她朝出口处走去。可是在这个当口，史坦因托尔站起来，猛然把尤基推开。不管这种情况多么奇怪，西古尔利娜却把愤怒全都转到了史坦因托尔的身上。

“能不能请你别干涉我和尤基的事？我跟你毫无瓜葛。你赏给了我一个婴儿，抛弃了我，让我去听天由命。于是婴儿死了。你过去是怎样对待我的？一想起来就令人害羞。你甚至差点儿

对我的幼女犯下罪过。光凭这件事，我就随时都可以把你送进监狱！你遗弃了我，还感到不满足，所以你又回来了。我现在问你，这又是为什么呢？你是不是为了彻底撕碎我的心呢？你一会儿给我念一些在国外创作的诗，一会儿拿来一双鞋，并要我相信，你曾为我们的孩子操过心，虽说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纯粹是一派谎言，你带来的皮鞋不是给我们的孩子穿的。要不然，你就突然整天不说一句话，甚至连瞧也不瞧我一眼。并且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我为你饱经痛苦之后。由于你，所有的基督教的思想都从我的头脑中跑光了，你把上帝的守护神从我的身边吓跑了。自从你来到这里以后，我无法真正地同我的救世主耶稣沟通。现在你们俩都从我的眼前滚开吧，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你们俩是一路货，该死的狗！”

史坦因托尔默默地接受了这一番话，最近一段时间里沉默已成了他的习惯。约某姆却提醒未婚妻，说去年夏天，当他通宵为她搬运干草的时候，她是完全用另一种态度跟他说话的，并问她有没有忘记，第二天早晨她对他是多么温和。不幸的是，他克制不住自己，说出了一些下流的话。他声称现在正在小镇上传播的那些有关她的流言蜚语已被证实是完全无误的。他又声称，说他早就怀疑她的虔诚和她对赞美诗的爱不是别的什么货色，而是虚伪和欺骗。现在他亲自证实了这一点。

妇女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把戒指从手指上脱下来，直接朝尤基身上扔过去。当后者弯下腰，想把它从地板上捡起来的时候，史坦因托尔用膝盖从背后使劲地顶了他一下，顶得很厉害，顷刻间就使尤基跌出了门外，史坦因托尔在他身后关上了门。莎尔卡·瓦尔卡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他们听到尤基牵着马走开了。

发生了如此出人意料的转折后，厨房里的暴风雨还在久久地咆哮着。西古尔利娜抓起各种各样的东西，又是撕又是扔。她接连不断地发出威胁和辱骂，直到她狂哭着把自己的心灵转向上帝为止。每当烦闷痛苦的时刻，她总是这样做的。老史坦因农怀着慈母般的关注和耐心，试图说服西古尔利娜冷静地去对待生活中的苦难和命运的捉弄，但是那个女人哭得比原先更加厉害，面对着三位一体的上帝，她在为自己的罪过而感到伤心。莎尔卡·瓦尔卡已经不笑了，而是激愤地听着母亲的哭诉和老太婆的安慰。史坦因托尔坐在炉灶边的那张三条腿的椅子上，抽着烟斗，默不作声，虽说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危险的光芒。

瞎子终于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象个使徒似的，手里拿着鱼网和梭子，停在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倾听着哭泣声、呻吟声和哀祷声，然后说：

“事情就是这样安排好的，女人的眼泪多得很，所以她们要淌眼泪。但是，无论怎么哭诉和喊叫，一切都不会改变。可你，史坦因托尔，我只想对你说一点：你在世上也游荡了不少地方，见识到的东西也很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就请你听一听我要对你说的话吧。当你和象你这样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要对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负责的时候，我们这里的人就永远也不可能过人的生活。我希望，我不需要向你说明……”

他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门外传来了一阵嘈杂声，有人抬起门闩，于是门被打开了。一颗脑袋从不大的门缝里探进来，小心翼翼地四下打量着，仿佛怕后脑勺突然挨一记打似的。这是尤基。

“我已经走到列鲁尔，可我想起有样东西忘记在这里了，”他

说。

“你这个糊涂虫，到底忘了什么啦?”史坦因农问道。

“真是不值一提，”尤基回答道，人却没有离开门口，以便随时准备溜之大吉。“只不过是一套衣服……”

西古尔利娜怒气冲冲地从老史坦因农的箱子里抖出那套用好看的面料做成的漂亮衣服——她一生中唯一的一套节日盛装。她先把一条打着无数皱褶的裙子扔给尤基，随后又把一件镶天鹅绒袖口和天鹅绒的绣花饰物的女短上衣扔给他。

“只有最坏的下流坯才会收回已送人的礼物。”

“得啦，这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罢了，”尤基说。他把结婚礼服塞入腋下，向众人道了晚安后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来过。

第二十章

渔季一开始就有巨大的亏损。要知道，亏损总是跟捕鱼同时出现的。商人鲍格森看不到有什么别的出路，就把咖啡和砂糖的价格几乎提高了一倍，而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甚至提高了两倍。小镇的上空布满乌云，这片天空就象那已经发黑的、还残留着一点剩粥的锅底；奥谢伊里镇是一个如此不起眼的小地方，以致上帝压根儿就没想到过，为了它的居民而让太阳哪怕是在白天短暂地摆脱一下乌云，或者让星星在夜里闪烁起来。但是谁又能担保其他地方的情况要比这里好一些呢?瞧一瞧吧，史坦因托尔又回家来了，要知道，他已游遍了全世界。看来，他在其他地方日子过得也并不好。人们经常舍近求远去打水。说

到底，如果把一切都好好地掂量掂量的话，那末阿克斯拉尔峡湾边的奥谢伊里镇也许是全世界的中心呢。

“我还记得同胞们把一个丹麦投机商人从一艘私人轮船的龙骨底下拖出来的那个时代，”埃约利富尔老人说。“真叫人难以理解，当今人们有什么不能容忍的。”

“瞧，在国外，人们把所有的有钱人都称作贼，有时还举行罢工，以便让这些富人们伤伤脑筋。罢工者们宁愿让自己的胸膛去挨枪弹，也不愿退却，”史坦因托尔说道。

这个季节，史坦因托尔受雇于鲍格森。他同人一起合伙捕鱼，说真的，自己只得一笔很小的盈利，不过，他的伙伴们也同他一样。经验表明，不论你是同人合股，还是挣固定工资，结果总是一样糟糕。每天晚上史坦因托尔都要在马拉尔布德的厨房里待上很久，坐等史坦因农把咖啡煮好。莎尔卡·瓦尔卡竭力不在那里露面。史坦因托尔的眼光使她感到恐惧，虽说这种感觉与从前的完全不一样。她忍受不了他的目光，她似乎觉得，自己因他这种目光而变得愚笨了。西古尔利娜征得女儿的同意，买了一块印花布（开支就记在莎尔卡的帐单上），缝了一件女短衫。她的手很巧。妇女协会的主席送给她一条旧裙子。西古尔利娜打算到春天就去干活——刮鱼，想在鲍格森那里开个自己本人的帐户。她把史坦因托尔从国外带来给儿子穿的那双童鞋挂在卧室里的天花板横梁上。这双鞋子是马拉尔布德这个地方的唯一的漂亮东西。同皮鞋相比，屋子里所有东西都显得既可怜又破旧。现在谁也说不清，是些什么样的关系把史坦因托尔同他那夭折的婴孩的母亲联系在一起的。西古尔利娜关心的是，他的手套、袜子破了没有，她把它们洗干净，织补好，她是怀着爱情和柔情来做这些事的。有时她给他补蓝裤子，而有时就径直坐

在那里，用那种好象着了魔似的眼光久久地望着史坦因托尔。

"我不知道，"史坦因托尔说，"照我的看法，捕鱼仅仅是为了糊口的需要。当然，我并不否认，人也需要烟叶，可是大家都知道，鲍格森虽然劳动得最少，得到的却是较大的一份。国外，一个人在各种苛捐杂税的勒索下，他的全部工资几乎都被剥夺光了。他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就是在每月领到薪水后喝一两次酒。在那里谁也不会想到去作诗。在家里则是另一回事了！虽说，假如你没受过教育，没有学会任何手艺的话，那么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国外，你都得不到任何东西。"

"我不知道，他们国外做些什么，"埃约利富尔说，"可是我很清楚，约翰·鲍格森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国外，都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事业。需要教导的不是他，而是你和象你那样的人。"

的确，很难弄清楚，过去的情人之间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他们是否重归于好了？最令人惊奇的是，史坦因托尔不再吵闹，也不去打碎任何人的窗子，要知道，从前这个小家伙的名声是不大好的。看来，史坦因托尔似乎没有发觉西古尔利娜身上穿着一件新的印花布短衫和一条很漂亮的裙子。这条裙子恰到好处地紧裹着她肥大的两肋。她不知从哪儿给自己弄来一条印有土耳其图案的背带式花布围裙。这种式样现在是非常时兴的。她改变了发式，现在她额头梳着一绺高高耸起的头发。这使她的脸具有了丰富的表情。她把一小块毛料垫在头发底下，结果就使额发自然而然地竖立起来。但是一切全都是枉然的。复活节前的斋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快要过去了。

这是一个阴雨天，渔民们不出海，莎尔卡·瓦尔卡放学回到家里，天色快到黄昏了。厨房里除了史坦因托尔，什么人也没有。他坐在炉子旁边，抽着烟斗。小姑娘本想同史坦因托尔打

个招呼，可是她看见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人，便决定悄悄溜到自己的顶楼上去。可是，史坦因托尔把一条腿搁在门口，拦住了她的去路。

"我要对你说几句话，"他对小姑娘说。

"把腿挪开！"

"莎尔卡，你知道我已经戒酒了，你对此感到满意吗？"

"你是醉是醒，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莎尔卡，你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好话。你应当明白，我戒酒是为了赎自己的罪。我这么想要与你重新见面，是为了让你看看，我也能够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显然，你不相信我是有良心的，或者你以为，我们分手后的这几年里，在国外，我的良心一直是平静的吗？你希望我戒烟吗？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将不再骂人。我听说，你不喜欢听人们说下流话。喂，莎尔卡，你要对我说些什么？"

莎尔卡·瓦尔卡有生以来头一回认识到，一个流浪汉的身上竟然还会有一颗童心。大概，那些早已被埋葬在史坦因托尔胸中的感情此刻又在他的身上显露出来了。小姑娘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萨迦中的一些怪物后来才被发现是王子，他是不是象他们一样中了魔法？在这张粗野的、因出天花而变丑的脸后面，是不是隐藏着另一张温柔的、长着一双好幻想而又多思的眼睛，并挂着动人微笑的脸？在史坦因托尔的假面具下面，会不会隐藏着阿尔纳利杜尔的形象？为什么她会突然想到阿尔纳利杜尔呢？

"你要做什么，反正与我无关，"末了，她回答道。

"莎尔卡，这个冬天我经常在寻找机会，以便问问你，我是不是应该多读点书。据说，你书看得很多，在学校里学得也很出

色。你了解的东西比我多，因为从我在这里的奥谢伊里镇上上学的那个时候起，学校变得强多了。问题在于，我并不相信人们那么乐意读的所有这些有趣的小故事。我既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我们冰岛的萨迦，更不用说各种各样国外的小书了。我是否要读些别的什么书？嗯，哪怕是读你在读的那些新教科书也好。你说说，对此你有些什么想法？”

“我认为，首先需要有良心。回忆一下你过去是怎样对待我母亲的吧。你是怎样对待我的，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关系。可你对她干了些什么啊！要是你身上哪怕还保留着一点人的感情的话，那你现在就应当立即同她结婚。”

“我要把一切都解释给你听，莎尔卡，”史坦因托尔顺从地说。“春天，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曾拿定主意要娶她为妻。我以为婴孩还活着。不过，既然小孩已经死了，那么我也就觉得我对她不再负有责任了，我的良心也是清白的。不过，假使你要我跟她结婚的话，我就听你的，并希望打这以后，你将把我看作一个规规矩矩的人。”

小姑娘摇了一下头，可是什么也没有回答。

“当我想到你，或者我象现在这样望着你的时候，”他继续说道，“我便感到，只要能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世上就没有任何事是我所办不到的。当你扭过头来，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看着我的时候，我身上便会产生某种难以解释的感觉。夜里，每当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便动手写诗……”

“你最好别提你那该死的歪诗，”莎尔卡说道。“我有幸听到过一次了。”

“莎尔卡，假如你觉得无所谓的话，我又何必要努力去改邪归正和做个较好的人呢？你说，如果我进监狱里去接受惩罚的

话，那么我会在你的眼睛里变成一个较好的人吗？莎尔卡，如果你愿意，我就到警察局去自首。你想要我这么做吗？明天我就写信给我们的法官。"

在此之前，莎尔卡·瓦尔卡没有经历过任何类似的情况：一个人竟轻信地、俯首帖耳地把自己的一生呈献在她的脚边。刹那间，她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忘记了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连串的事件溶化了，从她意识中消失了。她向那股突如其来的自然的激情——男女之间那种相吸和相斥的永恒的力量投降了。莎尔卡突然掉转身去，背对着他，低着头，垂下眼睛站住。母亲就在这时走进了房间。

根据他们的脸色，西古尔利娜马上就发现，他们之间发生了某种情况。她停留在门槛上，凝视着他们。小姑娘难为情地转了个身，急急忙忙地朝自己的顶楼走去。男人站起身，用眼睛搜寻自己的鸭舌帽。他该走了。只有西古尔利娜一个人留下来。

晚上小姑娘来到卧室的时候，看见母亲正跪在床前。母亲在哭。小姑娘一句话也没有说。现在，母亲的眼泪已经不会使她感到不安了。流泪就象其他一切东西那样，是可以习惯的。小姑娘开始默默地脱衣服。那个女人抬起被泪水弄模糊的眼睛看着她。

"莎尔沃尔，"她痛楚地说。"可怜可怜我吧，别把他从我身边夺走。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只有一个希望，希望他将同我在一起。我曾如此狂热地祈祷耶稣把他还给我。虽然爱某个人甚于爱上帝是一件弥天大罪，但是我的救世主听到了我的祈祷，他让史坦因托尔戒了酒，并且使他在过了这可怕的三年之后，又回到了我的家。莎尔卡，亲爱的莎尔卡！你从前是我的孩子。可怜

可怜我吧，别把他从我身边夺走！”

过了两天，一个牧师来到马拉尔布德。时正傍晚。史坦因托尔坐在厨房里。西古尔利娜不在家，她去赶羊了。牧师同他打了个招呼，想把上帝和各种各样的使徒召来帮忙。他祝贺史坦因托尔平安归来，感谢他给故乡带来荣誉。他回忆起古代，回忆起自己的前辈，特别说到有一个教士在六十高龄还能单手举起一只圆木桶，而且在失明后，还编写了一首出色的诗体萨迦，来歌颂维尔蒙达尔松骑士。这事发生在人们笃信上帝并恪守道德准则的那个时代。虽然他有繁多的职务，还有其他种种的事务，但他是这个小镇上的牧师，是小镇居民的精神支柱，他祝这个教士的后裔幸福和兴旺。他最关心的事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和在未来的世界上拯救自己教区中的教民的灵魂……

“正如一个使徒所说的那样，要说话，别不作声，我到底还想说些什么呢？对，婚姻在上帝和人们面前是必不可免的，婚姻之外的一切男女关系都会给小镇抹黑。正如一个使徒所说的：唉——唉——唉……她告诉过我了，而且我从其他可靠的来源中也听到了这件事，说你把她的合法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未婚夫赶出了家门，不单是把他赶出去，而且还采取了暴力。你使他当众蒙受了耻辱。

“只有在你用一种神圣的关系把自己同她联结在一起的情况下，才可以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可是，你不顾我的规劝和建议，曾经用逃走的方法摆脱了这种神圣的关系。当然，人家可以用教区的赡养费来收留她，但是婚姻终归是婚姻，责任终归是责任，赡养终归是赡养嘛。婚姻只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让步，这种让步是高尚的人们所愿意的。否则，她可以因你如此对待约基姆而追究你的责任。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对上帝和人们负

责。这是基督教的训诫和人类的法律的起码道理。要是没有这种责任，那末我们的小镇早就滚到多神教那边去了。要是不去打扰她，让她有机会能嫁给一个非常好的、笃信宗教的人，这才是最理智的做法。”

史坦因托尔生硬地、然而已经不象从前那么傲慢地回答道：

“牧师，你十分清楚你是在跟谁打交道。我是在这儿，在奥谢伊里镇上，在这个海岸上出生的，完全就象大洋上的风发出来的大得不得了的呼啸声一样。你会不会对大洋上的风进行布道呢？我是谁？我就是风，时而呼啸，时而平静。我从自己鼻孔里呼出的空气就是在这儿的海岸上刮来刮去的风。而在我的血管里奔流的热血便是时起时落的海浪。无论是在我们这里，还是我在周游世界时所见到过的那些地方，人生都是这样的。我认为对自己负责才是最正确的。如果小孩还活着的话，我就娶她为妻了，因为他是我呼吸的一部分，也是我血管里搏动着的血液的一部分。可是婴孩已经与世长辞了，不久我也会步他的后尘……”

“一位使徒说，审判是在死后降临的。”

“得啦，假使我连在死后也无权利做个死人，那末一切都去它的吧。”

显然，上帝的仆人早已超过了会被诸如此类的话所窘住的那个年龄。

“怎么办呢？”他继续说道。“你还能活到我不会再干涉这个小镇上所发生的事儿的那一天。天堂就在小镇的上空……”

“这个季节里的天堂真好！”史坦因托尔打断了他的话。

“只要我还在呼吸，我就始终是上帝的忠实奴仆。是上帝委

托我来关心这个隐藏在群山背后的既荒僻又贫穷的小镇上的灵魂。是上帝在支持我履行自己的使命。当我不得不去看望区里的教民的时候，也是上帝在那遥远而又艰难的翻山越岭的途中和频繁而又危险的海上旅行中保佑着我……我还打算说些什么呢？正如上帝所说的那样，要说，而不要沉默……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你应当记得，三年前你从这里出逃时，你在自己的背后留下了一桩罪过。仁慈的上帝宽恕了你，我们也不会再重提此事，因为上帝的宽大是永远能得到的……嗯，我倒是在说什么来着？噢，对了。在你逃走以后，我们镇上的两个笃信宗教的人立即就被叫出来了，他们向法官供出了你，假如象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不去阻止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你当天就会在哈马尔斯峡湾被人抓住，我们这个可怜的教区也就免不了要进行一次可悲的审讯。然而，正如一位使徒所说的那样：唉——唉——唉……你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看到你的出逃，我就明白你并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你已经认清你干了件什么事。我了解自己那些教民的全部底细，并且知道谁有些什么心事，因此我能轻而易举地猜到，上帝会使你的灵魂在流亡中想到些什么，我也知道，这对你来说将是一种够受的惩罚。你可以看到，结果我还是对的。你回家来了，在许多方面变得好一些了。你扔掉了自己身上的那些重大罪过，虽说残留下来的罪过也还不少。其中一个罪过就是不听上帝的圣训……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相互使对方避开了法庭惩罚这杯苦酒。我承认，开头我对待你孩子的母亲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因为我的职责就是要保护我的众教徒，要让他们摆脱那些手抱婴儿、分文不名、无缘无故地到这儿来的人。但是善良的人们收留了这个女人，虽然我不能说，我的朋友埃约利富尔是定期上教堂去的。然而，

他无条件地给她打开了那条通往唯一真正的教堂的通道。我知道，她是相信耶稣基督会来拯救她的，如果她有时也因参加救世军的那些轻率而又徒劳无益的聚会而犯下罪过的话，那么我聊以自慰的想法便是，上帝认为，参与这些聚会与那些到那儿去的人的信仰相比是不足道的。”

“牧师，我能请你喝一杯咖啡吗？”老史坦因农问，由于看到他的话是说不完的，她便补充道。“一旦我们可尊敬的牧师说了些什么话，那么，这总是一些明智的好话。”

“好吧，我尊敬的史坦因托尔，你有什么要回答我的吗？”牧师问道。“我们是同意举行神圣的婚礼并忘掉过去的事呢，还是拒绝一切而让上帝和人们来判断我们的是非？”

“假如这一切都是西古尔利娜嚼舌根嚼给你听的，那就让她自己来回答吧。至于上帝嘛，我可从来也没有向他提过任何要求，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来向我提要求。牧师，我告诉你，你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无聊透顶的饶舌者；大概，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这样的人。”

说到此，他们便分手了。

第二十一章

复活节前的一礼拜临近了。

礼拜六，从南方开来了一艘邮船，莎尔卡·瓦尔卡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有一封信正在厨房里的桌上等着她。这是一封地地道道的信，一封象约翰·鲍格森经常收到的那种信，它套着一只浅蓝色的信封，地址也是按照全部规则写出来的，附有花笔道

和花字尾。信封上写着："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马拉尔布德，瓦·约翰斯多季尔·莎尔沃尔小姐收。"邮票上印着国王的头像，只是那个不走运的邮政局长竟然会直接在国王鼻子上打上一个邮戳。小姑娘有生以来第一次双手捧着一封从国外寄到她名下的封口信，她的脸涨得多么红，她的心跳得多欢啊！她久久地察看这封信，把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就是不肯下决心把它拆开来。

信封里面原来是一张尺寸跟明信片差不多大小的照片。上面照的是一个青年，他长着一张端正的长圆脸，嘴唇棱角分明，一双漂亮的眼睛射出一种含有深意的目光。大概是因为意识到正处在镜头面前，所以这双眼睛变得更富有表情，更富于幻想。衬衫的活络领子烫得几乎就象偶尔刊登在首都报纸上的那些教师、牧师和外国商人的领子一样平整。照片上的背景是一群飞翔的小鸟。在照片的背面，跟信封的正面一样，用漂亮而又毫无文法错误的笔迹写着：

"三月十五日，学校。亲爱的莎尔卡，我早就应该给你写信了。我学习得很好，将于春天参加考试。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决心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也许，我会到奥谢伊里镇来看你的。你想必已经长大了，完全变成一个大人了。你怎么样？还穿男裤吗？我没有忘记你，虽然这里有许多小姑娘。你的嗓音变没变，仍然是那样低沉吗？很遗憾，再也没有地方可写了。致以衷心的问候。忠诚于你的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上。"

小姑娘把这封信读了又读，可是她的心跳得太剧烈了，直到读完第五遍以后，她才明白信的内容。末了，莎尔卡意识到，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有名字，有家庭地址，在世上也有一席之

地，她也收到了一个年轻人寄来的信。“真难以设想！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吗？”她扪心自问道。

她似乎觉得，打从那条通往科弗的小径长满杂草的那个时候起，打从阿尔纳利杜尔走得无影无踪的那个时候起，已经过去很长很长时间了。除了一个嵌有肖像的颈饰之外，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她至今还把这个颈饰挂在脖子上，虽说她难得把它打开来。她难以相信，照片上的那个小孩子就是阿尔纳利杜尔。说真的，她完全把他给忘了，就如忘掉童年时代一样。一个个孩提时代的回忆化作一个个巨大的涟漪而渐渐消散，只有到了年老的时候，它们才会回到岸边来。瞧，现在，当她完全把他给忘了的时候，料想不到地寄来了一张新的照片，它就象保存在她胸口上的第一张照片一样，同样也是难以相信的。这个有才能的、英俊的、从外貌看又是如此有学问的青年竟是阿尔纳利杜尔本人——即从前教过她读书的、外表上一点儿也不比她好的、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和破鞋的、常给她讲述稀奇古怪的故事和一些更为离奇的幻想的那个阿尔纳利杜尔，这可能吗？最令人惊奇的是，这样的青年现在还记得她——一个出身于偏僻的渔民小镇的不起眼的小姑娘，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的话，那末她是在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情况下长大的。她将说些什么话来回答他呢？他提的一些问题使她感到措手不及。她是否真的长大了，变成大人了？这样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无论如何，到春天她就要去接受坚信礼。最近，她的情况确实不大妙。男孩子仍旧用“小女人”的称呼来惹她。幸好，他们不了解她的全部情况。上帝啊，千万别让人家知道，她的心灵和身体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上帝啊！这可是连想一想都会令人害怕的。当然，她应该毫不隐瞒地回答阿尔纳利杜尔的所有问题。她想好要给他写些

什么话："是的，阿尔纳利杜尔，我的确快要长成大人了。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能理解自己了，从前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似乎觉得我成了一个怪人。"小姑娘的两腮顿时涨得通红，而心儿却象小鸟似的在胸中歌唱。不，她需要到屋外去，在这儿，在屋子里，天花板太低，而她的欢乐需要一个广阔的场所，需要繁星密布的天空……九点钟已经敲过了。史坦因农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小姑娘从老太婆身边跑过时，一把抱住她，吻了她一下，并说自己今天爱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她把信贴胸藏在短衫里面，感到自己轻飘飘的。瞧，再过一会儿，她就会飞起来了。小姑娘手舞足蹈地奔到牧场上。在那里转了几圈以后，她就沿着那条主道，顺着海岸，经过小铺，疾步飞奔到小镇上。她决定去叫一个女伴，以便一起逛逛街——她喜欢在傍晚时到小镇上来走走，喜欢观察人们，看看谁跟谁在一起散步，谁跟谁一起去参加救世军的会议，谁跟谁后来又一起出来。

当她走过救世军的营棚时，她听到了令人惊奇的唱诗声。这是救世军的成员在吉他、喇叭和铜鼓的伴奏下，以合唱和独唱的形式，努力想让自己的灵魂升入天堂。她停下脚，沉思着要不要进去。可是，后来她便断定，象她这样年龄的小姑娘，不应该独自在救世军里露面。让小伙子们嘲笑一番会有什么好结果。不过，要是她隔着小窗听听奇妙的唱诗声和优美的音乐，那末，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吧。只要从后边偷偷溜到屋子跟前就行了，因为大厅的窗子是朝那面开的。

那些窗子开得几乎跟地面一样高低，而且都开着。小姑娘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台上站着一些手拿乐器的军官，大尉正在独唱，唱得既欢乐又令人感动。他佩着红色的带穗的肩章，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脸儿朝着供桌。

上帝的仁爱是伟大的，
它在向前流，向前流。
那条河流不会枯竭，
它在向前流，向前流。

随着每一个新的浪头，
上帝又赐福于我们。
那仁爱是一种宇宙力，
它在向前流，向前流。

这时候，合唱声同独唱合起来了。小姑娘看见了母亲。她的脸色是愉快的，她容光焕发，扬扬得意。

它在向前流，向前流。
上帝的仁爱，就象江河，
一望无际，深不可测，
它在向前流，向前流。

随后歌声平息下来了。在一段时间内，心灵的统一遭到了破坏。听众开始在位子上动来动去。他们心中充满着仁爱，微笑着，各尽所能地挤眉弄眼，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一些人在擤鼻涕，另一些人在吐唾沫，女人们在整理和抚平膝盖上的衣裙。轮到下一个演讲者来讲述圣灵在此地所完成的又一奇迹。军官们在台上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们的脸色是那样地深受感动，好象马上就要淌下橄榄油来了。可是，这个跑到前面，

仰头对着供桌的人到底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救世军战士西古尔利娜，即莎尔卡·瓦尔卡的母亲。小姑娘决定再稍微待一会儿。她很久没有听到自己母亲的发言了。

"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阿门，"妇女开口说了起来。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明朗的表情；我们大家在审判日即将来临时都可能有这种表情，也许，甚至会更加明朗一些。她开始说话了，仿佛在给那些突然变成大人的孩子念教义问答。这个可怜的女人超脱了现实，飞到了另一种与她日常生活和环境毫无共同之处的上层社会之中。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如同一个一贫如洗的穷人身处北极却娓娓动听地、令人信服地去证明，他在约翰·鲍格森的小铺里的帐户上存有五百克朗一样。这些钱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女人说话时完全忘记了现实生活。她声称，现在她已经被上帝的圣光照得大彻大悟了，因为她已得知上帝拯救人类灵魂的方法途径。她说，撒旦驱使她犯下了罪孽，她为此而感到羞耻，她的心都快要碎了。同时她的心灵也在欢呼，在唱一支快乐的凯歌，因为耶稣的圣血赎了她的罪。她深信自己有权自称为上帝的女儿，因为上帝从来也不会不关心那些怀着忏悔心理来找他的人。

"多年来，"她说，"我日日夜夜祈求耶稣把我的情人还给我，成千上万次地重复着《圣经》里的话：'我信上帝，上帝啊，帮帮我那个不信教的人吧。''我亲爱的耶稣，'我说。'虽说我哪儿也没有自己的帐户，可我知道你在保佑我的生活，你在关心我，因为正如你自己所说过的那样，你是所有不幸的、颠沛流离的、被遗弃的人的父亲。你是一块救命的礁石，尽管我没有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过任何好的地方，但是我生生死死都相信，你会对你的一名不起眼的士兵，你的女学生，履行自己的诺言的，并且在

我死之前，你也不会抛弃我的。耶稣啊，要是没有你的恩赐，一个既没衣穿又没鞋穿的、在约翰·鲍格森那里也没有开过帐户的穷女人又算得上什么呢？啊，耶稣，要是没有你，我们这些可怜虫又能做什么呢？啊，耶稣，在生活这片汹涌澎湃的大洋里，我们又算得上什么呢？啊，耶稣，你的仁爱，你的宽恕，你的慈善保佑着我们，保佑着所有被生活所欺骗的穷人。'耶稣完全是我们的，我们的。哈利路亚！"

耶稣终于听到了她的祈祷。他对那些颠沛流离的、不幸的人的祈祷，从来也不是不闻不问的，这些人流过那么多的泪，虽然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开立过帐户，但却时刻准备把自己那颗受尽折磨的心奉献给耶稣。他把史坦因托尔还给了她。他不仅让他回到家，而且使他走上了正路，使他的心肠变软，迫他戒了酒，并使他得到写诗的奇妙才能。不久前，大尉顺利地同法官达成了协议，他也就获准可以按照救世军的一切规则来举行婚礼。为了耶稣，为了真正的、正义的葡萄藤，婚礼将要在几天后举行。这是耶稣使自己的孩子结合在爱情之中，为的是拯救他们的灵魂，好让他们只属于他！对，对，对。

"现在我要向上帝祈求一件最主要的事——请他让史坦因托尔的心转到耶稣这边来吧。我请求所有来祈祷的人也向上帝请求这件事。我曾心急如焚地哀求我那光荣的救世主，在同一天晚上，在这个屋子里，我爱上了他们俩。让我们大家为史坦因托尔与上帝的再结合而祈祷吧！

"你——我的耶稣，我的救世主，我的护身符，我的希望。从这个时刻起，你就永远是一根纯洁的葡萄藤，不朽的葡萄藤，它把液汁和力量供给所有永远同你连生在一起的枝叶。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同你分离，因为我是同你连生在一起的。对，对，对。

哈利路亚！”

“感谢和赞美上帝，哈利路亚！”大尉大声说，于是那些准尉、中尉、少尉和上士们也都对他表示附和。他们从位子上站起来，精神振奋地唱起来了。

不知为什么，歌声再也不能提起小姑娘的兴致，于是她走开了。有个人在街上赶上了她。在苍茫的暮色中，出现在她身旁的原来是史坦因托尔。

“我无法明白，你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什么？你需要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刚才我的妈妈在救世军里宣布她要同你结婚，并为你而祈祷上帝。她是把你的名字同耶稣的名字并列着一起说出来的。到她身边去吧，别打扰别人啦。”

“你瞧，自从我决定娶她的那个时候起，你开始对我有较好的看法了吗？也许，你想要我再办点事吧？”

“我想要做的事同你有什么相干？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蠢驴？你还是尽力想法在她面前做出一副人样来吧，别在我面前来这一套。”

“莎尔卡，在我还没有在你的眼睛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之前，无论与谁在一起，我都不会表现得象个真正的人那样。你吩咐我娶她，我同意了，并对这个傻乎乎的牧师说，那件事就这样定了。让一切都见鬼去吧！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你感到满意！”

“让一切都见鬼去吗？你不害羞吗？”

“也许，你想要我去坐牢吗？只要是你想要的，我全都同意。”

“我不愿跟你说话，别来打扰我。”

不过，小姑娘并没有走掉，她继续同他并排走着，反驳他说的每一句话。

“莎尔卡，”史坦因托尔又开口说道。“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吗？难道你没有发现我变得稍微高尚一点了吗？”

“高尚一点了？你？”

“我小时候，大家都说我是个机灵鬼，到十八岁时，我已经能够写诗了，而且写得并不比这小镇上的别人来得差。不久前我作了一首诗，我能担保，它不会比我们优秀的诗人——马具匠或乌托尔勃列克的西古尔德所写的诗差。我几乎相信，它比教师写的诗还要好。有一次，你把我为你母亲作的一首长诗叫做歪诗。我在这首诗上花的工夫不多，可是我另外又作了一首好得多的诗，我把它献给你。你听着，我来给你念。”

“献诗给我并不是你的事，”莎尔卡说。

“莎尔沃尔，如果你再瞧不起我的话，那我就不娶你的母亲。我宁可自愿去坐牢。”

“你压根儿就没替妈妈着想过，你从来也没有关心过她。世上还会有象你这样的坏蛋吗？”

与小姑娘的原意相反，他们是朝着屋子走去的。史坦因托尔对她的这种指责毫不搭理。

“喂，你干吗跟着我走？”小姑娘突然大喝一声，停下了脚。“怎么啦，我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到我想要去的地方去吗？为什么你要紧钉在我的脚后跟？”

黑暗中，史坦因托尔朝着小姑娘的脸凝视了几分钟。

“莎尔卡，”他终于满腔热忱地说——以前她从来也没有在他的嗓音中听到过这种声调。“我听说，你今天说过你爱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

“因此，你就决定来盯我的梢吗？”

“别把这叫做盯梢。我只不过想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我认为，如果你爱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的话，那末，你也许会允许我同你并排走在一条街上，也许，甚至会同意听一听我的长诗。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点事要对你说，莎尔卡……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口袋里一直揣着那份为你买的礼物，我一直保存着它，我带着它度过了我在海上漂泊的全部时间，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把它送给你。你也知道，我会出海去，并且随时都可能淹死。当然，这是无关紧要的。莎尔卡，我只是想趁我还活着的时候把礼物送给你，尽管我那种混日子的方式未必能叫做生活吧？如果你允许我把这件礼物送给你，那我至少也就能安安心心地死去。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事会比来不及把礼物送给你就淹死更可怕。要不是为这件事，淹死在海里也不算什么横死了。”

“我认为，你应当把礼物送给我的母亲，”小姑娘生硬地回答，虽说她也满怀着好奇，一心想知道史坦因托尔打算把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她。

“莎尔沃尔，当你们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忘记她是你的母亲，以及她与我有着某种关系。如果我娶你的母亲，并成为你的继父的话，那我将为你们俩而干活，要知道，你们从来也没有过过好日子。我要关心的是，不让你做任何事情，除非是你自己想要做，并要让你成为小镇上最漂亮的姑娘。你真的能成为这样的人。你现在就比奥古斯塔·鲍格森漂亮一千倍。”

“请别拿我同她相比。”

可是史坦因托尔继续说：

“如果我不是命中注定要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直接去坐牢。等一等，别从我身边跑开，不然的话，我马上就割断自己的喉咙，然后便到阴曹地府去见所有的鬼。在我还没有把

这件小玩意儿送给你的时候，你别离开。它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它花去了我在各个不同的海上——在寒冷、肮脏、饥饿、臭气和烟气中苦干十八个月的全部收入。我敢凭生命起誓，锅炉房里的温度有时竟达到五十度。我曾置身于一群几乎是从世界各地聚拢来的盗贼、杀人犯、骗子、逃犯、流浪者和黑人中间。当我在干最重、最脏的活儿的时候，当我置身于一群恶毒透顶的坏蛋之中的时候，当我赤裸着身子，身上沾满烟炱、煤灰、垃圾，被烧伤、打伤，失去神志的时候，当我疲乏不堪、无家可归、被迫丢下自己的祖国和国语，成为孤独的、抱着一颗不干净的良心的被遗弃者的时候，我始终在想念你。假使我在脱力后倒下来死去的话，那他们就会把我扔到炉膛里，到那时，人们也罢，上帝也罢，魔鬼也罢，谁也不会想念我，谁也不会为我悲伤。在我的脑海中装着的首先是你，然后才是小男孩和你的母亲。不过，你占的是中心位置。我曾不由自主地侮辱过你，你这个小姑娘有一个低沉的、非常好的嗓子，你那双幼稚的眼睛里有一种女人的神秘性，你就象生活一样令人费解。我向你起誓，我的整个一生已变成了一种连续不断的呼声和求饶声，虽说在你的眼睛里我至今仍然是个卑鄙的坏蛋。当我勉强克制住号哭，走近你的时候，你却把我从道上赶走。这是在我经受了一切苦难之后发生的。听着，过一个礼拜，我就要娶你的母亲了。只要你宽恕我，把我当人看待，听一听我的长诗，并收下我这件小小的礼品，那末我一生一世也不会、永远也不会碰你一下的，连用小指头碰一下也不会的。快走吧！”

那种狂热而又滔滔不绝的言语，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猛烈的喘气声使小姑娘的思想模糊了，使她失去了那种习惯于清醒地看待现实的能力。就象一个人突然遇到大施淫威的自然灾害

而惊呆了。史坦因托尔的激情正在一步一步地增强；看来，狂怒的火焰正在他身上那些腌透的静脉里熊熊燃烧。他们已经不是在行走，而是在奔跑了。他搂住她的腰，以便扶住她，助她一臂之力，让她加快跑步的速度，万一跌倒时也好扶她一把。莎尔卡快要憋死了，连气都喘不过来。良心的谴责，以及那个命运就掌握在她这双还象孩子般的小手中的人所经历的令人惊异的沉痛遭遇，使她的心里感到十分难受。她已经不明白，正在发生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她只是感到自己的血液里有一种极其巨大的恐惧，当一个人同他所无法理解的宇宙单独相处的时候，常常会冒出这种恐惧的感觉。他们突然进了院子，出现在羊棚前面。史坦因托尔抽掉门闩上的钉子，把门敞开，把小姑娘推进羊棚，随手关上门。那些羊惊恐地一跃而起，并在远处的角落里挤成一堆。史坦因托尔把小姑娘向前一推，推到自己面前——也许，他是用双手抱着她的吧？——然后，把她扔到一堆散放在那儿以备明天喂羊的香喷喷的干草上。他在她身边坐下来，开始念自己的诗作。他没有遵守诗句之间要作停顿的规则，不过，这是毫无关系的。莎尔卡反正是一句也听不懂。她只是在听他的噪音，听他的呼吸声，这呼吸强壮有力，就象那开始动荡的无底深渊，她似乎觉得自己正坐在这个深渊的边沿上，一眼望出去，群山、天空、海浪以及人类的命运好象全都模模糊糊，神秘莫测。莎尔卡从头到脚都在嗦嗦发抖，上下牙齿碰得格格作响，两边太阳穴象有小锤子在敲打，突突直跳，她就要失去知觉了。

"你瞧，"他在黑暗中说道，接着便抓住她的一只冰凉、滋润的手，把一件亮闪闪的东西递到她的眼前。"即使在黑暗中，即使在没有亮光照到它上面，它也会闪闪发光。这种闪光闪射出一个不幸的水手在漫长的十八个月内所受的苦难。在这十八个

月内，水手在陌生的大海洋上漂泊，在大轮船的大炉膛旁边拼命地干活，他希望能得到一个人的宽恕。他站在这个人的面前，心里就突突直跳，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珍惜的就是这个人。现在我把它戴在你的手指上，我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盼到这个时刻。”

可是，当莎尔卡觉察到他的一只手正在她的身体上摸索并已在胸脯上停留下来的时候，她似乎突然清醒了过来，也意识到了威胁着她的是什么样的危险。

“上帝啊，救救我吧，”她冲口而出地叫了起来。“史坦因托尔，你难道不知道，我只有十四岁，不知道我过去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吗？要是让妈妈知道的话，怎么办？”

这时候羊舍附近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羊儿又惊恐不安地乱跑起来。莎尔卡·瓦尔卡害怕地叫起来，甩开他的手，跃起身来。一眨眼，她就到了出口处，用尽全力飞也似地投入了一个人的怀抱。尽管一片黑暗，可她心里明白这个人是谁。她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小姑娘在门口站停了，用哭哭啼啼的声音叫道：“妈妈，我当着万能的上帝向你起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话好象在她喉咙里卡住了，冲口而出的不是话，而是一些不连贯的惊叹。毫无疑问，它们听起来好象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此，谁也不会比莎尔卡了解得更清楚的。她掉转身来，逃走了。她在潮湿、寒冷的夜间大声地哭泣着朝山里奔去。

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她才决定回家去。她脱下便鞋，只穿着一双长袜子，蹑手蹑脚地穿过厨房，活象一个贼或杀人凶手。莎尔卡不敢走进母亲的那间房里去，虽说最近她们是一起睡在那儿的。她悄悄地溜到顶楼，扑倒在自己那张旧床的光木板上。

只是现在她才想起那封藏在自己胸前的南方来信。信不见了。她能把信丢失在哪里——小镇上，羊舍里，院子里，还是山坡上呢？也许，夜风此刻正托着它在某个地方打旋吧？就在她反复思考这件事的时候，她突然发现黑暗中有一道闪光，有样东西在她的手指上熠熠发光。仁慈的上帝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一只戒指啊！她摘下了它，小心翼翼地抚摩着，转动着，欣赏它那明亮的闪光，在每个手指上都试戴了一下，最后才把它摘下来紧紧地握在手里。这种以她那小弟弟的生命和母亲的辛酸的眼泪为代价而买来的宝贝，对她有什么用处呢？她把这件有罪的东西藏到哪里才能不让上帝、人们和自己的良心看到它呢？小姑娘决定，只要一有机会同那个送戒指给她的人单独相处，就把它还给他。毕竟他把这只戒指送给了她，而没有送给别的任何人。她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件事，连衣服也没有脱掉，就在又硬又凉的木板床上睡着了。她梦见自己是个大人，正待在一幢漂亮的房子里，置身于一些陌生的姑娘中间。她以前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些姑娘，她们是外乡人，大概是从南方来的，她们所在的房子就象鲍格森家的房子那样豪华，或者甚至更加豪华。这大概是一所女子学校，只不过她无法明白，她是怎样不知不觉地来到这里的。要知道，她一直是，一直是个小男孩。突然院子里的人喧闹起来了。有个人走进来，说是来了一个会用咒语招引地震和雷声的人。她希望这个人别走进房间，门倒是锁得紧紧的。她向窗外瞥了一眼，发现衬着活络领子、戴着帽子的阿尔纳利杜尔。她害起羞来了，想躲起来，不让他看见，因为同其他小姑娘相比，她的衣着很差；她从来也没有感到过如此难堪和如此有损尊严的羞惭。但是，阿尔纳利杜尔已经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她已经躲不掉了。他只对着她一个人说起话来。他不仅仅是在说话。他的

话语如同瀑布似的直向她身上泻来，而她这粒小沙子随时都会永远消失在这道语言的瀑布之中。窗玻璃突然裂成了数千块碎片，滔滔不绝的话语向她涌了过来，迅猛地流进了她的心灵、血液和生命里。阿尔纳利杜尔的脸庞就在她的身旁，就在房间里，可是，我的天哪，她搞错了！在她面前的是史坦因托尔。他继续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一直说到他的话变成令人厌恶的嚎叫为止。这嚎叫声直往她的心里钻，快要使她失去理智了。小姑娘惊惶地跳起身来，跌倒在地板上。原来这是那艘驶离码头的轮船在鸣汽笛。

硬木板使她全身疼痛难熬！但是毫无办法，她不得不重新躺下。她躺下后又沉沉地睡着了，可是心里不再有阿尔纳利杜尔的形象了，倒是血液中却保留着记忆犹新的史坦因托尔身上的那种炽热的情欲。

第二十二章

“礼拜六晚上八点钟，救世军里将举行一次隆重的结婚仪式。结婚双方均是本地公民——我军的一名士兵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和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敬请所有想参加的人光临。入场费为二十五奥拉。”

总部的安德森大尉在征得约翰·鲍格森的同意后，把这个通告钉在他那个小铺的门上。这时候正下着倾盆大雨，狂风正在怒号，不祥的乌云正堆压在山顶。

“隆重的结婚仪式！”人们一边念，一边向一旁吐唾沫。虽然大部分人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中止那股笼罩着马拉尔布

德的淫风，但他们对过高词藻的话却持十分怀疑的态度；据说，这是法官和牧师要他们好好地守规矩。

午后，牧师穿着一身圣衣来到教堂，他满腔热情地劝说聚集在这里的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要她们相信，忏悔自己的罪过是必不可少的。牧师不止一次地强调，对于这种小镇上的居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自己的罪过中解脱出来。为了使自己的话增添份量，他一再援引上帝和许多优秀使徒的话来作证。他说，如果耶路撒冷的人民欢天喜地地用棕榈枝铺满耶稣的道路，那也仅仅是因为他们认清了自己的罪过，并在为自己的罪过忏悔。最后他宣称，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正在发生某种类似的事情。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如果不摆脱罪过的话，就不可能用棕榈枝铺满耶稣的道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妇女们被这番充满热情的话感动了。那副生锈的眼镜框后面淌下了令人感动的和充满信心的热泪，她们深感懊悔，然而因为那些女人正在盼望丈夫和儿子捕鱼归来，所以刚听完祝福仪式，她们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以便在男人们回来之前把咖啡煮好。今天我们这位极出色的牧师说得多么动听啊！

莎尔卡·瓦尔卡同两个半大的小姑娘一起站在码头上等候小船的到来。她们饶有兴趣地望着小船驶进港口。满载着鱼儿的小船庄重地、骄傲地和满怀信心地劈开峡湾里的海水，船头和船尾的周围激起一阵阵漂亮的浪花。渔民们从来也没有象捕鱼归来时那样威严；他们站在甲板上，浑身湿漉漉的，沾满了鱼鳞，穿着防水的短上衣和高统靴，站立在象小山一样的鳕鱼堆中间，它们快要把整条小船都填满了。这时他们通常都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气来说话。“捕鱼量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特别的。”男男女女毫不耽搁地动手把鱼卸到岸上来。妇女们随身把装在瓶子

里的热咖啡和夹人造奶油的黑面包送到码头上。

小姑娘突然听到身后响起了母亲的声音，她在打听，史坦因托尔乘的那只“鹰”号纵帆船是否回来了。正巧就在这个时候，那艘纵帆船靠上了岸。然而，无论莎尔卡看得多么仔细，也看不见有史坦因托尔那张被风吹粗糙的脸和他那魁梧的身影。

“史坦因托尔和你们在一起吗？”西古尔利娜大声地问道。

男人们嘲弄般地回答：

“我们以为他一早就乘另外一艘纵帆船离去了。”

“我们对自己人是不点名的，”帆缆员简短地回答。

“昨天晚上你们没有见到他吗？救世军里的人说，他没有在那里过夜。”

“哎呀，你这个女人，快让开吧。我告诉你，要打听谁出海去了，你得去问约翰·鲍格森才能知道。如果史坦因托尔再次搞这种鬼把戏的话，他就不得不去同鲍格森打交道了。我们今天勉强才应付下来了，我们人手不够。”

女人失魂落魄地盯着男人们。她的嘴角已经垂了下来，眼睛也开始模糊了，她仿佛看到自己正面临着一道无底的深渊。随后，她走到另一群男人跟前，用一种已经完全绝望的声音问道：

“你们没见到史坦因托尔吗？”

他们摇摇头。他们哪有工夫说话。

女人带着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停在第三群男人旁边。

“你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史坦因托尔到哪里去了吗？”

莎尔卡看见，母亲在一只装鱼用的湿箱子上颓然坐了下来，两手放在膝盖上，望着自己面前的那片被灰蒙蒙的细雨所笼罩的峡湾。小姑娘心里想，母亲是不是害病了。她走到母亲跟前

问。母亲回答说，她身体很健康。

“我听说，史坦因托尔今天没在家过夜，”她说。

“妈妈，你最好回家去吧。我觉得你身体好象不大舒服。”

“是的，是的，”那个女人回答，可是却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原地。

“看你的脸色，你身体不大舒服。”

对此，妇女勉强回答道：

“他大概离开这儿了。”

“离开了？到哪儿去了？你们就要举行婚礼啦！”

的确，他离开这儿了。

西古尔利娜想站起来，可是她的两眼一阵发黑，于是又跌坐在木箱上。走来了几个人，大家都问她是不是病了。妇女回答说她没病。

“我稍微坐一会儿，随后就会跟莎尔卡一起回家的。”

她根本就没有生病，她只不过是在养点力气。不一会儿，母女俩就回家去了。

上帝的仁爱是伟大的，
它在向前流，向前流。

总部的安德森大尉亲手从门上揭下了布告，带着神秘莫测的模样把它塞进了口袋。他已经知道，史坦因托尔在昨天夜里偷偷地溜上了轮船，显然，现在他正在去海外的途中。有个人在总部的大尉的背后对救世军的活动发表了一个很刻毒的意见，但是大尉甚至连头也没回就走了。

晚上，救世军里的两个妇女来看望士兵西古尔利娜，跟她谈

基督的事迹。她们唱道：

那条河流不会枯竭，
它在向前流，向前流。

但是西古尔利娜没有理睬她们。她甚至没有从枕头上抬起头。两个妇女便掏出一本书，开始念耶稣受难和死亡的内容。西古尔利娜一句话也没有说。两个妇女答应明天早晨再来看望她，以基督的名义向她祝了晚安，然后就走了。

第二天，西古尔利娜仍然象往常一样，干起了家务。同前天一样，不祥的乌云悬挂在山顶上。小镇上充满着大海的那股咸滋滋的气味，其中还混杂着鱼内脏、鱼子、鳕鱼头和垃圾的气味。湿漉漉的雪纷纷扬扬地拍打着渔民的茅屋的窗子，种在生锈的铁罐子里的那些可怜的室内植物正在那里渐渐死去。显而易见，正在酝酿一些重大事件，而且多半要在国外发生，也许，就在鲍格森夫人过冬的那个地方吧。而在这儿，在奥谢伊里镇上却毫无动静。只有救世军总部宣布，胖女人托达晋升为中尉，隆重的结婚仪式也不举行了。救世军的两个妇女第二天又来探望西古尔利娜，并唱道：

上帝的仁爱如同一条
妙不可言的河，一直在向前流。

老史坦因农试图引西古尔利娜开口说话，并力图使她相信，亲爱的史坦因托尔随时都会在大家最意料不到的时候回家来的。西古尔利娜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听见，继续在干自己的活。

她那双粗糙而又灵巧的手不住地在空中闪现。每天早晨她都要在母牛德拉菲娜的身边忙碌一番，给它喂料，把它收拾干净。母牛喜欢这么做，它哞哞地叫着，用鼻子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当那个女人在它的身边坐下来给它挤奶的时候，它便对她表示最大的好感。这时母牛舔她的肩膀，有时甚至舔她的脸颊，并且也不放过用鼻子蹭她的衣服的机会。羊群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岸边跑来跑去，西古尔利娜只是在黄昏前才把它们赶回畜棚。每到晚上，她便坐到角落里的那只破木箱上，头脑里空空如也，毫无感觉地扯拉着团在一起的羊毛，那副模样活象是至高无上的神在扯拉着她的生命的羊毛。莎尔卡·瓦尔卡有时隔着桌子偷偷地朝她看上一两眼；她想找一些话来对她说，她们应当互相支持，应当终生在各方面互相支持。但是，正如常见的那样，在两个心灵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虽说这两颗心一度也曾同居于一个身体之中。小姑娘重又俯下身去读书了，她想要以最优秀的成绩通过毕业考试。说到底，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各种各样关于爱的话都不过是无稽之谈罢了。

礼拜三晚上，即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四的头一天，天气放晴了。入夜前甚至稍微有点上冻了。天空布满了明亮的星星。天晓得，上帝干吗要把这些星星造出来！它们疑惑不解地从高处往下瞧，好象是一些刚刚在教堂里受了坚信礼的少年，丝毫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它们安置在那里，而孩子们则从地面上向它们投去同样也带有疑问的目光来作回答。牧场和小径已经有点干了，道路也变得干净些了。渔民们的妻子都沿着这些小径朝教堂走去——有的戴眼镜，有的没戴眼镜——她们全都在为自己的罪过而悲伤！路过救世军门口时，她们听到了歌声。

上帝的仁爱在向前流，
向前流，向前流。

在复活节前的一礼拜，而且正好是缅怀救世主受难和死亡的那一天，天气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海上开始刮来一阵阵的风，随后就大雪纷飞。"唉，又开始了，"人们失望地说。尽管在这儿的海岸边，近一千年来天气时常发生急剧的变化，然而这一切反正总是显得非常奇怪，人们也总是盼望着天气转好一点。这个寂寞的、极贫穷的、堆满积雪的小镇就是一种可怜的景象。在中午前，团团的雪花变成了一道道雨水，从海面刮来的刺骨的咸风把它们席卷而起，再用力抛到行人的脸上。倾盆大雨下了整整一夜。雨水透过它们所最喜欢的缝隙流进了住室，大量地流到穷人家茅屋里的小孩床上，小孩因此而感冒生病。上帝啊！在你的天堂里到底有多少雨水啊！

随着每一个新的浪潮，
上帝带来了希望和安宁。

复活节前的礼拜六，在利娜原定结婚的那一天，雨还在继续下着。令人惊异的是，我们从赞美诗中所认识的那个上帝与这个支配天气的上帝多么不相象啊。有时觉得它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之处。这天早上，水手们也象平时一样出海去了。至于赞美诗中的上帝是怎么样的，支配天气时的上帝又是怎么样的，这种事跟他们的关系不大。傍晚时，他们疲惫不堪，但又心满意足地回来了，嘴上说捕鱼量也不过如此，没什么特别的。晚上本应当举行利娜的婚礼。有人似乎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有点

象节前的娱乐；实际上，还有什么能比一次未能举行的隆重婚礼更有趣呢？既然人们没什么可娱乐的，那还算是什么复活节呢？总的说来，这一天就象其他日子一样地过去了。

仅仅在傍晚前，发生了一桩预料不到的事。西古尔利娜是象平常一样出去挤牛奶的，可是她没有回来。睡觉的时间到了，老史坦因农问莎尔卡：

“大概，你妈妈顺便到救世军那里去了吧？我只是不明白，她把牛奶放到哪里去了。”

她们找遍了厨房和走廊，但是都毫无结果。哪儿都没有牛奶桶。最后，小姑娘跑到牛棚里去了。结果发现，装着牛奶的桶就放在那儿的长凳上，好象那个女人只是暂离片刻。

但是，后来弄清楚了，西古尔利娜根本没有到救世军那里去。没有去过，复活节前的整整一礼拜，她都没到那里去过，连自己的成婚日那天也没有去。于是莎尔卡·瓦尔卡就跑到左邻右舍的家里去找，但是大家都已经躺下睡觉了，而且西古尔利娜也没有到他们那儿去过。邻居们纷纷披上衣服，来到了马拉尔布德。他们在这里默默无言地坐到了半夜，没有一个人来请他们喝咖啡，也没有一个人给他们吃夹人造奶油的黑面包。一些人认为，西古尔利娜到克维乌姆去与自己过去的未婚夫相会了，另一些人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大家就这样惘然若失、一筹莫展地坐着，雨水则劈劈啪啪地在敲打窗户。最后，一个渔民朝鼻子里塞了一大撮鼻烟，说：

“不管她会不会回来，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天亮之前就出去寻找是白费劲。”

“晚安！”男人们说。

“晚安！”女人们也跟着他们重复说。“晚安！”

厨房里只剩下史坦因农和莎尔卡两个人。她们开始推测：西古尔利娜在离开之前就把牛奶挤好了。也许，母牛舔了一下她的肩膀，或者甚至是舔了一下她的脸颊。小姑娘一想到母亲的脸颊和母牛那粗糙的舌头，她的喉咙里顿时升起了一团东西，于是她就说自己要去睡觉了。当门被打开，瞎眼老头儿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她正坐在床沿上。他把那视而不见的目光集中在小姑娘身上。

"生命就是这样的，我的孩子，"他说。"不管怎样，它反正会结束……瞧，我眼睛已经瞎了十七年啦。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哭。我只想告诉你，在我们这个地区哭是没有用的。在这里，谁也无法安慰你，除非你自己安慰自己。我在奥谢伊里镇上生活了六十多年啦。也许，你们年轻人能成为真正的人。我们老头子已经做不到这一点啦。现在时间很晚了。无论是对盲人来说，还是对明眼人来说，任何东西都不及睡一觉来得好。应当关心自己的身体；这也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了，如果我们明天想起床的话。在这种小地方人们很少有能力互相帮助。晚安！"

小姑娘过去从来也没有听到这个老人这样亲切和友好地说过话。

第二十三章

极美好的复活节的早晨也降临这个小镇了。这是庆祝神圣的葡萄藤的真正的大喜日子。在救世军的总部，人们在唱：

此刻春天显得多么美妙——
上帝离我们多么近，
我闻到了天堂里鲜花的芳香，
竖琴的弦在颤动，在铿锵和鸣。

不过，要是更仔细地观察一下的话，这一天也未必能叫做晴天，更难称得上一个春日。太阳毕竟还没有露面。看来，它还没接到在奥谢伊里镇上空露面的指示。迷雾密密地笼罩着群山，连山脚都裹住了，紧贴山脚的地方，有几幢可怜巴巴的小屋，天上不断地下着雨。

拂晓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汇集到海岸边来，他们默不作声，神色阴郁，穿着用家庭自织毛料缝制而成的、又旧又破的大衣，也有披着漆布雨衣的渔民。其中的一些人沿着海岸向一个方向走去，另一些人则朝着相反的一边走去。这儿也有几个救世军里的人，他们当中有托尔季斯·西古尔卡尔斯多季尔中尉和准尉古德蒙杜尔·约翁松。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到要到海岸边来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大家同时作出的，同样也没有人知道。大家都只字不提，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在凌晨的这一时刻赶到这里的海岸边来。他们只不过是按照某种默契一个接一个地汇集到这里来。

不一会儿，孩子们也来了。男孩子们表现得很自信，他们忍不住要想采取行动，想向大人们显示一下他们的能力。他们倒也知道，在这类情况下应当从哪儿着手。他们建议说：四个人应当去搜索托伦斯胡连附近的小海湾，五个人则应沿着海岸一直走到耶尔恩山。最好能借一只小船，到海边的那些岩洞跟前去找找看。

“谁也没有叫你们到这儿来，”一个男子汉生气地回答他们，孩子们本来是想用自己的理由去说服他的。“得啦，滚回家去吧！你们待在这里是毫无用处的！”

小姑娘们既不流露出关心好奇的样子，也没有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她们挤作一堆站在岸边，露着的脖子已经冻得发青，鼻子也是湿漉漉的，然而却目不转睛地望着莎尔卡·瓦尔卡。谁也没有拿她来取乐，谁也没有惹她。

在这个阴沉沉的复活节里，大家都在海岸仔细寻找。快到中午时，那些在列鲁尔纳（这个地方就叫这个名字）寻找的人都聚在一起。其他人也到他们那里去了。不一会儿，峡湾那边的人也明白，他们可以停止寻找了。莎尔卡·瓦尔卡也走到了那里。人们围聚在沙滩上的一堆灰色的东西旁边。那个女人的身上穿着一件腋下和肘部已经破了的灰色旧连衣裙，脚上穿着一双去年作为圣诞节礼物而得到的灰袜子，套着一双破旧的、用马皮做的平底软底鞋，这双鞋是去年秋天老埃约利富尔在山谷里花六十五奥拉买来的。鞋里灌满了沙子。海草缠住了她的双脚。她的一只手微微伸向一边，白里泛青的五指大大地叉开着。另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一双童鞋的鞋带。这是一双漂亮的男孩穿的皮鞋，她寻死时也随身带着，为的是万一遇到自己小儿子的鞋子被人脱掉时，就可以用得着了。有几只海里的小蜗牛粘在她的胸脯上，好象装饰品一样。一只浅蓝色的眼睛在复活节的夜里永远停止转动了，它直勾勾地盯着天空，仿佛在责问似的。另一只眼睛和那一侧的脸颊被沙子盖住了。浪头就是从这一面把妇女冲上岸来的。人们把尸体朝天翻转过来。嘴巴和鼻子上粘满了海草。有个人上前把它们给扯掉了，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只张得大大的嘴巴和几只残留在上牙床上的墨黑的牙

根。嘴巴里灌满了沙子，鼻孔里也灌满了湿沙子。头发里混进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垃圾、蜗牛等，但是辫子没有松开来。大概，前一夜梳辫子时，她用粗毛线把它们紧紧扎住了。总的来说，头发有点儿乱，而且似乎也太少了，这使那张从海里浮出来的脸现出异常严厉的表情。那只眼皮浮肿的黯然失色的眼睛不知疲倦地、执拗地望着苍天，好象老是在责问苍天。活着的人都要替死者阖上眼睛，好让自己相信那些人是在睡觉，虽说再也没有什么现象相互之间会比睡梦和死亡的差异更大了。

人们团团围住这道穷海岸上的这朵复活节的小花，他们不时地咳嗽几声，深深地吸着烟。对这种事总要有所准备。在生活的窄道上是很容易失足的；有时又似乎觉得，人类的命运就好象一朵在海草当中盛开的鲜花。一些人有意跳进大海的深渊，另一些人则是不小心掉进去的；一些人在自己结婚的那一天投入深渊，另一些人则要晚一、两天。你有烟叶吗？

"她干吗要把这双漂亮的小皮鞋投入大海？"一个多子女的渔民困惑莫解地说，一边仔细地打量着那双被他看中的皮鞋。"这样的鞋子弄湿了多可惜呀。"

"我不明白，"另一个男人议论道，"人们为什么会毫无必要地去投水呢。要知道，阴间一点儿也不比这里好，这一点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把你也推到海里去才好呢，"人群中响起一个愤怒的声音。这是托尔季斯·西古尔卡尔斯多季尔中尉在为死者辩护。

"西古尔利娜妹妹把自己的躯体和灵魂献给了耶稣。坏蛋，难道你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吗？她在世时，是葡萄藤上的一条真正的分枝，是从耶稣本人的主干上长出来的。如果没有你们这号坏蛋的话，她也就不会躺在这里了。"

男人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得意地微笑了一下，但是不敢冒险去同木头女人托达争吵。

“我们大家都是可怜的罪人，”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调解地说。“我在小镇上和山谷里生活了大约五十年啦，虽然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有时似乎是可怜的、微不足道的，但仍然不能否认，如果一个有罪的人能跪倒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的话，那么他在这里也会找到乐土的。”

这时候总管和医生来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商人的儿子。只要有一点消遣作乐的气息，他就会象条狗似的嗅出来的。医生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恭敬而又愉快地鞠了一躬，开朗地朝大家笑了一下，笑得连眼睛都消失在红中泛青的脸颊里了。商人的儿子挤进人群，挤到尸体跟前，好奇地打量着紧裹在湿衣服里的显得格外清晰的女性的形体。被水泡胀的身体显得又大又胖，看上去极不自然。这个青年长着一头极漂亮的鬈发，一张娇嫩的脸证明他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啊，他望着死人那一动不动的身体，眼睛里带着多少嘲弄的神情呀。他穿着一件毛皮贴里的大衣，这件大衣是他最近一次跟父亲一起从哥本哈根回来时在爱丁堡买的。

“这件大衣是不怕雨淋的，”人群中有个人说。

商人的儿子带着一副很在行的样子，从各个方向和各种不同角度细细地察看着尸体，显然，因此而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接着，他用一只脚在她的肚子上踩了一下，尸体轻轻地晃动了起来，嘴里吐出了气泡，接着便流出污水了。

“唉，她的肚子好大呀，”这个青年说道，一边不时骄傲地瞧瞧其他人。

医生一边向左右两面微笑，一边朝尸体俯下身去，在尸体的

头部和胸部触摸了一阵子，随后毫不拘束地微微眨了一下自己的一只眼睛，好象在表明自己对已发生的事情所抱的态度似的说道：

"使我高兴的是……在这个海岸上。我应当说，这事至少是在十二小时之前发生的。你们明白吗？是的，要担架、被子，还要一点别的东西，如果这不会使你们感到为难的话。你们明白吗？我们大家都明白。咳——咳……"

他又鞠了一躬，向一切——天空、群山、小镇、人们，末了，又向尸首微微一笑。

"我有过一次意料不到的荣幸……三年前，"他补充说。"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末她是要动身到南方去的。她有过一个情人。我说她应当去找他。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我们之间丝毫没有误会。好吧，祝你们复活节幸福。非常感谢你们。"

他从人群中挤出去的时候，发现了莎尔卡·瓦尔卡。她紧靠一个女伴的肩膀站着，冷得瑟瑟发抖。她的牙齿在打战。

"多么令人神往啊！我非常高兴，"医生扬声说道，同时把一只瘦骨嶙峋的手递给她，然而，无论多么奇怪，这只手却既柔软又温暖。他脱下帽子，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小姐……小姐……一般来说，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关于这件事是不值一谈的。我们是老朋友。咳——咳——咳……十四岁啦，对不对？对，是十四岁。太好了！太妙了！我真想说——多么令人神往啊！俗话说，谁不肯在生活中投降，谁就能战胜死亡。咳——咳……我活着，你活着，我们都活着。祝大家复活节幸福，为了……下面怎么说来着……"

"为了耶稣，阿门，"站在他们后面的托尔季斯·西古尔卡尔

斯多季尔高声说道。

医生用鞋后跟把身子转了一圈，稍微掀了掀帽子，微微一笑。

“为了耶稣，阿门！完全正确。绝对正确。咳——咳——咳。”

随后，他把一只手伸进口袋里，摸索了一阵子，掏出一包水果糖，象送一封秘密的情书似的，把它塞到小姑娘的手里。他在她那握紧的拳头上友好地拍了几下，说：

“为了表示老交情。”

然后，他又稍微掀了掀帽子，更低地鞠了一躬，沿着海岸向小镇方向迈步走去了。

美好的白天快结束的时候，有人来向莎尔卡·瓦尔卡转达了牧师本人的问候。他希望同她谈谈。不一会儿，她已站在牧师的房间里，三年前她第一次有幸在这里见到这张高贵的脸庞。只不过今天她是一个人来的。牧师放下首都的报纸，从眼镜后面细细地打量他的客人，并请她坐下。接着，他用一只老年人的青筋毕露的手把胡子捋捋平，若有所思地说：

“据我记得，你的母亲从来也没有在约翰·鲍格森那里开过帐户。对不对？”

“对，”小姑娘回答。

“我听说，你活儿干得很灵巧。虽然你年龄不大，可小铺却有以你的名字而开的帐户。可嘉！可嘉！我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化这些钱？”

小姑娘不假思索地回答：

“当然，我要用它们来安葬母亲。”

“我就是想要知道这一点。现在我看出，你是个规规矩矩

的、诚实的、服从上帝的小姑娘。正如使徒所说的：哎——哎——哎……从现在起，我允许你不再去做礼拜，如果你得去刮鱼鳞的话。上帝是仁慈的。我要请妻子给你喝热咖啡。而现在则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主要的事情。需要拟一篇悼词。价钱不超过两、三个克朗。让我们想一想吧，请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拿笔和纸。就这样：出生年月——这我可以在登记簿里找到；死亡日子——复活节前的礼拜六。关于你的母亲，你还能够说点什么情况吗？"

"没有什么可说的，"小姑娘答道。在这个时刻，她无法记起任何关于自己母亲的情况，光记得她曾经生活过，而现在已经死掉了。

"你们是从北方来的吗？"

"是的，我们曾打算去南方。"

"噢，这我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好象这件事是发生在昨天似的。她来找过我。乍一看，我就产生了一种预感，她的结局是不会好的。贫民不应当离开本土。按照我的看法，她应该留在那里，留在北方的家乡。从坐暖的角落里站起来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你们决定离乡背井？我们要不要在悼词中提及这一点？"

"我以为还是别提的好，因为我们是被人家赶出来的。"

"是的，再也想不出比这更糟的情况了。为什么？"

"我不知道。"

牧师捋平胡子，整了整眼镜。

"我认为，不应当在悼词里提及这一点。关于你的父亲，你有些什么可说的？"

"没什么可说的，"小姑娘答道。

牧师再次捋捋胡子。

“你能不能给我指出你母亲性格中的随便什么特征，这种特征要能使人对她有所认识……嗯，比如说……关于她的基督教的德行。”

“她入了基督教，”小姑娘答道。

“这种事不值得大声疾呼，”牧师说。“救世军乃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还在上学时，人家就对我们解释说，这种吵吵嚷嚷是得不到上帝的欢心的。圣父说：‘我不允许拿自己来取乐。’我指的是，要你随便给我讲一点有关你母亲的情况，即我可以写进悼词的那种情况，讲一点对大家都有所启发的情况，悼词将因此而变得更加响亮，更有意义。”

小姑娘想了很久，最后回答道：

“她非常喜欢一首赞美诗。”

牧师停止了书写，把写好的东西大声地念了一遍：“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根据教堂的登记簿记载，生于某年某月。死亡日期依据死亡证明。嗯……她非常喜爱一首赞美诗……”他转身向着小姑娘，问道：

“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赞美诗？”

“就是这一首：

> 葡萄藤永远纯洁，永远生机蓬勃，
> 我只是一个同你生长在一起的幼芽，
> 在幸福和痛苦的日子里，你，
> 我心爱的耶稣，向我敞开着怀抱。”

牧师窘困地搔搔后脑勺，他怎么也记不起，这是一首赞美

诗。

“稍等片刻，稍等片刻。现在让我们来查一查《赞美诗集》。它是怎么开头的？”

“‘葡萄藤永远纯洁，永远生机蓬勃……’也许，《赞美诗集》里没有这首诗，它是在救世军里唱的。”

“救世军？嗯，那就很清楚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根本不要提及这一点。救世军里高声欢唱的那些歌是纯粹的渎神行为，说得轻一点，是荒谬的无稽之谈。‘葡萄藤永远纯洁，永远生机蓬勃……’真是胡说八道！我想不起上帝曾在《圣经》里说过什么类似的话。你是怎么说的？‘我只是你的幼芽……’胡扯，异端邪说！当然，上帝在一个地方说过‘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手和脚’，但是这种赞美诗我没见到过。教会要求上帝的话要写得简洁明了，正如哈尔格里穆尔·比耶图尔松和约翰·维达林主教所要求的。嗯，嗯，为了不沉默，还需要说些什么呢？关于你母亲的情况，你还能给我讲些什么吗？”

“没有了，”小姑娘回答。

牧师又重新读他所写的东西。

“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根据教堂的登记簿记载，生于某年某月，死亡日期依据死亡证明。嗯……她非常喜爱一首赞美诗……对，我要划掉这一句话。这根本不是赞美诗，只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瞧，剩下来的东西不那么多了。嗯，行啦，那就这样吧。为了耶稣，我再试试说点什么吧。嗯……”

牧师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稍微欠了欠身。

“好吧，亲爱的朋友，现在我们该分手了。你是个可爱而又漂亮的小姑娘。上帝慈爱地关注着所有贫穷和不幸的人。我们

的圣父说：'我是穷人和受屈辱的人的上帝。'收上二十五埃拉干净的钱，跟上帝一起走吧。"

牧师把答应给她喝咖啡的事给忘了，这么一件小事值得去记住吗？他把小姑娘送出去，在她身后关上了门。她穿过沉浸在一片肃静之中的小镇回家去了。山顶上烟雾缭绕。她机械地在雨中徐徐而行，哼起母亲所喜爱的那首歌颂纯洁的葡萄藤的歌曲中的那段动听的副歌：

我赞美最纯洁的葡萄藤，
赞美你，神圣的耶稣，
我永生永世不离开你，
全心全意和你结合在一起。

不过，在对歌词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后，她承认牧师是对的。这完全是一首毫无道理的歌。它同小镇，同海岸、大海以及那层笼罩在石头群山上的寒冷的浓雾多么不相符啊。她感到自己恸哭得喘不过气来了，于是就从小纸包里掏出几片医生给她的薄荷药片，放到嘴里，以便在复活节的第一天，在这种阴沉、寂寞和令人苦闷的天气里排解排解忧闷。



第　二　卷

一只鸟

在海岸上

第三部

另一天地

第一章

离海岸不远的一个绿色牧场上有几个穷人家的小姑娘在跳舞，边跳边放声高歌。这个礼拜天的生活多么美好啊！

一只鸟在海岸上，
它的名字叫海鸥。

小姑娘们手挽手地跳起了轮舞。可是，她们怎么也挑选不到同这些歌词相配的曲调，难道能在没有旋律的歌声的伴奏下跳舞吗？

它戴着一顶绸帽，
它戴着一顶绸帽。

她们停下来了。

"它长着一头金发……"

一个小姑娘在别人都不作声的时候说道。大家全都笑了起来。小姑娘们把膝盖上已经磨出洞的袜子束束紧，立即就闲聊起来。过了一会儿，她们又想唱歌了。

一只鸟在海岸上，
它是你的妹妹，
一只鸟在海岸上，
它是你的妹妹，
一只鸟在海岸上。

她们又停下来不唱了，围成的圆圈也散开了。

我的矮脚姑娘，
你想同我跳舞吗，
你想同我跳舞吗？

——其中一个小姑娘好象自顾自地把歌唱完。小朋友们则哈哈大笑，相互之间在低声嘀咕着，并且越说越响。那个续完歌曲的小姑娘感到很难为情，但是为时并不久。这不，她已经摆脱窘态，恢复原样，朝小朋友们扔了一小团脏土，然后就飞快地逃走。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春光时节观察穷人家的孩子更有趣的了，他们在牧场上跳舞，丝毫不考虑夏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更别提秋天的事了。因为这毕竟还很遥远！

莎尔卡·瓦尔卡坐在窗前，惋惜地想着自己未曾跳过的那

些轮舞，未曾唱过的那些歌曲，未曾写作过的那些诗歌，想着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

小姑娘们又围成了一圈，她们想出一些新的诗歌、新的舞蹈和新的旋律。

海鸥和海燕一起飞回来了，冬海鸥则迁移到山里去了。它们就在那儿，在悬崖那光秃秃的突出处，在深渊的正上方下蛋。当鸟儿在海湾和牧场上面的天地之间飞翔的时候，姿态多么优美，翅膀拍动得多么迅速，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它在空中作瞬间停顿时那么令人神往。可是你瞧，它把小翅膀一鼓，马上就飞上去了，而且还来得及用尖喙叼起一条小鱼。鸟儿成千上万，它们的动作是无法解释的，就象你因陶醉于那首即将从你身边溜走的既甜蜜又辛酸的生活之歌而凝坐在窗畔时所产生的那些能使心灵激动的感情一样。这些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有人敲了敲门。三记轻轻的叩门声——为了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三者活在这个小镇上的居民们的心里，并且自古以来就主宰着他们的头脑。莎尔卡·瓦尔卡打开了房门。

"亲爱的莎尔沃尔，你好。"

门槛上出现了一个羸弱的小个子老头。他那双瘦骨嶙嶙、青筋累累的手已经发青，并且直哆嗦。邋里邋遢的花白胡子在微微地颤动。他身穿一条磨得发亮的裤子和一件不可思议的上装，脚上穿一双半破的皮鞋。他那副尊容雄辩地表明：他具有一颗不朽的心灵，并希望得到天堂里的永恒的幸福。

"请多多关照，站在你面前的是准尉古德蒙杜尔·约翁松。"

"你好，你好，请进，"姑娘热情地说。格文杜尔是她在这个地区的一位最老的朋友。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就是他使她登上

这海岸的。打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

"好啊，你就是我家的礼拜天来客。日子过得怎么样，老伴自我感觉怎么样？她这个可怜的女人整整病了一个冬天。现在怎么样啦，好一点了吗？"

"是啊！她当然好一点了。真奇怪，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都会变得越来越好的。现在，她可以起床、烧粥，甚至还能烧鱼。"

"请坐一会儿，格文杜尔，"姑娘邀请说。"今天是礼拜天，和我一起坐一会儿，让我们喝一点咖啡吧。"

"别客气，何必如此，"他谦恭地说道，脸上仍带着当地礼仪所遵循的那种尊严。

老头儿坐下来，把那顶磨损得很厉害并补过多处的制帽搁在地板上。他那双倒霉的手还在哆嗦。

"对，我总对大家说，"他说起话来，还不时用他那双老花眼睛打量着她那强壮而又年轻的身躯。"并且一直要强调说，几年前，我在这儿第一次看到你，就对自己说过：这个小姑娘会有出息的，她会在生活中得到许多东西。我知道，你会原谅一个老人所说的这种毫无必要的忆旧话。不过，就象你看到的那样，我的预言是正确的。我现在又虚弱又有病，特别是最近三年，只能勉勉强强挺过来。可是不管怎么说，无论我和我家里的人——一些象我一样可怜的造物的情况如何，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你是我们这个镇上的一位真正的女英雄，你顶得上任何一个小伙子。"

"你真会恭维人，"莎尔卡·瓦尔卡说。

"不，"老头儿反驳道。"我哪能说恭维话。我在这个地区住了六十多年啦。"

"对，你一生见过不少世面。"

“对，亲爱的，我是在这儿变成老头的。我这双手什么活儿没干过啊！在这儿，在这个海岸上，我生下了整整一大堆孩子，除了一个孩子以外，他们全都走了。我也有过自己的志向、理想和希望。看到青年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叫人高兴的。我就不走运。天一亮我就起床，然后就撒网，晚上带着鱼回家，夜里刮鱼鳞和去内脏。我可以对你说，六十年来，我一天也没有闲过，可是我却没能实现自己的意愿。现在，我已经年老体衰，一点也不中用了。谁还需要这种老骨头呢？谁会给我工作呢？我去找过商人，可是全都白费心机。他们需要结结实实的小伙子。生活是属于年轻人的。假如一个老头子连买一撮鼻烟的钱都没有，又有谁会感到伤心呢？”

“对，格文杜尔，一位老人说过：想到一辈子日日夜夜当牛作马只是为了空着肚皮、赤身露体地下地狱，的确没什么好高兴。”

“请别以为我想要责备什么人。当然，更不至于去责备我们的造物主，”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说道。“不用说，他对我、对我们这个小镇始终是仁慈的。所有的人都把我们这个小镇给忘了，可他至少还惦记着我们，把一支极其美好的救世军派到这儿，把我们这个小地方变成一块福地。救世军带给我们的仅仅是灾难，但这并不是造物主的过错。正如人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会带来灾难。美好的东西也罢，低贱的也罢，全都一样。”

“对，”姑娘若有所思地表示同意。“你永远也不知道，灾难会从哪儿掉下来。”

“至于我嘛，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从我这方面来说，抱怨命运本是不公允的。大家待我都很好，为了我家的小菜园，马具匠的妻子甚至给了我们一点下种用的土豆。我真不好意思承认，我

们竟然不得不把自己家里留种的土豆也吃掉。你也知道，老太婆的身体不好。她是个半截子入土的人了。我没有办法，只好让她一顿吃一只土豆。后来，她就复元了。我们俩一年只有三十克朗的养金老。多亏这一点，我们才没成为教区的累赘。因此，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稍作停顿后，他补充说：“自然罗，烟叶的价格涨到十克朗一包以后，我们这笔养老金中剩得下来的钱就不多了。”

莎尔卡·瓦尔卡窘困地望着客人。他的眼睛黯然无神，双手直打哆嗦，鼻尖上挂着一大滴鼻涕水。他扫视了一下她的房间。两位老人在世时，这儿是厨房，可是现在炉子已经搬走了。莎尔卡·瓦尔卡使用的是煤油炉。原先放炉子的地方，现在摆着一只漂亮的五斗橱，橱上摆着几个装有照片的镜框。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外国某地的森林。这儿还挂着一本很好看的日历。房间里摆着两把表面抛得很光滑的椅子，那是从店里买来的。

老头儿带着同样恭敬的神态打量姑娘本人。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一件咖啡色的高领绒线衫紧紧地裹着她的身体，尽管是礼拜天，下身却仍然穿着一条灰色的男裤。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一对嘴唇显得很丰满。也许，同这样的女英雄并排站在一起使他感到自己太渺小了，因此他忧愁地摇了摇头，又谈起自己开了头的话题：

“谁也不能改变我的看法，我总是说，从北方来到这个荒凉的小镇时还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姑娘，而今有了自己的房子、菜园，还与人合资买了一艘船。我就不提这只五斗橱了，依我看，这是全镇最漂亮的五斗橱。这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不用说，古德蒙杜尔·约翁松是不能同你相比的。”

"亲爱的格文杜尔，你头脑里想的是另一件事。你不会为了恭维象我这样的无神论者而到这儿来的。瞧，我连礼拜天也穿长裤。"

"外面是一派大好的春光，"客人转弯抹角地回答道，作了一个小小的停顿后，补充说："至于说信基督教的问题嘛，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不管你下身穿的是什么，你总是比镇上所有的青年——小伙子也罢，姑娘们也罢——都来得强。这一点我是深信无疑的，谁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我们这个小镇上早已不存在救世军了，因此，即使许多人的信念不象以前那么坚定，那末也是可以原谅的。"

"你忘了，我们有一位新的牧师，"莎尔卡·瓦尔卡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对新牧师有些什么看法。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一样，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妻子同样如此。她甚至从来也没想到要请穷人喝一杯咖啡。我的孙女在复活节时受了坚信礼，我从她那儿了解到，拯救灵魂所必须的许多知识，牧师都没有教给孩子们。我确实知道，他连那只钉耶稣的十字架有多高都没对他们说过，更别提它的宽度了。难道能把这叫作基督教的教育吗？假如我们那位极可爱的老牧师还活着的话，他对这种情况会有什么看法呢？"

"格文杜尔，根据你的鼻子，我看得出你的鼻烟壶是空的，"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她希望换一个话题。她刚说完这句话，挂在老人鼻尖上的那滴透明的鼻涕水就掉到地板上了。

"仁慈的上帝啊，我已经整整三个礼拜连一点烟屑都没有了。"

"格文杜尔，让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件事安排一下吧，"莎尔卡·瓦尔卡模仿约翰·鲍格森的口吻说道。"当陆地上的朋友们

当缺少一撮鼻烟而快要死去的时候，是决不能袖手旁观的。希望我能往你的角形鼻烟盒里多少放一点进去。”

“不啦，何必如此，”古德蒙杜尔·约翁松反对道，然而，他略为思索，又补充说：“我现在想起一桩小事情，就是不知道它将会有什么结果。”

“嗯，说吧，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能不能问问你，人家说你似乎当上了渔民协会的秘书，此话当真吗？”

“对，此话不假。”

“我应该说，组织一个反对鲍格森的协会是一件很勇敢的事！而你还是首脑人物！真了不起！你毕竟是个女人，却担任着这样光荣的职务！”

“格文杜尔，说真的，这并不是很高的职务。我也没有干出多少事来。只写了几张笔录，而且还挺费力。”

“得啦，你是好样的，你会写一手好字。这正是人家所需要的。”

老头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朝窗外看了看，对天气和节气发表了一通看法，接着又说起工资的情况，特别说到挣多挣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天气的。

“据说，今年他们出的鱼价很好，”他说道。

“叫他们出个好价钱是很不容易的，”姑娘说道。

“那些干捕鱼行当的人真不错，”客人议论道。“会捕鱼的人根本就不是穷人。商行对穷人的压迫正在日益加剧，同时却在提高付给渔民们的报酬。要创建一个同商行和陆地工人作对的协会要有很大的魄力。我个人就没有机会在社会上得到高升。我就满足于严格信奉基督教。不过，我当然是不能作数的。”

"对不起，格文杜尔，我们这些有船的人希望鱼价能公平点，我看不出这件事中有什么不合基督教义的地方。你也知道，捕鱼并不那么容易。然而，无论在我们这儿，还是在其他地方，鱼都是一个事关生存的问题。我向你担保，假如我们彻底破产并无法捕鱼的话，那末陆地工人也会因此而受损失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回答你的这种看法，"老头儿叹了口气说。"我遵奉上帝的旨意。穿小鞋的人最清楚什么地方挤脚。从前，商行靠上帝的帮助把我们——大人和小孩，有菜园的和没有菜园的——从饥饿中拯救了出来。我们这儿还存在救世军的时候，我们的造物主保佑我们，使我们免受了一切灾难。他把双手伸到我们的头顶上空。那时候，我们这些穷人有吃的，也有喝的，至少在圣诞节是这样。《圣经》中说得一清二楚，尘世上的人分上等和下等两种，下等人应该服从自己的主人。可现在不信神的现象逐年增多，而敬神的现象却在减少。青年一代也许再也不会承认，上帝创造了上等人和下等人。渔民们组成了协会，并且自己在规定鱼价，而商行却到我们这些小百姓身上来捞回损失。现在，在陆地上也好，在海上也好，大家都变得太聪明了，大家都想和商人平起平坐。我要对你说的并不是我自己本人的话，而是从一本明哲的书里摘录下来的。正如科弗那位可敬的约翰所喜欢说的那样，假如不敬畏上帝，也不服从上等人的话，那末联合起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不想否认，商行想方设法要压榨那些从事陆上工作的工人。然而，我知道你是一个十分明晓是非的人，因此不可能为此来指责渔民协会的成员，"莎尔卡说道。

"我们这个小镇曾经是一块人间乐土，一块沐浴着上帝荣光的福地。可是，这种年月已经过去了，"古德蒙杜尔·约翰松说

道。“现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钱，渔民们就可以在捕鱼季节结束之前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可是，我们这些穷光蛋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卖，叫我们用什么去买呢？空着双手去，人家是什么也不会给你的。现在，一切都是由渔民决定的，而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甚至无法在小铺里开个帐户。比如，就拿我来说吧。我身边有个妻子要养活，她患有癫痫病，另外还有某种内疾在折磨她，使她浑身的骨头和肌肉都在酸痛。可是，大家都想活下去，穷人也一样。可我在最近的一次鱼汛中挣到一些什么呢？除了我那纯洁的基督教徒的良心以外，就一无所得了。”

“格文杜尔，当今世界就是这样，因此每个人都应当会保护自己。我知道，没有一个明是非的人会因我们在力争一个合理的鱼价而指责渔民协会的。”

“是的，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莎尔卡，你刚强，不依赖别人。可是，并非每个人都象你一样走运。据说，你跟一个美国富翁订了婚，经常收到他用挂号信寄来的钱。大家知道，由于你两次收到国外寄来的钱，马拉尔布德现在算是你的私有财产了。有保障的人可以提种种要求。可我和我的妻子又能提什么要求呢？或者就拿我的女婿为例吧，尽管他在春天捕到整整一窝狐狸，并在法罗群岛打死了一条鲸鱼，他能提些什么要求吗？或者就拿克鲁克的苦命人别因坦因来说吧，他的妻子不久前死去了，给他留下了十个孩子，他能提些什么要求吗？再说，他的一条腿没有了，是靠鲍格森捐赠的一条木制假肢走路的。据说，他改变了信念，可这跟我无关。商行现在已被激怒，当一个反对它的协会已经组织起来的时候，是很难同它打交道的。回忆一下老约翁的话吧，他经常翻来覆去地说：‘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对待商行的态度。我们应当尊敬它。’据说，首都的人们打算组织一

个反对全体富翁和宗教的协会。"

"这倒是一条新闻，"莎尔卡说道。

"详情我不知道，我只是听到有人在广场上讲这件事。好象这一切都是由南方的一位大人物鼓动起来的。他从俄国运来了这种瘟病。他叫图尔弗达利。讲到他的时候，人们还说他是宗教的敌人，并说他在自己家里养各种怪兽。据说，去年，还在鲍格森向别因坦因捐赠木腿之前，图尔弗达利就寄了一本邪书给别因坦因。有人认为，鲍格森就是因为这本书才突然变得大方起来的。他非常害怕。人们还说，在南方那儿，人家已打算劫富济贫。我才不相信他们能办成这件事。至于我嘛，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碰那些抢劫来的钱的。我无论如何不会让自己的灵魂背上罪过，也决不会破坏上帝的十诫。我坚定地遵守着《圣经》的训诫。假如一个人在得到全世界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那末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决定采取一种正当的办法，当一个穷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就只剩下这唯一的办法了。我写了一封短信，想在邮寄之前让你看一看。我在这封信上整整花了一个礼拜的工夫。"

"一封信？是写给谁的？"

"你看到吗，救世军从我们这儿撤走了，现在甚至不准它在教区里露面。现在，小铺光是为那些有现钱的人而开设，我也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向国王陛下上疏。"

"向国王上疏？"姑娘大吃一惊。她不禁笑起来，问："你怎么会突然产生这个念头？"

"当然罗，象我这种微不足道的小百姓决心向国王本人上疏，这种事是会使你感到吃惊的。可是，请你相信，还在我的古德琳生病之前，我就对这个想法整整酝酿和思考了一个冬天。

不过，国王总归是国王，所以我也不想否认，我是鼓足勇气来做这件事的。莎尔沃尔，象你这样有学问的姑娘应该理解这一点。他是我们的君王，是上帝亲自委派给我们的守护神。上帝委托他来关心自己的全体臣民，无论他们处在哪一个等级。他既是富人们的君主，同样也是穷人们的君主；他不止一次地帮助过我们的国家；为了发展农业和培植森林，他捐赠给国家一笔为数不小的钱。我确实知道，他最近一次光临我国时，给了一个肺部有病的北方姑娘十克朗现钱。”

“对不起，格文杜尔。国王毕竟不可能来安排我们这个奥谢伊里镇上的工作。你想，假如所有失业的人都去向他上疏的话，那又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此外，我听说，只有大臣和将军才有权向国王上疏。写信给国王！你也真想得出！”

“我希望，他象所有别的人一样，能从邮局里收到信，只要这些信符合规章，贴足邮票就行了，”古德蒙杜尔·约翁松反驳道。

“胡说！你只会遭到丹麦人的嘲笑。”

“然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老头儿执拗地说道。“让丹麦人都来嘲笑我吧，对我来说，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听命于自己的国王，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指挥我，就象指挥所有的丹麦人一样。从法律上讲，他是我的国王和我国的君王，而我则是他的忠实臣民，我有权向他申诉自己的全部困难。此外，整个王室对待冰岛的态度始终是光明正大的。国王的曾祖父把宪法还给了我们。不错，后来又被人家夺走了。虽然我的地位很低，而他却高高在上，并且除了大臣和将军，谁也无权向他上疏，但是别看我在各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可我甚至能向更高的人上疏，大臣和将军在他面前，不过是一堆朽肉和残骸。对，我是同站在尘世

间一切君王之上的那位至尊谈话，我相信，只要他认为有必要，他就会响应我的祈祷。因此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去向跟我一样是凡人的国王上疏呢？”

姑娘望着老人哆哆嗦嗦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致国王的信——一小片对折起来的纸，它是包在一张粗糙的破纸里的。看起来，人类中那些连买一撮鼻烟的几文小钱都没有的不幸的人，全都化作这个束手无策的老人形象，站在她的面前了。更加伤心和更加动人的哀求恐怕对那位连穷人塞入鼻子里的每一小撮烟草都要计数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也从未提出过。于是姑娘断然决定要让古德蒙杜尔用她的帐户去买烟草，并且还要操一点心，好让这些可怜的老人不需要为吃鱼而发愁。

抖抖索索的手指终于把信从包皮里抽出来。涉尔卡·瓦尔卡开始辨认写得别别扭扭的字迹。信上一行行的字令人眼花缭乱，字母好象在上下跳跃，句子根本不符合语法规则。以下就是这封信的内容：

丹麦暨冰岛国王陛下御鉴：

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王国。您一直以亲访敝国和捐赠钱款来支持人们。哪怕只提一下您在光临冰岛时所奉送的那笔超过一千克朗的巨款也行。我之所以写信给您，是因为我深信，我定会得到您的援助。我正处在极端的贫困中，无论我本人，还是我那位名叫古德琳·埃里克斯多季尔的妻子，身体都很不好，她从去年冬天开始就使我感到十分难过，她毫无好转的希望，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的处境比我从前有六个孩子的时候还要糟糕，这一切都是由渔民协会一手造成的它开始自行制定鱼价从而使在岸上干活

的那些人的工资下降，除了身强力壮的人拒绝雇佣大家去干活不再理睬身体虚弱的人和开始用现钱来支付工资和要求那些没钱的人也要用现钱去买东西。我本人年老体弱我妻子古德琳·埃里克斯多季尔患有癫痫病。她象一只沉甸甸的包裹挂在我的身上她既不活又不死，体内的毛病在折磨她。我的孩子全都各奔东西了他们现在自己也忙得不得了，只有一个已出嫁的女儿住在这儿，可是她大概很快就要靠教区来赡养，因为她有许多孩子虽说她的丈夫声称他有一笔卖鲸鱼的腰子而得的钱存在法罗群岛的银行里。我始终遵循宗教凡事都三思而行。在我们的上帝所派来的那支极其良好的救世军尚未彻底瓦解之前，我是它的一名准尉。我希望和指望您能帮助我。因此我写信给您，恳求您给我寄一笔为数不大的钱来，嗯，大约七十五至八十克朗就行了，因为我的困难实在太大。我和我的妻子在各方面都是弱者，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是倒霉的。正象俗话所说的，人穷，朋友也少。上帝创造了穷人和富人。他对人有贬也有褒，但是对于那些敬重上帝的人来说一切都会顺利地应付过去的。我知道万能的上帝迟早会把我所乞求的，您可以用下一班邮轮寄给我的那笔钱款归还给您的，因为我连买一小撮鼻烟的钱也没有，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糟的情况了。愿上帝在祸福之中保佑和赐福给您。我希望您的财产不会因此而减少，相反倒会因此而增加。我一直象条狗似的在过日子和从来也没有办成过一件想要办的事，这一切都是贫穷短钱造成的。青年时代我想当一名兽医，后来又想当铁匠，做过实验和许多别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钱因此总是一事无成。年轻的时候，我同样也能写诗，写得还不

错，不过话又说回来，谁也不需要这些诗。我知道从来也没有人敢一下子向您乞讨这么一大笔钱；可是，我并不怀疑您给过冰岛成千上万克朗的大笔大笔的钱，您的亲戚也经常给钱的。我从来也没有机会替您办一件什么好事，我一直想要拍一封电报给您，祝您幸福并祈求上帝永远永远地帮助您和保护您。我最后一次恳求您，希望能得到您那良好的援助。愿上帝保佑我所敬爱的国王。

您的可靠的忠仆
原救世军准尉
古德蒙杜尔·约翰松

第二章

每到礼拜天，有时甚至不是礼拜天，在工作之余，莎尔卡·瓦尔卡总要去看望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的妻子。现在，他们身边只剩下七个孩子，四个死掉了。上帝的祝福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源泉，因为谁也不肯招马格努斯当工人。他不是一个强壮的男人，在别人看来不适宜干重活。因此，岸上即使有活要干，也没有人会想到他。马格努斯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假如他到教区去求援的话，那就一定会有所得，可是，马格努斯对这种事连听也不想听；他有自己的原则和观点。马格努斯情愿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装订书籍，他就凭着这门手艺扬名四方。有时甚至从遥远的地方寄来一些散乱的大部头旧书让他重新装订。此外，马格努斯对哲学也颇有研究。他的妻子已经

病了很久。她的胃不大正常，她的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发作得也并不厉害，可是病情逐渐发展到不能进食的地步了。后来出现了剧烈的疼痛，现在离她彻底摆脱疼痛的那一刻已经很近了。然而，她有时还要起床拖地板，因为这桩活儿是她的老母亲力所不及的——她患有风湿病，只能勉强挪动双腿。那位连自己的名字都已忘掉的医生望着罗盘，请别人告诉他东南西北。当人家向他说出"西方、东方、南方……"的时候，他半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微笑着说：

"完全准确。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到南方去，对，对，到南方去。越快越好。"他就这样说个没完。

一些人是这样来理解他的话的：需要到南方去动手术，因为滴剂再也帮不了忙啦。可是，这时大家想起了鲍格森的话，他曾断言：如果我们的医生不能医好你的病，那末就毫无必要把钱扔到水里去，也不必到南方去了。就是说你已经毫无办法了。因此，这个女人就继续躺在家里。天气平静的时候，每当夜里就是在马路上也听得见她的呻吟。

孩子们不是一个一个地哭，便是一起大哭，甚至有薄薄的燕麦粥和煮熟的鱼吃的时候，在吃那些夹着既可口又有营养的人造奶油的黑麦面包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总是缺少一点儿东西，因此他们总要哭。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岸边消磨掉的，所以他们学会了那种不堪复述的话。他们很快乐地躺在脏水洼里手划脚蹈，冒险地爬越篱笆。不过，要是碰到一个好日子，孩子们能在吃早饭时得到一点牛奶的话，他们也会停止说下流话的。这时候，那些年岁小一点的孩子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愿望，到岸边去捡些有趣的五颜六色的小石头玩玩。莎尔卡·瓦尔卡总是努力想法帮助这一家子。她知道什么是极端的

贫穷。她很乐意替孩子们买一罐牛奶，很喜欢同他们的母亲——斯维因鲍尔格长时间谈话。这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孩子们对莎尔卡·瓦尔卡的态度非常严肃。斯维因鲍尔格的老母亲光靠喝咖啡在这海岸上活了七十五年，她经常抱着最小的那个孩子坐在那儿，单调地哼着一首摇篮曲，这首摇篮曲她曾用来哄过许多孩子入睡——既哄过那些还活着的孩子，也哄过那些已死去的孩子。

一头懒惰的小猪猡，
一双黑色的小眼睛！
快快跑吧，
快点滚到臭水洼去吧！

老太太可以把这四行歌词连续哼上几个小时，尤其是在她身边有烟草的时候，她可以深深地抽一口烟，并可以用它来驱走小孩身上的恶鬼。

马格努斯和斯维因鲍尔格年轻时经常参加救世军的活动。他们就是在那儿认识的。然而，彼列普廖特奇克——这里的人全都这样叫他——并不是当地出生的人。自从他们结婚以后，斯维因鲍尔格开始认真思索一些宗教问题。没多久，她又对乡村牧师很信赖了。可是，这个最高尚的人——牧师谢世了。这种可怕的肚子疼也是在这时开始的。然而，这个女人继续每隔一年在固定的时间里生一个孩子，有时间隔的时间短一些，这时她就向上帝祈求，希望上帝帮助她得到家中最必需的东西，并希望上帝减轻她的痛苦。但是，她所有的祈祷都没有得到回答。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所有必需的生活用品越来越少，而肚

子却痛得越来越厉害。他们住的房子只有一堵墙是泥土垒就的，其余几堵墙都是木头的，外面蒙着一层龟裂的旧油毛毡。窗台上放着三只花盆，里面装着土，但没有种任何东西。窗帘也没有。整个住房是由一个大房间和一个搭着小遮阳的厨房间组成的，厨房里放着一只水桶。这里有时也挂着两三条鳕鱼。有时，角落里放着一袋烂土豆，是那些生活富足的、慷慨大方的人带来送给彼列蕾廖特奇克的礼物。在诸事遂顺的好时候，家里才有这种食品储备。大房间里摆着几张用破布盖着的床和装着杂物的各种箱子。这里还放着一台装订机和一台压机。这些东西使房子增添了某种身价。一到晚上，当房间里亮起灯光的时候，就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一个个皮肤冻得发紫、又饿又脏的孩子大哭大闹地脱掉衣服躺下睡觉，每张床上都要睡两三个孩子。还能想象得出比睡着的孩子更为动人的景象吗?!

要是马格努斯挣到几个奥拉的话，那末他就会产生一种立即把它们花掉的迫切要求。他用它们去买纸、皮和细棉布。这些东西是他用某种难以想象的方法在镇上弄到手的。由于他这门手艺，家里经常积压着许多书籍。它们是从阅览室和别的地方送来的。其中的一些书会使人们的思想远远地偏离正道，并会动摇这对夫妻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奥古斯特·比雅尔纳松的哲学书籍，因为一切现象在这些书里都有科学的解释。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同上帝的话背道而驰的。在疼痛暂时缓和的时候，斯维因鲍尔格就把读过的东西讲给莎尔卡听。

莎尔卡·瓦尔卡经常把书借回家去看。这是一桩很有趣的、也是很有教益的事。晚上坐在家里看看书就能知道，佛陀①、伊曼努尔·康德②和另一些人从前说过一些什么。

"对，假如我们中间有那么一个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种种

困难——如鱼情不好，没有活干的时候——都可以去向他请教，那末对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倒也蛮不错了，”斯维因鲍尔格说道。

“对……”莎尔卡·瓦尔卡同意道。“当我读到有关这些哲人的事迹时，我有时好象觉得，人家对待我们这些在穷乡僻壤里长大的可怜人的态度，丝毫也不比对鱼的态度好，为了鲍格森，人们把鱼从海里捞上来，去掉内脏，再风干。”

两个女人都在追求一种崇高和美好的境界，因此她们经常谈到真实和真理。今天，她们也是这样。莎尔卡十分年轻，个子很高，身体健壮有力，热血象大海的激浪在她的血管里奔流翻腾；斯维因鲍尔格的一只脚已经埋入了坟墓，她躺在自己那张可怜巴巴的床上，她的孩子都是在这张床上孕育和出生的。在这个穷人的那双被即将降临的死亡弄得浑浊无光的眼睛里，在她尖瘦的脸上，所流露出来的渴求真理的神情要比任何人都强烈。这种心平气和和悠闲得象在微笑的表情只有在死后的第三天才会出现。

“全都一个样，”垂死的女人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书中这些哲人没有一个能对我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生下来？又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看到几个大孩子为了不听到我在夜里所发出的呻吟而用手指把耳朵塞起来的时候，或者当我看到他们勉强用破布遮住的身体时，我就时常想到，古代的多神教允许杀孩子，所以它要比基督教仁慈得多。哪怕只根据自己的生活遭遇，我也可以作出这种判断。此刻，我正躺在这间可怜的茅屋里奄奄待毙，我必须痛苦地承认：对于穷人来说，看着自己的孩子

① 即佛教创始人乔答摩。
②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死去要比看着他们活着轻松得多。这当然仅指穷人而言。这位把一切安排得如此糟糕的上帝到底应该有一副什么模样呢?”

“我认为,除了鱼,就没有别的上帝了,”莎尔卡·瓦尔卡沉思了一会儿,天真地说道。

“听着,莎尔卡,我把昨天跟新牧师的谈话内容讲给你听。我问:《圣经》里是不是说过上帝是仁慈的话?或者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牧师仍旧来看望你吗?”莎尔卡·瓦尔卡问道。

“是的,”那个女人低声地说道。“他是来吓唬我的。”

“吓唬你?为什么?”

“不知道。也许,你还记得,《圣经》里说过:遵守训诫的人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一次,我憋不住了,就直截了当地向牧师声明:‘我听不到他的声音。’”

“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说:‘请你回想一下登爱列昂山①那一小节吧。’”

“你又是怎么回答的?”

“我回答说:是,我记得的。我要冒昧地说,我还想起了一桩更糟糕的事。‘对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来说,在十字架上钉上二十四小时是算不了什么的,’我说。‘要是他知道他是为伟大的正义事业而死的,是在拯救全世界,而且过后就会进入天上最好的地方,那就更不用提了。难道这能与我不得不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这幢挤满孩子的房子里忍受那些痛苦相比吗?我整夜整夜地痛得叫个不停,不知道何时会有所减轻,现在我很快就要死了,可是却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死的。等待着我的也不是天堂,因为我深信,我死后,我的孩子还会骂人、叫喊、讲粗话和讨

① 即《圣经》中登山宝训那一节。

牛奶喝。'"

"他又是怎样回答你的?"

"他答道:'但上帝对你始终是仁慈的。'我说:'不。'"

"他生气了吗?"

"他说:'同已故的古德蒙杜尔·哈尔多尔松临死时所说的完全一样。''噢,'我说,'这一点我知道。'想了一会儿,他问我有没有违背过上帝的戒律,爱不爱自己的敌人。'不爱,'我答道。'你应该遵循这条圣训,'他说道。'我倒是很乐意的,'我答道,'可我没有敌人,那我该怎么办呢?'"

涉尔卡·瓦尔卡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牧师会另找一个话题同病人谈。

"在离开之前,"女人继续说道,"牧师对我讲了法老的女儿如何在芦苇丛中找到摩西①。他答应不久再来看望我,还要从一本书中选出一章读给我听,这本书安慰过许多处在我这种境遇中的人。'好,你来吧,'我说道,'不过,请记住,除了真理,我什么也不怕。'"

稍作停顿后,她继续说道: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他别来打扰我。遗憾的是我没有钱,不能到南方去动手术。从渔民协会开始设法抬高鱼价时起,他们为岸上活计所付的钱就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谁也不让马格努斯靠近船边。可想而知,如果他们认为马格努斯不能去捕鱼,那末我们的孩子就不需要喝牛奶,就不配喝牛奶了。他们为什么就该吃苦呢?"

"在这块土地上从来也没有打算实行公道,"涉尔卡·瓦尔

---

① 《圣经》神话中根据耶和华的旨意将以色列部族从埃及法老奴役下领出来的人,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徒都尊他为"先知"。

卡说道。"你以为，当我想到我也是为创建这个协会而斗争的人中的一员的时候，我的心情不沉重吗？难道我能想到鲍格森会在穷人身上去捞回损失吗？我怎么会知道正直的渔民会变成陆地工人的竞争对手呢？斯维因鲍尔格，你知道，小时候，我是教区里最穷的孩子。那时候，我就产生了合伙买一艘渔船的强烈愿望。"

"我并不想把任何罪过加到任何人的头上，"那个女人说道，"也不会责备任何人。世界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着想。但愿岸上的工人也能象你们所做到的那样把商行逼得走投无路！"

"我经常在想，岸上的工人也必须组织起来，但是，渔民协会里的人对这一点连听也不想听。要有个人来抓这件事。"

女人垂下惨白的眼睑，她与阵痛作了一阵子斗争。最后，她睁开眼睛，把目光停留在女友健康的脸庞上。疼痛有点缓解了。

"如果人们无法养活孩子，那末他们就不应该把孩子生到世上来，"那个女人回到了被打断的话题。这次，她忍着疼痛，象个宗教狂似的，非常激昂地说道。"凭这一点，就应该让他们去坐牢。我确信这是世间最大的罪行。我本来一直没有想到会有象你这样明理的姑娘。"

"要是我来治理国家，"莎尔卡·瓦尔卡说道，"那末，每当穷人家有孩子生下来，我就要付给这户人家一千克朗。"

"孩子们从来也听不进好话，"病人继续说道。"可是，这还不是最糟的。我们哪能弄到牛奶？鲍格森有四头奶牛，但是所有的牛奶他们自己都要用，因为医生建议他们喝凝乳。说什么，这对健康有益。他们全都因暴食而患上了消化不良症。即

便可以买牛奶，我们这些住在可怜的茅屋里的穷人哪有钱去买七个孩子喝的牛奶呢？”

有人在敲门。

牧师来了。

这是一个年轻的男人，长着浅棕红色的头发，目光富于幻想的神采，脸颊红红的，胯股宽大，相貌堂堂。他有一双粗胖的手和一口蜡黄的牙齿。牧师笑起来特别温柔，他的眼光里不住地流露出慈爱。想当初，他也想进挪威的传教士学校读书。他觉得圣灵给了他一个崇高的使命，于是决定要为拯救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多神教教徒而献身。象未婚妻把自己的生命与未婚夫拴在一起那样，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基督教系在一起，并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去安排。他心甘情愿、高高兴兴地服从了上帝的意志。尽管遭到过来自反《圣经》者的疯狂攻击，他还是在自己的心灵里保存着一件最珍贵的宝贝——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他经常讲到，他在受到诱惑的痛苦和忧郁的时刻，是如何默默地重复格拉季安主教在一封信中说的话：“我和耶稣一起被钉上了十字架，我不再活着，是耶稣借我的躯体在活。”大学毕业后，正当他打算按照自己的崇高使命到亚洲那片愚昧无知的荒僻地上去建立巨大功勋的时候，他与一位健康的、毫无感伤情绪的姑娘订了婚。她就住在沿岸地区，一心想有十个以上的孩子，想要在一口大铁锅里煮粥，根本不想到亚洲去。她说他应该在沿海谋个牧师的职位，他也就照办了。就这样，他来到了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

牧师总象一位真正的接受忏悔的神职人员，专心和耐心地听取人们对他所说的一切，当需要回答的时候，他的脸上就一定会出现旅店老板脸上那种千篇一律的微笑。不过，他不是在某地

的小酒馆里学会这种微笑的，而是从一位瑞士传教士那儿借鉴来的。有一年夏天，他在一个鱼码头上认识了这个传教士。对于这个人的微笑能无动于衷的人并不多，因为他的微笑中闪现着精神上的巨大成熟和善良。那些长着罗圈腿、无人照管、无人服侍的孩子中止了在路边脏水洼里的嬉闹，奔回家来，把脏手指塞进嘴里，眼睛盯着牧师。他拍拍他们的脸颊，照例说他们长得多么可爱出色。孩子们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因此没有以微笑来回报。他们继续毫不客气地望着他。牧师毫不拖延地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向女病人提了一个十分必要的问题——她是否觉得自己已打算去见上帝。

“噢，”那个女人说。“我不知道。”

莎尔卡·瓦尔卡继续坐着，低着头，端详着自己那双放在膝盖上的手。她想，牧师也许不大赏识她，因为她每逢礼拜天都穿长裤，而且也不到教堂里去。“也许，”她心里在想，“牧师会把我的举止行为看作一种向神圣教会的挑衅。”

“不过，这也很简单，”牧师用柔和而又充满热情的声音说道。

莎尔卡·瓦尔卡心不在焉地听着，并且也无法摆脱那些突然闯入她脑海的不体面的想法。她想到了牧师及其家庭私生活。她开始为他的妻子惋惜——从牧师嘴里散发出来的气味多么臭啊！

“这一点既简单又重要，”牧师继续说道。“一个人应该记住三条基本规则。第一，《圣经》教导我们说，上帝就在我们的心里——这一点我上次就对你说过了。第二，一个人应该完全彻底地把自己交给上帝去安排。让他在各方面指导你。第三……第三……第三……”

从厨房里传来了不顾死活的叫喊声、怒骂声、诅咒声、打架声，最后还传来了小孩的狂哭声。两个毫不妥协的嗓门在向母亲求援。“妈妈！……妈妈！……”“这是该死的猪猡亨利！”“这是格文杜尔，肮脏的母狗！”“我这就揍你……”一大堆最吓人的威胁话纷纷骂出来。

“那儿出了什么事啦？”母亲厉声问道。

八岁的斯季娜象一阵旋风似的飞奔到房间里报告说，为了争外婆藏在装土豆的布袋后面的那只鳕鱼头，格文杜尔和亨利打起来了。

一直到冲突被彻底控制住，鳕鱼头被极精确地分成两等份交给孩子们以后，牧师才继续发表自己的演说：

“我把上次答应过你的那本书带来了。现在我要把其中的一章读给你听。在经受着悲惨考验的这一刻，这本书对你来说是很适宜的。书名叫《神圣的生命》。作者——英国人斯密特，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哲学家和博爱者。全世界成千上万人在读这本书。现在可以极有把握地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无数基督教徒的一生。我应当感到高兴，这本书传到了我国，而且是用我们的国语印的。假如你不是很疲劳的话，我就给你读其中的一小段。”

“我从来也不会感到自己疲劳得连一部好书中的一小段也听不完。此外，我希望，就象索福尼亚所说的，你打算给我读的也只是真理。我无法容许的是，一个象你这样具有精神气质的人会想起让我相信除真理之外的什么东西。”

“对，”牧师答道。“正是这样。真理会使心灵强壮和高尚，会使它更加成熟。它会在不久前我和你谈到过的那种东西——艰难的尘世生活之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辉。我要给你读一章，

这一章的题目叫《上帝的凯旋战车》。听吧。”接着，他就读起来。女人那充满恐惧、希望和急躁心情的目光不时地从书本转到牧师身上。莎尔卡·瓦尔卡依旧坐在老地方，那姿态活象一个鼻子里塞进了一大撮鼻烟而不敢动弹一下的老水手。

“尘世生活的艰难乃是天赐的考验，然而，最好的考验还是那些能把心灵载运到胜利之巅的上帝的战车，——这话说得真是又好又正确。不错，它们并不是以战车，而是以敌人——折磨、考验、失败、绝望和精神颓唐等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然而，假如我们看到它们的真实面貌的话，我们就会欢天喜地地去承受，因为它们将把我们载运到胜利之巅，那儿是我们的心灵所热切向往的地方。

“叙利亚国王派出马匹和战车去反抗先知以利亚……”

莎尔卡·瓦尔卡从小就对陌生和久远的事不大感兴趣，可是，这次听到牧师提及国王的时候，她却精神为之一振。今天，她已是第二次听到有关国王的谈话了。她怀疑而又感兴趣地朝牧师看了一眼。接着，她又走神了，开始朝窗外观看：今天，太阳把山坡照耀得多么美丽啊！她的思绪突然转到渔民协会上去了。去年秋天，她是多么狂热地为该协会而进行斗争啊。如果细细地分析一下的话，那末结论就是，除了损失之外，它并没给小镇带来任何好处。“叙利亚国王，”她刚想到这里，思路就彻底中断了。奇怪的是，对这个姑娘来说，抽象思考是很吃力的，她的想象力不够丰富。她已经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地位上了。她并没有领悟牧师所读的那段话的涵义。突然，她听到哈巴谷①的名字。“哈巴谷，”她心里想道。“《圣经》中什么名字都有！”

“在哈巴谷那一篇的第三章第八节中讲到上帝是怎样起身

① 哈巴谷是《旧约》中的希伯来十二先知中的第八名先知。

去解救自己的臣民的……"

莎尔卡·瓦尔卡并不是一个爱傻笑的痴姑娘，可是在听到象法留尔、莱马尔、费尔特拉姆和利卡弗隆这样一些好玩的名字时，也会忍俊不禁的。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字——哈巴谷。

"乌云经常遮住天空，吞没慷慨的阳光，这乌云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正是上帝的一驾凯旋战车，不久，我们就要登上这驾战车，动身到黑暗和迷雾的上空去作一番宏伟壮观的飞行。"

真难以设想，多么有趣的旅行啊！多么令人惊奇的飞行器啊！

姑娘注意到病人的脸庞变得尖削了。死神已来到她的身边。"人类的生命，"她想道，"就是一只鳕鱼头。哈巴谷……"她晃动了一下脑袋，想摆脱那些惹人厌烦的思绪。她决定集中思想听牧师读下去。

"亲爱的读者！你的一生中有何不幸呢？云有没有变成胜利的战车？你有没有乘着它在空中飞翔过？

"我有缘认识一个女人。她有一个女仆。这个女仆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出众的姑娘——既勤快又谦恭。可是，女主人不喜欢她那副慢条斯理的样子，因为她本人是个行动敏捷、手脚麻利的女人。女主人很生姑娘的气，一天要对她叫骂多次。她千方百计想压下自己的怒火，可是毫无成效。经常不断的内心斗争使她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可是有一天，她突然想到，也许是上帝决定要考验一下她的耐心。也许，女仆的那副慢条斯理正是上帝为了把她的心灵引上忍耐之路而派来的凯旋战车。于是，那个女人就开始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女佣。

"我还认识另一个女人。她到一家人家去作客，那人家聚集着许多人。由于人多，她不得不与另外两个女人一起留在一间房间里过夜。她想睡觉，而身旁的两个女人却在谈话。因此，她第一夜没能睡着。她躺在那儿，感到又疲倦又懊恼，而那两个女人唠唠叨叨地谈了个够，然后就安安稳稳地睡着了。第二天，她听到人家谈到上帝的凯旋战车的事。晚上，她身旁的两个女人又闲聊起来，她就把她们的闲聊当作上帝派来考验她的耐心的战车。于是，她心平气和，泰然处之。时间已经很晚了，她想到她们也该睡了，就说：'我的朋友们，我躺着没睡觉，我在乘凯旋的战车兜风。'她身旁的两个女人顿时不作声，她也睡着了。就这样，她不仅取得了内心的胜利，而且还战胜了外在的力量。"

第 三 章

五月的一个平静的礼拜天，峡湾宛如一面明镜，四周的山冈上长出一片嫩绿色的小草。奇怪的是，在如此平静的日子里，小镇上的一些人竟会被一些不安的思绪搞得心烦意乱。

莎尔卡·瓦尔卡陷于极不愉快的思绪中，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在思索朋友们的病、低工资、失业，还想到，现在只有最有保障的工人才能在小铺里得到信贷。莎尔卡·瓦尔卡本人靠着菜园和船股，在社会的阶梯上已经升到相当高的地位了。然而，她还没有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因此还不能抛弃那些专门为日子过得比她更糟的人而制定的基督教教义。莎尔卡再也不是那个已经升天的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利娜的女儿啦。在西古尔利

娜最需要上帝和人们帮助的时候，他们却对她置之不理，仅仅是因为她太信任他们。小姑娘早就认识了现实生活的价值，即鱼的价值。还在行坚信礼之前很久，她就确信，假如一个穷人遇到困难，那就别指望上帝和人们的帮助，还是自己想办法摆脱困境吧；只有你自己才能帮自己的忙。

在象耕地似的沿道路两侧伸展下去的晒鱼场上，她看到约翰·鲍格森。他手里拿着黑色手杖，一步一步地走着。要这个人去照料的事有的是。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当家人的操劳和种种业务使他一连好多年都无法享受神圣的休息日。他没有时间象其他人那样履行上帝的十诫。礼拜天，他也要象平时一样去巡视自己那份庞大的产业。在这件事上，手杖对他的帮助很大。这是一根奇妙的手杖，是用乌木制成的，上面镶着象牙把手和金饰头。他是在自己五十大寿那一天收到这根手杖的，它是妇女协会的贺礼。在这次祝寿活动中，他还收到教区赠送的一只金质鼻烟壶（教区以此感谢他曾用取暖设备等造福教堂）。鲍格森就用这根手杖拨码头上的鱼堆，搅动洗鱼的大桶，扒拉晒在场上的鱼干。在出太阳的日子里，他经常聚精会神地用这根手杖把某条小鱼从许多摊开来晒的鱼中剔除出来，活象一位正在检阅的国王，面对成千上万名士兵，却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用这根手杖在小铺里翻弄各种各样的商品——翻动箱子里和货架上的商品，甚至把它插到葡萄干里去。他用这根手杖敲敲别人的皮靴和皮鞋，查一查它们是不是在这个小地方买的。有时候，他又用这根手杖稍稍撩起女人的裙裾，看里面是不是都很正常。应该说，鲍格森是下过命令的，他要所有刮鱼鳞和洗鱼的女工都穿羊毛紧身裤：他不希望女工在冷水里扑腾时冻僵。必须坦率地说：肺炎在他的工人身上是一种罕见的现象。现在，鲍格

森正在检查，为了防备入夜前天气发生变化，一堆堆的鱼都要盖好，也许，他仅仅是在欣赏自己的财产吧？同时他还在用手杖尖到处乱点乱戳。

莎尔卡·瓦尔卡走到约翰·鲍格森身旁时，他当然是背对她站着的，自然看不到她。他早已习惯于让那些从他身边走过的人首先向他问好，以便使他恰好能在心事重重地站着苦思冥想的那一刻里分一下心。一般情况下，他要好长时间才能摆脱沉思来答礼，而且经常答得心不在焉，目光则凝视着前面的空间。他肩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啊！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他开始有点温和了，镇上人对他的总的看法可以归结为：开头是很难跟他打交道的，他总是又冷淡又严厉，但是，毕竟很少有人会在自己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从他身边走开。商人与居民之间的传统游戏历来就是如此。在小镇上，他是鱼和居民的主宰，一个心事满腹的严肃的人。只有一点是难以理解的：他长期处在这种责任心的重压之下，怎么至今还没有驼背呢？镇上的居民充其量只是一批凡夫俗子。除了重复空洞的寒暄，除了鞠躬行礼和做一些有时诚然也会使他们夜里睡不着觉的零碎小事，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就象一群死乞白赖的蚊子，骚扰着一匹英俊、聪明、神志忧郁的骏马。莎尔卡·瓦尔卡没有参与这场游戏，直接从鲍格森的身旁走过去。但走了二十步左右以后，她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

“莎尔沃尔！”

这是商人在呼唤她。

莎尔卡转过身来。鲍格森站在晒鱼场边上，惊讶地望着她。然后，他用手杖打了个招呼，要她走过来。她走到他跟前。

“你好，鲍格森，”姑娘说道。“我以为你没有看到我。”

“你说什么？”鲍格森心不在焉地反问道。

“今天天气真好，”莎尔卡说。

“真的吗？……”鲍格森说道，他仍陷在自己的思绪之中。

“鲍格森，你想跟我说点什么吧？”

“我很想知道，这是玩的什么把戏？”他边说边用手杖碰碰她那双精光锃亮的新皮鞋。它们同奥谢伊里镇上出售的皮鞋有很大不同。这种皮鞋是国外制作的登山鞋。

“你是说我的皮鞋吗？”她涨红脸问道。“很好看，对吗？我是根据商品一览表函购的。”

他忧心忡忡地端详着姑娘。她长得象小伙子一样高大，体态匀称，肩膀很宽。一件高领绒线衫紧紧地裹着她的胸脯。她的头发是浅色的，长得很浓密，剪得短短的，梳了个偏分头。她的眼睛明亮而又刚毅。颌部长得粗大有力。双唇丰满，被风吹得略微有点干皱。一双手长得很大，并且习惯于干活。嗓音深沉，听上去很奇特。他细细地观察着她，用一种敏锐的、狡猾的，然而绝对不缺乏幽默感的目光审视着她。最后，他好象茫然不知所措地把脑袋一晃。

“这一点我并不理解，”他说道。“我那位西利斯峡湾的同事干脆就不允许在他那儿干活的女工穿长裤。许多人认为这是不体面的，尤其礼拜天。有时候，人家问我，你身体是否都很正常。我甚至听说，这儿的人给你起了个外号。”

“是的，他们把我叫作‘渔民协会的裤子’，”莎尔卡·瓦尔卡说道。

“可是你本人认为怎样？”鲍格森一面问，一面继续观察她的裤子和皮鞋。“我在自己的一生中没有遇到过任何类似的情况。在我那个时代，这种事是不可想象的。”

“可不是吗，鲍格森，当然是这样！不过，我却看不出那些穿裙子的女人比我好什么。我家里有一大堆旧连衣裙，但只有在我想穿的时候才会去穿它。”

“涉尔沃尔，怪癖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而固执就更糟了，”他用慈父般的口吻说道，对她的挑衅口气丝毫也不见怪。“永远也不会的。世界的全部历史进程中也从来没有过。恰恰相反，世界历史证明，想突出自己的愿望总是由无理的固执引起的。一个固执的人可以使整个渔民小镇瘫痪掉。比如说，要是所有的好姑娘全都不再为家庭和家务着想，而且每逢礼拜天就穿着长裤荡来荡去，去组织各种各样的协会，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这样做的结果会怎样呢？这样做会把人民引到哪里去呢？”

“鲍格森，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明白吗？那末我就尽力表达得更清楚一点。请你想象一下吧，所有从南方贩运过来的思想，所有这些短发型、流行性感冒、布尔什维克——我列举的仅是最近一段时期里众人所熟知的一些为数不太多的名称，因为它们在首都的报纸上是屡见不鲜的，——它们全都闯到这儿，闯到象我们这样的沿海小镇来了，人们将受到它们的污染，因而将会忘掉上帝的启示。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人们的身上和这个小镇上将会出什么事呢？我们正在拿自己的独立冒险！难道说绝妙的冰岛萨迦，所有的美妙的民间文化遗迹——难道说它们没有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与人民的独立及古老的冰岛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吗？我断言它们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说，难道我们能摒弃这一切，能象猴子那样去模仿从南方传来的种种蠢事吗？”

“假如你指的是我的短头发，那末，我记得，你的女儿奥古斯塔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第一个梳短发式的人。”

"瞧，竟然作这样的比较！这完全是两码事。她嫁给哥本哈根的一名海军军官了。"

"'穷人们认为，凡是规矩人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仿效的，'"莎尔卡·瓦尔卡引经据典地说，从而证明她对哈尔格里穆尔·比耶图尔松的了解并不比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差。

"这一点也正是我所期望的，"约翰·鲍格森说道，"现在，人们也正是这样想的！这是新时代的精神，到处都充满这种精神。人们竭力想在各方面模仿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而结果却是一片混乱，就象南方一样。一群最卑劣的人在那儿自封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人们中间制造骚乱，挑起并煽旺人们对那些为数不多的吃穿有余的人的妒忌心。他们想把这些人的财产夺走，分给懒汉和坏蛋。"

"我想这些惨事和贪欲并不是因为我穿长裤而加剧的吧？"姑娘说道。

"我根本就没这样说，"鲍格森大为恼火。"这是一种精神，莎尔沃尔，一种时代精神。你明白吗，这是一种新的造反和固执的精神，它表现在各个方面。这是社会思潮的一种反常现象：奋起反对一切神圣和正确的东西，反对上帝，反对好的风俗习惯，反对当局，反对那些从我国的黄金时代起就从我们的祖先那儿得到的、被我们世代相袭下来的冰岛人民的美德，反对伟大的冰岛人民曾不止一代为之献身的那种成果①。我说，无论这种时代精神是从谁那儿传来的，不管是从普通人那儿，还是是从著名人士那儿传来的，它总是有害的。比如，就拿你来说吧。你——一个没有学问的姑娘公然把自己同渔民协会结合在一起，这个

---

① 此处指独立。

协会是同我作对的，它不择手段地拚命哄抬鱼价。你经常在会上发言，于是被选进了委员会。我不想说我是一个反对妇女自由和平等的人。完全不是这种人。为什么要反对呢？然而，应当在理智范围以内行事。我始终是目光远大的，即便单凭我对妇女协会的态度也可以作出这种判断。我坚决主张，男男女女都应当享受自由——有一定限度的自由。然而，为了弄明白什么叫自由，就需要广泛的教育和精神上的巨大成熟。不应该把这种成熟同种种既愚蠢又荒谬的思想及那些没有考虑成熟的见解混为一谈。比如，去年秋天，你在一次会议上说，在这个镇上，我好比是一块卡在众人喉咙里的骨头。我不能把这种不负责任的妄谈叫作自由，尤其不会同意那种认为其中尚有点滴合理成分的意见。我认为，莎尔沃尔，我理应从你那方面得到一种较好的态度。想当初，我们也曾在生活困难的时候相互帮助过。”

“鲍格森，据我所知，渔民协会以多数票——虽说我是反对的——作出了决定，要保证让你得到比原先更为便宜的岸上劳动力。因此，跟任何人相比，你更加没有理由埋怨渔民协会。好吧，如果你打算因我在小时候曾收受过你给的两克朗而责备我的话，那末……”

“镇静一下，镇静一下吧，值得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火吗？我根本没有埋怨过任何事。无论如何，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受了委屈。是别人在埋怨，是他们不满意。你和我一样很清楚，不满意的是穷人，正是那些我为之而活着的人，所有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象关心自己亲生孩子似地关心他们是我的职责。我始终注意要让他们能正常地生存下去，能积起一小笔钱，能称心如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和睦和宁静的环境中。为穷人操心——这就是我的命运。过去，我们大家生活得也不那么差。食

品和燃料很充足，我们这个小渔镇上要用多少就有多少。我从来也没有和别人发生误会和争吵。我在小铺里给每个人开帐户，他们则用自己的劳动向我支付他们所索取的商品代价。跟一户好人家中的雇工和东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我是镇上唯一关心和照顾穷人的人。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你们的协会登场了，你们想背逆我，要求提高鱼价，而这种价格在当今的银行信贷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我每年都在遭受巨大的亏损。那末，为这种混乱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付出代价的人又是谁呢？嗯，当然是岸上的穷人和那些被你们剥夺了工作和信贷权的工人，是那些我为之而贡献出自己一生的人。"

"好吧，那就是说岸上工人也应该联合起来，也应该要求提高工资，就象我们要求抬高鱼价一样，"莎尔卡·瓦尔卡说道。"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的目标。"

"啊，这就是你们的意图，"约翰·鲍格森说道。"说真的，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光是这个协会、长裤和短发你们是不会作罢的。民间有句名言说：'从小节可以判断一个人的本质。'我知道，我们无需久等，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很快就会在我国水域内出现，你也证实了我的想法。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的目标！岸上的人也应该象渔民那样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大家都应该追求自己的目标，都应该组织起来和创建协会——而这一切全都是针对我的。然而，这种方法在我们这儿早已人人皆知了。当最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捕鱼的时候，那些不走运的人便会混水摸鱼。大家突然都急于要发号施令，谁也不想冷静理智地去处事，于是就给他们来一个协会吧！一个一个协会接踵而来，并且全都是针对我的。这样一来，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当

然，我并不是先知。然而，如果去查一查全世界的历史，翻一翻近期的丹麦报纸，看一看上面对国际局势写了些什么，那末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一切都将以罢工而告终，就象俄国那样。国内大部分人都将死于暴力，全体人民很快也会活活饿死。莎尔卡，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然而，当一个人把自己看得比实际还要高的时候，当他想占有比大自然所能赐予他的还要多的时候，假如他还想得到某种更好的东西，那末结局通常是很可悲的。”

姑娘凝视着前方，冷静地听着他的指责。她心里很惊奇。镇上最厉害和最自信的人突然开始失去自制。既然她不作回答，鲍格森就继续说：

“你们这些当地人并不习惯于对未来作充分的思考。你们也想不到这一点是必须思考的，想不到必须预先考虑好每一步骤。因此，所有要操心的事总是落在我身上。假如一个人的利益将与别人的利益相冲突，假如人们不再互相信任，每个人也只关心自己，结果将会怎样呢？你们这些拥有渔船的人将为你们抬高鱼价的想法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比如说，假如某个早上你们发现，你们的船只被夺走，渔具被没收，菜园被破坏，克鲁克的别因坦因或随便哪一个同他类似的人沟通从俄国或丹麦派到这儿来的暴动者，当上了最高统治者，那时你们会说些什么呢？”

“克鲁克的别因坦因？”姑娘大为惊讶地打断他的话，“喂，鲍格森，我看你是在说笑话吧。”

可是仔细朝鲍格森的眼睛看了一眼后，姑娘并没有看到平时那样的幽默。那眼神是很严肃的。

“我认为，”她继续说道，“你和别因坦因已经被一根绳子紧

紧地拴在一起了。最早不超过一个月之前，我在一份首都的报纸上亲眼看到过他的一封感谢信。他向你致谢，因为你送给他一条木腿，他还祈求上帝保佑你，祝你发财，祝你成功。”

“一条木腿？我给他的并不是一条木腿。这是一条非常好的义肢，是我从德国函购来的。它是用质量最好的橡胶制造的。装上这种义肢走路纯粹是一种享受。至于感谢信，那末我怀疑它是牧师写的。别因坦因这种人，今天可以当救世军的中尉，明天则会咒骂上帝，而这一切仅取决于他认为目前什么更有利可图。我很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支付这种广告费。也许，你已听说，去年秋天，他得到一本从南方传来的有害的书。书中说，凡是吃食有余的人都应该被逐出社会。”

“这是一本什么书？”

“我并不认为把这件事扩散开去有什么益处。书被妥善地收藏起来了。我决不希望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成为我们这个镇上的全民财产。我只想对你说一点。这本书既是同我作对的，同时也是同你作对的。这是一本极其有害的谋逆书。此外，书中还有许多不体面的话，一般说来，这种话从前未必会出现在刊物中！我可以起誓，它不是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钱，便是用丹麦的布尔什维克的钱发表的。这本书甚至连提也不能提起。谁也想象不出，这种毫无价值的小册子一旦落到无知之辈的手里，将会带来多少害处。在义肢寄来之前，在我允许他开帐户之前，别因坦因倒是不声不响的，表现得也很谦恭。可是你以为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吗？绝对不是。春天，当我建议他于夏季到筑路工地上去干一阵子活的时候，和平和安定也就告终了。我顿时明白，他已记住了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这个骗子竟如此迅速地换了一张皮，这简直令人大吃一惊。我亲自替他函购了一

条义肢，用自己的钱替他付了帐。现在，他靠这条义肢到处乱窜，到处传播我和我的商行的谣言。据说，他甚至还给南方的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写了一封信，信中把我和我们镇上的其他一些可敬的人士痛骂一顿，并且请求图尔弗达利派布尔什维克到这儿来教当地人罢工。我甚至听到人家说，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本人不久也要亲自到我们这儿来。”

“现在，镇上都在谈论这个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他到底是谁？”姑娘问道。

“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吗？你不知道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个什么样的人吗？这可是冰岛最最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你怎么啦，连报纸也不看吗？难道你不知道谁在玷辱冰岛人民的好名声？就是这个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他打算推翻一切社会基础，使你、我、我们的孩子都沦为乞丐。”

莎尔卡·瓦尔卡用惊讶的目光凝视着约翰·鲍格森。这个刚强自信的人，这根柱子，是全镇的生活基础，至今为止一直是整个小镇上能解决任何困难的唯一的一个人，而且是用一种最有魔力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解决的，就好象有人在他背后洗牌时灵巧地做下手脚，又暗示他该怎么做似的。现在这个人看起来就好象遇到了一个最出乎他意料的变故似的。原来，不仅是他的孩子，而且还有莎尔卡·瓦尔卡的孩子——也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已陷入一场可怕的灾难。莫非他真的因伤心而喝醉了吗？假如天上的凯旋战车将要误入歧途的话，那又算得上什么灾难呢？然而，当约翰·鲍格森发现尘世间的凯旋战车滑到一旁去的时候，那事情就严重了。莎尔卡·瓦尔卡当真惊慌起来了。

"我从来也没有反对我们小镇上的人凭自己的工作得到相应的报酬，"鲍格森说道，样子就象是面对一位看不见的起诉人而在为自己作辩护似的。"恰恰相反，看到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笔相当不错的工资，我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这里的居民中没有一个人会埋怨我没有尽到责任。我时刻准备在任何法庭——不管是人世间的法庭，还是天上的法庭——面前负起自己的责任。我们交了一阵子好运，已经不止十年了，镇上的每户人家的餐桌上都有食物，并且谁也不羡慕自己的邻居。《晚报》准确无误地指出我国有几个富裕的家族，意识到这一点是很愉快的。我们冰岛人是个贫穷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是很贫穷的。嗯，比如说吧，跟美国的百万富翁相比，我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乞丐罢了。说得更夸张一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个麻风病人，除了偶然从他身旁走过的人扔给他的几枚可怜的铜板，身边就一无所有了。"

"得啦，鲍格森，你也不至于这样可怜。你现在得到的利润也不少啊。"

"利润？我？仅仅是一些流言蜚语罢了。除了债务，我就一无所有了。旧债，新债，过去留下来的债，重新借来的债。还有一个一个渔汛所累积起来的债。除了债务和操心事，什么也没有了。无论是睡梦中，还是清醒时，它们都象恶梦似的萦绕在我的心头。这就是我的整个境况。假如你不相信，你就跟我走吧，我要让你看看年度收支平衡表。"

"真对不起，鲍格森，你毕竟还有一幢二十个房间的房子……"

"嗯，房子嘛……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信我吧，我很希望有一幢房间少一点的小房子。我常常很羡慕那些拥有小一点

房子的人。大房子要耗费大笔的钱。光是维修房子就要花多少钱啊！是啊，那种拥有小房子的人可以认为自己很幸福。再说，这幢大房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它是我妻子的。她是用自己的钱按照丹麦的设计造起来的。不用说，这里许多人住在比我舒适的房子里。他们既有自己的菜园子，又有一份不大的产业。这一切似乎也就使他们获得了敌视那些殷实人家的权利。人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的。现在，大家不去思考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如何通过经营产业增加收益，而是一门心思只想当船主。大家使自己丧失了那些美好的东西，不让自己好好享受，都在摩托艇上投资，都想亲自去捕鱼。而我这个白痴，却一如既往地借给他们大笔款项。要是出什么事，我不就成了傻瓜啦。为了感谢我，他们就起来反对我和我的商行。现在轮到岸上的工人了。同你所表达的意思一样，他们应该坚持自己的要求，应该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大家都认为可以随随便便去找鲍格森提要求。这一切也无可避免地将以俄国所出现过的那种混乱和破产而告终。怎么会不是这样呢？"

"噢，我认为世界随便怎么样总会存在下去的，"姑娘答道。

"要是我破产了，人们到哪儿去领取生活资料呢？你们这些渔民都是依赖我的，你们又能到哪儿去借周转资金呢？这很有意思。这就是我所希望知道的事。你们认为，同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在一起，日子会过得比同我在一起好些吗？你们认为，他能轻而易举地让你们得到充分的食品和衣服吗，更不用说那些能装饰你们的房子并使你们过得舒适的小用具、五斗橱上的各种瓷器小摆设，或者是那些给小孩玩的德国造的带响玩具，或者是你们已经习惯就着早餐咖啡吃的那种盒装饼干。"

当商人谈到自己为了满足居民需要而给奥谢伊里镇弄来种

种令人心动的新玩意的时候，鲍格森的声音有点颤抖了。真的，那颗从毛茸茸的倒挂眉毛底下掉下来的眼泪，一定是人们看错了。

就在这一瞬间出了一桩离奇的事，它在某种程度上使两个谈话的人从极不愉快的沉思中得到解脱。从一小群在礼拜天照例要去袭击菜园子、院子和晒鱼场的男孩中走出一个小男孩。他在姑娘和约翰·鲍格森面前站住，把一样东西藏在背后，焦急地等着约翰·鲍格森把话讲完。这是奥德斯弗廖特的豪康的儿子，古德蒙杜尔·约翰松的孙子，是一个处在萌芽状态的小资本家。他不仅靠和同龄人交换铅笔刀捞钱，而且用各种很巧妙的办法骗成年人的钱财。他的口袋里总有些零用钱在叮当作响。他经常用现钞买一些陈年的甘草糖棍，有时也买烟抽。鲍格森的话音刚落，小孩立即就钻上来，从背后拉出一条长蛆。他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开门见山就说：

"你给五个奥拉，我就把蛆吞下去。"

话一说完，他就张开嘴，向后仰起头，把蛆送到嘴边。

约翰·鲍格森才不会答理这种蠢事！他转身就走，甚至没有跟莎尔卡·瓦尔卡告别。不过，这只是商人在镇民们面前又一次装腔作势罢了。他是从来也不跟任何人道别的。但那个小生意人也不那么好对付，他不会被冷冰冰的态度弄得束手无策。他高举着蛆虫，跟在鲍格森后面奔跑起来。

"假如你不给我五个奥拉，我就把它吃掉。"

莎尔卡不想去看商人和准尉的孙子之间的这场交易是怎样结束的。她转身回家去了。

第 四 章

镇上还没有任何人能象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这个可恶透顶的冰岛布尔什维克分子那样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力。这个怪人并不满足于辱骂优秀国民和出版那份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被禁读的《人民日报》。他不止一次地用行动凌辱那些掌权的人。据说，他的整个一生便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渎神罪。确实知道的一点是，他定期收到不知是从俄国还是从丹麦寄来的钱，目的是破坏国家的独立，推翻现存的制度和消灭宗教。他周围纠集了一大帮可疑分子，这帮家伙连人也未必称得上，他们的脸苍白得象死神，凶得象野牛。《晚报》上通常把他们叫作“赤色分子”或“布尔什维克”，怀疑他们不是用两条腿行走的，而是用四条腿爬行的。古德蒙杜尔·约翁松管他们叫“鲍利”①。他总是按自己的那一套方法给人和畜生起外号。大家知道，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信徒们拥有大量的炸药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那是他们用轮船从俄国和丹麦连同一袋袋的金砂一起运来的。一年前，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为了鼓动人们偏离基督教的正途，亲自把一名俄国“赤色分子”带进冰岛，后因他的事抨击了当局，从而引起全体居民对他和他那帮匪徒们的注意。当首都的市长勒令图尔弗达利立即把这个人送回去的时候，图尔弗达利拒不执行，却把人民召集起来，一场真正的大血战也就开始了。正如乌利法尔的那部编年史中所记载的，战斗在首都的大街小巷和十字路口进行着；为了治疗伤

① 冰岛语：牛的爱称。

员，不得不专门配备几个医院。当局下令：只要捣乱分子一被击溃，立即就敲响教堂里所有的钟，因为这是一次神圣的战斗。最后，城里的神父们总算抓到了这个年轻人，并把他赶回老家去。据传，他被押上了一艘丹麦军舰。

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也被抓起来关到牢里去了。可是，他的"赤色"朋友闯进牢里，把自己的首领救了出来。后来，他被国王赦免了。

所有这一系列事件使奥谢伊里镇上的那位小学教师获得了灵感，他写出了一首浸透着爱国热情的诗歌，就发表在南方的《晚报》上。

在这首诗中，教师热情地恳求冰岛人民遵循自己父辈的遗训，要挺身抵抗土耳其人和其他危害本民族的人的暴行，因为这些人的目的是要摧毁重新获得的国家独立和消灭宗教。教区理事会的主席斯维因·帕乌尔松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写这首诗的教师。他说他韵押得不好，还有两处地方没把意思表达清楚。他的这个声明使镇上掀起了一股谣言：教区理事会的主席似乎正秘密地通过自己那位西利斯峡湾的朋友收阅《人民日报》，并打算在那份报上发表自己的诗歌。谈到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时，镇上的人们讲，他正在繁殖从俄国和丹麦运来的猛禽野兽。他准备驱使这些野兽去危害首都的市长。

发生这些事件之后，又过去了一年。人们纷纷讲述着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在城里各处用特制的笼子喂养猛禽野兽的故事。野兽咆哮和嗥叫得很吓人，使首都许多可敬的居民夜不成眠。这个峡湾上的人都认为，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一定会把猛禽野兽放出来，驱使它们去危害当局，把这些可尊敬的人撕个稀巴烂，并把他们的眼睛抠掉。现在，人们都在仔细研

究从乌利菲奥特时代以来制定的全部法律，翻阅宪法——一本象《圣经》一样神圣的、可靠而又充满智慧的书，以便找出一段禁止繁殖这种猛兽的条文。稍后，神学教授们和几个福音书专家力图同心协力地在《圣经》中找出把类似的动物列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文字。但他们的共同努力也是白费心机。反对图尔弗达利那些野兽的话，在《圣经》中连一句也找不到。

上帝的想象力也罢，人类的法律也罢，都无法预见到这些怪物的出现。当局也只好不去管它们，他们唯恐违反宪法。因此，野兽继续在咆哮和嗥叫，在侮辱整个社会。最后，几个笃信上帝的、出身于好人家的青年（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关心基督教和国家的独立）下决心要在一天夜里把这些野兽放走。尽管此举证明他们有巨大的爱国心，可是结果却并非很成功。这些动物只不过是些乌鸦和狐狸。现在，当它们无意中获得自由以后，立即就去攻击那些羊群，致使农民们受到巨大的损失。这件事过去后，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的人分裂成两大阵营，不过，全国各地也都是这样。一些人认为，这些渎神的畜生的出现乃是上帝的礼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应该把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最好还是让它们留在原先的地方。对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看法也有了分歧。有的人猜想，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个学者，他是为了做科学实验而养野兽的。

另一些人说，尽管他被选为议员是完全合法的，但他仍是一个渎神者、强盗和应该上绞刑架的罪犯。不过，归根结底，奥谢伊里镇上对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看法并不比别的地方对他的看法更矛盾。困难时期来到后，找工作就变得困难了，鱼也不够，这时候往往可以听到下面这样的话：

“让人们把他叫作最可恶的冰岛布尔什维克好了，这与我无

关。老实说，我看不出，要是能稍许震动一下富翁，并把他们的钱分给我们穷人，又有什么不好呢？我看不出，为什么从来也没有真正干过活的官吏应该比那些有活干就连挺挺腰的时间也没有的人得到更多的钱呢？或者就拿那些人来说吧，他们一生中从来也没有亲手捉到过一条鱼，但每一次渔汛的收入却全都进了他们的腰包。"

从南方开始传来一些流言，说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打算不久就亲自到这个地方来。据说，有个当地人曾写信请他来一次。因此，人们经常提到别因坦因的名字，因为在所有的公民中唯独他对生活有着种种最令人生疑的看法。夏初时节，小镇上的许多居民都做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并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征兆。比如，一个女人看到天空有一个可疑的标志。然而，大部分人都对约翰·鲍格森侧目而视，并且感到自己的心里很不平静。

一个阴雨天的早晨，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到来的消息在小镇上传开了。据说，他是夜间从邻近的一个峡湾搭乘小轮船赶来的。有几个人已经看到这个高大的男人，他长得并不漂亮，宽宽的肩膀，尖削的下巴，土豆似的鼻子，撅起的嘴唇上挂着一丝阴险奸诈的微笑。这个人的那张红通通的面孔表现出一副蔑视周围一切的神情。他穿着一件冰岛款式的蓝色高领绒线衫和一双高统皮靴，就象斯维因·帕乌尔松出远门时所穿的那种皮靴一样。许多人都急不可待地想尽快打听到图尔弗达利是否随身带来了野兽，这种心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知为什么，许多人都相信，上次没有把野兽全部放掉。青年们焦急地期待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准备成为一场大战的见证人。要知道，这场大战是无以幸免的，如果图尔弗达利到鲍格森那儿去要求

分他的钱的话。一些人说，鲍格森没把钱存放在家里，另一些人则指出，正如商人自己不止一次所说的那样，他欠下了一身债。凡是说出诸如此类意见的人立即就被打上了反革命分子的烙印，虽说谁也没有真正弄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它多半是别因坦因从那本危险的书里搜罗来的一个新词。青年们表示，主要问题在于，如果需要的话，有没有人敢去攻击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他无疑佩带着刀子和手枪。但是，这个小镇上的人谁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武器，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很快就失去了意义。这儿的人们通常只是在喝醉时才打架，况且也是动动拳头而已，偶尔才动用偶然到手的棍子。诚然，某家的玻璃窗被人打碎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诚然，奥德斯弗廖特的豪康已经树起了猎狐手的名声，可是这种声誉主要是建筑在他本人口述的基础上的。他同样还想让大家相信，他在法罗群岛打死过一条鲸鱼。不过，许多人都怀疑，当不得不与布尔什维克打仗的时候，他是不是会真的如此麻利。况且，豪康有一次企图偷约翰·鲍格森家的一只锚。被当场捉住时，他向商人保证说，他是借用铁锚去套一匹二十岁的母马的。因此，豪康会不会站在约翰·鲍格森一边，这一点尚难预料。根据大家的看法，阿翁甘季尔·鲍格森是小镇上唯一可能拥有手枪的人。他是一个有钱人，爱读侦探小说，当然会使用这种武器。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急于当英雄。然而，阿翁甘季尔·鲍格森不在当地。去年秋天，他就到南方去了，多半是去葡萄牙。是啊，看来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显然将轻而易举地取得一次胜利，并将象过去那位著名的冰岛国王耶伦德·洪达达加①那样，满怀自信地统

① 耶伦德·洪达达加是一八〇九年到冰岛来的一个丹麦冒险家；他搞成了一次政变，自命为冰岛国王。他的统治仅持续了两个月。

治这块地方。瞧，这个鼻子长得象土豆的自信的渎神者，他在小镇上露面了。他边走，边带着一副威严和傲慢的神情不时地朝两旁瞧瞧，样子就象一个准备去宰牛的人，只不过嘴里没有衔着刀子罢了。人们尽量不朝他那边看，竭力装出一副正全神贯注于别的麻烦事的样子。最后，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显而易见，他是在好奇心而不是在尚武精神的驱使下走到显赫的陌生人跟前去的。这是古德蒙杜尔·约翁松。他稍微抬了抬帽子，以基督教徒的谦恭态度向陌生人问候。

"您好！热烈欢迎您光临敝地。我们这儿不是经常看得到新人物的。正如您本人能觉察到的那样，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小地方。我在这儿整整住了六十年啦，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事件。只是我们这儿一度有过一支极好的救世军。现在，我们这儿来了一位新的牧师。去年还组织了一个渔民协会。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全部重大事件了。然而，我认为，我们的好国王也象治理其他城市那样在治理我们这个小镇。"

陌生人噗的一声把整整一口芬芳的烟草渣径直吐到古德蒙杜尔·约翁松的脚前，然后轻蔑地撇了撇嘴唇，把留在嘴里的那份烟草安放得更加舒适一点。他准备回答。一双小眼睛从高高地安置在脸颊上方的两条狭窄的缝隙里轻蔑地望着古德蒙杜尔·约翁松——一只喂养得很好、吃得饱饱的猫就是这样看着死老鼠的。

"国王！"他终于拖长声音说道。"你不必跟我谈这些。听着，老家伙，丹麦人不配嚼我刚刚吐掉的那种烟草。难道我们冰岛人不是一个自由的民族吗？"

"是的，可是他和他的家族对我们冰岛人往往是很仁慈的，我可以对这一点起誓作证，"古德蒙杜尔·约翁松反驳道。"许

多人都说，你落难时，他对你也是很仁慈的。"

"对我也很仁慈？"陌生人大为惊奇。他光起火来。"我倒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竟敢把我的名字跟国王扯在一起。我为国家的独立整整战斗了一生。从独立党成立的那天起，我就是该党的成员，至今仍在党内，至死永远都在党内！"

"那末，这个牵连到俄国人的事件显然是夸张的？"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说道。

"俄国人？我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您瞧，我说过，人们的闲聊全是不能相信的，"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说道。

几个少年把古德蒙杜尔和来访者围住了。他们留神地听取从陌生人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单词。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不止一次地听到过的那些关于野兽的传说也都是假的吗？"古德蒙杜尔问道。接着又补充道："至于我嘛，我本人一直不大相信这些传说。"

"见鬼，你说什么野兽？"

"我说的话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古德蒙杜尔说道。"一些人说这是野牛，另一些人则说这是猛兽。然而，你要是想知道我的看法的话，那末我始终无法理解，它们怎么可以反对《圣经》呢？"

"岂有此理，我不明白你在胡扯什么野兽。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末你自己谈谈《圣经》里所描绘的野兽，"陌生人说道，一面吞咽着烟草，以防它从嘴里喷出来。"我根本就想不起什么时候曾遇见过你。无论是带着野兽，还是没带野兽，我都没有跟你打过交道。老啰唆鬼，我弄不懂你在胡扯些什么。你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

“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请求道。“请问，您是不是那个从俄国运野兽来的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我决定问你这件事，是因为我看到您是怎样闻烟草的。”

“是闻的吗？我？我根本不是在闻，既然这样，既然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我就告诉你，我是在嚼烟草。然而，假如你打算侮辱我这个新到这儿的人，并说我是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冰岛民族中的一条最毒的蛇，那我就要说，你这个老笨蛋简直发疯了。”陌生人发了火，似乎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原来这个人并不是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而是约翰·鲍格森在西利斯峡湾的经商朋友暂时转借给他的一个新总管。他叫卡特里努斯。他本当照管鱼干的采购工作和新的大型冷库的建造工程。在此之前，卡特里努斯在管理教堂的建筑工地。这个人狂热地投身于捍卫独立的斗争，代表着三大渔霸的利益。他始终混迹于最正直的、最有良心的公民中间，这些公民既号召人们去工作，同时又象各种各样的下贱人一样，进行罢工和混水摸鱼。他成功地预防了西利斯峡湾上的三次罢工，并把许多暴动分子打发到远一些的地方去。此外，他也曾说服过好多家长，使他们相信，丹麦人、俄国人和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冰岛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因而《晚报》把他的照片刊印在最醒目的版面上。所以，当人家把他当作冰岛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时候，也就难怪这位可尊敬的公民要勃然大怒了。

当一个小地方上的人们翘首期待某个重大事件的时候，情况就总是这样急转直下的。重大的事件只发生在人们的梦想之中。

这样一来，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抵达小镇一事结果

也跟一颗大彗星没什么两样，飞过时虽然引起一片惊叹，过后也就看不见了。那些准备大干一番的人是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的。人们开始常常谈到，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既没有收到过俄国寄来的金钱，也没有收到过丹麦寄来的金钱。甚至有人怀疑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否存在。

第五章

奥谢伊里镇上的人们刚刚从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那次未遂访问所引起的失望情绪中恢复过来，南方就驶来了一艘轮船。也许，它不是从南方开来的，而是从大千世界的另一地区开来的，那儿的生活一定很有趣，也很有意义，而且重大的事件屡见不鲜。看来，当那些轮船驶抵和离去的时候，峡湾上空似乎也吹着与平时迥然不同的另一种陌生的风。来自另一天地的男人们身披雨衣，好奇地在沿岸街上走来走去。来的女人都穿着昂贵而又艳丽的服装。当地的孩子们纷纷跑到码头上，圆睁着双眼，把手指塞进嘴里，呆呆地望着这些旅客。“好叔叔，好叔叔，给我一点钱吧！好阿姨，给点糖果吧！要是你给我钱或糖果，我就喝一肚子这个脏水塘里的水！”

后来，轮船开走了。当它在远处渐渐消失的时候，奥谢伊里镇上的居民们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惆怅和不安的感觉。轮船从那个世界开来，又开回到那儿去，这儿的居民认为那儿是个好地方。他们很难相信，全世界的中心恰恰就在这儿，就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

傍晚，莎尔卡·瓦尔卡与其他女工们一起下班回家。她们

在广场上看到一个衣着很漂亮的男人。有人推测，是一个误船的旅客。可是，这个陌生人却感到自己象在家里一样。他正在悠闲地跟一个男人谈话。走近一点后，女人们才看清，陌生人的衣着很雅致，他的面孔保养得很好，看上去很光滑，手里握着一根打磨得很光滑的葡萄牙竹杖。他经常在春天到他父亲的渔场来看看，因为他对这个渔场拥有一种同他父亲一样的权利，时候一到，这个企业就要完全转到他的名下。这是未来的业主，是船只、航标、鱼网、鱼饵、木桶、盛鱼的木箱和垃圾箱的主人，另外还是那些已学会摆弄这些产业的人的主人；不错，为了教会他们做这种事，约翰·鲍格森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阿翁甘季尔经管鱼的出售工作。现在，约翰·鲍格森的商行与国外做生意不用中间人。它直接从这个小镇和其他峡湾的渔民们那儿大量收购货物。这样一来，阿翁甘季尔·鲍格森就代表着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的另一面，即对着外部世界的那一面。

"晚上好，欢迎您回家来，"从旁边走过的那些男人一面问候阿翁甘季尔，一面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这是当地有礼貌有教养的最高标志。阿翁甘季尔·鲍格森一一回礼，不过，以前他可从来也没有这么做过。然后，就向他们详细打听冬季的捕鱼量。

有的人就停下脚来作一番长篇解释。姑娘们则挽着女伴的手，低声交谈起来："他长得多么英俊、多么端正啊！他身上有一股多么好闻的生发油香味啊！"

唯有一个人从阿翁甘季尔身旁走过时，丝毫也不去注意他，连一点尊敬的意思也不表示，这个人就是莎尔卡·瓦尔卡。然而，她却深信他已注意到她。她始终是为众人所注意的。置身于数百名女人中间，她也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她从来也不去看别人，而总是匆匆从别人身旁一闪而过。

“喂，姑娘们，是我呀，你们怎么不到我这儿来，也不跟我打招呼？”阿翁甘季尔宽容大度地说道。当他说“我”和“到我这儿来”这几个词的时候，听起来这些词好象是大写的，似乎具有贯穿苍穹的力量。

“你们也明白，我急于想了解镇上的年轻姑娘是不是多些啦。啊呀！这位大概是莎尔卡吧！莎尔卡，有什么新闻吗？”

姑娘们转过身来。莎尔卡也一样。她感到很窘，脸一直红到头发根：遇到外来人直接找姑娘们谈话时，她们总是感到难为情的。

“难道最好的新闻是保存在我这儿的吗？”她随随便便地问道。

既要答得随便，又要不显得不友好，这对她来说不很容易。可是怎么办呢？莎尔卡·瓦尔卡对商人的儿子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她也无法放弃这种看法。阿翁甘季尔朝她看了一会儿，微微一笑，眨了眨眼睛。他的眼光从来不会放过强壮、健康的……有些男人一年里倒有十个月不得不与那些爱喝香槟酒、喜欢用不协调的噪音来代替音乐的虚弱的马路天使们睡在一起。一般说来，这种男人的目光通常是不会放过美好的体形、有弹性的胸脯、强壮的双手和容易脸红的天分的。

“渔民协会里的情况怎么样啦？”他问道，表示出自已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就我所知，一切都很正常，”莎尔卡·瓦尔卡答道。

“我以代表的名义向渔民协会致以敬礼和最良好的祝愿。既然我来，那就不会空着双手来的。”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莎尔卡答道。

“他声称自己是你们的代表。希望他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对我们？这是一位什么代表啊？"

"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件事吧，"阿翁甘季尔说道。"定价的情况怎样，一切都正常吗？"

"看来，协会暂时没有发牢骚。莫非你打算改变定价吗？"

"我？我怎么敢出来反对一个拥有如此犟头倔脑的秘书的协会呢？真是一团火，而不是少女！"

"犟头倔脑！"姑娘们赞同地附和着说，接着就象山里的野马似的哈哈大笑起来。"犟头倔脑！说得真对！"

"莎尔卡！"阿翁甘季尔在姑娘们的身后喊了一声。"我们回头再见吧。"

"我不明白，依我看，我们没什么可谈的，"姑娘边走边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今天使她伤心的事，比这句当众说出来的挖苦话要严重得多啦。犟头倔脑！亏他想得出来。

"你要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事，你就不会这样讲了，"他反驳道。

但是，莎尔卡·瓦尔卡一句话也没回答。她继续走自己的路。

"真是个厉害的小娘儿！"他高声说道。

其余的姑娘全笑了。

"好厉害的小娘啊！"他又喊了一声。姑娘们笑得更响了。嘿，她们是傻瓜吗？

不一会儿，大家就各自分头回家了。

莎尔卡·瓦尔卡在家里洗好餐具，生起煤油炉，就在煤油炉上煮东西吃。这座旧木屋在几个老人相继去世后只修过一堵墙，地板的木条子一踩就咯吱咯吱直响，屋角的地板已经腐烂，一只旧橱成了懒老鼠最喜爱的藏身之处。这座房子不知怎么的

竟奇怪地成了她的财产。任何一幢房子里的地板条踩上去都不会咯吱咯吱地响得如此动听……从前，失明的老埃约利富尔老是带着一副圣徒的神情坐在一个房间里织网。去年春天，莎尔卡·瓦尔卡就在那里给自己布置了一间卧室。她很喜欢这个房间。它的窗户就对着峡湾。随着春天的降临，一个冬天吼把毛都褪掉了的海鸥正在峡湾上为生活而高兴。绵凫“噢——噢——噢”地长鸣着飞到这儿。它们边叫边在悬崖的缝隙中安下身，有时甚至把蛋下在院子的尽头，大概相信姑娘会对它们很客气。

这个房间里有一只五斗橱——这是每幢房子里家道兴隆的首要标志。橱里的许多屉格都还空着，因为莎尔卡·瓦尔卡对杂碎东西毫无嗜好，她感兴趣的是另一些东西。她的思想全都用在渔业上，一心想赚取最大的利润。她精通业务和大大小小的有利可图的事，从来也不放弃任何进款，即便它们是以一种超自然的方法作为礼物而寄到她这儿来的，也照收不误。她经常意外地收到不知是谁用挂号信寄来的赠款。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只有三张照片；要知道，只有当一个人在社会上取得了可靠的地位时，他才会拥有大量照片。三张照片中有一张是个女人。莎尔卡·瓦尔卡过去经常帮助她，经常送鱼给她吃。后来，这个女人迁到另一个更幸福的地方去了，那儿有一个摄影师。第二张照片照的是马具匠的妻子。她把照片赠送给莎尔卡·瓦尔卡，是因为后者当上了渔民协会的秘书。第三张照片照的是西利斯峡湾的一个独眼少年。一次，他与莎尔卡·瓦尔卡邂逅相遇，后来就爱上了她，现在还在给她写信。这件事使莎尔卡·瓦尔卡觉得很好笑。此外，莎尔卡·瓦尔卡还保存着一帧放在颈饰里的小照片。说真的，这甚至不光是一帧照片，而是一件小珍品，一件纪念品，反正就跟一名挪威水手一次送给当地一位姑

娘的那枚铸有中国文字的铜板一样。那位姑娘断定，铜板是作为爱情的信物赠给她的，因此有五年的时间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订过婚的人。可是，后来却发现，这枚铜板仅仅是上海的纪念币。上海远在天边，这类纪念品反正同埃及的木乃伊一样。《晚报》上经常提到这些木乃伊：其中的一具木乃伊叫图特，另一具叫阿蒙，此外就一无所知了。谁也不知道，从前某个时候，这些木乃伊的躯体和灵魂有过什么经历。这张放在颈饰里的小照片的情况也是如此。说真的，这不能算照片，它只能使人对一双孩子的眼睛和一张小嘴巴产生一种模糊的概念。此外，他确实爱上了商人的女儿。有时候，她在报纸上也看到过他的名字，可是它从未勾起过她对那一夜的回忆：当时她还是一个身材瘦削的小姑娘，却冒着倾盆大雨站在码头上，希望能同他告别。孩提时代的回忆象浪花似地散成一个个大圈圈，所有与那些留作纪念的珍品维系在一起的东西也都渐渐被忘掉了，就象埃及的法老正在被人遗忘一样，这些法老们就躺在金字塔底下，期待着有朝一日那些石头的塔顶会向人们叙述他们的历史。

“土豆！”莎尔卡心里想道。“我干吗要煮土豆呢？还没等土豆煮熟，我就会不想吃的……‘犟头倔脑！好厉害的小娘儿！’”她想起这句话，微微一笑，面孔又涨得通红。煮土豆冒出来的蒸汽把她笼罩住了。由于这个粗鲁的字眼，她竟把阿翁甘季尔讲到过某个代表的事全给忘了。他懂得这个词的全部意义吗？她并不比其他姑娘更犟头倔脑。一个饶舌的时髦小伙子，一个从葡萄牙来的爱打扮的人！“好象真了不起似的，他要跟我谈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打从童年时代起，她就把他看作自己的死敌。她的手在发痒，想要把各种各样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碾成齑粉。何况他还践踏过她母亲的尸体，

当时它就横陈在岸上。现在他又突然来到这儿，并且以为，一切往事都会被忘掉，因为他从葡萄牙归来，而且打扮得象丹麦广告画上的人体模特儿一样漂亮。不，她了解这种人的价值。她确信一拳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

莎尔卡·瓦尔卡认识两个被阿翁甘季尔诱骗过的姑娘。其中一个被送到北方去了，另一个还留在这儿。她定购了一顶很滑稽的红帽子，满心希望他到春天时再回来，那时候他又将每夜都往她家里跑了。呸，活见鬼！她也认识一个同阿翁甘季尔勾搭的有夫之妇。一些人说，去年，他一个夏天都在追求牧师的妻子。"就让他到我身上来干这种勾当试试吧，"莎尔卡心里想道。"我要给他一点厉害看看！绣花枕头一包草。他多叫人恶心。"

莎尔卡望着窗外，观察起海鸟来。据说，鸟的体温比人的体温高得多。一小群绵凫从一个小海湾上振翅飞起，朝大海飞去。雄鸟企图用温柔的咕咕声把情侣引离鸟群，这鸣叫声中有着多少柔情蜜意啊。它们是这样的关怀备至。它们在曼声鸣叫："噢——，喔哒—喔哒，喔哒。"看来，它们似乎想以鸣叫声征服对方的心灵，并使对方相信，峡湾的另一边有着另一个天地，那是一个奇异美妙的世界，只有歌曲和呼唤声才能表达。也许，这些从远方飞来的水鸟，在它们珍贵羽绒底下的心灵中，保存着某些预示不同寻常的秘密和春天的非常珍贵的品质吧？海燕则完全是另一种鸟，它丝毫也不是好幻想的鸟。它是抱着明确的目的飞到这儿来的，所做的一切也都是它自己所规定的。它捕捉小鱼和蠕虫，动作既自信又准确。听起来，它的叫声好象在预报灾难和不幸，其实并非如此，这仅仅是传递爱情的呼唤。这些鸟多么好玩啊！姑娘笑了。一些人说，鸟儿是没有仁

义道德的，是没有忠心的，它们随心所欲地飞来飞去，想到哪里就飞哪里。不过，假如去拔鸟儿身上的羽毛，那它的眼睛里毕竟也会流出眼泪的。

在煤油炉的嗞嗞声和变性酒精的气味影响下，姑娘产生了这些奇怪的想法。顺便说说，当变性酒精的气味从总管儿子的嘴里喷出来的时候，它简直臭不可闻。就象一个醉汉来到了瀑布旁边，她想睡觉了。她拿起脸盆，盛满水，脱掉绒线衫，开始洗脸。她仔细地擦干净颈项和双手。自己那身有弹性的肌肉使她感到很愉快。她知道自己有足够的力气摔倒镇上任何一个最强壮的小伙子。她穿着按自己亲手裁剪的纸样做成的裤子。对她来说，连衣裙似乎总有点嫌小。也许，从她开始发育，从所有的连衣裙确实不合她身的那个时候起，她就有了这种感觉。此外，这些连衣裙是用那种在她看来极易弄脏的料子做成的。有的连衣裙上印着玫瑰花图案。玫瑰花，特别是印在料子上的玫瑰花，会引起她的厌恶。大家都睁大眼睛望着莎尔卡，特别是在她穿连衣裙的时候。穿着连衣裙的时候，她不敢俯下身子；于是她做连衣裙就把领子做得很小，把裙子做得很长，让下摆遮住踝骨。每当她穿上连衣裙的时候，孩子们就会站在马路上叫嚷："瞧啊，瞧啊，莎尔卡·瓦尔卡穿连衣裙罗！"有一次，一艘挪威船的船长在广场上走到她跟前，问她是属于哪一种性别的人。这个下流坯想亲自动手搞搞清楚，于是莎尔卡·瓦尔卡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不过，正如所有的独身者那样，她当然也不是没有怪癖的。她是个独立自主的人，自已养活自己，并且可以让自己存在随便什么怪癖——多么幸福啊。她不羡慕任何人，只羡慕那些每天大群大群地飞来又飞走的鸟。姑娘也每天到作业所去，可是这完全是另一回事。白昼过后，黄昏降临，接着而来的

是黑夜，尽管你也跟人们交谈，可你反正不会把重要的事情讲给他们听。纵使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或亲戚，你也不会在他们面前倾诉衷肠。你把和你交往的人全都置之度外。姑娘想对一个人开诚布公地畅谈一番，就象在梦中所做的那样，可是这种人她却一个也不认识。你在读书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书中的一切都是在读者的身外发生的。大概那些写书的人只是想到自己，而没有为莎尔卡着想。姑娘还从未在书中听到过自己的心搏声。她似乎觉得，这些书的作者都认为自己比她高出一等，他们撰写那些有教益的著作也只是为了使她相信这一点。这样一来，她就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能打破她的孤寂生活。每天夜里，当她在被子底下烦躁地翻来覆去的时候，她的心就充满了怨恨，所以经常是愁肠满怀地睡着的。

然而，这一晚却出了一桩不寻常的事：她家有客光临，是一批贵客，而且是直接到厨房间里来找她的。她那双依然带着鱼腥味的手和那只盛着鱼的盘子充分说明了她的生活方式。世上究竟出了什么事啦？商人的儿子带着雪茄的烟雾和香水的香味，象加隆·阿尔-拉希德那样，亲自驾临此地，走进了她那间充满熟鱼味的厨房。看来，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好象感到很难为情。假如这种香味没有被当地掌实权的人——总管史蒂文森身上的气味所中和的话，那就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了。任何人的身上都不会散发出象他身上的那股如此难闻的劣质酒味和马尿臭。这位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会计簿册的总管，其才能在丹麦早就得到了赏识，他是两个儿子的父亲。这两个儿子高居于他人之上，他们是替约翰·鲍格森驯马的。他们经常打折人们的手脚，强奸妇女，最后终于被大家逐出小镇，不是被赶到卑尔根①，就是被赶到斯塔万格②。此后，照料跑马的工作

就落到父亲的身上。于是他经常在坑洼和土墩上摔交。他长着一双不停地东张西望的、没有颜色的眼睛，他那开裂的双唇总是因嚼烟草而弄得很脏，看上去就象一块被绞干的揩布。他的衬衫的领角往上翘着，活象一条好奇的狗的两只耳朵。多年来，他老是忘记把上装的衣领翻下来。史蒂文森统管镇民们的收入和支出，他总是断断续续地、一成不变地说那一句话："嗯……那是……干吗！"这几个词他每天都要说上成百次。

第三位客人是渔民协会的主席——马具匠、理发师、民族诗人、教区理事会会长斯维因·帕乌尔松。他蓄着保养得很好的小胡子，脸颊剃得精光，是个很爱整洁的谨小慎微的人。他代表着第二代贵族，他父亲是这个地区里第一个经营菜园的人。斯维因·帕乌尔松确实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他学识渊博，为人客气，很有教养；不过，这一切都是靠他自学得来的。他是小镇上独一无二的船主。他的女婿住在南方，看来，斯维因·帕乌尔松同首都的银行也有直接联系。况且，他和妻子还拥有一家小店铺，里面经营约翰·鲍格森忘记进货的各种小商品。斯维因·帕乌尔松这个受人爱戴和敬重的人统计数字很敏捷，并且写得一手好字。这帮可尊敬的来客中的第四位原来是鲍格森的新来的包工头卡特里努斯·埃里克松。他还是一名捍卫独立的光荣战士，古德蒙杜尔·约翁松出于无知曾把他当作冰岛最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除了阿翁甘季尔·鲍格森，所有的来客都向莎尔卡·瓦尔卡问过好，并握过手。那位来客未经主人许可便径自闯进卧室，把所有的东西细细地察看了一番。除了姑娘的床铺、一张小桌子和一张旧长凳之外，这里就没有别的家具了。全都查看完毕

①② 挪威城市。

后，阿翁甘季尔回到厨房里，在五斗橱上坐下来。尽管姑娘穿着长裤，总管还是愿意拥抱她，可是姑娘却没有表示出特别情愿的样子。

“真不好意思，”莎尔卡红着脸说道。“我甚至不知道我家是否有足够的地方能让你们这样的贵客全都坐下来。斯维因，要是你不反对的话，那就请坐在我的床上。瞧，这儿有一张长凳，你们请坐吧。我刚刚吃完晚饭，还没有来得及把桌子收拾好。”

“多谢了。可是我们并不打算多坐，”教区理事会主席说道。“我本人只想顺便来看望你，并且有件小事要跟你谈谈。可是，你瞧，这些先生也和我一起来了。现在，我们镇上有件事快要酝酿成熟，虽然我不想说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是指代表吗？对吗？”总管插进来说道。“哎，是指幽灵吗？让一切都见他妈的鬼去吧！真是岂有此理！”

“到底是怎么回事？”姑娘问道。

斯维因·帕乌尔松搔了搔后脑勺，向商人的儿子转过身去。

“怎么样，阿翁甘季尔，你能不能立即把所有的情况讲给我们听听呢？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哪儿都去过了。你最好还是解释一下，这一切会导致什么后果。我指的是你见过的那些正在危难之中呻吟的国家……”

“你真的以为这一点会使我感动吗？我可不在乎！”阿翁甘季尔·鲍格森说道。“不管怎么样，这种事不可能牵涉到我。这张侧面像上的小伙子是什么人？”

“他住在东面，住在西利斯峡湾，”莎尔卡·瓦尔卡涨红了脸回答道。

“噢，这是马格努斯，”总管说道，他认出了这个小伙子。“他

是个独眼龙，一个可怜的人。哎，岂有此理，他的照片怎么突然放到这儿来了？他在我们镇上做过一冬的木匠活。”

“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赤色分子，”包工头卡特里努斯插进来说道；由于他积极地为捍卫独立而斗争，所以他认识东面那些峡湾上的每一个人。

“既然你们能为马格努斯而忘掉自己的来访目的，那末大概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吧，”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因为她认为：雷声大，雨点也应该大。

“我认为没有理由把这条新闻瞒住你，”斯维因·帕乌尔松说道。“至于我，我总是努力开门见山谈正事。既然阿翁甘季尔不想谈，那末好吧，就让我来试试，给你说说要谈的是件什么事。老实说，我根本就不是那种把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看作罪犯的人，我始终认为这是很愚蠢的事。现在已经查明，他曾在哥本哈根大学自然科学系读书，写过一些诗，发表在《斯基尔尼尔》①杂志上，虽说用的是笔名。例如：他写了一些歌颂歌手的好诗，那时我女儿还很小，可她也学会了这些诗。现在，他同一家为合作制问题辩护的报纸有联系。尽管他有时也写一些对企业家和大渔业家表示不赞成的文章，我却必须说，《晚报》上所发表的那些材料，无论是涉及合作社的，还是涉及其他问题的，也丝毫不见得好多少。就说我们镇上的教师吧。他过问起发生在雷克雅未克②的那些大事来了，并在一首韵也没有押好的劣诗中把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同狗和土耳其人相提并论，况且还有两个地方竟用‘看’字去与‘我’字押韵。”

“一个小学教师的诗韵跟我有什么关系？图尔弗达利现在

① 至今还在出版的冰岛最古老的杂志之一。
② 冰岛的首都。

是，将来也是一个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独立斗士生气地说道，可是说话的姿势却很小心，为的是不让烟草从嘴里掉出来。“他不止一次地证明了他是独立斗争的敌人。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去年秋天，这个魔鬼到俄国去了一次，在那里领到了钱，就自以为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冰岛人反国王的斗争是几个狂徒想出来的，说他们无缘无故地把自己想象成丹麦的奴隶，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冰岛的一些小偷而已。我保存着这一份报纸。我经常在会上读这份报纸，我可以拿给你们看。”

“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本人就是个小偷，甚至比小偷更坏。他是个死皮赖脸的无赖，”阿翁甘季尔·鲍格森说道。“一个小无赖而已。他那卑贱的生命已成了大家的累赘。他比任何一个受教区救济的人都要坏。他成了丹麦的累赘，他成了俄国的累赘，而现在他又跟贫农的合作协会沆瀣一气了。他想让大家一律平等，让大家都变成象他本人一样的凶恶的坏蛋。他想取缔自由。”

“据说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到我们这儿来了，这是真的吗？”涉尔卡·瓦尔卡问道。

“他的追随者到这儿来了，”总管冷笑一声说。“他的追随者，嘿——嘿……”

高高坐在五斗橱上的阿翁甘季尔的脸上掠过一丝恼怒和不满的神情，因此喜欢抓住事情本质不放的斯维因·帕乌尔松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实。

“无论如何，派到我们这儿来的使者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谁是他的后台？是图尔弗达利呢，还是外国人？——这一点并不重要。面对现实必须承认，全国的农民合作社都把团结

所谓的社会党，反对独立党当作自己的任务，而独立党正在为捍卫冰岛的海防自主权而斗争。因此，很难相信，图尔弗达利会对那个到我们这儿来的人一无所知。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断言，这种人的出现只能是破产和死亡的先声。我们看到过，全世界在战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特别是俄国。在那儿，私有财产是与行骗和打劫相提并论的，是为法律所禁止的，结果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在那儿，连女人也变成公有财产。而无辜的孩子们……”

“你所说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啊？”莎尔卡·瓦尔卡打断他的话，问道。

“你问他是谁吗？坦率地说，我还没有见到过他。莎尔沃尔，你也很了解，我不喜欢议论我本人没见到过的人。可是，你也许还记得在科弗住过的那些人。其中有个小伙子。我想你是记得他的，莎尔卡。他是被送到雷克雅未克去学习的。可是，他父亲不久就在一些不体面的交易中破产了，小伙子也就一无所有了，直到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把他收罗到自己的羽翼底下为止；据说，图尔弗达利曾派他到英国和德国去学习语言。可是，小伙子却不务正业，倒去同一些革命组织接上了关系。”

“我不明白你指的是谁？”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尽管有一种模糊的预感象电流似的流过她的全身。

“难道你不记得科弗的居住者吗？”斯维因·帕乌尔松感到很惊奇。

“唉，假如科弗的约翁老人还跟我们在一起的话，那该有多好啊！”总管叹了口气说，回想起这个忠实的奴仆，他还流出了一滴眼泪。

“不，这不可能，”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刹那间，她的目光

变得模糊起来了。"不瞒你们说，我是很惊奇的。"

"你以为这不可能吗？"阿翁甘季尔说道。"可是，你瞧，情况就是这样。他也是搭乘我所乘的那条轮船来的。当然罗，只不过是乘二等舱。他是个无赖，身上很脏，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肯定带着虱子。这些该死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吸毒分子。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大概把能弄到手的毒品都吸掉了。我可以用任何东西担保，他们坐过不止一次牢了。"

"你在胡扯些什么？"莎尔卡·瓦尔卡问道。

"我在胡扯些什么吗？亲爱的小姐，正如我所见到的，你生活得很好，似乎一切都称心如意，"阿翁甘季尔说道，并且风流地把一只穿着锃亮皮鞋的脚朝她伸了过去。"你怎么啦，什么也不明白吗？你完全落后于生活了。难道你不明白，这个人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动全体平民起来反对你？莫非你是昨天才生下来的？你似乎已经被击败了。他们打算除掉所有的合伙买船的人，烧掉教堂，灭绝鱼类。看到吗，工会就是一种跟渔民协会作对的协会；它是从丹麦人那儿领取津贴的，你听说过吗？从丹麦人那儿拿钱，从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和俄国人那儿拿武器。嗯，现在你懂了吗？"

"你看到这条狗的时候，干吗不给他一拳呢？"独立斗士动作小心地问道，可是看得出，他的动作还是不够小心，因为从他的嘴里掉出了几滴烟草汁。

"我？"阿翁甘季尔·鲍格森反问道。"难道你以为我会玷污自己的双手吗？这件事跟我们的关系最小。这里也好，国外也好，我们的信贷全都安然无恙。我们连一根手指头也不想动一下。不管这儿将来建立多少个反对我们的协会，我们反正全都无所谓。这个工会是骑在你们头上的，而不是骑在我们头上的。

假如你们不向他们作出让步，不提高他们的工资，他们就要罢工，就会用武力来阻止大家给你们刮鱼鳞，虽说你们热切地希望日日夜夜都有人干活。一切都将以大打出手而告终，结果将导致渔民协会分崩离析；鬼晓得，工资将猛涨到何种程度；渔业将日见萧条；私营企业将会自行倒闭；你们也会饿死，就象俄国人一模一样。只不过，请你们别以为这件事会损害我们的毫毛。

"父亲说得很对：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一大群渎神的坏蛋，用尽全力想不让他们沉沦，现在这群败类要受罪了。"

"那末，商行会怎么样呢？"莎尔卡·瓦尔卡问道。

"商行吗？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们不会出什么事的。我们不过是停止捕鱼罢了。"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人家要无限制地抬高工资的话，"斯维因·帕乌尔松说道。

"干吗，你们以为我到这儿来不是为捍卫独立而战斗的吗？"新包工头抱屈地问道。

"是啊，干吗呀？"总管跟在他后面重问了一遍。接着，两人都向阿翁甘季尔转过身去。

"假如渔民协会同意稍稍提高一点工资的定额，也就是说，双方相互作出让步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莎尔卡·瓦尔卡说完也朝渔民协会的主席转过身去。

"高明！"阿翁甘季尔脱口说道。"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将获得胜利，我们将要求追回我们的全部借款，并将拍卖掉你们的船。约翰·鲍格森的商行将要倒闭，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财产也将用来抵偿你们欠下的债务。好吧，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丝毫也不会吃苦头。我们只要离开这儿就行了。"

"姑娘，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总管说道。"我们应该拚命阻止这个阴险的协会建立。这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斯维因·帕乌尔松双手握住莎尔卡的手，一本正经地给她解释。

"莎尔沃尔，你应该出席大会并发表一篇反对他们的重要演说。在渔民那边也好，在岸上的工人们那边也好，你都很受人尊敬。比如说，我就怕在会上发言。我听过你两次演说。你很善于鼓动听众。好好准备一下你的演说吧。说的时候，你可以举一些例子，打一些比喻。你大致可以这样说：饥饿的幽灵正把它那只瘦骨嶙嶙的手伸向我国。这是二十世纪的毁灭……"

"可是你听我说，斯维因，"莎尔卡·瓦尔卡打断他的话，"举一些例子，打一些比喻！我似乎觉得，你简直把我当傻瓜了！难道你以为，我会出面去反对一个从南方来的有教养的人吗？他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教会我读书。他多么聪明，说话多么动听，真是出口成章。还在行坚信礼之前，他就读完了我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

"聪明？这个窝囊鬼？"阿翁甘季尔大为光火。"嘿，这个国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也真是古怪：人们越是愚蠢、越是庸碌，就越要大肆吹嘘他们的才能和智慧。一个小男孩，下巴上连茸毛也没有长出来，他就每夜都潜入别人家里，并且还要追求女人，他是聪明的！况且他又是个小偷！不仅偷小铺子里的东西，而且居然还能想出办法钻到我父亲的图书馆里偷书。"

莎尔卡说道：

"他小时候从你们家里偷走什么东西，或者在你们家里追求过谁，这些都与我无关。我只怀疑一点，他是否会追求那些不去勾引他的人。我只知道一点：以为我会去同一个在国内和国外

的大学里求过学的人争高低，这种想法是很愚蠢的。你们简直是想让我成为被人取笑的对象。斯维因·帕乌尔松，假如你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件事，而我们镇上最好的演说家——约翰·鲍格森又不想在大会上露面的话，我看就只好去请教师演说了，此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请教师！”斯维因·帕乌尔松扬声说道。现在轮到他发火了。“我想，莎尔沃尔，你对教师的了解并不比我差。什么时候你听到他说话有声有色，又有感情？我不想否认，他是有一些能力的，然而，这是一个没有天赋的人。你在发言的时候，根本就不必无休无止地提到《斯图尔伦格的传说》或《土耳其人的劫掠》①。必须把话说得生动一些。我总是努力把我说的一切说得生动一些。听我说，你们看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写一篇英雄史诗？当然，不是象教师所写的那种把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与土耳其人混为一谈的诗。而是比如说，要在诗中反对这种奴才的伦理道德，反对国内所有吃白食的人，这些人是靠外国人的面包生活的，他们没有勇气追求自由，因为追求自由会遇到艰难险阻。莎尔沃尔，你看怎么样？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也是证明个人主动精神的优越性的一个显明的证据。当然，约翰·鲍格森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它说明个人主动精神可以给穷人带来许许多多东西。如果说我现在和过去判若两人，那末希望谁也别把这句话当作吹牛。我初来此地时还是个年轻人，专门修理皮制的马镫和缰绳，因此我的外号就叫马具匠斯维因。比如说，我可以在诗中描述，每天夜里，当我毫无睡意地躺在那儿，一心想探明天道的时候，我在想些什么；比如说，还可以写，以宗教

① 一六二七年，几艘土耳其海盗船在冰岛登陆，掠夺了居民的财产，掳走近五百个人，并把他们卖作奴隶。

信念和赤诚的爱国精神为基础的那种功名心会克服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会使人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一种个人的、同时也是全体人民的自由……"

"让你的史诗见鬼去吧，"阿翁甘季尔怒气冲冲地打断他的话，并从五斗橱上一跃而下。"一次，我有幸在《家庭杂志》上读到你的一首诗。我请教了大学里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问他对你的诗有什么想法。我本人嘛，谢天谢地，对诗歌是一窍不通的。他就对我说，这只不过是文字的堆砌而已。让你的史诗见鬼去吧！我们靠诗歌能得到什么？现在谈的是工资和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得啦，我要走了。我尽了自己的责任，警告过你们了。今后你们怎么做——我无所谓！你们也走吗？"

"不想喝一点咖啡吗？"莎尔卡·瓦尔卡问道。

"嗯，当然罗，"总管说道。他从位子上站起来，打算吻吻姑娘。而斯维因·帕乌尔松却有礼貌地正式拒绝这样做。

"咖啡和史诗！冰岛人只会想这些，"阿翁甘季尔愤懑地说道。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当他们走到马路上的时候，斯维因·帕乌尔松说道。"也许，当真得去找教师和牧师谈谈？"

第六章

夕阳快下山了，地平线上只剩下一小块残阳。海燕在峡湾的暗淡水面上、在山冈的绿色斜坡上空翱翔。在夏天的寂静的夜色中，一切物体的轮廓都与白天迥然不同。象失事船舶的残骸

一样散布在海岸上的凄凉的灰色渔家房屋，在黄昏的暮色中变成一座仓促搭成的兵营。莎尔卡·瓦尔卡打算到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的家里去同他的一大群小孩“鏖战”。

莎尔卡·瓦尔卡还象小时候一样，轻轻地咬着食指，凝望着茫茫的空间，低声含糊地说：“跟科弗的阿里作对吗？”接着又大声地说道：

“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那个去闯大天地永远不会回来的人……不，不可思议，不可能！”

她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五斗橱旁，在西利斯峡湾那个小伙子的照片前站住。当然，他是从那只好眼睛的方向照的像。好象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别人忘掉那只残疾的眼睛。她把这个小伙子的照片放在五斗橱上，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功劳，而只是因为这是一张照片。可是，这跟阿翁甘季尔这个从葡萄牙归来的色鬼有什么相干呢？要是她有足够的勇气把颈饰里的那张小照片拿给他看看，那才好呐！让他看一看吧。否则他就会在这儿走来走去，会侮辱人，还会在背地里辱骂他们。“我无所谓，这件事跟我们无关，”她滑稽地模仿他说道。然而，对他来说，决不是无所谓的。假如说这儿也有谁害怕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的话，那就是他。

她自己也没想到，竟拉出了五斗橱的一只抽屉。她要找什么东西呢？象在梦中似的，她机械地打开了一只收藏着各种各样零星物品的小盒子。她怎么没把这只盒子扔到海里去呢？她那粗硬有力的手指捏着一只旧的银颈饰。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手指头变得又大又粗硬，而颈饰似乎变小了。那朵娇嫩的小花怎么样啦？它是枯掉了呢，还是象那个几乎睡了近百年、醒来时城堡周围的树林已经长得十分茂密的睡美人那样，仅仅是

在她的胸膛里睡着了？莎尔卡·瓦尔卡打开颈饰，看到一张褪色照片，上面有一个小孩的隐约可见的脸部轮廓。从那里又飘来那种奇异饮料的香味，在她的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她经常沉浸于最隐秘的幻想中，同时把嘴凑到这种饮料上去。母亲死后，她就把这只颈饰藏起来了。她的头脑中始终有一种令人苦恼的想法：为了这个颈饰和另一件礼物——一只珍贵的小戒指，她付出了母亲的性命。她把颈饰包在一张薄纸里，再包上一张厚纸，用细绳子扎好，再把这只纸包藏到盒子的最底下。时光在流逝。她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挂号信和汇款。这笔钱倒比颈饰里的那张小孩照片更实用。她已经不再把颈饰从盒子里拿出来；她有一个很大的嗜好，就是爱好有实用意义的东西。后来又有一笔钱寄到她的名下。母亲的去世成了她的生活来源。她从来也不去设法弄清楚自己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什么，或者说，从来也不去设想：假如她面临一次新的约会，那时会出什么事。

然而，这是什么东西？地板上有一副葡萄牙制造的手套。是一副皮手套。他怎么会丢在这里？这可是毛皮制成的啊！真难以设想，那儿的人是怎样把可怜的动物里外翻转过来的。她把手套里里外外地嗅了一阵，并拿其中的一只试戴了一下。啊……她的手倒真不小，她好不容易才把手伸进手套。突然，门廊上响起了脚步声。姑娘匆匆忙忙想脱下手套，可是结果却象梦里经常所发生的那样：越是用尽全力想做成某件事，越是做不到。门打开了，站在门口的是阿翁甘季尔·鲍格森！

热血直往莎尔卡的头部涌去。面孔涨得通红。即使象一个当地姑娘那样把她遣送到北方去生孩子，大约她也不会感到比这更害臊。偷戴男人的手套，并且被人当场看到。对一个女人

来说，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可怕和更可耻？

“噢，你戴着手套。我真是这样想的，我把手套忘在这儿了。”

“我……它们就扔在地板上……”姑娘又慢又含糊地说道。“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手套。它们有一股怪气味。”

“它们值二十五克朗，假如你想要的话，你可以拿去用。”

莎尔卡用大腿轻轻地顶了一下，把五斗橱的抽屉关上，不让阿翁甘季尔看见里边的东西。可是颈饰仍留在五斗橱上。她着实慌了神。奇怪的是，她变得多么敏感啊！也许是因为，以前男人从来也没有在这么晚的时刻来过她这里，至少在春天，当燕子在平静如镜的峡湾海面上空飞翔，青草在微风的吹拂下梦幻般地徐徐晃动的时候，是不会这么晚到她这里来的。天啊，真不得了，要知道，奥谢伊里镇上所有的窗户全都长着眼睛，而墙壁全都长着耳朵。

“希望你别以为我喜爱你的手套，”她用挑衅口吻说道。当穷人不得不跟上流人士交谈时，即使谈话只涉及最普通的对象——天气、风、雨等，他们也会采用这种口吻来自卫的。然而，听到自己如此粗鲁地回答时，她也感到难为情，并且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林达尔比约的一个老太婆。有一次约翰·鲍格森问起她的身体情况时，这个老太婆回答道：“据我所知，保管在你那儿的我的帐单上还有一笔款子，支付我的丧葬费用是足够的。”

“嗯，当然罗，这是一副男式手套……”阿翁甘季尔说道。

“男式手套！”她继续用一个穷人不愿意承认富人的优越地位的那种埋怨口气说道。“一个正派的青年是决计想不到去戴这种手套的。”

“你评论得太轻率了，”阿翁甘季尔用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的

那种宽容的口气说道。

“啊，轻率？”莎尔卡·瓦尔卡恶狠狠地重复了一遍，然后就向五斗橱转过身去，拍的一声关上颈饰。

“要是小伙子想要向姑娘证实情况相反呢？”

“怎么证实？”她干巴巴地问道。

“很简单，”他大言不惭地声称。

“你身上有一股香水的气味，也许，这是南方的女士们洒的香水，”莎尔卡·瓦尔卡象个被人取笑的小孩似的吹毛求疵地说道。

阿翁甘季尔光是放声大笑，丝毫也不生气。姑娘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阿翁甘季尔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颈饰吗？

姑娘 关你什么事？

阿翁甘季尔 我想你不会把独眼龙的相片保存在那里吧？

姑娘 我没有必要对你……

可是，姑娘连眼睛还来不及眨一下，他已经从她手里夺过颈饰，把它打开了。原来，他是个很机灵的人，手也很灵巧。尽管莎尔卡丝毫也不怀疑自己能轻易地对付他，但她却不愿冒险扑到他身上把颈饰夺回来。

“这是什么？一个小孩吗？”他问道，并且立即就对照片不感兴趣，把颈饰还给她。“我想你还没有孩子吧？”

“说不定！”

“我不过就这样问问罢了。你为什么这样暴躁？你干吗发狠？要知道，成立协会来反对你的并不是我。难道我对你的态度不如别人吗？你知道，一旦需要的话，我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这是我弟弟的照片，”姑娘态度稍有软化了。“小时候，我一直为他而感到自豪。”

“原来如此，”阿翁甘季尔说道。谈话终于带点友好诚恳的意味，这使他感到高兴。“现在他住在哪儿？”

“他死了。”

“真的吗？”他同情地摇摇头。“我想象得出，有个小弟弟，你会多么高兴。现在我想起来了，他的确已死了。”

“不，你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在我到这儿来之前，他就死了。”

“你是外地来的吗？难道你不是在奥谢伊里镇上生的吗？”

“对。”

“可见，是我记错了。看来，你母亲是安葬在这儿的，对吗？”

“我们到这儿来的第一天，我和妈妈就一起到过你家。”

“对，现在我有点记起来了。她后来就淹死了。她淹死的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非常可怜。”

“你坐在家里，冲着一只猫在扮鬼脸。”

“冲着一只猫吗？她是在什么时候淹死的？”

“你老是讥笑我，跟在我后面大声叫嚷，说我是个生虱子的人。也许，的确有虱子，可是，这种事你怎么能大声嚷嚷呢？所有的孩子都跟我过不去，可是你闹得最凶。假如我没有弟弟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我想他死的时候还是个婴儿吧。”

“你是这样想的吗？”

“是你自己刚刚说的。”

“不，他没有死，他走了。”

“我看得出，你是在愚弄我，”他惘然若失地说道。于是姑娘

虑到，他是有点傻乎乎的。

“说真的，莎尔卡，我对你不了解。为了和你这样的姑娘见面，也值得从葡萄牙赶来啊！据说，你已订过婚了，这是真的吗？”

“这是谁说的？”

“说的人很多。你收到未婚夫寄来的钱吧？无论如何，管家是这么对我说的。”

姑娘涨红了脸回答道：

“我不明白，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更何况我的钱。”

“你把钱存在南方的银行里，对吗？是国家银行吗？可是你知道吗，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打算先捣毁国家银行？”

“和我有什么关系？让他去捣毁吧，”莎尔卡·瓦尔卡说道。

“那就是说，你还没有订过婚罗？”

“假如我订过婚了，我也不会赶快讲给你听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得啦，莎尔卡，你干吗生气？你甚至没有请我坐一会儿。我想你不至于反对我坐到你的床上吧。我一直只习惯于坐在软的地方。我想跟你谈一些正经事。”

说完，他就毫不客气地走进她的卧室，在她的床上坐下。

“谈正经事吗？我以为你是来拿自己的手套的。”

然而，她还是跟在他后面走进卧室。尽管没有坐到他的身旁，但是，当他捏住她的一只手的时候，她也没有表示反对。

“你要明白，”阿翁甘季尔开口说道。“此刻他们正在开会商讨计划。他们打算把整个小镇翻个底朝天。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确实已命令让你们——你和象你那样合股置船的人破

产。嗯，等一等，让我把话讲完。要是我握住你的手，你不介意吧？假如不握住别人的手，我就无法跟他推心置腹地谈话。我的秉性就是这样。你这就会看到，他们要让你们的渔民协会整个儿变成乞丐。他们是不会怜惜人的，只会毫不留情地毁灭人类。他们在俄国杀死了一千万个无辜的孩子。所有的外国报刊现在都在报道这件事。去年冬天，我住在毕尔巴鄂①。他们打算推翻西班牙国王。我对你讲的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以后还会有谁来买我们的鱼呢？同赤党分子领导的国家打交道是不可能的。顺便说说，涉尔卡，我早就想问你：你是象我一样，穿那种背带裤呢，还是穿束腰带的裤子？束腰带必须从小开始，否则裤子老是往下滑。"

他刚说完这几句话，涉尔卡·瓦尔卡就猛地把手抽了回来，差一点碰着他的脸。

"听着，阿翁甘季尔·鲍格森。假如你以为我会告诉你，我的裤子是用什么东西系住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宽宏大量地放声笑了起来，神情活象庸俗小说中的主人公。姑娘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陷入这位情场老手的诡计之中。首都花花公子的那种可笑的一本正经样子算得了什么。在这里，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他无疑是一个少见的追逐女人的人。

"有时，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又开口说道，"你是在哪儿弄到裤子的？裤子一直要系到你身上的什么部位？你老是穿一件很长的绒线衫。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式样的绒线衫。"

涉尔卡一下子推开他那双又长又软的手，尽管她知道，跟她相比，他属于另一类动物，但她的身体还是起了一阵轻微的颤

① 西班牙的城市。

抖。她走到窗前，看着峡湾。

"涉尔卡，你应当原谅我，在国外，我已习惯了跟有学问的人交往……我也忘记我回到了一个不开化的小地方。我会想到在这儿遇见一个穿这样迷人的裤子的人吗？可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知道，我们相互都抱有好感。"

他站在她背后，把头俯在她的肩上，说出这些话。姑娘继续看着窗外，仅仅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阿翁甘季尔把一只手搁在她肩上，用一种既含情脉脉又一本正经的声音说道：

"我唯一想求你的是……对，你就安静地站一会儿吧。你干吗这么固执？你要想法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应该在大会上发言。我听说你一开口就能使大家默不作声，凝神倾听。据说，你始终能把握住事情的本质。而这一点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你要明白，我们要不费口舌就让他们相信，私有制和民族独立正面临着危险，因此不能在个人主动精神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你不要去否定和批驳他们的论点，因为贫穷是存在的。但是，你要指出，只有巩固每一个人的私人财产所有权，才能铲除贫穷。私有制能使一个人获得力量，站稳脚跟。你要宣扬自由国家里的自由竞争。我要把一年的全部《晚报》都借给你看。它们都存放在父亲那儿。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有关这些可恶的赤色分子的全部情况。他们在俄国烧掉了六百万座教堂，并且武断地说，谁也不需要基督耶稣。别忘记讲一讲被他们杀死的那些孩子。他们所出的书全都是渎神的，全都是否定上帝的。有一年秋天，我买到他们出的一本书，终于相信《晚报》所说的完全是真话。这本小册子原来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坏书。书里讲到，有一个人来到意大利，成了一名天主教徒，可是后来却在

京格维德利尔①跟一个有夫之妇睡觉。连南方大教堂的首席神父也一再说这是罪孽。后来又出现了象斯维因·帕乌尔松这样的人——他本人也作过不可告人的事，他们宣称能用那些毫无意义的诗歌来防止一切灾难。不，必须把恶行连根铲除。别的任何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我父亲正是在这样干。现在他打算在西利斯峡湾发行一份新的独立的报纸。”

他的身体越来越靠近姑娘。最后，他已经凑在她的耳鬓低声说道：

“假如你能在这儿阻止布尔什维克协会的成立，或者至少能使渔民协会放弃参加提薪斗争，那末我保证商行将向你提供一笔新的贷款。给你个人。懂吗？你可以买一条船，成为一个享有全权的女船主。顺便提一下，我们也可以用很优惠的条件把我们的一艘船卖给你。假如你要造一幢新房子，那末，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了。你不是再也收不到美国寄来的钱了吗？所有认识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的人都说，我们这个小镇上还没见到过第二个这样胡作非为的人。此外，总管说，在你母亲的死亡事件中，他是有罪的。我以后再不重复大家说你和他的那些闲话。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可是我完全相信，要是人家用这些风言风语来跟你作对的话，你会被深深刺痛的。假如你在政治上不归入正途的话，那末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我同样确信，商行永远也不想为克鲁克的别因坦因支付假肢费用，因为他欺骗了我们。假如他的假肢被人家收回的话，那也是活该。听我说，莎尔卡，请你支持我。让我们一起行动吧。今年，我在钱财方面交上了好运。现在，我们可以享受无限的贷款。假如你个人有什

① 离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不远的一个地方，公元九三〇——一七九八年冰岛议会均在此举行会议。

么需要，嗯，需要一小笔钱，比如说，一千克朗，那末我总是愿意为你效劳的，莎尔卡，只要你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好吗？”

说完，他用右手托住她的下巴，想把她的脸转过来吻一下。可是莎尔卡猛地挣脱出来，牢牢地抓住他的衬衫，使他同自己保持一臂的距离，同时愤怒地直视着他的眼睛答道：

“当初你践踏过我母亲的尸体。现在你却表示愿意为我提供金钱，以便来摆布我。”

时间已将近半夜了。

她坐在板凳上，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缺乏逻辑判断能力的、没经验的姑娘，轻轻地用牙齿咬住食指的关节。她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如此犹豫不决过。她的一双手仍旧有一股鱼腥味。

这个年轻人来找她，把国外的一种异香和口袋里的钱币叮当声带入她那浸透鱼腥味的贫乏的生活。莎尔卡自己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对他这么凶。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拒收钱。也许，她过后会为此而懊悔，就象人家为犯罪未遂而懊悔那样。谁也不会否认，阿翁甘季尔·鲍格森是个漂亮的男人，既有势又有钱。与其说他聪明，倒不如说他精力充沛，尽管如此，他还是知道很多事情，因为他一直在周游世界。可是她的嘴唇，一个普通的渔家女的嘴唇又算得上什么呢？就拿现在来说吧，她用的晚餐是自己平时所吃的食物——鱼。那末，也许是她借自身捍卫了一个女人——西古尔利娜·约翁斯多季尔吧？莫非她已摆脱了这个女人？也许，她的一生就是既要为纪念母亲而斗争，同时又要为摆脱母亲而奔逃吧？否则，就算这个年轻、漂亮、有钱的人以前曾踢过母亲的

尸体一脚，她又为什么不能自由地和他打交道呢？莫非她的命运就是如此——在跟那些推过她的母亲和那些同她母亲睡过觉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她永远也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自由自在的人。一个由女人生出来的女人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她命中注定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吗？

"嘀嗒，嘀嗒"——闹钟在走，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消逝。在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黑夜过后，天空已经模模糊糊地露出了一丝曙光，它预示着一个新的白昼。可是，当姑娘脱掉衣服躺到床上的时候，比各种各样的政治更强烈地占据着她的思想的却是那堆满水藻、布满水鸟的咸滋滋的海岸。看来，鸟的全部习性似乎都已渗进了她的血肉之躯。她非常珍惜金钱，可是她却丝毫也不怕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和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童年时，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总是自行其是，鬼也罢，怪也罢，谁也无法吓倒她。

她原该在六点钟起床。可是她怎么也无法入睡，无论怎样翻来覆去，都没有用。她浑身是汗，掀掉了身上的被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太阳升起来了，一轮光辉夺目的、永葆青春的太阳，就象诗歌中所描写的那样。姑娘从床上一跃而起，以便一睹它那遍洒在斜坡上的金光。

突然，她看到一个男人。他正坐在离她院子不远的一块石头上，眺望着宁静的峡湾。峡湾那光灿灿的水面上庄严地倒映出嵯峨的群山。有个人坐在海岸上！他戴着一顶平常的制帽，穿着一套灰色衣服。他背对马拉尔布德坐着。海燕就在他的头顶上，在那金色的晨曦中翱翔。可是他似乎没去注意。姑娘象中了魔法似的呆立在窗旁，久久地凝视着他，把晨曦的光辉也给忘掉了。她完全忘乎所以，当这个男人站起身来的时候，她竟然

也没有离开窗口。他转过身来，朝房子这边看了一会儿，看到了一位不适时机地站在窗旁的半裸的姑娘。第一流的史诗中也是经常歌颂这种时刻的。所有国家的人都读这类史诗，它既象一阵凉爽的清风，能使燥热的身躯清凉，又象温和的气息能使冰凉的身躯温暖。

最后，莎尔卡·瓦尔卡离开窗口，并用第二道门闩关上了外面的大门。接着，她就钻进床铺，把自己没头没脑地蒙了起来。她下决心一定要买一块大窗帘。时间在流逝。房间里已经充满了阳光。莎尔卡起身后，低低地躬着身体——怕被人发现，偷偷走到窗旁。她小心翼翼地从窗框底下朝外面看了一眼。那个人不见了。她坐在窗旁，等待着。可是，这个人没有再露面。

六点钟到了。

第七章

学校的长凳上坐满了人。假如不需要付入场费的话，这个偏僻的滨海小镇上的居民们总是很乐意出席各种各样的集会。诚然，许多人没有来，特别是年轻的男人——其中一些人去筑路了，另一些人正在某地安装电话线，或忙于别的什么事情，还有一些人则到更远的地方去了，那儿夏天也可以找到活干。夏季只有老人才留在小镇上。他们各自待在家里，假如有烟草，就拿出来嚼嚼。嗯，当然，也有个别的青年小伙子留下来等候鲱鱼的汛期。正如渔民小镇上开大会时所常见的那样，大多数与会者都已经喝过一点变性酒精。大家认为，不喝酒的集会根本就不是集会。一些年纪不轻的女人也来了。她们神态疲惫，面孔都被

风吹得很粗糙，一双手由于经常在盐水桶里浸泡而开裂和变得粗硬。她们都在约翰·鲍格森那儿立有自己的帐户，因此她们对工资问题表现出一种很自然的兴趣。大部分年轻的女人都特地梳妆打扮了一番，希望能在会后跳一阵舞——不跳舞的会算是什么样的会啊！这里还聚集了不少半大的孩子，有男孩，也有姑娘，他们全都迫不及待地想当“赤色分子”。克鲁克的别因坦因是众人所注意的中心。一张黝黑的脸，一头蓬乱的花白头发，两颊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虽然在激怒时他的眼睛里经常会闪现出一种热病患者的光泽，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从鲍格森的小铺子里传来了一种流言蜚语，说他是个疯子。男人们照冰岛人的习惯大声地向一旁咳嗽，似乎拚命想朝邻座的脸上吐几口痰。不过，说起话来胆子却很小，话也不多——忧郁和腼腆是沿海村镇上的居民们所特有的习性。他们不时地搔搔头。几个小男孩在捉迷藏，在可敬的公民们的双腿间钻来钻去。有人严厉地喝令他们停止胡闹。路那边传来了一阵马蹄声。从窗里朝外瞥过一眼的人都看到了阿翁甘季尔·鲍格森的背影。在这静悄悄的美好的黄昏时刻，他正策马朝山谷里疾驰而去。他另外还牵着一匹马——据说，骑马有益于健康。渔民协会中一位有礼貌的男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莎尔卡·瓦尔卡。

最后，克鲁克的别因坦因断定，该向全体与会者致词了。他象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家那样完成了这一任务。别因坦因不是那种喜欢作长篇演讲的人。他直截了当地转入了正题。

“瞧，今天晚上，我们聚到一起来了，”他开口说道。“可是为什么要聚会呢？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我们聚集在一起，为的是与资本主义作斗争。今天晚上，我们要砍掉资本主义的脑

袋。资本主义正在吮吸工人阶级的血。我们并不是人人都搞得清楚我们小镇上所发生的事情，可我本人单独跟许多人解释过。我认为，最好还是让我现在公开地向大家讲一讲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去年，南方的一位著名学者给我寄来一本书，于是你们瞧，资本主义把它偷走了——我想，这一点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资本主义正在竭尽所能地把我们工人变得比现在笨上一千倍。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去年我收到了一条假肢。我之所以说收到了，是因为人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以抵偿我在替鲍格森卸船时被钢缆绞断的那条腿。商行命令一个医生把我的腿截掉了，而另一个医生，即去年秋天替小镇上的孩子们看病的那个医生说，根本就没有必要截掉我的腿。你们想想，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鲍格森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他说，布尔什维主义现在甚至已钻进了医务界。可是当我威胁他说我要上法院去起诉时，他害怕了，见鬼，他劝我收下所谓的人造腿来代替我自己那条被人奉献到资本主义祭坛上去的腿。接着又出了一件什么事呢？有一天，牧师本人亲自来找我，建议我撰写一篇致谢词。'去你的吧，'我回答他说……"

人们有点坐不住了。大部分人已经听厌了这个发生在别因坦因腿上的故事。女人们伤心地播着头，男人中却有人大喝了一声，要演讲者快点结束。

"不，"别因坦因叫了起来，变得越来越激昂了。"在我尚未当着这儿的全体正直的人的面，说明致谢词只不过是一笔交易之前，我是不会结束的。我永远也不写致谢词，永远也不祈求上帝嘉奖约翰·鲍格森，我是个无神论者。就算我因此而堕入地狱，我也无所谓。我有十个孩子。十个孩子正面对着上帝和世人；我要坚定地说，可以把我打入地狱，甚至让我不得超生，可是

我仍然要诅咒资本主义和资本家。他们全部是吹牛大王、骗子、小偷和刽子手。"

看来，会议进入了高潮，各个角落里都燃起了热情。刻薄话和激烈的言辞纷纷传来。响起了一片要演讲者滚蛋的呼声，包工头卡特里努斯朝别因坦因的身上猛扑了过去。可是，后者一面拚死挣扎，一面继续发表演说。

"可是就在元旦，在我把妻子埋葬后只过了两个礼拜的那个元旦……在失业情况最为严重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张帐单……德国寄来的帐单……这条该死的人工腿的帐单。打倒资本主义！"

克鲁克的别因坦因被人家拖到院子里去，他在那儿大哭不止。一场狂热的前奏曲就此告终，真正的大会随后就开始了。

一位高大的年轻人站起来。他大概还不满三十岁，他脸色苍白，栗色的头发是波浪型的，生着一只鹰钩鼻和一对黑色的浓眉。看来，他起先似乎有点急躁不安。他的瞳孔扩大，眼睛变得乌黑乌黑的。他身上穿着一套很旧的灰色衣服。他全身服饰中唯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根红领带，这同他的苍白的脸色和深色的头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张年轻的、兴奋的脸摆脱了早已逝去的夜暗而容光焕发。"这颗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找到那个阳光普照，果树飘香，鲜花竞放的国家？不，他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国家，"莎尔卡·瓦尔卡想道。她到底认出他是那个在许多许多年以前令她神往过的、并曾使所有的其他形象黯然失色的人。对，这是他。她知道，这双眼睛中的火光一直没有在她的心中熄灭过。它从各个方向给她照亮，并用自己的光亮遮住了各种各样别的光亮。她突然充满了一种模糊的预感，背脊和两腿也莫名其妙地哆嗦起来。昔日曾给她讲过一位消失在群山背后

的神秘女人的奇妙故事的那张嘴，又在这儿，在这个小地方说起话来了。

过了不少时间，莎尔卡·瓦尔卡才开始听懂他在讲些什么。卡特里努斯·埃里克松到场了，他的到来伴随着一阵喧闹和骚乱。他面对面地在演讲者跟前坐下来，然后开始嚼烟草。演讲者久久地谈论着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的结构，并且一点一点地避开包工头。

"资本主义，这是社会身上的一种癌症，"他说道。

总管又朝他的身边移近了一点，然后狠狠地嚼起烟草来，样子就好象想把演讲者也一口吞掉似的。

"公民们！"演讲者继续说道。"我们要消灭私人的所有权，这一点是他们所不赞成的。然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十分之九的人一无所有，其余的人之所以享有所有权，仅仅是因为大多数人一无所有。因此资产阶级要攻击我们。我们的打算就是要消灭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允许那种让大多数人继续一无所有的状况存在下去，并把我们的行动看作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行径。"

等等，等等，说的都是这类意思的话。

听他说的时候，莎尔卡·瓦尔卡不能不承认他的话里有着许多合理的因素。诚然，她想象不出这种精神能在这小镇上风行到何种程度。至于她本人，假如布尔什维克能成功地夺取并分掉鲍格森的财产的话，那末她并不反对取得自己应分到的一份。尽管她在这篇演说中找到的符合她个人利益的东西并不太多，包工头的行动却使她感到愤懑。他还在迫使演讲者后退，企图把他逼走，这样一来，自然就在大厅里激起了阵阵的笑声，大厅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终于，莎尔卡·瓦尔卡再也忍不

住了，她亮开了嗓门大声地问道，包工头是不是打算象其他所有与会者一样，表现得有点礼貌，并安心地听演讲者讲话呢。她的干预博得了大家的赞同。

"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它对家庭和孩子的态度与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工业，在这儿主要是以渔业为代表的，工业和千遍一律的资本主义的压迫使无产阶级丧失了所有的民族特点。象数百万在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的资本家所开的工厂里的劳动人民一样，我们首先是无产阶级。对一个无产者来说，法律、习俗、宗教不外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它们被想出来，仅仅也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和保护它的利益。"

现在莎尔卡比以前更加相信，一些凶恶的人在那边的大天地中，把一种狂妄的思想灌输到这个脸色苍白的青年心中去了。她记不起自己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留神地听他讲的每一句话的。看来，别人身上似乎也发生了这种情况；男人们不再大声咳嗽和吐痰，起哄和喧闹声已经听不到，只有通过那扇开着的窗户听到从岸边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声。

"资产阶级的存在和它的统治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本纷纷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资本在增长，它的利润也在增长。资本的命根是工人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基础是工人的过剩。可是，工业的发展会使这种状态结束的。工业的发展会把工人们团结到工会里来，团结到革命的大旗底下来。资产阶级千方百计想阻止'工业领域内的进步'，但是它不顾资产阶级的意愿，正在摧毁资产阶级的组织基础，正在破坏生产和私有制。资本主义是在自掘坟墓。正如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没落同样也是必然的。"

演讲者借助这一大胆的新论据，开始论证剥夺富人财产的

必要性。必须按照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把那些至今为止一直非常有钱的人全都交给教区去养活，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例如克鲁克的别因坦因那样的人，则应该统治世界。涉尔卡·瓦尔卡记不起，奥谢伊里镇上的居民几时曾如此仔细地倾听过与鱼和捕鱼量无关的深奥道理，几时曾如此强烈地想理解和弄清楚其中的一切。诚然，也不能说大厅里一直都很安静。开始谈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又响起了用力擤鼻涕和用手擦鼻尖的声音；穷人怎么能养活那些跟他们自己一样的乞丐呢，更何况谁也不许有渔船，想一下子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只有一点是令人快慰的：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故事，嗯，比如说，就拿耶稣的故事来说吧，他是一个最贫穷的人，只用一片面包和一点点鱼就喂饱了五千个人，甚至连土豆也不需要。此外，还应该补充一点，听众一般都喜欢听既生动又聪明的演讲，即使听不懂也无妨，因为每个人都对那些能读完祈祷书并会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名字的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况且，这一次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根据渔民协会会员们的脸色，很容易发现，他们一刻也不怀疑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有见识的青年，即便在他运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最复杂和最令人费解的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一些人认为这个报告将以高谈阔论而告终。可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结束时讲到工人阶级分享了世界财产并扔掉压在自己身上的有钱人的政权的时候，全神贯注的演讲者就从云端掉落下来，落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落到陡峭的悬崖脚下来了。

他开始谈论提高工资的迫切性，说工人们应该提出要求，把它们送交给商行，这里还得加进一条，要象宪法所规定的那样，用现金来支付工资。他号召成立一个协会，这个协会要把小镇

的全体工人都吸收进去，要维护他们的利益，解除那些不服从协会决议的人的工作。诚然，他只字未提要把约翰·鲍格森的钱夺过来私自分掉。然后，他宣称必须在今天晚上就成立协会，应当说，有些人对这一点是不满意的。接着，演讲者又展望了一下未来。他掌握到一些情报，说市政府的大选将在冬天举行。他说，工人们应该在这次大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下一步就是明年夏天的国会大选。不言而喻，工人们应该团结在自己的候选人周围。后来，报告人又强调了在小镇的工人中成立合作社的必要性。他已经在设想将来如何以公社的形式去捕鱼。不仅是渔民，而且还有岸上的工人，都将被吸收进公社。他们将在山谷里建起一座配备现代化技术设备的大型牧场，小镇上的全体小孩子都将有牛奶喝。

“这是教唆和布尔什维主义！”大厅后排有人叫了起来。于是包工头又开始向演讲者进逼，象一只公鸡似的，随时准备冲上去打一架。

可是，演讲者并不是很容易被挤退的，相反，他变得比原先更为雄辩。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未来的公社式渔业，巧妙地使用着数字，证明这种公社式的渔业能带来什么样的收入，证明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实现的。这将是一支捕鱼的船队，它就属于这个小镇上的穷人家的家长和他们的妻子。要开创这一事业，必需得到一笔贷款，能否获得借款就取决于谁将在国会大选中获得多数票，是保守党呢，还是进步党？至于那个大牧场也同样如此，因为公社想在山谷里把它建造起来也少不了国家的援助。只有到那时候，孩子们整个夏天都能在迷人的绿草地上游玩，而鲜牛奶、奶油和羊肉将被装上大车分送到穷苦的劳动人民家里去。以前这些人除了他们通常收集在布袋里背回家来的那些鱼

下脚之外，一生中就没有想到过别的食品，只有礼拜天才能美美地尝一下象鞋掌子一样又硬又粗的咸羊肉。报告人也没有忘记谈谈那些将在这儿的小镇上拔地而起的舒适的现代化住宅。人们将按照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的住房样式来建造这些住宅。他们将利用山上的瀑布来发电照明。高明的厨师们将在公共食堂里煎煮绯红的鲜牛排，以供那些吃鱼下脚长大的人食用。这些厨师将为这些住宅里的全体居民做饭烧菜。收藏着许多有趣书籍的图书馆将向工人们开放。这里将有一座配备各种乐器的大厅，将有一些供孩子们游戏的游乐场。不仅要按照一切科学规则来照料他们，而且还要培养他们，使他们获得知识。经验丰富、精通业务的能工巧匠们将把一条条道路铺设到奥谢伊里镇上来，这些路将铺得象他的手掌一样平整。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演讲者把一只手向听众们伸出去。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的工人们将为自己创建一个新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基础将在今晚组织工会的时候奠定。接着，演讲者借助于那些象埃里克·勃列依姆教科书里的算术习题一样极其严密准确的推论和统计数字来证明，对当地居民来说，创建一个新世界是唯一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是完全可能办到的。听众们力图想象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康庄大道，那些尚未出生的、身体长得既健康又端正的劳动者常常从自己的漂亮住房里走出来，到这些马路上去溜达。

"假如你们以为这只是理想，假如你们不相信工人们能靠自己的双手得到这一切的话，那末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在俄国，工人们已经得到了这一切。这个国家占据着全世界的六分之一的土地，那儿住着一百六十五个民族，是啊，其中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民族处在比我们高的文化水

准上。”

讲演者结束了自己的演说，提议大会稍微休息一下，并请那些对成立工会不感兴趣的人离开大厅。他还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下面就激烈地喧闹起来。所有的人一下子全说起话来了。大家都在叫喊，互相在证明着什么——一些人拥护资本主义，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响起了一些气势凌人的声音，说成立一个罪犯和小偷协会纯粹是一种专政。这些人坚决要求举行一次公开的辩论，讨论一下这种协会是否需要成立。谢天谢地，这里的人还没有堕落到唯唯诺诺的奴隶状态，因此还不至于如此轻易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暴力行为屈服，也不会允许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走狗来剥夺人民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是从一八五一年起由法律所明文规定给人民享受的，要不是从那时起，那就只有天晓得是在哪一年开始的。况且，到这儿来开会的还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口袋里都装满了钱。正当布尔什维主义的拥护者们在相互商讨，他们之中该由谁去回击这些爱叫喊的人，而教区理事会的主席则在用咳嗽来清嗓子的时候，有个人从位子上站了起来，他显然尚未弄明白，会议已开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他之所以站起来，仅仅是因为有个小问题使他那颗信奉基督教的良心感到不安。在一片乱哄哄的喧闹声中十分突然地响起了他那苍老而又颤抖的声音。

“有一桩无关紧要的事使我很感兴趣，我想向作报告的人打听一下。很久以前，当报告人还是一个不比鞭柄高多少的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而且那时候我是救世军的准尉。现在，你成了一名学者，在国外待过一阵子，所以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请告诉我，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不是真的养着从俄国运来的各种野兽？我就是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相

信别人也不反对了解真情。关于这件事，我们小镇上有许多流言。这就是我想打听的，完了。”

然而，跟往常一样，在古德蒙杜尔·约翁松提问题的时候，每个与会者都在想自己的心事，谁也无暇去听他的话。一些人太聪明，而另一些人又太富裕，因而都不屑回答他的问题。连那位身为众人之首的国王本人也没有给他复过信。主席不答理古德蒙杜尔·约翁松，也不阐明这个在最近六个月里使整个小镇恐慌不安的最有趣的问题，却要求听众们安静下来，要求听众们遵守秩序，因为著名的天才诗人约翁·约翁松教师要发言了。

尽管主席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大厅里仍迟迟没有安静，小学教师仍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身材瘦削，神态严肃，蓄着大胡髭，戴着眼镜，长着灵活的大喉结。他开始朗读用密密麻麻的字体写就的发言稿。

“众所周知，赫南琴格人和维金格人①不肯同哈拉尔德国王② 的暴政妥协，从挪威逃到了这里，并创建了我们这个国家。他们酷爱自由，因而肯为它抛弃自己的故乡。他们只好在艰苦的条件下谋生。他们置一切困难于不顾，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并以此证明，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能做到什么事。这件事教会了全体善良的冰岛人懂得并预见到，假如一个民族失去独立，陷入专制桎梏之中，那末它的命运将会如何。”

“谁要是不能稍微沉默一会儿——那就请他从这儿滚蛋吧！”总管叫了起来。

第一位报告人靠墙坐着，脸上带着不信任的嘲笑听着。小

① 系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一面行劫，一面经营商业。
② 一〇四五——一〇六六年的挪威国王，号称严肃王。

学教师还在读他的讲稿。把冰岛的历史大致叙述了一番之后，他就开始攻击社会党人纲领的基本原理。

“社会党人纲领中的基本原理就是生产资料国有化，就是要限制个人自由。假如他们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理论，那就必然会导致史无前例的暴政和独裁统治，这是任何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都无法容忍的。请相信我吧，我们将回到以前曾在这个国家里肆虐一时的那些制度上去，当时有个穷苦的农民豪尔姆法斯图尔，仅仅因为他没在垄断组织的老板们规定的贸易市场上卖掉了几条小鱼，就被人捆绑在耻辱柱上鞭打了一顿。”

“打倒约翰·鲍格森的垄断制！”大厅里有人喊道。包工头仔细地环顾大厅，想把捣乱者找出来，然而却白费心机。

“打倒资本主义的走狗！”

“必须让每个人有充分的可能性去自由选择，要让他有权按照自己的信念和观点随心所欲地作出自己的努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始终当个自由的人——一个行动自由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人……”

“够了！……”

这是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往前跨了几步，象在课堂里上课的教师那样，要求大家遵守秩序。

“我们奉劝那些不想加入工会的人离开大厅。”

“滚吧！滚吧！”四周都响起这种叫声。年轻人的喊声震耳欲聋，简直连自己的声音也听不清。讲稿的朗读停下来了。深感愤怒的小学教师在一片“白痴”、“蠢驴”的谩骂声中朝门口走去。除了从前的学生，谁会这样尊称他呢？这就是在您的垂暮之年对您终生劳动的一种感谢。

可是，斯维因·帕乌尔松立即就站起身来。他咳嗽几声，清

了清喉咙。也许，他决定举起由他的同伴所捍卫过的战旗，虽说他也确信，小学教师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作了这种枯燥乏味的发言后，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所以，斯维因·帕乌尔松也就忘记了胆怯，说了起来。在听众的一片叫喊声和嘘声中，当每个人都要求自己的邻座别再讲话的时侯，总能听清楚演讲者的片言只语，有时还能听清几句完整的话。

"个人的主动精神，"他叫道，"以及贸易自由是一条基本法规。生命。幸福。宗教。俄国，奴役，饥荒，布尔什维主义；上帝的奴仆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焚烧。大家象占有牲口似的，占有着女人——姐妹们、未婚妻和女儿；一千万个孩子。首都的一位著名学者。这个年轻人是谁？他是牧师？还是法官？不，他既不是学者，也不是诗人。他的进取心在哪里呢？明晓事理，谨慎小心，简而言之，他那积极的进取心。我说的是进取心，进取心。不该熄灭正在燃烧的火焰，而要用明亮和均匀的光辉去帮助它燃烧。就用明亮和均匀的光辉。约翰·鲍格森，我和其余的人。进步是一条正确的途径。然而根本不是为了让大家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主要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积攒资本。个人的主动精神可以使大家都变成富翁。我就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从一个小菜园起家的。我给人们理过发、修过面，替他们做过马鞍、挽具、小铃铛和全套马具。后来就卖咖啡和瓶装啤酒。又从丹麦订购了两头猪。一个人的头脑里可以产生一百种，甚至一千种思想，凡是有思想的人都会得到幸福。回忆一下吧，约翰·鲍格森为这个小镇办了一些什么事。请别忘记，这个高尚的、胸怀宽大的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什么榜样，是他帮助我们熬过最困难的时期。"

"嘘……嘘……"

喧闹声和嘘声骤然而起，声音响得连一个词也无法听清楚。教区理事会主席也只得象前面一个演讲者那样，不大光彩地走开。这次站起身来的是一位姑娘。头发剪得很短，肩膀长得很宽，穿着一件冰岛式的高领绒线衫。她用一种虽然不大动听、但却很有力的声音问道：

"阿尔纳利杜尔，我能跟你谈谈吗？"

阿尔纳利杜尔示意听众停止喧闹。于是喧闹声立即停下来。从各方面都看得出，他在他们中间享有一个将军的权威。只要他一抬手，只要他象惊险小说中的坏蛋那样恶毒地冷笑一声，全场立即就会安静下来。这位姑娘真不寻常。她的声带大概很特别，这得作一番精细的医学检查。况且，她不很重视发音，也许，因此会引起语言学家的兴趣。她有一个吞没元音的习惯。她的外貌会在遇见她的人的身上引起一种自相矛盾的印象。一方面，她是一个强壮和健康的女人，与此同时，她身上又有着某种孩子气。有时她显得非常爱幻想，同时却又非常俗气和讲究实际，和现实生活联系得很紧密。她的容貌中有着某种淘气的、轻率的成分，同时却无法想象有谁能比她更贞洁，能象她那样绝不卖弄风情。虽然她的外表与衣着跟别的女人很不相同，但也未必有过比她更完美的女性。所有别的女人站在她身旁都会相形见绌。

"阿尔纳利杜尔，"她说道。"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你就常常对我讲自己的理想和虚构的故事，尽管从那时候起，我和你就没有见过面，但我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吧？你以为怎么样，我们这些住在小镇上的普普通通的人，现在还应该继续靠那些不可信的传说和虚构的故事来生活吗？我不否认这里的许多情况也许会变得更好，不过，假如把一切因素都好好地估量一番的

话，那末生活首先需要咸鱼，而不是空想。假如商行因我们要求提高鱼价而再也无法收购和加工鱼的话，那我们也就没有地方可以推销鱼了。结果会怎么样呢？鱼将搁在那儿，越积越多，而我们将无法偿付自己的欠款；然后，我们的鱼和渔船将被廉价地拍卖掉。然后又怎么样呢？商行就会停止捕鱼。大家都会失去工作和贷款。一些人将成为教区的累赘，另一些人将变成乞丐。不，阿尔纳利杜尔，我从来也不愿意作无益的空想。至于我嘛，我倒是认为到手的山雀赛过天上的仙鹤。我的想法和我的力量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是我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在我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既不会指望别人，也不会指望上帝。我在自己的一生中看到过许多骗局。这里曾经有过一支救世军。它教大家忘记忧虑和痛苦，教大家祈祷，教大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至高无上的上帝身上。现在，你带着工会和革命来了，于是我们就应当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工会和革命身上。可是，谁能担保第二种情况会比第一种好呢？谁能担保我们不会才脱龙潭又落虎穴呢？演讲和书上的道理，我搞不大清楚。那里所写的一切，在一些有时间去死读书的人看来，全都是美好的。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只需要一样东西——这就是一种还讲得过去的鱼价。去年，我们同约翰·鲍格森达成了协议，从而得到了保障。假如将来我们也能在西班牙拥有一个好市场，那末活儿将更多，工资将会自行提高，小渔民们将变得更加刚强，贷款的条件也将更加优惠。然而，假如你们现在就组织一个反对鲍格森和我们这些小渔民的工会，那末一切都将以罢工而告终。在尚未破产之前，鲍格森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步的。我几乎是在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夏天靠什么来生活呢？希望你们别怀疑：鲍格森用不着多考虑就会把几千担咸鱼扔回海里去。说漂亮话是难以推

毁鲍格森的商行的，用暴力就更难了。在可以采用协同工作的地方，协同工作是件好事，也是必要的。嗯，例如两个抬重物的人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说到公社的捕鱼船队，这是胡说八道，也是书本上胡乱写出来的。在这里，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我们不能这样胡思乱想。我们过的是现实的生活，而不是靠书本上的那些胡思乱想生活。我们的知识和捕鱼经验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假如岸上的工人真的组织起来，并要求提高工资的话，那末除了我们渔民协会的人以外，商行当然将拒绝招收其他人去做工。"

"工人的工会就会直接禁止你们工作，"阿尔纳利杜尔打断她的话说道，他的话得到了听众的热烈赞同。

"这么说，你的社会主义就是唆使无辜的人们互相迫害，对吗?"莎尔卡·瓦尔卡喊叫起来了。

阿尔纳利杜尔回答道：

"在这里也同世界各地一样，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为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与企图剥削他们的势力作斗争。"

"就我所知，我们这儿全是工人，只有你例外，你本来就不是当地人，而是外来人。在此之前，我们互不相干，大家都过得挺好。我可以有把握地告诉你，没有你，我们今后也会过得很美好。因此你可以离开这儿了，阿尔纳利杜尔。"

"这里也跟工人阶级还没有完成变革的其他地方一样，只有两类人：多数是创造价值的群众，少数是享受群众所创造的价值的人。第三种人是不存在的。"

这时候，姑娘粗鲁地、几乎是无礼地回答道：

"科弗的阿里，以前我跟你有过交往！也许，你在世界上周游一番后变得见多识广了，因而把我也给忘了。可我没有忘记

你。我对你记得很清楚，就象昨天刚跟你见过面一样。你所有的荒唐念头我都了解。它们同你从前在这儿的海岸边要我相信的那种胡说八道毫无区别。当时你谈的是灵魂、精灵以及青山背后的一个奇妙的国家。你用这种荒唐的东西来愚弄我，因为你认为我比别人愚蠢。噢，我已经听够了你那些不可信的话，阿尔纳利杜尔。因此，当你到这儿来空谈那些漂亮的住房和煎牛排的时候，我并没有立即就朝你叩拜。说什么，这儿的道路就象你的手掌一样平整，说什么，我们将创建另一个世界，不，阿里，你再也不能用这种空谈来愚弄莎尔卡·瓦尔卡了。我只能回答你：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过救世军的说教……”

渔民协会的会员们用一片欢呼声来对她的发言表示赞同。她本人却想从这儿跑掉。她在苦苦地思索，她是不是真的能驳倒他那些论述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论点，哪怕只驳倒一点点也行，她是不是感情用事，她有没有在发表自己意见时滑到小学教师和教区理事会主席的水平上去；也许，她那篇发言的最正确的尾声就是象克鲁克的别因坦因一样逃到院子里去痛哭一场。阿尔纳利杜尔象原先一样，继续保持着一种嘲弄人的冷静和自信的神态。他甚至连答复也不恩赐给她一个，而只是再次要求渔民协会的会员离开大厅。

“假如这个该死的渔民协会不想趁早滚蛋的话，那就把他们从这儿扔出去！”大厅里有人喊道。

一场阶级斗争就此开始。另一个声音大叫道：

“打倒土匪工会。打倒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

双方相互叫喊了一段时间，也许他们认为，谁吵得凶，谁就会取胜。可是，这种状态持续得越久，局势也就变得越明显：双方都感到不轻松，双方都离胜利很远。最后，会战发生了骤变——

进攻开始了，这是军事学上的惯例。那位建造教堂的大人，或者象有些人所称呼他的，那位约翰·鲍格森麾下的独立英雄，正是他溜到了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使者背后，一把抓住他，迅速地朝别因坦因离去的那个方向扔了出去。同时还说道：

“今天够了！今天够了！”

大厅里顿时混乱起来。象往常一样，女人开始向上帝大声呼吁，急急匆匆地避开男人。一些人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另一些人则在为自己的围裙担心，与此同时，敌对双方的男人都在朝前挤，急于想把自己的首领搭救出来。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对方狠狠地揍一顿；政治全都被忘掉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会议开得真热闹啊！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使者落到一些可靠的人的手里，那些人毫无疑问在道义上受到全体高尚的镇民们的支持。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变成一张肉饼了。自信的笑容已从他的脸上消失，他企图从独立英雄的紧紧勒抱中挣脱出来，可是却徒劳无益。他这个可怜虫没有估计到，这里的奥谢伊里镇上住着古老的维金格人的后裔，他们随时准备象在黄金时代那样去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并象特维拉的埃纳尔·约翁松那样去反抗外国人的统治。

嘿嘿……骗子，今天够了！这里还存在着维金格人和独立战士的精神，回忆一下因戈列夫·阿尔纳尔松吧，他曾在古代跟奴隶制作过斗争，并从韦斯特曼群岛上的赫依马山上跳了下来。不，今天够了。码头上有一艘船在等候你。它将免费把你送回老家去。在这儿，在奥谢伊里镇上，我们是不依赖别人的。

当小镇的优秀儿女们在英雄人物卡特里努斯·埃里克松身边组成一道防护圈，挡住那些奴性十足的人的路，不让他们去解

数自己的首领时，古老的北欧传说连同其中的英雄业绩一起正在他们的血液中象烈火似地熊熊燃烧。奥谢伊里镇上的这次布尔什维主义的大爆发使许多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左右两边频频地传来清脆的打耳光的声音。衣服的碎片往四面八方乱飞。有的人额骨被打伤，有的人牙齿被打掉，许多人的眼里直冒金星。人群和吃败仗的演讲者一起缓慢而又准确地朝门口移去。

可是，门口却发生了一件预见不到的意外事：个人主动精神的捍卫者涉尔卡·瓦尔卡用力挤过人群，在谁也来不及猜出怎么一回事之前，她就举起拳头朝卡特里努斯的鼻子狠狠地揍了两下，接着又在他的两只眼睛上各揍了一拳，力量大得使教堂的建筑师立即松开了自己的俘虏，要不是被他的盟友们扶住，建筑师肯定会摔倒在地。接着，姑娘粗鲁地把渔民协会中的几个同志推到一旁去，这样一来就替阿尔纳利杜尔清出了一条路。现在他可以自由地与自己的信徒们集结在一起了。

"你们真是卑贱的畜生！"她气得咬牙切齿地叫了起来。"谁有胆量，就来吧！"

但是谁也不敢去打她。架打完了。人们扶着卡特里努斯·埃里克松从房间里走了出来。有个人跑去打水。卡特里努斯的鼻子上有一大块挫伤，脸部肿得连眼睛也张不开，鼻子还在滴血。大家都深信，要是换上一个人，肯定会失去知觉。

"一群雇佣的凶手！"有个人喊道。

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完好无损地站在院子中间，举着两只雪白的小拳头吓唬那些在受伤者身边乱忙乎的人。他身上的衣服已被撕破，活象一堆碎布挂在身上，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受伤。那种自信的、藐视一切的微笑已从他的脸上消失，出现在脸上的是一种十分狰狞的凶相。他就象一只坐在屋顶上朝一大

群狗示威的猫。

"我们要跟约翰·鲍格森算这笔帐！我们要除掉阿翁甘季尔·鲍格森和你们这些鲍格森的走狗。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

我的天哪，在这位知识分子的年轻的脸上燃烧着一股多么强烈的、能吞没一切的仇恨之火啊！莎尔卡·瓦尔卡一生从未见到这样的脸色——这种脸既是可怕的，同时又是招人喜欢的。这把火使她本人的情感全都化为灰烬，攫住她的心，一种难以理解的甜蜜的预感传遍了她的全身。

"莎尔沃尔，你背叛了我们的事业！"斯维因·帕乌尔松用变音的嗓门朝她喊道。

"别来纠缠！"她鄙视地回了一句，然后就回家去了。

第 八 章

"一只鸟在海岸上，它叫海鸥。"姑娘正在鸟儿的夜啼中脱衣服，这时为反对雇佣凶手而厮杀的战斗号召和世界革命的回声正在她的血液里回荡和歌唱。鸟儿和伟大的政治在她的心灵和身躯中汇成了一支独特的交响曲。

你不肯，你不肯，
你不肯，你不肯，
不肯跟我跳舞。

她还没有睡着，这首她自己想出来的不象样的短歌便——再

在她的心中回响。接着她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一群羸弱的孩子在挨饿。他们站在一座横跨小溪的小桥上，大声说着下流话，唱着极难听的歌曲。他们饿得几乎能把整个世界都吃掉。这正象一首古老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样：

啊，但愿湖水变成牛奶，
但愿高山变成奶酪，
但愿蜂蜜灌满大洋，
但愿草地都抹满黄油……

莎尔卡·瓦尔卡就置身在这些饥肠辘辘的孩子中间。可是，梦中突然交织进一段离奇的《圣经》故事，是关于摩西的故事，讲的是：当他还很小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在灌木丛里找到了他，并象捧一只小鸟似的把他带回家。莎尔卡似乎觉得是她走到了灌木丛里，并在那儿找到躺在一只小篮子里被河水冲到岸边来的法老。促使她这样做的纯粹是基督教徒的情感。接着，叙利亚的国王和哈巴谷出来干涉，她也终于醒了过来，脑袋沉甸甸的，觉得比睡觉前更加疲倦。只有两点钟。当她重新睡着的时候，那个梦也重新开始了，只不过这一次还有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出场。他乘在上帝的凯旋车上，拉车的是一匹漂亮得无法形容的白马。她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骏马。她没有看清楚驭手，因为他待在云雾中，不敢肯定这个人就是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也许，这是耶稣基督本人。整整一夜都是如此。早晨终于降临了。这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她为什么整夜都梦见这种基督教的荒诞事呢？要是能梦见随便什么别的事情，比如说，梦见已临近他们这个小地方的世界性政治，岂不是更好吗？

她象一条睡在雨地中而在天晴后醒过来的狗似的，抖动一下身躯，想摆脱掉荒谬的梦境。姑娘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睡够了。她没有睡好觉，可是却下决心不再打瞌睡，因为她怕再陷入摩西和哈巴谷的混沌世界里。她从床上一跃而起，准备煮鱼吃。天气好象很好。峡湾上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鸟儿飞得那么低，好象在用双翼触掠平整的水面。露水涤净了青草，姑娘也想把身体洗得象青草一样干净。她的牧场似乎可以作穿堂院用，洗澡时姑娘想到，但愿人家别来妨碍她提高牧场的租费。假如某个渔民协会会员想来找她讲讲昨天的大会是怎么结束的，那她就会请他滚蛋。她跟这件事不相干。她继续洗澡。当你还年轻，当绿草似乎也在和你的身心一起和谐地成长，给我们带来欢乐，而不象在晚年给人带来忧伤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美好的礼拜天早晨洗个澡更快乐呢？姑娘唱起歌来。

她熟悉许多歌颂故乡、故乡的荣誉以及故乡英雄们的英勇精神的歌曲。然而，这些歌曲的形象在世世代代以鳕鱼和鱼内脏糊口的人们心中是引不起共鸣的，对那些身穿高级大衣、在他们的小镇上停留半小时、充满惊奇和感叹的先生来说，它们倒是较合口味的。不过，她觉得春天在她的心灵里苏醒过来了，所以她哼起一首自编的曲调：

特啦　嘚——得　哒　特啦——嘚——嘚
特啦　俩——俩　哒　特啦——俩——俩
特啦——嘚　嘚——嘚　嘚——嘚　嘚
特啦——俩　俩——俩　俩——俩　俩。

这曲子是在她的心灵深处诞生出来的，并同她有一次在一艘偶

然开到这儿来的丹麦轮船上听到的手风琴演奏所产生的印象古怪地联系在一起。

真见你的鬼……姑娘正赤身露体地站着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她整个身体蜷作一团，用双手掩住胸脯。敲门声又响了。

"你敢把门推开，我就把你当场打死，"姑娘大叫了一声，因为她对门有没有闩好没有把握。

门外传来含糊不清的嘟哝声。

她随手抓起两件衣服，往身上一套，生气地问道：

"谁在那儿？"

"一个小伙子，"传来了一声合乎礼仪的回答。

匆忙中她把挂在厨房里、下摆已经磨破的旧大衣从衣钩上扯下来，迅速地披在身上，把双脚往靴子里一伸，就以这身打扮朝门口走过去。这次来访和这个陌生的声音使她惊慌不安，她决定先通过门缝把这次访问的原因问清楚，然后再开门。

在她做过所有这些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的梦之后，在这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早晨，站在她家门口的到底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一个对世界上的一切无所不知的人。她纹丝不动地站在门旁，直楞楞地望着他，似乎从前她从未接待过这种一早就来的客人。然而，她却很友好地欢迎他，只不过有点惊奇和疏远，用的是一种略带嘶哑的嗓音：他是谁？有何贵干？往昔，他们经常在这个院子里分手——那时候，大地还被严寒冰封着。现在，他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世界上有没有比那些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活活拆开的江河湖海更深的水域？

"我把你吵醒了吗？"他说道，同时用一只手做了个表示疑问

的手势，并把两只手指头搁在一侧面颊上。

“不，我在洗澡……我打算换一身衣服，今天是礼拜天。”

他把双肘支在栏杆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把它放在手指间揉了一会儿，接着用一只手在前额上有气无力地抚摩一下，把帽子朝后脑勺上一推。衬衫的活络领子已经穿脏了，他的脸也没有刮过，大概今天还没洗过脸。这是一个神态疲乏、衣着蹩脚的人，也许还空着肚子，分文不名。口袋里最多不过有一两枚铜板，他的鞋子也没有擦过。莎尔卡想到，红领带在这种衣服的衬托下显得很古怪。昨天晚上他的发言多么清晰，多么严密，多么令人信服，而今天早晨他本人看起来又是多么张皇失措和多么邋遢窘迫。尽管有一双炯炯发亮的蓝眼睛、一张线条很漂亮的嘴和一口又白又整齐的牙齿，但是总的说来，他同一个普通的穷人没有多大的区别，想必他也没有能力去支付那笔替人治伤的费用。为了他，她把一个人打得眼青鼻肿，也许因此将给自己和自己的声誉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说真的，她为什么要在船都已经准备好的时候去阻止人家把他从这儿赶走呢？

阿尔纳利杜尔点燃香烟，很随便地问道：

“你怎么啦，不打算放我进屋吗？”接着，他又谅解地、非常客气地补充说：“你家里还有人吗？”

“我家里吗？”被触痛自尊心的莎尔卡重复了一下他的问题。“不，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还不是公共财产。”

他朝她看了一下，对她的回话一笑了之。

“如果你愿意，那就请进来吧，”莎尔卡说。“只是我家里还没有整理好。我连床铺也来不及叠。我刚开始洗澡。”

“你就继续洗澡吧，我不会妨碍你的。”

“你在说什么？”

"我说你洗澡吧，我一点也不反对。"

"这还不够吗?!"

"我常常看到裸体女人。她们丝毫也不会使我动心。穿着衣服的女人对我的诱惑要比她们大得多。"

"原来如此!"

他开始参观厨房。

"我应当告诉你，我决不是女人，"莎尔卡宣称道。

"真的吗?"他朝那只搁着咖啡壶的炉灶走过去，一面深深地吸进从那儿飘来的香味。

"它是热的，"莎尔卡说。

"我可以洗把脸吗?"他问道。

"在这里洗吗?"她大为诧异地反问。"我以为你是来找我谈新闻的。"

"新闻?"

"是啊。你的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是怎么结束的?"

"我们当然成立了工会。顺便也向你说声谢谢，你惩治了那个小伙子。看来，你的力气很大。可我却不行。我的错误是没有自备一支手枪，可我打哪儿知道，约翰·鲍格森已变得这样有教养，并且还会采用一些为常人所不许可的方法。他会有成就的。"

"想对人开枪，你还没有这种本事。你该感到羞耻。你怎么可以想这种事呢?"

"那末你就回忆一下吧，有一次，约翰·鲍格森给了你两个克朗，而他老婆则因为把女儿的一些破旧衣服扔给你，感到痛不欲生。"

"我还记得一些事，比如，在你还象一条可怜的小狗时，你就

追求过他的女儿。她把你留在身边作跑腿，差你去买酒。”

“完全正确。更糟的是，有一天夜里，她把我引诱到她身边，可是后来却把我赶出去。你看，对她来说，我是个不够格的男人。”

“听到这种话真叫人高兴。我认为，你应当向约翰·鲍格森表示感谢，因为他把书借给你读，而你从来也没把书还给他。”

“假如约翰·鲍格森会在正当的战斗中杀人，那我就向他脱帽致敬，但是他不过是个暗中伤人的凶手。他是一只恶性肿瘤。”

“在光天化日的礼拜天早晨竟然这样非议一个人！可你不是也知道，我们大家都是靠他活下来的？他把大半生都献给了这个小镇。”

“啊，原来如此！顺便提一提，据说，你和图里成了好朋友啦。他甚至每天晚上都要来看你！”

“那又怎么啦，”她冷若冰霜地说道，“我希望，他没有从你那儿夺走过任何东西吧？”

“啊，当然没有。对我反正都一样。不过，你也许有兴趣了解一下他最近一次订婚的情况吧？”

“他订过婚了吗？上帝啊，这使我多么感动！”

“他同一位丹麦牧师的女儿订了婚。那女人在两年前同一个意大利理发师的徒弟生过一个孩子。”

“真奇怪。他不是经常到葡萄牙去吗？”

“想象得出，他是如何用那些关于葡萄牙的不可信的传说给你解闷的！可是这个可怜的小商人从来也不敢到比弗列德里克斯堡的洛丽夜总会更远的地方去。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现在他打算结婚和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了。此时此刻，他光

临这里，是为了求助他父亲替他在沙尔济坦伦纳造一幢价值五十万克朗的'行宫'。在这艰难的时日，你们当然要竭尽所能支持鲍格森。但愿工人的工资不要再提高，否则，老头子就只好拒绝在丹麦替这么出色的一对夫妇造一幢郊外别墅了。"

"这一切全都是胡扯，"姑娘用淡漠的声音回答道。"大家都知道，约翰·鲍格森是冰岛最著名和最有独立精神的人士之一。首都最大的一家报纸上经常报道他的事迹。"

"是啊。他是一个著名的独立战士，真是太出名了，因而，当他的女儿在几年前把一种疾病赏给了西利斯峡湾的许多居民的时候，他也能迅速地把她隔离起来；他收买到一位海军军官来当她的丈夫。"

"我坚信这一切全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我是从西利斯峡湾的一个医生那儿听到这个故事的。他是我的同学。事情是这样，约翰·鲍格森有一个堂姐住在西利斯峡湾。她是领事的寡妇，是冰岛最有美德的女人，也是方圆一带独一无二的人物，因为她每年都要向驻中国的传教士团捐献二百五十克朗。她成功地使不止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因此，约翰·鲍格森完全有理由认为，对一个在基督教事业中有这样特殊地位的女人来说，要让一个荡妇走上正路是不困难的。就这样，几年前，当他的女儿又一次从哥本哈根旅行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把她送到这位笃信上帝的女士的羽翼底下去了。然而，结果却是，这种疾病以一种众所周知的、非常下流的方式在城里传播开了。"

"纵使这件事是真的，难道约翰·鲍格森就因此而变成一个不那么独立的人了吗？现在他打算自己出一份报纸。"

说实话，莎尔卡·瓦尔卡也不知道，提出这个论据能说明什

么问题。阿尔纳利杜尔解释给她听，一台印刷机价值一万五千克朗，这种报纸的编辑的任务将是破坏工人阶级的利益，因而他的年薪也要将近这个数目。这时候她就更不知所措了。姑娘束手无策地坐在餐桌上，晃动着套在脏靴子里的双腿。一只膝盖从旧裙子的破洞中露了出来。可她却一点也没有发觉。他没再说话，一双眼睛凝望着她。她是多么强壮有力啊。

“莎尔卡！”他说道。“假如冰岛有一个女人可以被称作同志——就象共产主义者不分性别都称呼同志一样，——那末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同志。”

“阿尔纳利杜尔，不管你怎么称呼我，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这时，她把膝盖遮起来，红着脸从桌上跳下来。“你知道，决不能去支持以一种与一切正常理性相对立的学说为根据的政党。正如我昨天在会上已经说过的那样，你始终生活在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稀奇古怪的幻想世界，因此你完全不理解普通人为求生存而进行的那种斗争。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这就是我所弄不懂的一个问题。”

“昨天夜里，我把工会组织起来了。”

“大概，也只有那些半大的孩子和酒鬼才参加。”

“小会变大的。这仅仅是个开端。至少，自古以来，这里受苦最多的还是孩子们。”

“胡说八道！”

“也许是胡说八道。假如你能向我证明情况刚好相反，那我会感到很高兴。然而，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镇上的儿童死亡率又有很大的增长，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即从约翰·鲍格森把魔爪伸到鱼肝和鱼子上去以后。当局派了一名医生到各个峡湾去调查儿童的健康状况，这个医生亲口对我说，奥谢伊里镇上有百

分之八十的孩子患营养不良症，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那就更别提了。我不想说，吃不饱的仅仅是儿童。大部分成年居民是一群毫无指望的无产者，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很痛苦，其根源就是贫穷——资产阶级的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可敬的罪行，谈到这个罪行时，老爷们的心情是跟他们谈到自己的救世主受难和去世时同样虔诚的。”

“贫穷根本就不是罪恶，”姑娘说。

“哪有的事啊！”他愤慨地大声说道。“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贫穷更可怕了。与贫穷相比，所有受到法律惩治的罪行看来简直是美德了。贫穷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罪行。”

“从你那儿总是可以听到一点新玩意的。”

“我想，你已经听说过，大地的内部蕴藏着无穷的财富，对吗？”

“你也相信大家都能过好日子吗？不，阿尔纳利杜尔。贫穷和富裕是一种自发势力。这是我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的。登在报纸上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也许，他受过的教育并不比你少。他说，整个世界都在进行一场生存斗争。一些人能够比另一些人取得更大的成就。某些人一般来说是永远也不能出人头地的。一个人不应该坐等别人的帮助，必须自己去努力，只能靠自己。”

“非常感谢你。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打算为自己的亡母致一篇悼词。好吧，时间还不晚。”

姑娘的面孔板起来了。她朝前走了几步，愤怒地说：

“我不准你议论我的母亲。”接着她就转身躲进卧室，好象去做什么事似的。当她再走出来的时候，她的嘴唇是苍白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顺便问问，"阿尔纳利杜尔又开口说道。"由于你刚才说过的那件事，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此刻，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在哪儿？"

"我哪儿会知道呢？"

"我是偶然想起他的。"

莎尔卡装出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转过身去，背对着阿尔纳利杜尔烧咖啡和煮鱼。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露在靴子上方的结实的小腿肚。

"大家认为，没有外人的援助，你就无法得到马拉尔布德。"

她猛地转过身来，恶狠狠地说：

"你远远及不上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我至今还记得，你是怎样侮辱我母亲的：你把她叫作妓女。当我完全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也曾无缘无故地侮辱过我。"

他惊慌失措地望着她，因为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可是姑娘却全记得。她的一生是一根连绵不断的长线，此刻重新浮上她心头的种种委屈是以往一些事件的直接继续。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问道。

"就是那次我在广场上遇到赫尔鲍尔格并跟着她走去的时候。"

"我想不起来了。"

"当然罗，你哪能记得住啊！"

"嗯，后来又怎样呢？"他问道。

姑娘朝窗外绿色的山坡看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

"记得当时我想告诉她，说我不想做一个女人。因为当时我才十二岁。可是，我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呢？你可能会以为我已完全失去了理智。"接着她就不吭声了。

“对不起，后来到底怎样呢？”他有点不耐烦地问道。“我以为你想对我讲一件什么事，可结果根本就没出什么事。”

她直接对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带着责备的神色说：

“你难道不记得那天晚上我是满脸泪水逃回家去的吗？这是我唯一一次真的放声大哭。”

“对，现在我有点记起来了。这事就发生在我离开这儿之前。临行前，我曾来和你告别。”

“你给了我颈饰。可是，照片上的你跟你本人一点也不象。”

“这是我唯一的宝贝，”他说完，微微笑一笑。

姑娘惊奇地观察着微笑是如何使他的脸变样的。

“当时我到码头上来过一次，为的是最后对你说一声‘再见’，可你却没有看到我。”

“你曾是个不寻常的姑娘，跟别的姑娘不一样。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谁也不能象你那样理解我。然而，人们总是只忠于自己。想必，你现在跟我作对，仅仅是因为你积蓄了少得可怜的几个克朗吧。”

“不，阿尔纳利杜尔，要明白，我不是跟你作对。我决不跟你作对。我仅仅反对我所不理解的那种事情。我修养不够，整个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你曾在一些大城市里生活过，阿尔纳利杜尔，你已经见过世面了。可我呢？我只是……”

她突然刹住话头，思索了一下，似乎想找一个恰当的字眼，接着就匆匆地结束道：

“……我就是这样的人。”

她伫立在阳光中，为香喷喷的咖啡蒸汽所笼罩，半张着嘴，

披散着头发，裸露着脖子和双膝，只有一件磨破的旧大衣遮掩着她那美丽的身躯和心灵。过了一会儿，一种软弱无力的女性气质取代了她目光中的自信神情。这真是一大新发现，而且是一次很突然的发现。他一眼也不眨地望着她，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仿佛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似的，点了几次头，把烟蒂扔在地板上，一脚踩灭，就象踩死一只红头苍蝇。

"对，"他终于若有所思地说道，"完全正确。我见过世面。我见到过这个世界的种种反复无常的现象。可是你，莎尔卡，你……"

"你好象一位魔术师，"她接着说道，"小时候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你最如意的环境就是青山背后、大海彼岸那个美丽国家。对你来说，这些山的阴影始终遮挡住我们这个小镇。可是，在你的国家里却住着一位身穿天蓝色奇装异服的美丽的女魔术师。"

第九章

这部陈旧的机器一直在运转。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于是某些人就把它叫作凯旋车。有时候，一个人企图换个地方，然而始终留在老地方，虽说他本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小镇总是小镇。尽管它也想具有某种既伟大又重要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它却毫无特色，连一点点特色都没有，镇上的生活也只不过是老样子。人们都在为这为那奋斗，他们有着光明正大的目标，所以也不应该去侮辱他们。一些人想在我们这儿提倡俄国人的风俗习惯。然而，这纯粹是妄想。假如人们真的要把女人变成

公有财产，真的要杀害儿童，真的每逢礼拜天都要百般辱骂上帝，假如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另一些人，就是那些自称是独立的人，则要求我们尽快抛掉自己身上的那副可恨的丹麦枷锁，至少也要跟它算算帐，只要法律允许我们这么做。意识到你是丹麦的奴隶，内心可是不大愉快的。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突然想起要让孩子们都能喝到牛奶。还有一些人站在约翰·鲍格森一边。可是总的来说，正如上帝所安排的那样，一切都在照常进行。

例如，我们在考虑如何规定工资的定额，虽说许多人觉得这是很枯燥乏味的事。瞧，现在已有几个穷人带着自己的一家子加入了工会，并打算规定出新的工资定额，说什么，我们将只为这种工资而工作，比这更低的工资根本就没什么可商谈的。他们谈论得很热烈，态度也很坚决，说什么，他们的计划会在全世界，甚至也会在西班牙产生巨大的影响。假如，渔业主们要对这些无理的加工资要求让步的话，那末资助他们的那些英国银行就会拒绝给他们贷款。这一通告在南方引起了一阵巨大的惊慌，光凭国家银行行长突然亲自光临奥谢伊里镇那件事，就可以对此作出判断了。加工资的要求在当地也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例如，就拿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的妻子——斯维因鲍尔格来说吧，她出人意料地从床上起来了，并且整整站立了一天半。可是另一方面，克鲁克的别因坦因身上的那条假肢被人家拧下来了。现在发现，出于某种误会，该付假肢费用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别因坦因本人。约翰·鲍格森已经有好几天没出来散步了，而这种散步对正常的消化来说是很必要的。整个小镇，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因那张由几个胡子蓬乱的穷人和一些疲于无休止的分娩的女人所想出来的工资表而动荡起来了。

这件事就发生在国内储备鲜鱼的大忙季节，此时大部分女人和那些无固定工作的男人都有事可做。夏季没有出去打短工的男人大部分都眼巴巴地盼着鲱鱼的汛期。他们都在忙自己家的活：刮自己吃的鱼的鱼鳞，在自己的菜园里忙忙碌碌地干活，修理房屋，修理家具，要不就干脆欣赏欣赏长在他们小牧场上的绿草，这些草以后就用来喂奶牛。这些地方通常是四家合养一头奶牛。及时地应付掉刮鱼鳞的活儿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样在鲱鱼到来之前可以把鱼晾出去晒。鲱鱼在任何一个小镇上都被看作是一位“大人物”，它并不总是那么大方地游到近岸来的。

当男人们来向约翰·鲍格森提出提高工资要求的时候，鲍格森只回答了一个字——不。即使“这些人”认为自己不能给他干活，他也有足够的劳动力。再说，想让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国家扎根，他们可是看错了对象。克鲁克的别因坦因开始辱骂商人，可是阿尔纳利杜尔却命令他别作声。就在这个晚上，别因坦因的那条假肢被人家收回去了。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预言：整个这场因新的工资定额而起的纷乱将就此告终。然而，晚上又召开了一次工会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与会者们还放声高歌了一番。

第二天，到了规定的时间，洗鱼槽旁边出现了三个昏聩的老人。清洗车间的门口站着一群青年，他们宣布，今天不开工了。晒鱼场上也出了同样的事。是啊，天气倒是很好。那些用装砂糖的木箱板削成的斧头和马刀武装起来的男孩子正在镇上奔跑。嘿，他们哪一点不象埃吉尔·斯卡拉吉姆松传说中的那些主人公呢?！岸边已经有人在打架了。镇上那些劳累得有气无力、备受坏血症折磨的女人，三五成群地站在屋旁，把粗糙的双

手藏在围裙里，正在热烈地议论着什么。想叫原先那些人来干活，已经不可能了，因此约翰·鲍格森就通知渔民协会，叫那些会员出场。过了不多一会儿，这里突然出现了一批要人，一个个脸颊红扑扑的，养得既肥胖又强壮。紧随着他们而来的是他们的身板结实、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女儿和贤淑的妻子。他们全都是坚决反对俄国、丹麦和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无论约翰·鲍格森给多少工资，哪怕再低，他们也都随时准备去工作。假如需要的话，甚至可以白干，因为他们的理想此刻正处于危险之中。现在事关祖国、民族独立和个人主动精神——这份光荣的、古代所留下来的、最神圣的遗产。想当初，赫甫琴格人全是带着空箱子扬帆出征英国，屠杀儿童，强奸妇女，抢劫钱财和奶牛的。

为一群工人所簇拥着的阿尔纳利杜尔在鱼栈的门口出现了。其中一些人已经尝过变性酒精，然而，有三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却很清醒，想必，这三个人是在另一些地方学习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些人是阿尔纳利杜尔最忠诚的战友，他在他们的家里住过，得到过他们的母亲的照料。这一次，阿尔纳利杜尔的胡子剃得精光，他脸色苍白，眼睛几乎象是黑色的，鸭舌帽戴得有点歪斜，身上穿着破旧的外套，所有的钮扣都扣上，一直扣到了下巴。他把点燃的香烟紧紧地捏在手中，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他不时地跟自己的同志们交谈几句，并且在微笑，可是这笑容却很象一副怪相。莎尔卡·瓦尔卡坚信：阿尔纳利杜尔的镇静神态是故意装出来的，他内心是激动不安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也许，他向来就是个疯子？他真的非常象经常刊登在《晚报》上的那些照片。那上面照的都是一些谋杀妓女，然后把她们做成香肠拿到马路上去卖的人。看来，昨天晚上在他心头翻腾

的那股激愤之情全都凝聚在他的脸上了。

"我们这儿在罢工，"他用一种冷冰冰的单调的声音说道。接着，他就做了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然后又把手放进口袋。

假如那些想去干活的人请求他让路，他就老是用那同一种声音重复道：

"我们这儿在罢工。"

莎尔卡·瓦尔卡心里想，预谋杀人的那些人，外表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年轻人到一些遥远的国家去住过一阵子，他那秀气的脸上有一股仇恨的怒火在燃烧。莎尔卡·瓦尔卡并不是唯一对这种刻骨仇恨感到厌恶的人；现在人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大狗见到小猫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

"这里一直都很太平，大家的日子也过得满不错，"他们懊丧地说道。"谁也没有请你到我们这儿来。希望你对到这儿来的事别感到懊悔才好。"

而他却光是挥挥手，并以一种令人不安的镇静神态重复道：

"我们这儿在罢工。"

工会会员们密密匝匝地聚集在他的背后，聚集在鱼栈的门口。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想看一看这一切将如何告终。赶来看热闹的有：身穿蓝色工作服、包着白头巾的肤色黝黑的姑娘；整年无所事事地在镇上闲逛、爱发表抽象议论的失败者——在小铺子的帐册上他们已被算作死人了；年老体衰、拄着拐杖的老人——由于年岁已高和狂饮滥喝，他们连"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已经记不得了；佩着斧头和马刀的男小孩；高唱淫秽小调的醉鬼；疲惫不堪的家庭主妇——根据她们的双手就可以看到人类的全部苦难。大家全都望着阿尔纳利杜尔那双瞳孔扩大得

象个疯子似的眼睛。年轻的姑娘们激动得直打哆嗦。

此刻，莎尔卡·瓦尔卡才真正认清了这张脸。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人曾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教她读书写字，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富有诗意的幻景消失时，当狂妄的理想变成世界性的政治利益时，这张脸看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一张最漂亮的脸，是人世间存在过的各种脸型中最令人兴奋的脸；归根结底那是一种无休止地受苦和疯狂地渴慕另一种世界的表现。

总管来了。他对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声明说，他的行动将玷污人们对那位长眠在这个国家的科弗的老约翁的怀念。总管要阿尔纳利杜尔记住，他父亲——一个小偷兼骗子曾经在国内外不止坐过一次牢，他与阿尔纳利杜尔的母亲非法同居，并且还使她的妹妹生了个孩子，因此赤色分子的领袖可以用自己的家谱来自夸：两个妓女加一个苦役犯。

"废话不必多说了，"包工头在阿翁甘季尔·鲍格森的煽动下说道，他的脸上还带着两块乌青——莎尔卡·瓦尔卡昨天晚上送给他的礼物。"现在就让我们把入口处腾出来，我来对付这个坏蛋。"

有个人表示想知道，为了把阿尔纳利杜尔发配到东面的峡湾去，摩托艇是否已备好。

罢工者站成一圈，紧紧地围着阿尔纳利杜尔，随时准备保护他。突然发生了一件预见不到的事，不过，任何事件都会发生这类意外。

谁不知道那种一心想搞到几个二十五奥拉小钱的小私有者的心是怎么回事；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恰恰就是这种人能从人类为理想而作的斗争中获得最多的好处，因为他们博得上帝的欢心。也许，鉴于以往的教训，直觉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向斯

维因·帕乌尔松暗示，那头肥牛快要完蛋了；当那头大公牛被人家牵到屠宰场去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小私有者的好日子也已来临，数十年来他以笃信上帝的耐心贩卖各种零星小东西：线、手帕和发酸的啤酒。他的时机是不是终于来临了？每个人或早或迟都会得到自己那一份东西的。

下面就是当时所发生的那件事：正当那些握得紧紧的拳头在空中挥舞，随时都可能落到敌人头上去的那一瞬间，这位最高尚的诗人挺身而出了。他断然提出了自己的抗议。

"在我当渔民协会主席的时候……"他再也说不出一个词来。然而，他却把双手摊得开开的，并把一侧脸颊伸到前面，大概想以此来说明，要是在他心爱的奥谢伊里镇上真的有谁该挨耳光的话，那末这个人就是他。既然渔民协会总共只有二十来个壮汉，而工会却有六十多名，那末很容易想象，如果他们不是和睦地去达成协议的话，其他任何途径都是不大管用的。双方阵营都安静下来了，只是偶尔响起几句充满纯粹的冰岛人特性的骂人的话，那是两个醉鬼在继续用拳头对打，因为其中一个人的一头母牛闯入了另一个人的菜园。

后来，渔民协会的最优秀的代表们就十分激昂地去见约翰·鲍格森。他们被请进办公室，每个人都被敬了一支雪茄烟。他们仍旧很激昂、很愤怒，这时有人给他们端来了咖啡，此后，他们给法官写了一份令人信服的抗议书，上边记述了这件事的全部详情。告别时，各人又喝了一杯非法搞来的白酒，然后就心平气和地分头回家去了。后来，大白天里有五个男人在广场上打了一架，但相互都没有使对方受重伤。几个醉鬼把两幢房子的玻璃窗打碎了，不过，玻璃马上就配上去了，费用则记在他们的帐上。晚上，约翰·鲍格森跟两个协会的代表们举行了一

次会谈。他们想要达成一项协议。渔民协会同意放弃自己的要求并作出一些让步，说真的，这一点倒是莎尔卡·瓦尔卡首先提出来的。可是，约翰·鲍格森却说“不”。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将以最优惠的条件把自己的渔业公司和小铺子转让给布尔什维克们，而他本人则将离开此地。这时候，布尔什维克们就说“不”。他们要求重新替克鲁克的别因坦因安上假腿。

约翰·鲍格森说“不”。会议也就到此结束了。

小镇上正在罢工。

第二天，一群年轻人——独立的敌人企图把光荣的独立战士卡特里努斯·埃里克松从人字梁上拖下来。他正在替约翰·鲍格森造一座存放鱼饵的新仓库，约翰·鲍格森准备到冬天把鱼饵卖给渔民协会，赚一点薄利——一共只有百分之五百至一千的利润。这些年轻人要求卡特里努斯·埃里克松在渔民协会的工资单上签个名，如果他还想干活——即敲钉子的活。卡特里努斯一口回绝，继续用榔头敲钉子。他们问他是不是真的因拧掉了克鲁克的别因坦因的假肢而从约翰·鲍格森那儿收到十克朗。人们还问他，为了瓦解工会领导的战斗力，人家答应给他多少钱，谋杀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又能得到多少钱。独立战士回答说，他不打算同祖国的叛徒谈话。

“打倒独立！”小伙子们喊叫了起来。

“叛徒！”卡特里努斯牙齿咬着几枚四英寸长的钉子，低声而又嘶哑地回敬了一句。

从岸边来了一群小男孩，大约有三十来个，他们一个比一个脏，穿得一个比一个褴褛。他们兴高采烈地嘲笑独立战士。不久又走过来两个年轻的女仆和三个渔家女。几个追求渔家女的水手也加入了他们这一伙。独立战士继续敲着钉子。有个小男

孩抓起一团垃圾，朝独立战士身上扔过去。

"胆小鬼！"传来了一声回答。

立即又有几团垃圾朝他身上飞去。一次名副其实的射击比赛开始了。小男孩们又朝他身上扔木片。身边没有垃圾了，就扔石头。

"打倒杀人凶手！"有个人喊起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包工头至今还没有杀死过人。相反，他却是镇上唯一挣到过乌青块的人。他为争取独立斗争过多少年啦，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他都没有遇到过奥谢伊里镇上这样的意见分歧：莎尔卡·瓦尔卡和斯维因·帕乌尔松背叛了祖国的事业。据说，总管发出要离开这里的威胁，因为渔民协会和商行怎么也无法达成协议。

"打倒私有制！工人的统一战线万岁！"这些误入歧途的人喊道。

聚集到工地旁来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那些被卡特里努斯叫作祖国叛徒的人。最后，这位从头到脚沾满垃圾、眼睛下面挂着两块乌青的私有制战士，不得不爬下来——他没有别的办法。此刻，他的模样十分凶狠，看上去似乎能轻易地对付四个小伙子。他决定不顾一切冲上前去把工会的这些流氓彻底消灭掉。然而，老天爷使他幸免了一顿拳脚，因为对方阵营中的每一个人也能对付四个人。假如这场殴斗没被阻止住的话，那末，这一天，广场上肯定会发生一场流血事件。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约翰·鲍格森突然象一个人形精灵似的出现在人们中间。

"不行，不行，不行，"他伸出那根象栏木似的拐杖，把这位英雄与工会的暴徒们隔开来，然后说道。"我们镇上不准有任何暴力行为！凡是执迷不悟的人和不想劳动的人都可以撂下工作，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他想做的事。至于那些正直的人该

不该干活——这得由法律来决定。”

“法律！”有个人滑稽地模仿了他的话。“这是大财主们想出来的东西。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是富人们想出来对付我们的。”

“无论你们头脑里接受了多么荒谬的理论，我永远把你们看作自己的孩子，虽说现在商行没办法增加工资。到现在为止，小镇上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作主，只有我一个人赔本。好吧！就让我继续赔本吧，这样的事我早已习惯了。”

看到这种高尚的精神和勇敢的气概，有的人垂下了眼睛。与此同时，约翰·鲍格森在身边几个小孩子的脸颊上轻轻地拍了几下，叫他们到小铺子里去：就说我批准给你们一点葡萄干。接着，他在工地上来回走了一会儿，一边轻轻地哼着某种小调，一边用拐杖到处乱戳。他同工会谈妥：如果下雨，工具就搬进室内。他亲自动手搬进了一把锯子。一次总罢工正在进行之中。

第二天，一艘货轮靠上了码头。天气真好，阳光灿烂，可是谁也不肯动手卸货。鱼栈的门都关着。工会的纠察队就在广场上，留意地监视着，不许任何人“替约翰·鲍格森”动一根指头。这些可怜的家伙入迷到了何种地步啊！他们竟然拒绝把他们本人也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卸下来。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在两个强壮的小伙子陪同下，在广场上走来走去，并且宽宏大量地准许人们装卸邮件，准许乘客们走进走出。

很快就得知，阿翁甘季尔·鲍格森和他的母亲打算乘这艘船离开此地。他们一起去丹麦。纠察队中有人带着疑问的神色朝阿尔纳利杜尔看了一会儿：该不该准许他们上船？阿翁甘季尔在哥本哈根有一件跟捕鱼量休戚相关的急事要办，所以他脸色十分苍白地站在码头上。有个人大声地把他的脸比喻成一只煤净的羊头。跟阿尔纳利杜尔一样，他也有私人卫队。鲍格森

夫人正在用丹麦语向上帝大声呼吁。阿尔纳利杜尔回答道：好啦，让他们走吧。看到自己的亲人获准出境后，约翰·鲍格森就同他们告别了。轮船开走了。老人却继续站在岸边，象一块悬岩似的，神态自傲地站在吵吵闹闹的暴徒中间，同时把帽子举在头上。他知道在各种困境里该如何行事。他从来不听任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也从未在任何困难面前退却。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小铺子封掉了。

罢工继续进行着。

应该说，一切情况都在促进罢工；每天都有新的成就——红旗、无休止的聚会（特别是青年中的聚会）、出色的讲演、歌声、爱情逸事。“既然商行决心要饿死人”，那些一家之主便驾着小船出海，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一点小鱼来充当每天的食物，并且象兄弟一样相互分享捕来的鱼。然而，小镇上从来也没有感到过象现在这样匮缺维生素B。阿尔纳利杜尔到处都去看过了，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凭借着第六感觉，他得知，约翰·鲍格森的那些贷款人（其中包括西班牙国王）是如何对待罢工的。他把许多时间都花在打电报上，以便与全世界保持联系。预料国外将有一艘轮船开来，将运来腌鲱鱼用的油、木桶和盐。某些人预言，一俟轮船抵达，约翰·鲍格森就无法在诱惑面前坚持下去。他必将投降。假如他还不肯自觉自愿做到这一点，那末渔民协会将迫使他投降；他们的收入取决于鲱鱼的捕获量，无论工资涨到多少高，他们都应该出海去捕鱼。可是，商行的那些债权人却从哥本哈根拍来了电报，顺便说说，这些债权人又通过约翰·鲍格森，成了渔民协会的债权人。电报的内容是：“在银行尚未得到保证金之前，停止一切商品供应。坚决要求制止提高工资的事端，并立即开工。”

现在问题全在于，约翰·鲍格森是否肯下决心置从前几次汛期所留下的债务于不顾，而为满满一船各种不同的商品向银行交付一笔保证金。这些商品对捕鱼来说是极其必需的，然而，要知道，它们是可以闲置上整整一夏的。可是，归根到底，现在一切都闲着，工作毫无进展，商品也不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去要求一个渔业主牺牲自己的收入，哪怕只有一百万克朗的收入，能行吗？那末该怎么办呢？西班牙的情况怎么样啊？据说，西班牙国王已决定暂不退位，因此市场是牢靠的。南方那些银行在说些什么呢？它们要求提供经常性的情报，时而要这方面的，时而要另一方面的——连魔鬼和他外婆的情报也要，就是迟迟不宣布自己的决定。

就这样，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突然成了全世界的中心。它一直在跟雷克雅未克、哥本哈根、西班牙和葡萄牙互通电报。世界正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奥谢伊里镇将作出何种决定。雷克雅未克的报纸上登满了最耸人听闻的罢工新闻。一份工人办的报纸甚至专门替克鲁克的别因坦因和他的假腿被人拧掉的那件事写了一大篇报道，并把它刊登在第一版上，题目是：《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的白色恐怖》。《晚报》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确认，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开始危及大城市，而且开始危及小城镇了。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正在把我国引向死亡。于是立即就发表了一篇以《回答问题的人沉默着》为题的文章。当然罗，那个应该回答问题的人指的不是别人，正是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众所周知，就是他把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从自己的羽翼底下放出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些有关《晚报》编辑人的耸人听闻的往事，说他曾与银行行长和歌女一起在京格维德利尔的一座教堂前面喝过酒。这份报纸还推

测，说英国人很快就要到这儿来，并将占领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如此慷慨大方地拨款给冰岛的银行，其目的是为了支持小本经营的渔民。“可是你瞧，工人登场了，提出了狂妄的加薪要求，结果就是渔业濒临崩溃，部分原因是罢工，部分原因是小本经营的渔民因工人工资的提高而破产。大型的曳网渔船公司一个一个地倒闭了。国家银行正在注销数百万债务，而那些破产的小渔民变得比以前还要穷上千百万倍。国家的独立正处在危急之中。工会正在按俄国的命令行事。有文件证实，光是去年一年，它就从丹麦人那儿收到了四万克朗。”自然罗，报刊不可能找到那些足够有力的词语来痛斥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

有一天，小镇上传开了一条消息，说是峡湾的入口处似乎出现了一群鲱鱼。就在这一天，有人说，约翰·鲍格森准备作出让步，西班牙人表示愿意出一笔大价钱买鱼，所以明天早上就要开工，而且运盐的轮船过几小时就要驶离哥本哈根了。可是结果却并非如此。约翰·鲍格森是吓不倒的。恰恰相反，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约翰·鲍格森把自己手下的人派到十个峡湾去，命令他们把所有能弄到手的腌鱼全收购进来——要收购价值数万克朗、上百万克朗的咸鱼。他打算用一个夏季的时间把那些从周围地区采购来的鱼全都集中起来。因此，尽管他自己的渔船搁置在奥谢伊里镇的岸边晒太阳，尽管他在自己的晒鱼场上一块鱼翅也采购不到，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焦虑不安。即便鱼在堆栈里返潮，与他又有什么相干呢？结果人们会发现，所有的沉重打击都会落在小渔民们身上。假如他们无法如期还清欠商行的债，并且到秋天还不把该交的款交进去，那末，他们的渔船将被拍卖掉，也许连索具也得用来抵债。据说，有个渔民协会的成员去见约翰·鲍格森，泪汪汪地哀求他向工会让步。假

如那些拥护个人主动精神，而且还拥有自己的船股的人将受到主要打击，那真是太不公道了，这一点难道他不明白吗？然而，约翰·鲍格森却一本正经、令人生畏地回答说，他也是被迫照银行的指令行事的。说真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终生都是完全按照自己债权人的意志去行动的。他本人一点东西也没有，也无法采取任何措施。谁也不象他这样被人捆住手脚。他光是在等指示。

不久，峡湾里出现了一艘大轮船。它把南方的国家银行的总裁克拉乌斯·汉森送到这儿来了。汉森到这儿来是向约翰·鲍格森面授机宜的。

第十章

毫无疑问，克拉乌斯·汉森是历来踏上奥谢伊里镇海岸的一位最重要的人物。要是在不久前，镇上出现这样的人物准会使大家虔敬地颤栗。可是，现在时代已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以致在没有一支四人卫队（约翰·鲍格森本人不算在内）的情况下一步也不放他外出被认为是一种很明智的做法。

虽说从父亲方面来看也好，从母亲方面来讲也好，克拉乌斯·汉森本人均是一个丹麦人，但他却是全体真正的独立战士的首领，并且也是所有关心冰岛民族精神的人的一位清廉正直的法官。他象一块坚固的悬岩，冰岛的独立就建筑在它上面，因为他双手把握着国家独立的基础——大部分的黄金储备，以及那些可向企业投放的巨额资金。他是冰岛最有远见的政客之一，也是冰岛最大的金融家之一。作为银行的总裁，他每个工作

日都要得到一百三十三克朗又三十三奥拉。在他不得不离开部长职位之后，他只是出于慈善想法才同意担任此职。从各种不同的机关那儿，他大约还能得到两万克朗，因为他是为了造福于民而去领导这些机关的。这个人是国内最大的渔业主。此外，他还是最高法院的律师。他用一位亲戚的名义创办了一家拥有大量法学家的律师事务所。他就在这里研究那些在不顺当的投机买卖或其他金融事务中遭殃的人的命运。社会舆论认为，他是北方诸国中最有才能的法学家之一。他打赢过自己经手的大部分官司，特别是在面对上级审法院——法庭的时候。

奥谢伊里镇上，第一次见到象他这样又高又胖的壮汉。在他面前，约翰·鲍格森活象一只小甲虫。想必，这个人吃得很好。他有一副漂亮而又高贵的外表，这种外表是养得最肥的海洋哺乳动物所特有的。仲夏时节，他还穿一件价值三千克朗的毛皮大衣。这件大衣是曳网渔船公司送给他以表谢意的。镇上的显贵们从未见过这样文雅的男人。他一抵达奥谢伊里镇，天气就变了。早晨还在下毛毛雨，可现在，太阳却突然从乌云中钻出来了。不一会儿，天空上的乌云就一扫而尽，变得非常非常晴朗。衣衫褴褛、打着赤脚的孩子们从岸边跑了过来，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把手指头塞在嘴里，默默地端详着这位神祇一般的人物；有个赤色分子开玩笑说，克拉乌斯·汉森会吃小孩子。假如此话当真，那末他一顿早餐大约要吃一对烤得很好的孪生七龄童，否则他的外表就不会如此威严和高雅。

就在这一天，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的妻子斯维因鲍尔格死了，她去见上帝了。工会成立后，这个女人有一天半时间感到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可是，后来工会对她的健康就不起作用了。照她的意见来说，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就象她在《人类

精神史概要》一书中所读到过的那些人一样，是一位最可敬的人。她非常景仰他，也只有女人才会如此景仰一位精神导师。在她重新感到身体不大舒服，被迫躺倒在床上的那一天，她打发家里人去找他，希望能从他的嘴里听到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的答案。然而，他刚要在她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她便感到一阵剧痛，因此就请他走开了。女人们不喜欢让如此完美的男人来目睹她们肉体上的痛楚。连续几天几夜，她一直在呻吟，因此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把各种各样的破布都拉过来蒙在头上，唯求别听到她的呻吟声。这情景太惨了，太令人痛心了。后来，牧师来了。他随身带来一本好书，想等她疼痛消止时读一章给她听听。厨房里传来一阵阵的叫喊声，听得出，孩子们正在拚命地骂下流话，大概是由于缺少维生素 B 的缘故吧。他们粗鲁得象财主，乖戾得象红衣主教，既是罗圈腿，又是趾内翻。最小一个孩子的东西被人夺走了，他拚命地叫嚷。常常有人说起，不妨去请一名新医生到镇上来，因为那位老医生已经完全昏聩无用了。可是，约翰·鲍格森却宣称，假如镇上来一位新医生，那末大家全都会生病。再说，目前有许多医生已成了赤色分子。好吧，就拿去年秋天到各个峡湾来巡回诊疗的风头家来举个例子。他发现，在这个既漂亮又健康的地方，百分之八十的儿童患有某些不可思议的疾病，似乎都是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啊呀，这布尔什维克也真是的，它到处乱钻，竟然钻到医务界来了！

过了几天，这个女人还是躺在床上，痛苦万分，仅靠喝点冷水维持生命。况且，喝进去的水也立即就吐出来。一个渔民把一条鱼当作一份很大的情谊送给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作礼物。这条鱼一天内在邻居家定时地烧煮三次。马格努斯本人也经常弯过去看看那位老处女，他与她的关系很亲密，有时就在

她那儿吃一点饭。他妻子胃里的那块癌在继续扩大。人们就是这样各自按自己的方式活着和死去。莎尔卡·瓦尔卡经常在苦思冥想：上帝和人们为什么对人如此残酷无情？

打从工会成立后，莎尔卡·瓦尔卡就跟自己这位女友疏远了。现在，她们的关系也没有改善，感觉得到的是末日即将来临了，而莎尔卡·瓦尔卡对病人和垂死的人都抱有恶感。身体非常健康的人往往会有这种感觉。然而，姑娘认为照顾好孩子们是自己的责任，要让他们一直有咸鱼和面包吃。

突然，门口出现了两个长着罗圈腿的孩子，长袜子已经滑下来，人很脏，衣衫破烂。他们站在那儿，不时地倒换着脚。一会儿把手指头塞入鼻孔，一会儿塞入嘴里，在这位令人惊异的姑娘面前，他们也感到胆怯。

"妈妈断气了，"他们一口气说道。

"断气了吗？"莎尔卡·瓦尔卡反问道，因为一开始她怀疑他们是在开玩笑。

"对，"一个男孩说。"真见鬼。她突然一动也不动了。她体内有样东西破裂了。我们亲眼看到的。"

"哎呀，原来是这样！"莎尔卡·瓦尔卡披上大衣，飞快地朝马格努斯家走去。陪同她的两个小男孩则沿着路边走着。对他们来说，再在脏水洼里扑腾一阵子和翻越几道铁丝网是非常必要的。由保镖和约翰·鲍格森陪同的克拉乌斯·汉森正在晒鱼场上走来走去。他们用拐杖东戳戳西戳戳地翻弄着鱼。天气好极了。人们感到吃惊，克拉乌斯·汉森真的打算在这里住下吗？无论如何，轮船已经开走了。

斯维因鲍尔格家里的一切情况都是可以料到的：吃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家里的女主人死掉了，丈夫满脸泪水，老母亲象平

时一样轻声哼着小曲。邻居中也有人顺便弯过来看看。然而，看来他们都认为自己待在这儿也没有什么事可做。现在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派人去叫医生和牧师来。莎尔卡·瓦尔卡看到厨房里的一只木碗中有一点点咸鱼。它臭掉了，粘在碗底上，一群粪蝇正在它上面飞舞。这些令人惊奇的小生物所演奏的交响乐的余音一直传到房间里来了。

小猪猡昏昏欲睡，
小眼睛乌黑铿亮……

这是角落里传来的哼唱声。外祖母就坐在那儿摇着尚未断奶的婴儿睡觉。此刻，生与死均以其极令人厌恶的得意扬扬的神态在马格努斯的家里相遇，这似乎是一种露骨的恶毒的嘲笑；在小镇上，这并不是罕见的现象。斯维因鲍尔格卧在床铺上，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嘴也没有闭拢。有人替她合上眼睛，因为一想到死者可能醒过来，生者便会感到不自在。虽说死亡和睡眠这两者并无太大的差别。这张死亡的面具上挂着一丝凝然不动的苦笑，看起来极其可怕。不过，要是让尸体停放上三四天，那种严峻的表情是会变得柔和的，甚至可能变成温和的微笑，似乎一切都已被遗忘，一切都得到了宽恕。天色已近黄昏。太阳已经绕大地运行了一圈。两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抱作一团，坐在门槛上。她们闷声不响。斯维因鲍尔格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在牧场上爬来爬去，一边啃吃泥土。

"有什么新情况吗？"莎尔卡·瓦尔卡问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小伙子。

"阿尔纳利杜尔听到，克拉乌斯·汉森说，假如约翰·鲍格

森同意给工人加薪，银行的大门就将对他关闭。渔业是负担不起高价的。”

“莫非克拉乌斯·汉森真的打算让奥谢伊里镇的渔业完蛋吗？”

“据说他讲过，如果对这里的一帮坏蛋好好地施加一番压力，他们很快就会投降的。”

“我永远也不相信阿尔纳利杜尔对别人的议论。”

空中出人意料地响起一阵轰鸣，就象故事中描写战斗情景的隆隆声和霹雳声。于是，镇上的人全都抬头望着天空。

阿克斯拉尔峡湾的上空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怪异的昆虫。它在水面上飞来飞去，从一座山峰盘旋到另一座山峰，最后降落下来，在水面上滑行，最后停靠在岸边。原来这是一架水上飞机。最近，报上对它们作过很多报道。能走动的人全都跑到码头上来了。大家都感到惊奇。飞机就停在离栈桥最多只有二十米的地方。牧师正挟着一本好书急匆匆地去见已故的斯维因鲍尔格，可是连他也无法抵御这种诱惑，他改变方向，飞快地跑到码头上去。飞行员从昆虫的肚子里爬出来。他戴着一副大手套、一顶勒得很紧的头盔和一副吓人的眼镜。

护送克拉乌斯·汉森的卫队推开人群，给他辟出一条路来。约翰·鲍格森踏着碎步迅速地紧跟在他们的后面，活象刚行过坚信礼的男孩子。飞机——这位文明的使者的出现使众人大为震惊，因此大家甚至忘记呼喊“打倒资本主义”。只有两只狗在阳光底下可怜巴巴地哀嚎着。克拉乌斯·汉森把身上那件值三千克朗的毛皮大衣的衣襟掩得更紧一点，透过夹鼻眼镜威严地朝四周瞥了一眼，然后就戴上手套。他傲慢地向约翰·鲍格森伸出一只手，后者便奴相十足地向他鞠了一躬。他站在汉

森的身旁，就象礼拜一紧挨着礼拜天一样。牧师也获准去握一握克拉乌斯·汉森的手。接着，克拉乌斯·汉森坐到船上，他的保镖们只划了几浆，即刻就把他送到昆虫的跟前。飞行员向克拉乌斯·汉森伸出双手，把他拉进机舱。约翰·鲍格森继续奴相十足地向他点头致敬。连牧师也鼓足勇气挥了一阵子帽子。他脸上堆着幸福的微笑，浑身轻飘飘的，因为他有幸握过克拉乌斯·汉森的手。可是，克拉乌斯·汉森并不去看他们。他又点着一支雪茄烟。

随着一阵剧烈的哒哒声，飞机的马达重新发动起来了。飞机在峡湾的水面上滑行了一会儿，接着便迅速地飞到空中，快得任何人都没有看清是怎么一回事。又过了一会儿，它已经飞到了阿克斯拉尔山的高度，在大地的上空高高地飞翔着。两小时内，飞机就能把冰岛的那些山坡上长满帚石南、许多地方覆盖着火山熔岩和冰川的群山撇在后边。可以断定，克拉乌斯·汉森将在吃晚饭前按时赶到南方自己的家里。

我真想穿过轻拂的微风
飞驰而去。

这位著名人士乘坐万能的当代文明所造就的飞机动身的情景是多么壮观啊。这种文明超越了那些永垂不朽的歌唱诗人的一切美妙的理想，并达到了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的高度。难道人类的精神不伟大吗？它具体化作这只带翅膀的东西，把上流社会的代表装在自己的机舱里，翱翔在晴朗的苍穹之下，翱翔在我国的熔岩和长满帚石南的荒野之上，它根据上帝的命令在飞翔，柔和的夕阳余辉照亮着那些可敬的乘客的脸。

第十一章

这天晚上，阿尔纳利杜尔召集起工会会员，当着他们的面宣读了约翰·鲍格森的最后决定：断然拒绝所有的建议。人群中掠过一阵低语声。有个人大喊大叫地说，现在一切努力都用不着了。用头去撞墙有什么用处呢？三个女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先是辱骂布尔什维克，接着便声称，明天她们就去刮鱼鳞。她们全都争先恐后地说起话来。她们问道：鱼成堆成堆地搁置着，它们正在腐烂，一个基督教徒能心平气和地对待这种事吗？在别的女人尚未来得及就该问题表态之前，阿尔纳利杜尔就发言了。他企图利用听众们的感情，于是开始面向着妇女们说，鱼在腐烂，那只是半个灾难，而孩子们在挨饿，这才是一大罪过；不过，现在一切都解决得很顺利，饥饿不再是一种威胁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全国各工会拍来的电报来证明这一点，电报向罢工者致以热烈的敬礼，对奥谢伊里镇居民的勇气表示钦佩，并祝他们成功，电报还说，救济罢工者家庭的援助基金会已经组成。过几天，钱就会寄到的。

一位勇敢的家长从座位上站起来愤怒地说：

“我从来也没有讨过饭，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别人的施舍。”

这个人叫赫罗乌比雅尔图尔·利德松，是一名身板结实的水手，通晓冰岛史诗，浑身上下充满了北欧海盗的精神。他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跟在他后面宣布，他们不希望得到从国内其他地区的陌生人那儿寄来的施舍。然而，工人

中间也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尽管如此，大多数人毕竟是秉性独立不羁的人。他们只想随心所欲地生活和死亡，就象野猫一样。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们可以饿上三个礼拜，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忍受贫困，甚至在谈不上理想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即便事关提高工资，他们也无论如何不会容忍那种与过去的英雄功绩和冰岛史诗的精神如此格格不入的侮辱。

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毫无办法，只好激昂地发表一通雄辩的、鼓舞人心的演说，这些地方的人以前从未听到过这种演说。他接二连三地引用着马克思语录。他说，全世界的工人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遭受着同一种危险和同一种努力的威胁——剥削者的威胁，就其实质而言，剥削者就是谋杀儿童的刽子手，就是食人的妖魔和吸血的僵尸。你们要明白，各地工会答应给我们的援助不光是来自我们的兄弟，实质上还来自那些胸腔里拥有一颗象我们一样的心的人，这是一颗受压迫者的心，水蛭正叮在这颗心上，正在吸它的血。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那些干活的人，另一类则是那些靠工人的劳动来发财致富的人。站在一边的是共产主义者，是自觉的工人，他们赞成共同劳动和共同财产，他们提出一个唯一合理的决议，也就是说：取缔各种各样的利润，靠本人劳动谋生；站在另一边的是压迫者、竞争的幽灵和资本家，也就是社会身上的一只脓包，一个恶性肿瘤和一种谋杀行为。共产主义者和压迫者——这是两种类型的人，这是人间对立的两极。现在，亲爱的同志们，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对这些主要的真理有了阶级性的理解时……后来的话全都贯穿着这种精神。

接着，阿尔纳利杜尔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举出几个特别显明的例子。他说，光是为了让自己过奢侈生活和供养那些肥胖

的荡妇，光是为了把钱花在价值一千克朗的大衣上，当地的主宰者和他们的走狗是如何把无辜的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又是如何从一个卧床不起的八旬老人身上剥下最后一件衬衫的。这时候，男子汉大丈夫们便憋不住了，他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愤怒地握紧拳头，宣布说，他们宁可当场死去，也决不为约翰·鲍格森尽一点力。女人们则放声大哭起来。一想起克拉乌斯·汉森，许多人都气得咬牙切齿。不少人感到难过，他们没有趁他在这里的时候把他揍成一块煎肉排。公众的愤怒还从未达到如此炽热的程度。

大会一结束，一大群人便举着红旗，向约翰·鲍格森的家里走去，一面还高呼："打倒谋杀儿童的刽子手！"他们要求让自己的孩子能吃上一点面包，甚至连一些十二岁的小姑娘也站在商人家的窗下愤怒地高呼："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求得到面包！"

这次示威游行是由种种深刻的感觉引起的。其基础是阶级觉悟和充分的阶级信念——唯有劳动人民阶级才有权生存。此后，大会继续在学校里进行，并以岸边的唱歌、跳舞和狂欢结束。

可是，第二天早晨，就在民主派的领袖们从梦中醒过来的那一刻，出现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晒鱼场上和冲洗车间里的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一清早就有五六名女工占住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其他人看到工作已开始，也跟着干了起来。她们卖力地刮着鱼鳞，好象没有出过什么事似的，十分卖力地剖着鳕鱼的肚皮，因此很快就有不下一千只鱼头被弃置在晨曦底下。

新来的包工头卡特里努斯·埃里克松从镇上消失了。据说，无论这位著名的独立战士走到哪里，哪里的"赤色分子"便会

获胜。可是谁来顶替他呢？不是别人，而是莎尔卡·瓦尔卡。莎尔沃尔·瓦尔格尔杜尔·约翰斯多季尔当上了约翰·鲍格森的包工头。她手里拿着拍纸簿，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头，在场地上走来走去。前天晚上，她走访了许多人家，劝说妇女们去破坏工人的团结。况且四艘船已出海去捕鲱鱼了。他们将把捕捉到的鱼送到西利斯峡湾去，那儿有足够的容器和盐。去捕鱼的不仅有渔民协会的会员，而且还有工会会员。夜里，舞会结束后，罢工者出其不意地被收买了，他们同意渔民协会的工资定额。约翰·鲍格森本人也乘其中的一只船出海去了。他急于要到东面的一些峡湾去收购鱼。

工贼行为使那些仍然不屈不挠的人感到很伤心，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做同样的事。阿尔纳利杜尔早晨得悉出事的消息后，象一只疯猫似的奔来奔去。不过，他用冰凉的咸水使自己清醒和平静下来。莎尔卡·瓦尔卡对他的失败感到高兴。她怀疑阿尔纳利杜尔是跟古依雅一起度过这一夜的。古依雅是克鲁克的别因坦因的女儿，是一个刚到行坚信礼年龄的傻乎乎的小姑娘。后来，阿尔纳利杜尔那些最可靠的“赤色分子”也开始上工了，而且是照旧的工资定额工作的。有一天，阿尔纳利杜尔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镇上没有留下任何布尔什维克的痕迹，只有几句口号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除了懊悔，这些口号在人们的心中已激不起别的感情，它们就象一些空瓶，里面的饮料全都倒光了。小铺子重新开门了，于是人们又可以去欠一身债。

一天早晨，拄着拐杖的别因坦因来到鱼栈的门口，他请求随便给他一个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莎尔卡·瓦尔卡问道。“你只靠一条腿工

作吗？”

“对。”

“瞧你这副模样！恐怕是喝醉了吧？”

“我能得到一个工作吗？”他问道。

“你也决定当一名工贼吗？可我们倒是真的以为你想在这个镇上当独裁者呢。”

别因坦因束手无策和伤心地朝姑娘看了看，他的嘴角象孩子那样耷拉下来，他垂眼望着地面，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姑娘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就算阿尔纳利杜尔真的同他的女儿一起过夜，她又何必用这种口吻去跟这个可怜的人——有十个孩子的父亲说话呢？

“好吧，我去跟总管谈谈。如果重新替你安上假腿，那就好啦。”

“谢谢你，”他说道。

无论如何，在他的外貌和面部表情中还是有一种迹象表明，他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只不过是被贫困、疾病和各种各样的灾难压垮了。他的恭顺态度是令人感动的。

过后不久，人家便把假腿还给他了，他也开始工作——帮老妪们洗鱼，这时候，他又活跃起来，变得很健谈。他说，全镇只有一个人值得尊敬，这个人就是约翰·鲍格森。他承认自己一度曾把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维克身上，认定它是一种健全的理性，并相信能用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可是当你深入接触过象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这种人，并对他们有所了解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声称，布尔什维克只知道空谈，假如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此刻落到他的手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惩治他。

“你们以为他不会来打扰我的孩子吗?”他问道。

此后不久,南方的《晚报》上就登出了以下文章:

注意!一些报纸上登过一篇声明,说我在去年冬天收到的那条从德国寄来的假腿似乎是因政治原因而被人拧掉的,该声明与事实不符。只不过在该由谁来支付这条假腿的费用一事上产生了一点小误会。现在,该误会已完满解决。不是别人,正是约翰·鲍格森自告奋勇地愿意为上述假腿付款。为此,同样也为了他的另一些善行,其中包括去年冬天我的爱妻给我撇下十个未成年的孩子而离世时他给我和我家的援助,我谨向他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如同有一次我在报上所请求过的那样,我要吁请全能的上帝嘉奖他的功德。我一度曾是个不信教的人,但这跟此事毫无关系。

克鲁克 斯因坦因·约翁松

一艘挪威轮船开到小镇来运鱼了。这事发生在九月。

尽管焦急万分,贸易的前景看来似乎不那么糟糕。西班牙保证提供一个优惠的市场;在困难的岁月里,人们的希望正是寄托在这件事上的。这天早晨,大家的情绪都很昂扬,大家早已不再议论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所作的那种不成功的宣传,革命的狂热劲头已经荡然无存,大多数人都认为约翰·鲍格森的商行是生存的基础。大家重新相信约翰·鲍格森及其至善至美的好意,一个人的全部罪过都会因这种好意而得到宽恕。

可是,装货工作刚结束,一艘无人知晓的摩托艇便靠上了码头;离船上岸的有二十个小伙子,全都穿着冰岛式的高领绒线衫

和工装裤，嘴里都叼着香烟。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也在其中，他穿着他那件磨破了的旧外套，后脑勺上扣着一顶破帽子。他把香烟夹在手指头中间搓揉着。他以猫儿似的灵巧劲跳到岸上，其余的人也都跟着他跳上岸。他问，是谁在统管作场上的工作。莎尔卡·瓦尔卡回答，是她在统管工作。他用一种毫无惧意、官气十足的眼光朝她那结实的身躯看了一下——她穿着靴子，站在码头上的一堆鱼中间。

“今天，这儿所有的工作都要停下来，”阿尔纳利杜尔边说边用那只夹着一支点燃了的香烟的手随便做了个手势。“冰岛总工会不准运走约翰·鲍格森的鱼。小伙子们，你们守卫好码头！”

在一名自己人的陪同下，他动身去见总管，以便向总管宣布这项工会决定；约翰·鲍格森还没有回来。

工人们望着莎尔卡·瓦尔卡，仿佛在问她，他们该怎么办。

“真是一些卑鄙的饭桶，”她被激怒了。“难道你们真的听从他们的？”

她走到那些陌生人跟前，对他们破口大骂。然而，他们光是粗鲁地开着她的玩笑。克鲁克的别因坦因走到这帮子人跟前，把假肢弄得咯吱咯吱直响，同时开始辱骂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他们反驳他说，他是工人的叛徒和资本家的走狗，绞刑架正在为他哭泣。

后来，码头上打了一架，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架。码头是干燥的，天气也很相宜。可是，当一名打手被人推下水以后，打架便停止了，大家都跳下水去把他捞上来。出了这件事后，还打了一阵子架，只不过，战场已从码头转移到广场上。不久，当地的居民便成了战败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对约翰·鲍格森失去了信

心，回到崇尚民主的旧信仰上来了。不一会儿，广场上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使人想起那场打斗了。只有几个男孩在广场上荡来荡去，捡起一团团垃圾，朝行人扔去。然而，他们也被勒令立即滚回家去和停止愚蠢的淘气行为。几个年轻姑娘站在小铺子门前的台阶上，跟一些陌生小伙子眉来眼去。见鬼，他们本来就是一些非常好的小伙子！阿尔纳利杜尔带着一副得意扬扬的神情回到自已人的身边，接着，他们马上就在广场中央围成一个圆圈，唱起歌来。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是主要的领唱人。许多年轻的奥谢伊里镇的代表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虽说既不知道歌词，也不熟悉歌曲的旋律。这时，小伙子们便在光天化日之下邀请姑娘们跳舞。他们在陌生人带来的手风琴伴奏下翩翩起舞。喝咖啡的时间到了。革命者们随身带来了咖啡和别的食品，他们邀请姑娘们也来尝尝。姑娘们觉得接受客人的款待不好意思，就邀请男人们到自己家里去就着黑面包和人造奶油喝一杯咖啡。有的人家里还有白面做的油炸饼；结果是，许多人都不反对立即就订婚。那艘挪威轮船没有完成任务，被迫启航了。

晚上，奥谢伊里镇上重建起工会，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一些热情的演讲和对资本主义的愤怒谴责；大家大肆辱骂城里的神父。总的来说，这一天是令人奇怪的。它是以跳舞、夏晚的散步和夜半时在码头上的告别接吻告终的。阿尔纳利杜尔如痴如狂地跟姑娘们跳舞。后来，马达启动了。暴徒们乘上船，唱着歌，在宁静的夜色中出海去了。他们的歌声在峡湾两侧的群山里激起阵阵回响。

第十二章

莎尔卡·瓦尔卡把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和斯维因鲍尔格的四个较大的孩子带到家里。她办这件事是违背教区理事会的意愿的。在没有结婚之前，彼列普廖特奇克不想到教区去求援。教区则想资助他，并阻止这场婚姻，因为对未婚妻是否已过了生育年龄没有切实的把握。

晚上，下班回来后，莎尔卡·瓦尔卡正好看到孩子们在打架。她先让他们吃饱，然后象抓小狗似的抓住每个孩子的后颈项，用湿布替他们把脏脸擦干净，打发他们去睡觉，并吩咐他们至少在睡前别吵架。孩子们对这个姑娘怀着巨大的敬意，因为她是那么强壮有力。男孩们认为，她能对付六个小伙子。孩子们睡在厨房后面小间里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安静下来了。

一到自己的卧室，莎尔卡·瓦尔卡便准备睡觉。她点燃蜡烛头，后来又把它吹灭。人类的血液不过就是盐和欲望感。人世间有没有比偷偷地潜入心中的莫名其妙的焦躁更为可怕的现象？这是一种时隐时现的焦躁；一些模模糊糊的感情使人烦恼，人是很难理清这些感情的，要作出某种决定就更难了。他留下来了，还是离去了？他的观点到底对不对？我多么希望他是正确的，——她在思考。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反驳自己：我多么希望他是不正确的。我要祝他成功！噢，假使他失败就好了！见鬼，他干吗突然想起要到这儿来，要把整个小镇闹得天翻地覆。他要是能留下来，并把这儿的一切都改善一下，那就好了。我的天哪，他多么羸弱，甚至令人感到可笑。随便哪一只旱老鼠都能

把他拱倒，把他弯成一只马掌，并把他扔到路边。不，他身上有一种让你去想他的东西。象对别人那样把他置诸脑后是不可能的。啊，不，只能恨他！跟他手挽手肩并肩，一起走一辈子，该是多么有意思啊。为什么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教会她读书和写字呢？为什么偏偏要对她讲那个蓝色群山背后的奇异国家的情况呢？她不会相信这另一个世界，然而它确实是存在着的。既然这个人存在，那末也就不能否认那个世界的存在。他真的离开了吗？

我希望他离开这儿。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她企图说服自己，她跟他就象跟其他人一样，是不大相干的。得啦，我该睡了。无论她怎样竭力不去想他，结果却做不到。她无法入睡；想象力在与意志力唱对台戏。她躺着想着。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到过许多大都市，并给平民们作出了榜样。他竟然开始蛊惑那些穷人家出身的未成年的脏少年，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呢？怎样才能猜透他那复杂的性格？她尽量照他本来的面目理解他，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既是兴奋的，又是忧郁的；既象先知般聪颖，又象男孩般天真、冷漠和热情；既是一个会在手风琴伴奏下跳舞的、毫无顾忌的乐天者，又是一个充满责任感的狂热的雄辩家。不过，她首先认为他是一个捣乱分子。他好象是一个以昏暗世界为背景而熊熊燃烧着的惊叹号。

归根结底，他的性格中如此奇怪地结合着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东西，那末他是否可能具有一种能轻而易举地推翻约翰·鲍格森的权力的力量，就象人们用皮鞋把一只落在路上的烂蘑菇踢掉那样呢？为了把这儿生活中的优缺点变成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足以折断商行这样巨大的事务性机器的齿轮，并把重心维系在收入帐册中的一行行不可动摇

的数字上的那股厉害的经济势力彻底消灭呢？有一次，外国学者们也打算废除重力定律，他们认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一成不变。那末今后将会怎么样呢？他是否打算把那个拥有全部贷款的人变成乞丐，而把所有凭着正派、顽强、谨慎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劳动在生活中取得了一定地位的可敬的富人全都消灭掉？不，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人不过是个幽灵；现实生活既牢固又坚实，这个幽灵——这个生着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孔的人是消灭不掉现实生活的。

“我相信生活，相信斗争，相信人的个人努力。这是大自然的唯一规律，是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唯一手段，”姑娘想道。然而，所有的事实毕竟是无法反驳的：就在今天，这条毫无根基、分文不名的啃书虫，他把一艘大轮船空放回海上去了。他把约翰·鲍格森难住了。听说过这种事吗？约翰·鲍格森——一个占有鱼的人，一个在这些傍海的群山中间代表着现实生活的人被难住了。

可是这时候，姑娘的思绪乱了，变成了一些讲出来不大体面的幻想。突然，有人来敲门。她惊慌失措地打了个哆嗦。起先，她以为是某个喝醉酒的小伙子在窗上敲了一下，以前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但结果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叫了她的名字。黑暗中，她看到了他的香烟所发出的火光。谢天谢地，这么说，他并没有离开这儿。

“你要干吗？”她走到窗前，声音嘶哑地问道。她的两只强壮的膝盖不知出了什么毛病，猛烈地颤抖起来了。

“开门，我要跟你谈谈。”

这时天已拂晓。朝霞刚开始露面。她使劲把裤子和高领绒线衫套到身上，点亮厨房里的灯，打开门，踌躇地回答了他的问

安。可是，她从未感到如此幸福，从未感到过。

“我饿了，”他直截了当地说。

“难道你没有离开吗？我倒是真的以为你已经走了。”

“我没有走。我可以进屋吗？”

“嗯，当然可以，”她说道，内心的深处笑开了花。她既感到兴奋，又觉得惊慌，所以毫无条理地重复道：

“我真的以为你已经走了。”

“今天，我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过，”他说道。她望着他，是他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到这儿来同约翰·鲍格森斗争并把他击溃的，可她却觉得这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安安宁宁地待在这儿呢？”莎尔卡问道。

然而，他太疲倦了。他往椅子上一坐，拱起背，把双手搁在膝盖上，凝视着从香烟头上冒出来的淡蓝色烟圈。然后，他叹了一口气。

“‘生存或者死亡——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他象个醉鬼，径自低声地嘟哝道，声音很单调。“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过这句话，”他没有望着她，说道。

“我读过些什么？”姑娘问道，可是，他显然并不打算向她解释。

姑娘问道：

“你到底为什么到我这儿来？你为什么不到随便哪个朋友家讨点东西吃？”

“我累坏了，”他答道。

“这倒不奇怪。率领一大帮人闯到这儿来，并且整整发了一天的疯！我们干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啦？”

“哎呀，请你别说了，”他疲乏而又愁眉苦脸地哀求道。“资

本主义社会连同它那正在堕落的一群穷人和已经腐化的上层人物都是令人厌恶的，你也不必去议论它。”

“阿尔纳利杜尔，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告诉我，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全部禁运约翰·鲍格森的鱼。不准他把鱼运出去，”阿尔纳利杜尔迅速地说道，并且挑衅地朝姑娘看了一会儿。“秋天他连一片鱼翅也无法运出去。”

“阿尔纳利杜尔，我觉得你好象在发疯。”

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光是再次请求给他一点东西吃。他耷拉着脑袋，双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又脏又倦的脸，就这样坐着。可是，他相信另一个世界，老是不出声地念一些外国诗歌。

“阿尔纳利杜尔，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在我们的小镇上生活？你真的以为我们将靠这些没完没了的罢工活下去吗？要不，就照你的说法，我们将靠跳舞，靠狂热的演讲和唱歌来填饱肚子吗？咸鱼——我们的生活就是建立在咸鱼上的。”

“同志！”他非常兴奋地同时又悲哀地说道。他站起来，原想走到她身边去，可是又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你是一个真正的同志。从前你是不会想到提这种问题的。你是不是想让我对你讲讲，什么是共产主义？”

“对我讲?!你以为我会听你说空话吗？绝不会的，请饶了我吧。”

她把粥和冷鱼摆在他面前。在一段时间里，他默默地吃着，而她却望着他。

“阿尔纳利杜尔，你好好地想象想象，我们将来会怎么样？”

“国有化和公社式的管理，”他一面不停地咀嚼，一面机械地、不假思索地、象照本宣读那样毫不打顿地回答道。

“你相信，某种公社付的工资会比约翰·鲍格森付的工资多。难道你是这种头脑简单的人吗？”

“什么声音？”他问道。

“是孩子们。”

“我明白了。这么说，你有孩子了？我可以看看他们吗？”

他站起来，嘴里继续咀嚼着，拿着蜡烛走进孩子们睡觉的房间。他把被子稍微掀起一点。孩子们赤裸裸地躺在那儿，每张折叠床睡着两个孩子：女孩子睡在一张床上，男孩子睡在另一张床上。他们蓬头散发，张着嘴，睡得正香，就象战后国外某个小车站上的难民子女一样。

“软骨病。这是缺钙引起的。”

“他们一点也不比俄国的流浪儿差。不久前，我在《晚报》上看到过照片，”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她在为自己收养的孩子叫屈。

然而，阿尔纳利杜尔似乎既不想为俄国孩子，也不想为别的什么理由跟她抬杠。

“你为什么要收留他们？”他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读过同一些书。”

“什么样的书？”

“奥古斯特·比耶尔纳松和另一些人的作品，”姑娘答道。他诧异地朝她看了看，弄不懂她的思路，姑娘不由自主地补充道：

“我在岸边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总觉得看到了我自己。马格努斯这个笨蛋，也就是他们的父亲，不愿意在再婚之前向教

区求援。他爱上了一个老太婆。"

"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上，我就会叫他们全都滚蛋，"阿尔纳利杜尔说道，这时他又坐在厨房里吃东西。"帮助个人是资产阶级彻头彻尾的假慈悲。埃普顿·辛克列尔说，这样做就意味着往地狱之火上浇油，唯一有意义的是所有的人团结一致，大家具有共同的思想。除了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革命，任何办法都无法拯救人们。"

"你怎么也指望人家给你个人吃东西呢？"

"请别以为你帮了我一次大忙。我可以付饭钱给你。"

"大概是用从俄国弄到的钱来付费吧？"她问道，但是他已经把一只手伸进裤袋里掏出了几枚硬币。他仔细地把它们数了一遍，然后把一克朗又八十七奥拉放在桌上。

"依我看，这点钱付鱼款正好，客气点说，鱼是不大好吃的。让我回到被打断的话题上来吧，我要告诉你，即便资产阶级的慈善行为今天会给某个人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末明天又会有另一个人遭殃，因为社会制度一点也不会因慈善行为而有所改善。产生贫穷的制度还是没有改变。贫困绝对不是由资产阶级慈善行为的不足引起的，那是社会组织得不好的结果。"

"我听说，俄国的赤色分子感到还不满足——他们把女人变成了公有财产，并且正在屠杀儿童。现在他们又在掘开坟墓和用石头砸尸体。因此你最好还是把钱从桌子上收起来，要不我很快就会把你从这儿轰出去。"

"你怎么搞的，除了《晚报》以外，就什么也不读了吗？"他问道。"要不，你也许是同阿翁甘季尔·鲍格森睡在一起的吧？"

"住嘴！"

"今秋我向你打听过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的情况，可你却

什么也没回答。"

她逼近到他跟前，怒火中烧，随时准备扑上去揍他一顿，但是她放弃了这种打算，只张开嘴，好象要咬人似的。尔后，她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等到自己平静下来以后，她说道：

"史坦因托尔比你强多了。他跟我是同一种人，虽说他是个流浪汉。而你只是一种能行走的学问。况且你那渊博的学问是不值钱的。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会人道地对待别人呢？"

"这一点我连想也没想过。在我开始流露感情的那一瞬间，我的歌也就唱完了。我是离不开群众的。我象一只鸟……"

"那末，你最好还是到岸边去，跟那些海燕一起叫。"

"莎尔卡，你必须刷牙齿。你本来有一口美丽的牙齿。"

她只是轻蔑地哼了一声来作答。

"瞧，你刚才问我，"他又开口说道，"我的钱是不是从俄国弄来的？你认为，一个人从哪儿弄到钱这个问题并不是他的私事，这是完全正确的，虽说此时此刻，在你认为我是从俄国弄到钱的时候，你就在犯错误。我放在桌子上的钱是我从西利斯峡湾的一个同志那儿借来的两克朗的余钱，显然我没办法还给他了。"

他把钱放回裤袋里去了。

"老实说，我一生中，身边的钱从来也没有超过两克朗。不过，既然我对你很了解，我倒也想向你提个问题：你对你从史坦因托尔那儿收到的钱有些什么想法？莫非因为有这笔钱，你便认为自己十分了不起啦，因而就决心与这个小镇上的那些最倒霉的无产者作对吗？"

"你胡说！"姑娘狂怒地叫了起来。她的脸和脖子因委屈和恼怒而涨得通红。

"我胡说？"

“真该把你从这儿赶出去。你在半夜三更闯进来，苦苦哀求我给你吃点东西。这件事又发生在你给我和我们渔民协会的全体成员造成损失之后。你在人们中间制造骚动。你真是无耻到极点了。你为什么要打扰我们？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我教会了你读书。莎尔卡，这件事你忘掉了吗？”

“依你看，我还得给你报酬？好吧，就假定我从美国得到了一笔遗产。也许，说不定我也有一个象你父亲那样的父亲。”

“或许，我对你父亲的情况了解得象你一样多，如果不说了解得更清楚的话。”

“你了解他一些什么？”

“好多年以前，他就死掉了。他是个挪威籍的领航员。”

“你这是从哪儿了解到的？”姑娘问道，这次的口气是和解的。

“我非常了解自己人。这同我的宣传员工作有关。因此随便什么事你也别想瞒得过我。”

“好吧，假如你什么都知道，那末我就没有必要回答你了。”

“一千五百克朗在这里被看作一大笔钱——这是克拉乌斯·汉森那件毛皮大衣的一半价钱。我们知道，你用一千二百克朗买下了马拉尔布德庄园。我建议你把余款投入罢工者基金。”

“你的废话我已经听厌了，我想睡觉。”

“你是不是指望有朝一日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会回来跟你结婚？”

“瞧，天差不多大亮了，”莎尔卡说道。“古依雅在等你，她大概也等累了。”

他笑了起来，发出一种持续的哈哈大笑声，这是在嘲笑她企图刺激他的那种天真想法。后来他又一本正经起来。

"克鲁克的古依雅是个小笨蛋，"他说道。"不过，尽管她一贫如洗，却也为罢工者基金捐献了六克朗，并希望这儿的孩子有一天会喝上牛奶。"

"你没有赏给她一个小孩，对她来说真是太不幸了，否则她的孩子将来就能喝牛奶了，"莎尔卡挖苦道。"假如镇上真的有哪位姑娘……"

她突然不作声，闭紧嘴唇，似乎又感到了已暂时消解的疼痛。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疼痛。然而，它也使她对生活产生了另一种想望。阿尔纳利杜尔惊奇地望着姑娘，他认不出她了——然而他是认识她的。令人惊奇的是，一张普通的脸竟能表达那么多的感情！他走到她跟前（她就坐在餐桌旁），把一只手搭在她那结实的肩膀上，把她的一只手握在自己的另一只手里。可是，他一触及她的身体，她就用那只没被握住的手蒙住脸，转身避开他；她全身一阵哆嗦。她半启嘴唇吸了口气，后来不知怎么的，浑身都变得软弱无力，于是又叹了口气。这一次，叹息声倒象是笑声。刹那间，她把头往后一仰，好象想委身于他。可是她立即就清醒过来，毅然决然地，但是并不粗鲁地把他推开，然后把身体伏在桌上，把脸埋在两只手中。当他的指尖触及她那裸露的强壮的脖子时，她惊慌地抖了一下脑袋，并请他别打扰她；于是他就不打扰她，从她身边走开了。

"好吧，我这就走，"他轻声说道。他的脸色非常苍白。

她一声也不吭，纹丝不动地坐着。

他走到门口时说："我知道，做人是很难的，学会象一个个别的人那样去独立思考和感觉那就更难了。"

她继续保持沉默。

"一个生来就是独特的人会遭到失败，或者会象群众一样获胜——这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一样东西比这更难理解。我指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它说，耶稣基督把全世界的罪过都担在自己的身上并获胜了——一人为大家。好吧，我走了。"

"阿里，你走吧，"她用一种带哀求口气的声音说。

他戴好帽子，点燃香烟，向她伸出一只手。她站起来，眼睛看着地板问道：

"你有投宿费吗？"

"我住在一个同志那儿，"他答道。

"啊，原来如此，很好。晚安。"

可是，他刚走到门外，她就觉得必须对他解释一下自己是为什么而活着的，于是她又把他叫回来。

"怎么回事？"他问道。

"人所拥有的钱并不单纯是钱，而是一种更伟大的东西，"她说道。

"你指的是什么？"

"它们背后隐藏着多年的辛劳，这些艰难的岁月是在外国，在世界的另一部分，在歹徒们中间度过的。谁也不知道，伴随着钱的是什么样的艰险，除了经历过这些艰险的人。请你想象一下这么一个人吧，谁也不认识他，他没有朋友，即使他死掉，谁也不会发现他已不在人世。假定说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么他也不比别人坏。我们大家，包括你在内，都远非完人。也许，这是由于我们大家都想为自己而活着，过自己个人的生活，就象你所说的那样。这儿的人全都肯定地说，我母亲是他给害死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件事是我干的。假如我继续仇视

他，那末她就不会死。她会靠我的仇恨活着。是的，我确实恨过他。这一点我也对他说过。我跟他说，他是个真正的魔鬼。但他却给了我一只戒指，一只珍贵的戒指。这不光是一只戒指，其中似乎体现了人类的全部优点，是多年辛劳的具体成果。这就好象是《圣经》中经常说到的那种牺牲。人们营造祭坛，奉献牺牲。他确实也是这样把戒指奉献给我的。不错，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企图奸污我。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去打听，这件事有没有做成。一天晚上，你嘲笑我，当面辱骂我。我逃回家里，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暗自说：听天由命吧。我将委身于他。他并不比阿尔纳利杜尔差。他强壮有力，有一双褐色的眼睛，说起话来又是如此恳切。他可以沉默得叫人吃惊。我就这样对自己说。起先，他在我身上种下了仇恨，但他也注定会把它拔掉的。是的，阿尔纳利杜尔，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我把你的明信片给弄丢了。也许是我有意把它扔掉的。他拥抱了我，紧紧地按住我，要是我母亲不来的话，我相信，他会完全占有我的。我知道我会允许他干这种事。在那一瞬间，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他和我。后来他就离家出走了，于是我母亲也应当死掉。她死掉了。夜间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个杀人凶手和小偷。复活节那天早晨，我发现她躺在沙滩上，嘴里全是水草。我付了她的丧葬费。这是我所欠下的第一笔债。尽管我也很可怜她，可我知道，只要活着，我会一直恨她，同样也会恨自己……”

稍后不久，镇上传开了一条消息，说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打算坐下一班轮船到南方去。“赤色分子”替他募集到一小笔钱。他没来同莎尔卡·瓦尔卡告别。空气中感觉得到，冬天临近了。

正当他穿越码头想上船的时候，有个长着罗圈腿的小男孩奔到他的身边，喊住他：

“好叔叔！瞧，我必须把这件东西交给你，”说完，小孩就把一小包东西递给他，这个小包小得大概只能放一只顶针。

“谁给的？”阿尔纳利杜尔问道。

“人家不许我说，”小男孩说罢就走得无影无踪了。



第 四 部

在生活的十字路口

第 十 三 章

是男人的声音吗？

这难道不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巧合吗：尽管自然界的万物都在准备迎接春天的解冻天气，可冬天又降临了，——于是这个声音突然又响了起来；从下面，即从岸边，传来阵阵锤子敲击的声音。这个人的声音在她的童年时代曾经是那么重要，后来被遗忘了，与它相比，那张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小照片算得了什么呢？突然，它又响起来了。

姑娘茫然若失地站着，全身都在颤抖；一种融合着现实生活的旋律，使房屋的四壁也颤抖起来。看来，现在一切都完了，再也不需要等待任何东西了；这声音在她的心搏声中发出阵阵回响。那双凝视着她的褐色眼睛是痛苦的，热辣辣的，与理智世界和幻想世界无缘的。这在文学中被称为全神贯注。

然而，她一开始跟他讲话，立即就明白，这双褐色眼睛和别人的眼睛毫无区别……这一切也许真的是她臆想出来的吧？把那种独特的眼神与一些非常美好的理想拴在一起，这样做是愚

蠢的。这些理想扔开咸鱼和黑麦面包、歌声和政治，径自在头脑里产生和发展着。可以把这双眼睛同一首缺少个性的诗歌相比较。瞧，这个人来了，他多多少少是个熟人，可是也有点陌生，不过，这也同其他人一样。不知因为什么，她记得他长得比别的男人高大，然而，现在她则怀疑：他的身高是否有一米半？最后一点，他的脸到底长得怎么样——是温柔可爱的，还是令人反感的？更结实的脑袋、更大的嘴巴和更厚实的头顶是难以想象的——除非是公牛的头。可是走近端详时，她明白：这个人只有在她的想象中才是温柔可爱的和令人反感的。与我们富有诗意的幻想相比，现实有时显得多么可怜啊！

"莎尔卡，你好！"他面带微笑地说道，当狗抬起一条腿把屋角尿湿时，它的脸上就会出现这种微笑，这是一种既羞愧又凶狠的微笑。两只门牙上的金牙冠在闪闪发亮。

难道这个长着一双毛茸茸的手的粗坯，从她还象一粒依附在大植株上的小土豆的童年时代起，就对她有这种影响了吗？是的，就是他。她象中了魔法似的望着这双眼睛，它们的情火给她的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致使她忘掉了自己那位造物主的威力，选择了大海……莎尔卡向他伸出一只手。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是你吗？"

"是的，我回来了，"他说着又微微一笑，但是并没有看着她。

"怎么啦，你干吗要到这儿来？"

"这儿是我的家。"

他的乱蓬蓬的黑头发中不时微微地闪现出几根白发。

"假定是这样吧，"姑娘承认道，"可是并没有人在盼望你。"

"你似乎不知道，我是经常离家和回家的，我还是那个我呀。"

“史坦因托尔，我们别翻老帐了，”姑娘说道。“我和你都很明白，你能有几分可靠。我承认，你敢冒险重新在我们这个地区露面，使我感到惊奇。不过，你来来去去地奔波，当然也是在尽自己的责任。”

“责任吗？”他反问道，似乎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

“啊，我可不想解释。请坐。你干吗不坐下来？我来煮咖啡。得啦，祝贺你顺利归来，好吗？”

“这儿现在搞得真不错，”他望望四周，说道。“既有椅子，又有画。你的日子想必过得不错。”

“那时候你到底为什么要寄钱给我？”

“钱？什么钱？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即使是魔鬼亲自寄给我的，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花掉，让它们派上用处的。我用这些钱买下了马拉尔布德庄园，但是现在庄园将转交给你。我用不着它了。我快要破产了，不过，镇上的人全是这样。可是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真名字给我寄钱？”

“你可能已出嫁了。”

“出嫁？我？真是胡说八道！不，我打算到南方去。这儿，一切都乱了套啦。鲍格森干坐着，被那些值一百万克朗，或者甚至更贵的鱼弄得焦头烂额；银行在没有得到国会担保之前，是不会对大家开门的；今冬未必会有一只船出海，除非那些银行亲自出去捕鱼。据说，鲍格森将失去一切，我们也将失去那点为数不多的财产。还有一些谣言，说在西班牙，人们对国王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而克拉乌斯·汉森则愚弄了鲍格森，把他的一切直至最后一个铜板都骗走了。他迫使鲍格森把钱投资到南方的渔业上去。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结果。看来，周围的人都失去了正

常的理性。抱歉，喝咖啡时我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罐头里只有几片黑麦干饼。你要吃吗？”

“不要。”

煤油炉开始呜呜作响。这声音就象我国著名诗人所描写的瀑布声。这个人的一双眼睛又闯入了她的生活。象往昔那样，他背靠墙坐着，脸上挂着无耻的微笑，无论是过去的情况，还是现在的情况，他都没有问起。

“你没什么要讲的吗？”姑娘问道。“你是从哪儿回来的？”她甚至打算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不过又放弃了这种想法。

“我是从维斯特①回来的，”他用一个英语词回答。尽管这是他说出来的唯一的外国词，但他的声音里有时却听得出一种外国腔。

“你有过好差使吗？”她问道。

“有时也有过，”他一面回答，一面拿出烟斗和有点酸味的烟草。他的一双手不象奥谢伊里镇上大多数人那样粗糙。于是她忍不住问道：

“你在美洲交过好运吗？”

“在哪方面交好运？”

“我想说的是，你发财了吗？”

“当然，我富了，”他很有把握地说。“否则，我就不回来找你了。”

“找我？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以为我什么都忘掉了吗？”

她沉思地凝视着前方，然后断然地说：

“史坦因托尔，假如世界上有公道的话，那末你就不会有好

① 即英语west的音译，意为“西方”。

结果的。我们则会因此而变得更称心。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唯一的看法。"

"我已八年没见到你了，"他说道。"你至少也无法否认，在我出走之前，你收下了我的礼物。"

"你好象想重提以往的蠢事？那末我要熄掉煤油炉，你也只好到别处去喝咖啡了。如果你不想收回马拉尔布德，那末我希望，将来我能把我欠你的钱还给你。可是，我并不想听你的胡说八道。"

"什么叫胡说八道？"

"我们这儿正在发生一些大事，对这一点倒是应该议论一番的。可你却在胡言乱语。这里发生过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双方都失败了。孩子们在患维生素缺乏症，谁也不替穷人出力。我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笨小姑娘了。现在我懂得社会利益了。"

"社会？"他大为惊讶。这个词他不知道。

"对，是社会。谁不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谁就是瞎子和聋子，至于那些不准备为反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而斗争的人，我甚至不会把他们当作人看待。"

"不公正的现象？！"客人轻蔑地微笑着重复道。"你们在冰岛这个地方做得过火了，所有的人都在高谈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听你们谈谈指的是些什么，倒也很有意思。"

"我们所指的是什么吗？我们当然是指约翰·鲍格森那样的财主，他成百万成百万地从银行里提取钱款，替自己的狗崽子在丹麦建造豪华的公馆。此外，他和克拉乌斯·汉森一起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投入曳网渔船公司，现在又在西利斯峡湾办报了。他在这份报上侮辱和教训工人，要他们牢牢记住，应该恨丹

麦人，要当独立自主的人，另外还有不少别的废话。他花了整整一百万克朗把鱼收购来，现在坐在鱼堆上干着急，因为他太卑鄙了，不肯给穷人出一种能过得去的工资。有些人说，这一切全都是克拉乌斯·汉森的过错。世界上存在着象他们这种人，简直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克拉乌斯·汉森一天挣一百八十多克朗，而这儿穷人家的孩子却空着肚子在岸边流浪。据说，反对资本主义，力求组织合作社、幼儿园、集体农庄、渔业公社，就是布尔什维克。我则认为，这根本不是布尔什维克，而只是一种健全的思想和一种明智的事业。我无法理解，我怎么会想到你。想到一个对社会丝毫也不了解的人。我必须跟一些真正的人谈谈。”

“好吧，这有一点道理，”他说道。“然而，从约翰·鲍格森第一次欺骗我之后，我就了解他了。我起誓要成为象他那样的财主。我一度曾在酒中寻找过安慰，这并不重要。对，莎尔沃尔，亲爱的，在你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约翰·鲍格森会从他小铺子里的每一磅食品和记入进款帐簿的每一笔数目上揩一点油。你说说，除了没有知识的人和伪君子，正直和公正什么时候成了人们的话题？我到底不是昨天才生下来的。”

“对，当然不是。史坦因托尔，你已经犯下不少罪了。”

“我从来什么都不怕。”

“这一点我们早已听说了。莫非你还要向我证明这一点？我可是两次目睹你从自己的家里逃走的。”

“难道你不知道，及时地逃走要比留在陷阱里需要更大的勇气吗？大多数人都坐以待毙，因为他们不敢冒任何风险。于是他们被称作庄重的、可敬的、规规矩矩的人。可是依我看，他们是笨驴和胆小鬼，虽说他们每个人都已得到十三个孩子。”

他突然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从他身上莎尔卡认出了原先的史坦因托尔。瞧，他彻底在她面前暴露了。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是个无牵无挂的人吗？"他问道。"难道你没有觉察到，我什么都可以办到吗？"

他突然想起一首优美的诗。他走到她跟前，变得非常象原先的那个史坦因托尔。

"莎尔卡！"他说道。"在我干了一切，在我经受了一切以后，我终于回到了你的身边。我活着，是因为你的目光给了我希望。它渗透了我的心灵。在海地的一百度酷热中，在北方哈得逊[①]附近的零下五十度严寒中，在黑人、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中间，它缓缓地从我的血液中流过。不管我挣到钱，还是失去钱，你都是我的力量，你使我的意志更坚强。现在，当我终于回到家里，回到你身边时，你突然大谈起社会和不公正现象，大谈起那些空着肚子在岸边流浪的孩子……"

第十四章

从这天起，被上帝遗忘的奥谢伊里镇上又出现了一个大人物；在这个灾难和破产似乎没有尽头的小地方，现在也有了一个不欠债的人；尽管谁也没见过他的钱，人们却推测说，他有许多钱；老人们感到惊奇，美洲之行后，史坦因托尔起了多大的变化啊：他让大伙儿明白，他打算收购鱼了。

现在，约翰·鲍格森的运星已经陨落，而史坦因托尔的运星升起来的时刻也就来临了。他是奥谢伊里镇上唯一的独立自主

① 指北美的哈得逊湾。

的捕鱼人。现在他打算派两艘摩托艇去捕冬季的鱼。正如俗话所说的：说变就变，一眨眼情况全变了。约翰·鲍格森的商行里不仅没有商人，而且连商品也没有；债户的名单已转入斯维因·帕乌尔松的帐册。他不知在什么地方雇了个办事员来登记收支帐目和分称燕麦米。至于约翰·鲍格森的总管，也已成了某个由绝望的失业者——家长们和一些老奸巨猾的人所创建的醉汉公司的名誉成员。现在，他们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劫，而从前纵酒和胡闹是不会出格的，当时行劫通常是在夜间发生的。鲍格森的小铺子倒闭了。奥谢伊里镇上的那幢白房子同样也关闭了；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护窗板被钉住，因为鲍格森夫人住在丹麦。她在帮儿子和儿媳布置郊外别墅。鲍格森本人暂时也不在家。据最近的消息说，他已从国外回来，此刻就住在雷克雅未克。也有这样的谣传，说他病得很重。一些人断言他在银行界受到了一次冲击，另一些人则说他神志昏迷地躺着，有个从南方来的人说，约翰·鲍格森正处在一种很可怕的境地，他连最后一件大衣也卖掉了。国家银行倒闭了。所有的财源都已枯竭。存户们仅能得到自己存款的极小部分。现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国会上，它将在新年后的一次例会上对国家能不能援助那些陷入困境的银行，或者对能否使他们彻底破产的问题作出裁决。谁也不知道情况将会如何变化。临近冬季时，孩子们的脸上长出了斑疹，老妪们待在家里捻粗羊毛，并为自己的罪过而痛哭流涕。她们找不到话去谴责青年的轻率。夏季罢工过去后，有四个姑娘怀上了身孕。只有马具匠和他的妻子在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在捕鱼的大忙时光动身到南方去镶假牙了。

约翰·鲍格森会回来吗？就象在那首歌颂乌尔曼·德林内依的举世闻名的诗歌里所说的那样：他会回来吗？捕鱼季节早

已开始了，人们为刮鱼鳞的工作说了不少粗话，这些粗话是针对这个正人君子的，他曾象爱自己孩子那样地爱过他们——全体镇民。他的栈房快要被咸鱼挤破了，难道他会在这种时候让自己的“孩子们”死于饥饿和变性酒精吗？一些孩子停学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学穿的衣服。现在他们待在家里，待在这些满是寄生虫的偏僻陋屋里，一面在煤油炉的烟气中喘着粗气，一面唱歌和吵架。他们已被剥夺了那份以最新的科学资料为依据的伙食。

渔季的初期，南方来了一个人；说真的，他完全不必在这个地区露面。他来了，身上穿着一件磨损的旧外套（这时正值隆冬季节啊），消瘦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他的眼睛很大，脸颊却瘦得凹陷下去。一些年轻的“赤色分子”在码头上迎接他，同他一起抽烟，一起上岸，请他喝热咖啡。

不，虽说这个疲惫不堪的穷大学生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虽说他光是从书本上来认识生活的，但他并没有对为正义事业而斗争感到厌倦。他首先召开了一次工会会议。出席大会的一共只有几个人，因为许多人对他的那套人人平等的学说都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亲身体验到该学说是很不管用的。假如仔细推敲的话，那末正是这些思想使奥谢伊里镇上出现了这种受苦受难的状态。可是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仍然成功地使那些为数不多的来开会的小伙子振作起精神。他作了一个很长的发言，想使他们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战胜资本主义，只要再发起几次决定性的冲击就行了。现在，当他们成功地打倒了约翰·鲍格森以后，资本主义这条多头蛇又重新长出一只头来了，这次出面的是斯维因·帕乌尔松；只需要朝这只头猛击一下就行了。凡是想违抗人民意志的人全将碰得头破血流。他把一架被人当作印

刷机的破打字机指给与会者们看，并声称，为了与约翰·鲍格森作斗争，他打算出一份以《火焰》命名的报纸。预定一礼拜出一份报；它的任务是说服人们去参加普选，把共产党人选入市政机关和国会，而且也要把银行划归自己领导，同时还要掌管国家的珍宝。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顺便告诉大家：约翰·鲍格森在南方感到很自在，无论是在银行界，还是在别的任何地方，他都没有受到过冲击，而那些说他神志不清地躺着的各种谣言纯属胡扯。不久前，也就是在圣诞节前，他从国外回来了（他在国外给儿子造了一座郊外别墅），而现在，他正和克拉乌斯·汉森及另外一些同类型的老爷们一起领导着一支小型的曳网渔船队。他自由自在地住在首都豪华的旅馆里，经常和一个农家姑娘一起乘车到哈佛纳尔峡湾兜风，她虽不是美女，却是正当妙龄的女人。那则说他被迫卖掉大衣的故事纯属杜撰。相反的是，送礼给年轻人使他感到很快乐；南方的一些人肯定地说，他甚至向一位部长赠送了一件大衣。向有钱人赠送大衣在那儿被看作是好风度的一大特征。与会者们迅速把这条新闻传遍了全镇，于是辱骂和诅咒又纷纷落到商人的头上，因为他剥夺了人们把呆头呆脑的鳕鱼从海里捞出来的机会，同时因为他正在欺骗他那可怜的妻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欺骗自己妻子的啊！

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终于谈到了主要问题。他开始谈到要创造条件，这些条件一具备，不单约翰·鲍格森的买卖，而且这个镇上所有个体户的买卖，包括斯维因·帕乌尔松在内，都将破产。他宣称，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以合作社联合会名义向他保证，说要借给奥谢伊里镇上重建起来的合作社一笔四千克朗的款子，假如合作社有一笔保证金为自己作保，哪怕只有

这笔款子的一半也行。看吧，这时候连最多疑的人也成了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信徒，还原谅了他给社会所造成的麻烦，宽恕了他的那些野兽，等等等等。大家象信奉真正的民众救星似地信服他，现在可以希望，孩子们将吃得饱饱的，将有可能在裤子上打补钉和解决一些别的奢求。

几天后，召开了合作社成立大会。来开会的人很多，大家一致承认必须成立这种合作社。会上作出决定，每个人在加入合作社时要交纳五十克朗，并要保证将来再交清一百克朗。人们都急切地想加入这个组织，心甘情愿地纷纷在纸上歪歪扭扭地涂下自己的名字。莎尔卡·瓦尔卡和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后者没有入座，只站在门旁。他身材高大，相貌威严，乌黑的头发长得蓬松而又浓密，皮肤泛着青铜色的光彩。人们毕恭毕敬地向他表示欢迎，因为他象个真正的老爷似的穿着一件外套，并且又是这一大帮赤贫的失业者中间唯一穿活络领头和系领带的人。他没有参与讨论，也没有表示出丝毫支持成立合作社的意思。莎尔卡·瓦尔卡从座位上站起来，签上名字，并在自己名下写上一百五十克朗，想以此来表明，她对合理的主意是赞同的，对社会的需要也是理解的。然而，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却一眼也不去瞧她，虽说她已用签名肯定了他的声明。自从来到这里以后，他连一次招呼也没跟她打过。看来，他好象决心把她视作大众的一部分，而且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虽说他在去年夏天曾到她那里去过两次：一次在凌晨，另一次在午夜。她也觉察到，当她在纸上签好名以后，她就失败了。

可是一到要把钱摆到桌面上的时候，大家的脸都拉长了。结果发现：从去年开始，大家手里连一个子儿也不曾有过。他们

提议以自己的不动产、鱼、奶牛、牧场或渔船的股金来担保。不过，他们都是约翰·鲍格森的债户，因此现在尚未得知，他们所捐助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他们的财产。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接受这种担保。人们授权给阿尔纳利杜尔，让他去收总数为两千克朗的票据。大会结束时，阿尔纳利杜尔被选为合作社社长。他身负重任，离开了会场，对莎尔卡·瓦尔卡连瞧也没瞧一眼。

第十五章

出了什么事啦？

从美洲回来的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突然从镇上消失，后来又出现了，而且不知是从东方，还是从北方，说不定是从南方带来了两艘船。这样的船，以前这里不仅没有见到过，而且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这里的人给这两艘船起了个绰号——"颤音"，大约是因为它们与音乐中那些悦耳动听的声音相似吧。船不大，是敞篷的，里面装着小马达。它们几乎一点也不值钱，几乎是最不起眼的小玩意。也许值几条人命。史坦因托尔确信：此刻正是捕鱼的大好时光，必须趁热打铁。他表示愿意把曳拉到奥谢伊里岸边来的鱼全都收购下来。尽管西班牙出现了困难时期，尽管那儿的国王和臣民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歧，他还是要收购鱼。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驾着史坦因托尔的"颤音"船出海去的。人们认为，这些小不点的船虽然也配备着马达，但要上公海去捕鱼，却不大管用。假如马达熄火，那可怎么办？作为回答，史坦因托尔本人亲自作了首航。人们纷纷来找他，向

他求借渔具、燃油和盐。他给每个人一点点必需的用品，并且全都记上帐，让他们用捕来的鱼抵帐。

一天晚上，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来找莎尔卡·瓦尔卡。

"你，"她说道，"倒是轻松自如地扮演着一个慷慨大方的角色，又是派船出海，又是收购鱼，你只不过是在享用那些比你稍微聪明一点的人的成果。请问，是谁迫使约翰·鲍格森屈膝投降的？我们被迫同意你所提出的一切无利可图的出海捕鱼的条件，但这完全不是你的功劳。你就等着瞧吧，半年前使约翰·鲍格森陷入困境的那个人很快就要来收拾你了。"

"你所指的是那个带着一副学究腔在这儿闲逛的、干瘪的二流子吗？他整天都在抽烟，可是他大概连买那些香烟的钱也没有。你可以相信我说的话。"

"假如他是二流子，那末你又是什么人呢？"

"那就请你告诉我吧，那些曾经管我叫二流子的人现在在哪里？一些被痛风病折弯腰的和被瘫痪病弄得无法动弹的老头子，他们甚至连一点变性酒精也买不起。这个镇上的一切是由谁说了算的？是我。"

"我倒是很想知道，假如约翰·鲍格森没有被推翻，你会得到什么呢？"

"约翰·鲍格森已经动身到那个始终有他一席之地的地方去了。如果说真的有人把他推翻了，那末这个人就是我。"

"绝对不是你。这是合作社的功劳。合作社又是谁创建的？"

"合作社也是我创建的。我把那笔两千克朗的款子借给了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让你们大家以后都对我唯命是从。无论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地区的生活，我

都很了解。因此我就直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以偶然的胜利来自吹是很容易的事，”姑娘说道，尽管听到的这条消息使她大为震惊。

“偶然？莫非你以为我是个偶然来到的人？这个地方对你来说也是个偶然的地方？那末这一年、这一天呢？你难道不知道，我发誓要把鱼全都收购下来吗？你难道不知道，我始终认为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的财产吗？也许你认为，只要你一出嫁，我就不会同你的丈夫结帐了，对吗？有一点你可以相信，我要让他坐到一条有窟窿的船上，强迫他出海……”

“假如我出嫁，你就要让他坐到一条破船上去吗？你敢！啊，我多么希望真的有一个上帝，一个上帝，而不是一个空间。叫他来惩罚你，来为我和我母亲报仇。”

“除了我，上帝是不存在的。”

“从前我以为，我已终身陷入了你那双罪恶的魔掌，因为你有一次差一点扼死我。可我现在明白，对男人有情——一种以高尚的思想为基础的真正的感情，意味着什么。”

“高尚的思想？废话！”

“对，正是高尚的思想。你送给妓女们的那种礼物，他没有送过我。但是他唤醒了我的心灵。就算你在好多年前，趁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侮辱过我，可我知道，你没有触及我的心灵。我的心灵是属于他的。”

“无稽之谈，跟救世军的废话差不多。”

“你今天就可以收回这幢房子。我是出于愚蠢才用你的钱把它买下来的，这些钱肯定是你在另一个半球偷来的。不过，这种事跟我无关。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对我干出了恶劣的勾当。为此，你赏给我一枚戒指。可是，在我的朋友离开这儿的

时候，我就把它送给他了，好让他去卖掉，把钱用到有用的事情上。"

史坦因托尔的面孔不由得变了样，他一把摘下帽子，神经质地把头抖了一抖，可是又立即堆起笑容。

"这枚戒指未必值十克朗，不会再贵了。我是在轮船上偷来的，说得更正确一点，是在长官的盥洗室里捡来的。三副洗脸时把它忘在那儿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莎尔卡·瓦尔卡才对这番意料不到的自白作出反应。这自白在眨眼之间把她对爱情所抱的全部概念一扫而光，并把她用来与生活的波折（过去的和今后的那些波折）相对抗的一切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全都变成了灰烬。瞧，她就站在那儿，一个名誉已被败坏的、普通的小姑娘。人家不仅侮辱了她，而且欺骗了她。表示爱情的礼物原来只不过是一件偷来的、玻璃做的小玩意儿，母亲以死赎罪原来也跟我们的救世主以死赎罪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倘若好好地想一想的话，那末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简直就是个撒旦。姑娘象个疯子似地张开嘴巴，她的脸变了样，突然变得很粗野，几乎成了一张不讨人喜欢的脸。接着，她用双手捂住脸，一面在房间里前前后后地奔来奔去，一面用一种高得不大自然的声音叫喊道：

"我受辱啦！受辱啦！今天，我彻底受辱啦，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能洗掉我的耻辱。一点也没有啊！"

至今为止，唯一能替姑娘眼中的史坦因托尔作辩护的就是他对她的爱情。她站在他面前，冲着他骂道：

"骗子！"

"只不过是误会，"他说道。

她继续在房间里奔来奔去，一再重复说，正是在今天，就在

此时此刻，她的名誉扫地了。

"可惜我那次没干成这件事，"他一面继续平心静气地说，一面站在门旁打算一走了之。"我很坦率地承认，一生中我对这件事最为抱憾。无论我在哪儿，在寒冷的地区也好，在炎热的地区也好，我日日夜夜都在想这件事。可惜那时我喝醉了。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发誓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对我说来，你是你母亲身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你是我最想得到的她身上最好的东西。你身上的血腥味曾使我的鼻孔发痒，有时候我似乎觉得等你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这只是因为你那时才十一二岁。我决心在那天早晨占有你，可是你在没有失去知觉的时候，就象一只野猫似的，又是抓，又是咬，又是踢。"

他平心静气地、不慌不忙地、详细地解释，他为什么没能实现预谋的暴行。

"刹那间，我清醒过来了。我急忙溜掉，去躲起来了，我知道，否则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不过，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我什么也没干成。你只是因恐惧和狂怒而失去了知觉。不管谁是你第一个恋人，他将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滚，"姑娘喊道，接着就把手一挥，想给他一巴掌。可是她没有想到，她所面对的是一个曾在世界各地独自与整支武装军队搏斗并获胜的人。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象一把铁钳似的紧紧把它抓住。

她察觉到，他比她更强壮有力。

"只要你敢碰我一下，"她态度傲慢地从牙缝里说道。

他们在搏斗，这些地方的人大概从来也没有象这样搏斗过。他们的身体在突然迸发出来的仇恨和性欲中相撞；似乎他们相互都渴望把对方烧为灰烬。他们象两只嗜血成性的野兽。

每一块肌肉都绷紧到极限，胸脯贴着胸脯，肚皮贴着肚皮……此刻就好象生命正在为自身而搏斗，他们以同等的力量在恨和爱。他们在地板上翻滚，相互把对方从一堵墙边摔到另一堵墙边去。先是餐具被打碎，发出一片稀里哗啦的响声，接着椅子发出噼噼啪啪的折裂声，煤油炉被掀翻了，画着美丽的外国森林的画从墙上掉下来。房子的木结构咯吱咯吱直响，活象在呻吟。地板的板条在他们的脚下时而隆起，时而陷落。最后，史坦因托尔终于把姑娘按倒在屋角。他把双唇紧贴在她的嘴唇上。一头饥饿的野兽就是这样紧贴在它的牺牲品的伤口上尽情地吸血的。仅仅在此刻，姑娘才意识到：威胁着她的是什么？可能会发生的又是什么？狂怒给了她力量。她抓住他的双肩，把他从自己的身上推开，用力朝他的腹下踢了一脚，使他象一只球似地飞出门外，摔倒在厨房的地板上。这狠毒的一脚使他从那种因肉欲及她的血腥味而引起的狂态中清醒了过来。

门旁靠窗的墙壁上挂着一把锋利的刮鱼鳞刀。她操起刀子，对准史坦因托尔。

“我要杀死你！”她叫了起来。“假如你敢到我的门口来，我就杀死你。”

“这扇门里没有一块木片是属于你的，”他清醒过来后说道。“这是我的门……该死的妖女！世界上任何一个坏蛋都不敢踢出这么下流的一脚。”

姑娘听到，他还在门外咬紧牙齿哼了一段时间。她抓起他的帽子，朝外面的暗处扔去。然后，她把他家的房门闩了起来，不过，仍旧手持刀子久久地站在门旁，时刻防备着，只要他敢回来，就把他杀掉。等到她确信他已走掉了的时候，她才把自己的东西收入一只袋中，然后动身去找住宿的地方。

第十六章

结果，莎尔卡·瓦尔卡又一次成了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的夜间来客。这一次，她在一个渔民协会会员的相当好的房屋里找到了栖身之处。渔夫和他的妻子把顶楼陡削屋顶下的一个小房间让给她住。莎尔卡只字不提刚才发生的事，只是简短地告诉他们，说她再也不会住到马拉尔布德庄园里去了。她请求主人让她单独留在房里，然后随身关上门，从布袋里抽出被子，躺下来，把被子盖在身上。海上吹来阵阵夹雪的寒风，虽然还没到严寒的时候，天气却相当冷了。姑娘打了个寒颤，她把被子裹得更紧一点。可她睡不着。

她有这么一种感觉：镇上似乎刮过了一阵飓风，它把遇到的一切都席卷而去。房子一幢幢叠在一起堆积如山，人们的生命岌岌可危。那些构成她的生活意义的概念和知识也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无论是讨好巴结，还是使用暴力，她都不会属于他。她对他的最后一次胜利证实了这一点。不过，她同时也明白，命运愚弄了她。她所绕着旋转的那根生活轴心原来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幻想。存在着的仅仅是雷雨云，下面一片乌黑，上面却闪烁着虚幻的光芒，其余的一切都溶解在大海里——此外就一无所有了！她到底是什么呢？她为什么要高居于阿尔纳利杜尔谈到过的那种同一面貌的群众之上，高居于人民之上呢？他们大多数人一无所有，却想活下去。

在这冬天的深夜，她披头散发、衣衫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她不必穿衣服，因为躺下睡觉时她一件衣服也没有脱。她既没

洗脸，也没梳头，用羊毛围巾裹住脖子。象一条刚打过架的狗似的，舔舔手上的抓痕，然后就出门去了。她有这么一种感觉：她仿佛死了，已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的确，她的样子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可怜。她仿佛此刻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当你从一幢陌生的房子里出来，朝四周环顾一下的时候，你就会体验到这种奇怪的感觉。一切都变样了：房子和马路的位置变了，山转移到另一边去了，苍穹上的星星在演奏一种陌生的新旋律。在庞大的雷雨云之间，它们显得如此微小。在这个新的地方是什么在等着我？——莎尔卡象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在他乡醒来似地想道。对她来说，一种新生活开始了。

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只有姑娘一个人茕茕孑立在马路上。只有几个小窗口亮着灯光。想必，睡眼惺忪的女主人们已经起来烧咖啡了。幸亏大多数人还没有睁开眼来迎接正在折磨这个小镇的贫困。姑娘朝拉乌盖依里那儿走去，码头西面缓缓倾斜下去的岸边上的那一部分就叫拉乌盖依里。这是奥谢伊里镇的边缘。莎尔卡在一幢房子旁边站住。这是一幢窄长的房子，就象一只铅笔盒子。想必，它是比着那些大孩子的两只脚的尺寸建成的。这是拉乌盖依里的最好的房子之一。人们把它叫作长笛，因为屋里四面通风，风从屋里吹过时还会发出各种各样异常优美的声音。整幢房子还在睡梦中；在那股从岸边飘来的臭气中睡得正香。莎尔卡宛如萨迦里的神秘姑娘，久久地伫立在这幢房子的附近，望着那即将在她的新生活的上空破晓而出的曙光，它在一块巨大的乌云底下显得又寒冷又凄凉。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类曙光更凄凉和更令人忧愁了，这是一些灰色的、寒冷的曙光，甚至比最厉害的严寒还要冷。也不可能有比一

个姑娘孤零零地站在一幢形状古怪的房子面前的那副模样更悲伤和更苦闷的画面。她披散着头发，光着脑袋，颈子上马马虎虎地围着一条羊毛围巾，两只手上满是抓伤的痕迹。由于一夜未睡，她的样子显得很难看，她站在那儿，凝视着前方，浑身冻得直哆嗦。周围的一切仍旧在沉睡。

最后，她走到门前，提起门闩，走进那条堆满废物，充斥着鱼，鱼油和亚麻油气味的小过道。由于没有摸到门把手，她就动手敲门，先敲一下，后来又敲了一下……

"真见鬼，谁在那儿？"一个睡意未消的男人嗓门问道。听得出有个人从床铺上跳下，踩着地板走来，然后房门就洞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是一个身穿羊毛内衣的年轻人。

"早上好！"莎尔卡说道。

"这是谁呀？"

"一个姑娘。"

"噢，是你吗，莎尔卡？你来迟了。我们已经受雇，即将出发去东方了。"

"我并不打算雇用你们。我只是想问一下，阿里是不是在这里。"

"阿里吗？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要跟他说几句话。"

小伙子毫不掩饰惊奇的心情，向她指了指房间深处一张靠窗的床铺。床铺沿墙摆着。上面还有两层上铺。那些睡眼惺忪的小伙子模样可笑地从被褥里朝外望着：此时此刻，即在拂晓时，他们正好梦见女人。

"阿里，一个姑娘找你，"给莎尔卡开门的小伙子大声说道，接着又钻进了被窝。另一个人，那个被唤醒的人，用手肘微微支

起身体，用睡意未消的声音问怎么回事。凡是看书看到很晚才睡觉的人，一清早是很难醒过来的。

他床前的小板凳上堆着一堆他的衣服；一旁摆着一盏煤油灯和一本厚厚的外国书——不少于一千页。他摸索着找到了火柴，点亮了灯。灯罩玻璃已有裂缝，已被油烟熏得乌黑。灯芯差不多全烧完了，勉强才够到煤油。现在他们可以在这早晨的并没有浪漫气氛的半明不暗中看清对方了。

"阿尔纳利杜尔，你好，"姑娘边说边向他伸出一只冻僵的手。

"你怎么在半夜三更到处游荡？"他那旧衬衫的开襟处露出一片雪白的、瘦削的胸脯，可是，这个胸膛里却有一颗心正在为全人类而搏动着。

"我这就走，"她毫无表情、心不在焉地说道，仿佛她的思想正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徘徊着。然而奇怪的是：她那只冰凉的、缺乏意志的、柔软顺从的手好象准备永远留在他的温暖的手里。最后，他放掉她的手，它就有气无力地垂落下去了。

他朝站在他床边的姑娘看了一会儿。

"瞧，这儿连坐的地方也没有，除非坐到床沿上来。"

她一言不发地在他的身旁坐下。起初，她把双手搁在膝盖上端坐着，后来又把头低下来，紧紧地咬住嘴唇。

"你住在这儿不觉得冷吗？"她问道，"你的衬衫这样单薄，被褥也差劲。"

"莫非你打算请我睡到马拉尔布德庄园你那床羽绒被下面去吗？"他问道。

"不，"她直截了当地答道，既不脸红，也不感到害羞。"我再也没有房子了。"

“你把它卖掉了吗？”

“不。”

“到底出什么事啦？”

“我不懂，你回来以后，为什么一次也不来看我？”

他惊奇地看了看她。

“你想必已发现，戒指上的钻石只是一块普通的小玻璃。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我以为它很值钱。这是我身边唯一值钱的东西，否则我是不会把它送给你的。事情搞成这样，使我感到很抱歉。”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末这是一件假货，对吗？不过，去年冬天，我们在替南方的渔民筹集资金的时候，我就把它捐给罢工者基金会了。不过，为了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亲爱的莎尔卡，我想告诉你，当姑娘们的情人在久别后重新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不习惯于去找她们。我知道，她们在这种时刻有另一些事要操心。”

“别说了，阿尔纳利杜尔，”她有气无力地说道，并且窘困地垂下了目光。有生以来，她从未这样低声下气地跟人家谈过话。

她坐在他的床上，脸色因彻夜未眠而变得十分苍白。她精神萎顿，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一点也不觉得害羞。看来，她几乎丧失了知觉，行动也好象失去了理智的控制。

末了她说道：

“我在前几天就加入了合作社，阿尔纳利杜尔，我并非象你所认为的那样是反对集体行动的。不，我确信，集体行动对群众来说是一种最牢靠的方法。然而，你怎么连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个，就去找史坦因托尔求援，并使我们大家全都成了他的债户的呢？”

"首先，"他回答道，"我得到了一个要把这笔钱弄到手的任务，其次，你应该承认，这也是一个并不太糟的决定。我不能说，同你以前的继父打交道会给我极大的乐趣，可是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在这场反约翰·鲍格森的斗争中，一切手段都用得着。"

"他不是我的继父，更不是你所说的什么情人。一切都已经了结。他不是我的什么人。就连我自己，现在也不知道象什么。有一点我非常清楚：他丝毫也不比约翰·鲍格森好。等到我们掉进他的魔掌，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

"真的是这样吗？这么说，你是说你再也不爱史坦因托尔了？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诉你，史坦因托尔并没有危险性。他不是那种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啊，只有那种人对我们才是危险的。譬如说，我可以对你讲一讲：我们的大慈善家约翰·鲍格森不久前把几万克朗投资到雷克雅未克的一份报纸上。为了不使人们注意发生在我们家门口的事，他将大肆辱骂丹麦人和俄国人。在北欧海盗当道的时代，抢劫是公开的，而现在，通过报纸制造社会舆论并唆使穷人去与自己正在挨饿的孩子作对，被认为是好风度的一种标志；他们发表侮辱性的文章，攻击那些想让自己的孩子有牛奶喝、有象样的住房，并能得到教育的人。古代的老爷们用来取乐的一种办法是把小孩挑在梭标上。现在他们是在追猎孩子的父母亲，追使这些父母亲投票反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这就叫作政治。许多故事都在讲北欧海盗的光明正大。可是，当代的老爷们，我指的是吸血鬼资本家，除了为仇恨而仇恨之外，就没有别的感情了。"

"这一点我也知道，"莎尔卡说道。"以前你谈过这个问题，我已听到过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也无休无止地惦念着穷人的

孩子。阿里，你听我说。昨天夜里，我没法入睡。昨晚，我身上出了一件事。现在我明白，我是站在谁一边的。我是来告诉你的，我决定加入工会。”

“出了什么事啦？”他问道，对她的新决定既不表示祝贺，也不表示欢迎。

“除了我那份也许是一文不值的船股，我现在已一无所有了。马拉尔布德庄园再也不是我的了。正如你自己也了解的那样，它是用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的钱买的。我是无产者。”

作这番自白的时候，她的眼睛里首次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可是在她的表情中还有着某种疑惑。

睡在邻近床铺上的小伙子都在翻身；他们抽起烟来，听着早晨的骂街声。隔壁的厨房里，女主人已动手生煤油炉了。

第十七章

新的渔季中没有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唯有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的一条船失踪了。同船的四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免于难，这个人就是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本人。在一场罕见的风暴中，他在一根龙骨上整整坚持了几天几夜。这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这次事故，不过《人民日报》流传得最广，它是由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领导的，并且是免费分赠给镇上每一个居民的，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斯维因·帕乌尔松的那艘“美人鱼”摩托艇，在伊留格群岛的后面偶然发现了史坦因托尔。当时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遍体鳞伤，已经冻得半死了。春末之前，他一直躺在床上，并以自己的英雄气概

和勇敢精神激起普遍的赞颂。就在他得救后的第二天早上，牧师带着噩耗去找一个女人，说她的丈夫已与船同亡了，她顿时就放声大哭，泪水能把瓦罐泡得一敲就碎。她那卧床不起的老母亲跟着她大声哭喊；母亲的古怪的行为使天真的孩子们非常惊奇，于是他们放声大笑起来，笑声响得使人以为他们永远也不会停下来。夜里，在睡梦中，丈夫从阴间来到了这个女人的身边。他讲给她听，说是史坦因托尔把他推下了龙骨，并把它占为己有。因此，许多人在翘首以待，希望剩下来的那艘船也会在首航后被毁灭；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被毁灭的仅此一艘而已。

镇上的老医生被派到国内另一地区的一所医院里去了，一个新医生到镇上来顶替他，要不是有这件事的话，那就很难设想，这个渔季里，奥谢伊里镇上的生活该是多么单调，多么枯燥和多么无聊。新来的医生是个单身汉。他带来了许多药物，特别是白酒。现在大家都在生病，即使没有钱的人也在生病，并且主要都是女人。新医生来得很及时，镇上不久前刚死了一个人，是喝轮船罗盘里的酒精中毒的，还有一个人在殴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合作社的工会设在一座陈旧简陋的小屋里，这地方最早是用来堆杂物的，后来作了存放鱼饵的栈房，接着又被改作马厩。这座小屋是属于谁的，这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现在人们擅自占用了这个板棚，把它变成合作社的商场。商店里到了几袋黑麦粉和米、几箱糖、含维生素的新品种人造奶油、几包烟草、干酪、葡萄干、咖啡以及煤油——多么好闻的气味啊！这是人民自己的小店铺；大家都可以进去看看。阿尔纳利杜尔忙得不可开交。他不得不把一些二流子、好看热闹的人、醉

汉、来硬讨葡萄干的蛮横无理的男孩，以及那些装出来买盐的样子但眼睛总盯着烟草的态度谦和的老人推出去。大家都认为：既然这是他们自己的小店铺，那末他们就可以待在这儿，并且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阿尔纳利杜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店铺的中间筑起一排城墙似的柜台，为的是把商品与商店的全体所有者隔离开来。商行的总经理史蒂文森一天要逛几次合作社，以便把他对合作社的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以便侮辱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同时也是为了揩油一点烟草。恰恰在这时，首都出了一件大事：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利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影响，说服国会否决了政府要国家向国家银行拨一笔三千五百万克朗保金的提案。他说服了几位著名的政界人物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他。结果作出了不信任政府的表决。然而政府违背宪法，解散了国会。银行的命运悬而未决。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银行的主要资金——个人的储蓄全都完蛋了，关于这一点，《人民日报》上谈得很透彻。住在国内不同地区的几个投机商人私下里把所有的钱和和气气地瓜分掉了。关于克拉乌斯·汉森以及其他一些高踞要位者的情况，《人民日报》上几乎全都报道过。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晚报》同样也不容置辩地在证明，民族的独立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象此刻这样的危险，因为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这个卑鄙的叛乱分子此刻正在干预国会的事务和贿赂立法当局，目的是想在艰难时刻剥夺我们的生活来源。

这份报纸可真够俄国人和丹麦人受的。这儿每个礼拜天至少要刊登六篇措辞激烈的骂人文章来反对这些远隔万里的可怜的民族，而他们却没有机会替自己辩护。在首都，丹麦和冰岛的国王在维护独立的儿女们和国家机器的协助下，曾两度极有威

力地谴责过苏维埃制度。《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些高踞要位者的名字和地址，并一一列出，他们这些人中谁偷了些什么；最高法官被人叫作“土匪”或其他带侮辱性的绰号。与此同时，大家都得知，按医生们诊断，写这种危言耸听文章的作者——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个精神病患者，这是长期吸毒的结果。有一次，他在饭店里无缘无故地猛扑到一个英国商人的身上，卡住他的脖子，后来又把在马路上遇到的一名司机毒打了一顿。已经查明的还有若干详细情况。例如：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在西部的达拉尔纳群岛上与自己的同学相处时表现得很差劲。这一切都有证人的证词为证。不久前，国内一些最优秀的专家发现，他的血液中含有能使人发疯的细菌；奥谢伊里镇上的人全都了解得很准确，有六个人在他身边，日日夜夜看护着他。他疯得很厉害，他们几乎对付不了他。

不过，无论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无论政治形势怎么样，大家都无法否认，供合作社用的商品几乎有一半恰恰是他寄到奥谢伊里镇来的。条件是为另一半商品作出一种非常可疑的担保。那些在约翰·鲍格森的商行里多多少少有过一席之地的人，一提起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就骂。在合作社办的小铺子里，来客们能得到一撮免费供应的鼻烟，它使他们的嗅觉和味觉大为兴奋，因此他们都把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捧上了天。对，对，他们甚至请阿尔纳利杜尔以他们的名义寄一封感谢信给他，而且还表示，希望仁慈的上帝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慷慨地奖赏他。克鲁克的别因坦因也是带着这种感谢信来的人之一。他又成了一名“赤色分子”。他现在一点也不反对合作社主席搬到他家里来住，他就是不明白，他的女儿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从阿尔纳利杜尔那儿弄到一个孩子。事情很

明白，在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逼迫一个人结婚是很难的。必须说一下，奥谢伊里镇上早就在传说，阿尔纳利杜尔有一种神秘的法国避孕方法。否则怎么能讲得通呢？因为这个镇上的人不止一次地断言，只消用手指在姑娘的身上一戳，到了规定的期限她就会生下孩子的。人们把这归功于鱼和鱼子的独特营养。因此，阿尔纳利杜尔的法国方法在当地已声名狼藉，采用这种方法被认为是一种亵渎行为。那些家里有九至十八个孩子的人对此特别不满。他们把这种行为叫作最大的淫荡。虽说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那么虔诚，然而大家都抱定同一种看法：上帝送来多少孩子，女人和男人就该有多少孩子。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的新娘恰好在这个时候怀着身孕，可是好多人本来已经准备发誓，说她已超过了生孩子的年龄。大家一致认为这显然是上帝的旨意。诚然，不知不觉地又产生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教区怎么养活这一大帮孩子呢？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什么能比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们同合作社主席在一起鬼混更使真正关心子女的父母们伤心了。

你们猜猜看，在捕鱼最紧张的时候，是谁置银行破产、国会解散及其他种种政治闲言于不顾，又在小镇上露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唯一的恩人约翰·鲍格森。他又在自己的店铺里堆满了商品。人们可以用记帐方法领取这些商品，而且还可以得到免费赠阅的一份《晚报》和一份西利斯峡湾出版的极妙的报纸《风》。贫穷的妇女们在购物的同时，每人几乎可以白拿一块够做围裙和打补钉用的布料。一有人遭灾，例如，某个女人失去丈夫或奶牛，她立刻就会被人叫去见约翰·鲍格森，回来时总会带回不少珍贵的礼物。我们的大善人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易近人过。当他来到人们中间的时候，人们就觉得比较自信。

他不在的时候，人们的自信心也就消失了。他不在的时候，人们似乎不那么机灵，似乎会产生某些想法，他们好象失魂落魄似的。不过，现在我们可敬可爱的商人又回来了。赐福给他吧，上帝，永远永远地保佑他吧！当远远地显现出他那宽宽的肩膀的时候，诽谤和各种各样的谗言便会彻底失效。他身上的一切——他那强壮而又聪明的前额，有力的臂骨，闪烁着幽默感的目光，他不时地去抚抚平的那撮象把小刷子似的唇髭——都给人以自信。人们应当明白，他是一个可怜的上了年岁的人，最近几年中他不得不承受巨大的损失，因而无法在这艰难的时期经营渔业。他用自己的话来解释时局：假如经过新的选举后在夏天召开的国会再不进行调解，并且也不帮助国民银行的话，那末破产的绞索将会套上国内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们的脖子，国内所有的产品都将烂在仓库里，人民就会大批大批地饿死。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今年夏天要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为了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重新繁荣兴旺起来，就要选举能挽救国家工业、同时又能巩固国家的独立和保证向银行提供必不可少的周转资金的那种人。那些受了合作社诱惑的上了年纪的女人以及多子女的家长们，现在又在祈求上帝和圣灵来照亮他们的心灵，并把他们引导到正路上去。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使人们感到颇为烦恼。是啊，假如把鲍格森的烟草同合作社的作比较，谁又会否认，从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那儿弄到的鼻烟闻起来要比从鲍格森铺子里取来的烟草更惬意！人们一连几小时站在合作社商店的柜台旁边讨论这个现象。可是，阿尔纳利杜尔不想替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作任何解释，老是勉勉强强地、转弯抹角地回答大家的问题。于是大家就到鲍格森的铺子里去，在那儿听取有关这个流氓的奇闻轶事。然后，他们再回到合作社商店，去弄清

所有的细枝末节。总之，小镇很不平静。醉汉们经常集结在有钱人的房子附近，用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去威胁他们。不久成立了独立青年同盟。神父、医生、约翰·鲍格森、小学教师、商行总管以及其他许多人立即就参加了。斯维因·帕乌尔松声称，他不可能参加青年同盟的工作；他的举动引来了各种不同的注释。继续置身于同盟之外的是那些有着不良嗜好的没头脑的青年，他们抽香烟，读一些毫无趣味的诗歌，还在同盟成员讨论会章的那几个房间的窗口下撒尿；镇上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就会干出这种事。

前面已经提到，莎尔卡·瓦尔卡加入了工会。她是第二次加入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着明确的目的，从而使它在其余的人面前具有了优势。这个在生活上完全有保障的姑娘，因"老鼠"的骚扰，离开了自己的家，把五斗橱和床搬到一个穷渔夫家的顶楼上。她对待人生的态度很奇怪。接受每一个现象都很认真，总是力求理解每一个现象。企图找到人生的意义，并且自信已找到了它，这种想法虽说是有害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的一生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重要，虽说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有害。倘若姑娘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那是因为她看到了新的前程。现在她确信，从大海深处捕到的鱼仅仅是在它造福于那些家里有九至十八个兄弟姐妹的儿童的情况下，才算没辜负它的生命的意义。她感到羞愧，自己怎么会至今没有发现，如果人们连一只五斗橱都买不起，而什么事也不做，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沾过海水的人却能在冰岛和其他国家建起郊外别墅，那末，周围的一切，包括鱼在内，就没有任何意义。除了少数有船股的人，镇上就没有人能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件合身的衣服或让他们见识一下丹麦教科书，哪怕是第一册。可以满有把握地说，为了鱼，人

们心甘情愿地让别人来愚弄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的唯一"成就"就是他们会巧妙地骂人和说下流话。每逢早晨，妇女们起身后总是恶狠狠的，她们把孩子赶出门，让他们到岸边去玩，以免他们在身边捣蛋——就让他们自管自地在岸边胡闹吧。即使孩子很野蛮，还要把一团团垃圾扔到自己母亲的身上去，女人们又能怎么办呢？就算她们也想抓住这些顽皮孩子，也想揍他们一顿，然而，由于她们老是怀孕，又哪儿追得上他们！

"在资本主义社会，孩子们的教育情况就是这样，"姑娘跟在阿尔纳利杜尔后面随声附和道，她多次听过他的热情演讲。

小镇上有时也进行大规模的教育，教育人们要具备高尚的情操，不过这往往只是为了保护某个人，使他别落到受教区赡养的境地。就拿罗德古里庄园的谢赛莉雅来说吧。去年秋天，她失去了丈夫。他死于血中毒，给她留下十一个孩子；正当他在为这十一个孩子勤勉地捕鱼的时候，一只渔钩扎进了他的身体。就这样，整整一大帮孩子的负担落到了教区的头上。由于这一缘故，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拆散这个家庭并把孩子们安插到各个地方去。五个人被遣送到山谷中，剩下的安置到镇上的一些有钱人家里。他们可以在这儿尽情地吃鱼的内脏。只是每逢礼拜天，别人家的孩子都要打他们，因为这些可怜的孩子没有礼拜天穿的衣服。教区理事会主席斯维因·帕乌尔松把那个寡妇带到自己家里；他雇用她煮饭和补衣服，并把她安顿在他家中存放苗木的地窖里。约翰·鲍格森送给她一小块印花布，好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过了一些时候，首都有一份靠渔业主的钱出版的规模很大的日报上，登出了下面这封感谢信：

我想用这封信来表达巨大的谢意。我在十一月份遇到

一次极大的灾难，我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合法丈夫，死神使他离开了捕鱼工作和孩子们。这时候，许许多多住在这儿以及住在别的地方的朋友们分担了我的忧愁，对我的困境表示同情。一些人收养了我那些无所依靠的孤儿，另一些人竭尽全力帮助我，还有一些人给了我一种受之有愧的援助。他们为我办的所有善事是难以一一列举的。我不想公布他们的名字。上帝知道他们是谁。我向全体恩人表示衷心感谢。我祈求天父在他们最需要天上的幸福时别把他们忘记。

奥谢伊里　一月

罗德古里庄园的谢赛莉雅·约翁斯多季尔

自从加入新工会以后，涉尔卡·瓦尔卡一直没有闲下来过。她整天整天地在镇上奔走，从东家跑到西家，尽力启发人们的觉悟，特别是妇女们的觉悟，因为当问题涉及工资的时候，首先作出让步的便是妇女。她们无知得简直令人吃惊。她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这场斗争，并且还要气势汹汹地责问丈夫：是不是打算让孩子们饿死？

“我们是工人，有权享用鱼带来的收入，”涉尔卡·瓦尔卡说道，“因为是我们在造船，制渔具，捕鱼，剖鱼去内脏，刮鱼鳞和晒鱼干。除了我们，谁也无权享用这笔收入。”

“去年，你诸事顺遂，那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说的，”女人们说。

“难道我不能从去年开始变得稍微聪明一点吗？”

“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鲍格森和他的一家人不止一次帮助过你，”女人们继续说道。“有一段时间，你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商人家里给的。”

莎尔卡·瓦尔卡正在作顽强的斗争，目的就是要把工人选入市政局，那时他们便能阻止加在穷人身上的那些难以承担的苛捐杂税的增长，并将使财主们无法偷税漏税。如果赤色分子取得多数票，他们就会使小镇电气化，买下山谷里的土地，并按照阿尔纳利杜尔的计划组织一种集体管理的经济。镇上的一些聪明人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也许，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这些人的家里都有一些很大的灯和许多煤油。至于约翰·鲍格森，他家里有一台私人的小发电机，至今已工作了十五年。此外，那部分较为富裕的镇民都有足够供自己和孩子们喝的牛奶。假如他们家的奶牛停止产奶，他们可以用现钱到山谷里去买。此外，他们在秋天就买好许多肉，他们每天都有肉汤和肉吃。因此，布尔什维主义不太能打动他们的心。莎尔卡·瓦尔卡和工会渴望着铺设自来水管和下水道。一般人也认为这种念头是可笑的，因为富裕的人家有足够多的女仆去挑水和倒泔脚水。他们一味地问道：我们真想知道，一旦不需要倒泔脚水，所有这些女仆将被安排到哪里去？谁会给她们工作？想必是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吧？想想看吧，一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没有的人竟想叫别人把什么都替他预备好！公社！这该死的公社！假如国家和公社把人们的一切全包下来，那末，至善至美的上帝啊，这样就会把人民的全部毅力、全部主动精神和爱好独立的意愿都扼杀掉，最终必将发生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情况——饥荒，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只有个人进取心和颖悟才能拯救人民，使他们得到独立。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约翰·鲍格森吧。他从小就当跑腿。公社给他铺设过水管，给他家安装过电灯吗？还是帮他家挑过脏水？由于奥谢伊里镇上允许一个社会主义工会产生，西利斯峡湾的那份出色的《风报》上刊登了一篇论社会主义者的竞

选文章，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是："奥谢伊里镇的耻辱！"接着写道："诚然，我们满意地发现一个可喜的事实，那就是这些没头脑的青年革命者大多是外来人。他们为各种境遇所逼迫，从各个不同的地方陆续来到奥谢伊里，因此不能把他们称作本地人。我们坚信，具有正常思想和自尊心的人是不会让自己受到流言蜚语的丝毫影响的。相反，我们将尽力铲除这些种在社会心脏上的稗草。在正派人眼里，这些革命者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些渺小的人物；这是一些有毒的小爬虫、二流子、教唆犯"，等等，等等。

就在这一栏的下面刊登了一对夫妇从奥谢伊里寄来的"感谢信"，全文如下：

感谢信

我们在下面署名的人谨向所有亲切同情过我们的亲友表示热诚、衷心的感谢。去年秋天，由于一次不幸的事故，我们失去了一头奶牛。这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我们特别想提一下一对品格高尚的夫妇——马具匠斯维因·帕乌尔松及太太。在我们无私的朋友中，首先要提及他们；他们首先提出倡议，并为我们募捐了四十七克朗又五十奥拉。许多人，甚至孩子们也参加了这项高尚的工作。最后，那位从南方回来的、大名鼎鼎的慈善家——商人约翰·鲍格森，在渔季的前夕送给我们一头初生的小公牛。此外，他还把各种印着大大小小花纹的布料捐赠给我们。由于不可能一一列举全体恩人的名字，我们希望他们的名字将不可磨灭地铭刻在更美好的世界中的碑文上。我们谨向所有的恩人，谨向最可敬的斯维因·帕乌尔松及

太太，特别是向商人约翰·鲍格森，表示我们出自肺腑的由衷的感谢。我们深信，不忘记给旅客喝水的人，在最需要天上财富的时候，必将得到上帝的嘉奖。

古德伦·约翰斯多蒂尔和西古尔德·约翰松

春天突然来临了。

第十八章

啊，春天真的来了。小山冈的顶峰向逐日升高的太阳含笑致意。

他们几乎互不交谈，除非讨论共同的政治问题，或是讨论行动计划。虽说姑娘已加入他的工会和他的合作社，但她总是怀疑，他们是不是相互了解。有时，她似乎觉得，他成了另一个人，一点也不象一年前的样子。也许，他属于那种年年要变的人，这类人在胜利时是一副面孔，在失败时又换上另一副面孔，因为对他们来说，斗争比目的重要。也许，他在为他们只办成一点点事而感到苦恼万分：只有两名“赤色分子”进入市政会。去年，他的光临使人觉得象一阵排山倒海的冲击波；他满怀令人晕头转向的思想，大家全都忐忑不安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新步骤。可是现在，他变得更象原先在约翰·鲍格森家里当跑腿的那个男孩——科弗的阿里了，他沉默寡言而又拘谨矜持，好象把一股秘密的悲痛深深地埋进心里了。也许，这是经常待在合作社的小店铺里的关系，虽说它是属于大家的，而他是同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这个最有影响的人一起来领导这家小店和合作社同

盟——国内最大的商业组织的。姑娘确信，这些敌视商界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定会兴高采烈地拥护他的想法，定会使他成名，纵然现在他不得不在奥谢伊里镇上同麻木不仁、自由散漫和寡情薄义作斗争。

决不能说阿尔纳列杜尔已经筋疲力尽，已经对斗争失去兴趣。相反，涉尔卡每次到合作社来的时候，他都有许多新的思想，他老是在思考，怎样把更多的人吸引到自己的事业上来，怎样说服这个人，怎样支持那个人的信念；他对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了解得极其清楚，并且具有一种独特的本领，能一下子触及对方的个人利益，直接引起每个人的兴趣，激起他的不满；这样做要比空谈无产阶级专政的效果大得多。把约翰·鲍格森是怎样不让穷人有机会去补墙上的窟窿，小孩又是怎样因为室内通行无阻的穿堂风而死去的情况告诉人们的时候，他们也就非常清楚了。例如，也可以说说约翰·鲍格森是怎样强迫人们在坏天气里出海捕鱼，而渔民们又是怎样回不了家的。然而，一到社会主义社会，渔民们永远也不会在坏天气出海，此外，那时候只使用装备良好、没有毛病的渔船出海捕鱼。

到底是怎么回事？见到涉尔卡时，他从来也没有停下来过。他总是正儿八经地望着正前方，同她打个招呼，然后迅速地从她的身旁走过去。他大约把她当作一个已被战败的敌人，认为现在没有什么必要去为她操心。也许，在他看来，只有那些他应该与之作斗争的人才存在，而那些不需要他去战胜的人，只是徒有其人吧？有时，她又好象觉得，社会主义对他来说最多也只是一个借口，好让他去与人们作坚决的斗争，去打败和战胜他们。理想主义是弱者的一个最高尚的特点。很难说，理想主义与一个人对比他强的人所怀有的仇恨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也许，谁觉察到自己的虚弱，谁就会在心里抱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假如一个人非常不幸，手头又十分拮据，那末他对另一个世界的美妙的憧憬和幻想也是无止境的。谁从小就经常碰到难以理解的现象，谁见到的不公道现象也就会无穷无尽。对他来说，想望幸福简直就等于患结核病：在一个人尚未死去的时候，这些幻想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莎尔卡·瓦尔卡越是深信必须替镇上的孩子们办点实质性的事，那个来自埃尔弗[1]世界的神秘形象在她的头脑中就越清晰。多年来，每当黑夜以其变幻莫测的阴影把一切全都遮住，并逐渐改变了那个熟悉的面孔的时候，这形象便会在黑暗中给她带来光明。她从来也不敢设想自己能猜透阿尔纳利杜尔的心思，但是随着春天在她的心里、山里和海上渐渐苏醒，她的思念也越来越深，她强烈地思念那个被她视作他的本来面目的形象。了解生命的真正涵义及其真实面目的愿望，任何时候也不会象春季里那么迫切；想必这是由山峰引起的——五月份，这些处在天真无邪的欢乐中的山峰似乎能在云朵中间理解生命的真谛。

总之，她是在对孩提时代的最初和最强烈的回忆中看到他的，那时候他信任她，经常把一些真实而又令人惊奇的秘密告诉她。语言无法表达的钦佩就象内心的忧愁一样无法表达。他是那么瘦弱、微微有点驼背，从她身旁走过时，那步态就象一首用外语写成的诗歌或者一首从陌生世界传来的乐曲。看来，他好象是从大洋彼岸来观察奥谢伊里的，是从另一颗行星上来观察整个世界的。他跟她打个招呼，然后就走开。当他同人们谈话时，他就是另一副样子，变成另一个人，完完全全成了另一个人。在他满怀理想，追求公正，充满必胜的信心的时候，他倒

① 古日耳曼神话中待人很好的一种自然界的神。

真是个形象多变的特殊的人物。这个人把自己的美好理想体现在一些现实的图景和形象中，并且想用这些形象的威力去战胜因循守旧的陋习，把奥谢伊里的居民变成他自己这样的人。涉尔卡·瓦尔卡认为他就是一股力量，这力量会使鱼具有意义，会使奥谢伊里的人民变得更伟大和更崇高，或者说，至少不会低人一等。因此，她也在加快步伐。在她那犹豫不决的目光中，他应该看得出其中有一种真诚的感激，这种感激难得表现为开朗的笑容，更不是死乞白赖的讨好。她不会装假，在这种事情上，她是个很不高明的演员。所以她尽量设法待在暗处，尽管她经常谈论她本人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

尽管他们的交谈显然是偶然的，然而，他们在这个月还是按照计划交谈了几次。后来，他们发现了这一点。一台庞大的机器在操纵小镇上的生活，虽说在一连串单调乏味的日子背后是看不到这台机器的，可是它却在运转，不停顿地运转。

一天晚上，阿尔纳利杜尔从拉乌盖依里的房子里出来时，看到了涉尔卡·瓦尔卡。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到这儿来。她穿着蓝色连衫工装裤、厚厚的毛线衣和靴子，毛线衣的高领头一直碰到了下巴。她把两只手藏在连衫裤里的胸口，头上没有包头巾。他嘴里叼着香烟同她打了个招呼。

“晚上好，”姑娘答道。看来，她打算走相反的方向。

阿尔纳利杜尔同样也想从旁边一走了之，可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姑娘正站在那儿目送着他。他觉得自己应该跟她说说话：

“你在这儿干吗？”

“等一个女人。”

“春天来了，”他说道。

“是啊，”姑娘附和道。要想不发现她眼睛里的春天是很难的。

“好久没见到你啦，”他说道。

“谁说的？我们昨天刚刚在广场上见过面。”

“也许是的。对，正是昨天。不过，你走得这样匆忙，你老是很忙。”

“我吗？不，阿尔纳利杜尔，要说有谁很忙的话，那就数你啦。”

他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从外貌来看，你是个百分之百的女布尔什维克，象你这样的姑娘我一个也没遇到过。你在俄国肯定会当上女政委。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新闻。只是我和一个小伙子出过一次海。我们总算捕到了一点东西。真的，这就是全部新闻。”

“你在读些什么书呀？”

“读书？我？不，没有读，除了读书之外，可做的事有的是。当然，我一点也不反对读好书，可是，我们图书馆里的书我早已全读过了。它们不可能有任何新意。它们太乏味了，连一撮鼻烟都抵不上。”

“我可以借给你几本书。同志们不时从南方给我寄书来，不错，多半是一些外国书。不过，昨天我收到一位年轻的冰岛人写的一本有趣的书。他住在意大利。尽管他未必是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对上帝和宗教谈论得太多，但是人民的命运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象一只渐渐泛红的越橘。借给你读读，好吗？顺便说一下，他写得很有趣，并且富有幽默感。”

“好吧，那末我跟你一起去拿。我等的那个女人大概不会来

了。"

他们就一起走了。

"马拉尔布德庄园仍旧空着吗?"沉默一阵后，他问道。

"不清楚。我反正无所谓。"

"没有人去照管菜园吗?"

"没有。再说，今年那儿什么也没种。"

他瞧着她，情不自禁地出了神。她长得强壮有力，正值青春年华，正迈着富有弹性的步子跟他并肩走在一起。她依然把一双手藏在胸前。

"我经常在想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想必力气很大，"他说道。

"对，"她答道，"我力气很大。"接着她望着别处补充道:"可你还是比我强啊。"

"你是这样想的吗?"

他们又没作声。后来，她问道:

"你是怎么认为的，假如穷人们不投票支持约翰·鲍格森的国会候选人，他会不会在夏天查封他们的财产? 一些人说，他准会这么做。"

"他敢! 不过，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让人拿走的。他靠威胁决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合作社也可以威胁他。那些没什么好失去的人应当投票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这并不是说我对我们能推举出一名当之无愧的候选人抱有什么希望。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担心我们会推举出这种国会候选人。因为我们全靠这位候选人。"

"他为什么不让我们推举呢? 他应该把你引荐进去!"

"他打算这样做，可我确信，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怕布尔什维克。"

“可他自己也是个布尔什维克啊!”

“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布尔什维克?不,莎尔卡。我没想到,你竟是这么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他远不是布尔什维克。”

“那他是个什么人呢?”

“如果照国际概念来确定他的党派,那末他是所谓的左派,换句话说,就是守旧的民主派。然而,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一点上。不错,我们国家总是存在产生守旧思想的沃土。然而,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首先是个权欲熏心的人。在尚未让一切的一切均听命于自己之前,他决不会安下心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下决心要摧毁保守党人对工业和财政机关的管辖权;在尚未把一切都攫为己有之前,他决不会让步。他是那些不择手段的人之一。他需要一个反对右派的统一战线,因此他才和我们这些激进分子结成同盟。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利用我们,我们也利用他。在我们被迫起来反对他的时候,就会爆发一场真正的灾难。他的一只小指头比所有奢谈独立的人加起来还要危险得多。”

“但是《晚报》却一口咬定,他是国内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姑娘说道。

“这是为头脑简单的人设的圈套。这个论断是同那些说饥荒和失业正笼罩着俄国的无稽之谈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里的人全都知道俄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失业和饥荒的国家时,他们就不会再叫他布尔什维克了。”

“我希望有个人来讲一下这个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全部真情实况。”

“可以把他比作大主教约翁·阿拉松,我国的一个大雕塑家

把这位主教大人塑成额头上长着一只眼睛的模样。我们冰岛人不习惯与这种人打交道。作为个别的人来看，我们显得太刚强，而作为一国人民来看，我们又太软弱，因此我们无法容忍这些人。我们确确实实是那位一取得胜利就蔑视胜利的乌尔马尔·埃尔利格松的臣民。我们身上还有着某种从西达的哈拉身上传下来的东西。在同布赖恩①决战时，这位杰出的人物不愿意从敌军开过来的那条路上撤退；他稳稳地坐在门槛上钉鞋子。没有一个民族对胜利和失败的真实价值会有这样鲜明的概念。对生持消极态度，对死却持积极态度，换句话说，是勇于死而轻于生。你听说过约翰·西古尔德松这个人吗？这是一位杰出的冰岛人。他始终在回避胜利。一次，他要求让外国人来管理冰岛的财政，从而招来了公众的不满。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反对投机商在银行界的强霸势力，也激起了同样的反感。"

"就是说，我们冰岛人始终只能遭受失败，对吗？"

"不，不完全这样。确切地说，我们永远不会遭到真正的失败，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认真地享受所取得的胜利。总之，我们这个民族感到自己最好还是被绑在耻辱柱旁边，这柱子与绞刑架的区别仅仅是，绑在它上面的人能够双脚触地。约翰·西古尔德松宁愿医治染上疥疮的羊，而不愿杀死它们。一些人认为，从本性来看，我们是个颓丧的民族，就好象是大树上的一条枝杈，人们把它种在劣质的土壤里，并不期待它会成长和结实。只要它能顶得住风暴和恶劣的天气就行。"

"阿尔纳利杜尔，你是个很厉害的人。我是在去年罢工时发现这一点的。你比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还厉害。"

"你可曾思考过，'当个厉害的人'其实意味着什么吗？"

① 爱尔兰国王。

“依我看，这意味着要把一件事进行到底，”姑娘答道。

“那末，也就是说，那些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人是最厉害的人罗？也许是那些对自身力量感到满足的人吧？无论如何，当个厉害的人是一回事，当个危险的敌人则是另一回事。依我看，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形。按我们的概念来说，约翁·西古尔德松是个厉害的人。然而，在一八七四年，当我国的财政从丹麦的财政中分离出来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实质上就是把人民和整个国家洗劫一空。强盗们只不过是换了个民族。因此，深思熟虑一番，就可以得出结论，获胜的人并非总是厉害的。”

“那末到底是谁呢？”她充满激情地问道。

“不知道。也许，归根到底起主要作用的是所谓人民的民族特性。”阿尔纳利杜尔稍微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补充说：“那就是在古代被叫作命运的东西。我所指的是人民能够做到的事情和组成其命运的那些内容。”

“阿尔纳利杜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姑娘迟疑地说道。“莫非你真的从去年起就对工人们的胜利失去信心了？”

“喃，你怎么啦？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能给这个小地方带来幸福的话，那末这只能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献身精神。我确信，这儿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缺少马克思的思想而引起的。不错，也有其他的原因。我从充满各种各样超越各种民族问题的思想的那个世界来到这里，已经有一年了。

“你知道，莎尔卡，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冰岛人，一个寻常的人，有着两只眼睛，其中一只朝着我，望着我，而另一只却看着大家。我最钦佩的是列宁。可是，有时却觉得，战胜我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这个野蛮人和政治冒险家。我时常感到难以自我掩饰：我觉得克里

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个很出色的人。而他也只不过是个左派人士。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当个冰岛人和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真是糟糕透啦。你也许会以为我是在发疯吧。”

“不，你怎么啦？我是很无知的。请告诉我，你是不是不再认为应该由公社来捕鱼并用所得的利润替工人们造住房了？”

在一阵惊慌不安的沉默中，他们朝前走了几步。他们相互一点也不了解。最后，阿尔纳利杜尔平平淡淡地回答道：

“不，当然不是。公社应该去捕鱼和卖鱼，应该用所得的利润替工人们造住房。”

“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与所有反对这一点的人作斗争？”

“对，”他答道。

“那末，你打算在斗争刚刚开始的关键时刻停止斗争吗？不，阿尔纳利杜尔，不能这样。”

他没有直接回答她的话，却朝她看了一会儿，还微微笑了笑，就象人们冲着一个既可爱又讨厌的小孩微笑那样。

“我倒是很高兴用自己童年时的全部幻想以及后来获得的全部知识来换取你对事物的那种简单明了的看法。”

“我明白，你心里正在暗暗地嘲笑我，认为我的想法幼稚。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一生只跟鱼打交道。然而，我从你在秋天所讲的那番话里懂得了许多道理。例如，我已经彻底明白，我们容忍镇上的一个人独吞用咸鱼赚来的利润，这种情况是非常荒谬的。闭着眼睛无视你有一次正确指出的那些道理是不行的。我也许是个头脑迟钝的女人，可是，一旦我真的理解，我就会坚持自己的看法。”

“对，莎尔卡，你的前额上看来也有一只眼睛。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很钦佩你。”

“听我说，阿里，去年你那么厉害，”姑娘说道，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决不会忘记，你是怎样站在鱼栈的旁边说‘我们在罢工’的。你现在为什么没有去年那样的决心？”

“我也不知道，”他答道。“一面看外国书报，一面站在人民这一边，要比履行工会主席的职责轻松得多。”

“难道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难以理解我们吗？”她有点恼火地问道。“你自己也很明白，我们缺少教育，可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

“教育！”他不满地说道。“你知道吗，在阶级斗争中所谓的教育意味着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人在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上必然会处在叛逆的地位。当受过教育的人企图对人民灌输一些莫名其妙的思想，并想号召他们积极行动的时候，他的话里最多只有一半是真理，其余的则是胡说八道和骗人的鬼话。尽管许多人认为生活是有趣的，可它却是一场可悲的把戏。你大概以为，我很骄傲，因为我比别人有学问！不，莎尔卡，恰恰相反，我羡慕人民，羡慕人民能关心那些普通的事情。他们的力量和财富就在这里。对他们来说，一撮上等的鼻烟比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更重要。我认为，他们忍受贫穷的能力要比各种各样的哲学更高明，比世界上所有幻想更优越。然而，要是他们采取行动的话，那末，他们能不能忍受那种必然会随之而来的失望？有学问的理想家可以同时使人民变得比他们应有的境况更富或更穷。啊，但愿魔鬼把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拿走吧！”

在说这一席话的同时，他加快了步伐，仿佛在生自己的气。姑娘惊奇地看了看他。也许，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张比这更为真诚的脸了：她不习惯于模棱两可的态度，显然对此也不能理

解。

"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想你是相信另一种世界的，跟去年一样……"

如同原先突然起步那样，他突然停住脚步，一把抓住她的双手，很难弄清是一本正经，还是开玩笑，他带着请求的语调说：

"我是相信的，请你帮助我克服信心不足……"

然而，她却抽回自己的双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第十九章

一天晚上，莎尔卡·瓦尔卡顺便弯到奥德斯弗廖特庄园的厨房里去看看，救世军准尉古德蒙杜尔·约翁松的女婿豪康就住在那儿。春天，豪康经常去猎狐；有一次，他一天就成功地掏空了两个狐狸洞，每一窝狐仔都卖到了五十克朗。他就根据这些预先估计了自己一生的每日收入。这样算来，他一年平均能得到三万六千五百克朗，此外，闰年还能多得到一百克朗。法罗群岛① 的渔民到这儿来捕鱼的时候，他便帮他们破冰。一次，他搭上一条法罗群岛的船到国外去了。他在法罗群岛上整整住了一个冬天。他在那儿受雇到一岛之长的家里去当教师。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听到街上的喧闹声。他走到窗前，看到海里升起一股水柱。教室的角落里放着一支猎枪，豪康抓起枪，打开窗子，朝水柱开了一枪。不久，一条巨大的鲸鱼被冲到岸边来了。它死掉了。全城都轰动了，人人都来观看。人们来找豪康，想打听他怎样处理那条被他一枪击毙的鲸鱼。豪康说，除了一对

① 大西洋上的群岛，属丹麦所有。

肾脏，他们可以把整条鲸鱼都拿去随便分掉。他想把肾脏当作对自己的功劳的一种奖励留下来。后来他把肾脏卖掉，得了五千克朗，钱就存在法罗群岛的银行里。现在他和妻子共有八个孩子。他是小镇上最幸福的人之一，是个健谈好客的人。他们住在一间用土垒成的茅屋里。他的几个孩子是出名的顽童，而其中较为年长的几个男孩已牢固地树立了促狭鬼的恶名声。尽管他们的父亲有一笔神奇的财产，但他们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在生存斗争中投机取巧的习惯。

时间将近午夜。象往常一样，厨房里挤满了客人。女主人站在炉灶旁烧咖啡。古德蒙杜尔·约翁松坐在角落里的一只箱子上，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坐在一把凳子上。邻居家那个好发怒的老处女站在炉灶的另一旁，装出一副专心与女主人谈话的样子，其实在谛听男人们的谈话，并且时不时地插上几句刻毒的话。男主人安坐在餐桌旁，桌上摆着黑麦面包和人造奶油。两个年轻的"赤色分子"背靠着一只水桶坐在地板上。孩子们不去睡觉，却脱得只剩内衣，大声尖叫着满屋乱跑。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莎尔卡·瓦尔卡走进来以后，男主人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请她坐下。莎尔卡穿着一件廉价的印花布连衣裙，外面套着雨衣，脚上穿着厂里生产的长袜子和灰色的麻布鞋。在斯维因·帕乌尔松的小铺子里，它们卖三克朗又五十奥拉。

"你们瞧瞧吧，莎尔卡·瓦尔卡象一艘纵帆船似的驰来了，"男主人说道。

在他看来，体态匀称的姑娘始终象正在航行的纵帆船。尽管这位姑娘个子高挑，身板结实，可她却穿着一双小巧的鞋子，走起路来既轻盈又平稳。她在长板凳的一端坐下来，把头发从

前额上撩开。大家正在谈论克鲁克的别因坦因。

“别因坦因还立过什么功劳？”姑娘问道。

原来他这一次不过是死了而已。昨天夜里，他死于肺炎。据说，鲍格森打算自己出钱替他安葬。别因坦因在自己一生的最后几天又对独立事业产生了兴趣。

毫无疑问，鲍格森会这么办的，这样他可以支配尸体——一名“赤色分子”说道。

“支配——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问道。

“很简单。据说，可以把尸体上的假腿拧下来，重新送回德国。因为假腿的帐还没有结清。”

“这些男人凑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谈，”老处女古德沃尔说道。“照别因坦因去年秋天的表现，就算鲍格森拒绝替他支付这种昂贵的假腿费用，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记得他的假腿已经被拧下来一次了，”一名“赤色分子”说道。“我可以证明，有一次卡特里努斯把它拧下来，并因此而得到十克朗。约翰·鲍格森替别因坦因只做过一件事，就是出钱寄走了一封感谢信，这封信是由牧师执笔写成的，并且以别因坦因的名义刊登在南方的一份报纸上。”

“我从来也不相信‘赤色分子’所说的话，一句也不相信，”古德沃尔声明道。“而且根本就不相信男人们说的任何话。真是一些渎神者啊！你们该为反抗上帝而感到羞耻！”

“亲爱的古娃，你经常上教堂吗？”

“反正都一样！即使我从没去过教堂，上帝的惊人的美德也决不会逊色的。”

“无论怎么说，《圣经》中也有不少谎言和胡话，”另一个“赤色分子”气忿地说道。

"对我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老处女答道。"我只知道一点：不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将始终信奉基督。"

"我们大家都是可怜的罪人，"古德蒙杜尔·约翁松低声说道。

"对，"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插话道。"我总是说，人们相互之间要忍让，应当努力做到相互谅解。"

"就是这样，一点也不错，"男主人豪康支持他的说法。"瞧你，马格努斯，你就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条真正的蛀书虫。请你告诉我，你对人生有什么想法？你是怎么想的，可以把人生比作什么？"

"人生嘛，"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后，马格努斯说道，"最多象一个蚁穴，里面的蚂蚁在拚命地挣扎，竭力想钻出来见见世面。"

"蚂蚁！"一个"赤色分子"鄙夷地说道。"我倒真想了解一下，你何时何地在冰岛看到过蚂蚁？冰岛没有蚂蚁。"

"我国有没有蚂蚁，这并不重要，"男主人说道。"无论如何，马格努斯说的那些话完全正确。人就象蚂蚁。我在国外的时候曾经常观察蚂蚁。这是一些老是在瞎忙的小造物，它们住在小土墩里。其实，这是四足类动物。它们身上有某种类似尾巴的东西，还有一对很小很小的眼睛。只要一出太阳，这些没有用的小东西就会从洞穴里爬出来。"

"豪康所指的大概是狐狸，"一个"赤色分子"挖苦道。

"我想它们好象是一种会飞的昆虫，"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说道。

"马格努斯，关于布尔什维主义你能说点什么吗？"主人问道。

"好吧，布尔什维主义也跟任何别的事物一样。人类始终在向往着某种东西。布尔什维主义本身当然是一种思想，可是我觉得，在搞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也同搞其他运动一样，谁掏出钱来，谁就胜利。你们这些工会的年轻小伙子不妨想一想这一点。把钱放到桌子上来——世界上所要求的首先就是这件事。比如，就以合作社为例吧。合作社——这当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可是，在劝人们交钱时，情况如何呢？就我所知，只有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交了。"

"赤色分子"起劲地反驳他的论点。莎尔卡·瓦尔卡没有去听他们的话。她发觉，在提到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的时候，大家都朝她看了一眼。男主人甚至还说，只有蠢女人才会拒绝史坦因托尔的求婚。接着，他朝古德沃尔看了看，说：

"喂，现在对古娃来说，倒是一次机会，可以嫁个好丈夫和出国旅行。"

古德沃尔并没有降低身份去谈这种蠢事。就在"赤色分子"向马格努斯·约翁松解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她却更加起劲地继续隔着炉灶同女主人交谈。

"我们这儿大概巨找得到两三个身边常常有点钱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象史坦因托尔那样一心扑在钱上，"男主人说道，他指的是他本人。"我要告诉你们：假如一个人一天能掏空两个狐穴，假如他的日收入平均不少于一百克朗，那末他定会明白，自夸有钱纯属无稽之谈，要不就说得温和一点，是一种卑劣的废话。这便是我的坚定的信念。除了史坦因托尔，别的随便什么人也能组织起合作社，假如这个人愿意的话，不用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帮助，他也能成为合作社的唯一的主人。"

"如果相信人们所说的闲话，"马格努斯说道，"那末，史坦因

托尔在南方时就同他有了密切的交往。因此很难说，这个小伙子在这儿会成为什么角色。据说，他在东部收购了上万担咸鳕鱼。这还不包括去年冬天他在斯諾因·帕乌尔松那儿买的鱼。"

听到这条新闻，听众们大吃一惊。他们本来全都确信，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各种各样的鱼交易的死对头。现在，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更不理解了。甚至连"赤色分子"也无法解释，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怎么会与那些买这种商品的人打交道。

"人们在说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一些什么闲话，这对我的触动不大，"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说道。"他帮助我们建成了合作社，我要肯定地说，这可比夸耀自己有钱好得多。我要说出我自己的看法：从前，救世军还在这里的时候，通常起来攻击它的首先就是那些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它的会议的人。"

接着，大家又久久地谈论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和史坦因托尔的关系，纷纷猜测：史坦因托尔会不会不顾鱼的买卖和其他财务交易而变成布尔什维克？或者，图尔弗达利已经完全抛弃布尔什维主义而变成一个独立的资本家？厨房的门突然打开了，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出现在门口。

"咖啡多么香啊！"他扬声感叹道。"在街上就闻得到香味。"

"里面没有放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放了一点干菊苣根①，"古德蒙杜尔·约翁松不满地嘟哝道。

主人问阿尔纳利杜尔要不要喝一杯咖啡，他就感激地接过了杯子。女主人正好在倒咖啡。阿尔纳利杜尔挨着莎尔卡·瓦尔卡在长凳上坐下。她发现她的裙裾没有遮住膝盖，就赶紧把它拉拉好，后悔没有穿长裤。她觉察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红。谈

① 干菊苣根的粉掺入咖啡中，能增加香味，也可替代用咖啡。

话中断了一会儿。末了，男主人鼓起勇气问道：

“阿尔纳利杜尔，你对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有些什么看法？你应当对他很了解。”

阿尔纳利杜尔干巴巴地答道：

“假如用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判断，那末，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就是冰岛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迈出的第一步。”

“真见鬼！”男主人说道。

“可惜这是真的，”一个“赤色分子”说道。

“对，世界上稀奇古怪的东西是不少，”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插进来说道。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要是哪一位能给我一点鼻烟，哪怕只给一撮，那就好了，”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谦恭地说道。

“这儿有的是鼻烟！”主人边说边把一只两头用木塞塞住的牛角递给马格努斯·彼列普廖特奇克。马格努斯爱惜地捏住一撮鼻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美滋滋地把鼻涕擤在一只手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指头。

“戒除鼻烟真难啊，”他说道。

“是啊，”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证明说。“这种享受永远也不会使人偏离正途。”

“这种享受带来的乐趣是没有不良后果的，”马格努斯补充说。

阿尔纳利杜尔窘困地看了莎尔卡·瓦尔卡一眼，担起心事来了。

“比如，就拿白酒来说吧，”马格努斯继续说道。“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它起的是什么作用，特别是那些劣质白酒——甘油和

变性酒精的混合液，至于他们在山谷里熬的那种糟透的玩意儿，那就别去提它了。一些人认为，这种饮料是用马粪和烟草根熬制的。再说，用嘴吸的烟草对胃的影响也不那么好。比如，我一抽烟，就会不停地吐唾沫。然而，当你呆在海上的时候，什么东西能胜过咀嚼的烟草呢?！现在就拿女人来说吧，比如……不过，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白，不值得一谈了。但是，这鼻烟就……"

他不时地凑到鼻烟壶上去嗅嗅，至少嗅了六七次。

"对，"古德蒙杜尔·约翁松证实道，同时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马格努斯的每个动作。"归根结底，唯一有意义的东西就是鼻烟。"

阿尔纳利杜尔站起来告别。不喝啦，谢谢，他不想再等第二杯咖啡了。男主人豪康讷讷地说，希望合作社主席别因为没被请到屋里的最佳座位上而不快，别因为孩子在地板上撒尿，别因为婴儿突然大声哭叫而感到委屈。不，他根本就没感到委屈。他不过是该走了。莎尔卡·瓦尔卡往四下里看了看。两个打着赤脚的孩子抓住母亲的裙子站着。"赤色分子"依然背靠木桶坐着。他们一眼也不眨地望着姑娘的小腿，它们象两条鲜鱼似的从长凳上垂下来。她完全相信，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布尔什维克。这些人似乎都一筹莫展地在原地踏步。他们对这个美好的海岸地区能为他们提供咖啡和烟草感到满意。女主人请大家喝一点刚煮好的新鲜咖啡。姑娘把自己杯里的咖啡喝完，跟大家告别，然后就走了。外面正下着霏霏细雨。

过了几天，克鲁克的别因坦因被安葬了，费用记在约翰·鲍格森的帐上。假腿被送到德国去。牧师在谈论上帝的凯旋车。瞧，现在这辆大型马车载着我们这位长眠不醒的兄弟，在荣誉的光轮笼罩下，朝着胜利的峰巅驰去了。我们这位难忘的朋友曾

误入歧途，但他并不是那种误入歧途而执迷不悟的人。对他来说，生活是一位终身的老师。一旦上帝命令他改变看法，他便会毫不犹豫地照办。对他来说，命运的变化无常，世界文明的种种虚伪学说不仅是一辆凯旋车，而且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把他的诚实性格锻炼得象钢铁一样坚强。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暂时越出理智和公道的常轨。然而，上帝的仁爱是无限的。上帝随时准备张开双手去拥抱那些返回他身边来的人。不负责任的人和不信教的人在散布种种邪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动摇穷人们的信念，使他们在生活中偏离正途。不过，上帝的耐心也是无限的。他会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朋友，他会一直等到他们重新获得正常的人生观，等到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为止。敌人总是站在山上，向我们保证说，只要我们跟随着他，就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和财产都给我们。我们这位已故的兄弟也曾受到魔鬼的诱惑，不过，上帝已在死亡中把胜利赐给他了。牧师把耶稣、哈巴谷及其他一些出色的先生从遥远的过去召来作证人。

"那末让我们感谢那些曾在这位离我们而去的兄弟的人生旅途上帮助过他的人，并为他们而祷告吧。这里首先应该提到我们最可敬的朋友和恩人约翰·鲍格森的名字……"

送葬之后，大家就喝咖啡，还有饼干、干饼和"8"字形小面包。那是别因坦因的女儿为这件事而烤制的。许多客人随身带来了变性酒精，因此男人们不久就变得精神轻松，言谈活跃了。阿尔纳利杜尔来了，这时候宴会已达到高潮；人家给他端来了咖啡。阿尔纳利杜尔在末位上入了席。男人们在桌子旁坐得越久，他们就越开心。开始高唱圣诗了，其中包括"啊，但愿湖水变成牛奶"和"我永远也不把酒瓶捏在手里"。

"克鲁克的别因坦因真是好样的！这个人善于保护自己。

那就让我们为他干一杯吧!”

“别因坦因万岁!”

阿尔纳利杜尔头也不抬地坐着,他那细细的、蜡黄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浅蓝色的烟雾袅袅上升,渐渐与阳光交融在一起。他在喝咖啡。他那漂亮的栗色头发上洒满阳光,显得格外漂亮。他没有看莎尔卡·瓦尔卡。然而,除了他,她对任何人都视而不见了。

死者的大女儿在桌旁张罗着。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可是牙齿长得不好。她略有一点粉刺,恶病体质,一遇烟就会咳嗽,笑声粗鲁而又不连贯。在她给大家斟咖啡的时候,男人们拼命设法去摸她的膝盖。她两次走到阿尔纳利杜尔的跟前,贴着他的耳朵轻声地说了些什么,不时把他的上装领子拉拉平,可是他连一眼也没瞧她。最后,她用响彻整张餐桌的声音大喊道:

“抓紧一点吧。快把咖啡喝掉吧!现在让我们把东西全都收掉,开始跳舞吧。不管怎么说,父亲的葬礼只有一次。”

“谢谢你的咖啡,”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再见,亲爱的古依雅。请你原谅我吧,不过,在父亲的葬礼上跳舞,这也未免太……”

可是姑娘却蛮横无礼地说,莎尔卡·瓦尔卡苦苦思念阿尔纳利杜尔,这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虽说她也加入了工会,却未必能得到他。

“啊,原来如此!”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嗯,你是最了解情况的。你早就加入工会了。”

可是立即又感到很懊恼:干吗要理睬她呢?

几个可敬的男人在菜园里请那些丧父的孩子喝变性酒精。孩子们辣得直皱眉头,作出种种可怕的怪相,却不好意思流露出

怕吞咽这种琼浆玉液的样子。男人们哈哈大笑。

在篱笆的小门旁，莎尔卡·瓦尔卡遇到一个背着手风琴的小伙子。

第二十章

这一夜，莎尔卡·瓦尔卡久久未能入睡，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的感情。一个人到了夜里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只要他的良心没被白天的明媚阳光迷住，而且白天的那些虚礼也没有使他激情的自然爆发蒙上一层可疑的反光。她暗自承认，她之所以不赞成古依雅要跳跳舞的提议，仅仅是因为自己不会跳舞。因此，她扫了大家的兴，也破坏了丧宴的气氛。这一夜，她多么强烈地希望自己也会跳舞和唱歌啊！

她心绪不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象一条被逮住的淡水鲑似的。她皱着眉头，扭着手指头，怎么也安静不下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最后，她感到筋疲力尽，才在窗前坐了下来。无忧无虑的鸟儿象生活本身那样，优雅地在风平浪静的峡湾上空盘旋着。姑娘站起来，脱掉身上的衣服，躺到床上去。她那强壮而成熟的躯体就袒露在她面前，这躯体好似一幅春天的风景画：它还没有被任何人的目光触及过。她怕自己——怕生活。首先是孤独感使她感到难受。似乎风暴正在她的每一根神经里哀号。可是，只要她稍微动弹一下，心里马上就会充满恐惧，某种预感，某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便会掠过全身。她发出病态的呻吟，从床上一跃而起，无意识地叫了两次阿尔纳利杜尔的名字。然而，当她清醒后，她又扑到床上去，把被子蒙在自己的身上，痛楚地

说：

“不，决不，我决不会干这种事。”

第二天早晨，姑娘在一种奇怪的状态中醒了过来；也许她发过一次高烧。她起床后就到斯维因·帕乌尔松那儿去刮鱼鳞，然后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便睡着了。噢，她多么想患上肺炎一死了之啊！在将近十一点钟时她醒过来了，她又觉得自己朝气蓬勃，身强力壮，心里也很踏实，因此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昨天夜里这样激动不安，早上又是这样萎靡不振。莫非她的脾气也象老姑娘似的变坏了吗？太阳快要落山了。峡湾那明镜似的水面上，泛出彩霞和夕照的反光，映出了群山的倒影。“现在到海岸去散散步该有多好啊，”姑娘心里想。

五斗橱上放着一本《给大家的信》。一次，她从阿尔纳利杜尔那儿把它借来读读。把书留在身边这么久是很难为情的。他还会以为，她想把它占为己有。喝过咖啡后，莎尔卡决定立即把书还给阿尔纳利杜尔。

姑娘动身到合作社去。商店的门开着，可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扑面袭来的是食品杂货的浓重的气味。就是这儿，在一袋袋的面粉旁边有一只放砂糖的箱子，里面存放着阿尔纳利杜尔的书——一些论述社会主义的外文书。她翻了几页，可是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主席终于来了。

“我是来还书的。谢谢。”

“别客气。请这儿坐，就坐在液体肥皂上吧，”说完，他向她指了指一只小木桶。“想吃葡萄干吗？”

“不，谢谢。”

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她接着说：

“我想，你们在昨晚的宴宴上不会感到无聊吧？”

"喂，你怎么啦?!末了他们把所有的玻璃都敲碎了。我只好打电话到西利斯峡湾去订购新的玻璃。"

"好啊，别因坦因娜·古依雅遂愿了。"

"我认为他们想跳跳舞并没有任何恶意。"

"亲爱的阿尔纳利杜尔，难道你以为，这话能使我动心吗?"

"为什么你不留下来跳舞?"

"我睡得稍微早了一点。整整一夜都睡得很香。此外，还有什么比父亲葬礼上的舞会更令人厌恶呢?"

他放声大笑起来，他的这种笑声是很不寻常的。

"这丝毫也不比其他无关紧要的琐事更令人厌恶，"他反驳道。"我的想法刚好相反。当一切都已了结以后，假如仍然还活着的人跳跳舞，那就会使无产者碌碌无为的一生得到某种意义至少，这里面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更不用说对死亡的挑衅和蔑视了。"

"可是，依我看，这简直是恬不知耻，"姑娘恼火地说道。但是，阿尔纳利杜尔继续笑着；她的恼怒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仅此而已。

"此外，"他边笑边说道，"难道你没看出这里面有着真正的民间幽默吗——在追荐一个人的丧宴上跳舞，而这个人总共只有一条腿啊！这使我想起一首挪威小舞曲，开头是这样的：

所有的男人
都有两条腿。
只有我的丈夫没有腿。"

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活象个醉汉，虽然未必能想出比这更不俏皮的笑话。

“阿尔纳利杜尔，请你别再笑啦。”莎尔卡·瓦尔卡恼火地说道。“并不是因为你认为一切都很可笑，你才笑的。”她站了起来。“好吧，再见，”她说道。“我要到海岸去散步。”

“我们一起去吧，”他提议道。

“随你便。好吧，假如你愿意的话。我独自一人也能很开心地散步。我是不大邀请小伙子跟我一起去散步的。”

“莎尔卡·瓦尔卡，我们一起去吧，”他说道。“我拿一件外套就走。”

“听我说，”当他们走到门口时，莎尔卡犹豫起来了。“也许，我请你与我一起去散步是不对的。有个女人对我说过，姑娘永远也不应该主动邀请小伙子。”

“你根本就没有邀请过我。”

“不过，是我首先谈起这件事的，”莎尔卡·瓦尔卡说道，脸也红了。“尽管我不认为谁首先发出邀请——是姑娘，还是小伙子——这有什么大的差别。这自然也是……”

他轻轻地把她朝门口一推。

世界多么美好，真是妙不可言！夕阳的余辉和彩霞在大地上、海面上连成了一片。莎尔卡·瓦尔卡和阿尔纳利杜尔顺着海岸朝阿克斯拉尔山走去。这座山几乎是垂直插入峡湾口的，山上的大顽石中间露出了一道道的绿荫。带着小羊羔的母绵羊在这里寻找牧场，下面，海水在山麓旁轻轻地拍击，听上去就象熟睡的人发出来的平静的呼吸声。他们沿着峡湾旁边的一条狭长地带，在一条由牛马踩出来的小路上走着。海岸上充满了生机，鸟儿的鸣叫声汇成了一片。各种不同的鸟忙忙碌碌、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它们正忙着安排自己的生活，或者正以一副耽入幻想的姿态，在这宁静的白夜翱翔在沉睡的大地上空。尽管鸟鸣声各不相同，但乍一看来却使人觉得，鸟儿的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令人惊奇的同心同德的风气。尽管鸟儿肯定也有自己的法律，然而，它们的法律未必有我们这么多。男青年和姑娘在长满青草的小山冈上坐了下来。鲜嫩的青草不时从白色的石头和枯萎的水草中间破土而出。好象曾有一场凶猛的大火席卷了全国，现在每一片草叶都已把生命力传给土壤。

他们面对面地坐在草地上，峡湾的水面上映出的暗淡而又柔和的山峦倒影使她想到了他的眼睛和头发。可是她不敢告诉他。一群绵凫正朝着小海湾飞去。一只雄绵凫向同伴们发出一声号召，给它们指明飞往大海的路线，然后就飞到前头。“喔——喔——喔！喔——喔——喔！”雄绵凫拖着长音鸣叫着，它飞在前面，率领着排成三角队形的鸟群。“沃达——沃达，”它鸣叫着，渐渐飞远了。“喔——沃达——沃达！”危岩峭壁中发出一片回声。这对青年男女只谈鸟，除了鸟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的膝盖在草地上轻轻地碰到了，这种接触是那么轻微，并且是无意的，因此他俩谁也不认为有必要去注意这一点。

他仔细地打量着正在眺望着大海的姑娘的面孔。假如有谁想要用“令人入迷”、“美丽”这类词儿来描写她的侧影，那末这些词儿就应该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在通常的概念中，她并不是一个美女，然而，自从海浪拍击海岸时起，海里所积下的盐的全部力量，似乎都蕴藏在她的朴实而又有力的脸部轮廓里了。在她的眼睛里和口形中看得出某种多神教的、出于自然的和纯朴的东西。这种纯朴即使在最初只有海豹和寒带大翅膀海鸥出没的国度里，也是令人惊奇的。她的笑声并没有达到音乐之类的

声音那种玄妙的程度，却是她自身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它突然发出，骤然而止。小伙子看见她那双强有力的大手和从连衣裙里鼓出的膝盖。他突然发现她的长统袜上方露出了一线狭窄的肉体，与她那双粗硬的、布满伤痕的手以及那张被风吹糙的脸相比较，她的躯体是非常白皙的。她一手抱住膝盖，另一只手捏着一根干草茎。她嘴里嚼着草茎，眼睛却望着大海。她的胸部均匀平稳地起伏着，就象海浪在悄悄地拍溅。所有的地形似乎都在她身上具体地体现出来了，风的呼吸是与她的呼吸连在一起的。他躺倒在草地上，躺在她的膝盖旁边，并且用指尖摸摸她的手。她没有把手缩回去，但是，过了一会儿，就用捏着草茎的那只手朝大海方向指了指，不知说了些什么。他也作了回答，可是不知道所谈的是些什么内容。他们再也没有说话。她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咬着草茎，望着大海，她的思想仿佛已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他却一直在抚摸她的手。“喔——喔——喔，”雄绵凫叫着。

“我们走走吧，”她终于说道。他们站起来，往前走去。

山溪旁站立着一匹母马和一头小马驹，躺着几匹老骟马，每匹骟马都认为自己是小马驹的父亲。这头腿儿细长、动作灵活的小马驹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身边，由于恐惧，它吮吸着母马的奶头。骟马抬起头来，微微眯起眼睛。其中的一匹看到小伙子和姑娘时假装睡着了。可是，躺在小溪近旁的几匹骟马却一跃而起，打起响鼻来。

“请你稍等一会儿，”莎尔卡·瓦尔卡说道，接着朝小马驹走去。凡是刚出生的小动物都会使她感到兴奋。小马驹躲到母亲的背后去了。莎尔卡·瓦尔卡不得不绕着母马兜了几圈，才把小马驹捉住。她跟它嬉戏起来。

"真是一头可爱的小马驹!"她说道,这时候小马驹还是从她身边逃走了。"阿里,你喜欢小马驹吗?"

"不喜欢,"他回答道。"我比较喜爱老马。"

"有意思,"她说道。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她记住了他的全部回答,后来又对这些回答作了长时间的思考。

他们走到了山坡跟前。

山坡上到处都是大圆石和小砾石,只要用脚一踩,小石块就会跳起来,发出隆隆的响声,从山上飞滚下去。在山谷地、山石的突出部和坡面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他们沿着这条路登上一座陡峭的小山冈。她走在前面。他俩都走得浑身发热了。小山谷里一只母羊和几只羊羔一起被惊醒了。母羊惊慌地逃开了几步,然后回过头来,想要弄清它们所面临的危险。过了一会儿,它已经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藏到最近的那座小丘的背后去了。下面,宁静的水面继续荡漾着鸟儿的安逸的叫声:"喔——喔——喔"。空中似乎笼罩着一种大喜庆的气氛。

他们在长满帚石南和和兰芹的小谷地上坐下来。他们并排坐着,相互挨得很近,浑身燥热,脸色通红,眼睛发光,已被春天的山地空气熏醉了。他把她那只潮湿而又粗糙的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把头搁在她的膝盖上,就象搁在枕头上。他抬起眼来,观察她的脸部表情,这张脸又亲切又疏远,既傲慢又谦恭,并且还有一点沉思的样子。莎尔卡既不想把手抽出来,也不想把他的头从膝盖上推开。她又找到一根草梗,嚼了起来。他把她的手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膛上。一句话也没说。他们一动也不敢动,唯恐破坏生活中这首轻音乐的诱惑力。那只早就从小冲沟后面观察过他们的母绵羊,堂而皇之地带着小羊渐渐离去了,它每走一步便跺一下蹄子,似乎在表示自己的愤懑。"沃达——

沃达——沃达，”从峡湾的各个角落里传来一阵阵的鸟叫声。可是，空中却连一只鸟也看不到，那只金黄色的鹬除外，它只叫过一次，它那凄凉的“比——比——比”的叫声就象在祈祷。

“再走走吧。”姑娘温柔地用草茎在他的脸颊上搔了搔，接着说道。“既然我们已经走得这么远了，那末就让我们走到赫约加克谢尔恩后面的久拉达尔吧；现在那边的草正是又高又鲜嫩。”

于是他们又并肩朝前走，在路窄的地方，他就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

“我仿佛觉得我正在睡觉，”他说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她说道。“你闭着眼睛躺了很久啦。”

“我从来也没想到，我会有缘领略这么迷人的一个夜晚，”他说道。

“今夜非常温暖。太阳很快就要升起来了。对不起，阿尔纳利杜尔，你说从来没有领略过这样的夜晚，我不相信：你毕竟在世界上闯荡过许许多多地方。”

他没有直接答复她的异议，却俯过身去，和她靠得更近，并且问道：

“春天……我们一起散步，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觉得，”她头也不抬地叹了口气。

“莎尔卡，我真想让你来治理整个国家。我相信，革命来到时，你定会进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你会当上中央委员。”

“我不明白，难道说，嘲笑一个象我这样头脑简单的普通姑娘，会使你感到高兴吗？”

“我说的是正经话。”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一会儿，后来，她问道：

“阿尔纳利杜尔，请你告诉我，在奥德斯弗廖特的时候，你为

什么拒绝喝咖啡?”

“你在场的时候,其余的人对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的……说真的,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更大的危险,比……”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屏住呼吸问道。

可是他没有说明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我打算把你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吗?”他问道。

“培养我?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知道,你以为我要培养你成为渔业公社的主任,”他学着她的腔调揶揄道。“完全不是。你错啦。当然不是因为你胜任不了这个工作,而是因为你能胜任更困难的任务,这些任务我是无法委托给任何一个旁人的。我想派你去当兼办保育院的合作商场的领导人。”

“怎么,这里不设保育院吗?”尽管她相当冷漠地对待有关自己任命的通知,却眉开眼笑地问道。

“当然罗。无论如何也要在夏季办成。显然,我们只好去请一些专家了。他们将在孩子们中间做教育工作。不过,你将管理一切:奶牛、绵羊、农活、工程师和专家。”

于是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目的是想把她的注意力引开,不让她注意那些没有恶意的极短暂的触摸,不让她注意他的手正搭在她的肩上。他谈的是即将在镇上出现的大型合作社经济。这里将有纸浆厂,生产鱼肝油、骨髓油和肥料的工厂,牲口棚,学校,工人新村,食堂——有四人高的宽敞的饭厅。大厅里将摆上种在大木桶里的最美的花,厨房里将有手艺高超的厨师来煎煮鲜嫩的牛排和烘烤美味可口的布丁蛋糕。工人们的家里将摆设漂亮的家具,它的式样将是国外现在最流行的,就美观和舒适而言,它将超过任何其它家具,从而使一个一生中除了商人

家里的家具外再也没有见到过别的家具的姑娘彻底倾倒。甚至在最大胆的幻想中，她也没有踏进过象今夜为工人们建筑起来的那种美妙的住房。他们两人一起在领导整个小镇。他们登上山，走到悬崖边上，想朝下面看看。下面有无数的海鸟在飞来飞去。只有海鹦傲慢得象神职人员似的，在鸟窝前梳理羽毛，还有一些巨大的海鸥在那儿孵蛋。夜间来客的露面把它们惊飞了；它们飞上高空，展开强劲的双翼在雾蒙蒙的山顶上空翱翔。

"你瞧瞧，它们把蛋生在光秃秃的石头上！"姑娘扬声说道。"它们甚至连窝也不想垒。你想想，它们怎么会不觉得冷，怎么会不害怕把蛋生在海边的光秃秃的石头上。"

他带着忧郁和沉思的神情也朝下面看了一会儿。最后说道：

"这是冬天的鸟。"

第二十一章

今年春天，奥谢伊里镇上的每一个新降临的夜晚似乎都要比已逝去的头一个夜晚更美好。大自然真是无奇不有啊！那个春夜，当马儿在牧场上睡觉的时候，姑娘和小伙子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感情了。只消想一想，如此崇高，同时又是如此平凡的感情竟能在这儿产生。这个小地方是如此偏僻，除了煤油炉，除了通常在圣诞节送给孩子们的印有图案的小铅皮桶和英国国王爱德华加冕盛典的画像以外，你在这儿的商店橱窗里就看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了。现在除了爱情，世界上就什么也不存在了。似乎为了让这种自然的强烈激情获得更强的音响，所有的半音都被去掉了。一个人摆脱令人

不快的喧闹后，便会这样沉浸在美梦中。于是，第二天晚上，当莎尔卡和阿尔纳利杜尔在街上相会时，临街小窗口里便出现了许多面孔——有疲惫不堪的女人，她们每个人至少有十个孩子，可是只有一条风干的鱼；还有嘴上长茸毛的处女，她们皈依教门，仅仅是因为她们都独宿孤床。大家都想看一看谈恋爱的青年人。

"晚上好，"他神秘地说道。

"晚上好，"她高兴地回答，然后就当着全世界的面把一只手伸给了他。

他嘴里叼着香烟，承认自己整天都在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跟她相会。烟雾渐渐遮住了他的眼睛。

"这就好啦，现在我和你在一起了，"她回答道。

太阳还从未把它的光线洒落到这种在恋爱中显得既纯洁又坦率的脸上。

"我能在哪儿跟你单独相会呢？"

"我们本来就是单独在一起嘛。也许你怕人家看到我们吧？"

"我无法在众目睽睽之下到你那儿去。"

"到我那儿去？"姑娘问道。在谈情说爱方面，她太幼稚了，还不懂得四堵墙壁的重要。"象昨天夜里那样在室外走走，不是更好吗？"

她似乎觉得，爱情就是春宵，就是广袤无边的苍穹，就是置身于鸟语花香之中并在绵羊的好奇目光下，在野外充满幻想地散步，就是沼泽水面的反光和正在奔流的小溪的潺潺声。

她不懂也看不出他们之间爆发出来的爱恋之情有保守秘密的必要。因此，当他们在夜里两点钟左右突然发现桥下有个老

太婆的时候，她就大吃一惊。这个老太婆是基斯拉巴尔的老斯坦因娜，是方圆一带出名的两个酒鬼的母亲。莎尔卡很熟悉这个老太婆，她们曾经一起刮过鱼鳞。

过桥后，两个年轻人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看，发现一个裹着围巾的老太婆的脑袋从桥底下探出来，可是立即又消失了。他们返回去，想查明这个不寻常的现象。阿尔纳利杜尔站在桥中央，跺着脚，当孩子们想把躲在桥底下的小鱼吓跑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可是，老太婆悄悄地坐着，使人看不出有任何活人的征兆，直到阿尔纳利杜尔一只脚碰到她为止。这时候，她才从桥的另一边爬出来，两条腿水淋淋的，浑身粘满了污泥。

"你在这儿干什么？"阿尔纳利杜尔问道。

"噢，我丢了一件小东西，它落到一个小洞里去了，"老太婆答道。

"什么小洞？"

"桥上的小洞。你怎么啦，小伙子，听不懂吗？"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小洞。"

"你大概发疯了，半夜三更还在齐膝深的水和污泥中爬来爬去。"莎尔卡·瓦尔卡插嘴说，接着就替老太婆抖掉身上的泥水。

"你这是想给我刮鳞吗？得啦，干吗老是缠住我不放？"

"你会得肺炎的，"阿尔纳利杜尔说道。

"你们就让可怜的老太婆安静一下吧。就算我得肺炎，那又会引起谁的怜悯呢？"她说着就想溜掉。

"不行啊，你不把你在桥底下做些什么讲出来，就哪儿也别想去，"说着，阿尔纳利杜尔就挡住她的路。

"我能在桥下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只要我愿意，我想坐在

哪儿都行。"

"我这就给你一个教训，让你永远不会忘记。那时你也许会痛痛快快地把话说出来。"

"你也会举手打我，打一个已把八个孩子送进公墓的苦命女人？让我走！"

然而，经过一阵威胁利诱，还是从老太婆嘴里掏出了一点情况：原来是马具匠和牧师的妻子雇她来监视莎尔卡和阿尔纳利杜尔的，她们答应给她"每种食品各一磅"。镇里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昨天夜里这对年轻人散步到很晚。两个女人就这件事商量了很久，过后便叫来精于此道的老斯坦因娜。为了跟踪和偷听，她在人家的窗下不止度过了一个冬夜。通宵不眠使她有机会时而在这儿挣到一磅咖啡，时而在那儿挣到一磅砂糖。

"既然已经不能干正经活，我这可怜的老太婆总得干点什么事吧。妙就妙在显贵的夫人们还需要我来干这种事。"

"牧师出去办事的时候，新来的医生就爬窗去找他的妻子，这是真的吗？"阿尔纳利杜尔问道。

"也许是爬窗进去的，可这跟我没有关系！"

谈话结束时，阿尔纳利杜尔应许老太婆，只要下一次牧师外出时，她守在牧师的窗下，她就可以得到"每种食品各两磅"的报酬。他们谈妥以后，就客客气气地分手了。

这天夜里，莎尔卡和阿尔纳利杜尔下到山谷里，到了不久将耸立起一幢宫殿般巨大的合作商场的地方。在清澈而又宁静的春夜里，山谷象一个神话世界。他们漫步在鲜绿的草地，此刻万籁俱寂，就象一支大型的交响曲中所有的乐器正准备奏出尾声的那一瞬间一样。绵羊带着小羊一边幸福地在草地上吃草，一边在山坡上到处乱跑；冰凉而又清澈的小河在山谷的底部潺潺

流淌，冲洗着长满青苔的河岸，那些小溪就是从河两岸流出来的。这对年轻人沿着一座独木桥走到小河的对岸。这桥就架在克维乌姆庄园再下去一点的那段河面上。庄园尚在安详地睡觉，它的建筑物全都挤作一堆，屋顶都是七歪八倒的，上面还长满了野草和野花。阿尔纳利杜尔开始向女朋友描述，一幢多么高级的大楼将在这里拔地而起。它将耸立在废墟上，废墟的底下埋葬着小农的历史，这种农民从远古时代起就过着可怜的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比城市贫民窟里最贫苦的无产者还要贫穷和愚昧。城市里的无产者身上虽然已不再有虱子在爬，但至今仍被认为是命中注定受穷的，因此首都的报刊在鼓吹他们的正直时，竟把他们尊为"这个国家的国王"。

这一夜，到处播种不幸的两个可怕的客人来到了山谷。他们比别的任何人都更凶恶地威胁着民族的独立；这些扰乱安宁的人想要夺取克维乌姆的尤基以及其他幸福的小农的土地；这些年轻的革命者的修养程度竟处在如此低下的水平，简直不知道拿他们去跟谁作比较：跟俄国人去比呢，还是跟丹麦人去比？他们所反对的正是冰岛人民的美好理想——个人的主动精神，它使我们的民族荣耀过不止一百年。然而，这些可怜的奴才竟想剥夺微不足道的冰岛农民的王国，并想让我们大家永远陷于俄国的奴役之中。

"冰岛的农民，醒醒吧，你的家门口正站着一些想夺走你的土地和权力的人。即使想夺走你的孩子，他们也不会犹豫不决的，"阿尔纳利杜尔大声援引了《晚报》中的一段话，然后朝地上一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纸和一支铅笔。他画了起来。莎尔卡·瓦尔卡非常兴奋地望着他。那些屋顶东倒西歪的房子则仍在安睡，一点也不知道，它们的身边站着什么样的恶魔。

"你看，"阿尔纳利杜尔说道，"孩子们将住在这个侧楼里，这儿是寝室，这儿是食堂，而这儿就是教室和工作室。教学基本上将在室外进行，农牧知识课无论如何得在室外上。与动物打交道的本领要比任何知识更能促进孩子们智力的发展。游戏的场地也是必不可少的。教会孩子们做游戏非常重要。我们将把幼儿园和托儿所建在奥谢伊里镇上。到这里来上学的孩子，我认为至少要满五、六岁，年纪不能再小了。"

姑娘若有所思和赞叹地望着图画，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正在画的这幢房子将安置一所农业专科学校和一所普通学校。工人们，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都将在这里进修实际操作的技能和普及教育的科目。请看看这些草地和沼泽，想象一下吧，秋天和春天这里将排着一连串的犁，夏天将出现刈草机和马拉的耙，而且到处都有拖拉机。我们将在这儿搭一个大棚，安装一部烘草用的美国最新型的电力烘干机，因此干草再也不会由于长久搁置在草地上受阳光暴晒而丧失营养价值和维生素；人们再也不必为自古以来就一直使他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天气而担忧。他们将从事某种更有益的工作。"

尽管阿尔纳利杜尔此刻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最为复杂的天气问题，并引进美式烘草机，但是姑娘仍然一言不发。

"喂，同志，你喜欢这些设施吗？"他问道。

她天真地，象个孩子似的回答道：

"太喜欢了。不过，要是约翰·鲍格森和独立派在今年夏天的选举中最终获胜呢？你知道，据说鲍格森分给拉乌盖依里村的每个穷女人一小块围裙料子。牧师现在也经常去看望她们，向她们谈论上帝的旨意……"

"如果鲍格森分发围裙料，我就要送她们裙子料，"阿尔纳

利杜尔边画边说。

姑娘沉浸在思绪中，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坐在他的身边。她的头发触到他的脸颊，使他觉得有点痒。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分钟。图画变得越来越漂亮。姑娘以前从未见到过如此美妙的高楼大厦。山谷里的雾神妙地升到了沼泽、湖泊和小河的上空，然后象一团团白烟似的落到小凹地和坑洼里去。

“阿尔纳利杜尔，”姑娘终于开口说，“你记得那个在蓝色群山背后消失的美女吗？从前你经常谈到她。”

他马上停止作画，看了她一眼，简直有点吃惊地嘟哝了起来，说她这种突如其来的念头真蠢；看得出，他正在同一些看不见的敌人作斗争，他们正在围攻他的思想意识。

“她还在那儿吗？”姑娘问道。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明白吗？好吧，这不要紧。我简直拿自己毫无办法，我记得住一生中所发生过的一切。我一点也不会忘记。”

他没有回答，继续画着，同时还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哼着一首歌。

“你确实喜欢我吗？”莎尔卡问道。

阿尔纳利杜尔抓住她的双手，热烈地把它们吻了个遍。

“你怎么能吻这样难看的大爪子？”

“我信赖这双手，它们是最实在的！”

“阿尔纳利杜尔，”姑娘正儿八经地说道，“请你答应我，一定要把我求你的事办成。”

“什么事？”

“答应我吧，阿尔纳利杜尔，只要我一惹你讨厌，你就要告诉我。假如你不再爱我，却还要保持一副温柔和殷勤的样子，那我

是受不了的。"

阿尔纳利杜尔默默地朝她看了一会儿。

"阿尔纳利杜尔，你答应我这个要求吗?"

他象孩子似的把脸埋进她的怀里，轻轻地说道：

"莎尔卡，你想象不出，我是多么爱你。把我当作一个笨孩子吧。紧紧把我抱住吧。"

尽管难以猜透她是否懂得他这番恳求的意思，但她象母亲似的用一双深邃的、清澈的、正在热恋中的眼睛温柔地瞧着他的脸。

"我们再走走吧，"末了她说道。"瞧瞧我们留在露水上的脚印。太阳很快就要升起来了，很快就会把它们晒干的。"

第二十二章

第二天早晨，楼梯上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整幢房子都因此而剧烈地震动起来。响起一阵敲门声。站在莎尔卡·瓦尔卡房门口的是谁呢？是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英雄，他蓬着头发，披着一件绿色的破斗篷。

"你好，"他说道。

"你到这儿来有何贵干?"

史坦因托尔微微一笑，对着房间打量了一番。

"你住在这里，真奇怪，"他说道。

"那又怎么样?"

"要猜透你们这些女人会突然冒出什么念头是挺不容易的。"

“对你来说，我不是女人。”

“真的吗？可别人对这一点是怎么想的？”

“哼……如果你有事找我，那就说吧。”

“那就要看你把什么叫做事情了。”

“啊，是这样吗？那我立即就要把你赶出去了。”

“我并不想从你这儿得到另一种款待。你继父难得来看望你一次，你竟这样对待自己的继父。”

“啊哟——哟——哟……好吧，还有什么话？”

“听我说，亲爱的莎尔卡，我们最好还是平心静气地、理智地谈谈。我已经不是那种想在吵架中寻找乐趣的年龄啦。”

“你想干什么呢？”姑娘问道。

“嗯……比如说，”他朝窗外吐了一口痰，拖长每一个词的声音，慢慢地说，“我很想知道，你对马拉尔布德庄园有些什么打算？”

“一点打算也没有，”姑娘答道。

“你是房产的合法主人。”

“我根本就不想占有它。”

“当然，它归谁所有，我无所谓。我当一镇之主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

“你？”

“对，是我，”他挑衅地说道。“只要我愿意，整个这块该死的小地方就都是我的。”

“好啊，那就请便吧。”

“顺便提一下，”他已经比较平静地问道。“你们那条船的情况怎么样？你那些合伙者在想些什么？我要问，在目前情况下，从它身上能捞到什么油水？特别是现在，在商行无法向你们提

供借款的情况下。”

“你怎么啦，打算买它吗？”她用谈生意的口吻问道。

“我不知道，不过也有可能。但是在你们这个地区能从敞篷船上捞到的油水并不多。你总还记得冬天我遇到的那件事吧……可是当我冻僵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连一次也没来看望过我。这跟你们这些女人的品行是很相符的。”

“你的话能叫人病倒，”姑娘说道。

“最近你变得很敏感。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船的问题上来吧……”

“你也知道，我不是船的唯一船主。我只有五分之一的船股。”

“那末我去跟其他合伙人商量一下，怎么样？”

“鲍格森是凭押金把它交给我们用的。”

“胡说八道！我要连同所有的债款一起把它买来。我可以用现钞付清你的一份船股。这笔钱数目并不那么大。现在船跌价了。遇到拍卖时，几乎要不了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一条船。据我记得，它不是新船，你们买进时，它已经很旧了。不过，我们换个话题吧。你答应交给合作社多少钱？”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也许，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笔债务解决掉，对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在合作社里发生某些影响，这一点是不能排除的。”

“你真的想以要人自居吗？”

“莎尔卡，我想，你还没有完全认清，我在酒中寻找唯一乐趣的那个时刻早已过去了。不过，既然我受你的恩惠要比任何人多——你在几年前把我唤醒了，——因此我总觉得，无论如何应

该报答你。自从我得以活着从冬天所遇到的那场灾难中逃脱出来的时候起，这个念头一直在折磨我。”

她望着他。他多么高大，多么结实！他的目光里燃烧着什么样的野性的火焰！他身上的原始本能多么强烈，他与那些崇高的志向相距多么遥远！在这一瞬间，她似乎觉得，自己了解他的全部本质和他的全部想法，她不禁感到害怕。

“你是怎么想的，去年冬天，当冰冷的浪头几乎整天整夜朝我身上拍打过来，使我浑身象针扎一样的时候，当手指变成冰凌的时候，我反复叫着谁的名字？”

他把右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给她看：尽管它象原先那样，仍旧是一只强壮的、青筋毕露的、汗毛很长的手，可是两个手指头已被截掉了一段。

“我病倒在床上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

她猛地冲到他身边，想要堵住他的嘴，并且大为惊骇地喊了起来：

“别说了，再也别说了，我不听，”接着，她就避开他，把身体转过去，用手指堵住双耳。

“是不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谈恋爱的事了？”他问道。

“我要去刮鱼鳞啦。”

“得啦，这你不必着急。你打算去刮鳞的鱼已经归我所有了。因此，跟我谈话所花的时间是不会白白浪费掉的。你以为每夜同你一起散步的那个歇斯底里的小傻瓜比我好……”

“你还不配给他系鞋带。象你这种坏蛋没有资格辱骂正直的人们。”

“我并不是第一个叫他歇斯底里小傻瓜的人。当着我的面这样叫他的是一个比我聪明的人，他是冰岛最聪明的人。”

"你扯谎！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阿尔纳利杜尔的最要好的朋友。"

"无论你把我说的话否定多少次，可你自己也知道，这是真的。因此，你和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一起走走，这丝毫不会使我担忧。我知道，你内心对他的话是一句也不会相信的。有朝一日，你会发现，他的话都是骗人的。"

"好吧，"她故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道。"照你的说法，合作社也是骗人的罗？它是谁组织起来的？"

"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和我。"

"你是个多么卑鄙的家伙！可以相信盖尔德庄园的寡妇所说的话了，她梦见，你为了救自己的臭皮囊，竟从龙骨上把同伴一个个推入水中。"

"她梦见这件事了吗？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这件事是真的。是的，我把他们推下水了。一个接一个推下去的。我用力敲打他们那些已发白的手指头，只要我一发现他们中有人从浪头中冒出来并重新抓住龙骨，我就用力敲打他们的脑袋！我一面反复呼叫着你的名字，一面打他们，直到他们全都淹死为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设想，我正是这种人。无论阿尔纳利杜尔装得多么爱你，但他也未必有足够的勇气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把别人杀死。不，他倒是会急于第一个去溺死的——为了社会嘛！"

这一天，莎尔卡·瓦尔卡听到了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如何在美国发横财的故事。他抢了一所银行，并杀了一个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美国的一所大银行，走到行长跟前，杀死了行长，带走了一只装着一万美元的钱袋。尽管在美国银行的入口处前室里都安装着摄像机，它能把每一个出银行的人都拍下来，但是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也有办法对付。他是怎么干

的？他背对着大门走出银行，因此照片上只拍到了他的背影。所以就抓不到他了。

"我确信这一切都是胡说，"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史坦因托尔并不比别人卑鄙。"

"你忘了他怎样对待你母亲啦？"谈话的对方问道。

"在这个地区，他并不是第一个遗弃妻子的人，"她反驳道。

"那末，当你还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又对你干了些什么？阿尔纳利杜尔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

"说什么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对我采取过很不好的行动，这全是谎言，这无非是造谣和婆娘们的废话；重复这种谣言倒是很可耻的。据我看，在美国杀死一个银行行长的罪孽实际上并不比在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生一串儿女更深重。"

第二十三章

爱情使人变得温柔可亲。莎尔卡和阿尔纳利杜尔在相互交往中的粗暴态度，完全从他们的交谈、从他们的相互招呼中消失了。他们现在不再说任何伤害对方感情的话。这张稚气未消的脸经常那么慵倦无力地偎依在她的胸脯上，谁能相信这是那个在会议上表现得如此激烈、在罢工时又那么坚强的人的脸？谁又想得到，她这个十分看重一切同钱财有关的事、吵起架来话语尖刻、谈起鱼价来又是那样锱铢必较的女人，竟能变得如此柔情、如此温顺呢？她抚摸着他的鬈发，就象在做梦似的问自己，上帝曾经造出过比这更好看的头吗？

他在拥抱她的时候，闻得到她的衣服散发出来的鱼腥味；就连她的吻也是咸滋滋的。说真的，她甚至连接吻也不会。她光是微微张开嘴和闭上眼睛。死与爱在许多方面是很相象的。

不过，当他们之间的这种抚爱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她时常会感到害怕。内心深处某种尚未经历的事情使她感到恐惧。自从她开始了解自己母亲的天性，即从了解一个为爱情而如此悲惨地活着和死去的女人的天性的时候起，这种未曾经历的事情就成了一种使她感到极端恐惧的原因。她的全副身心都在反对她去认识这个由爱情、耻辱和死亡所组成的未知世界。遇到这种时候，她就会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她自己也不明白该怎么办，于是就浑身颤抖着用手掌把脸捂住。或许，她在哭。当他温柔地问起她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她答道：

"我也不知道。我害怕。"

"莎尔卡，你怕的是你自己，"他耳语般地说道。

她露出脸来，激动不安地回答道：

"不对，不对，不对，我怕的是我母亲那种遭遇。"接着她又把脸捂住，不作声，不过为时也并不久。

"对，阿尔纳利杜尔，我怕我自己，"她说道，沉默一阵后又补充说："我怕失去自己……并且会永远找不回来……"

她充满激情地偎依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头紧紧地按在自己的胸脯上，附着他的耳朵说道：

"阿尔纳利杜尔，亲爱的，我心爱的！说吧，我使你感到非常痛苦吗？"然后就忐忑不安地望着他的眼睛，惊慌地等待着，看他回答些什么。

"阿尔纳利杜尔，告诉我，我使你感到很难受吗？"

她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心里更为不安，于是就用颤抖的声音

问他：

“阿尔纳利杜尔，你再也不爱我了吗？”

在一次类似的场面中，他终于回答道：

“我一天比一天更坚信，我早该明白了：你在心灵的深处是爱史坦因托尔的，你对我的爱是极其荒谬的。”

“阿尔纳利杜尔，”她打断他的话。“你怎么可以说这种明显的谎话呢？”

“好吧，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不久就会成为一个贵人，”他不理她在说什么，继续说道。“他不久就会成为一个财主。他不仅会收购鱼，而且还会跟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交朋友。”

“阿尔纳利德，”她搂住他的脖子低声地耳语道，似乎在求他宽恕自己。

“现在他打算把你们的船连同契约一起买去，并且打算让你们大家都从债务中解放出来，目的是要让你们重新相信个人的主动精神，并要让你们负上新的债务。”

“阿尔纳利杜尔，我心爱的……”

她哀求似的含情脉脉地望着他。

“我心爱的，这一次请你原谅我吧。你毕竟也知道……不，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不过，以后我总会……总会用别的办法来向你证明的。阿尔纳利杜尔，下一次随便什么时候都行，只要不是现在。”

“你这么说已不是第一次了。”

“原谅我吧，只要不是现在。我是那么害怕……我怕失去自己，怕永远永远也不能重新把自己找回来。”

一次，他在一个下雨的礼拜天，垂头丧气地来到她身边，脱掉鞋子，把一双脚搁在她的双膝上。她开始替他补袜子。他偶

尔也随便谈起些什么，谈着谈着便突然停下来，心不在焉地吻着姑娘，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又站起来，走到窗前，神态忧郁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和那些令人不快的云朵。最后，经过一场痛苦的自我斗争和一番努力，他用一种低沉的、干巴巴的声音问道：

"史坦因托尔把船钱付给你了吗？"

"你为什么要打听这种事？"

"只是随便问问。"

然而，她发觉这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它的背后潜伏着某种东西，可能，他的声音听起来越是显得无所谓，他的想法也就越加重要。她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你很快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资本家了，"他徒然地想开个玩笑说。

"这是我的全部积蓄，"她答道。

"听着，莎尔卡，"阿尔纳利杜尔迅速而又果断地开口说道，仿佛这些话在烫他的嘴……"我必须向你坦白：前几天我收到一个同学从南方寄来的一封信。他是我的好朋友。去年他借给我两百克朗。现在我必须归还这笔钱。他的妻子病了。他以为，既然我担任着合作社主席的职务，那末拿出几百克朗是毫不费力的……可你是知道的，合作社还只办了一半，我连薪水也没拿到。问题在于，在选举尚未结束之前，我是不会有钱的；再说，即使选举结束了，那也得看我们能否战胜独立党。"

"亲爱的！"莎尔卡高兴起来了。原来一切并不象她所担心的那么严重。"看在上帝的面上，别难过。让我把这两百克朗借给你吧！"

可是当她拉出五斗橱的抽屉，开始数钱的时候，他却象换了

一下猛击似的，皱起眉头，用双手遮住脸。这个姑娘心情舒畅地为他数出自己珍藏着的大部分钱，因此这笔用劳动挣来的钱显得格外神圣。作为一个知道钱的价值的人，她数得很认真，既不慌也不忙，但是丝毫也没有贪心不足或将本求利的样子，虽说这些纸币中体现着她从自己还是镇上最肮脏和最不幸的小孩子的时候起所抱着的全部理想。

"给，请收下吧，"她兴高采烈地递给他两百克朗——这些钱都是她自己的沉甸甸的劳动果实。他象小偷似地急忙把它们塞进袋里，温顺而又感激地把头垂到她那强壮的胸脯上。

"你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感激你，"他说道。

"亲爱的，你在说些什么啊，这是不值一提的！只要你知道就行了，能为你随便做点什么事，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欠了你那么多的情。"

他们相互扑入了对方的怀抱，双方都打心底里感动，当感激之情与爱情交织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甚至在热恋中的理想家们中间，钱也有很大的作用。

分别时，他们相互爱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了。

不知是谁在海岸边说，别因坦因的女儿古依雅生病了，当然病得不太厉害。莎尔卡·瓦尔卡没有仔细打听古依雅出了什么事。可是，晚上她却偶然发现，阿尔纳利杜尔从已故的别因坦因那幢半坍的陋屋里溜出来，窜到货栈后面，消失不见了。难道他没有发现沿岸边走过来的莎尔卡·瓦尔卡吗？或许是他装作没看到她？对姑娘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相信他只爱她一个人。他会不会有另一个情人呢？在他把头搁到她胸脯上的时候，他可是感到自己无比幸福啊！难道说，在爱情那副开朗而又纯洁的面目底下还潜伏着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吗？妒忌之

情在莎尔卡·瓦尔卡的心里翻腾着，使她无法平静下来。一想到阿尔纳利杜尔同这个小姑娘有关系，并以此来贬低她，她就勃然大怒，直往克鲁克冲去了。她打算亲自去证实古依雅到底是不是阿尔纳利杜尔的情人，并且要叫他回答。大概当一个人徘徊在希望和怀疑之间，猜不出一个所以然的时候，妒忌之情便会表现得最为激烈。尽管心情十分紧张和委屈，内心里她仍旧在责备自己。在久拉达尔度过那个难忘的一夜以后，纵使他在最近的春日里对她不忠，这又是谁的过错呢？难道她不明白吗，一面让他对自己太亲密，一面又在关键时刻逃避那种受天性操纵的正常的结合，她这是在残酷地折磨他啊。她的心情改变了，对古依雅的仇视和蔑视已变成了对阿尔纳利杜尔的怜悯和对自己的怨恨。

整整有一大帮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小孩子正在门前玩闹。他们在用小石头、锈钉子和小块朽木做游戏；两个男孩跪在脏水洼中，把它当成大海，正在那儿开小轮船。

古依雅和衣躺在靠墙的床铺上。看上去，她病得不重。

“莎尔卡吗？”她非常奇怪地问道。“难道真的是你吗？这真是新闻啊！”

“我听说你生病了，”莎尔卡说道。

“那又怎么啦？我生病的时候，总可以别来打扰我啦。”

“那当然罗，”莎尔卡说道。“谢天谢地，你看来没有什么大毛病，我感到很高兴。”

“请坐到这儿来，到床上来坐一会儿吧。可惜家里没有咖啡，我也无法招待你。”

“我就在你身边坐一会儿。我只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事？”

"我想跟你谈谈一个人的情况，由于这个人，我们在你父亲的葬礼上吵了起来，"莎尔卡开门见山地说道。"当时你突然无缘无故地把他说成是我的人，这使我很惊奇。那时候，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不过从那时候起，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你当然知道奥谢伊里镇上的人们在说些什么风言风语。因此，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算从我这儿把他夺走吗？"

"我们已订过婚了，"莎尔卡说道。

"请把他带走吧。时间一到，你会懊悔的。"

"我不会从任何人手中把他夺走的。他爱我。"

"哈哈！莫非你打算要我相信阿尔纳利杜尔真会爱什么人吗？我也不至于这么笨啊！"

"你想用这话来说明什么呢？"

"我确实知道阿尔纳利杜尔根本就不可能是个忠实的人。他爱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爱。对他来说，个别的人是不存在的，这是他亲自对我承认过的。他生活得象只鸟儿似的。"

"无论是为了他，还是为了别的任何理由，我都不打算与你争吵，亲爱的古依雅。我只求你告诉我一件事：最近一次他是什么时候到你家来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恳求你回答我，"莎尔卡说道，她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了愤怒的光芒。

"他也会抛弃你的，"姑娘也大为生气，一连串的话便脱口而出。"尽管你也有船股，但你丝毫也不比我强。好吧，假如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从他最近一次到我家来的这天算起，一共只过了三天。你不肯让他得到的那种东西……"接着姑娘

就把上星期六她和阿尔纳利杜尔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讲给莎尔卡听。

“亏你有脸说得出口。除非是不要脸的姑娘才会说出这种话。”

“他也会抛弃你的，”姑娘重复道，“只要上帝听到我的诅咒和祈祷。假如我是不要脸的姑娘，那末你就是一头小牛，一头没有性别的小牛！哪个男人会要你这种女人？谁肯跟你做朋友？除了自己，你谁也不爱。你想的只是怎样多积一点钱，尽管你为了得到他而假装成赤色分子，可你却跟财主们结成一伙。你最好还是抓住史坦因托尔吧。他正好配你的胃口。此外，打从很久以前起，他就有权娶你了。他是你的第一个主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吧。”

双方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它们的合理性则越来越少。最后，古依雅的火气达到了极限。她没把话讲完，就放声大哭起来，这哭声厉害得使人以为再过一会儿她就会被眼泪呛死了。

“你这么有钱，这么漂亮，”她含着泪水哽咽着说。“你在镇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你就来找我，来找一个不是每天都有东西吃的苦命的小姑娘。上帝晓得，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从来也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在今春我所受过的一切苦难之后，你又趁我卧病在床来找我，象对待一条可怜的小狗似的对付我，骂我是个不要脸的小姑娘。除了上帝，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而我还不到十六岁。”

说完，她把脸埋在枕头里，不停地哭着。莎尔卡·瓦尔卡现在才发现，古依雅长着一张饱经辛酸的小孩脸。她的怒火顿时烟消云散了。她十分可怜这个姑娘。这个可怜的孩子贫病交加，她的情人又勾引了这个孩子，她怎么能对她这样残酷呢！

“亲爱的古依雅，”莎尔卡·瓦尔卡对她说道。“假如你能做到，那你就原谅我吧。即使我们俩都爱他，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成为好朋友呢？古依雅，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事吗？”

姑娘还在哭。无疑，她是很不幸的。看得出，世界和造物主对待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是极其残酷的。莎尔卡·瓦尔卡在她身边坐下来，拉住她的双手。

“对不起，我侮辱了你。爱情会使人变得残酷。我早就应该记住这一点了。告诉我，亲爱的，我现在能替你干些什么事？我能不能用一点钱来帮助你？”

姑娘边哭边摇头，同时哽咽着说：

“不，不。你已经用钱帮过我的忙了。你帮过我的忙了……”

“你在说些什么呀？”莎尔卡惊讶地问道。她似乎觉得姑娘已失去理智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你的钱吗？为了让我能把孩子堕掉，他弄来那笔钱……”

“可怜的人啊，你在说些什么？不对，你真的疯啦！”

“是的，他们把我的孩子夺走了，”姑娘哭道。“得给两百克朗，医生才答应干这件事，不能再少了。因为干这种事是很容易进牢房的。这件事是礼拜六晚上办完的，阿尔纳利杜尔也帮他一起干。亲爱的，请别说是我讲给你听的。他会大发雷霆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很会生气的。”

姑娘的哭声渐渐平息下来，她似乎因坦白出来而感到轻松一点了。

“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尽管把他拿走，”她最后说道，就象一个慷慨的小孩把自己唯一的玩具送给人家似的。“你这么厉害。他大概不敢随心所欲地对待你。有什么办法呢？他抛弃了我，

我的一生也就完啦。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相互之间并不太友好。”

第二十四章

就在这一天将近半夜的时候，他悄悄溜到莎尔卡的家门口，在门上敲了几下。莎尔卡在补工作服，他进来的时候，她连头也没抬一下。她继续缝补着。他抱住她的双肩，想吻她一下。她把他推开了。

“亲爱的，出了什么事啦？你心情不好吗？”

“一点也没有，”她用一种装出来的淡漠神情回答，就象一个人在说他不觉得冷，或者说他没有碰痛似的。阿尔纳利杜尔坐下来，点燃一支香烟。

“我敢打赌，有人对你说了许多蠢话了。”

她咳嗽两声，清了清喉咙，但是没作声。

“阿尔纳利杜尔，我想你不是为了再让一个可怜的姑娘摆脱掉你的小杂种而到这里来拿我那几个可怜的小钱的吧？”她终于问道。

他把香烟搁在一旁，站起来，脸色白得象张纸，笨拙地向她伸出了双手。

“莎尔卡，”他绝望地哼哼着。

她一句话也没回答，毫无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表现，而是继续缝补着，于是他扑倒在她面前，趁她还没来得及回过神之前，把脸藏在她的膝盖上，用双手搂住她，痉挛地抓住她的衣服，仿佛有一种致命的危险在威胁他。然后他向她抬起头来，脸上充

满了惊慌和绝望——这种表情，这种沉浸在痛苦中的可怕的表情，她从来没有见到过。

“莎尔卡，我对于爱情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自制了，你明白这一点吗？我请求你象母亲对待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对待我。莎尔卡，你不是马拉尔布德的已故的西古尔利娜的女儿吗？难道你不明白，人们在爱情面前，同在死亡面前一样，都是无能为力的。我最多也只不过是个可怜的罪人。”

“真的吗？可我还以为你完全是从另一世界来的人。据我所记得的，去年你就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你升得离地并不高啊！”

她站起来，想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可是他却紧紧地拉住她的衣服。

“请你千万理解我吧，”他哀求道。

“不，阿尔纳利杜尔，这是没有用的。我是个笨蛋，此外，我也许是个坏人。想认识理想中的人物，大概需要许多学问和美德，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渔家女。你大约有许多朋友，他们远远比我更了解你。”

“听我说，莎尔卡，求求你听我说吧。春天，在久拉达尔，当我第一次吻你的时候，我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不瞒你说，我有过许多姑娘。可是她们没有在我的心里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设想一下吧，我有时会真的以为自己有权过象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的鸟，或象成群结队地在大海里游来游去的鱼那样的生活。我认为我的全部存在就是自觉地为广大群众效劳，因此，当我随便与哪个姑娘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始终觉得，这是偶然的、暂时的，我是个来去匆匆漂泊不定的人。我完全相信，我不会深深地眷恋于某个人的。在我看来，私生活的要求似乎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偏见。莎尔卡，我们还在做孩子的时候争

吵过，有时还打过架，那时我经常想伤害你和作弄你，因为你是那么独立不羁，又是那么勇敢。然而，即使在我把你打败的那种场合，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被打败的人。你还记得我们童年时的最后一个夜晚吗？那天晚上我来求你原谅我。我送给你一只装有我的照片的小颈饰，我母亲很珍重它，她死后，这枚颈饰就留下来了。涉尔卡，我能劳驾你帮个忙吗？请你终生保存好这张照片。”

她一声也不搭腔，光是心不在焉地朝他看了看，似乎在梦中；她愿意听他说，希望他不停地说下去……

“去年夏天回到这里以后，我又产生了那种要征服你的愿望。回想一下吧，我曾武装到牙齿，从各方面来接近你，同时还不断地变换着一种又一种的策略。我发现你是最厉害的人，我觉得你似乎可以管理整个国家。我给你设下各种各样的陷阱，或者设法让你给我设置各种各样的陷阱。你也许还记得去年冬天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回避你吧？后来，有一天清早，你来找我，你想加入工会。我本来可以把你的手留在自己的软弱无力的手里，可我把它放掉了，于是它就软弱无力地垂下去了。我终生难忘那个早晨，当时你坐在我的床沿上，沉思地望着窗外那灰蒙蒙的、渐渐明亮的曙光……你还问我冷不冷。从这一天起，只要你一露面，我就故意从你走过来的那条路上走掉。可是我确信，我们迟早会聚首的，缺少对方，我们彼此都不可能活着。一天，我在家门口无意中遇到了你。你在那儿干什么？不，不，请你别回答，这改变不了任何情况。从这一瞬间起，我就一直盼着你能抛掉自己的傲慢，盼着你能完完全全地信赖我。我知道，我用来反对鲍格森之流的那些理由定会把你的观念以及你的道德规范一点一点地推翻掉，你将对‘个人主动精神的存在不容置辩’的观

点失去信心，将放弃这种信仰，并获得一种新的信念。终于，我们美妙的久拉达尔之夜降临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夜，从第一次接吻起，我就把你征服了……接着马上又发现，这是你征服了我。是你动摇了我的信念；原先我相信我是作为巨大整体的一部分而活着和呼吸着的，还相信自己无权过私生活。我突然意外地发觉，我只不过是一个渴望着过自己的私生活的人。是的，涉尔卡，假如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那末死亡也是为了自己，而且仅仅是为了自己本身。从前我以为爱情是一种纯属肉体范围的东西，你却把它看成属于崇高的精神范围的东西，还给它套上了枷锁。这是你征服了我，你使原先属于我的东西全都听命于你，你把一切都夺到手了。"

"真了不起啊，"涉尔卡叹了口气说道，"一个人竟能讲得象书中写的这么动听！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全部理解你所说的话。这些话对我来说暂时还是很深奥的，不过，以后我也许会理解的。有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尽管你说我已征服了你，并使你听命于我，但是星期六晚上，你却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医生把你的孩子从她的身上打下来了。假如我知道，我们从久拉达尔回来的那一夜，你是爬到她的被窝里去取暖的，那末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原来我就是这样征服你和使你听命于我的啊！"

他松开她，站起来，走了几步。

"这是你的过错，"他毅然决然地说道。"你始终不肯把一个被钟情的女子那种自然的、必不可免的礼品送给我。这件事你是很清楚的。你说你爱我，因此我就听从你的话，好象一个人正在挨饿，而财主却要他相信自己是爱他的。饿着肚子的人太谦逊了，因此不会向财主乞讨面包。在内心深处，他相信，假如人家真的爱他，就不会不肯给他面包吃。一次，你问我借过一本书，你

一定记得书里的故事：一个阔太太把一束鲜花献给一个正在挨饿的艺术家。其中的每一朵花都要值二十五克朗。你也是这样对待我的。然而，即使每朵花都值二十五克朗，挨饿的人也无法吃花呀。涉尔卡，我必须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你不肯给我的东西。"

她思考着他的话。现在他们彼此交换了角色，他成了进攻的一方，而她不得不自卫了。她突然象出声地流露自己思想似的说：

"我想象不到，真正的爱情也会是这么丑恶的。"然后，她朝他看了看，问道：

"难道你真的那么想奖给我一个孩子，然后再付两百克朗，让我去把他打掉吗？或许你希望我变成一个象我母亲那样的苦命女人：拖着一个私生子，从一个峡湾流浪到另一个峡湾，合法的孩子们则从各个角落里把一团团的垃圾朝她身上扔，并朝她叫喊：'妓女，妓女！'"

"这只不过是一次偶然的失算。古依雅也是偶然怀孕的。不过是不小心罢了。我有办法预防这种事。无论怎么说，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不用色相去挣钱，那末不管她有没有嫁人，都不是妓女。有私生子的那些穷姑娘通常都是纯洁的。关于这方面的事，你就别着急了。"

她深深地皱起眉头，久久地凝视着前方。就象一阵狂风从海上刮过，把海平面吹皱似的。她苦苦地思考着他说的理由，思考着他那丰富的经验。最后，她直视着他的眼睛问道：

"阿尔纳利杜尔，你压根儿就不喜欢古依雅吗？"

"对。"

"仅仅因为另一个人爱你，你就要让那个人吃苦头，你不觉得这样很残酷吗？"

“我一点也不喜欢她，从来也没喜欢过，根本就不会喜欢她。”

“当你迷上另一个女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对我也抱这种态度呢？当你爱上另一个女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对她说：‘不，我从来也没有爱过莎尔卡·瓦尔卡！’据说，一旦男人占有了一个姑娘，他就会立即对她失去感情。”

“我只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

“不错，可是你相信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吗？阿尔纳利杜尔，你是怎么想的，你能为自己的感情担保吗？你理得清自己的感情吗？你确实能理清吗？”

“我只能对此时此刻负责，对现有的一切负责，我怎么可能知道更多的情况呢？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变化，经常不断的变化是生活的规律。只有在一个人活着的那种时刻才能理解他。一个人的一生中只有唯一的一刹那工夫是绝对真实的，这一刹那工夫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会降临的。这就是死亡的那一瞬间。那时，人停止生活，不再变化了。不过，我不知道现实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一瞬间。”

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背对着她，面向着空间侃侃而谈起来。

“我对你的态度以某种方式教会了我用人类个性经常不断变化这一观点来看待自己。说到底，假如好好地作一番思考的话，那末人的一生中有着一系列互不相干的时刻，它们规定着人的一生，调整着人的举止行为。这些时刻会使人变成一个有个性的人，他有一个独特的、与他人不一样的、自己的小天地。人的受孕是以最寻常的方式在某个特定时刻里发生的，常常是偶发的，或者是因不小心而引起的。然后，他生下来了，当然也

不是很有诗意的，最后他呼出了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同样也远非崇高的。无论在这些重要时刻中的哪一个时刻，人都不是一个完备的整体，他只不过是一颗很小的东西罢了，由于某种无情的规律，这粒小东西来到了人间，变化一通，然后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他周围的环境，都不能改变和动摇这条规律。谁也无法改变人的命运：上帝也罢，群众也罢，工会也罢，就连革命也无济于事。人实际上是孤独的，完全是孤独的。当死亡的一刻降临时，他就会认识到这一点。他会知道，迎接死亡的将是他，正是他亲自去迎接的。你问我是不是真的爱你？我也就回答：是的。在这一刻，也就是现在，是真的，我再也说不出任何别的话了。然而，我对你所怀有的这些感情，是我对别的任何女人都从未有过的。对世界上别的任何一个人都未有过啊！我确信世上有象埃达或荷马史诗中所描写的那种非常美丽的女神。我不可能象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其中的无论哪一位女神。当我望着你的时候，或者当我想念你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种最强烈的愿望，想死在你的怀抱里，死在你的胸前。我希望，在我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能待在我的身边……”

第二十五章

这个夜晚，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地依偎在他的身边，一边热烈地接吻，一边对着他的头发低声地说：

“阿尔纳利德，我觉得我对你爱得更热烈了。假如没有与别的姑娘……发生过任何关系的话，我也许不会这样热烈地爱你。”

就在这天夜里，她坐在床上，向他俯下身去，以一种超然的神态说道：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现在我成了你的情妇啦。”

两个人的躯体很少象他们在这个傍晚后那样紧密地依偎在一起。现在他们的爱情不单是大自然中的一首抒情曲了，这旋律渐渐交织进春天的气息之中，交织进夏季远方那片青蓝色的天空之中，鸟儿正在那儿欢乐地飞翔，当白天迅速逃离时，落山的太阳便象一首尚未唱完的、羞怯胆小的、期待着韵脚的歌曲，在那儿预示着与朝霞的会面。

所有的诗意全都消失了，就象山谷里的雾一到早晨便都消失了；从今后，他们的爱情成了世界上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和睦相处着最美好的东西和一切与其相对立的东西。最可怕的是对这种现实有一条不道德的信念：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和崇高的。此刻她会鲁莽地、得意洋洋地从悬崖上纵身跳下去，在尖利的石头上撞个粉碎。她开始认为自己是他的一部分。她比他更强大。她说“来吧”——他就会来的，她叫他来亲热亲热——他就会俯首帖耳地沉溺于柔情之中。她要他完全服从她的意志——他就会当她的忠实的奴仆。从今后，她就在这新的爱情火花的照耀下生活和呼吸；当她的情人不在身旁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她已失去生命，明朗的白昼就会变得阴沉晦暗，她周围的人也会成为无生命的影子。

现在，他们不再为自己的亲密关系而感到害羞，也不再对周围的人隐瞒这种关系。当他们晚上在街头相会，搂作一团，离开小镇的时候，他们已看不到躲在窗口里的愤怒的脸，也听不到小孩和烂醉的酒鬼们骂他们的刻薄话。他们总是走到离小镇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因此连那些在街头游荡的最好奇的男孩也只好

把手一挥，不再在夜里去跟踪他们. 他们有时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合作社里接吻，忘乎所以到了顾客们不得不提醒他们有人在场的程度。任何时刻、任何地点都服从于他们的热恋。他们太不顾体面了，即使女房东撞见他们躺在床上，他们也不在乎。

一天夜里，莎尔卡象突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深渊边缘的月夜狂患者似的，恐惧地问道：

"阿尔纳利杜尔，你和我干了些什么啊？我认不出自己啦。一旦你抛弃我，我会怎么样呢？"

她没有听到回答，于是更为不安地问道：

"假如你抛弃我，我会怎么样呢？"

这次也没有得到回答，她绝望地搂住他，把脸埋在他的胸脯上，这胸脯里已经起变化了。

在这些酷热的夏日，一切都被人遗忘了，连那么令人喜爱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那些应当在奥谢伊里镇和山谷里耸立起来并为先进的工人阶级增光的雄伟的新建筑也被人遗忘了。谁也不向合作社提供必需的商品。假如合作社里短缺的商品在斯维因·帕乌尔松的小铺子里也无剩余的话，那末万能的鲍格森也许又会把所有的老债户的名字重新记到自己的账簿上去的。此外，根据可靠消息得知，斯维因·帕乌尔松最近到南方去旅行了一次，结果竟成了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信徒。这个结论也可从一桩相当重大的事中得出：《人民日报》上登出了斯维因·帕乌尔松的一首诗。镇上的男人大部分都各自外出谋生去了。一些人仅仅不希望失业，便被人用很低的薪水包到山里去铺路或架设电报线；另一些人到邻近的村镇去了。唯有那些向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租用摩托艇的渔民还留在镇上，他不知靠

什么神秘的方法已经拥有三艘摩托艇啦。

阿尔纳利杜尔曾作过一次暗示，说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差不多已答应给他一张国会议员的委任书，并保证支持这个选区中的自己这一派人。可是，候选人的名单公布后，上面却没有阿尔纳利杜尔的名字。同时还得知，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跟南方的社会党的领导达成了协议，假如他们推选出一名比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更为稳健的人来当候选人，他的党就把选区让给他们用。

"可我还以为你和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呢，"从报上读到这些消息后，莎尔卡·瓦尔卡说道。"当人家告诉我说他在背后讲你坏话的时候，我还以为这都是造谣和诬蔑。"

"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只明确地向我保证过一件事，那就是当合作社在这里站稳脚跟的时候，让我担任合作社联盟主任，当然是在我同意担任这个职务的情况下才行，"阿尔纳利杜尔回答道。"我一点也不为没当上国会议员而伤感。我甚至不知道我要不要当合作社主席，尽管会有一笔还过得去的薪金。有你在身边，我还企求什么呢？"

她凝视了他一会儿，可是一句也没搭腔。

"你需要一件新的上装，"最后她说道。"你根本就没有衬衫。"

与别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别人办一切事是莎尔卡的天性。她送给他鞋子、袜子和帽子。她给他钱，让他去买新的上装，靠着她的钱，他从头到脚穿戴一新。她用自己的钱把合作社商店里所没有的、而斯维因·帕乌尔松的小铺子里却有的一切最好的东西买来给他用。她没有哪一天不送一点东西给他。

他从早到晚一直在抽由她惠钞的香烟。最后，她征得了他的女房东的同意，在厨房里占用一小角地方，开始替他煮饭烧菜了。

"沙尔卡，"他们在一起吃了几次饭后，他说道。"请你别把刀放到嘴里去。我看上去感到不舒服。"

"为什么？"

"样子叫人讨厌。"

"叫人讨厌？"她深感恐惧地问道。"为什么会叫人讨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

然而她的脸上却泛起了一阵羞愧的红晕。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人家这样吃东西。这种吃法会被人看作缺少风度的表现。对不起，亲爱的，请原谅我的知识分子的习惯吧，但是我也对它们毫无办法呀。人首先应该有一定的风度。"

她默不作声地坐了很久，笨手笨脚地用叉子收拢盘子里残留的菜肴，也不敢举目看他。最后她说：

"很久很久以前，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你教导我说，为了不生虱子和不当一个邋里邋遢的人，就应当让身体保持整洁。去年夏天，你对我的牙齿提了一点意见，你说，它们是黄色的，因此要刷牙。我对你一直是言听计从的。我永远不会再用刀子吃东西了。我有什么事做得不对，你就告诉我吧。"

每到夜间，他们总会在街上遇到一只带着两头羊羔的母羊。那动物老是带着一种演戏似的恐惧神情匆忙退到一旁去。篱笆后面的院子的角落里躺着一头羊羔，它正望着这对年轻人。很难猜透它的微笑中包含着什么意思——是嘲笑？是快乐？还是幸福？他们稍微走得近一点的时候，它便一跃而起，飞快地朝对面那个角落奔去，逃到母亲身边，向它报告险情，于是

它们就急忙逃走，似乎它们的生命已岌岌可危了。然而，它们马上又站停下来，回头看看，好象在与人做游戏似的。一个牧场上躺着约翰·鲍格森的几匹肥壮的马，几头奶牛在另一个牧场上找到栖息处。它们躺在地上，嚼着青草，那副神态就象在思考一些深奥抽象的哲学之谜。这儿长着种类繁多的花草：蒲公英、风铃草、铃兰、三叶草、委陵藤、肥叶草，有芳香草，也有无气味的草。每一种植物都有着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夏天、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每天夜里都有自己的露水。小伙子和姑娘光是想着爱情。当他们谈论动物或花草的时候，当他们在欣赏小鸟的轻盈优美的动作，欣赏它们的飞行动作的时候，他们也在谈情说爱。“喔——喔，沃达——沃达，”一只绵凫在扯着嗓门长鸣，不过，这大概是一只孤鸟，因为现在所有的鸟都在下蛋，在忙家务和教育子女。海燕展开了双翅，在高空中翱翔。只要老鹰降落到离水面稍微低一点，海燕就会象一支军队似的准备去保护岸边的全体长着羽毛的居民。许许多多一生中只有一天象小天使那么可爱的白蝴蝶正在沾满露水的草上飞来飞去。一天夜里，在山谷里，姑娘坐在草地上，一本正经地说：

“春天一切都生气蓬勃，可秋天会怎么样呢，阿尔纳利杜尔？毫无办法，我怕过秋天。”

“为什么，亲爱的？”他温柔地搂住她问道。

但是他的拥抱应该带来的慰藉并没有触动她的心。经过一段短暂的沉默，她说道：

“阿尔纳利杜尔，你一走，我就会死的。”

“我不准备到任何地方去。”

“可是你一变心，我也就完了。”

“如果我变心，你也会和我一起变心的，我们会继续生活下

去，彼此成为新人。"

"阿尔纳利杜尔，你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象所有住在这里的人一样，睡着了。可是你来了，把我唤醒了。从我为你而醒过来的时候起，我成了你的一部分，我不再属于自己了。你是我的生命。如果你离开我，就意味着我将站在你的坟墓旁边。你将在远方的某个地方继续生活下去，可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当你对我说最后一句告别话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好，任何别的世界也好，对我来说都不再存在了。"

"不过，假如我死了并被人埋掉的话，"他小心翼翼地说道，"难道你也不愿为我，为我教会你的那一切，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和继续劳动下去吗？"

"什么叫做理想啊，阿尔纳利杜尔？"

"理想就是人对最美好的东西的一种向往。"

"不过，假如一个人没来得及实现理想就死掉的话，理想又有什么价值呢？"

"理想高于个人，"他富有哲理性地说道。"在你最预料不到的时候，人们可以叫你上当受骗，正象神明所做的那样。人们是个人的复数，他们是会变化的。一些人会死去，另一些人会屈服，但是理想有着比神明或人们更为深刻的根源，莎尔卡。理想好比自然界的一种自然力，虽然上帝和人，即一个个的人，会消失，但理想却会征服整个民族、大地和天空。理想不会因一些个别的人的死亡或屈服而遭到损害。是理想在支配人类，而不是人类在支配理想。"

"记得吗，初春时，有一天你谈到过民族性格？请你告诉我，什么更强大：是理想，还是民族性格？"

"追求最美好的事物总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所以必须进行艰

苦的斗争；最难的就是要人们正视死亡。”

不知她对他的见解理解到什么程度，但她很激动地问，理想是不是比爱情更强大？

“我想知道，”她说道，“失去爱情后，理想会不会继续存在？”

“我怀疑，能不能这样提问题。不过，爱情常常使人忘记理想。”

第二天，阿尔纳利杜尔收到一封从西利斯峡湾拍来的电报，电报上的署名是：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

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和另外几个政治家一起在作选举前的巡回演说。他在电文中请阿尔纳利杜尔尽快去与他会晤。阿尔纳利杜尔当天就乘摩托艇到西利斯峡湾去了。

莎尔卡·瓦尔卡觉得春天还没有结束，可是这天傍晚她却发觉：夏天已经到了尾声。开始下雨了，姑娘感到自己是个孤苦伶仃和被遗弃的人。

她在计算到奥谢伊里镇开始选举还有几天，因为她知道阿尔纳利杜尔将在选举前赶回来。她竭力安慰自己，并且很高兴地以为阿尔纳利杜尔此刻正在忙着为人民办好事。她引以为荣的是，领导人士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在情况骤变时也是少不了他的。她竭力想象各个峡湾正在召开大会，阿尔纳利杜尔在这些会上发表演说。你看，他面对着静下来的听众站起来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崇高的思想在熠熠闪光，当他开始谈到各峡湾上的生活，谈到失业以及工人阶级的艰苦生活环境时，俄国人民和丹麦人民的敌人就开始颤抖。是他们在诬蔑和辱骂其他民族，并竭力想使工人们不去思考他们自身的生活。阿尔纳利杜尔的身旁站着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

达利——一个真正的伟人，秃顶，但是却留着胡子，就象明信片上的埃基尔·斯卡拉格里姆松。

她日日夜夜盼着阿尔纳利杜尔在选举大会上获胜。现在阿尔纳利杜尔正在前线，她本人也不能袖手旁观。她开始串门，努力想让人家相信他的学说。

天现在已经暗得比较早了，尤其是在阴云蔽日的那些日子里。黄昏时，她坐在窗下思念着逝去的美好春光，思念着她一生中那些最美好的夜晚。姑娘对不在身边的情人的种种幻想总是比现实生活更美好。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想象一个不在身边的情人更奇妙的事了。

不久，政治家们就到了。是渔业监察局的一艘护卫快艇送他们来的。假如这艘轮船载送的是圣父、圣子和圣灵，那人们就未必会象盼望这些重要客人那样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他们的抵达。他们怀着一个不屈不挠的愿望：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六个健壮的男人下船上了码头，他们身披胶布雨衣，头戴呢帽，手执手杖。他们大声而又欢乐地交谈着，说笑着，好象一伙打算去野餐的年轻人。莎尔卡·瓦尔卡站在码头的前沿，准备等阿尔纳利杜尔一露面就当着大家的面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结果却发现他不在这伙人中间。想象一下吧，除了她，谁也没有发现他没有来，甚至谁都没问起他在哪儿。约翰·鲍格森把全体候选人，不管是对手，还是朋友，全都邀请到自己家里去喝咖啡，与此同时，民众们都急急忙忙地向学校奔去。

莎尔卡·瓦尔卡没有走进学校大楼。她留在门口，决心打听来客中谁是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以便向他问清楚阿尔纳利杜尔的情况。贵宾们为了喝咖啡和抽雪茄烟，至少在鲍格

森家里呆了一个小时。那些出席即将召开的大会的人耐心地在学校里等待着。涉尔卡站在楼梯上。她不跟任何人交谈，下雨了。候选人终于来了。他们很高兴，都在放声大笑。其中有个人友好地挽着约翰·鲍格森的手，显然正在给他讲某个很滑稽的笑话。老头子简直乐得容光焕发了。这位来客是个中等身材的男人，长得又瘦又苍白。他非常非常客气，他的牙齿象抛过光的象牙似的在熠熠闪亮。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夹鼻眼镜。他穿得象个外国商人。原来这个人就是冰岛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围观者非常客气地给显赫的客人们让出一条路来。后者很客气地摘掉帽子，频频微笑。她，一个普通的没受过教育的渔家女，敢不敢叫这个也许过几年就会统治全国的重要客人停下来呢？她怎么敢冒险去向他打听自己情人的消息呢？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从涉尔卡身旁走过时，她失去了勇气。她的心停止跳动，脸刷的一下发白。你看，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已经把一只脚踏到门槛上去了——他穿一双咖啡色新鞋子，裤子熨得象刀刃一样挺括！你看，第二条腿也靠到第一条腿上去了——一双多么昂贵、多么雅致的鞋啊！再过一瞬间，他就要从她的手里溜掉了。

不，我必须把他叫住！涉尔卡在绝望中作出了决定：她猛地窜到门口，拉住这个男人的一只手。

“克里斯托费尔！”

他迅速回过头来，朝这个长得健壮而又匀称的姑娘看了一眼，微微一笑，把帽子往上面掀了一掀。

“您在叫我吗？”

“克里斯托费尔，我可以同你谈谈吗？就几句话，”她说道，由于窘困，竟然忘记该用“您”来称呼。

他松开约翰·鲍格森的手，向她转过身来，问道：

"单独谈吗？"

"对，只谈一句话。"

他很友好地挽起她的一只手，然后走出学校。

"噢，我认识您，"他说道。"有人在码头上把您指给我看了。您就是积极地和卓有成效地奋起反对当地要人的那位姑娘。我们当然都是同盟者，并且都希望我们能在选举后迫使他们为一切罪行付出代价。现在您找我有什么要事吗？"

"没有，"姑娘答道。"可是您认识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我同阿尔纳利杜尔有点熟悉……不久前，您把他召到西利斯峡湾去了，从那时起我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他在哪儿？"

"啊，阿尔纳利杜尔，"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亲切地笑了一下，并且从沉甸甸的眼皮底下朝姑娘看了一会儿。"我感到高兴的是您同阿尔纳利杜尔成了一对好朋友。我一直感到对这个青年负有责任。因此，我很高兴他能认您为友。正象我已经说过的，对您我是很了解的。从您在这儿带头成立渔民协会的那个时候起，我对您观察了不止一年。这是镇上的第一个重大的步骤。哎哟，对了，我们刚才谈到了阿尔纳利杜尔。几年前，我们替他在国会中争到一笔为数不大的奖学金。这样有才华的青年是很难找到的。他有非凡的天赋。此外，他身上始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尽管他从来没有正经地搞过文学和艺术，可我不知为什么一直认为他是个具有艺术气质的人。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有着一种很讨人喜欢的东西，找不出脾气比他更好的人了。我仅仅怀疑如此敏感的心灵能否胜任政治的重担。在我看来，政治舞台对他们来说是不合适的。至于我，那末应当承认，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成了一匹劣马，那些劣马并不

考虑道路是否平坦，只是一味地徐徐而行。假如这种马逐日在糟糕的路面上拖拉重物，那末这就不是善跑的马了。只要我能够做到，我就千方百计设法使禀性聪明的人摆脱这种命运。现在我要告诉您，阿尔纳利杜尔遇到了什么事。他正在山区里……我以为，他光凭自己在奥谢伊里镇上的多年的忘我工作，也完全应该得到一次短期休息。假如我们选举获胜，对此我是确信无疑的，那末我们会替他谋到一个他所喜欢的恰当的职位。一群美国人在西利斯峡湾耽搁住了，他们简直束手无策！竟然打算在没有马匹和向导的情况下进山去。因为我一口答应要帮助他们，于是我就想到，这件事对阿尔纳利杜尔来说也许是合适的。他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同那些有教养的人交上朋友。此外，他英语也学得不错。当然，这工作的报酬并不太多。不过，一天赚三十五克朗，对一个没有文凭的大学生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零用钱啊。我想，他的旅行至少将持续四至六个星期。我无论如何可以担保，他会觉得这工作不错的。他大约在九月中旬与马匹一起回到西利斯峡湾。美国人将经过阿库列依里，在那儿乘上轮船，然后动身回国。”

清醒后，莎尔卡·瓦尔卡发现自己坐在山上，雨水正落在她的胸脯上。

第二十六章

自从约翰·鲍格森把人们的名字记进账簿以来，他已经对他们照管了四十年，他既没让年轻人饿死，也没让老年人饿死。然而，结果却发现，由那些高踞在约翰·鲍格森之上的人记到他

户头上去的那种东西倒是重要得多。你看，现在的情况完全颠倒过来了。在统治阶层那儿，所有的利润和亏损突然统统注销掉了。国家银行破产了。新选出来的国会在八月份的最后几天开了一次会，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银行提出的一笔价值为三千五百万克朗的索赔要求。这些事件对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也有影响。国王委派一名全权大臣查封了约翰·鲍格森及所有同他的商行有业务关系的人的全部财产。因而，他的一切财产直至最后一件小摆设都被清点和拍卖光了，只有那幢白屋及其漂亮的全套家具除外。还在丈夫被公认为破产者之前，房屋就成了鲍格森夫人的财产。夏末时节，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把这幢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东西全都买去了。这个冒险家善于抓住合适时机，他利用最有利的机会经营渔业，据传，光是这个夏季，他挣到的钱大约就有五万克朗。根据新通过的法律，南方开设了一家名为渔业银行并拥有国家固定投资的新银行。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一位亲密战友当上了银行行长。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利达本人在新国会里占到了一个显赫的地位。与此同时，《晚报》奖给他一个新的外号——"冰岛最狡猾的反动派和扼杀我国工业的刽子手"，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银行的破产动摇了整个民族工业。因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的申请，奥谢伊里镇上的合作社得到了一笔贷款，又非常便宜地买到了约翰·鲍格森的全部产业。九月初举行的合作社的全体大会上，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当选为社长。当时他曾有力地支持了镇上的合作社。斯维因·帕乌尔松被任命为主任，有一笔可观的年金。合作社从南方请来了一个有经验的会计师。从今后，人们的名字又被记入合作社商店的大帐簿。他们象从前一样开始赊帐，也象过去一样用自己的劳动来清帐。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

里镇上的生活又照自己惯常的那套方式进行下去了。

接着，约翰·鲍格森这个卓越而又高尚的人也走了。当这个最有德行的元老连大衣也没穿就最后一次离别故乡的小镇时，没有一个人下码头去跟他说声“再见”。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唯一奖励就是忘恩负义。他孤身一人出发上轮船去，乘的摆渡船是合作社的，还付了五十奥拉的船费。他是去丹麦的，最近几年他的夫人就住在那儿。他的儿子在那儿造了一幢豪华的大别墅。那儿大概能在顶楼找出一间小斗室给老头子住。后来又有一些传说，说约翰·鲍格森隐瞒下一笔为数不大的钱——不超过五十万吧。它们似乎分存在丹麦的各个银行里。尽管国王的全权大臣尽了一切努力，还是没有把它们查出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约翰·鲍格森正过着垂暮之年的人过的那种日子。诚然，他正置身于那些在我国已名声扫地的危险的丹麦人之中。可是人们大概只以为，这个可敬的老人似乎是怀着忧郁和悲痛的心情离开老家的。他的穷相肯定是假的，要不然，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在离开奥谢伊里镇的那一天不穿大衣。人们喜欢相互把对方的道德品质估计得高一点。

九月中旬的一个又潮湿又寒冷的日子里，有位客人来拜访莎尔卡·瓦尔卡。这人就是合作社的新任社长。没有一个人会象他那样坐到椅子上去时，使椅子发出这种可怕的咯吱声。去年，当他又在这个地区露面的时候，莎尔卡·瓦尔卡怎么会没看透他要比别人危险许多倍呢？现在她发现，他的双肩多么强壮，而现在一种既自信又有力的表情又和烙在他脸上的横蛮劲混杂在一起了。他那镶着金牙套的牙齿不时在肥厚的、线条分明的双唇中间微微地闪烁着光芒。他的颧骨这么结实，似乎马蹄踢上去都经受得住。他的眼睛里象从前一样燃烧着一种野蛮

的、桀骜不驯的火焰，这火焰似乎能烧掉任何障碍。他是不择手段的，孩童和恶棍、罪犯和善人令人不解地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了。

“我戒了酒，重新过起人的生活，这都是为了你，”他说道。

“假如你继续喝酒的话，我们大家便会比现在好过得多啦。”

“原来如此！希望我同你母亲结婚，并同她生下十三个挨饿的子女吗？不，莎尔卡，我及时出走，又及时回到了这里。直觉悄悄地提醒我该怎么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可以结婚啦。”

“看来，镇上唯有你一个人不知道我是个订过婚的女人。”

“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永远也当不上这儿的合作社主席了。对我们这块地方来说，他是个毫无出息的人。选举时，他让人家给骗了，该他留下来的时候，他却离开了。选合作社主席时，他一共只得了几票。投他票的是两三个忠于他的疯狂的赤色分子，还有你。他是个毫无出息的人。”

“是你在他的背后搞的鬼吧？”

“克里斯托费尔·图尔弗达利比我或你更了解他，就连他也说，阿尔纳利杜尔只不过是个歇斯底里的饶舌鬼。”

“他有理想，”莎尔卡骄傲地说道。

“他呀，简直是个毫无毅力的可怜虫！”

“胡说！”姑娘厉声说。“你用欺骗手段钻进了合作社，并利用人民在与鲍格森之流作斗争时所取得的胜利来反对人民，别以为我就不敢把你从这儿赶出去。放明白些吧，为了阿尔纳利杜尔，我情愿牺牲世上的一切，情愿日日夜夜地替他干活，替他生十三个孩子，并且情愿重新沦为奥谢伊里镇上最可怜的女叫化子。”

“亲爱的莎尔卡，你永远不会干这类傻事的，阿尔纳利杜尔·

比耶尔松也不会给你这种机会。他倒是会逼你去做十三次流产的。对他来说，你已经不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了。听我说，莎尔卡，现在我在各方面的运气都很好。我甚至下决心搞了搞政治，寻了寻政治家的开心。结果，这些坏蛋都来叩见我了。正如人们所说的，现在我是镇上的杰出人物。我再也不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醉鬼啦。鲍格森的房子现在归我所有了。"

"那末，你的理想是什么呢？"莎尔卡问道。"你打算为这儿的人民做些什么呢？"

"我何必为人民办事呢？我让他们能生活得象从前一样，可我邀请你住到我的家里去，即住到鲍格森的内室里去，今年秋天你就可以到国外去旅行。"

"我干吗要出国？你的房子连同鲍格森的内室我也不屑一顾，因为这是你从我和那些跟我一样的人手中夺去的。"

"原来如此！"他脸带刻毒的冷笑说道，然后就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捏起一撮烟草，放入口中。

"把肮脏的手指头塞进嘴里去——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景象啊！"

"我买烟草付的是自己的钱！"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怀着穷人的那种自豪感说道，显然他还没有完全把握住富人的角色。

"我并不怀疑。只不过你用这种东西是收买不到我的。我对人的评价并不依据于他们能不能偿付自己的烟草钱。到今天为止，我有能力养活自己，并且也有能力支付自己的烟草钱，如果我想用烟的话。因此，你根本就不必来请我住到鲍格森的房子里去。我决不会出卖自己。"

"如果你不喜欢，那末我就不再嚼烟草了，"他突然象个孩子

似的说道。接着，他把烟草从嘴里掏出来扔到窗外去。“我将做你想要做的一切。你只要记住：鲍格森的房子正在等你去住。”

“你只能把我的尸体搬进鲍格森的房子。活着，我决不会进去。”

他带着威胁的神情朝她看了几秒钟，那副模样就象将起风暴的大海；他攥紧拳头，使关节都发白，眼睛瞪得大大的。不过，他还能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不管你说些什么，你反正是爱我的。你永远也不会爱上别人。时间一到，你就会意识到这一点，你转眼就会把其余的一切都忘掉的。瞧你现在站在这儿，神态高傲，难以接近，可是明天你就会跪在我的脚前，跪在我这速朽之躯面前，”说着他便在她的鼻尖下面晃了晃拳头。“跪在我这把不幸的骨头面前，谁也不会象我本人这样瞧不起这把骨头，甚至连大海也不肯接纳它。我看到过处在形形色色境况中的生命，应该说，我认为它的价值并不比我脚下的尘土大。我根本就瞧不起你和阿尔纳利杜尔那套关于理想和公道的胡言乱语。我就是这儿的一切——腌鱼和整个小镇。超越于我的势力是不存在的。我定会得到你的！”说完，他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竟使整幢房子都颤动了。

“我所爱的那个人的眼睛，”莎尔卡骄傲地说道，“闪现着热爱全人类的感情。”

她终于收到了阿尔纳利杜尔的来信。它是在半个月之前从北方寄出的。他刚从山里回来，并决定在回西利斯峡湾之前让马匹休息一下。除了这个消息，除了通常的那些衷心问候和祝愿之外，信里就再也没有什么内容了。可是她却把它揣在胸口

上睡觉，在信上盖上成千上万个吻，直到它变成一张破纸片为止。"他快要来啦，"她心里想道。"难道他真的快要来了吗？这可能吗？"每天早晨她都重读来信，好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在做梦，好让自己相信阿尔纳利杜尔真的快要来到。看起来就象多年没见到过他似的。

她决定和他一起度过自己的一生，决定永远和他站在一起。她确信，不仅在推翻旧制度方面，而且在建设性工作方面，他都会取得巨大成就。他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能使鲍格森的权力垮台。明年，阿尔纳利杜尔定能使合作社兴旺发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让国会作出一个给社办渔业和合作社农业经济援助的决议。当阿尔纳利杜尔将来忙着做组织工作的时候，她就以一顶两地去劳动。她会养活他们俩的，因为现在挣钱大概要容易一点了。合作社将经营渔业；斯维因·帕乌尔松也不会放弃渔业，至于说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那就更不必提啦。另外还会有人参加进来的。活儿的行情很好，销售市场的行情也不错。西班牙人很乐意买鱼，而且他们的国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稳当地安坐在王位上。莎尔卡坚信，靠刮鱼鳞，她一天能挣到十克朗，而且她兴许会当上队长。况且这种情况也不会持久。不久即将开始巨大的工程——建造农场和工人住房、开辟花坛、建筑儿童操场。莎尔卡·瓦尔卡替阿尔纳利杜尔缝了两件条纹印花布衬衫。她做什么都很仔细，缝衣也缝得很好。她从一位女邻居那儿借来缝纫机，点起灯，一直干到半夜，深情地缝好每一条缝脚。

九月份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他回来了。镇上飘荡着一股浓郁的新干草的气味。她满怀恋情地在门口迎接他，双眼熠熠生光，用双手搂住了他的脖子，使她难以相信的是：她看到

了他，他终于来了。她因幸福而发笑，可是眼睛里却满噙着热泪。

只是在他们接过第一阵吻后清醒过来的时候，只是在她凝神细看着他的时候，她才起了一阵疑虑：这个人是他吗？她以前从来见到过他这副模样。他有着漂亮的黝黑的肤色，一双幸福的眼睛，动作从容大方；看来他从前似乎是中了魔邪，而今已解脱了魔法。他那栗色的头发闪着光亮，他穿得象个国外来的旅行家：一套缝制考究的西装，一副裹到膝盖的咖啡色皮绑腿，一件天蓝色的衬衫和一顶鸭舌帽。他嘴里叼着烟斗。她不由得想起了阿翁甘季尔·鲍格森。她替他缝制的衬衫与他的新衬衫相比，显得拙劣而丑陋。

"啊，你穿戴得多么神气，"她说道。"简直认不出你啦。"

他吻了她一下，放声笑了起来，然后站起身来。

"你干吗不给我讲讲旅行情况？"莎尔卡有点迟疑地问道。

"说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这种旅行过后就会忘掉。我们在山里度过了一个月。我陪两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男人是法官；另一个是一座大型果园的领主，他自命为自然论者。他的女儿是诗人，她跟丈夫离婚了，现在是保护动物协会出版的美国最大的一份杂志的编辑。对了，她还是个共产主义者。"

"你这一次多么顺利啊！"

"是啊，同她谈谈是很有意思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过着一种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共产主义者在自己的见解中经常显得太严厉，认为所有丰衣足食的人都是罪犯。诚然，甚至在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中间也难以找出精深地了解社会问题、理解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的人，至于说，要想让

他们赞同这些原则，那就更别提了。如果我将来到西方去找他们的话，他们答应要好好地招待我。总之，他们邀请我去作客。”

莎尔卡·瓦尔卡站起身来，走到窗子跟前。

“新朋友们这样有修养，你又不得不跟他们分手，真太可惜了，”她掉转身去，背对着他说道。“想必需要不少学问，才能深刻领会社会主义学说，同时又能对保护动物感兴趣。我真的同情你，你是迫不得已才离开他们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的——我们本来就更象动物。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他们走的。”

“这倒是满不错的，”他轻率地说道。

“我这是怎么啦？我本来答应斯维因·帕乌尔松要去把干草摊开来的。一眨眼雨季就到了。”

他在门口搂住她的双肩。

“你为什么这样冷淡和见外？可见，当着你的面是不能提起另一个女人的名字的，即便她住在另一个半球上也不行。你一下子就吃醋了。”

“对，对，你并不是第一次议论这种女人。希望你现在就找到她。好吧，祝你幸福。”

傍晚时，他们想装作一切都是老样子，装作他们象从前一样仍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这不过是自欺欺人。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啦。他在扮演一个情人的角色，千方百计想使自己的女朋友相信，她的妒忌是没有根据的；她的角色则可简化为谴责、眼泪和哭诉；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最后，她听从劝说，沉浸在幸福的昏迷状态中，投入了他的怀抱。然而，这是在演戏。她心里觉得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他仿佛是个死人，这种死人只会在梦中出现。例如她的母亲，已经有好多年

了，她每夜都梦见她的母亲穿戴得很漂亮，人也显得很有精神，而活在记忆中的马拉尔布德的西古尔莉娜·约翁斯多季尔的真面貌却被这个出现在梦中的形象挤走了。此刻的阿尔纳利杜尔似乎同样也显得比活着的那个更加开心和更加从容大方。当然，她并不怀疑这个人就是他。然而，那种捉摸不定的、心中无把握的感觉使她感到苦闷压抑；他的每个动作、每个手势都在向她说明，他不再是他本人了。就连他的吻似乎也不一样。他闭口不谈自己的心事，他失去了合作社主席的职位，但他却无动于衷。莎尔卡没有请他同她一同吃晚饭。等他走后，她把为他做的两件衬衫藏到五斗橱的最底层去了。

在这短暂而又淡漠的会面以后，她无法入睡。她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夜，这是连恸哭声都会在心中凝住的一夜。空中楼阁一幢接一幢地坍塌，心中的堡垒一座接一座地倒下，并且连一点声音也听不见。看来，人类的历史似乎正在寂静中毁灭，大地似乎重新在变成沙漠，黑暗似乎正在朝张着大嘴的荒漠垂落。

第二天早晨，阿尔纳利杜尔来找莎尔卡，但没有见到她。门上挂着一把锁。他到邻居家里去打听她的行踪，问了一家又一家，可是谁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他当真感到惊慌不安了，甚至有个人以为，海岸是最恰当的地方，应该到那儿去找她。将近傍晚时才弄明白，莎尔卡清早就到山谷里去帮熟人们晒干草了。趁着天好，大家都在急着收拾干草。人们以为莎尔卡晚上就会回来的。可是过了三天，她还没有回来。礼拜天到了。阿尔纳利杜尔裹上那副很有气派的皮绑腿，到山谷里去了。

那儿，人家告诉他，莎尔卡在吃午饭时就到山里去采浆果了。有人甚至指示阿尔纳利杜尔，她是朝哪个方向去的。他沿

着山坡，顺着奶牛踩就的小路走去，同时仔细地朝每个小凹地里张望着。最后，他终于看到她了。她躺在灌木丛下面睡觉。密密的浅色秀发披散在被人刈割过的草地上。嘴半张着，露出一副洁白而又结实的牙齿。她的双唇被越橘的汁水染青。一只手放在草地上，另一只手搁在胸口。她穿着一条浅灰蓝色的法兰绒裙子，裙子上面粘满了干草和苔藓。穿着一双破布袜的强壮有力的腿从裙子下面露了出来，丰满、圆润的大腿同全身的轮廓线十分协调。她就睡在秋日的阳光底下。鞋子已脱掉了，它们就放在她身边的草地上，好象两只忠诚的小兽。一小包浆果也放在她的身边。莎尔卡深深地、均匀地呼吸着，仿佛是因过度疲劳而躺倒的。阿尔纳利杜尔在她身旁坐了很久，后来他终于把一只手放到她的前额上，把她弄醒了。

她惊慌地睁开眼睛，微微抬起头来，半张着嘴，慌乱不安地朝四下里看了看，就象没有一下子认出他来，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接着她无可奈何地眨起眼睛来了。

“你怎么啦，要离开了吗？”她焦躁地问道，接着又用更加惊慌的声音问道：“你是来同我告别的吧？”

她怕听到他的回答，就把脸埋进他的怀中，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不，我亲爱的，”他温柔地说道。“我不会离开的，我正在找你呢。”

“阿尔纳利杜尔！”她呜咽着说道。“只许你讲老实话，讲老实话。除了老实话，我什么都害怕。”

她没听到回答，就朝他的脸上看了看。

“你会抛弃我吗？请对我说实话。与其使你变成一个不幸的人，也使我自己遭遇不幸，倒不如让我一个人留下来，这样我

心里会轻松得多。我明白，对你来说，我是毫无意义的。我只希望你直截了当地把这一点告诉我！任何实话都不会比模棱两可的事情更可怕。”

“莎尔卡，我怕你不理解我。我知道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真正的爱人。你比爱人更重要。你就是现实生活的化身，就是生活的真实化身。然而，莎尔卡，我并不否认，我是想离开的。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幻想家，一生都在游荡，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当我觉得我正要去完成某件非同寻常的重要大事的时候，命运就来挡我的道。你自己也明白，在奥谢伊里镇上我的一切都已丧失了。此刻我并不觉得自己待在这儿就是待在家里，至少不比我待在爷爷的茅舍里，沉湎于小孩子的胡思乱想中强。现在，我后面的桥都被烧掉了，我已经走投无路。也许我应该到一个最美好的国家去，在那儿定居。”

阿尔纳利杜尔从上装的内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照片，照的都是一幢周围长满棕榈树、竹子、仙人掌和其它热带植物的漂亮房子。其中的一张照片上，有个体态婀娜的女人站在房门口，她穿着时髦，戴着帽子和手套，用皮带牵着一条狗。

“对，阿尔纳利杜尔，”莎尔卡目不转睛地望着照片说道。“整个一生你都在向往着这种漂亮的女人。”

“莎尔卡，你甚至无法想象我是多么无能为力。即使我想离开，即使我觉得有个玄妙的声音在叫我去那儿，可我反正明白，你就是我一生所追求的真理，就是那条我只有在死后才能跨越的界线。也许，指望你或别的什么人来理解我，是愚蠢的，可是我毫无办法。这种快要把我吸过去的无形磁体，这股不安份的力量比我强大，比我身上一切强大的东西还要强大，甚至比你还强大！我发觉任何东西都不能把我留住，同时我也知道，当我

离开你身边的时候，我将要大声地呼唤你的名字，涉尔卡，我将苦苦哀求你放我走，并将苦苦哀求你留住我，我将求你帮助我离开你，并将求你让我留下来，我将离开这儿并生活下去，又将回到你身边和死在你身边。涉尔卡，我该怎么办呢？”

“假如你离开此地，阿尔纳利杜尔，我就会认为你已经死掉。那么，请允许我在你还没有死掉的时候爱你吧。”

她热情地拥抱了他，然后把他放开，把他从身边推开，脸朝下扑倒在草地上，把手指抠进土里，并用牙齿啃着帚石南。看到她的绝望神情，他受不了啦。他的勇气一下子就失去了。他想把她搂在怀里，想安慰安慰她。不，不，他说自己不过是在胡编乱说。她不该把他的话当真。他根本就不可能离开……他只不过多说了一些胡话。即使他的钱够买一张赴加利福尼亚的票子，他还是缺少一笔进美国所必需的钱——五百克朗。此外，他还是个共产主义者，光是这条理由就足以使人怀疑，人家是不是肯让他入境。阿尔纳利杜尔的话使姑娘得到一点安慰，她安静下来。他把她的头捧到胸前，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阿尔纳利杜尔，这样我就可以认为你还有几天好活。因此我现在只求你一件事：在你没死去之前，请准许我再爱你几天……然后我就把你送上断头台，人们会在那儿把上帝所创造的这颗最美丽的头从我这儿夺走。你说个‘好’字吧，阿尔纳利杜尔，只要说一个‘好’字，别的都不要说了。”

“好，”他回答道。

“那就让他们明天来砍你的头吧。”

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在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他们就是这么苦恼。

将近傍晚，在暮色尚未降临之前，他们从山谷里走出来，动

身回镇上去。他们从一座小桥上越过小溪。他们曾在离桥不远的地方用幻想搭起过一个庞大的合作社企业，它配备了最新的技术设施，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耕地。春天的一个夜里，他们曾在这里徐徐而行，曾观赏过自己留在沾满露水的青草地上的脚印。

此刻，在秋天的暮色中，他们默不作声，听天由命，手挽手地走着，避而不见他们所营造的城堡。

第二十七章

一个秋天的早晨，大片彤云浮悬在海洋上空，她最后一次在他的嘴唇上吻了一下，把他从怀抱里放出来，说道：

"好吧，现在我要把枷锁从你身上摘掉了。"

她起身下床，穿衣服。他们的体内还清楚地保留着这最后一夜的记忆，他们什么话也没说。他躺着，尚未完全清醒，她还没穿好衣服，便走到五斗橱跟前，背对着他站着，在一只抽屉里翻寻着。

"轮船今天早晨抵达，晚上驶离，"她用一种无所谓的声音说道，仿佛他们作过爱的那个房间突然变成了轮船的票房间。"这就是你所缺少的五百克朗，这儿还有四十克朗。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

"你在说什么？"他清醒过来后问道。

"这就是你要到天蓝色群山后面那个国家去所短缺的钱……"说完她微笑一下，毫无炫耀自己的意思，就象在朗诵一首早就背熟的诗。

“你疯啦，莎尔卡，”他用手肘微微支起身体，惊奇地望着她说道。“我早就放弃了出走的念头。我要留下来，和你待在一起。”

“不，亲爱的，你去吧。这是唯一明智的行动。这是我求你办到的唯一一件事。”

“用掉你最后一文钱！不，你自己也看得出这种请求有多么荒唐。这是没有道理的。”

“你要为我去做这件事。”

“你有点不大对头。”

“现在我的主要任务是要强迫你离开这里……就在今天。必须这样……趁冬天还没有到，你走吧。”

他没作声。她边穿衣服，边说：

“说到底，幸福就是好天气，一种比我们这儿还要好的天气，就是一幢好房子，一套漂亮的家具和一些比我更美、更有教养的朋友。你曾反复说过，在生活条件还没有改善之前，人们的幸福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也许，你说得对。”

“莎尔卡，我一生中从来也没有象最近这几天几夜里那么清晰地想象过，我想到，要是我离开你，那就会毁掉我自己。你又会怎样呢？不，莎尔卡，你大概是在开玩笑吧？”

“别为我担心，阿尔纳利杜尔，我不会出什么事的。有些人，生活已经向他展示了所谓的幸福，可我并不是这类人。正象你有一次说过的那样，我是因为倒霉的偶然性或是疏忽才来到这个世上的，因为我的母亲既不懂节育，也没有钱去把我及时地堕掉。阿尔纳利杜尔，我就是这样生出来的。然而，现在有你在我的身边，我可以欣赏你的一举一动，抚摸你那漂亮的头，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我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福份。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

连串失败中的一次意想不到的成功。我现在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象同一个快要死去的好朋友告别一样，同你告别。你即将离开这里到那个阳光明媚的美丽的国家去，我却象一块沉船后被抛到岸上的残片，象从前一样留在这儿。”

他想把她拉到跟前来，想抓住她的手，但她突然变得冷若冰霜。她没有向他俯下身去，也没有吻他一下。他一言不发地把脸埋在枕头里，简直哭不出来。

天黑下来的时候，她和他一起走上小船。他们并排坐在船头上，大家都看着他们，窃窃私语着。

“船要晃起来啦，”他说道。

“峡湾里的海水一直是不平静的，”她说道。

“昨夜，山里已下雪了，”他说道。

“对，这是初雪。”

她看了看他的皮绑腿，今天是她亲手把它们擦亮的，然后问道：

“你没有忘记带鞋油吧？”

“没有忘。”

“东西都带上了吗？前天你放到我箱子里的那本外文书也带上了吗？”

“没有，它还在那儿。得啦，没关系。它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不要紧，”她说道。“不过，带上就更好了。现在你路上没有什么书好看。”

他朝她看看。从远处看去，小镇显得那么难看，那么局促和不起眼；它被人遗忘在山脚下，显得缥缈虚幻。她回避他的目光，正视着前方，神色冷峻、果断、坚强。

“你颈上挂着什么？”他碰到那根从绒线衫领子里露出来的细细的银项链后问道。接着他用一只手指头拉住项链，拉出一只连在项链上的颈饰。

“这是什么？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到过。”

“这是一只旧的颈饰。我有好多年没戴它了。现在我决定把它戴上。我是在与你第一次分别时从你那儿得到的。”

他不再多问便垂下了目光。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请她打开颈饰。姑娘一句话也没说，把它藏到绒线衫里面去了。

轮船已鸣过两次汽笛。轮船附近的浪头很大，他们好不容易才登上通甲板的舷梯。她帮他把行李拿上船。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他看上去俨然是个上流社会的青年，腿上裹着新的皮绑腿，身上穿着漂亮的西装。此外，他还享有著名的“赤色分子”的声誉，因为鲍格森的权力就是由他推翻的，他的名字总挂在大家嘴上。她是个高大的、粗俗的、肤色黝黑的女人，手上没有戴任何东西，上身穿着咖啡色高领绒线衫，胯股宽大，嗓门低沉。乘客们当着她的面哂笑，说一些不中听的话。高贵的女乘客们感到惊奇，阿尔纳利杜尔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受过教育的人，竟然会同这种粗鲁的不文明的女人交朋友。

莎尔卡帮阿尔纳利杜尔把行李搬进船舱。在烟雾腾腾的船舱里已经坐着几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他们直接就着瓶子喝变性酒精。他们决定寻寻她的开心，作弄她一番，就针对她讲一些语意双关的话。可是，莎尔卡没理他们。第三次汽笛响了。所有的送行者都急忙回到小船上去。

舷梯旁边，她同他在人群中间告别。他们相互短促地吻了一下。他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附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她迅速而又困惑地看了他一眼，仿佛马上就要扑到他胸脯

上去似的。可是，她克制住自己，因为她发觉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表情，那种痛苦的表情，她在自己奄奄待毙的弟弟脸上已经看到过一次，这是生命的痛苦。也许，他们从来也没有爱得象此刻这么深，这短暂的一瞬间啊！她迅速地奔下舷梯，一分钟以后就已经置身于小船中，脸朝岸上，在船尾上坐下。船夫挥动了双桨，不久小船就远离轮船了。莎尔卡一次也没回过头去。

她穿过拉乌盖依里，经过奥德斯弗廖特庄园回家去了。妇女们正在这里忙碌着。今天夜里，庄园主夫妇的第九个儿子将要出生。救世军准尉古德蒙杜尔·约翁松站在门口，凝视着天空，想判断明天的阴晴。看到姑娘时，他摘下帽子。

“晚上好！”莎尔卡说道。

“在这种天气能有一件暖和的绒线衫穿是满不错的，”老人说道。

“对，”莎尔卡回答着，从他身旁走过去。

“在这种天气里生下来，婴儿会感到冷的，”古德蒙杜尔·约翁松继续说道。但莎尔卡什么也没有回答。她已经走远了。

天黑下来了。刮起凛冽刺骨的寒风，下起冰雹，大风雪快要来临啦。莎尔卡还没有走到马拉尔布德庄园，她在山坡下面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看着冰雹敲击着沿岸的砾石。轮船继续着自己的航程，沿着峡湾直往前开，它渐渐离去，它的轮廓也越来越模糊。不久它就完全消失不见了，留下的只有回忆，真难以置信，她不久前还站在它的甲板上。莎尔卡从头颈上摘下颈饰，把它打开来。一张小孩照片……说真的，这已经不能算照片，因为它完全模糊了，这仅仅是一种对照片的怀念，一种象征，是变化着的一切的一个看得见的证据。这毕竟也是唯一属她所有的

一件东西。现在，除了这帧已经不能称作照片的照片，她已别无所有了……属她所有的还有那句凑在她耳朵上讲的话："我临死时一定会呼唤你的名字。"

此刻她就是那么可怜，那么孤独地坐在岸边。

似乎不是在今年春天，便是在去年春天，有一些孩子曾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嬉戏，他们又跳又唱：

一只鸟在海岸上，
它是你的妹妹，

我的矮脚姑娘，
你想同我跳舞吗，
你想同我跳舞吗？

不是很可笑吗？孩子们竟然怎么也无法为这些词选到一种合适的旋律！

燕子飞走了。海岸空荡荡的，似乎从来就不曾有过燕子的鸣叫，也不曾见过它们美妙的飞翔姿态。绵凫也不见了，这种多情的鸟有着那么柔软的绒毛，还会营造极精美的窝。喔——喔——喔，沃达——沃达！它飞走了。只有羽翼宽大的海鸥，只有那些秋天不南飞，春天在山突上下蛋的鸟，仍在峡湾上空飞来飞去。



译 后 记

哈尔多尔·基里杨·拉克斯内斯是冰岛当代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于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生于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三岁时迁入其父母在首都附近经营的一座农场，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十二岁时，父母送他去首都学音乐，但对文学的迷恋促使他转入普通学校。一九一九年发表的浪漫主义中篇小说《大自然的孩子》是他文学生涯的起点。青年时代他曾去欧洲、俄国、美洲各地旅行，受现代派影响很深，并于一九二四年改信天主教。这段时期的经历反映在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来自克什米尔的织工》(1927)中。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移居加拿大和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及美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的影响下，他抛弃宗教而信仰社会主义。回国后，他花了十年时间接连写出三部以冰岛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巨著：《莎尔卡·瓦尔卡》(1931—1932)，《独立的人们》(1934—1935)，《世界之光》(1937—1940)。这三部作品表明作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卓有见识的批判者，并给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四十年代起，拉克斯内斯转入历史题材的创作，写出了气势磅礴的历史小说——《冰岛之钟》(1943—1946)、《快乐的战士》(1950)，热情地讴歌了冰岛人民热爱自由独立，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一九四八年发表了谴责冰岛统治阶级出卖

祖国利益，抨击美国生活方式对冰岛传统文化的侵蚀的现代题材小说《原子站》。此后，他继续写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

拉克斯内斯曾获得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一九五五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和一九六九年的松宁奖金。

《莎尔卡·瓦尔卡》是拉克斯内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写成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客观的科学态度毫无粉饰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初冰岛的一个小渔镇——阿克斯拉尔峡湾的奥谢伊里镇上贫穷落后的面貌。恶劣的气候、贫瘠的地理条件、破旧的渔民陋屋挤出的一条不象样的街道、一个晒鱼的广场、一所货栈、一家小铺子，加上商人的一幢石砌白屋——这就是小说的全部背景。镇上的生活贫困单调得令人生厌，全镇的居民或出海捕鱼，或在岸上刮鱼鳞、制咸鱼、晒鱼干，终年辛劳，却连一文现钱也得不到，只能到小铺里以记账的方式领取一点必要的生活用品；赖以果腹的仅是咸鱼及鱼内脏之类的食品。救世军大会上的唱诗，居民集会时的跳舞，是镇上仅有的娱乐，因此大多数男人只能酗酒作乐，而喝的也只是土制的劣质酒。妇女们的命运更加悲惨，除了做工养家之外，她们还得忙于生儿育女，连续不断的生产使她们衰老得很快，一大帮孩子的负担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镇上仅有一所小学，患有营养不良症的小孩终日在镇上和海岸边嬉闹，在泥水中打滚，相互漫骂和殴斗。镇上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一月一次的邮船来往，争睹邮船带来的陌生过客则是该镇单调生活的唯一点缀。与这幅画面相对照的是商人约翰·鲍格森家的生活，他垄断了小镇的财政，虽手不沾海水，却过着奢侈的寄生生活，鲍格森住的是豪华的石砌房子，吃的是高级食品，穿的是绸缎毛皮，子女都外出求学，他甚至不惜花费巨金在国外建造别墅供子女结婚用。由

于小镇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居民们都处于愚昧的状态之中，他们误把剥削他们的商人视作小镇的上帝和大好人。他们毫无怨言地过着非人的生活，最大的奢望仅是积够一笔丧葬费，以便体体面面地去见上帝。然而，这种封闭状态在二十世纪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作者在上述画面的背景上真实地描写了小镇上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一名外出求过学的年轻人阿尔纳利杜尔·比耶尔松给小镇上的居民带来了社会主义思想，他以雄辩的演说鼓动镇民起来革命，成立了工会，组织了一次罢工，开办了合作社，并最终推翻了约翰·鲍格森的统治。由于缺少坚实的思想和物质基础，这次运动的胜利成果被冒险家史坦因托尔·史坦因松轻而易举地摘去了。他收购了合作社，收购了约翰·鲍格森的一切财产，成了小镇上的新主宰，镇上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尽管这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人们的思想禁锢已经打破，社会主义的种子已播入人心，它终将发芽成长。这就是拉克斯内斯创作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

贯串全书的总线索是主人公莎尔卡·瓦尔卡的成长过程。她与母亲西古尔利娜一起象两块小木片似的被生活的激浪冲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小渔镇上。去南方的幻想的破灭，风雪之夜的借宿，东求西乞而又屡遭拒绝的凄凉情景，以及不得不寄人篱下的屈辱给十一岁的莎尔卡·瓦尔卡上了第一堂严峻的人生课，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追求独立自由的种子，所以一到十三岁她就去当刮鱼鳞工，以谋求自立。小弟弟的夭折，母亲的悲惨遭遇，同龄村童们的歧视和辱骂，继父的兽行等等在她的心灵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养成了她疾恶如仇的强烈反抗心理。她不甘心象母亲那样当一个任命运摆布的女人，凭自己的努力在奥谢伊里镇上占得了一席之地，赢得了众人的尊敬，成了

渔民协会的秘书。作为一名女性，她在痛恨其母的依附性的同时，想望着自己的爱情。她珍藏着两样小东西，其一是阿尔纳利杜尔赠给她的小颈饰，其二是史坦因松送给她的戒指，前者代表高尚纯洁的精神恋爱，后者则代表粗俗野蛮的肉欲爱。经过一番挫折和彷徨，她终于选择了阿尔纳利杜尔，不仅把自己奉献给他，而且还全盘接受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从一个务实的独立精神的捍卫者变成了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斗士。小镇上的工人运动失败后，她仍未丧失斗志，而是用全部积蓄资助爱人出国去追求自由与理想，自己则留下来继续奋斗。围绕着这个有理想、肯追求的光辉形象，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征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小就爱幻想的革命家阿尔纳利杜尔，受本性支配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的冒险家史坦因松，老奸巨猾的伪慈善家约翰·鲍格森，随风倒的两面派别因坦因等等。即便是最不起眼的次要角色，例如，医生、总管、牧师等等，作者也不轻易放过，而是用极简练的手法，通过他们的独白或对话，赋予他们鲜明的个性。所有这些各具个性的人物在小镇上的种种遭遇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种种表现组成了该小说的全部内容。

拉克斯内斯是一位艺术造诣极高的作家，他的艺术表现手法极其丰富。就《莎尔卡·瓦尔卡》一书来看，作者无疑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然而光用现实主义恐怕难以涵盖该小说的全部表现手法。例如，为了真实地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他采用了不少意识流描写；梦境的描写更与现代派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篇头题诗及景物描写中有不少象征派的特点。因此，可以认为《莎尔卡·瓦尔卡》所采用的是开放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该作品的文风和语言极具特色：激情与讽刺、抒情与幽默相结合的文风，流畅、通俗和诙谐的语言，既冲淡了一点全书的悲剧气氛，免

使读者沉浸于悲剧气氛之中，又增强了社会批判的效果。

富有社会批判意义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手法使《莎尔卡·瓦尔卡》一书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一部佳作，并为作者赢得了世界声誉。为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红色三十年代"的创作，我和顾生根同志勉力将此书译出，以供读者阅读。鉴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傅石球

一九八八年六月